

包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觀

大觀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集九第年六國民

The Grand Magazine.



色天笑 錢病鶴  
主 任

第七號出版



小說畫報

(特) (色)

- 一 小說以白話為正宗本雜誌全用白話體取其雅俗共賞凡閩秀學生商界工人無不咸宜
- 一 本雜誌以自行撰述為大宗所訂者皆一時文家所撰小說均關於道德教育政治科學等最益身心最有興味之作
- 一 本雜誌隨段隨節插以圖畫引起讀者之美觀
- 一 本雜誌准期出版決不拖延

(價) (目)

一月出 一冊 價洋 三角 預定 全年 十二 冊者 三元 郵費 每冊 三分

發行所 上海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各省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4238

包天笑先生主任

川說木觀

清道人署





# 本雜誌特別啟事

本雜誌爲優待愛讀本雜誌諸君起見特製雅式布盒裝璜精美每盒可裝四冊凡預定本雜誌全年者憑定單奉贈一只其已購第九集者再定三集亦贈一只以表歡迎之意

上海  
大文明書局小說  
大觀雜誌社  
謹啟



# 小說大觀第九集目錄

## 插圖

蘇佩秋之新粧(彩色珂羅版)

(上海)十二金釵圖

愛蓮 張素雲 雲蘭閣 笑意

小金屋嬌 薛第 青鳳 姚第

醉梅 慧若 素琴 春鏡樓

(上海)金艷紅與陳綠雲

(上海)凌素娟與素娟

(上海)高第 麗娟 慧勤合影

(上海)鳳仙家之三小姐

(上海)金銀花館主姊妹西裝小影

## 短篇

(北京)名校書之席地假傍圖

怨娟 雪印軒 素雲 紅樓 花

萃珍 秦樓 素馨 林鳳娥 劍雲

(北京)紅榴館

(北京)蘇寶寶 訪蘭別墅 王凌波

(奉天)小白蘭花

(杭州)王小寶

尙小雲之虹霓關

巴拿馬賽會之第一肥人(美洲產)

印度之活怪

言情  
小說 奇夢

天笑

社會  
小說 三義店

指嚴







社會小說 罪歟

瘦鵑

奇情小說 十五年前

鵪鶉

社會小說 塾師現形記

野鶴

物語小說 犬之自述

毅漢

哀情小說 落花流水

秋星

哀情小說 默漢吹笛錄

佑民

偵探小說 秘密記錄

微塵

偵探小說 角智記

小青

言情小說 紅樓鴛影

勵生

# 長篇

軍事小說 戰線中

天立笑人

滑稽小說 求鳳記

宗惟惠

政治小說 鏡吹

髯

# 筆記

清宮談舊錄

迦龕

意大利詩人樵蘇布西小傳

天無我風





# 預定小說大觀簡章

(一) 本雜誌每季出一冊全年四冊定價表列下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冊數	定 價		郵 費	
	本 國	日 本	本 國	外 國
每季一冊	一元	七角五分	三角二分	三角二分
半年二冊	二元	一元五角五分	六角四分	六角四分
全年四冊	三元六角	三元六角	一元二角八分	一元二角八分

(二) 預定者不論何集皆可預定或定二冊或定四冊悉聽閱者之便

(三) 預定可在本局總發行所及各省中華書局分局預定將來出書後即由各原定處寄奉茲將總發行所及各省中華書局分局地址列左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

中 華 各 省 書 局

上海拋球場 天津北馬路 奉天鼓樓南 廣州雙門底 長沙新坡子街 開封北書店街 溫州府前街  
 長春商埠街 漢口黃陂街 南昌百花洲 南京花牌樓 杭州保佑坊 濟南四大街 保定四大街  
 武昌蔡院坡 太原橋頭街 常德大高山巷 福州南大街 成都古臥龍橋 重慶白象街 雲南城隍廟街  
 北京琉璃廠 徐州中道街 西安大差市 石莊石家莊

(四) 如郵匯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洋(以一角之郵票為限二角以上郵票不收)惟郵票概以九五折計算

(五) 預定者請將定單填明價洋與郵費一併寄至本局收到後即出收據為憑

(丙小七)









# 小說名畫大觀

短篇小說最易引人與會本編所輯 **任公琴南天笑** **瘦鵑蝶仙** 諸名家為多尤為難能可貴自倫理教育以至社會偵探凡二十餘類類各十餘篇每篇附以名繪妙與情事切合奕奕如生均侍時下名手病鶴栢生慕橋聿光雲仙等為之舟車之暇手此一編既讀小說又玩佳圖 **怡神悅目舍此莫屬**

發行所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繪圖者				著作者			
周栢生	張聿光	周慕橋	余花農	天笑	林紓	君武	任公
金少梅	丁悚	錢病鶴	丁雲仙	旭人	瘦鵑	半儂	冷血
韓佑之	吳松卿	胡永康	陳梓青	梁令嫻女士	毅	魏	卓
				查孟詞女士	漢	易	呆

全書 二十 四册 價洋 四元





第三集

小 本 小 說

出版

俠情 鐵血美人 全一冊 一角五分

偵探 一粒鑽 全一冊 價洋二角

懺情 生死情魔 全一冊 一角五分

哀情 石姻緣 全一冊 價洋一角

奇情 湖濱艷跡 全一冊 一角五分

俳借 說鬼 全一冊 價洋一角

偵探 車中女郎 全一冊 價洋一角

社會 閨女 全一冊 一角五分

苦情 秣歸聲 全一冊 價洋一角

政治偵探 仇情記 全一冊 價洋一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之二十釵圖

若慧 梅醉 第姚 鳳青 第薛 嬌屋金小 意笑 閣蘭雲 雲素張 蓮愛  
 樓鏡春 琴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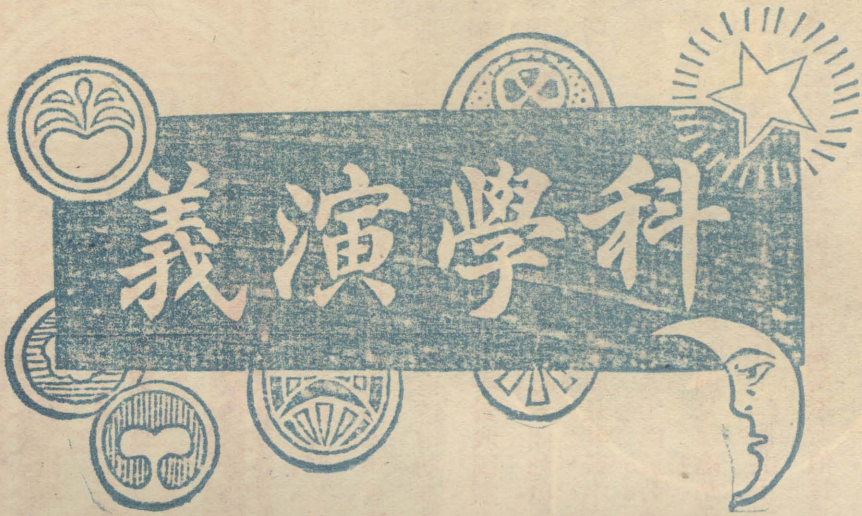




雲 綠 陳 與 紅 艷 金 海 上



上海文書局發行



引起  
美觀  
藝術  
念

全書  
一册  
價洋  
二角

啟發  
科學  
智識

是書本科學之真理為  
 游戲之玩具輯譯東西  
 洋各種科學游戲法匯  
 為一編自聲光化電氣  
 水等學以至測繪算術  
 製造等分為十餘門計  
 一百五十八條均出以  
 淺顯之文字而附以精  
 美之圖畫令閱者一覽  
 而明試演極便誠能於  
 玩物之中寓啟智之意  
 者也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凡聞英國大小說家柯南道爾氏所著福爾摩斯偵探案者無不知為偵探小說中之巨擘爭欲一讀其書為快但坊間雖有譯本率皆東鱗西爪未具全豹讀者往往有嘗鼎一臠之憾茲特廣為搜羅自柯南道爾初期著作起至一千九百十四年止共得福爾摩斯偵探案四十四種其中半為我國所未譯即日本亦未譯有全璧也各案情節離奇曲折變幻莫測當其黑幕未開如墮五里霧中一經揭破莫不拍案叫絕洵足開發人之智慧增長人之閱歷且其書中所談偵探學理均的切合用絕非徒恃幻想荒渺無稽者可比倘警界人士能於公餘之暇手此一編揣摩既久心得自富一旦遇有奇案必能獨抒卓見洞見癥癥是此書可作為偵探界之範本不徒供茶餘酒後之消遣已也全書分訂十二冊其千六百餘面計五十萬言誠偵探書中空前未有之巨著此後如更有福爾摩斯偵探案出現本局當繼續譯出作為續集茲將全集細目詳列於下愛讀偵探書者尙祈速購為幸

## 全集目次

血書	窺中人面	隔簾觀影
佛國寶	備書受給	室內射擊
情影	孤舟浩劫	剖腹藏珠
紅髮會	竊中祕寶	赤心護主
怪新郎	午夜槍聲	雪窖沉冤
弑父案	贖骨賊人	荒村輪影
五樞核	客邸病夫	情天決死
丐者許彭	希臘舌人	掌中倩影
藍寶石	海軍密約	藥崇
彩色帶	懸崖撒手	魔足
櫻蘭之指	終市重蘇	紅團會
怪新娘	火中祕計	病詭
翡翠冠	壁上奇書	竊圖案
金鉢髮	碧巷雙車	罪戲
失馬得馬	隔原蹄迹	

洋裝二十冊

定價四元





娟 素 與 娟 素 凌 海 上





影合 勤 蕙 娟 麗 第 高 海 上





◎ 全書二冊 ◎ 價洋五角 ◎

拱宸一埠一切比不上他  
 處獨至北里生涯却與北  
 京之八大胡同上海之福  
 州路蘇州之閶門灣相差  
 不遠地近西湖年來更以  
 鐵路交通頗極繁華熱鬧  
 之觀著者以過來人寫個  
 中事全書共三十二回有  
 聲有色筆墨生香謂為艷  
 情小說可也謂為警世小  
 說亦可也

(天四十四)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文書局發行

警

世

小

說

繪續海上繁華夢

三集出版

警夢癡仙所著之續

海上繁華夢共三集

緊接前書先後凡二

百回一氣呵成實為

說部中洋洋大觀初

集二集早經出版三

集現亦出書

價目

初集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二集

全書一册

價洋七角

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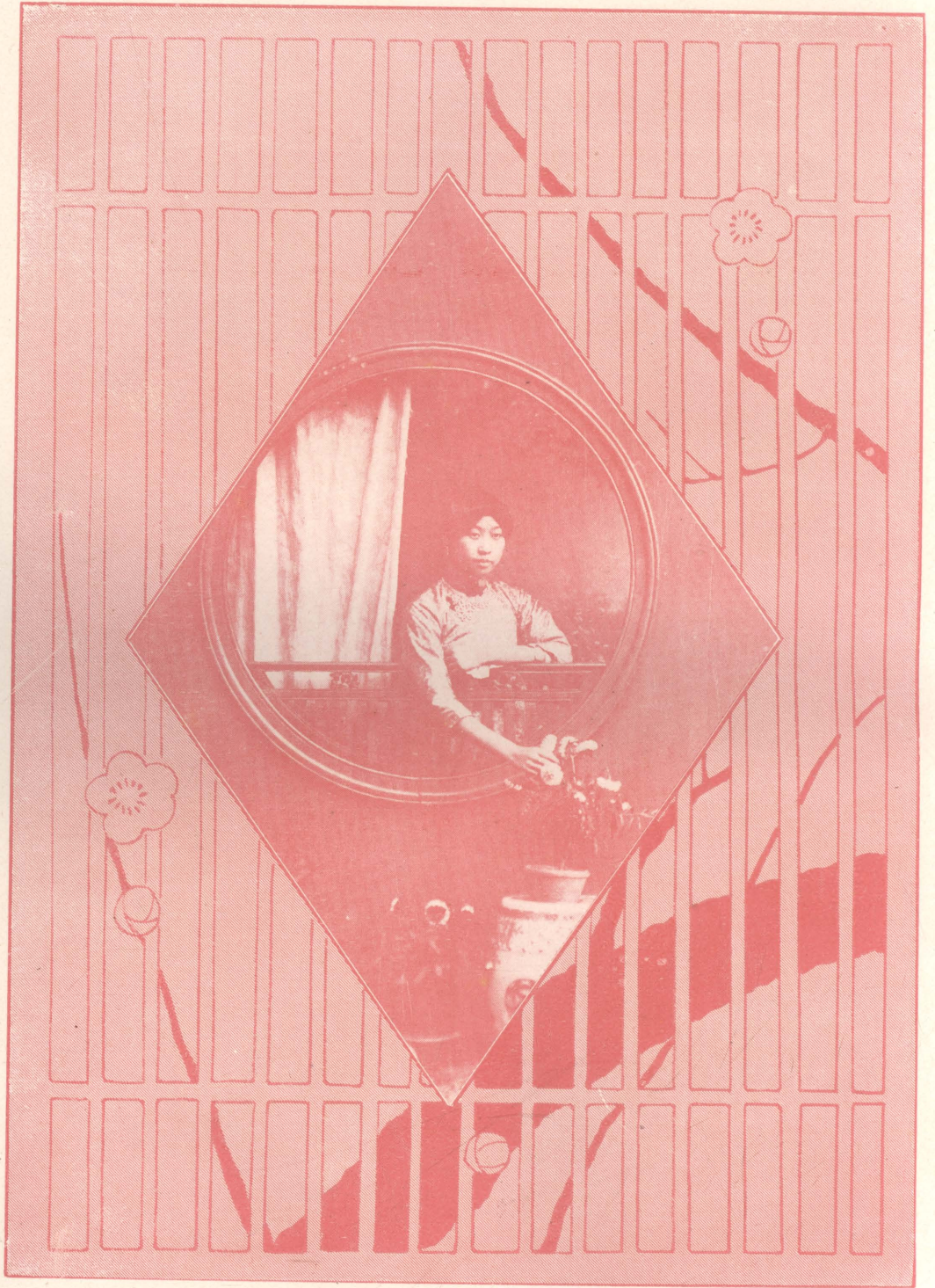
全書二册

價洋一元

(外埠函購郵費照定價一核算)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姐 小 三 之 家 仙 鳳 海 上





上海金銀花館主姊妹西裝小影



# 魔術大觀



外國之魔術即中國之戲法敵局所出戲法大全一書明白如話試演  
 立驗銷數之巨備受各界之歡迎本編所載譯自 **東西魔術大**  
**家之新著虛虛實實奇奇怪怪** 借聲光化電為作用  
 與中國戲法相較實 **異曲而同工** 譯筆既軒豁呈露圖繪亦不  
 失形模婦豈得此可以了解 **研究科學借徑游戲** 亦增長  
 智識消遣牢愁之一助也

● 東西魔術

● 二百餘種

全書 一冊  
洋價 六角

(天4)



世  
界  
奇  
病  
談



可作小說讀

可作醫書觀

此編專搜集古今中外及編者親見之希有奇病  
輯爲一書都凡七十種奇奇怪怪罕見罕聞如俯  
窺牛渚十色五光如仰矚蜃樓千變萬化洵堪於  
病史上別開生面

全書  
一册

價洋  
三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北 京 名 校 書 之 席 地 俚 傍 圖

劍  
雲

林  
鳳  
娥

素  
馨

秦  
樓

花  
萃  
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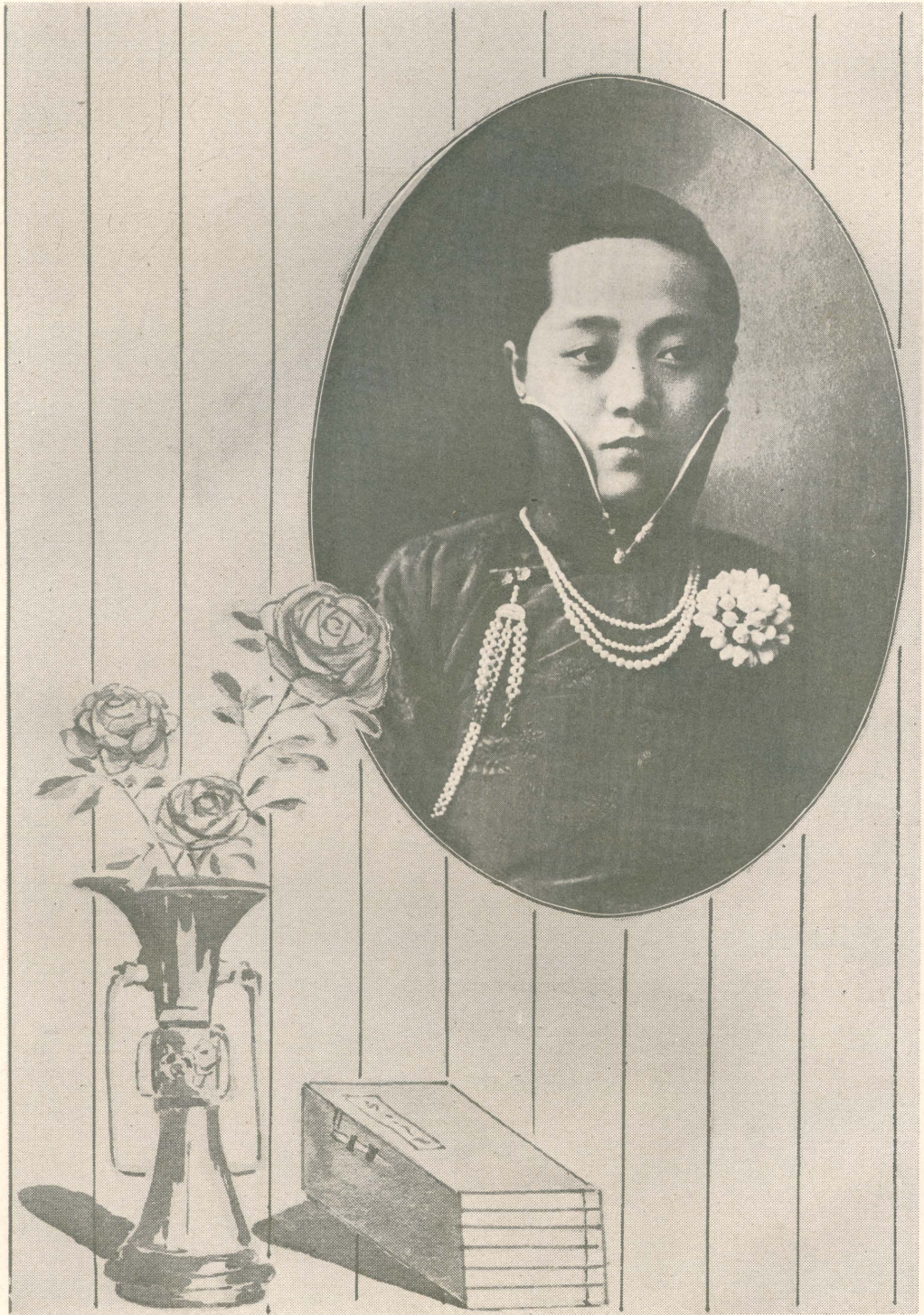
紅  
樓

素  
雲

雪  
印  
軒

怨  
娟





館 榴 紅 京 北



歷代詩評註讀本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古詩評註讀本 二冊 四角

唐詩評註讀本 二冊 四角

宋元明詩評註讀本 二冊 四角

清詩評註讀本 三冊 六角

選擇精當

(六) 評註詳允

(大) 音釋明白

(特) 體例完備

(色) 興味濃郁

淺深有序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選擇精當 評註詳允  
音釋明白 體例完備

# 歷代文評註讀本

全出

超前絕後之選本

高小學校 師範學校  
中學校 文學專科

均宜用此讀本

敝局鑒於近日詩

秦漢三國文評註讀本

全二册 價洋四角

文選本多不適用以

南北朝文評註書本

全二册 價洋五角

數十同人之經驗各省

唐文評註讀本

全二册 價洋四角

學校之贊成編輯歷代文

讀本五集歷代詩讀本四集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

全二册 價洋五角

評選之矜慎註釋之詳明校勘

清文評註讀本

全四册 價洋八角

之精審自信一時無兩茲將歷代

文讀本之內容標明於下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文書局發行





波 凌 王      墅 別 蘭 訪      寶 寶 蘇 京 北





奉天小白蘭花



從未刊行之秘本

光怪離奇之術

# 戲法大觀

此為從前某大戲法家之秘本某嘗遍歷歐西到處歡迎其所製之彩器與葯料與眾不同即過門之法藏頓之法身手靈活出神入化非一種純用遮眼法者可比宜其為東西人士所歎賞茲編乃其友人所



手錄坊間並無刊本說明之處能令兒童都解奇怪怪一一可以立行試驗不特文人學士酒餘茶後足資消遣而失業無聊者借此謀生既簡且易亦補助社會之一得也

上海文  
明書局  
發行

全書四冊  
價洋四角

各省  
中華書局  
代售



研究時事之要書

譯述者 陳貽泠 先泠

世界第一大戰

本書八大特點

- (一) 是書為美國艾倫博士所著。博士深於歷史。故立論精確。不涉浮談。
- (二) 第一冊自各國籌備處。分土地至日土意三國。參加戰事。止敘事清楚。論斷純正。
- (三) 戰事直接間接之原因。以及各國之隱謀密計。論列特詳。
- (四) 凡各國政體。民風。人心。種族。財政。交通。商務。工業。農物。礦產。無不列舉。而比較之。俾知各國現在之情形。
- (五) 卷末大事表。自一五五二年至一九一五年大事。無不列入。藉備參考。
- (六) 附錄此次歐戰之遠因近因。亦可略見一斑。
- (七) 譯筆精潔。令人百讀不厭。
- (八) 是書出版。美前總統塔虎脫氏。曾許為傑作。內容之價值可知。

第一冊 定價一元 特價六角

上海各省 中華書局發行

德皇統一一世界策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是書係德皇威廉第二授意德相將其統  
 一世界計畫。筆之於書。加以說明。一九一  
 三年分頒海陸軍高級將校。異常機密。前  
 年德軍進薄巴黎不成。退走之際。遺下輜  
 重。中有此書一冊。為法人搜得。由法人桑  
 葡羅氏譯為法文。日人樋口氏譯為和文。  
 不脛而走。風行一時。茲譯成華文。書中述  
 德皇統一之策。凡分五期。計畫之偉大。用  
 意之周密。讀之令人驚駭。

德皇作戰計畫書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本書乃開戰以前德皇手著。備述德國種  
 種作戰計畫。精細偉大。其書甚秘。自德皇  
 出征之際。忽為法國偵探盜去。秘密暴露。  
 風波大起。馴至摩爾德將軍辭職。亦可見  
 此書之關係矣。法人庫力爾氏現譯為法  
 文。全國風行。日人樋口氏復譯為和文。重  
 版至三十餘次。茲特譯為華文。詞意明達。  
 不失原書真意。凡軍事家。政治家。實業家。  
 以及教員學生。欲知歐戰真相者。均不可  
 不讀此書。





寶 小 王 州 杭





關 霓 虹 之 雲 小 尙





# 近五十年見聞錄

二冊  
六角

睹也

乎不備當爲有心時局者所快

無偏袒采輯軼事嬉笑怒罵無

黨及近日之議員政客等流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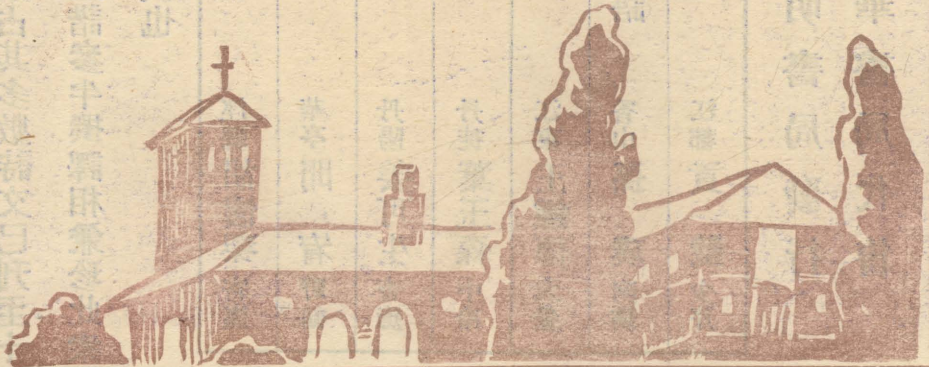
曾左諸人清季之官僚派革命

小說所有本編於咸同間洪楊

非惟從前歷史所無亦非舊日

此五十年見見聞聞奇奇怪怪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南社小說集



南社成立七閱寒暑先後入社者五百餘人文學家占其多數詩文已刊至十九集茲復興高采烈出其緒餘共成小說十三篇莊諧參半撰譯相兼珍此衆腋之集味同一轡之賞傾倒南社者自當先睹爲快也

## 南社小說集目錄

自由	吳門周國賢 瘦鷗	媒毒	華亭聞 宥野鶴
黑醫生	湘鄉成舍我	蛇齒	丹徒姜可生 杏痴
兒時	歙縣程善之	雲	丹徒葉玉森 中冷
賊之小說家	吳江葉 葉小鳳	紅爪郎	江東王鍾德 大覺
予之鬼友	青浦王 晦 鈍根	傷心人語	香山孫 璞 阿瑛
奇症	吳興趙澤霖 若狂	哀川民	江都貢 璧 少芹
黃金	涇縣胡懷琛 寄塵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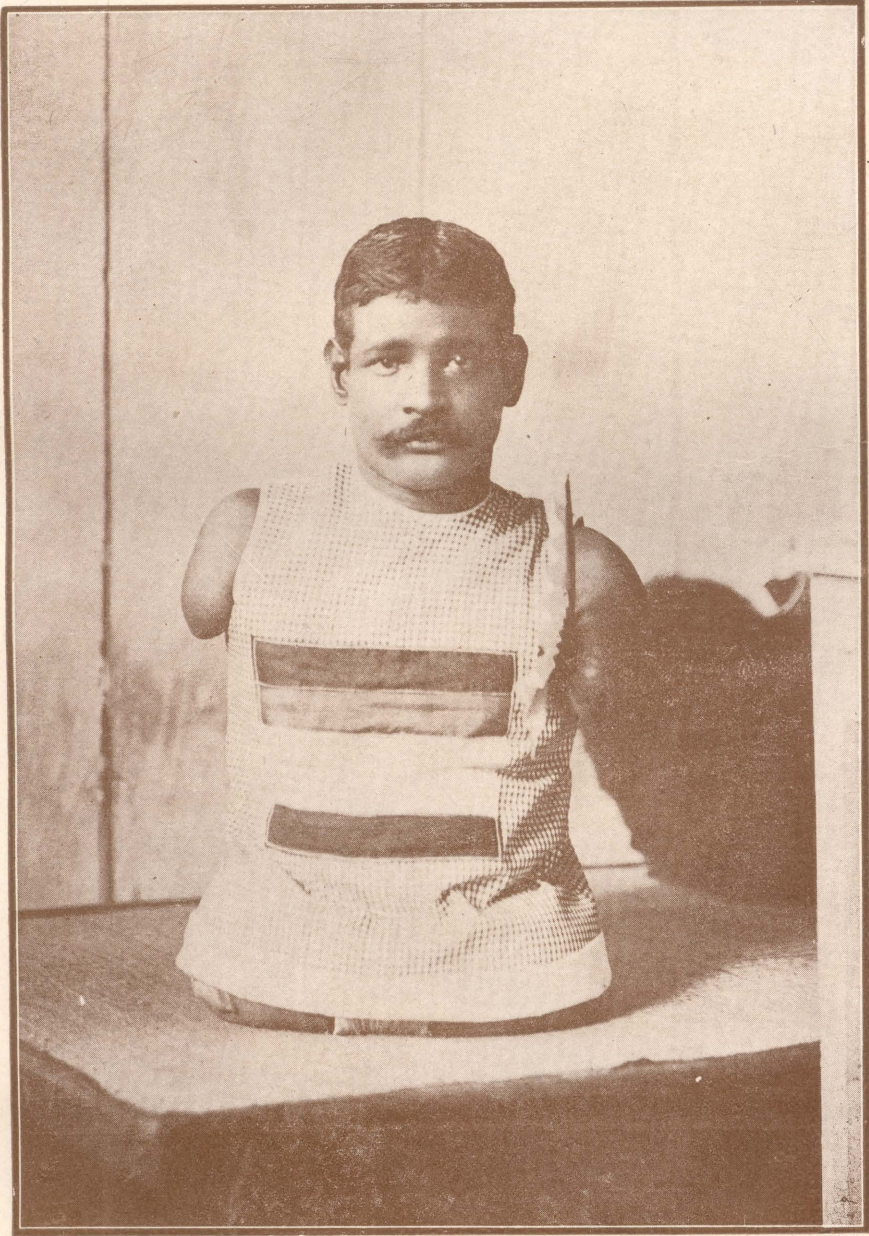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產洲美) 人肥一第之會賽馬拿巴





怪 活 之 度 印



言情小說

奇

夢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小 本 小 說

十種合購者祇售大洋一元 附贈 布匣

小社 說會 鬪 富 奇 談	小奇 說情 血 巾 案	小奇 說情 黃 金 劫	小言 說情 水 底 鴛 鴦	小偵 說探 吳 田 雪 冤 記	小札 說記 殘 夢 齋 隨 筆	小愛 說國 碧 玻 璃	小社 說會 花 蠹	小哀 說情 桃 源 慘 獄	小幻 說想 魂 游 記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角二分	價洋一角	一角四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五分	一角四分	一角四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奇夢

吳門天笑生述

天笑生曰。夢至無憑證者也。而有時輒孕奇理。治哲理者。推闡頗豐。卒亦莫究其蘊。一日。蕭齋無事。聚朋輩說夢。夢境不一。所談亦不一。有歡愉者。有悲戚者。有奇險者。有極怪者。有慘酷。令人酸鼻者。有滑稽。使人解頤者。衆興方酣。高譚競作。而吾友縹緲生者。獨隅坐默然。靜聽衆喧。我知彼必有異於他人之夢者。於是衆客咸歸。而縹緲生獨留我。乃烹佳茗。進美果。叩縹緲生而言曰。我知君有奇夢。請以餉我。敬拂牋命筆爲君述之。

縹緲生喟然歎曰。世之奇夢多矣。從未有如吾夢之不可思議者。惟數載以來。蘊之懷抱。曾未一吐。今日乃爲君一洩之矣。先是於某歲之冬。余命酒禦寒。醺然有醉意。夢至一處。似爲一名園。而積雪未融。爲陽光所射。眼爲之纈。行行而前。漸履一廳。事四面皆明窗。窗外梅花數百本。向陽均着花。清芬撲人鼻。觀默忖此何地耶。主人在者。悅愉間忽見一老嫗。拾階而登。老嫗背微駝。耳微聾。手微顫。似曾相識者。呼曰。郎君已來此乎。余瞠目不知所謂。但微頷之。嫗曰。此間太夫人。浼老婦執柯。今特引郎君至此。一端相玉人耳。余時急辯曰。嫗誤矣。我故有婦也。而嫗如不聞者。曰。郎君少姪於此。老婦去。去卽來。語畢。掉首竟去。余枯坐室中者約十五分鐘。忽聞窗外有笑聲。似春鶯之乍轉。則老嫗又擎海紅軟帘而入。背後隨一少年。冠海騾之冠。冠頂微摺。衣一墨灰色之鼠裘。袖短而領長。紫貂之領。遂反摺於外。袖亦微揜。露其瑩白如雪之玉手。惟指甲隱隱作紅色。不御指環。未加臂釧。裘長及踝。足履蠻靴。脫非耳上兩明珠。作搖蕩者。



幾疑爲一英挺之少年矣。入時以首垂胸，意態至溫馴，然儻之狀自流。露於外，手中持一球，拍似方爲網球之戲，意欲斂笑而又不禁，靦然乃以球拍戲擊老嫗之駝背曰：去矣。去矣。廻眸一笑，卽奉幃而出。下



階後履聲細碎，則絕馳去矣。

老嫗局局然笑曰：如此天人，君當恆於懷，惟年穉而又嬌，縱自不免，愁跳如童稚耳。郎君憶之，勿相忘也。時余方欲有所言，老嫗卽推余一顛而醒我於枕上。細思夢中情景，似有無窮深味，念此妖夢，何爲蠱我。向者尋常之夢，輾轉卽忘，惟此乃若永貯心坎，雖欲百計拋撇，總不能脫離我之腦髓去也。又所最不能忘者，則海驪冠下之玉容，嬌

艷乃無其匹，而眼波之晶瑩至足，懾人魂魄，卽其廻眸淺笑，此狀亦令人低徊不已也。余既醒後，忽忽如有所失，三四日來，乃若魂未歸舍，以向者夢境模糊，而此獨清晰闔目凝神，則此宜喜



宜。噴。者。如。懸。眉。睫。越。一。星。期。始。稍。澹。忘。然。而。方。寸。間。終。留。此。痕。掃。除。不。去。旋。自。念。曰。夢。也。何。其。癡。耶。時。隔。兩。載。某。日。約。在。春。暮。余。亦。以。醉。歸。酣。然。入。夢。夢。至。一。處。似。爲。一。巨。邸。鼓。樂。喧。天。錦。繡。匝。地。余。入。一。室。亦。頗。華。貴。自。忖。我。來。此。何。爲。者。正。猶。夷。問。則。前。此。昔。微。駝。耳。微。聾。手。微。顫。之。老。嫗。忽。又。相。見。今。日。衣。裳。一。新。髻。上。翹。一。絳。色。之。花。笑。語。曰。郎。君。來。乎。今。日。大。喜。老。嫗。當。先。道。賀。也。卽。向。窗。外。呼。曰。新。郎。君。已。至。趣。易。吉。衣。勿。令。錯。過。良。辰。也。時。有。俊。僕。三。數。輩。雷。諾。而。入。進。衣。冠。奉。盥。沐。余。此。時。如。入。雲。霧。中。不。知。所。可。俄。而。儻。相。鼓。樂。導。入。一。廣。大。之。廳。事。似。有。多。數。女。伴。簇。擁。一。人。與。之。交。拜。究。不。知。其。爲。誰。也。

已。而。遂。入。洞。房。余。微。睨。之。但。覺。金。釵。銜。璧。明。月。綴。帷。楊。護。繡。襦。地。鋪。錦。綉。富。麗。之。象。似。非。凡。間。而。與。我。駢。坐。者。卽。此。珠。圍。翠。繞。錦。裝。玉。裹。之。人。惟。垂。目。低。鬟。歛。鬢。忍。喘。其。一。種。端。莊。凝。靜。之。態。度。與。前。之。手。持。球。拍。微。擊。駝。嫗。之。背。者。其。活。潑。流。麗。之。狀。正。堪。作。反。比。例。也。擾。攘。久。之。衆。賓。譁。然。而。散。此。景。此。情。我。乃。入。乎。夢。中。之。夢。我。誠。不。知。靈。魂。何。在。卽。今。思。之。除。非。知。識。全。泯。終。不。能。奪。此。幻。妙。之。境。使。我。勿。置。胸。臆。嗟。夫。吾。友。酣。密。之。光。陰。乃。在。縹。緲。之。天。而。我。此。時。如。彩。雲。入。抱。明。月。滿。懷。秀。髮。披。拂。及。吾。肩。腕。而。呼。吸。如。蘭。之。氣。息。薰。射。吾。面。我。有。魂。魄。者。魂。魄。安。得。而。不。飛。越。喪。失。哉。

昏。沉。至。此。體。羸。莫。舉。斗。見。老。嫗。似。立。牀。前。曰。郎。君。可。以。歸。矣。余。呼。曰。忍。哉。我。不。歸。也。余。方。張。吻。而。俛。依。身。畔。之。人。則。力。撼。之。曰。何。事。何。事。君。夢。魔。耶。余。澄。心。思。之。熨。眼。起。視。則。方。與。細。君。同。眠。也。不。覺。爽。然。若。失。細。君。卽。叩。之。曰。君。作。何。好。夢。乃。言。不。歸。忍。哉。君。也。而。乃。呼。人。爲。忍。有。是。理。耶。余。聞。言。如。受。創。之。鹿。試。思。夢。中。情。况。一。瞥。而。逝。勢。不。能。舉。以。相。告。而。內。慙。神。明。亦。殊。媿。對。吾。平。日。敬。愛。之。夫。人。嗚。呼。此。又。妖。夢。之。蠱。我。也。



自經此第二夢而我遂慊慊病矣明知此妖夢不爲我益而我宵旰沉思日夕默禱安得重圓此夢又念此背微駝耳夢聾手微顫之老嫗其卽世俗所稱之夢神歟然則我惟跪求夢神廻我好夢試思天下事凡能自主者均可着力惟此虛幻之夢境界從何來又向何去譬如黑闇之中遽燃一燈光明之中乃一以眼前景物餉汝眼光方欲逼視而燈忽熄滅瞬息間仍歸黑闇我此時情景何以異是而獨此飄飄無着之情愫更不能化爲輕烟裊散天空其悲痛何如耶

至於吾病既愈體亦消瘦人亦不知吾病之所由起世言相思之病根最深而相思在虛幻縹緲之中更何能堪從此日復一日月復一月而夢中之消息沉沉有時百計解脫則曰妖夢之憑窳不能如飄風掠物而過宜將種種之妄念沈諸深淵之底以爲絕望之思然而一番心上溫馨則又不能釋然於懷復經二載而余悲悼之事起矣

時我有一女甫三齡耳性最聰慧貌亦嬌麗吾夫婦愛之摯面紅如蘋果小手白如玉乃竟以十四小時之急驚風殤矣吾婦哭之慟余亦揮淚不已凡此曇花之現無非悲緒所成於是以前以吾婦之日夕以淚洗面也百計思寬慰之或與之偕遊以散愁鬱惟夢中之事已閱兩載究竟腦中之影亦漸漸而澹矣

一日甫闔目髣髴前者背微駝耳微聾手微顫之老嫗又含笑立我前余一見老嫗卽歡迎之曰姥何今方來此不教人盼斷秋水耶嫗搖首曰郎君勿嗔我不能無故來導君蓋有所稟承也且隨吾行勿須多語於是乃隨老嫗行曲折登樓梯式極精觀以氈毬履之無聲啓門而入則清祕之內闔也時方初秋隱隱見窗外有梧桐一株高逾樓簷涼颯起處梧葉飄矣室之中央置精銅之牀一四周嵌以螺貝紗帳



輕籠如被雲霧。簾紋如水。廣可六尺。一面疊以海紅。湖白。輕棉之被。似告人夜來天氣涼也。

余游目及於牀前。則一紫檀雕鏤之妝台。巨鏡通明日。與美人相馴。玉容之豐瘦。腰圍之肥減。惟汝知之最深矣。妝台之上有兩小膽瓶。供養紅色之秋花。娟媚入骨。初不識此花何名。倚壁則一銀框中一肖像。似支頤默坐。若有所思者。殆室中之主人也。余方欲端相老嫗來呼我曰。耶君且來視此。余尋聲而至。則間壁亦一房室。中置搖牀一。以雪白之羅紗覆之。中臥一玉雪。可念之兒。瞳黑如點漆。目灼灼視人。亦不復啼。而以兩小拳置口。畔似將與我爲禮者。服一連袴之半臂。露其肥白如瓠之臂於外。老嫗曰。耶君識之。此汝一塊肉也。余聞此言如受電氣之一震。此時心中正不知爲喜爲憂爲悲爲駭。因急詢曰。男耶女耶。嫗曰。女公子也。生一年餘矣。今纔識爺耳。

余又急問曰。若母安在。嫗略沉吟曰。頃他去。想今已歸矣。於是仍歸鄰室。則窗外方坐一麗人。正製其履。見余入。似將起立。嗟夫。吾友我作此三夢。僅三見其人耳。然一似無日不與玉人相對者。則我心目中無日不見此人。思想中無日不貯此人。此四五年中。僅與我以三面而千層萬疊之相思。壓迫我身。是豈夢神故弄狡獪。以顛倒吾魂魄。魄然我固何仇於彼耶。

矧我之三見其入。三易其態。第一次爲嚴冬而活潑嬌憨之狀。闔目可思。第二次爲暮春則端莊凝靜之態度。漸易而爲婉暱溫媚之柔情。此如深鑄及於肝鬲。永永不能磨滅。而今爲初秋。又闔一境。此時渠服銀白輕羅之衣。不裙履高底白帆之履。履端綴以水鑽之圈。秀髮覆額。梳以巨髻。中心髮根以紅絲約之。後髮鬢護其粉頸。尙翹黃蘭兩剪於髻際。余入置其手中物於桌。惟雙彎之黛蛾似疊萬種深愁。雖含



## 奇夢

笑。相。迎。而。莫。能。掩。也。以。其。素。潔。之。狀。言。則。似。白。蓮。之。花。初。經。曉。露。我。正。不。知。作。何。言。乃。噤。不。能。聲。而。彼。亦。
 沉。寂。無。語。方。思。通。語。間。而。斗。聞。鄰。室。兒。啼。一。驚。而。寤。則。吾。兒。夜。啼。而。細。君。呼。乳。母。勿。失。眠。誤。兒。乳。也。
 嗟。夫。吾。友。自。此。夢。後。距。今。又。一。年。有。半。矣。此。背。微。駝。耳。微。聾。手。微。顫。之。老。嫗。其。又。來。導。余。乎。人。謂。牛。女。雙。
 星。之。會。一。年。一。度。灑。淚。匆。匆。而。別。我。今。所。遇。惆。悵。百。倍。於。是。惟。念。以。何。因。緣。成。此。幻。境。第。念。世。界。本。空。百。
 年。一。逝。則。亦。何。往。而。非。夢。故。再。夢。亦。佳。不。夢。亦。憂。然。而。止。我。今。無。復。成。心。子。今。爲。我。記。之。他。日。苟。有。續。夢。
 當。再。相。告。也。余。曰。諾。援。筆。記。之。真。耶。幻。耶。還。以。問。之。縹。緲。生。





社會小說

三義店



# 文明書局

# 最新醫書

●最新  
實習 西法 鍼灸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是書根據日本軍醫岡本君原著譯述成此  
首論鍼術之沿革次言經穴解剖學次述鍼  
學治病殿以岡本氏實驗談附有精圖三十  
餘幅凡患神經系病腸胃病痛風病以及齒  
痛頭痛等病依此治之可占勿藥

長生不老之秘訣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婦女  
必攜 人工美容術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女子衛生新論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是書原名女子衛生學發行以來紙貴一時  
惟衛生方法日新月盛適用於曩者不盡適  
用於今無錫顧鳴盛先生長於女科中西新  
著研究殆遍於原書存十之三增入約十之  
七乃成女子衛生之完書語多奇創事屬易  
行欲登仁壽茲編攸賴焉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社會小說 三義店

指嚴

我國下流社會人物其知識道德恒得之於戲劇而其無知識無道德牢不可破之愚見亦戲劇教育爲之中堅惟北方人民爲甚燕京者尤北方人民性質之代表地也間察其社會舉動無往而非戲劇善者如忠義節孝惡者如飲博無賴引繩批根俱有來歷北人性伉爽於一事深信不疑雖死無悔顧民國以來亦稍稍變矣而其流風餘俗尙多可尋者客邸雜談偶聞瑣事大足覘彼中社會之真相其事維何則宣武門外騾馬市街之三義店其組合及解散歷史是也予僑寓菜市口西日出門必過騾馬市偶與友人散步見粉牆上大書曰三義騾店因笑曰此必取演義桃園事也友曰然店之歷史吾知之近且鬧革命矣二百數十年來與清運相終始絕好說部材料也先是清順治間有鏢客鄧五其師曰李三卽大俠李三是也（名見東華錄）三爲河以北技勇家盟主生徒徧天下而鄧實爲高足鄧天津人幼爲某鏢客養子盡傳其術挾技走南北擁資頗豐會應西商聘護貨入太行山谷中迷失道士盜爭出勢洶洶鄧以一身當其衝被創十餘處幾殆矣忽聞鳴鏢聲二豪客躍至鄧以爲大敵已拚死戰鎗甫交二客忽呼曰非鄧五哥耶胡困於此鄧諦視似曾相識二客自道姓名則王章胡勝也故與鄧同出李三門下乃大喜引與俱歸爲之洗創裹藥月餘始愈自是鄧與王胡偕返京三令三人爲都下東道主專治賓客不復僕僕風塵矣當鄧之養疴於王胡所也談宴連朝意甚相得因相約曰吾三人當爲兄弟如三國劉關張桃園故事遂撮土聯盟刺血誓文於臂以爲紀念鄧居長王胡次之旣而鄧知王胡未娶乃訂以妹及妻妹



嫁焉且曰吾三人如一家他日返京必共置一產俾世世子孫可以同餐共守并奉李師父家為公證人有背盟者共殛之立鐵券藏於前門內關聖廟之神座下千百萬年不廢此約三人均無異言是時鄧資



一舉三得矣衆皆稱善遂以所居室析其強半為客邸復以邸三分之一養騾馬置車輻而於後院居三家眷屬凡起居服食玩好下至瑣物灑掃之具靡不三家如一凡銀貨支取必立三柱帳一家支銀取貨

最饒乃盡出所蓄金帛析為三而公議當置何產或言田宅或言商肆鄧曰李師命吾儕為輦下東道主則吾儕之職乃如驛吏送往迎來其所需者車馬也邸舍也吾儕曷不就此二者而立業昔鄭當時立驛待客後世垂名不替今吾儕富有車馬上以待天下豪傑賢士下以利便南北客商且以己之私宅推而公諸同好豈不甚善而又取其運載賃居之利義不傷廉可謂



必告二家與俱倫不得。二家同意則一家斷不得獨行其時。思想單簡。風俗厚重。交友以爽約爲大恥。奇辱婦女承家主命亦萬不敢有異言。故三家翕然遵守此不規則之條約。苦樂同受。雖有情形不齊之處。莫敢少作異議。無何鄧生三子而胡有三女。乃亦必使之交易乳養。以劑於平焉。會鄧之長子性躁而好游蕩。習聞己父之產分贈二家也。意似不平。且尤以己欲取資必告二家爲不便。常背其父與司帳人爲難。一日博於北里中。負若干緡計無所出。乃趨入會計室中。見錢帖若干。強攫之而出。跨廐中黑衛絕馳。一日夜不歸。鄧詢其狀。礪刃欲殺之母。大懼與戚某商。權使通訊於子。囑其暫匿他所。勿逢父怒而一方面求王胡。緩頰鄧曰。吾非惜錢者。亦不似村學究。田舍翁以子能飲博爲大戒。特犯吾三義之約。章此大不可也。無已二弟既爲之說。項則請二弟之子亦各取百緡事。即可寢。否則非殺吾子不足以全吾義。舉耳王胡俱不肯曰。此財安可妄取。吾二人受惠已多矣。今復取此心。何以安。鄧曰。然則吾惟有殺此豚犬耳。母聞之號泣。踰請於王胡。王胡不得已。乃各使其子取百緡。及鄧子歸。僅令泥謝。王胡救命恩而已。其他不問也。後鄧眷一妓。欲納爲妾。忽轉念曰。吾凡事與王胡同甘苦。義不肯獨異。今吾置小星而王胡則否。不且破壞前約乎。乃婉轉商之。王胡欲爲之物。色佳麗以期同享擁抱之樂。胡甚樂從。而王有難色。蓋鄧妹固奇妬。知必不能相容也。鄧疑其惜資。慨然曰。弟如不棄。是區區者如取如携。決不爾吝也。胡躊躇爲王仍不語。亦不應。鄧以爲默許矣。乃黠二人游曲院中。任所擇。胡以三百金選一姬。王終猶豫不決。既歸。鄧代爲指其一。令隨與俱來。王妻卽鄧妹。聞妓且來。大憤責。王面有爪痕。鄧往勸之曰。是吾意也。三人者宜一致。丈夫置妾亦細事耳。况彼尙無子。獨奈何斤斤乎。妹艷然起。反唇相稽曰。兄亦太無理。乃管人。



家。閨。闈。事。又。強。教。人。娶。小。星。寧。非。笑。柄。且。卽。以。三。義。論。劉。皇。叔。有。甘。夫。人。糜。夫。人。亦。已。矣。誰。聞。雲。長。翼。德。亦。有。侍。妾。耶。仗。義。英。雄。當。教。人。以。正。道。不。當。使。人。入。地。獄。阿。兄。休。矣。王。家。絕。嗣。終。不。干。鄧。家。事。鄧。亦。大。怒。曰。悍。婦。竟。敢。凌。乃。兄。耶。吾。欲。使。手。足。同。享。安。樂。而。子。梗。之。娶。妾。何。罪。爾。乃。作。牝。雞。之。晨。爾。恃。爲。吾。妹。竟。出。惡。聲。相。抵。人。將。謂。吾。袒。親。妹。而。薄。義。弟。也。今。日。不。允。我。則。撻。爾。且。援。家。法。治。爾。悍。妬。之。罪。妹。聞。言。躍。起。相。撲。被。髮。搶。地。戟。指。而。詬。曰。今。日。誓。死。與。兄。相。搏。任。治。何。罪。可。也。若。允。此。事。寧。死。不。能。且。與。其。使。狐。媚。兒。刺。目。嘔。人。以。死。正。不。如。卽。死。於。兄。手。之。爲。愈。也。鄧。見。其。勢。甚。猛。不。得。已。乃。趨。避。之。王。亦。居。間。爲。調。人。鄧。妻。復。出。勸。鄧。妹。反。不。肯。休。曰。吾。必。聽。兄。治。罪。乃。已。鄧。復。怒。提。拳。反。擊。之。折。其。齒。於。是。鄧。妹。號。泣。出。門。欲。訴。諸。官。奴。婢。持。之。鄧。妹。有。力。絕。裾。而。出。適。遇。李。三。於。門。時。三。已。不。復。問。外。事。徇。祥。輦。下。問。事。飲。博。爲。娛。老。計。偶。過。驟。馬。市。聞。三。義。事。店。甚。喜。將。招。鄧。與。之。道。故。甫。及。門。見。一。婦。人。披。髮。號。泣。而。出。諦。審。之。似。曾。相。識。猛。省。其。爲。鄧。妹。也。蓋。鄧。父。故。與。三。刎。頸。交。父。之。亡。也。以。五。爲。托。且。以。女。附。焉。女。年。雖。幼。恒。隨。兄。習。藝。呼。三。爲。父。三。固。稔。其。貌。且。鄧。爲。養。子。女。則。鄧。父。所。生。也。故。三。常。注。意。庇。護。焉。鄧。妹。見。三。如。兒。見。母。乳。突。牽。衣。長。跪。痛。哭。不。止。三。駭。其。不。倫。亟。慰。之。曰。爾。受。誰。欺。侮。吾。自。能。處。分。勿。作。此。態。鄧。妹。嗚。咽。不。能。成。語。三。顧。而。問。其。婢。方。欲。有。言。鄧。五。已。聞。聲。趨。出。婢。遂。不。言。鄧。見。三。亦。若。驚。顛。色。頓。異。妹。始。指。鄧。示。三。三。正。色。曰。兄。欺。妹。乎。不。念。手。足。之。情。耶。鄧。乃。踞。三。前。亦。泣。不。止。三。問。故。鄧。述。前。事。三。笑。曰。子。誤。矣。世。之。仗。義。者。安。有。如。此。笨。伯。耶。且。爾。父。以。弱。妹。相。托。吾。常。常。顧。憐。之。而。子。乃。以。結。義。兄。弟。間。其。骨。肉。之。親。可。謂。顛。矣。婦。女。之。妬。本。由。天。生。閨。房。之。事。雖。父。母。不。得。而。強。制。而。子。欲。以。尊。兄。面。目。強。彼。所。難。不。惜。大。傷。感。情。胡。顛。倒。錯。亂。至。此。爾。旣。不。願。



獨享其樂。詎不可舍己從人。割愛就義。乃竟爲色慾所迷。倒行逆施。至此昔張睢陽殺妾以享戰士。武松殺嫂以報兄仇。今子反爲一妾而欲殺其妹。吾黨中決不容有此不孝不義之人。爾父在地下亦將怨我。之不能教爾。爾速自思過。使妹得所。則尙可恕。爾否則吾將宣告爾之罪惡。使吾黨鳴鼓以攻也。爾母後悔。鄧蹶然起。引刀截指曰。弟子悟矣。前此爲色所迷。自知非人。請遵師父教。如蘆林（相傳王十朋休妻有劇本）之休妻。亦無不可。况妾乎。乃轉身與妹相持。大哭願和好如初。妹亦收涕謝過。乃與李三痛飲。達旦。三爲之部署店中各事。并將契約整理。自取一分存之。使子孫永不忘此鼎足之義。鄧與王胡俱頓首感謝。各獻百金爲壽。三麾去不受。獨取其妹所獻寶刀一握。曰。吾聊以誌調人小惠。且取爲鄧五斬斷情絲義也。鄧唯唯。三去而所眷之妓與王胡二妾俱來。蓋與鄧已有約言故也。鄧方受李訓。意味頓變。且深憾妓之爲累。令吾幾殘骨肉。不可爲人心目中正。挾一女禍滅火之憤。驟觀此妓嫵娜而來。非惟不以爲美。且如仇敵相遇。忿火中燒。乃舉擲惡之目向之。擊射妓不知個中情事。以爲必怒其遲。至乃致其嬌媚之常態。深謝不能早赴。且白爲兩枝姊妹花牽掣之故。鄧掉首厲聲曰。吾非爲此。今命爾速離此地。逾五分鐘。卽血吾刃矣。妓知其盛怒而終誤以爲心有所不慊。第施服媚之術。當無不效。乃效趙合德故事。趨近鄧前。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鄧此時自念狐媚兒。竟施此術。令吾怦怦心動。苟一移情。復落網中。從此不能自脫。而頃間家庭之慘禍。師長之嚴詰。必復紛來。吾之人格永劫不復。禍福之界。爭此一息。不覺情急無暇抉擇。猛憶李三臨別之言。『斬斷情絲』四字。恍如惡魔在旁。矜其臂使殺人。卽掣佩刀就妓頸下。切曰。送汝去。毋誤乃公事。語未已。妓作唉聲而頸殊矣。血噴溢。濺鄧衣袖。地爲之赤。二姬見殺人。驚顛不



能舉步鄧擲刀而起。二姬以爲復殺己也。伏地哀呼。乞命。鄧以足蹴之。曰：去。去。吾亦從此逝矣。遂亡命。不知所之。舉家大驚。妓家鳴官窮緝。未獲。官欲羈鄧妻子。李三爲之上下營救。乃免。逾年。遇赦。鄧始歸。自是恂恂如老衲。居家教子視酒色。若仇讐。而與王胡相友。愛如故。及將死。遺命世世子孫守三義店。有不肖敢背祖命者。無論誰姓。可訴諸關聖。殛其命。絕其嗣。自是三家合居。迄無異議。店中所獲利益。三家均分。不宜少有厚薄。亦不許別營他業。子孫多寡。按數分配。不以易姓爲嫌。如是者百餘年。及道咸間。天下多故。王姓子隨客至南省。從軍以功。官提督。頗積貲。及歸。母告以祖訓。須與三家同甘苦。提督妻皖人。有能名。不欲以產給異姓。曰：兄弟通財。固分也。今異姓同居。已遠矣。奈何。尙株守不變。吾家汗血資。乃供他人揮霍。耶。卒不與其母。酷信神權。乃曰：盟誓俱在。毋令禍及全家。不如先由吾訴之於神。俾知此舉非吾母子意也。遂往關聖祠。瀝陳衷曲。且請降禍於其媳。無何一子死。媳終不允復數月。媳病且危。母家人來視疾。悉其故。乃勸媳允之。以贖命。媳不得已。出貲分給二家。竟奏霍然。由此三家益不敢持異議。復傳數十年。至民國成立。胡子有入陸軍學校者。慨然不信此約。曰：結團體守信約。固也。但家庭發達。純賴各個競爭。焉有互相倚賴。而得謂之義乎。請自今始。舉舊日資本營業。作一結束。仍若三權之鼎立。此外各營他業。不限制。卽日用飲食。亦各自爲政。萬無牽此掣彼。削趾適屨之理。昔張公九世同居。後世傳爲美談。然至今仍不免散席。故泰西社會主義發達。不貴合居同爨。彼兄弟骨肉。尙如此。况朋友之以義合者乎。况幸而昔日人情質樸。故能相保永久。近代人心涼薄。狡詐橫生。萬一厚薄不平。引起惡感。甯非爲德不卒而反。以助其惡乎。王氏子以爲然。惟鄧子方貧困。聞言有難色。曰：吾非貪利。恐遭神殛耳。胡氏子曉



之曰神之所以殛者在理之是非不在事之變遷也古今朝市改易滄海桑田不知凡幾神若殛之又安得有今日之現象耶滿清尙變爲民國何況吾儕區區之三家矧吾儕仍相約遵舊法並無爭端害理之舉動特人之才智各有不同民國務在各個發達競爭生存實於公理未嘗背也神其福我不暇奚禍爲卽令有禍亦當施之吾身於君無與也鄧子猶斤斤胡子乃贈以二百金子患貧吾亦知之請持此愼營業勿貽先人羞也鄧始媿謝如約今胡子已官某省旅長矣猶時時周卹兩家而三義店尙存惟內容收縮復不如昔所入餘利僅足供歲時祭掃云



新游仙詩

鶴望

詩

選

大地山河一鏡。隘琪花開落。萬峯尖上。清新建琉璃塔。天榜親書。十丈縹。碧霞宮殿。傲春寒。紫電明燈。百寶鑽。束約羣仙。開舞踏。諸天星斗。繞闌干。批霞諾奏。應宮商。樂府新詞。協律郎。自是人天。推絕調。雙成弄玉。拜門牆。洞府清都。掩白雲。錦贖珍重。辟邪薰。紫皇近下。求書勅。采到人間。蟹篆文。銀河細浪。織秋烟。萬朵紅蓮。禮白蓮。一自仙家。開互市。浮槎直到。斗牛邊。收拾瀛洲。萬斛塵。蔚藍方鄧。鬪晨辰。只緣一子。翻全局。賭勝龍王。作部民。當風吳帶。束曹衣。聖技丹青。動紫薇。敕許靈山高。會上萬梅花。底寫真妃。碧鸞紅鳳。喜山椒。紫映檳榔。綠映蕉。天界公園。人世樣。闔風巔。上過花朝。西來廣袖。拂天風。一飲瓊漿。百罈空。醉臥崑崙。發長嘯。桃花如錦。海天紅。下方花影。簇金仙。韵事人稱。美利堅。上界何曾。足官府。共和民憲。大羅天。六韜金版。厭縱橫。三聖壇場。議弭兵。我為平和。作天使。罡風浩蕩。下霓旌。手持絳節。馴青虬。浪作諸天。汗漫游。天外采風。傳實錄。鋒車歷聘。萬星球。



社會小說

罪

與



著名大家  
小說

# 林琴

南  
初著

## 黑奴籲天錄

全書二冊  
價洋九角

外埠加郵  
費七分半

林著小說夥矣而黑奴籲天錄為其最初著述生平第一得意之作萬本萬編有口皆碑原本乃美女士斯土活著描寫白人役奴之慘酷無微不至至林君譯之苦心則因白人之虐待華工而用以借警我同胞兩兩對照各有深意此為小萬柳堂閱本圈點均吳芝瑛女士所加眉目清醒尤覺明瞭難并美具此書有之矣

##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冊  
價洋八角

外埠加郵  
費七分半

## 滑鐵盧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冊  
價洋八角

外埠加郵  
費七分半

拿破侖蹂躪全歐敗于垂成自莫斯科一歷後募兵苦戰利俾瑟遠於滑鐵盧行間尺寸之事診譯悉屬奇偉以老整約瑟為綱以其妻格西利為點綴而列國之聯兵法人之死殉路易時代貴族之復張敵愾之再熾一二真正民黨反在閭巷小民描寫尤為盡致此為琴南先生初著典雅名貴固其所長而精神彌滿結構精嚴前茅究勝後勛愛讀林譯者當不河

漢斯言

(丙子三七)



社會小說 **罪歟**

法國名小說家柯貝原著 瘦鵲譯

柯貝小傳。法朗莎柯貝。François Coppee 以一八四二年一月十二日生於巴黎。初以詩人名。以「神龕」仇恨」二詩。執法蘭西近代騷壇之牛耳。嘗為軍事部書記。居三載。始去職。鈎心鬥角。一意治聲。詩後此又成劇本。說部多種。於是又以小說家聞。劇本有「旅客」「棄婦」「馬丹孟的朗」等。說部多短篇。有「散文小說集」(Contes en prose)「新小說二十種」(Vingt Contes Nouveaux)等。亦均有聲。舍著述外。嘗為「祖國」報中評劇記者。一八八四年。得入文學院。一八八八年。入軍中為軍官。軍務之暇。仍治文藝如故。以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卒於巴黎。此篇英名曰(The Substitute)為其短篇小說中之傑作。

渠生不及十年。即捉將官裏去。人皆指而目之。謂為浪兒。渠侃侃然謂法官曰。吾名伊盎。第郎沙賴。透克與一歌人同處。凡六閱月。其人日至巴士的爾廣場操弦。而歌。每歌覆句。吾輒曼聲和之。歌既。則呼於眾曰。此新聲也。聽者當各輸十生的。按生的及蘇均為法國銅幣有好吾二人。歌者輒解囊焉。其人耽於麴蘖。每飲必洪醉。醉則撻吾如撻狗。故疇昔之夜。警察遂挾吾至。是當六月前。吾傭於一小販之家。日負刷帚。無數。從彼入市。求賣。高唱入雲。聲為之咽。吾母為澣衣婦。名阿玳爾。平昔勤於所事。愛吾亦摯。咖啡肆中。恒以食巾屬彼。澣之。以是博得微利。差足餬口。每值來復日之夕。阿母往往呵吾早眠。自赴跳舞之會。其餘六日。則送吾入一萊第萊爾小學校。讀時有一警吏常來吾家窗。前與阿母閑談。其人狀貌頗美。且於克



利米亞大戰中得一勳章居恒綴之胸前以驕途人如是多日遂與阿母結婚而吾家之事由是大壞其人與吾不相得時唆阿母相仇母撻吾彼亦攘臂爲助吾懼而逃長日流浪於外時復淹留克立歇廣場與無賴交已而繼父削職母日出澣衣卽以澣衣所得供其溫飽尋患咳病而死時在拉下西吾至今痛之蓋阿母實賢婦人也後此吾遂無家與歌人及賣帚者處今長官果將何以處吾其將幽吾於狴狴乎語時狀至肅穆若長成人實則其全身之長僅與一革鞞等髮作黃色髹髹如亂草額隱髮中乃不之見法官揭榜於市招人承領久之寂然遂送之一改過學校中渠不慧且嬾每有所作手工亦拙其所習藝爲編製藤椅成績多惡劣無足觀者顧平昔頗沈靜不苟言笑且能服從師長未嘗違拂故渠脫肯立志向善當不致自陷於泥淖迨十七歲出校遂又飄泊於巴黎市上不事生業尋與校中舊友遇一都成莫逆此輩皆大奸巨猾足爲社會之蠹長日遊手好閑無所事事則訓練野狗入溝渠弋水鼠或出沒歌場甬道間爲人墨革履乞微資以博一醉有時呼朋嘯侶角力於市場有時浮筏河上垂綸爭釣叫囂之聲徹天渠溯跡其中凡數月德性品格盡歸澌滅卒以盜竊舊革履故又入官中幽囚聖彼拉夷監獄期一年侍政治犯供驅策焉獄中羣囚均年少御敝衣冠醜陋如鬼物每交語聲若鴉噪而行時尙昂其首作貴公子狀集會之所在一最長者之獄室中其人年可三十許在羣囚視之可爲長兄居聖彼拉夷亦久如處安樂之窩獄室頗巨四壁張滑稽畫光怪陸離設色絕艷卽鐵窗中外瞭似可見巴黎全境見其無數之屋頂無數之塔尖復見遠山作黯碧幾與碧穹并合爲一壁間列書架陳書滿之尤有碎面具敝手衣鏽劍胸甲之屬隨在散處凡彼政治犯輩亦輒聚餐於是果餌糕餅及牛脯等悉恣若輩飽



啖伊盜則奔走伺應行酒以飲羣人酒酣耳熱論辯雜起厥勢洶洶然似將用武既進果又高歌「加麥拿爾」及「薩歐拉」之歌衆聲合一響遏行雲每有新至之囚若輩咸一致歡迎初則遇之以禮如禮上客繼則漸與親稔錫以外號以是羣囚頗浹洽有類家人平日抵掌縱談均發偉大之議論「社會」一「責任」之名詞層出而弗窮其他所語類多伊盜所未嘗聞者每夕有一駘背之人拈筆作書書曰「此爲內閣之組織法今已通過矣萊莽爲國務總理馬歇爾爲內務總長吾爲外交總長」凡茲種種皆伊盜百思莫得其解者一年既滿伊盜被釋出獄往來市上時爲警察所注目其狀正如頑童玩金蟲繫之以線蟲雖飛翔終不脫頑童之手由是渠乃爲法律所弄時時出入法網官中人屢禽屢縱一若漁翁之捕魚既得魚矣又恐魚池之竭則復投魚水中縱之使去而伊盜之名及其所犯之罪案乃數數見於耶路撒冷街警署中冊籍之上紙作灰色字亦益覺其黯淡初僅直書其姓曰賴透克繼則加以銜曰囚徒賴透克後則直稱之曰罪犯賴透克所稱屢易而其墮落亦愈下矣渠得自由者凡兩載得食則食不得食則不食當得意時夜宿下等小逆旅有時囊或中空則以石灰窰爲寄宿之所日間無事與其曹偶聚蔭路中擲錢爲戲冠一油膩之冠壓於腦後足氈履曳地而行繫一短禪本白色變而爲緇囊中偶得五蘇則入理髮肆卷其髮臨流顧影意若甚得既罄其資則舞蹈於康斯頓或蒙伯那士得資則以二蘇市物以四蘇斥售有時植立道左爲富人啟馬車之門或爲人引馬入馬市藉博蠅頭之利凡此賤業幾於無所不爲脫能長此如是則亦無背於法律顧爲時未久又陷法網蓋與無賴數輩劫醉人於途未成爲警察所執渠不承而無賴輩力絆之於是定讞送之卜山獄中期以三年始得自由渠在獄中爲兒童製

玩具又習盜賊術語及獄中之規律閱三年被釋又淪落巴黎市上與飢寒相搏戰顧此次之自由時期甚短僅僅六月之久又爲幽囚之身矣蓋以盲從賊黨夤夜入人家盜得珍品無算呼嘯而出而警察已聞耗至一成一禽伊盎半爲從犯半爲窩停主人法官科以監禁五年之罰并爲苦役伊盎入獄時有一至傷心之事因有老狗一爲彼所參先是得之於馬矢叢中病且死伊盎憐之居以馬廐治其病狗病良已愛伊盎甚伊盎亦愛狗晨夕與之同處此時將入犴狴依依不忍遽別中心慘惻若與老友判袂矣後此伊盎遂解之都朗日爲苦役鐵索郎當工作於海港中守者手巨槌時加扑撻足跳不襪著笨重之木履每食進黑豆湯絕難下咽夜宿布幄羣囚縱橫滿地竟夜蜷縮如犬豕弗能一動伊盎茹此荼苦凡歷五炎夏及五嚴冬夏中酷日炙膚血汗交流入冬則大寒尖風自地中海來砭骨如利簇五年既過若釋重負卽爲官中人監送之佛郎工作於河上尋得脫身潛歸巴黎時則舊時朋輩都已星散幸囊中尙有所蓄五十六法郎差可支持數日因隱居一老嫗家蟄伏弗出自稱前此爲水手久作海行近以海舶覆沒盡喪所有將別謀他業爲治生計每語時雜以水手之一二口頭語又以手胼而蠹膚革如焦亦殊與航海家肖也一日悶甚偶出散步無意中乃至莽德麥德爾其地爲其誕生之所一時往事陳陳潮上心頭因又至其兒時讀書之小學校前維時天氣甚燠門方洞關一瞥間已見校中情景一如其故陽光燦發自軒窗中入兒時所見亦復如是十字架仍在教師案頭初未易其位置桌椅排列成行桌上仍陳墨壺鉛筆之屬別有小桌一供測量之用今亦仍在故處壁間仍張地圖及戰畫可見古戰場殺敵喋血之狀凡此教室中一事一物一一無變而已則變故百出日益墮落卽欲重親先生杖履不可得矣念至



是感喟不已而雙眸忽又着於黑板之上。上書巨字二行作正楷。似錄自聖經而令學生輩練習者。其語曰：「一百人中有一罪人於此脫能悔過遷善滌其舊污。則上帝在上亦將錫以無限之康樂。有非彼正直之九十九人所能得者。」伊盎讀已微頷其首。此時似爲休息之時。教師去椅至桌邊。述一故事以悅羣童。羣童環立傾聽。狀至懇懇。此教師爲一無髻之少年。非復當年白髮之老博士。明眸的皪。顏色甚怡。被長黑衣領際約一白色之結履。巨履似不稱其足。髮作棕色。草草掠於顛後。維時指天畫地談興甚豪。至解頤處。輒排羣童而出。捧腹大笑。露其皓齒。羣童亦笑笑聲。朗若銀鐘。時則陽光燭此書室。如一極樂之土。卽彼羣童點漆之眸及棕色之秀髮。似亦一一而明呈爲忻怡之色。伊盎悄立旁觀。瞭默弗聲。而其十數年來不馴之野性。若爲柔情所感。平昔恆受獄卒鞭撻。初不爲動。至是心乃不期大動。弗能自抑。一時似覺年光倒流。復返離年讀書之時。合目尋思。惆悵無已。於是立返其身。匆匆逃去。行少遠。忽又憶及黑板上所錄聖經中語。字入其心。坎翻然覺悟。卽低聲自語曰：「吾今悔過遷善爲時。或尙未晚。後此當效誠實之人力作。以易麵包仰天俯地。無復愧怍。卽中夜入夢亦無夢魘之苦。前此吾固無髻。今則髻已甚修。昔時舊交當不吾識。夫以天下之大。無地不可厠身。卽欲覓一噉飯之所在。勢亦滋易。易城中多富翁。時建大廈。巧者長日忙迫。必需助手。日得二三法郎。亦殊不薄。吾自有生以來。初未嘗得此厚值。果能如願甯非佳事。至以前種種忘之可也。伊盎意決毅然。實行三閱月後。乃如另易一人。主人見其勤敏。寵錫有加。在諸工人中允推第一。伊盎自朝至暮。力作於屋架之上。烈日烘頭。塵沙障眼。時復遞運磚瓦。腰幾中裂。亭午入飯。肆沽菜羹果腹。灰泥封其兩睫。奇醜如鬼。顧彼心已彌足。一無所懟。每得工資。則以手帕

裹之所得。雖薄彌覺。可貴。出至街上。亦無所用。其惴惴警察。見彼一不之疑。日間。溷跡工場。沈默寡言。笑夜中亦得安眠。無復噩夢。此時伊盎已爲自由之身。頓覺天地皆寬矣。工作既久。得一良友。其人名薩維甯。亦爲工人。身侏唇若塗脂。負笈來巴黎。投身工場。居恒不入酒樓。束身自好。每值來復日。則至禮拜堂。行彌撒禮。伊盎見其誠正。懃恪。愛之逾恒。蓋彼之失此美德也久矣。薩維甯亦愛伊盎。目爲長兄。友誼既切。卽同稅一屋而居。願以二人所入無多。力謀撙節。因又招致一人。同居屋中。是人名烏凡拿。貪而吝。惟待人接物。尙多可取。伊盎初不暱近其人。但與薩維甯善。休假之日。二人輒至巴黎四境散步。飢則就餐。於小逆旅中。飽啖野菌。鄉村風味。入口亦可人意。當此散步之中。伊盎遂得無數之新智識。有非城居之人所能知者。若者何樹。若者何花。伊盎於此乃得一識。其名字又從薩維甯口中得知。一年藝田之時。而農夫生活聽之似亦有味。舉凡秋播冬耕及收穫後之祝典。無不動聽。復道葡萄收穫期中。鄉人熙熙之狀。口講指畫。興采彌烈。一時若聞河涘水磨輾動聲。及田間打麥之聲。目中似見牛馬罷作。聚飲於河。又見田家少年。結隊出獵。盤馬曉霧中。皆虎。虎有生氣。長夜無聊。集父母妻子於一室。積葡萄之藤。然燎代燭。少壯既集。談鋒立肆。所道多奇詭之故事。足以破悶而解寂。此其爲樂不殊。朱門廣廈中也。伊盎聞之心益大動。神遊田野。幾作天際真人之想。惟有一事。輒覺刺促。弗甯則恐。薩維甯知其舊事。加以白眼。有時偶一不慎。遽作宵人口吻。或一舉一動。畧露賤態。則中心彌痛。如舊創之復發。其於薩維甯也。期望頗遠。願彼勿入魔道。力圖上進。願薩維甯來巴黎者久。漸爲逸樂所移。時以城中狀況。就詢於伊盎。伊盎矯爲弗知。置之不答。而心則省省然。憂憂其良友之墮落也。願伊盎之抱此隱憂。亦非無因。良以薩維甯



迹○巴○黎○已○弗○能○長○葆○其○天○真○身○雖○不○入○酒○肆○則○惑○於○聲○色○狗○馬○之○好○費○用○日○繁○不○自○撙○節○時○有○匱○乏○輒  
 告○貸○於○伊○盎○而○日○復○一○日○不○思○償○責○平○昔○本○與○伊○盎○相○暱○近○今○則○置○之○弗○顧○伊○盎○既○怨○且○憂○吐○之○不○得○獨  
 居○多○念○咀○嚼○其○無○限○之○愁○思○有○時○輒○欲○進○以○諍○言○拔○之○泥○淖○繼○念○身○非○父○兄○欲○言○輒○復○中○止○如○是○多○日○薩  
 維○甯○放○浪○益○甚○伊○盎○爲○友○誼○所○迫○不○能○默○視○一○日○因○椎○心○泣○血○痛○切○言○之○薩○維○甯○置○若○罔○聞○漫○應○而○已○一  
 夕○伊○盎○自○工○場○歸○躑○躑○登○樓○沈○沈○作○深○思○甫○至○梯○頂○斗○聞○室○中○有○咆○勃○之○聲○辨○其○音○吐○審○爲○烏○凡○拿○於○是  
 佇○立○弗○進○傾○聽○其○語○尋○聞○烏○凡○拿○哮○聲○言○曰○吾○固○知○之○必○有○人○潛○啓○吾○篋○盜○吾○三○路○易○去○盜○者○苟○非○女○僕  
 麥○利○必○爲○同○室○之○二○人○爾○爲○此○屋○之○主○責○有○攸○歸○脫○不○爲○吾○啓○彼○二○人○箱○篋○者○吾○當○挾○爾○以○入○法○庭○須○知  
 此○三○路○易○者○吾○一○一○識○之○亦○如○見○爾○之○面○眉○目○可○辨○其○一○歷○時○已○久○作○青○黃○色○上○鐫○大○皇○帝○拿○破○崙○像○一  
 則○鐫○一○老○者○亦○古○時○大○人○物○束○髮○而○被○肩○章○尙○有○一○幣○則○爲○菲○立○泊○王○有○微○髻○其○上○且○有○吾○之○齒○痕○可○爲  
 標○識○若○輩○雖○盜○吾○金○亦○不○足○以○愚○吾○須○知○吾○儲○此○巨○金○亦○已○斂○費○苦○心○更○得○二○路○易○者○卽○可○置○一○葡○萄○園  
 矣○今○爾○趣○來○檢○此○二○人○之○篋○否○則○吾○當○召○警○察○至○捉○爾○入○官○裏○去○繼○聞○居○停○主○人○之○聲○曰○可○吾○姑○與○麥○利  
 搜○之○然○或○不○得○金○者○且○逢○彼○二○人○之○怒○爾○既○迫○吾○爲○是○爾○當○負○責○伊○盎○聞○語○顛○不○可○止○私○念○薩○維○甯○數○日  
 來○方○爲○債○務○所○困○時○時○跼○蹐○弗○安○或○與○此○事○有○涉○亦○未○可○必○顧○猶○不○敢○斷○彼○爲○賊○污○其○清○白○之○身○方○思○索  
 間○卽○聞○傾○筐○倒○篋○聲○及○烏○凡○拿○喘○息○之○聲○於○時○心○乃○大○躍○幾○於○上○抵○其○咽○則○急○捫○其○胸○力○抑○而○止○之○居○頃  
 之○斗○聞○烏○凡○拿○歡○然○呼○曰○吾○摯○愛○之○路○易○今○已○在○是○矣○盜○者○爲○彼○小○賊○奴○薩○維○甯○在○其○來○復○日○所○御○之○外  
 衣○中○此○賊○居○心○叵○測○罪○在○不○赦○居○停○主○人○爾○觀○之○三○路○易○者○非○與○吾○言○一○一○吻○合○耶○一○鐫○拿○破○崙○一○鐫○束

髮老人其一則爲菲立泊王前此吾嘗嚙之今齒痕猶在歷歷可數咄彼小乞兒平日休休有容初不意其無恥若是今當納之獄中以儆其後伊盜聽至是忽聞薩維甯足音登然徐徐登樓因悄然思曰可憐



甯適入見事已發覺大驚失次一時色朽目定兀立弗動伊盜力攬其頸與之擁抱就其耳咕囁作小語曰爾其勿聲繼又面烏凡拿及居停主人曰今二君姑出容吾與彼一語吾決弗逃尙乞見信即欲加吾

此兒一生已矣今登梯甫三級吾救之尙可及也於是麥扉突入室中顏色慘白如死引眸見居停主人及女僕麥利木立室隅烏凡拿則方長踣亂衣叢中吻其路易即發爲重濁之聲曰事既敗矣吾亦不欲文過而飾非盜金者吾初非薩維甯吾特寘金其篋以爲嫁禍之地賊固吾也尙何言哉今盍以警察至誓不圖逃惟吾臨行欲與薩維甯一語彼今至矣方是時薩維



以關械亦無不可。但予吾以數分鐘之自由。獨與彼語時。揚手指門。示二人及麥利三人。遂同出闔門。而去。薩維甯心疊百憂。仆坐於床。垂睫注地上。不知所措。伊盜引身與近。把其手曰。吾友聽之。此事吾已知之矣。爾盜此三金市物。賂一女。郎事發。被禽必且監禁六月。然一入犴獄。畢生無復超脫之時。從此出入其間。長爲官中點綴之品。前此予嘗居改過學校。七年居聖彼拉夷監獄。一年居卜山監獄。三年居都朗監獄。五年若不回頭。則且長此沈淪耳。今事已至此。爾亦無事省省爾之罪名。吾已以雙肩承之矣。薩維甯曰。是烏乎可言。時其異怯之心。中勇氣立生。伊盜又曰。爾不見從軍之例耶。兄既隸於麾下。弟可弗往。爾有罪。吾今爲爾代之。平日爾不嘗愛吾耶。吾卽以此爲報。爾其勿却。但聽吾行。吾居犴獄者久。此去當無所苦。脫爾往者。胡能自聊。後此爾能革面洗心。悔過遷善。則吾身在鐵窗之下。心亦安矣。薩維甯吾實愛爾。且自識爾。而後引爲至樂。亦因得爾爲良友。遂成君子所憾者。吾實蠢蠢於爾。一無所裨。并不以舊事相告。迹同欺罔。幸今日得當救爾。或足以少補吾過乎。今吾儕別矣。爾其勿哭。但與吾擁抱。狀如兄弟之分袂。爾不聞梯上已有足聲。若輩殆挾警察至矣。語次力抱薩維甯久之。始釋而門亦閉。然而關居。停主人及烏凡拿已挾警察同至。伊盜一躍而前。令加手械。笑且言曰。趣行。趣行。吾又丁厄運矣。今者伊盜方幽。堪依納獄中。永無自由之日。蓋官中人以彼爲不可造就。已判以終身之監禁也。

(完)

## 春明瑣談

### 教書匠

京師呼塾師爲教書匠。其語頗謔。然亦有自取也。有某教書匠爲弟子講論語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句云。越瞧越遠。越鑽越硬。看着在前頭的溜跑到後頭去了。一時傳以爲笑。

### 蔡老太婆

蔡穀山學士之定幼卽持大悲咒。數十年如一日。自知前生杭州鹽橋念佛老嫗。故京師同官戲呼爲蔡老太婆。



社會小說

塾師現形記



稗史叢書之一 稗史叢書之二

是編專紀宮闈上自皇古下及清代原原本本多從秘籍野史中蒐輯得來全書共一千餘條參考書至五百餘種欲知宮禁典實者不可不讀此書欲作香豔文字者不可不讀此書

古今宮闈秘記  
古今閨媛逸事

是編搜集古今名媛故書雅記不經見之事自太古以及清代分類凡八計一千餘則都二十五萬言可謂極女史之大觀欲知世界掌故以便臨文撥拾者不可不讀此書

本書之目類

帝王類 皇儲類 公主諸王附  
后妃類 上外戚類 闈寺類  
后妃類 下宮人類 雜誌類

本書之目類

賢懿類 情愛類  
俠烈類 幽恨類  
才藝類 淫惡類  
雜誌類 神怪類

本局叢書共出七種此其首二種也

全書 洋裝 六册 價洋 二元

全書 洋裝 六册 價洋 二元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著者曰茶寮猶百寶箱也。以其創設實本共和國平等之本旨。上自豪富。下至廝養。咸得于于而入。據案高坐。睥睨一切。弗能繩以高下也。容納既夥。萬象雜作。而吾人社會小說之資料。乃以此爲唯一之製造廠矣。吾書至是。說明書已盡。讀者幸卽隨我筆尖。以一觀初次之佈景。

七月朔日。秋風作陣而至。殘暑振其餘威。以爲抵禦。力不相敵。始逡巡而去。吾人乃棄扇命酒。以爲至樂。意有生之物。咸具同情矣。疇知三家邨小茶肆中。乃有一人。目矚斜曦。喟然而興。五分鐘之長歎。吾書欲述其人。請先述此肆之外狀。欹窗八扇。已遺其一。餘者琉璃半碎。乃以市肆之招紙彌補之。卽此一物。已足代表全體而有餘。而長歎之主顧其古茂。適與此肆埒圓邊之眼鏡。與衣端之銅鈕相映。風采爛絕。時復引手捋髯。尤覺尊威無上。足以拒人於千里之外。讀者亦欲知其人之職業乎。是蓋高坐堂皇。以呼叱博束脩之塾師也。

塾師胡姓。自言曾讀書三十年。爲文尤不下千篇。然試挾冊相叩。則能背誦無遺者。僅三字經一書。而蔚蔚高文。又未嘗有通順之一句。以是赴童子試二十次。而終不獲主司之一睽。說者謂先生才思太敏。每讀一書。第觀其封面之標籤。而所作文。尤高古無上。遠軼謨典。縱紫陽復生。亦未必能爲之詳晰箋注。曲高和寡。此其所以難達知音也。以上所述。其言信否。實不敢知。今吾書入正文矣。長歎既竟。則出其懷際之鼻煙壺。頻頻引嗅。嗅訖置壺桌端。獐目而視。晴光睽露。幾欲破鏡片而出。此時設有渠高足在側。則必

藝師現形記

屏息却立不敢作一聲以先生思深恒爲此態而苟有他故攪亂之者夏楚至矣。傍先生坐者爲一渾身赭色之鄉農其身畔有二種氣息其一爲日晒風吹積久以成之一種邨氣其二



先生聆語則浩歎曰噫若何知者言此復喟少選復曰世風日偷後生小子乃不知所以敬者碩理夙學矣言下舉其枯黃雙瞳傲然四矚威稜大張若心口自語曰吾即耆舊吾所嫻者夙學也若輩烏得而藝

則爲口中噉大蒜之臭在吾人聞之至不可耐而鄉人視之則熙而來攘而往者幾無一不若是沆瀣一氣亦不復自覺矣此時鄉農見先生長歎則停盞離座恭而致詞曰先生何思之深也言下溫然狀特擊至在例鄉人相呼非曰阿某卽曰老某而此時不爾者則以先生爲文人能識古字能入城爲搢紳先生作走狗聲譽遍邨內邨之人仰之如景星慶雲故諛之而不名



玩之哉。

鄉農懵然不解所謂。則乘隙避去。而先生崇言偉論。乃無由發洩。幸此時復有一人。雅步而前。趨先生作茗談。其人蓋卽邨中之地保。顧其姓志軒其名。犢鼻之褌。清整不污。油鬆之辮。廻旋額際。邨中人視之。乃以爲翩翩佳公子。其崇敬之擊。或與胡先生埒。時復狹路相逢。則必趨而避之。刺荆犯棘。亦無所悔。以其勢猷張甚。十步以內。灼肌膚矣。此時幸對譚者爲胡先生。不特分庭抗禮。且足以鎮攝之。而有餘。而地保果亦如遇狸之鼠。端整貼伏。夙威盡失。寒暄旣訖。先生岸然曰。若自城中來乎。地保點首曰。然。竊聞先生歎息。亦許得其詳乎。先生曰。居我語汝。體制變幻。至今日而極矣。憶四十年前。我儕束髮就塾。時傳之者一師。習之者一科。一文旣然後。擬他文一書。讀竟然後。讀他書。夫然故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不圖今日之所謂學堂者。務爲欺人濟己之用。若者爲修身。若者爲地理。若者爲理化。巧立名目。令人墮其術而不覺。更佐以年級。星期等種種名詞。以炫新異。駁而不純。泛而不約。生徒之蒙其害者。不可勝計。吾意黔驢之技。當亦盡於是矣。疇知今乃又以春季始業。易爲秋季哉。

先生語時。時而搖首。佈腔作讀。八股文狀。時而拍案頓足。作太息痛恨狀。時而噓氣。以舒其孤憤。時而高呼。以襯其宏議。週而復始。續續勿已。而顧地保亦屢頷其首。若騎乘馱。與先生之話。濤同其無盡。吾書至是。喋喋已久。茲當抉其精要。以告讀者。初先生聞校中有暑假。矍然以喜。心口自計曰。是不亦偷惰之特別良方乎。以往昔言。老師有事。散學數日。則生屬父母。必嘖嘖議其後。今公然閉塾數十日。而生徒慶喜。父母亦無他言。旣若是我何不效而行之。束脩曾不少減。而優閒之歲月得矣。議定。遂諭其生徒。謂今

從皇帝諭給爾等以五十日之假。生徒聞言咸譔笑揖謝去。而先生亦掀髯棄卷以爲大樂。又恨坐皋比數十年。何遲至今日始能出此妙策。庸知先生之笑聲未絕而晦氣縷縷已籠罩其頂矣。

秋風既起。先生潭潭學塾。方將重行開幕。而生徒家屬忽連袂而至。咸面先生作要譚。謂方今學校林立。學費大廉。生徒已挾冊往就。勿敢復仰先生之風采。而先生亦得雍容優暇。與烟管茗椀相周旋。不必竭其畢生能力。日以夏楚與諸生相遇爲計。亦至得也。先生聆語氣結目瞪。竟不知何以爲答。自恨塞翁得馬。畢竟非福。否則自春徂秋。綿續不間。則渠輩當亦不能於中道背我而去。又恨秋季始業。適行開始。予諸生以絕妙之機會。思極神志大亂。以掌自批其頰。口中則啞唔微語曰。暑假暑假。始業始業。若二者誠禍。我不淺哉。

以上所述爲先生長歎前之實錄。至是與地保語竟。則下其眼鏡。復出黑白參半之巾。頻拭其眶。而咳聲隆隆。亦於是時在濃髭中脫穎而出。咳竟復顧地保曰。我之所言。若當盡知之矣。吾今更有一事。懇若語未竟。志軒已知其意。則起立言曰。先生得毋以招收生徒。見委乎。小人庇先生蔭。得在邨爲地保。在理固有指導邨人之責。而今而後。願爲先生遍諭邨家。使垂髫子弟咸得望先生門。一沾化雨。是固不特邨人之幸。卽小人亦與有榮焉。志軒言竟。先生大樂。不期破口而笑。又恐易褻。候補秀才之尊嚴。則復沉其顏力。抑咳聲使之徘徊。喉際如是者久之。復縱目四顧。始呵欠言曰。適間奉托。願兄好自爲之。言下躡其三年前之古鞋。喟然離座。與顧地保作別。旣出茶肆。則縱步疾行。於莫靄蒼茫中。亟面其絳帳。在堂之古屋。屋古矣。殘瓦零星。雜以茅葦。樑棟朽折。幸有鄰樹攘臂而助。得以不墜。爲狀有類頭童之叟。徙倚林薄間。



先生雖自居者舊然持以與此居相較當亦不免以兄長事之也邨人又謂先生非居此屋則不足以成古色古香之者舊而此屋無先生尤將門前冷落車馬稀矣以此屋在百年前本爲故家停櫬之所厥鬼尤靈異能夜出賊人邨之人相率裹足勿敢一履其闥而先生遂以廉價得之幸先生爲巍峨之讀書人能以聖人經卷鎮攝幽恠否則故靈作祟居其中者將勿復有寧泰之一日矣是晚既至則見其孫杏兒默坐暗陬室中燈猶未上冥茫中僅能略辨其肢體而已先生見狀乃復喟然作歎

吾今叙先生之家庭矣其狀有類已斷之藕僅餘殘絲爲繫若敖之鬼得以不餒者實賴此區區先生本有一子名曰阿寧生而敏慧勿克紹箕裘之世學而先生則固欣然嘗撫其背以號於人曰阿寧挺秀生有異稟十餘年後行看雛鳳聲清突過老鳳已不幸天不佑先生於結婚之次年遽挈之升天而去先生於是擗踊哭泣昏迷苦次者有年差幸其媳亦多才阿寧死四年復生一子是卽杏兒杏兒生而聰穎眉目姣好若女子人有見之者咸謂酷肖先生東鄰張木匠之次子先生含飴願遂亦遂充耳一勿之理不意多才之媳不逾一年竟又棄其杏兒而去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先生蹤跡數月終不得其片影始喟然頹然不復作合浦還珠之想矣此時先生家中除天外飛來之杏兒外遂祇有一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之黃臉婆

韓昌黎曰驩娛之辭難好愁苦之句易工我今請易其說曰驩娛之境易逝而愁工之影長留此說初非無徵徵之於吾書主人翁胡先生先生見杏兒念二十年前之阿寧其情狀正與此日等耳歲月易逝幽明永隔而前塵夙夢恍惚猶在目前則不期而生其徵歎木立良久始趨入廚則見黃臉婆方藏身竈中

燃其餘薪而鍋中熱烟縷縷已噴溢一室幾乎覲面不辨先生乃疾呼曰飯熟矣若乃以爲吾薪太多故必焚盡以爲快耶嘻若乃胡知昨歲之薪轉餉卽罄而今歲則去秋穫之期尙遐歲月茫茫其將何以爲繼言下毅然知先生痛惜極矣

先生言訖卽有一沉濁之音繼之而起言者蓋卽爲黃臉婆其言曰噫若乃不知今日我爲闔家衣食計又質一銀簪於長生庫矣須知汝家之貧固非尋常所可比旣無祖遺田產又乏貴重長物足以爲質押之資區區眼鏡袋鼻烟壺數事試問若值半文否今更無中生有以年來長斯育斯衣斯食斯之區區束脩毅然杜絕而不顧長此以往我與若惟有駢榻以死耳人生朝露復詬厲何爲言竟淚皆瑩然先生見狀悲衷大動微特憤懣悉滅眼皮濕矣

天下萬物具有解紛息事之妙用者無踰乎淚點剛腸百疊森然不下以淚漬之則柔軟矣怒氣千道勢且灼人以淚潑之則消滅矣一句鐘後先生華敞之廳事中油燈已明雜影亂動先生與黃臉婆及杏兒方共飯於竹桌上桌已欹一足偶一搖頭則鹹菜之湯已四溢先生乃輟箸而起以舌舐之至於久久勿已黃臉婆已忘前事見狀則亦露其半齧之齒嫣然作笑惟杏兒則以日來乏糕果之供養饑心未饜事咸不觀僅點首微哂而已

物之能合羣者莫若金錢富室巨閥黃白盈篋紙幣如山宜可以不務他求矣而按月計日以至者猶纍纍焉靡所底止若夫食貧之子度日維艱偶得一二金餅藏之懷秘之篋禮之等於上天而曾不旬日終鼓其仙翼翩然向羣衆薈聚之方以逝吾書胡先生不幸見棄於金錢而竟貧矣小茶肆中亦遂勿復有



其片影向例先生勤勞彌日。必來此消遣。以爲酬庸之典。歷寒暑。值風雨。而終未嘗一爽。幾視爲一緊要之課程。然至是。既輟課不踐矣。其輟課也。以長歎之日。始自有此歎。而先生與茶肆遂下絕交書。不復相晤。時復行過其側。望衡徘徊。若甚依戀。然終勿敢入也。讀者亦欲知其命意乎。先生既與金錢交惡。一切資費。咸事撙省。而啜茗例須茗資。肆主雖賤。終不至震驚先生之名。而破格不取。於是乎先生勿敢再入其闕矣。

先生既與茶肆永別。而與顧地保之情感。亦日以疎。顧地保之爲人。俯仰百變者也。其心大類升降之梯。能上能下。時而上。則白眼看天。睥睨種切。時而下。則迎媚諂笑。雖屈膝亦勿之恤。往昔遇先生。必迎媚諂笑。至是既貧。則將轉而入於白眼看天之境。而先生之心理。亦大異矣。以先生既不歡於錢神。黃臉婆之奩資。又菲薄。不足以爲經久之用。今日典一釵。明日斥一釧。又明日而質其裳服。歲月復歲月。七夕已逝。中秋已逝。重陽又逝。滿城風雨。北雁南飛。景物悽愴。中僅有野菊數枝。籬下徘徊相憐。同病蓋距長歎之日。又兩月矣。此兩月中。先生經濟大類垂跋之燭。祇見其短而不見其益。華消淚竭。眞轉瞬間事矣。陸劍南之詩曰。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邨。先生既陷於山重水複之境。而於是不得不竭其幻想。以締構此花明柳暗之邨矣。厥邨維何。蓋卽顧地保居常思念以爲往日。既以募集學子。許我則終不當自食其言。而錢神之靈魂。尤似附麗於顧志軒。志軒一至。錢神亦至。而苦境去。樂境至矣。以是先生心中。僅有志軒二字。橫亘胷中。吞咽不能下。夢寐不能忘。貧愈甚。而思念亦愈甚。設此時志軒于于而來。告以幸不負命代收。生徒至十數人之多者。先生將遮道肉袒以迎之。馨香頂禮。以事之。卽志軒高坐堂皇。

婢視奴蓄亦將含羞咽辱一笑以置之此吾書上節所謂先生之心大異者也讀者幸勿謂吾言爲谿刻吾作是語實本年來閱歷之所得自謂能寫守財虜之心理披其肺而掬其肝者讀者不信盍觀乎後十月某日之蕭晨先生方睡敗絮中作一好夢夢境至奇恍惚已居富貴家錦衣玉食一呼百諾優哉游哉無福不備何圖夢味方醇而竹扉忽動叩聲大作先生於是復蛻富貴之骨而降生爲貧人揉目諦視則所擁依然敗絮所臥依然蓬門殘器釐釐成未嘗少變其態度則不禁啓口嚶曰咄若何人斯乃敢擾我求之不得之好夢我見若後會當讎若以老拳言次竹扉已啓叩扉者入矣

噫彼來者果何人乎先生一見目瞪矣舌撻矣足趨而不前矣神形惶悚大類見貓之鼠就戮之囚其聰明冰雪之腸此時正不知其費幾回旋轉讀者至是當不待我之絮絮而已知來者之爲顧志軒地保志軒見先生狀亦不卽語第目之微笑先生作木鷄之呆者良久始肅之坐且囁嚅言曰長兄夙駕致失迎接頃間嚶語實弟一時昏瞶所致幸勿介介于懷志軒聆語略頷其首亦不作答高咳一聲始撲衣就座矣

坐訖傲然語曰兄往日不嘗以募集學子見委耶某之抵此實緣茲事而來語此少止而先生則驟聞斯語知機緣至矣中心雀躍幾勿可以自持良久始且笑且言曰長兄之言我知之矣願卽畢長兄詞俾我一聆其竟志軒復岸然曰居我語汝城東有張士傑者秀才而富有贖產者也語此故高其聲似欲達之重霄以博天帝之一顧窺其意殆他人擁產述之者亦與有榮施故語時欣欣然若孺子之得餅先生勿答則續言曰吾今且述渠家之內容渠有腴田二十畝牛羊數頭桑樹數十章而尤富者則爲書冊我常



日往返。則見古紙殘編。填溢几案。計之殆在百册以上。兄試思之。是不亦足稱富厚矣。乎渠有幼子二人。年僅十餘齡。而學問高古。已能誦論語三數卷。雖二子之聰穎。逾凡實亦非士傑之苦辛。提命不能。有此言。此話濤爲牙礁所阻。暫止勿聲。此時二人心理復各異。在志軒固極力揄揚他人。以冀蒼蠅附驥之榮。寵而先生則以志軒雖偉論滔滔。未嘗有一言及其己事。深恐適間之喜。又成夢想。故心中焦急。亟欲一聆其來指。若秀才之青袍雀頂。鵠立望榜矣。

先生之盼志軒也。愈殷而志軒之遲遲其言也。亦愈甚。復數刻始懇然告曰。上月士傑以病危。竟盲雙目。既愈而後。勿復能課二子。深恐二子自此荒棄。故授意於僕。願僕物色人才。以獻於渠。僕既得命。念先生非老於是業者耶。非以名師噪於邨中者耶。用是不揣冒昧。逕以先生薦士傑聆言。領首示可。此固昨日事耳。言此稍止。既而曰。我乃忘之矣。渠謂渠家束脩特豐。每年壽先生制錢三十千。從之者僅二人。尤得以從容不迫。勿致拋廢。旱烟管小茶肆之舊業。先生亦以爲佳乎。苟以爲可者。則請卽自今日始。先生聆竟念千載一時之機緣。至矣。我其從之去耶。則醬色綢之巨褂。團龍花之寬袍。咸在長生庫中。僅此古色斑駁之短褐。焉能入城南面作呼咤之師。傅然則其坐失此機。而不去耶。茫茫來日。又恐更無溫飽之時。生命行且不保。更體面於何有。思索者良久。始得一計。朗然告志軒曰。長兄厚愛。沒齒不忘。今日卽去可矣。

志軒聞語。則起立執先生手。請與之偕行。先生蹙眉告曰。我衣服祕在內室。取出始行。兄其盍有以稍待。志軒曰。諾。於是復就座。目送先生入內室。意俄頃之間。卽可藏事矣。疇知翹足延頸者。二鐘有餘。始見先

## 塾師現形記

生○施○施○挾○衣○而○行○衣○凡○二○其○一○爲○袖○可○徑○尺○之○外○褂○其○一○爲○長○僅○覆○膝○之○棉○袍○拉○雜○成○章○不○倫○不○類○穿○竟○  
 亦○不○就○餐○趣○志○軒○速○行○志○軒○此○時○始○恍○然○於○適○間○遲○遲○之○故○實○由○鄰○家○告○貸○而○來○則○不○禁○掩○口○微○笑○而○先○  
 生○心○中○方○爲○喜○心○所○填○塞○亦○不○顧○志○軒○逕○做○韓○昌○黎○之○所○以○贈○董○邵○南○者○抗○聲○誦○曰○張○富○戶○有○子○可○以○出○  
 而○教○矣○（完）





多情小說

落花流水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國語詳註

全四册 價洋六角

戰國策詳註

全六册 價洋八角

茲周萃欠本奧大同國  
將詳諸闕訛義半工語  
本爲註本奪讀胎漢國  
書第校局殊者息唐策  
之一勘依甚未於以與  
特完增據註易此來盲  
色善補精釋了惟大左  
列之審刻又了深文異  
下本慎蓄多坊文家曲



- ① 段落分明
- ② 音讀正確
- ③ 註釋詳允
- ④ 校勘精密
- ⑤ 印刷優美
- ⑥ 取價低廉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哀情  
小說  
落花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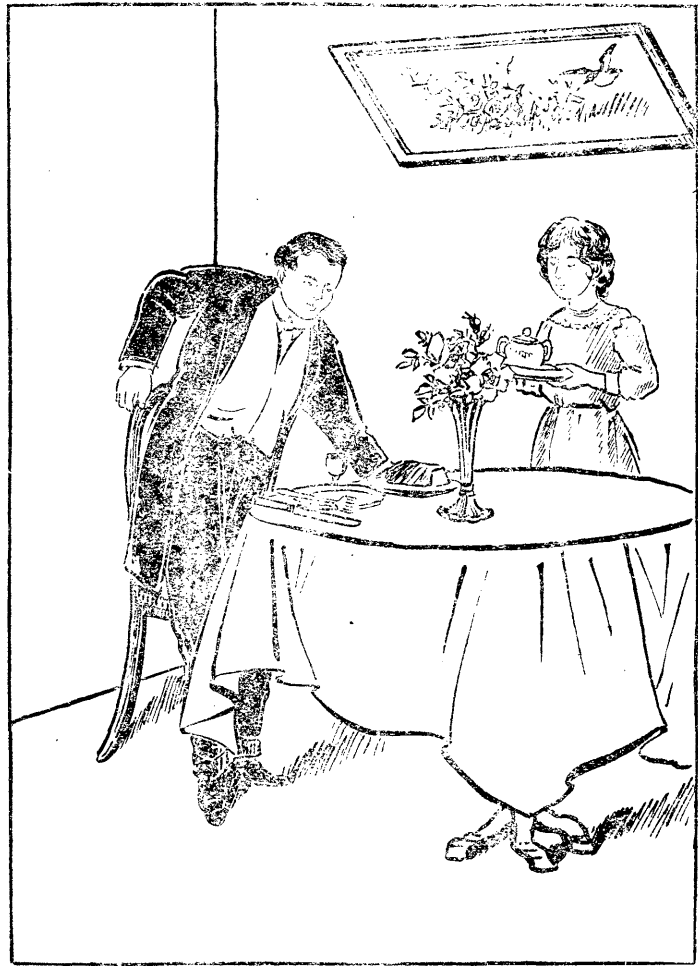
秋星全譯  
毅漢

賈樂生力掀窗簾向窗外。暝黑之景色。凝望爾時。雪片打窗細碎。作小聲。賈樂生呼曰。冥哉。夜色一美。婦人方坐爐前。奄奄如鼯臥之狸。奴舉首曰。君來省我。或亦因今夜天氣甚惡之故乎。可愛哉。耶。君當知岑寂之魔。長日與儂相伴。其難堪爲何如也。今郎不忘儂。惠然肯來。破儂岑寂。溫儂如雪之心。儂覺甘蜜愉樂。數字尙不足以達意。試觀此斗室之中。情愛喜樂之氣。充盈有此熱如情愛之爐火。更有此明燈花影。外間空氣雖冷。室中實溫暖。無倫君將謂此世界有溫柔如此間者。耶。女子方言至此。男子已回身行近爐前。力坐一椅中。椅與女子所坐者爲偶。男子旣坐。垂目不與女子之視線接。但撚弄襟前表練。女子見狀駭然。欲語顧乃咽之。不卽發。嘿然以待。賈樂生潤其喉。舐其脣。作不經意狀。言曰。綠瑩。我今日之來語。爾者乃我明日將成婚禮也。言已。室中寂然。可自一數。至十。呼吸氣息之聲。亦不可聞。已而賈樂生舉目視女子。沮慘之色。且見其所謂（情愛之坎）旁。突突躍不止。夫賈樂生之愛綠瑩。實無減於昔。甚不願。今夕之有此惡景。以二人兩年中情愛之濃摯。而突然有此變易。宜其難堪也。綠瑩斗呼曰。成婚耶。言已。大笑聲。尖銳如風。憂鐵馬叮嚀。有迴響。復曰。噫。君乃驚我矣。我今夕察君之色。知必有非常者語我也。語時。脣角之小紅暈。倏現倏隱。似欲與頰際之巨紅暈相接。而不能。賈樂生聞女子言。意大訝。舉首視。復急垂其目。蓋此時綠瑩之容色。使人見而心酸也。賈樂生曰。卿乃略不介意。耶。言已。始自省此言不宜出諸口。且其意初亦非欲作此問。綠瑩曰。我不意君乃突發此問。此事之觸吾心者。至痛。嗟夫。以我兩人之情。

一。旦。遽。遭。變。故。乃。可。云。不。介。意。耶。試。思。吾。二。人。雙。栖。幾。何。時。矣。儂。憶。之。自。我。二。人。初。次。邂。逅。至。今。蓋。已。二。載。矣。情。意。之。篤。有。何。物。足。以。方。之。語。止。賈。樂。生。頷。首。曰。誠。無。物。足。以。方。之。綠。瑩。曰。君。問。我。介。意。與。否。此。何。待。言。第。我。以。愛。君。故。君。卽。作。此。我。亦。無。慙。凡。事。足。以。致。君。於。康。樂。者。我。固。不。樂。從。君。當。知。我。此。意。區。區。之。誠。亦。惟。君。能。鑑。之。耳。言。次。流。波。一。盼。賈。樂。生。已。復。垂。之。賈。樂。生。引。身。起。倚。爐。簷。而。立。曰。吾。殊。不。知。此。嗟。夫。綠。瑩。我。固。知。汝。性。質。和。婉。男。子。得。膩。友。若。君。者。誠。天。下。至。幸。之。事。語。已。抱。綠。瑩。而。吻。之。綠。瑩。作。苦。笑。曰。君。且。坐。君。能。以。此。貴。女。之。名。見。告。否。或。須。待。之。異。日。此。貴。女。之。名。儂。或。已。知。其。爲。密。司。史。屈。蘭。乎。賈。樂。生。頷。首。曰。誠。然。卽。裁。判。官。史。屈。蘭。之。女。也。綠。瑩。無。語。靜。觀。爐。火。有。頃。若。忽。觸。一。念。垂。目。而。言。曰。第。昔。日。吾。聞。君。與。彼。女。相。見。數。四。後。儂。嘗。問。君。以。其。人。何。如。君。謂。不。甚。喜。之。今。何。忽。變。初。意。賈。樂。生。曰。當。日。吾。謂。不。喜。之。者。特。未。悉。其。人。耳。後。始。覺。其。非。其。父。又。語。我。若。我。果。欲。所。事。之。成。則。不。可。不。有。一。正。當。之。名。義。若。我。爲。彼。之。壻。則。名。義。定。而。所。事。成。我。年。已。三。十。七。雖。非。老。大。然。亦。不。可。無。一。正。當。之。妻。及。一。正。當。之。家。庭。……言。至。此。不。能。復。續。綠。瑩。作。低。柔。之。聲。曰。容。我。思。之。昔。日。……言。至。此。淚。珠。奪。眶。而。出。喉。間。有。物。如。梗。少。停。遏。之。復。曰。昔。日。我。兒。殤。時。君。似。無。愁。色。其。來。時。君。亦。似。無。樂。意。而。今。則。君。又。欲。得。兒。矣。賈。樂。生。曰。吾。欲。得。有。母。之。兒。有。正。當。之。父。母。……噫。請。毋。多。言。吾。不。能。更。語。矣。綠。瑩。曰。可。吾。等。可。止。於。此。我。初。非。多。言。好。問。者。實。出。於。不。可。自。已。耳。今。我。等。暫。忘。懷。此。種。種。者。容。我。爲。君。治。一。美。適。之。夜。餐。共。享。此。愉。樂。之。末。夕。言。次。一。躍。起。立。頃。者。愁。慘。悲。愴。之。容。盡。失。頰。微。赤。脣。若。染。朱。兩。眸。中。亦。有。樂。意。賈。樂。生。曰。謝。君。誠。欸。然。我。不。能。不。辜。負。此。盛。意。我。須。卽。去。不。能。餐。於。此。蓋。友。輩。今。夕。將。讌。我。是。爲。婚。前。最。後。之。餐。君。或。已。識。之。矣。綠。瑩。微。笑。



鞠躬其意若曰一任君旨可也賈樂生亟續曰我雖不饒於此第能容我啖山威區數片否吾殊欲之綠瑩曰可此乃我輩訣別之一紀念也遂出山威區餉之綠瑩治山威區時賈樂生向之注視不瞬殊弗能



解其意第覺喉中作痛綠瑩狀至可憐顧舉動乃甚敏活弗類有憂戚狀者笑語賈樂生君今後幸福無窮彼人當賢淑可愛堪為君偶彼當能柔婉事君事如君願當能為君造無量之福永弗激君之怒綜言之彼當為君意想中之第一人也賈樂生曰噫卿直為己身寫照耳綠瑩微笑不語賈樂生又曰吾此時宜去矣語時仰視爐簷上之小時鐘徐徐起立綠瑩亦起立默然不作一語但握兩手交十指於前直至指節皆現白色賈樂生則俯視其面二人相對有頃已而四手雙握但觀賈樂生之容態即可見此人弱於情而富於自利心者惟在綠瑩之目觀之則但見其英爽

俊秀之少年二人握手對立又久之四目相視似由目光中傳達言語賈樂生乃出兩臂力抱綠瑩貼己胸次已而綠瑩脫賈樂生之抱舉纖手捧賈之面吻以櫻唇又少須賈樂生復以臂環綠瑩之首狂親其面復曰我意今夜擬留宿於此綠瑩爲之加外衣於肩旋轉其體輕揮之入室門外闔室門自鑰眼中傳語曰願君勿復作此念但祝前途康強賈樂生趨趨門外思欵關求更納耶抑掉首逕行耶思有間舉手欲近門鈕忽又却搖首回身自思曰此亦奚用我已爲貴人之壻美人之夫矣綠瑩誠柔婉可人然琴賽如何耶二人實無上下之別遂牽領蔽面以避雨僱車而行在理賈樂生此時所念念者本宜在明晨之新人顧乃否纏綿其腦中而不能拔者乃舊歡綠瑩也自忖曰我雖棄彼彼實溫順可人固未嘗有逆人意事也二年前我之許彼者乃無一踐行而彼從未怨懟念至此又回思從前情景憶初識綠瑩時覺其雖嬌憨而懇摯顧羞怯避人覺其脈脈含情然在初識之六閱月中嚴厲自守初未嘗許賈樂生之一近芳澤賈樂生自計與綠瑩情好雖篤然此後不可復得一親近矣又轉念舊歡雖已矣而新人如玉未來之艷福正長亦差堪自慰思至此心微釋是夜讌時四座歡欣狀乃至樂頌賀之詞不絕於耳且艷稱新娘之明慧賢淑賈樂生亦自謂天下樂人我爲之冠矣有一友方作頌言祝賈縱聲笑答之笑忽止一事突觸於心頭蓋賈樂生與綠瑩訣別念彼此後之生活將誰依金錢問題賈樂生固未嘗提及也自忖曰可憐蟲乃絕不一語及來日事渠之爲人如是乃大可嘉渠一身無半根自私自利之骨雖然亦大可憐爾於時賓客笑聲復縱賈樂生之思想因以亂遂決意此時不復念彼且度今宵之樂境燈紅酒綠笑語喧呶賈樂生洵樂矣獨不知其所名爲可憐蟲之綠瑩自闔室門後忽張兩臂自抱其首暈仆地上乃



無一人見覺也。樂瑩昏迷不省於地上。不知歷若干時。香魂乃返。附玉軀坐地上。舒息良久。始克起立。展牋拈管。伏案上作書。筆鋒徐徐行。所經之處似一條悲苦路。書數停。自捩其手。默然不語。亦非啜泣。書已復書一封。面槭之。更挽雲髻披重衣。加冠取書而出。

婚禮成矣。婚禮之晨餐亦畢。席中惟家族及稔友數人。至此時均已告別。是晨之樂殊無極也。新娘已歸室。易旅行之裝。新郎則默坐以待車期之至。頗恨光駒之不速逝。且心中滋覺踟躕不安。蓋賈樂生之與琴賽結婚。初非鍾情於彼二人。亦絕無情愛之可言。在未結婚之先。二人未嘗私聚并肩作情話。而各表其愛慕之衷懷。亦未嘗一把握一接吻。一則以榮利所繫。一則從老父之命。遂遽爾成婚耳。即晨來行婚禮後。其妻乃爲賓衆所環聚。不得半刻暇。賈樂生自念吾與琴賽素未相聚。一傾情愫。而今乃遽成婚禮。詎非大辱事。方念至此。琴賽已蓮步款款自梯級。姍姍下。賈樂生突起趨前擁抱之。呼曰：琴賽。吾愛吾自凌晨至今。覲此機會者屢矣。言未已。欲以吻近其脣。琴賽決然力拒之。以雙手怒容相向。狀乃嚴厲如寒霜之不可犯。賈樂生愕然大詫。垂兩臂。眙視彼怒容如火之美人口。噤不能作一語。琴賽切齒力疾言曰：願君後此永勿作是態。我自識君之初。即已明告君以不願受人之溫存。吾果與人親吻者病矣。賈樂生吃吃曰：此此特吾等未成婚前之事矣。以賢美如卿者。即出嚴酷於此。之禁令亦非爲過。惟是此時吾等已成嘉禮。吾二人爲夫婦事勢亦大變。卿乃不諳吾等結婚之意乎。琴賽曰：我豈不諳者。君自不諳耳。實告君。吾至恨人之親吻。君宜早知此。毋觸吾忌。吾於結婚一事。最不謂然。人之視爲神聖者。我謂爲至可恨。至卑劣之事。信如君言。我二人已成夫婦。可互披誠款。我亦無妨直言相告。綜之。結婚一事。至忤吾

集 九 第

意。世。界。雖。有。至。良。之。男。子。我。亦。不。能。爲。之。育。兒。作。人。阿。母。我。今。語。君。以。吾。意。幸。勿。以。育。兒。治。家。及。情。愛。之。事。相。責。也。賈。樂。生。聞。是。語。時。乃。憶。其。冰。肌。玉。骨。如。花。如。雪。之。綠。瑩。方。其。雙。頰。微。絳。金。髮。蒙。茸。靜。坐。於。一。嬰。兒。搖。籃。之。側。曼。聲。微。歌。歌。聲。柔。婉。而。甜。蜜。沁。人。心。腑。歌。時。且。伸。其。玉。腕。輕。撼。搖。籃。此。情。此。景。髣。髴。猶。在。目。前。突。一。轉。念。此。時。新。人。當。我。前。胡。可。有。此。想。象。急。撇。之。懷。外。寂。然。久。之。自。定。其。神。始。言。曰。然。則。敢。問。卿。何。由。妻。我。我。固。知。我。之。爲。人。本。不。足。受。玉。人。青。眼。然。肯。惠。然。下。嬪。亦。未。始。無。由。殊。令。人。狐。疑。莫。解。也。琴。賽。曰。良。以。父。意。所。旨。且。君。亦。儀。容。偉。俊。體。復。強。健。我。於。未。許。君。前。亦。嘗。細。加。審。察。見。吾。親。摯。之。友。輒。見。君。而。意。動。因。知。君。丰。儀。端。好。亦。足。傲。人。我。自。問。固。弗。可。及。吾。嫁。君。之。故。卽。此。已。賈。樂。生。日。眇。唇。張。默。然。對。此。亭。亭。玉。立。之。麗。姝。雖。有。美。麗。當。前。而。魂。靈。似。中。利。刃。疾。痛。不。可。忍。又。竊。以。綠。瑩。與。琴。賽。相。形。花。顏。雖。無。可。判。別。而。情。性。之。不。同。有。如。霄。壤。雲。泥。也。綠。瑩。溫。存。和。婉。雖。落。落。端。重。實。柔。媚。可。愛。時。以。玉。腕。加。我。項。復。以。朱。唇。親。我。吻。其。旖。旎。溫。軟。令。人。思。之。神。往。新。人。何。如。也。一。種。冰。冷。之。面。及。銳。厲。之。言。外。他。無。有。也。綠。瑩。能。使。人。覺。舉。世。之。樂。咸。弗。及。其。樂。琴。賽。能。使。人。覺。舉。世。之。悲。咸。不。及。此。悲。有。此。結。果。徒。自。貽。戚。將。生。後。半。世。之。無。窮。不。快。可。憐。哉。綠。瑩。我。之。棄。爾。無。乃。太。不。公。也。乃。默。然。回。身。逕。出。琴。賽。聞。室。門。砰。然。闖。聲。則。聳。肩。冷。笑。賈。樂。生。行。經。自。劇。場。散。出。之。人。叢。中。邁。步。直。前。有。當。之。者。力。推。之。不。計。其。爲。誰。何。也。有。賣。報。童。子。數。人。方。自。報。館。中。領。取。日。報。高。呼。求。售。環。繞。賈。樂。生。前。唱。且。呼。中。有。一。童。呼。躍。且。甚。於。他。以。一。報。強。納。賈。手。中。賈。樂。生。大。怒。叱。曰。小。兒。速。去。賈。樂。生。雖。怒。詈。而。童。子。仍。奔。繞。其。側。如。故。且。高。舉。一。報。紙。至。賈。目。之。前。見。報。紙。之。封。面。有。特。書。一。行。賈。見。之。心。大。震。亟。攫。取。之。探。手。囊。中。指。觸。一。幣。卽。出。而。予。之。童。子。此。幣。之。爲。金。爲。銀。不。



自知也。童子得厚值大喜欣躍而去。賈樂生既得報紙，止立街中讀之。謂今晨於湖中撈得一絕色女子之尸。此尸之像卽印刷於報頁之中。蓋卽綠瑩也。賈樂生急召一車，囑以所往，并命加鞭疾馳。御者舉鞭一揚，車乃如飛而逝。不二十分時已抵城市。認尸塲守尸者審視此華服之少年，乃招之入。賈樂生見面如白石之尸，凝視木立，神魂俱往。守者撫其臂，始驚然覺死者果綠瑩也。疇昔之常含笑態而目光熠熠者，今已無有。惟寂然有莊厲色。賈樂生覩此喉間如梗，巨塊兩目爲淚所蒙。守者自言曰：此華服之少年，乃識此女子。此女子乃無一戚屬者也。少年當能爲之治喪事否？否？少年非其親族，但與之相識耳。守者知賈樂生悲愴極而迷惘無主，乃引之至門外。賈樂生縱步疾行，一若綠瑩仍挽其臂而與之同步。猶憶昔日綠瑩嫣然之笑態，瑩瑩之秋水而今則但餘慘白之容，半闔之目，塗朱之櫻唇亦盡失其色。至此又覺綠瑩之幽靈力挽其臂，仍以笑容相向。狀至嬌痴可愛，顧賈樂生乃懼極行益疾，思遠之賈樂生每當憂悲極時，恆疾步而行，未嘗乘車。自思行至於倦，則心中之不愉可釋，行雖力而綠瑩之幽靈終相隨不釋。大聲言曰：可憐哉！綠瑩乎！卿之和婉世無其倫，卿甘以卿之情愛盡以於予，一人不計其值亦不索償。但得此人之愛爾，已償所欲，可憐哉！綠瑩吾愛爾甚，吾愛爾入於肺腑。言至此忽有所悟，佇立靜思曰：嗟夫！綠瑩吾愛爾然已無及，蓋我此時已別婚他婦矣。言次俯仰狂笑，又曰：綠瑩乎！我與婚之婦人卽疇昔之夕，我舉以告爾者，卽我所欲以爲吾兒之母者。顧此婦人乃不欲有兒，且不願有我。嗟夫！綠瑩願卿少待挈我偕行也。言已嗚咽而泣，若受鞭之犬已而微覺疲罷，則舉手加於額，似欲拔去腦中之煩苦。爾時已行抵其昨日以前之家門，巢燕猶在門庭如故，而自賈樂生之眼光觀之，則一種冷寞蕭條之象，令

人見之不寒而慄。自言曰：我且入此靜坐，細思我能略清吾神志。言已拾級而登，厥狀大類重創之獸，覓一善地而安死。其中心思昏迷，無聞無見。司閹者迎之於廳前，曰：有函致先生，乃今晨來自郵局者。賈樂生聞聲舉目，取閱者手中之函，作大聲狂笑如炸彈之爆發。司閹者大愕却退。賈樂生力握其函，疾步趨歸已室。函乃來自綠瑩者，綠瑩非已死乎？已死之人尙能作書寓人，詎非天下間至可異之事？若以此告之司閹者，其駭詫將不知伊於何極。以死女而能寓人以書，夫人而知其爲悖妄無稽之事也。賈樂生卸其衣冠及手覆捲之成團，擲置桌上，坐一絕巨之椅中，以鉛筆裂械口出械中書讀之。書中無稱謂，無時日無地名，無寒溫問安語。一若此作書之人急於所欲言，弗暇爲此種種者。其詞曰：我摯愛之人，其垂聽諸我，雅不願傷君之心，亦弗願作一語以亂君意。第弗能弗作是函，以與君話別，并以自陳儂所爲者之故也。今宵方寸中之感覺，必非君所能悉，亦不欲君之悉之，而增感慨。良以我之賤姿弱質，得與君雙栖者，可二年舊夢回溫，殊多意味。今宵訣別，其可以不一言乎？雖然，妾非欲瑣瑣曉曉上瀆君之清聽。願妾筆隨心運，誠無可以自已也。妾所念念勿能忘者，乃君遇我之第一次。嗚呼！賈樂生尙憶君第一次與妾情話，向妾傾其誠款之時，妾手顫而心躍，妾思之復思之，再三自省，初殊弗欲以非禮而作私奔之舉。繼乃情不自已，毅然允君所求，嗟夫！愛情之神，其力之偉，殆非人意所可及也。妾當閨處時，覺天地昏憫，萬物沉黑，自逢君後，乃若一線光明豁然開朗。人生之樂境，自斯闢矣。賈樂生乎？妾自允郎請後，絕未一返心省察，亦未嘗自悔所爲之孟浪。即今日思之，亦無纖微怨悔。妾苟有一千靈魂，一千肉體，君欲得之，妾將立畀郎乎？郎乎？妾固無慙也。先哲之言曰：『罪之代價爲死』。然妾初未嘗知美滿之愛情，乃亦爲



罪過且弗知輕以愛情全界諸所愛之人者亦爲罪過妾今知罪矣既犯罪宜受譴凡人苟有所負欠至  
 時必償妾雖不悔輕擲吾神聖之愛情顧此時索償者已急如星火前日之溫馨美滿愛情其結實直如  
 灰之在口妾當面裁判之司償其所負受上天之譴罰耳今夕索逋者已來妾雖避之而不可償此責之  
 法有二端一則忍死偷生飽享後半生之冷寂悲苦如中枯之巨木雖蠹然於人世其實生息全無根敗  
 而枝脆葉凋焦而捲而脫矣一則如滅尙燃之燭入彼沉黑不可見不可知之鬼域而償所欠妾以此二  
 途往復胸中權其輕重若苟生人世則後此生涯不堪枯寂希望都絕前車如塵徒增苦痛其難堪必有  
 百倍於死者故寧以吹燭滅光之一策爲較勝也人恒謂債臺雖聳逋逃不愁無地又謂自殺爲下愚嗚  
 呼以妾之悲足以振妾自戕之念而有餘人孰不樂生而惡死妾固愛重生命與愛情等且視死爲畏途  
 懦弱無勇良不能自諱我之溫熱軀體乃爲流水所覆湮詎非絕可怖人之事第以此小故而却退不前  
 則微特怯弱可恥將奈逋負者何也妾於是勿得勿行矣或所負既償可抵安樂之土今夕妾覺凡百事  
 物咸呼君之名而稱君之事跡嗚呼賈郎颼颼大風中似有君之警欬笑語衣所御之衣亦大呼君名蓋  
 此衣君嘗手親之而歎其美者也妾又覺君手之撫妾髮見君坐相思如意式之椅中嗟夫賈郎後此果  
 夕夕如是妾其能堪乎雖苟生實如一日一生一死孽冤苦痛亦多積一層嗟夫妾不能堪此也嗚呼我  
 摯愛之人乎上天其麻君異日君見妾之幽靈纏綿於君之左右者幸毋加以恨毒即其生前之罪乞宥  
 之此不幸之女兒仍爲君之所有妾雖死仍爲君之所歡也別矣賈郎前途珍重一賈樂生讀已函墜於  
 地以兩手自覆其面大呼曰天乎乃無一言怨懟我耶可死者我非卿也嗚呼此美滿愛情之結實乃如

## 落花流水

灰。之。在。口。信。哉。綠。瑩。綠。瑩。我。何。以。報。卿。後。此。六。小。時。天。色。入。夜。矣。買。樂。生。猶。兀。坐。是。室。之。椅。中。屋。外。朔。風。  
 怒。號。雪。花。紛。飛。其。聲。似。毒。罈。買。樂。生。之。無。良。腦。中。乃。幻。象。百。出。忽。有。銳。聲。破。空。而。發。青。煙。數。縷。繚。繞。室。內。  
 雜。以。硝。磺。之。味。買。樂。生。乃。偕。綠。瑩。作。同。命。鴛。鴦。矣。明。晨。有。人。以。此。消。息。告。之。琴。賽。琴。賽。蹙。眉。喃。喃。曰。我。但。  
 不。與。彼。親。吻。耳。孰。料。彼。乃。羞。憤。至。於。此。我。詎。善。作。狐。媚。態。向。男。子。者。耶。





偵探小說

秘密記錄

上海文藝復興書局



全書八冊  
每冊二角

中華書局發行



清

史

紀

事

本

末

全書八册  
價洋二元

有清一代文治武功內政外交創多於因開前古未有之局茲就  
宋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例自滿洲初起至宣統讓位共成四十萬  
言都為八十卷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編各編年月自為首  
尾二百七十餘年之記載可以一覽了然研究史事者不可不手  
此編

太

平

天

國

軼

聞

全書四册  
價洋一元

洪楊發難粵西延及大江南北幾有疆宇之大半為有清歷史上  
之一大事實太平諸王之梟雄中興諸臣之功績兩方戰爭之烈  
各地蹂躪之慘財物之劫攘士女之污辱遺聞軼事皆父老所流  
傳私家所記述本編搜羅詳盡分類編纂輯成巨著誠一大好完  
全之野史也



(第一)

大偵探茄奈培爾剛新娶了他的意中人南太麗格蘭心中好不得意這時他貝克街中的寓所也煥然一新了往時屋子裏總暗澹雜亂不像個樣兒此刻却圍着好花簇着明錦又收拾得齊齊整整連那寫字檯上青山亂疊似的書兒信兒也驀地場成了一片平地以前四堵烏油油的牆壁早聖做了粉霞之色上邊又挂了許多花花綠綠的畫架裏頭有的張着紅顏翠鬢的美人有的張着青山綠水的風景就那一切傢具也位置得非常適宜至於旁的裝飾更是盡善盡美培爾瞧了往往點頭微笑說這簡直是一角天堂給他意中人織織玉手造成的呢這天早上他蹺到書房裏頭一眼望見他寫字檯上一個長頸胆瓶中早又插滿了許多鮮花嫣紅姹紫一朵朵嬌娜欲笑想這可不是那可意人兒惜花起早凌晨到園子裏去採來貢獻於我的麼想着覺得那一陣陣的花香送進鼻子彷彿是從他夫人芳心深處發出來的呢於是他又對着那花兒不住的點頭微笑正在這當兒猛見他下人彼得斯悄悄地蹺將進來托着個銀盤子直到他跟前他便從那盤子裏拈起一張名片來放聲讀道「却爾司福克斯桂那培寓璠山咨地方白拉姆頓院慈善俱樂部部員」培爾讀罷自語道咦桂那培他是個大富豪又是個大慈善家仗着手頭有錢目下很熱心接濟政府并且有許多學位都是那幾個著名的大學堂裏送給他的像他那麼一個人實是社會上的頭兒腦兒誰也不稱贊他佩服他來但他今天好端端趕來瞧我不知

微塵

道爲了甚麼事。彼得斯你快去請密司脫桂那培進來。那下人答應着去了。培爾便取了把椅兒放在那瞳瞳日影之中。想等那客人來時。瞧他一個分明。一會那客人早趕了進來。培爾忙道：你老可就是密司



了這種情景。便能知道他心中一定刺促不寧呢。培爾很莊重的放聲說道：密司脫桂那培你定有甚麼煩惱的事。請直截截向我說來。那客人很着驚似的向四下裏望了一望。倒像那畫架壁衣都有耳朵。

脫桂那培願你早安。在下便是茄奈培爾。甚麼事都能聽你的吩咐。請坐了好說話。那人點着頭。便向日影中那把椅兒上坐了下來。培爾向他瞧時。見是一個英偉挺拔的丈夫。料他平日定然是很有決斷的。但是如今却像精神上肉體上都受了甚麼痛苦。一個華好明煥的臉兒。上滿現着一派失望之色。兩個尖銳的眸子。四邊圍着黑影。兩面的口角也不時牽動着。瞧



偷聽的一般培爾便又說道你儘放心這裏的牆壁裏頭都襯着鋼的這裏的玻璃都比尋常的厚上三倍這裏的下人都是我的心腹一些兒沒有可疑的那密司脫桂那培把頭兒垂到了胸脯悄然說道密司脫培爾我既來求你相助一切事兒自也不用隱瞞你了培爾微笑道這個須隨你老的意思在下生平從不強人信任呢密司脫桂那培道這一件事實是很細膩的所以定須足下相助至於酬報一層金錢多少不吝儘由足下吩咐只我此刻不得不先把我的祕密奉告一二密司脫培爾你多分早已知道我便是太子門和白拉姆頓院的却爾司福克斯桂那培是個人人知道人人傳說的大富豪……培爾把他那隻纖削的手兒拍了拍寫字檯上一本紅面的簿兒截住他道你老人家的大事業在下已在這縉紳錄上拜讀過咧桂那培道密司脫培爾這不過是明顯的方面大家自然知道還有那黑暗的方面怕你和旁的人都沒一個知道除非等我和我有關係的人一起長眠地下骨化爲塵之後纔有發露的日子密司脫培爾請你仔細聽着我的話兒句句都很着重呢培爾道你老可是沒有子女麼因爲我並沒聽得你道起過桂那培道正是我並沒甚麼子女這一輩子怕也沒有弄璋弄瓦的分兒咧況且我結婚也遲並不是少年時代結婚的這且按下停會兒再說說到這裏抹着額上的汗珠一會又道諒你平時總也聽得我是個心高氣傲的人物就是我的名字不久也能在那本簿兒裏佔個位置說時向着桌上的一本裝釘精美的爵士題名錄指了一指培爾道你老可要得一個爵位麼桂那培道不久就能到手大概下一回的榮譽表中定能發表我的名兒然而我前途如何都須仗你的大力培爾詫異道仗我麼桂那培道正是全仗你的才力把我過去的事兒密密掩蓋起來要知我一生的歷史中委實有那很可

怕的一頁我偷生着總須盡力藏過一朝死了自也顧不得許多只能把我却爾司福克斯桂那培的祕密全個兒暴露出來當了懺悔培爾問道怎樣暴露桂那培道就把我的記錄宣佈世界要知我這記錄實是最可驚最可駭的文章世界上的人萬萬不能下筆的培爾道請你先把來意見告桂那培淨了嚟子便道三年以前我娶了個美麗絕世的婦人要算是我一輩子最得意的事那時我已五十七歲他只四十有一這便是他的玉照說時掏出一張照片來授給培爾培爾瞧時見是一個窈窕綽約的美人兒一張鵝蛋臉兒十分明艷螭首上邊滿堆着那黃澄澄的金絲髮兩道眼波也含着千種嫵媚不過嫵媚中間似乎帶着一絲憂色就那半開半掩的櫻桃口邊也自流露出一種楚楚可憐的樣兒培爾瞧了一會啓口問道尊夫人多分也是我們英國人麼桂那培道正是密司脫培爾他生長在塞福爾克的我和他結婚以前正寡居着成婚後我們兩口兒都很快樂我們的家庭直好似一個理想中的天堂呢培爾道但他可知道你過去的祕密麼桂那培道呀我的上帝他那裏知道知道了怕免不得要一死咧培爾道且慢如今我要知道你老此來到底爲了怎麼一回事還請你提前說來桂那培弄着他的手套放低了聲音答道爲了這麼一回事我在倫敦各處原有許多商店諒你總也知道的平時我不大去除非有甚麼重要的事兒纔去走遭只回家時往往晏了上禮拜二晚上我又爲了一件要事出去回來也晏了一些培爾道這上禮拜二可就是十一號那天麼桂那培道一些兒也不錯那天我勾當了事兒趕回家去不覺已過夜半平日間我原有一個老例每天晚上總到我老婆房中去瞧他一瞧誰知這夜一瞧却大大的喫了一驚原來房中空着床上也整整的並沒睡過把個房間找遍了也那裏見我老婆的影



兒培爾一塵不驚的問道。每天晚上尊夫人可是慣常比你先睡的麼？桂那培道：「每回我到鎮中去時，他總先睡。從不等我回來的。」培爾道：「你倘須回來，晏時便差人回來，知照他。」麼？桂那培道：「我打電報回來，培爾道：「如此那夜的電報，他可收到沒有？」桂那培道：「收到的。」因為後來我在餐室裏頭發見這個電報。培爾道：「他每回收到了這電報，就不等你回來，自己先睡。」麼？桂那培道：「正是我們原說定了的。」培爾道：「以後怎樣？桂那培道：「以後的幾點鐘中，直是我一輩最難消受的光陰。可是驀地裏受了這麼一個大打擊，直好像發瘋。咧！心想我們一向很相親相愛的，誰也知道他如今一聲兒也不響，竟自拋我而去。這一個婦人，又是我一輩子志心崇拜的安琪兒。那三年中的光陰，委實溫馨甜蜜。我倘沒了他，如何度日？然而他却不管，竟像影兒般一瞥而去。咧！密司脫培爾，我可不要發瘋麼？培爾道：「我自理會得。那密司脫桂那培，便又倚身向前，很懇切的說道：「以後的事，請你仔細聽着。當下我不見了老婆，急得甚麼似的，連忙喚醒了下人們，往四下裏找去。我一面查看他的衣服，動都不動，就那皮袋行囊也沒一個遺失。他出去時，人家也並不瞧見。」培爾道：「最後瞧見他的，是誰？」桂那培道：「最後瞧見他的，是廚司乾姆司。那時約摸在十點三刻鐘光景。我老婆和他說我回來一定很晏的，不必等我說着。從廳事中取了個銀燈台，自往臥房中睡去了。我回來後，手忙腳亂的找了好久，那裏找得到，直使我蒙在五里霧裏，猜不透他的意思。來直到三點鐘後，纔在地下，的鋼窖裏頭發見我老婆的身體。那窖門鎖得緊緊的，撲開了，纔能下去呢。」培爾禁不住抽了口氣，兒很詫異似的說道：「我想他自己可不能鎖在那地窖中呢？」桂那培道：「怎麼不是？除非瘋子纔趕到下邊去。要是再過一點鐘時，他可要氣塞而死咧。」培爾道：「尊夫人醒回來後，可和你說明那時？」

怎麼進這地窖的。桂那培道：他並沒和我說明，因為他自己也不大明白。密司脫培爾：我一向信他的誠實，信他的愛情，敢說他並不哄我。一定是實在的話。據他說和乾姆司分手後，過了幾分鐘，猛然間記起有一件東西忘在樓下，因此上又下樓來取，但記得走到廳事裏頭以後，却一些兒不記得了。培爾道：那地窖中平時可藏着甚麼東西？桂那培道：藏着許多金錢和銀票，就我以前所說的那篇記錄也藏在裏頭。金錢倒不必說，他但這記錄却非常重要的。要是一朝宣佈出去，我的錦繡前途不免要受一個極大的打擊。我這高尚純潔白璧無瑕的名譽也須一落千丈。咧培爾道：如此說來，你這非常重要的記錄，可是已給人家盜了去麼？桂那培道：正是培爾道除了這記錄外，還失去甚麼旁的東西？沒有錢兒可有損失麼？桂那培道：所有的現錢全個兒盜去了。那許多銀票却原封不動。一些兒沒有損失。培爾道：這可奇了。桂那培道：正是我也正摸不着頭腦呢。培爾道：只知尊夫人可知道那地窖中有這麼一種記錄麼？桂那培道：他並不知道。培爾道：如今被人家盜去了，他也依舊不知道麼？桂那培道：幸而他沒有知道。我萬急中纔能略略寬慰密司脫培爾，你須得知道我的心兒。我日日夜夜所害怕的就怕喪失我老婆的愛情。喪失我高貴的名譽。臨了兒更把我老婆的名譽也捺在泥淖裏頭，永遠蒙着恥辱。這事兒無論如何但求你瞧上帝分上助我一臂，總須奪回那記錄來，免得被小人利用了。我的祕密做那種無法無天的事。培爾道：密司脫桂那培，你可是料到那小人盜了這記錄去，一定有兩個法兒對付你，倘不宣佈你的祕密，便向你勒索多金麼？桂那培道：我正是這麼想。不論他用甚麼法兒總替我造一個活地獄，使我以後做不得人。密司脫培爾：你瞧我老婆分上也該盡力助我。纔是培爾一壁聽着一壁便想起他的愛妻。



南太麗來暗想我們做丈夫的總望他老婆的愛情好似太平洋的水兒和阿爾伯山的石兒永遠沒有乾沒有爛的日子這老頭兒兀是怕着失掉老婆的愛情自是常情呢想着不知不覺向那桂那培憔悴可憐的臉兒瞧了一眼接着說道很好很好停會兒我到白拉姆頓院來查看就是

(第二)

培爾出門時南太麗恰不在家裏回來時却見桌兒上留着個字條道「吾擬作鄉間之遊爾爲吾趣治行篋篋中畧携衣服足敷一二來復之用者亭午時乞至尤斯登車站吾輩當附午車行餘匆匆不白茄奈」午時火車將開培爾在車站上躡着一會兒見他老婆携着個行篋急匆匆的趕來培爾即忙上去和他親了個吻很親熱的瞧着他那個玫瑰花似的臉兒柔聲說道我已在車頭的第一間中定了座位我很望你別把這一回的旅行當做職業上的旅行呢他老婆笑道照你意中可是當做第二回的蜜月旅行麼我親愛的茄奈你未免太不知足咧如今快和我說我們此去到底爲了甚麼事培爾莊容說道爲了人家愛情上的事我只爲想起了我們兩口兒情深如海所以不得不行咧說着就把那桂那培的事約略述了一遍南太麗聽了桃花臉上竟也現出一絲憐憫之色婉婉的說道可憐的密司脫桂那培我很替他擔憂呢據你說來那記錄偷奪不回來時他老人家便須喪失他夫人的愛情麼培爾道正是如此我瞧他老人家怪可憐的他以前雖曾犯了甚麼過失如今懊悔了究竟是個知過必改的君子以前的過失儘能一筆勾消況且幾年來暗中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也着實難爲他咧眼前的事我們總須替他盡力奪回那記錄來可是他最怕祕密暴露之後失掉他老婆可貴的愛情呢南太麗道只你可是

覺得這一件。事。中。密。昔。司。桂。那。培。並。沒。甚。麼。嫌。疑。麼。培。爾。道。此。刻。那。裏。能。夠。說。定。吾。瞧。前。途。或。者。還。有。甚。麼。危。險。的。事。也。未。可。知。南。太。麗。道。茄。奈。今。天。你。喚。我。同。去。可。有。甚。麼。事。兒。要。我。担。任。培。爾。道。要。你。替。我。留。心。着。那。密。昔。司。桂。那。培。凡。是。關。於。他。的。事。你。都。須。盡。力。探。聽。探。聽。他。的。生。活。狀。況。探。聽。他。的。習。慣。探。聽。他。的。嗜。好。總。之。無。論。大。小。百。事。你。一。概。探。聽。着。好。了。我。們。到。了。那。邊。你。就。借。那。村。中。的。小。屋。暫。住。每。天。早。上。常。到。禮。拜。堂。去。走。走。偷。能。和。密。昔。司。桂。那。培。的。侍。婢。認。識。那。是。再。好。沒。有。的。事。從。這。侍。婢。口。中。就。能。探。聽。旁。的。瑣。事。問。他。主。婦。平。日。買。東。西。在。那。裏。買。的。平。日。做。衣。服。又。在。那。家。做。的。平。日。做。事。可。有。甚。麼。弱。點。說。到。這。裏。瞧。了。他。老。婆。一。眼。斗。的。笑。將。起。來。接。着。忙。道。我。愛。別。生。氣。你。們。婦。人。家。可。不。是。總。有。一。二。弱。點。麼。過。了。一。禮。拜。我。們。便。須。把。這。一。禮。拜。中。探。得。的。事。彼。此。比。較。瞧。我。們。兩。誰。探。得。多。誰。探。得。少。南。太。麗。道。如。此。很。好。茄。奈。只。你。住。在。那。裏。培。爾。道。我。便。住。在。桂。那。培。府。中。做。他。的。上。客。要。是。我。的。事。兒。失。敗。了。就。立。刻。給。你。知。道。但。我。自。信。有。些。兒。經。驗。萬。不。至。此。呢。我。愛。你。一。切。舉。動。可。要。留。意。一。些。這。事。兒。似。乎。也。不。是。尋。常。的。小。案。我。們。總。須。謹。慎。着。力。的。做。去。纔。是。一。路。上。他。們。夫。婦。倆。有。一。搭。沒。一。搭。的。說。着。也。不。必。細。表。且。說。培。爾。到。了。桂。那。培。家。中。時。見。那。密。昔。司。桂。那。培。果。然。是。個。綽。有。風。韻。的。美。人。雖。然。徐。娘。半。老。却。還。掩。不。了。妙。齡。時。的。嬌。好。平。日。問。不。但。是。桂。那。培。崇。拜。他。也。很。愛。桂。那。培。培。爾。和。他。說。了。一。會。對。於。那。夜。的。事。却。依。舊。沒。有。頭。緒。末。後。密。昔。司。桂。那。培。又。放。着。那。種。嬌。脆。的。聲。音。說。道。密。昔。司。脫。培。爾。這。其。間。的。事。你。都。已。知。道。了。旁。的。枝。節。我。也。莫。名。其。妙。我。但。記。得。走。過。廳。事。時。瞧。見。廳。中。一。架。鐘。上。恰。是。十。點。五。十。七。分。以。後。的。事。再。也。記。不。起。來。當。時。怎。麼。進。地。窖。後。來。怎。麼。出。地。窖。我。委。實。一。些。兒。不。知。道。直。到。第。二。天。早。上。三。點。



鐘時方纔回復知覺便一眼瞧見却爾司和我的侍婢都低着頭兒向我呆望着密昔司桂那培說時培爾兀是眼睜睜的瞧着他覺得他的玉容和那照片上一絲無二不過口角邊那種憂鬱之色却益發明顯了些一會培爾便啓口說道密昔司桂那培這事兒煞是奇怪不知道你平時可有那種離魂病魔或在夜中睡着忽地不知不覺的起來走到那地窖裏去把自己鎖在裏頭密昔司桂那培聽了這話頓時緋紅了臉一壁說道我怕未必有這種事罷培爾道或者有這種事也難說的然而子細想來又很不像可是那銀箱裏頭還失竊三百金鎊呢密昔司桂那培慢吞吞地說道正是呢這一着就不可解咧培爾半晌不語只在手冊上忙着記錄密昔司桂那培忽又說道這個好不奇怪失了三百金鎊算不得個大數目却爾司爲甚麼這樣鄭重其事培爾忙道密昔司桂那培不是這般說你瞧這地窖裏頭還藏着好幾千鎊的銀票和商業上重要的文件原不止這失竊的三百鎊呢況且這所在又是很祕密的造得也很堅固任是甚麼神通廣大的滑賊可也不能進去盜竊開那鎖兒須得知道了幾個一定的字兒即使有了鑰匙也是枉然這幾個字惟有夫人密司脫桂那培和他的祕書知道除了你們三個誰也知道來如今密司脫桂那培却見這麼一個祕密所在驀地鬧出這種事來自然要着慌咧可是目前損失雖小也該嚴行根究免得將來更要受甚麼大損失呢密昔司桂那培微微帶着厭倦的樣子懶洋洋的說道你說得很是我望你成功至於我所知道的事都已奉告請你見恕則個說完把纖手按着額姍姍的走將出去培爾提着兩個銳眼兀是瞧着他的倩影直到不見了纔把眼光收將回來一壁咕噥着道奇怪奇怪倘給桂那培見了這情景便怎麼說一會便出去找桂那培只見他正在彈子房中打着彈子頑呢

第 九 集

桂那培一見了培爾就立刻把那竿兒插在架中開口問道培爾怎麼樣你已見過了內人沒有培爾答道密司脫桂那培已見過咧桂那培道諒你聽了他的話總能滿意他所知道的記得的都已和我說過的了培爾道正是但我聽了尊夫人的話依舊沒有甚麼頭緒桂那培道密司脫培爾那些下人們怎麼樣你也盤問過了麼培爾道我已子細盤問過他們對於那夜的事似乎並沒一絲嫌疑桂那培道我聽了你這話心中很歡喜因為他們原是我平時信任的舊人呢培爾道現在且把旁的問題一概擱起我要知道那鎖上的字兒桂那培道這字兒惟有我們夫婦兩口子和密司脫璠頓知道培爾忙道我還沒有見過這位密司脫璠頓咧桂那培道他此刻正不在這裏爲了商務上的事在外邊勾當今天早上曾收到他的一封信兒說今天就須回來我對於他倒也並沒一些兒疑心培爾道他和你老人家一塊兒辦事可已長久了麼桂那培道五年咧培爾道他是個老人或是少年桂那培道比較上是個少年今年約模二十八歲培爾道已娶了妻沒有桂那培道已經訂婚還沒有娶培爾道你可認識他的未婚妻麼桂那培道不但認識還很相熟因為我和他有些兒親戚的關係培爾道平日間你取甚麼態度對待密司脫璠頓桂那培道我一方面爲他未婚妻是我的親戚一方面又爲他辦事十分出力因此土直把他當做自己兄弟一般不論甚麼事我都信託他培爾道且慢你老人家可能許我問他的俸給麼桂那培道這又何妨他每年俸給六百鎊培爾道少年人得此總算不薄桂那培道正是然而他辦事的才幹也很值此數呢培爾道他一向從沒和你說起過經濟困難的話兒麼桂那培道從沒說起過我也知道他萬萬沒有這種事的去年他曾取了我的同意投了二千鎊的資本買進一宗貨物上月中他又取了我



的同意賣將出去臨了兒結算所得的錢竟比那資本多了三倍咧培爾點着頭又在他手冊上記了。去接着點上了一枝雪茄一面吸一面在那裏想甚麼心事似的一會便又說道如今我要去瞧那地窖。咧密司脫桂那培我還須問你那記錄失竊的事和那記錄中的話兒尊夫人當真不知道麼桂那培道。多謝上帝他當真不知道你要瞧那地窖就同我一塊兒瞧去罷當下兩人就一同到那廳事裏頭每天。晚上這廳中的天花板上總點滿着許多燈兒桂那培一路走到那通往餐室的門前住了腳說道這所。在便是那夜內人失去知覺的所在他走到了這裏就甚麼都不覺得了據我揣測起來他一定走過了。這餐室進了藏書室然後從那邊石階上下去入到地窖裏頭說着就把那門兒開了一路過去培爾跟。在後邊兀把兩眼骨碌碌的向四下裏溜着一會開口說道密司脫桂那培近來你可又修飾過屋子麼。桂那培道正是這是我年年的老例每逢春天總得把這屋子修飾一下子壁上粉聖髒了刷一層新的。其餘門窗天花板也修理一遍上些兒油漆可是屋中時常煥然一新住着纔覺舒服呢密司脫培爾這。裏便是通往地窖的門咧這門兒一向鎖着難得開他的就那鑰匙也藏在一個祕密的所在除了我們。夫婦和法蘭克璠頓沒一個人知道培爾一聲兒不響掏出一個挺大的顯微鏡來彎下腰去把那地毯。和門兒都察看了一會一壁問道從那一天出了事以後可是沒有人來過麼桂那培道我從地窖中找。到了內人就這這一部分的門兒一起鎖了起來培爾道這樣很好說時瞧那地窖的門兒只見那門。上塗着碧綠的油漆四邊還加着金邊顏色鮮明十分動眼桂那培指着門兒說道你瞧這種門兒豈是。尋常賊人所能開動的咧密司脫培爾你眼睜睜的望着可發見甚麼可疑之處麼培爾瞧着那門只不。

理會又把那顯微鏡放將上去。照了幾下。末後纔道：「沒有甚麼發見。總之賊人進去了。銀箱開了。你老婆關在地窖中了。人不知鬼不覺。并且連一個指印兒都沒有說。完把那顯微鏡納在袋裏。向桂那培瞧了。一眼。又道：「密司脫桂那培用甚麼字開這鎖兒。桂那培道：「叫做『不可挽救的困難』。培爾道：「這兩個字。很長。字母也難拼。要是不學無術的人。休想懂得。即便知道了。怕也不能得手。說時把那鎖上的字模。逐一轉動着。等到兩字拼成時。鎖兒便開了。接着用足了力。推開了那挺大的鋼門。同着桂那培一塊兒走到那地窖裏。頭一面問道：「密司脫桂那培。你那可貴的記錄。以前可藏在甚麼所在。桂那培答道：「就藏在右邊那隻黑漆箱中。培爾便又掏出個懷中電燈來。照着過去。把那箱兒內外都瞧了一會。說道：「那賊倒是個聰明人。做這種偷偷摸摸的勾當。竟能不留一些兒手印。怕一千人中也找不到。這麼一兩個呢。說到這裏。忽又站將起來。把四壁和屋頂擊着聽他的聲響。只也像地板一個樣兒。甚是結實。當下又把那一雙銳眼向四下裏瞧。猛然間却見一個壁角裏有一件東西。忙過去拾起來。瞧時見是一塊齷齪的破布。便悄悄地塞在那半臂的袋中。笑着說道：「多謝你。我們不必再留在這惡濁的空氣中了。那天尊夫人能穀保全他的性命。安然而出。已算得萬幸。咧桂那培咆哮道：「毒計毒計。他還用毒藥相助。咧將來我偷拿到了這萬惡的賊子。便教他瞧我的手段。培爾微笑道：「一朝拿到了他。自然由你發付。桂那培忙道：「自己想想。可能拿到他麼。培爾答道：「我自信定能得手。密司脫桂那培但須時日罷。咧倫再留心一些。不怕那賊子逃上天去。桂那培道：「如此說來。你已得了這案中的線索。麼。培爾道：「我已發見了好幾件東西。都能算得是案中的線索。但你此刻不必問我。我喜歡一個人悄悄的。研究呢。當下他們兩人出了地窖。回



到餐室裏頭培爾兩眼仍不住向四面溜着也不知道他在那裏瞧些甚麼一會兒忽地走到了一個碟架前邊把那橡木的門兒開了向裏頭望了一下接着說道今天我偷回來得晏時你們不必等着我用晚膳只把廳門的鑰匙交給我回來時我自能到臥房裏去密司脫桂那培還有一件事明天早上我要見你的祕書說完取了帽兒穿上了一件外衣就三腳兩步的出去了

(第二)

那大塔街通往聖滕斯丹山的轉角上有一輛又長又低馬力很強的汽車停在那邊石下邊茄奈培爾當着車上的轉輪坐着似乎在那裏等甚麼人的一般停了會兒他的心腹下人彼得斯忽地衝破了這倫敦街道中一天夜霧匆匆而來直到車中向培爾說道主人今夜密司脫桂那培正在辦公處忙着直到了過了十一點鐘方始坐着車兒回去那辦公處的管門人和一個打掃的都親見他去的培爾便開了車兒飛也似的向西趕去一壁開口說道照這樣瞧來桂那培本身似乎沒有甚麼嫌疑我們儘能把他放在一邊只消注意他夫人和法蘭克璠頓好了要是他們倆身上也尋不到甚麼疑團如此我們須走旁的路兒咧彼得斯你可覺得乏力麼彼得斯答道主人我並不覺得乏力培爾道如此很好我原要你夜中守望着或者要守望幾夜也難說呢彼得斯道小可理會得培爾道你別如此高興這可不是有趣的事然而大白天我能儘你睡覺不用守望彼得斯道主人可要我守望甚麼培爾答道我要你守望那白拉姆頓院別給甚麼人偷的溜將進去至於內部分的事自有我一個人主持如今且和我說到白拉姆頓院去走那一條路最是便捷彼得斯道便捷的路兒多咧走亨屯也好走滑脫福也好走蕪南也好

走勃拉奈爾也好。培爾點着頭，把車兒轉入哀奇惠街，一路上閉着口兒，並不說話。直到末後，纔開口說道：彼得斯這是一件奇案。這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奇案。我瞧那密昔司桂那培容，華絕代，似乎不是個做奸犯的婦人，揣測他的心兒，也很不惡。我更料那祕書也不像是個惡人。可是他年少多才，前途又很有希望，決不肯做了惡事，自蹈法網。然而除了他們，又是誰來？我該怎樣衝破了疑陣？向那正路上着手探去？彼得斯唯唯諾諾的答應着。一壁代他主人把輪給他休息一會，車兒趕了一程。培爾便道：彼得斯到白林來時就停了車，給我下來，你只一個人趕往却爾司王客寓，把車兒停在那邊，接着便沿着大路走去。到那兩扇大石門的所，在一路進了馬車道，約模趕到一半兒，光景就轉向左邊，悄悄地在伏在那裏守望。那屋子等我來瞧你時，你纔能去休息。總之這幾天中，我要日夜的留心着，不使外邊的人和桂那培夫婦祕密通信。車兒到了白林來，培爾便下車自去。這天晚上，他忙到了十二點鐘，還沒有安睡。一個人在臥房裏，頭取了個酒精燈，和幾個玻璃管出來，把那地窖中找到的那塊破布子細察驗。自語道：這個足見那賊子究竟疎忽，怎麼忘了這布兒落在我手中。一壁說着，一壁用了化學上的方法，細細的分析。然而忙了好久，却分析不出甚麼來。於是嚶笑着說道：這一條鏈兒上，我已得了個環子。咧這布兒既不是塞住密昔司桂那培嘴兒用的，也並不是上了甚麼麻醉藥，用來迷倒他的。當下很滿意似的，思索了半晌，就收拾好了東西，上床睡了。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光景，培爾已在那外邊園子裏散步，一行吸那新鮮的空氣，一行瞧那美麗的風景。踱到西柵門那邊，就遇了彼得斯。只爲一夜沒睡，臉兒上微微帶些倦容。培爾用着那種簡潔的口吻問道：可瞧見甚麼沒有？彼得斯答道：不見甚麼。培爾道：很好，你去。



睡一會罷說着。又一路踱去。不多一會。聽得那鐘塔上的鐘兒。鏗鏘打了九下。却一眼瞧見一個眉清目秀的少年。走進園來。培爾一見。就自語道。這一定是祕書。咧說着。即忙迎將上去。和顏悅色的說道。密司脫璠頓。早安。法蘭克璠頓。驀地裏見這生人。和他請早。安心中。雖覺得突兀。只也不動聲色。很沈著的說道。願你早安。今天天氣很好呢。培爾道。這麼樣的。天氣明媚極了。密司脫璠頓。你可能賜我半分鐘的光陰。容我說句話。麼璠頓。掏出個時計來。瞧了一瞧。立時答道。對不起。怕來不及。咧你不見……培爾忙道。今天不到十點鐘。密司脫桂那培。決沒甚麼事。煩勞你。因爲在下已得了他老人家的特許。和你閑談。此刻却要求你見許。咧璠頓道。密司脫桂那培。既能許我。遲到我那有不快意的。但是先生可有甚麼事兒。下問培爾。答道。密司脫璠頓。在下是個私家偵探名兒。喚做茄奈培爾。我倘有甚麼話兒。問你你不願意回答的。儘管不答。也不打緊。就是從中截住我也沒有甚麼不可以的事。要知我決不做那種強迫人家的勾當呢。璠頓挨近了培爾。說道。密司脫培爾。我所知道的事。沒有不肯回答的。先生此來可就是爲了那地窖中的奇案麼。培爾道。正是如此。璠頓皺眉道。然而這一件事。我委實莫名其妙。先生即使下問也。不知所答。這真對不起了。培爾道。我只略問一二句。諒你也未必拒絕呢。璠頓道。這個自然。可是我也像密司脫桂那培一樣。很望揭破這一重疑雲。加着我。不幸又知道那開鎖的字兒。和那藏着鑰匙的所在。這個除了他們夫婦。惟有我一個人知道。如今出了這岔子。可不是使人起疑麼。培爾這時歛的抬起兩眼。全個兒着在璠頓面上。接着問道。密司脫璠頓。平日你可曾在無意中。把那開鎖的字兒洩漏過出去麼。說時。兩眼益發放着銳光。注着璠頓。似乎能覘見他靈魂似的。當下璠頓答道。我並沒洩漏過出去。

但他說時那上唇的一根細筋微微牽動着培爾何等眼快早已瞧得分明又道多謝你你也並不密昔司桂那培說起過麼璠頓道沒有說起過然而他也知道的培爾依舊整頓全神眼睜睜的瞧着他一會纔道密司脫璠頓你須知道我這樣盤問無非要探明此案的真相免得冒冒昧昧的累及那沒罪的人璠頓答道這個自該如此說了這話臉兒斗的泛做了雪白放聲說道呀天哪他們可是疑到我身上來麼培爾很莊重的說道密司脫璠頓委實和你說密司脫桂那培既把此案交在我手中我自然盡力探去着手的當兒我心中就有幾種推斷不論是誰覺得都有嫌疑如今你們三人中一個已沒有甚麼可疑了還有兩個却須研究一下子要是這兩個身上也打破了疑團我這探查的範圍便須開放出去至於此刻我恰注意着你密司脫璠頓那十一號夜中你在那裏可能見告一二麼璠頓聽了這話臉上倏的一亮彷彿已逃過了甚麼難關的一般接着答道那天傍晚六點鐘時我就出了這白拉姆頓院回到那白拉姆頓教區寓所中去當下同着牧師密司脫哀佛拉和他夫人一塊兒用過了晚膳就換了衣服租了一輛撒勒汽車行中的汽車到歐賓來去瞧我未婚妻接着便伴了他和他母親同往萊西司德王家劇場這夜我回到寓所中時已經過了一點鐘咧那時哀佛拉牧師還沒有睡我們倆便吸着紙煙有一搭沒一搭的閑談着直到兩點鐘左右方始上床安睡培爾聽罷忙道密司脫璠頓你說得非常清楚我的疑團自然也打破了以前的話兒還請你忘懷不必記在心上我也決不再當着你提起這件事可要吸一枝紙煙麼當下裏兩人轉了個身向那屋子踱去一路吸着煙又閑談着分明已成了莫逆的樣子到了屋前璠頓便告辭了匆匆的走將進去培爾一個人却還在那平台上往來踱着低聲自語



道昨夜我的風雨針指着那祕書今天却變了方向又指到密昔司桂那培身上去。要是彼得斯沒有甚麼發見我倒也沒法兒想。須等南太麗的報告來時再作計較了。培爾耐心兒等了一來復。彼得斯昨夜守望依舊不見甚麼。來復一早上忽地和培爾說。格蘭姑娘要和他相見。培爾不敢怠慢。即忙趕往郊外。向着一所蔓草蒙絡的小屋子走去。南太麗早在門前等着。那玫瑰花兒似的玉容依舊像從前那麼嬌好。當下他們兩口子就肩並肩的沿着街踱去。南太麗嚶嚶說道。親愛的我們這樣會面可穩妥不穩妥。我起初原想不喚彼得斯來招你呢。培爾道。如今沒有甚麼不妥。我們儘能這樣會面。不過以後我的踪跡須得祕密些。咧這一來復中你可探得甚麼沒有。南太麗答道。我探得的事兒着實不少。培爾忙道。噯。當真麼。南太麗道。怎麼不是我已探到了。密昔司桂那培的祕密。培爾道。這個不足為奇。我原知道這全案的關鍵定在那密昔司桂那培身上。南太麗道。如此你也探到了他的祕密麼。培爾道。我所探到的事也很不少。你先把你的向我道來。南太麗道。我已知道密昔司桂那培是個賭徒。下了很大的注。頑着紙牌賽馬的時節。他也和人家賭着很大的東道。一擲千金。簡直是常有的事。并且聽得他的賬單。到處都有呢。培爾道。那一種賬單。南太麗道。大半是欠衣店裏的賬。他辦了許多巴黎最時式的衣服。都是很大很大的價兒。還有珠寶首飾數目也很不小。培爾道。照這樣瞧來。他似乎要把他丈夫的錢兒全個兒揮霍盡呢。南太麗我瞧這事兒已有些頭緒。但把你此刻告訴我的和我自己探得的合在一起。就覺得那夫人着實可疑。我對於密司脫璠頓方面疑團一大半已經打破了。對於密司脫桂那培方面更一些兒沒有可疑之處。但是瞧了這位密昔司桂那培我一肚子的疑雲。却愈騰愈密。咧。南太麗道。我很替

桂那培担憂這些事偷給他知道了。不知道要怎樣的悲痛。培爾把手兒摩着下頷做着沈思之狀。接着說道：我所猜疑的就是這一層。那密昔司桂那培既取了那記錄去，不知道可瞧過了。沒有他盜那三百鎊的現金也是意中的事。論這數目雖然算不得大，然而到了拮据的當兒，也能勉強把眼前的困難敷衍過去。可是他既在外邊豪賭，又欠了許多賬，這種事怕免不了呢。只可怪的他到底瞧過了那記錄。沒有南太麗道你料他還沒有知道那記錄的內容麼？培爾道：我的揣測正是如此。因為據桂那培和我說這記錄要是給他夫人瞧見了，芳心定要粉碎，說不定還要和他一刀兩段斷絕夫婦的關係。如今密昔司桂那培既然毫無表示，足見他沒有瞧過那記錄。這是第一層。第二層我以為他偷瞧過了也一定有個辦法。目前經濟既很困難，為甚麼不借着這記錄挾制他丈夫要索一大份的錢兒，應付那些債主呢？現在瞧密昔司桂那培方面竟毫無動靜，這就不可解了。此刻我須得瞧桂那培去。我們再見罷。說完就別了南太麗，回到白拉姆頓去。心中暗暗歡喜，想這事兒已有些頭緒咧。培爾入到園子裏時，却見桂那培正在小徑上往來踱着。在那裏想甚麼心事似的一見了培爾，便道：密司脫培爾，午後好啊。今天可有事兒垂告說時，似乎微現着困倦的樣子。培爾答道：目下還沒有一定的端倪，但是事兒進行很快。不久總能水落石出。密司脫桂那培如今我有幾句話兒，便是問起你尊夫人的事。桂那培忙道：怎麼說你可是疑到了內人身上去麼？培爾道：我正要撤去這一種疑雲，所以趕來問你。密司脫桂那培尊夫人可是個很奢華的婦人？桂那培道：怎見得培爾道：那夜你到我家裏來時，不是說每年你會許他六千鎊麼？桂那培道：正是培爾道：但是你可知道這一筆款子還不夠他用呢？桂那培一聽這話十分詫異，把兩眼釘



住在培爾臉上一壁說道我也知道的四天前他曾向我說過這話兒又把他的以前的荒唐全個兒傾吐出來接着掏出一大束的賬單來給我瞧瞧說以後革面洗心決不再到外邊去廝混咧我也就恕了他替他把那些賬單逐一付清了培爾聽罷依舊不動聲色只悄悄地说道請你把我剛纔失禮的話兒忘了你已撇清了我前途障着的一重疑雲那是很使我感激的如今密司脫璠頓可在着麼桂那培道在着呢他正在我書室隔壁的辦事室中由你怎樣指揮他但願你趕快破了這重疑案那就好了這時培爾一個深沈不測的臉兒上忽地現出一絲笑容來直直截截的說道我既許你老人家拿到那賊奪回那記錄不論怎樣總得做到了纔罷要知我目下爲甚麼費這許多手續無非要使無辜不受牽累呢說罷慢吞吞地踱了開去心中一面想道好了好了我這一個疑團又打破了他既親自向他丈夫懺悔求他付清那些賬目如此趕到地窖裏去盜那三百鎊可不成話兒咧就那記錄一定也不是他取的可是世上的婦人大半總有好奇心那記錄既已到了他手中那有攔着不看的道理往時我見他面帶愁容想是爲了經濟困難的緣故想到這裏早走近了那屋子但他心中仍在那裏想道況且那地窖的門也比不得是尋常的門兒一個婦人怎有氣力開他開那門的定然是個壯男子或者像密司脫璠頓那麼一個人倒有這氣力呢現在我所得的證物不過是一塊齷齪的破布這布兒就是那時抹去那幾扇門上和黑箱上留着的指印的若是尋常的婦人以前從沒做過惡事的就決不會想得如此周密并且抹去指印時還用了那餐室中碟架上放着的湯太勒司酒精這種舉動顯見那賊是個老作家呢不但如此還有一件事很足以替密昔司桂那培洗刷的就是十一號那天夜中他並沒出過門一步因爲我在藏

書門前的地氈上細細瞧過一些兒沒有他的脚印。瞧來這一件案中惟有那祕書纔是個嫌疑。人呢？那時他就抬起頭來向前瞧去，只見璠頓正低着頭兒在那辦事室中忙着走筆。培爾悄悄地立在一邊，很着意的瞧着一壁，又心口自語道：「密司脫璠頓，你也有三件事足以洗刷你的嫌疑。第一件事，你的處境並不窘急，無須盜這區區三百鎊。第二件事，你很得主公信用，每年又能穩取六百鎊，爲甚麼爲了這三百鎊做那種冒險拚死的勾當？第三件事，你昨夜自道出處十分坦白，聽了不像是憑空捏造的。不過有一件事甚是可疑，就是那天我問你平時可曾把那鎖上的祕密告訴人家，你嘴邊的筋絡驀然間却牽動起來，咧當當下他沈吟着一路踱進門去，決意要把那祕書窮詰一下子。事兒的成敗都靠着這一遭了。」

## (第四)

璠頓一見了培爾臉兒上似乎立刻罩上了一重微雲，只還很鎮靜的說道：「密司脫培爾，依舊沒有進步麼？我瞧你對於這事似乎要謹謝不敏。」咧培爾在那靠窗的座上坐了下來，交着兩條腿兒，態度分外安適。接着說道：「密司脫璠頓，你的話兒恰恰和我的意思相反。我覺得這事兒比以前益發有趣，不論甚麼極微細的所在都有研究的價值。將來破案論不定也就仗着這一二微處。此刻我着手時雖然就這幾個極平常的人探去，然而往後所得的結果關係或者不小，只恨他們瞞着甚麼似的不肯開誠和我說罷。」咧璠頓一聽了這話，臉兒上忽地起了一層紅雲，連那一頭棕色的鬚髮根上也慢慢兒的透出紅來了。接着說道：「你說這話兒可是甚麼意思？培爾道我的意思你總已明白，也不用我說了。」璠頓道：「尊意甚是高深，我並不明白。總之我是個無辜的人和這案兒毫無關係呢。」說時那聲音中似乎含着怒意。培爾



很沈著的說道密司脫璠頓然而我疑你的心却比了疑旁的人強得多呢璠頓這時益發着惱拉開了  
 椅兒慢吞吞地站起身來大聲說道密司脫培爾……培爾的態度到此却分外的鎮靜只悄悄的喚他  
 坐了下來接着說道你不用如此生氣我們靜些兒說話彼此都很方便在你方面更有益處呢璠頓道  
 你說話還須清楚一些我不喜歡猜這啞謎兒培爾道密司脫璠頓委實說我第一回和你相見時就望  
 你掬心相示和我說那誠實的話兒不道你遮遮掩掩的只說了一半於是我的疑團益發深固我這偵  
 探的手續也益發複雜起來只不知道你到底爲了甚麼緣故不肯開誠告訴我你爲甚麼不和我說除  
 了你們三人以外還有誰知道那鎖兒的祕密璠頓白着唇兒喘着道怎麼說那妮子可是告訴你了麼  
 培爾很得意的笑了一笑答道那妮子並沒告訴我實是我自己探出來的說時暗暗稱快知道那孩子  
 已上了鈎黑暗中就能放出一線光明來咧璠頓枯坐在椅中動都不動只把兩手掩着臉兒似乎很悲  
 痛的樣子一面喃喃說道密司脫培爾這事兒簡直能毀毀我的錦繡前途使我受那洗刷不清的恥辱  
 誰也夢想得到一時的疏忽臨了兒竟會演出這種活劇來我的名譽事業怕要爲了這事全個兒一敗  
 塗地但你也須知道我並不是個作惡爲非的小人培爾聽他說得誠懇心中着實感動就伸出一隻手  
 來攔在他肩上柔聲說道我信你是個正直的君子決不和那賊人合夥的至於名譽事業未必就會爲  
 了這事一敗塗地你似乎說得太重了些據我揣測起來你一時不慎當着你情人洩了那鎖兒的祕密  
 後來不知怎樣却被旁的人知道了於是就有十一號那天夜中的事可不是麼但你也不必擔心只消  
 把以前的事從實和我說我總盡我的心力替你彌縫那時到底怎麼樣當着你情人洩漏這祕密的璠

頓呻吟了一聲說道我一定是發了瘋呢那時他掉着那三寸妙舌兀把話兒侮弄我說我只專心向着密司脫桂那培的事務並不把他放在心上就有甚麼祕密的事也瞞着他他不給他知道分明不把他當做將來知心着意的老婆咧培爾聽到這裏笑了一笑料知這一齣活劇中不久就有正角兒登場了璠頓接着又說道我聽了他這種話好不難堪便向他說道菲綠我愛我心坎中只滿滿的裝着你誰也不能奪你的位置不論甚麼天大的事我也決不瞞你倘有祕密總給你你知道你倘不信我就把人家信託我的一件最重要的祕密告訴你這祕密就是那白拉姆頓院中地窖門上的鎖兒他道這算得甚麼祕密我道因為我們倘要開那鎖時須得知道那祕密的字兒他究竟是個女孩子好奇心很重的立刻問道那字兒叫做甚麼當下我就告訴了他不上幾天這一件事也就忘了直到如今你問起了我方纔記將起來密司脫培爾我知道那妮子也早已不把這事放在心上咧培爾道正是我料想你未婚妻也一定和這案兒沒有關係的就在當時也不過一時爲了好奇之心所以問起那鎖兒的祕密決不是有意問了準備做那惡事只不知道怎樣却被旁的人利用了去璠頓道如今我很覺煩悶可是爲了一時的疎忽却惹起了這一樁出人意表的怪事培爾道正是呢你只一疏忽事兒就壞了璠頓道我的初意原不要給人家知道旁的不必說就這疏忽之罪可也脫不去的培爾道當初我第一回和你相見時就有些疑心不過那時我對於這一層還不大在意所以並不追究下去只到了此刻這一層却是案中着眼之點咧璠頓道爲甚麼培爾道因為我知道那個人從你未婚妻菲綠倫司威斯頓姑娘口中探取這祕密去的便是那地窖盜案中的要人即使不是主謀也是個同黨璠頓在室中往來踱着很着惱似的說

道萬沒有這種事萬沒有這種事因為我會問起過第綠可曾告訴旁的人他便對天立誓說當着人家從沒哼過一哼因為他直把這秘密瞧做神聖的祕密永遠不洩漏出去密司脫培爾我很信託我的未婚妻所以也很信託他的話兒培爾道如此你們談話的當兒或者被人家偷聽了去也未可知璠頓道咦有這種事麼這個我可想不到培爾道此刻我要問你們談話的當兒可在甚麼所在請你清清楚楚回答我璠頓道那時是在七號的晚上我和第綠倫司在蘇河一家小餐館貝亞旅館中用膳這當兒密司脫桂那培和他夫人都在太子門巨廈中住着第綠倫司也同他母親在倫敦盤桓幾天等到八號那天我們就離了倫敦回到白拉姆頓院培爾道你可還能記起那夜餐館中的情景講演出來麼璠頓道我還記得起來那夜餐館中有一班樂人依着賓客們的要求唱着一霍夫孟說部」中的一支「白洛爾」一曲和大音樂家喬賓氏的一支「諾克吞」一曲還有幾支旁的曲兒唱得都很動聽培爾道很好你還能記得如此清楚但你可還記得那時有甚麼人坐在你近邊麼璠頓道我們倆的桌子上並沒旁的人不過第二隻桌子上有一個面色微黑的少年坐着臉兒和下頷修得很光頭上堆着一堆漆黑的頭髮培爾道你怎麼還能記得起他璠頓道因為我在鎮中盤桓了三個月光景總時時遇見他我和第綠倫司原有一個常例一來復中總往那貝亞旅館中會餐兩次有時三次四次也沒有一定的然而我們每一回去時幾乎回回遇見他培爾道你可認識這人麼璠頓道我並沒和他講過話有時只道一聲晚安我瞧他多分是個音樂家因為那餐館中音樂很好所以常來顧曲呢培爾道他可也沒有和你說過話麼璠頓道從沒說過話只瞧他的態度甚是和藹可親似乎很要握手訂交的樣子培爾道他注



意。你。呢。還。是。注。意。你。未。婚。妻。璠。頓。道。他。倒。似。乎。很。注。意。在。我。身。上。培。爾。聽。到。這。裏。臉。兒。上。歛。的。一。亮。得。意。洋。洋。的。說。道。密。司。脫。璠。頓。如。今。我。在。這。案。中。已。得。了。一。線。的。明。光。以。後。我。就。借。着。這。明。光。着。着。進。行。咧。要。知。這。少。年。就。是。個。嫌。疑。犯。你。那。夜。和。你。未。婚。妻。所。說。的。祕。密。話。兒。定。已。被。他。聽。了。去。後。來。想。要。和。你。親。近。正。大。有。用。意。呢。璠。頓。道。這。事。好。不。可。怕。培。爾。道。不。打。緊。你。偷。能。助。我。我。也。能。助。你。脫。去。一。切。干。係。璠。頓。道。我。須。怎。樣。助。你。培。爾。道。你。只。向。密。司。脫。桂。那。培。請。假。一。來。復。往。倫。敦。去。這。一。着。我。能。助。你。沒。有。做。不。到。的。到。了。倫。敦。你。便。須。夜。夜。上。貝。亞。旅。館。去。偷。他。常。到。那。邊。的。我。們。就。能。和。他。相。見。咧。璠。頓。道。他。依。舊。常。到。那。邊。因。爲。我。近。來。也。曾。瞧。見。過。他。培。爾。道。如。此。我。這。一。枝。箭。兒。決。無。虛。發。之。理。我。原。知。道。貝。亞。旅。館。是。個。很。安。樂。的。所。在。既。有。好。東。西。喫。又。有。好。音。樂。聽。還。能。吸。那。最。上。品。的。雪。茄。他。得。了。一。小。注。錢。儘。能。在。那。邊。盤。桓。作。樂。呢。璠。頓。道。密。司。脫。培。爾。我。總。盡。力。相。助。就。是。培。爾。道。多。謝。你。我。知。道。破。案。之。日。卽。在。眼。前。你。一。得。了。密。司。脫。桂。那。培。的。許。可。就。立。刻。趕。往。倫。敦。去。進。了。貝。亞。旅。館。我。就。有。把。握。了。璠。頓。道。我。偷。見。了。這。人。便。怎。麼。樣。培。爾。道。你。只。向。他。點。點。頭。兒。不。必。和。他。攀。談。每。夜。他。偷。比。你。先。走。時。你。便。瞧。着。他。起。身。的。當。兒。把。左。手。的。食。指。疊。在。大。拇。指。上。一。壁。把。右。手。舉。起。酒。杯。來。以。後。的。事。由。我。擔。任。好。了。

## (第五)

這。時。時。候。還。早。培。爾。正。不。必。急。急。往。倫。敦。去。因。爲。五。點。鐘。時。還。有。一。班。火。車。出。發。呢。當。下。他。心。中。已。得。了。計。較。甚。是。快。樂。想。從。此。便。須。打。疊。精。神。向。那。正。軌。上。走。去。可。要。放。出。大。偵。探。的。手。段。和。那。猥。賊。一。決。雌。雄。咧。一。面。想。着。一。面。穿。過。了。餐。室。向。那。藏。書。室。走。去。以。前。他。雖。曾。吩。咐。把。那。餐。室。的。門。兒。鎖。將。起。來。不。許。人。

家近這藏書室。然而那地毯上一個乾泥的足印，却已被人拭去。可知這屋中一定有人在那裏。迴護罪人妨害他的偵探計畫。這人是誰？多分就是那密昔司桂那培。他想到了這裏，便又到那通往地窖的門前。子細探去，探了一會，却在那扇碧聖的門上發見一條又長又深的抓痕。從右邊下面的角上，直到上面門框子的邊上，瞧去似是新近留着的。培爾把個顯微鏡照了一會，瞧得很爲分明。這一條痕迹，却使他沈沈深思起來。想這又深又長的痕迹，未必是那漆匠留下的。此刻我就把那貝亞旅館中的少年，假定是賊。他既知道了那開鎖的祕密字兒，便在十一號那天夜中趕到白拉姆頓院來。只那字兒雖然知道了，却不知道那鑰匙藏在甚麼所在。這當兒屋中知道那鑰匙的，惟有密昔司桂那培一個人。在着於是他就找到了密昔司桂那培。要這鑰匙那時，他可用過武力，或者密昔司桂那培自願交給他。目下我還不能知道總之那鑰匙已進他的手了。他便趕去開那門兒。密昔司桂那培多分也跟着起來。想要阻止他，卽忙拉他的右手。他右手中的鑰匙可巧納在鎖眼中，便用力掙脫。密昔司桂那培的手兒這麼一來，那鑰匙就在門上劃了那條又長又深的痕迹。兩下裏或者又扭了一會，末後那女的暈去了。那男的便開了門兒，趕進地窖，盜了那三百鎊的現金。無意中却又發見了那記錄。知道這東西值錢的，因此也就不取銀票取了。這記錄去臨行，便把密昔司桂那培鎖在地窖裏，頭逃了出來。如今我雖沒有破案，只這揣測也似乎和事實相去不遠。咧他正在這樣想着，驀地裏却聽得外邊甬道中起了一陣衣裳絆縈之聲。回頭瞧時，恰見密昔司桂那培輕輕移蓮步，正要走將開去。當下便自語道：如此他一定在那裏窺探我的行動。只我可也不能輕輕放過他呢。說着就挺身趕到門前，放聲呼道：密昔司桂那培，那聲音中

集 九 第

似乎含着挑戰的意思。密昔司桂那培聽了也就現着老大不願意的樣子。返身入到室中把兩道恨恨的眼光和培爾那雙尖銳的鷹眼碰了個正着。接着假意裝做很鎮靜似的開口說道：密司脫培爾這可是外子喚你這樣忙着白白拋撇你寶貴的光陰麼？我想却爾司也真可笑極了。爲了那區區三百鎊值得如此小題大做，怕再白化了三百鎊也撈不回一個辨士呢。培爾柔聲說道：怕他往後所化的錢還不止這三百鎊。密昔司桂那培道：我願他就把這事攔將起來。這樣算了罷。培爾道：等到一朝水落石出自然要把這事攔將起來。密昔司桂那培聳了聳肩兒，悄然說道：怕永遠沒有這水落石出的一天。罷。培爾把個手掌托着下頷兒，半開半掩的覷着密昔司桂那培，慢吞吞地說道：我親愛的密昔司桂那培我們原也能彀省却許多光陰，許多費用和許多無謂的煩擾。只消你開誠布公把那內幕中的事說將出來，那就得。密昔司桂那培啓口呼道：怎麼說你說我麼？培爾冷然答道：正是你。密昔司桂那培密昔司桂那培聽了這裏分明已生了氣，怒氣勃勃的說道：密司脫培爾，我不許你當着我面像這樣胡言亂道。停會兒便須瞧了却爾司。喚你出這屋子呢。培爾微笑道：你爲你自己分上別做這種駭事罷。要知我實是你最好的朋友，並不懷着甚麼惡意呢。密昔司桂那培兩眼放着怒光，閃閃的射在培爾面上一壁。說道：如此我很不願意得你這麼一個朋友。說着氣鴛哥哥似的向着門兒走去。頭兒抬得高高的，滿現着決裂之狀。培爾歛的趕將過去，把他那個偉岸的身體遮在密昔司桂那培面前，放聲說道：且慢。我還要你子細一想，改變你的心兒。料你一定也要瞧這事早些兒了結呢。密昔司桂那培勃然道：這事和我有甚麼相干。培爾目光如炬，大聲道：密昔司桂那培，這可是你最後的宣言。要我使出那最後的手段來。



麼密昔司桂那培一聽了這話那兩道怒光閃爍的眼光頓時低了下去囁嚅着說道我委實不願意更和你說起這件事我所知道的都已告訴你咧培爾道密昔司桂那培怕沒有全個兒告訴我罷你爲甚麼不把十一號那夜和你同進地窖的那個男子告訴我你爲甚麼兀的不把他姓名告訴我這當兒密昔司桂那培淡黃色的玉顏上微微泛了白那星眼中的怒光也斗的斂了一會兒却又不動聲色的答道這是你隨口胡說那夜並沒甚麼男子和我在一塊兒培爾卽忙柔聲下氣的說道你爲甚麼如此固執如今說了出來免得以後受那種精神上說不出的痛苦呢我已知道你那夜曾在這裏和一個男子相見你也早知他定要趁着你丈夫不在家的當兒盜那地窖中的錢兒只你當時還想阻止他拉他那一隻執着鑰匙的手兒後來不知怎樣你已暈過去了他就開了門兒進那地窖既盜得了錢便把你鎖在窖中他却一溜烟的逃走咧密昔司桂那培依舊不動聲色的說道這是你理想中虛造出來的事我一些兒不知道培爾道你可是永遠守着這話麼密昔司桂那培答道正是如此培爾就從門前走了開去說道既是這樣我可不得不抽蕉剝繭似的去做臨了再給個好結果你瞧罷密昔司桂那培冷冷的說道我願你着着成功不過以後頭腦還須清明一些別像剛纔那麼胡說亂道呢說完滿面現着輕蔑之狀彎了彎楊柳腰兒婀娜的去了這天五點鐘時培爾就坐了火車往倫敦去晚上他便在那貝亞旅館中用了晚餐直從七點鐘中盤桓到了十二點鐘法蘭克璠頓也在那裏只沒一個人像璠頓口中所說的那個少年然而培爾並不失望料想那人一定不是常到這裏的只要夜夜廝守着總有遇見他的時候果然不出所料耐心兒守到了第六夜便見那少年來了培爾非常得意細細的向着他瞧只見那臉

兒出落得十分清秀眉宇之間似乎帶着密昔司桂那培那種秀色只可惜被那放蕩落拓斷傷了一大半咧那少年喝了些兒酒又勾留了一會纔起身出去培爾却並不跟他只把那掌櫃的克利門杜修拉在一個壁角裏悄悄地掏出名片來給他瞧了一瞧接着說道杜修我要那第二十九號桌子上的酒杯杜修露齒笑了一笑說道麥歇培爾你可又在那裏佈着網兒捉魚麼培爾道正是但你可知道那客人的名兒麼杜修道他的名兒並不知道只知道他的住址有時他常到這裏來去時總得坐了馬車去我那看門的聽得他向車夫說明住址所以我也知道呢但他的名兒却沒有知道培爾道我倒不用知道他的住址只你當真不知道他的名兒麼杜修道當真不知道你偷不信我能穀到母親墳上去立誓培爾道算了算了我只替我把那酒兒和酒杯一起取來把手指兒執在那杯兒的柄上可留心着更替我和那十四號桌子上的客官傳句話兒喚他等着我不多一會那酒杯已取了來培爾親自包裹好了給了那掌櫃的一個金鎊關住他的嘴兒當下就踱將出去暗暗向璠頓做了個手勢兩人出了旅館沿着却林克洛司街走去培爾點上了一枝雪茄說道密司脫璠頓你的假期完咧璠頓忙問道你已瞧見了那人麼培爾道自然瞧見了璠頓道如此再好沒有以後你想怎麼進行培爾道此刻還不能說你回去只私下裏告知密司脫桂那培說我不知一來復便須回來但我還有一句話兒問你可知道那密昔司桂那培前夫的名兒麼璠頓道我不知道培爾道不打緊我儘能探他出來你只別把我問你的話兒告知旁人好了說罷道了一聲晚安目送璠頓向着他往着的旅館走去自己便喚了一輛馬車坐着往貝克街寓所中去第二天天明時那一片漆黑的天上已漸漸兒淡了東方雲幕中漏出那一道道灰色

的曙光來。茄奈培爾還坐在桌子旁邊，翻着一本挺大的手印冊子。一會兒忽地歡呼一聲，把那冊子上兩個大拇指的印兒，兀是那貝亞旅館中帶回來的酒瓶酒杯上的指印比較着。末後便依着那號碼，翻到後邊記錄中子細瞧去，只見那上邊記着道：「阿來克希爾派生司年二十三爲盜竊銀行之劇賊，并以贗造銀票文件著一九〇〇年七月嘗以贗造銀票罪受鞫于諾丁哈姆監禁十八個月後又以盜竊事件監禁拿維區裁判所中兩年。」以下還記着他零星的小案件，就是他的狀貌也記得清清楚楚。培爾看完向鐘上瞧了一眼，便刷的伸過手去取了個電話筒，放聲說道：「蘇格蘭場不一會那邊就有一個懶懶的聲音問道：『你是誰？可有甚麼事？』培爾即忙答道：『我便是茄奈培爾，請你給我通到偵探長堪恩辦公室中。』哈羅，可是堪恩麼？我這裏是北區X二三四號，接着兩下裏都改了口氣，操着一派流利圓到的法蘭西話，培兒問道：『堪恩，你可知道有一個人喚做阿來克希爾派生司的麼？』堪恩答道：『道呢，這厮怙惡不悛，我們正要找他。』估他前途正還有十年的監禁給他飽嘗那牢獄中的風味呢。培爾道：『他在那裏？』我已知道，只等我助手回來報告了，即能奉告停會兒。我們在電話中相會罷。堪恩道：『可要我相助？』培爾道：『多謝，此刻只消派你手下兩個機警些的人，隨處留心着他，別使他飛出我們的掌握。』呢，堪恩道：『但你爲甚麼不聽我們直截拿下他？』培爾道：『因爲我先要和他算賬，他手中正握着一種重要的文件，我須向他收回。要是先把你們的法律罩在他頭上，我的事兒就糟了。橫豎等我賬兒算清了，便由你怎樣和他算賬呢？再會，再會。』說完就攔了話筒，熄了燈，很乏力似的投身在床上，不多一刻已沈沈的進了黑甜鄉深處咧。



## (第七)

南太麗回來時見百葉窗還緊緊關着。四下裏騰滿着昨夜雪茄的香味。培爾正躺在一隻沙發上。睡得很熟。南太麗悄悄地立在那裏。向他情人瞧着。只見那冠玉似的臉兒上微微帶些兒笑容。但那皮膚下邊似乎現着一絲白色。像是象牙一般。呼吸一出一入。却很均勻。好似小孩子熟睡時的模樣。瞧了半响。便喃喃說道：可憐的孩子。這一案委實苦了他。咧一個月來。他簡直無日無夜的在那裏忙着我。指望這案早些兒了結。好使他靜養靜養呢。說着彎下纖腰。把那紅噴噴的櫻唇。在他情人額上輕輕親了。一下。培爾的感覺力原很敏銳的給他這一親。便立刻醒了。南太麗忙道：「噢！對不起。我竟破了你的清夢。」咧。培爾坐將起來。欠伸了一下。子說道：「我愛這不打緊。我原已睡足了。此刻可在甚麼時候？」南太麗答道：「還不到十點鐘。」培爾道：「請你給我。把那百葉窗開了。放些兒天光進來。我瞧你也似乎辛苦。」咧。南太麗撲嗤笑了一笑。答道：「倒還不覺的怎樣辛苦。只是遮遮掩掩的跟着那人。原也不像散步時那麼舒服呢。」培爾道：「你留心着他。他可並不起疑麼？」南太麗道：「親愛的。我瞧他並不起疑。但他出了貝亞旅館也並不直接回家去。竟到一個總會裏。頭直盤桓到了五點鐘時。方纔出來。這時天已漸漸兒放光了。我跟着他。似乎不大大方便。然而我却不肯放過他。依舊遮遮掩掩的跟着他。走去後來就到了一個所在。原來是荷特福巷中的喀生特拉屋。培爾道：「他可是一個人借宿在裏頭麼？」南太麗道：「聽說他已全個兒把那屋子租了下來。和一個婦人一塊兒住着。那婦人似是他的老婆。不過那時應聲出來開門時。臉兒上彷彿帶着恨恨之狀呢。」培爾道：「我愛那派生司。可不是個好相識。我們須得緊緊的跟着他。纔是。」南太麗道：「你可是。」

疑他在白拉姆頓院盜案中也有分兒的麼培爾道這個不用說得全是他做下的事就是密昔司桂那培心中也很雪亮只瞞着他丈夫罷了南太麗道如此說來密昔司桂那培可是他的同謀麼培爾道我們也不能說他是同謀那厮進地窖時他原要阻止叵耐做不到事後却假意裝着不知情似的不肯告訴人家他爲甚麼守這祕密自也有個緣故我雖知道一二目下還不敢說須得證實了纔能說定呢南太麗道如今你可要去拿下那派生司麼培爾道我還不能下手蘇格蘭場中原要拿他只我已和堪恩約定須等我的事兒完了他們纔能行事南太麗道如今正有着機會你爲甚麼不聽他們官中人前去拿捕培爾道我愛有所不知現在密司脫桂那培的那張記錄正在他手中可是這記錄非同小可桂那培須等到死後宣佈的我們第一要着該替他奪回這記錄來要是進了警察之手怕不要給大家知道麼南太麗道只你想用甚麼法兒進行呢培爾道須等我腳兒踏了實地纔能放胆開步要知我們對付那派生司不得不分外的小心南太麗道你如今怎樣得那派生司盜竊的證據培爾道我只消向密昔司桂那培身上探去南太麗道我瞧他未必肯把旁的事兒吐露出來培爾道不用他吐露只消給我得一些兒端倪我就從這正軌上做去眼見得有個水落石出的時候呢南太麗笑了一笑接着說道咦我險些忘了據彼得斯剛纔和我說今天密司脫桂那培恰到倫敦辦事處來呢培爾道如此再好沒有我便趕快去瞧他親愛的我們又須小別咧但我去也不久你不用怒顏凸嘴的向着我我去後你儘留在這裏等到一得我的電報或是電話便趕到蘇格蘭場去見堪恩喚他派人直接到喀生特拉屋去好了說完飛一般上樓去洗了個浴又換了衣服纔急匆匆的下來近午時他已和桂那培一塊兒坐在一間

密室之中。桂那培。放着重濁的聲音。說道。我剛接到這麼一封信兒。說時把一封信授給培爾。培爾展開來讀道。桂那培先生大鑒。今有文件一適在吾手。此文件頗關重要。君必不願言之于衆者。儻以二千鎊來。謹當璧還。今者無事。詞費徒耗。君寶貴之光陰。如願與吾開此談判。則于下來復二日日新聞之人事。欄中登一廣告書曰「x y z 鑒」可矣。「x y z 敬上」桂那培滿現着那種失望的樣兒。瞧着培爾說道。你瞧這煩惱的事。可不是開場了麼。培爾道。但這煩惱的事。雖然開了場。一會兒也就結束咧。這信上的話。你儘不必放在心上。不過下來復二日日新聞上。總得登個廣告。敷衍他幾句。密司脫桂那培如今我有幾句話兒問你。表面上和那盜案是沒有關係的。你總還記得當時曾和我說過。說你夫人本是個寡婦呢。桂那培道。正是我曾和你說起過。培爾道。他前夫喚做甚麼。桂那培道。喚做派生司。培爾不覺吐了口氣。道。呵呵不錯了。只你可能把他們當初結婚以後的事。告我一二。他們在那裏結婚。後來住在那裏。桂那培道。聽說他們在培萊聖哀特門士結婚的。後來也在那邊住了好幾年。培爾道。這派生司可是怎麼樣一個人。桂那培道。流品似乎不甚高呢。他的爲人原很聰明。只可惜所做的事兒。大都不照正軌。臨了兒日夜酗酒。大醉而死。內人平時不大提起他。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底細。培爾道。他們多分沒有甚麼子女麼。桂那培道。並沒一男半女。我也爲了這個。所以娶他。可是我的錢兒。很不願化在人家的子女身上呢。培爾道。這可是你的主意。桂那培道。正是我這主意。誰也搖不動的。培爾道。只你夫人可也。知道麼。桂那培道。自然知道。往時我們也曾討論過這件事。他說我只顧着自己。未免太不公平。咧。說到這裏。臉兒上忽地現出一派猜疑之色。緊接着說道。密司脫培爾。爲甚麼好端端問我這些話兒。



你可是疑……培爾忙道且慢我先要和你說一句話兒以後你須得依舊好好兒待他寬恕他一切可是你的祕密給他知道了也一定希望他這樣對待你呢桂那培很詫異似的說道我很不明白你的話兒諒你也未必把我的祕密告知他培爾道這個自然不過我有一件事要求你你該恕你的夫人因爲他以前也有一件祕密的事瞞着你只現在却不免要披露出來給你知道了以後你倘能恕他也就報答我這一回的辛苦桂那培道自然想他自然想他但願我的事兒不給他知道了以後你倘能恕他也就怎麼樣你可能替我把那記錄收回來麼培爾道早晚就能進我的手兒你儘放心只我還有最後的一件事要求你請你明天別回白拉姆頓院去給我一個人和你夫人相見此刻我還須去旬當旁的事兒我們再會罷第二天四點鐘時培爾又到了白拉姆頓院密昔司桂那培帶着那種兀傲的容色和培爾相見兩下裏一同進了客室密昔司桂那培便道密司脫培爾那事兒可是有些希望了我瞧你似乎很得意呢培爾坐了答道正是密昔司桂那培我的事兒差不多已經告成咧密昔司桂那培道這一回的成功可不是出你的意外麼培爾道倒不見得因爲我一意從這疑你的一條軌道上着着進行自能得這良好的結果密昔司桂那培一聽這話斗的站起身來放聲說道密司脫培爾我……培爾卽忙截住他道密昔司桂那培事已至此還用遮遮掩掩麼你倘掬着肺腑向我以後我自然也盡力助你要知十一號那天夜中十一點鐘到十二點鐘間的事我已探得個明明白白咧密昔司桂那培聽了培爾那種銀鐘似的聲音又瞧了那兩道英銳堅定的眼光知道他已占了勝着自己已失敗了于是擊起了手掩着臉兒幾乎要哭出聲來培爾悄悄地道此刻我且把肚子裏的揣測逐一說出來請你指正那夜你

既上了樓預備睡了後來忽又蹺下樓來其實你並不是忘了甚麼東西只爲聽得廳事中有的一種可疑的聲音因此上趕將下來瞧是甚麼這一着可不是麼密昔司桂那培低聲答道正是如此培爾又道你進了餐室却偏偏和你那個不肖子打了個照面密昔司桂那培聽到這裏止不住抽抽咽咽的哭了起來一面說道唉天哪天哪以後我可沒有臉兒做人咧培爾卽忙柔聲說道密昔司桂那培你倘要我相助時我儘能助你打破那前途的難關密昔司桂那培嗚咽道密司脫培爾你原是個好心人我很感激你但你怎麼知道我有個兒子呢培爾道這個不用細說你前夫的兒子喚做阿來克希爾派生司雖然知道他是你的兒子密昔司桂那培道我也想不到這孩子竟墮落到這般田地步變了個無惡不作的惡人培爾道據我想來你當時再嫁的當兒他已犯了罪監禁獄中等到出獄時聽說你已嫁了個富人於是設法把你的住址探聽了出來預爲後來索詐地步然而你却兀是瞞着並不把你有這麼一個兒子的話告訴你丈夫夫人道却爾司要是知道了我有這麼一個兒子那裏還肯和我結婚培爾道這個自也在情理之中你就爲了要守着祕密所以不住把錢兒塞住那小派生司的嘴兒禁不得常常如此你就高築起債台來咧末後你再也沒有甚麼錢給他了一天夜中他就趁着你丈夫不在家的當兒闖進門來夫人道你揣測得很是我可也不能抵賴培爾道他進了門就問你要錢你回說沒有他便問屋中可有藏金你一時疎忽把那地窖和他說了當下他自然要問那開鎖的字兒逼你告訴他你爲保全信義起見堅意不說他奈何不得你也就走了夫人道我也並不是專爲保全信義可是知道那字兒的

惟有我們夫婦倆和密司脫璠頓密司脫璠頓既不做虛心事儘能洗刷他的嫌疑這麼一來却爾司一定知道我是個罪人了爲了這緣故我就抵死不說培爾道密昔司桂那培然而派生司十一號那夜來時他已知道了那字兒他怎麼知道的怕你萬萬料想不到那時他便和你說今夜定要去開那地窖你雖多方的勸阻他懇求他地却兀是不聽以後的事剛纔我已說過了夫人帶着一種悲痛的聲音說道密司脫培爾你別當我是個惡婦以前我所以千方隱瞞委實出于萬不得已如今我的祕密已暴露了應得之罪萬不能逃往後我便永遠失掉我丈夫的愛情永遠給他瞧不起可是那無惡不作的罪人阿來克派生司卽是我親生的兒子呢說時抬眼向着培爾現出那種哀懇的樣子培爾瞧了也頓時動了惻隱之心接着開口說道密昔司桂那培你不必担心只等密司脫桂那培回來時索性掏心瀝誠把這事兒原原本本告訴他他聽了一定滿意一定能殼恕你你倘不信時有我担保呢說完取了帽兒興辭而出耳中還聽得那可憐的婦人正在那裏感激涕零的替他祝福呢

(第八)

六月六號晚上九點鐘時茄奈培爾便去叩那加生特拉屋的門兒把一封信遞將進去那信面上便寫着X Y Z三個字兒兩分鐘後那阿來克希爾派生司已和培爾面對面的立着派生司很得意的說道我想你可是從密司脫桂那培那邊來的麼培爾答道正是我此來就要居間替你們了結這件事可是密司脫桂那培有一種文件掉在你手中他很想買回去呢派生司忙道如此我們的交易已定了麼培爾道我們的交易自然定了不過有一個問題……派生司臉兒一紅怒聲說道請你見恕倘要減價我



集 九 第

可不。能。遵。命。這。數。目。已。是。最。便。宜。的。代。價。咧。培。爾。做。了。個。鬼。臉。說。道。你。這。數。目。究。竟。也。太。大。了。些。據。密。司。脫。桂。那。培。想。……。派。生。司。又。插。口。道。不。管。那。老。鳥。兒。怎。麼。想。我。的。定。價。劃。一。兩。千。鎊。可。不。能。少。一。辨。士。的。培。爾。搖。頭。道。這。樣。說。來。我。們。的。交。易。怕。不。能。成。功。咧。派。生。司。道。不。論。怎。樣。我。決。不。能。減。價。可。是。這。文。件。非。同。小。可。一。經。宣。佈。密。司。脫。桂。那。培。的。名。譽。事。業。怕。就。全。個。兒。毀。了。培。爾。道。那。文。件。的。內。容。我。並。沒。知。道。不。過。據。我。委。託。人。說。他。很。不。願。意。披。露。出。去。派。生。司。點。上。了。一。枝。紙。烟。說。道。但。是。密。司。脫。桂。那。培。到。底。願。出。多少。錢。呢。培。爾。伸。手。到。袋。中。去。一。陣。子。摸。索。着。一。壁。說。道。如。今。我。帶。着。一。千。六。百。鎊。的。銀。票。你。倘。堅。持。此。數。不。肯。退。讓。時。也。只。得。聽。你。怎。樣。發。付。了。你。意。下。如。何。還。請。三。思。罷。派。生。司。道。只。這。一。千。六。百。鎊。的。銀。票。須。得。立。時。給。我。培。爾。道。這。個。自。然。不。過。你。須。立。誓。以。前。並。沒。把。這。文。件。給。旁。的。人。瞧。過。也。並。沒。鈔。寫。出。來。派。生。司。道。我。自。能。當。着。上。帝。立。誓。除。了。我。外。旁。人。並。沒。瞧。見。過。并。且。並。沒。鈔。寫。過。一。個。字。可。是。我。也。沒。有。空。閒。的。時。候。呢。培。爾。道。如。此。好。了。請。你。快。把。那。文。件。取。將。出。來。說。着。又。在。袋。中。摸。索。着。準。備。取。出。銀。票。來。似。的。派。生。司。便。走。到。一。隻。寫。字。檯。字。旁。邊。開。了。個。抽。斗。取。出。一。個。長。封。套。來。接。出。把。裏。頭。的。紙。兒。抽。出。了。一。半。持。在。培。爾。面。前。培。爾。讀。了。半。張。臉。兒。不。覺。泛。了。白。派。生。司。笑。着。說。道。一。千。六。百。鎊。的。代。價。不。是。很。便。宜。麼。培。爾。一。聲。兒。不。響。掬。出。一。疊。銀。票。來。數。了。一。遍。放。在。桌。上。然。後。說。道。這。銀。票。每。張。五。十。鎊。一。共。三。十。二。張。你。快。把。那。紙。兒。交。來。派。生。司。斜。乜。着。眼。兒。瞧。着。那。銀。票。恨。不。得。藏。過。了。文。件。一。手。搶。了。來。以。後。還。能。做。第。二。回。的。生。意。呢。叵。耐。培。爾。的。手。兒。緊。緊。的。握。着。休。想。搶。得。動。沒。法。兒。想。只。得。把。那。紙。兒。交。在。培。爾。手。中。一。面。過。來。取。那。銀。票。當。下。裏。室。中。靜。悄。悄。地。沒。一。些。兒。聲。音。一。會。却。聽。得。大。呼。了。一。聲。派。生。司。睜。着。眼。

兒咆哮道：惡賊！奴你敢哄我這些銀票都是假的！你偷不把那紙兒交還我！我就撲碎你的腦袋！說着跳到火爐架前取起一根鐵棒來，然而培爾右手手中已握着一件黑黑的東西，直指着派生司的頭兒笑着。



左手却輕輕把門眼中的鑰匙拔了出來。派生司被手槍制服住了，毫不動彈。只也像怒獅蹲着預備搏人的一般，不多一會他就大喊了一聲：我決不和你干休，沒命的向着培爾撲來。培爾早把門兒開了一

說道：派生司請別動我這東西，是個最新式的鐵砲。小手槍你偷動時便沒有命。咧派生司嚷道：這是那裏說起。敢把假銀票來哄我。培爾悄然道：這一個也從你銀箱中取出來的。因為今天早上我曾到過這裏想取回那文件，不道文件沒找到。却發見了這些假銀票。暗想仗着他們倒能當做釣魚的香餌。因此就悄悄地取了這時他的背兒正倚在門上，右手握着槍。

小半忙向後邊一溜早溜了出來接着把那鑰匙鎖住了門一路踱到大門外邊吹唇做了個暗號半晌那蘇格蘭場中的密探就和警察捕了罪人奏凱而歸咧第二天早上培爾特地約了桂那培在城中的辦公處相會桂那培一見了培爾那個得意洋洋的臉兒早知大功已告成咧當下取了那記錄欣然說道今天我仍能見這東西安然而歸心中非常快樂只不知道你怎麼奪回來的諒你也未必肯告訴我但是我對於你這番盡力已很感激倘要多少酬報決不吝惜呢培爾道酬報一層我決不計較你倘能依我的話兒也就是酬報我咧密司脫桂那培今天你回去時尊夫人定有一番懺悔的話兒向你說你是個寬宏大量的人須得恕他至于你過去的祕密和這記錄中的話兒他一些兒沒有知道他一片愛你的深情也一些兒沒有減少你對着他總須溫仁寬大別使他心中難堪要是你有時抱怨他以前哄你便想起你過去的罪惡一一都在這記錄中呢

(完)





言情小說

紅樓鴛影

小說類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中華書局代售

天四十六



全書一冊





全書一册 價洋四角

星算卜相神鬼巫覡之術不特中國有之即日本及泰西各國亦均有之神奇變幻不可方物愚者故羣信其有智者亦難決其無此編輯自東西各本搜羅完全宣洩秘奧其深微杳遠確有真理而流行中外又有可以永遠存在之原因亦天地間之異書也

不可不讀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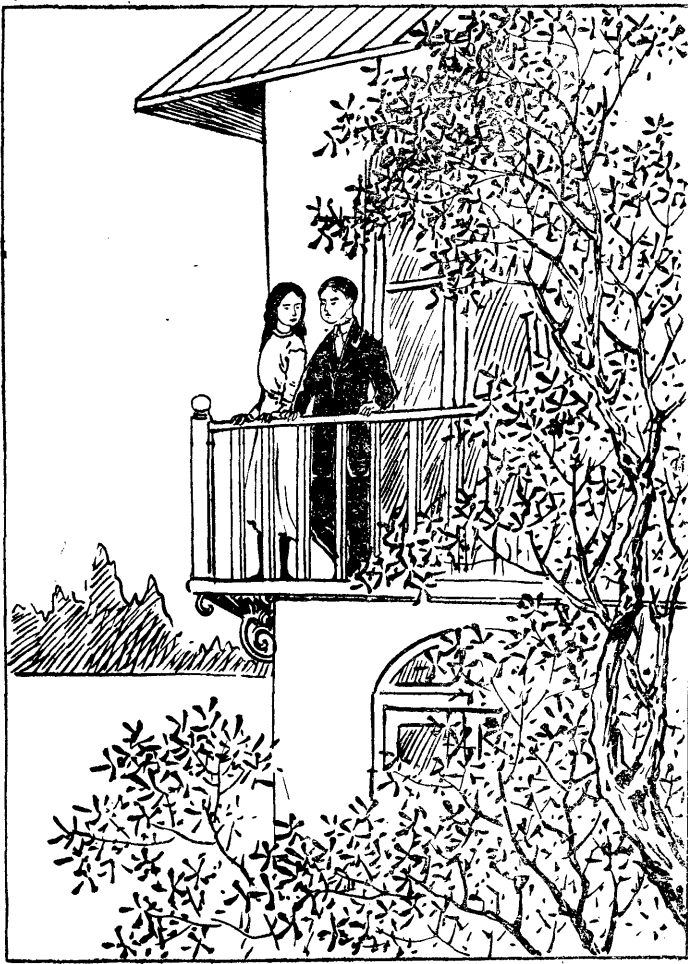
英京之南。有一小村落。離隔倫敦約二十里。厥名司洛痕脫。幽僻清寂之區也。佳木千章。葱翠欲滴。成羣野鳥格磔。爭鳴村外。一水環繞。汨汨溪流。與禮拜堂鐘聲。作經年唱和。居民至少。不過數家而止。皆務業農。風俗質樸。猶存太古遺範。非如彼城市喧闐之區。熙熙攘攘。恆經晷不息。故人皆以世外桃源目之。然此荒篳之司洛痕脫村中。固亦有貴族蹤跡。惟城中貴族。日夜奔走於劇場舞館中。一旦使居此土。不啻日飢珍羞者。教之嘗村羹野藪。勢終格格不入。祇淡視榮華。不樂爲名。纏束縛者。或來林下優遊。飽享清福。故村中所謂貴族者。亦僅兩家而止。初不可與城中烏衣門巷相頡頏也。

小溪盡處。有一樓高聳特立。其俯視一切之氣象。若爲村中諸屋之領袖。牆垣紅赭。掩映溪水上。水面閃閃。作光樓之四周。環植柳樹。當三春溫和時。柔條拂地。垂嫋如美人纖腰。樓隱於柳幕中。僅露其顛。叢綠森森之上。加以紅赭牆垣景色之佳。乃如天然畫本。若時有人雙倚樓頭。作喁喁情話。其樂趣正不減葉底鴛鴦花間蛺蝶。是蓋子爵菲列泊華德之別墅中紅樓。是樓建已數代。中貯書至富。琳琅滿架。類皆人間瓊寶。今則復以其半。爲女公子仙娜起居燕坐之所矣。

一日朔風烈烈。彤雲四布。林間凍鳥。啁啾作哀鳴。若不勝其寒威。瑟縮者。時蓋一千九百十三年冬季也。紅樓中忽現兩人。臨高眺遠。繼以切切細語。若有所商榷者。其一則冠西格羅式花冠。御燕尾呢外衣。雪



時難辨其爲誰氏。廣簷之帽垂及眉宇。高領之衣植立至鼻。面部所露僅奕奕有光之兩眸子。惟就其談



於何有身於何有卽爛熳如荼火皎潔如明月之男女愛情亦將煙消雲散。僅見其爲折翼之鴛而誰復可爲比目之魚。吾愛乎。吾今志願定矣。此志願者成功則增吾大不列顛之光榮。使世人知吾撒克遜人

吐所聞則固知其爲英偉壯健之好男兒。而亦仙娜女公子之意中人也。其語仙娜之言曰。我愛方今天下亂形已伏。歐洲大局恐難長保。和平行見。演血雨腥風之慘劇。生民何辜。又落入此戰爭漩渦中。不觀彼蠻橫無禮之德人。方日日急修其戰守之備。野心勃發。猜忌日深。思求與吾邦一逞哉。而返觀國中。酣嬉如故。若不知大禍之臨。已迫眉睫。余竊爲憂之。國之不存。家

種。固。非。易。與。而。與。吾。愛。之。愛。情。亦。至。此。始。能。以。終。生。美。滿。四。字。加。之。不。則。慘。狀。不。忍。述。亦。不。敢。述。蓋。吾。思。欲。投。身。軍。籍。以。殺。敵。報。國。爲。已。任。耳。吾。愛。乎。男。兒。當。以。身。許。國。國。家。多。事。之。秋。正。男。兒。用。命。之。際。彼。以。服。務。軍。營。爲。苦。而。趨。趨。不。前。者。人。嗤。其。爲。懦。怯。吾。則。直。名。之。曰。非。人。慷。慨。之。詞。至。此。稍。頓。仙。娜。卽。答。語。語。時。先。以。曼。目。向。之。作。微。笑。若。賞。其。襟。懷。之。壯。烈。者。顧。發。語。時。乃。幾。期。期。不。出。口。香。頰。亦。斗。如。中。寒。非。復。如。初。時。之。作。玫。瑰。色。蓋。聞。一。席。話。而。中。情。懾。矣。所。懾。爲。何。卽。聞。其。所。歡。將。作。壯。行。而。美。滿。愛。情。難。保。其。不。無。中。變。卽。使。彼。蒼。垂。鑒。奏。凱。歸。來。然。亦。離。索。情。懷。殊。難。見。陌。頭。楊。柳。也。故。其。語。曰。君。母。作。狂。語。今。歐。洲。一。片。土。錦。繡。繁。華。一。如。往。昔。誰。見。烽。火。驚。人。之。事。各。國。亦。均。和。好。無。間。各。以。提。倡。人。道。主。義。爲。己。任。以。希。世。界。之。和。平。則。誰。也。復。起。此。惡。念。忍。演。此。殺。人。盈。野。流。血。成。河。之。事。乎。君。乎。男。兒。固。當。以。身。許。國。惟。今。則。尙。非。其。時。仙。娜。言。至。此。復。以。曼。目。向。之。一。笑。而。口。中。微。吁。氣。作。聲。立。其。旁。之。人。如。初。不。見。仙。娜。笑。特。點。首。頻。頻。蓋。方。細。味。仙。娜。之。言。也。仙。娜。之。言。婉。而。動。人。惟。其。所。歡。固。生。有。定。識。稍。停。頓。而。復。向。仙。娜。作。語。矣。曰。吾。愛。所。語。固。亦。中。理。特。非。可。以。語。現。今。之。情。勢。亦。并。不。可。以。與。吾。語。蓋。今。歐。洲。大。局。兩。年。內。必。有。戰。事。發。生。而。戰。亦。必。非。尋。常。之。戰。至。吾。則。本。故。家。子。然。此。煌。煌。勳。爵。先。世。亦。從。汗。血。得。來。際。此。年。富。力。強。正。宜。爲。國。宣。力。以。冀。不。墮。先。人。業。非。如。吾。愛。家。之。室。內。無。五。尺。童。僅。此。霜。雪。盈。顛。之。老。伯。爵。夫。婦。及。弱。不。禁。風。之。吾。愛。是。雖。亦。有。此。煌。煌。勳。爵。如。吾。而。爲。國。宣。力。固。有。所。不。可。也。語。至。此。稍。止。仙。娜。思。卽。欲。作。答。詞。語。尙。未。出。口。彼。人。卽。曰。吾。愛。倚。此。久。矣。寒。風。吹。面。其。受。涼。乎。請。卽。進。內。於。是。兩。人。攜。手。至。室。中。並。坐。沙。發。上。而。談。話。又。作。矣。其。作。語。者。仍。爲。若。人。曰。吾。愛。勿。以。吾。頃。所。語。爲。不。情。吾。今。亦。有。一。良。計。較。在。使。吾。愛。知。吾。固。非。太。上。忘。

情者。則卽速以宣布吾兩人之婚約。促行吾兩人之婚禮。而結婚之後。復偕吾愛度蜜月。凡天下之名勝。皆使有吾兩人足跡。至期。則以半年爲止。屆時。吾乃投入戎行。賦從軍樂。一闋。則吾愛其以爲然乎。仙娜聞之。徑卽投身若人懷中。堅執其手。吻之。至再。笑語曰。君真愛儂。君而能如是。儂其不復慮矣。蓋仙娜此時。固未嘗許其所歡於蜜月後投軍也。在其意。爲天下男子不入溫柔鄉。則已。不則必足以銷磨其壯志。前所云語。特漫以許之。誰知此。固僅足以擬天下之凡庸。若夫英豪。未可與語也。

言笑晏晏。不覺日之夕矣。若人將起身作別。當未行時。復與仙娜作一席話。惟語已非復頃間之從軍事。曰。爵夫人誕辰至日。賓客來者。必如水之歸壑。行見司洛痕脫村中。又有盛舉發現。吾則當於凌晨卽至。願任招待之役。想必得伯爵及爵夫人之許可。而亦吾愛之所願與吾共事者。惟朋輩中尙有一人。堅請吾爲紹介。願於誕日。躬詣華堂。以瞻盛禮。因伊家與府上。本積有嫌怨。不相往來者。故特囑吾爲先容。蓋卽府上之毗鄰。哈羅佐治少侯爵也。吾愛其許乎。釋嫌解怨。亦佳美事。仙娜聞之。初不作答。後始言曰。儂終無不可徇君之請。惟兩老人意何若。君其善爲辭。然儂亦有語語君。彼哈羅者。非善良之輩。彼之無賴。行。凡吾村中人。皆能背誦不訛。君何竟與之友。君其留意及之。君之幸。亦儂所願也。仙娜語時。不覺眉峰緊促。若重有憂者。願若人則仍談笑自若。與仙娜復溫存片刻。而登其汽車以歸英倫。

## 第二章

談話後兩日。爵夫人誕辰屆矣。別墅中陳設一新。壁衣地氈。皆易新製。錦綺錯彩。光色紛披。卽壁爐之火。亦光焰熊熊。含有喜氣。華德老伯爵年已六旬。頰白之髮。掩映日中。如銀絲之細。而發光。面上笑容可掬。



和愉色澤。使人生欽敬心。爵夫人與伯爵同庚。顧精神不逮伯爵。想象政操勞所致。然亦不作龍鍾態。談吐仍清澈如恆。人聽覺力亦不少遜。兩老人膝下無男子。庭前承歡者。只一弱息。蓋卽仙娜也。鍾愛寶視。自逾常人。及仙娜年華。既屆荳蔻梢頭。復思相一乘龍客。爲女謀畢。生幸福。爲己亦半子之倚。知女之屬意於威迪生男爵。男爵之傾心於仙娜也。故於威迪生亦垂青備至。隱目兩人爲將來之鸚鵡。蓋威迪生本聞家子。長身玉立。氣宇英銳。見者皆爲稱道。謂個兒郎非池中物也。然若進而與語。則又溫婉可親。故人皆樂就之。先世與伯爵家有姻婭好。故幼時卽往來伯爵別墅中。與仙娜蓋青梅竹馬交。及長。兩人情愛日篤。而威迪生之待伯爵夫婦。亦先意承志如事親。頗得兩老人歡。蓋時威迪生雙親俱已下世。仙娜爲其心愛者。推其所愛。於是遂事伯爵夫婦如父若母矣。前日紅樓談話之客。及今晨之卽蒞止。而襄理誕辰行事者。卽彼男爵威迪生者是。

鐘鳴十下後。車馬喧闐之聲。不絕於司洛痕脫道上。村人爭出以觀。僉曰。此可見伯爵平日行事矣。來客之衝寒冒冷而至者。皆所以祝爵夫人之千秋耳。然試觀彼家。雖鐘鳴鼎食。赫奕不視伯爵家爲減色。顧終年常無人顧問。大門之外。鮮見有車馬之臨。是真可以深思矣。言已。皆相顧而笑。噫。村人之所謂彼家。固何姓乎。然村中貴族固僅哈羅及伯爵家耳。則村人之言。固已明有所指。仙娜之語。爲不虛矣。惜哉威迪生竟爲所愚。而是日別墅中。哈羅亦遂來占一席之地。

是日客既衆多。仙娜招待。雖有威迪生以襄助。顧亦僕僕往來。良覺勞頓。若伯爵及夫人。則自客來時。向之道謝後。卽退就室隅。與年事蒼老者數輩。作娓娓談話。雖有時似舉目視其女。則見仙娜方笑容微露。

## 第

## 九

## 集

一變其凝靜態度與諸客週旋兩老人知女身雖勞其心固樂也則亦暗慶後且不復留意及之而彼威迪生者更如形影不相離以仙娜之步趨爲步趨仙娜有所詔命卽處理不遲蓋凡所以愛護仙娜體貼仙娜無不週至於是此別墅中寓於目者行樂之事也聞於耳者言笑之聲也觸於鼻者口脂之四溢也餘若悠揚動人之樂聲芳香中人之煙味皆瀰滿室中幾將空氣騰播之乃時闈者忽入白老伯爵曰主人外有客請見伯爵不禁大詫愕曰有名刺未曰無之惟人御盛服若爲觀禮來者伯爵於是復沈思有頃顧終不可得無奈謂闈人曰請客進無何客入見客御黑色大擎冠堅質之氈帽手中執有籐杖杖之端飾以象牙鑲金面色白無血質兩眼如有稜凶暴使人懼體殊短小精悍行動時活潑有致老伯爵固一望而識其爲誰氏顧佯作不識者先問客曰客來自何地辱蒞有何見教客卽執帽於手鞠躬致敬曰伯爵鄙人與伯爵爲鄰垂數世矣素以無事不相過從今知爵夫人千秋誕辰謹來恭祝言詞柔嫩足動人聽而其髮之色澤有光亦雅與其微髭上翹相稱伯爵矚目他顧若厭聞客語且并不願見其顏色久久不作語而時威迪生乃自人叢中前向伯爵作三數語繼乃介客於伯爵而此不速者遂得遭不拒斥矣蓋客卽哈羅佐治也

哈羅既爲伯爵家客遂與衆同樂衆中且亦有素識者徒以哈羅平日穢行僉輕視之稍作週旋卽顧而之他而時哈羅則已樂不自支後復至煙室出其懷中雪茄狂吸無已若須振奮其精神而有要事之圖者吸至經刻始出煙室出時頻頻轉動雙眸如有所覓及至音樂室中見一女郎風神絕世方撫琴而歌衆皆靜默不喧以聆妙奏威迪生亦雜衆中哈羅遂癡立不少動及闌既畢衆歡呼雷動哈羅亦隨衆

和之。然哈羅固識此女郎爲仙娜。於是遂越衆至仙娜前。欲引手爲禮。仙娜見之。靳不與。惟點首示意而已。蓋仙娜本深惡哈羅爲人。今以威迪生故。點首示意。尙優視之也。哈羅無奈。退顧聳肩。詔笑仍不自已。若惟恐其惡相之不盡露者。人皆厭之。仙娜亦以威迪生爲多事。然此時固已無術遣之。祇聽之而已。乃哈羅於衆中。故與仙娜目光相值。以其似笑非笑之可憎醜態。癡望仙娜。仙娜幾至無地可避。乃私謂威迪生曰。若友真佳士哉。屢屢目儂。不知何意。願君卽與絕。而儂家清淨地。尤不可引之。再至儂言甚摯。君能聆此。非特所以愛儂。亦且於君有益。蓋所謂巧言令色。口蜜腹劍者。卽若人之儔也。威迪生聞之。如墮入霧中。思仙娜何深惡哈羅。哈羅平日待他人。固未悉底蘊。若待己。則無一不盡友誼。卽如前日。余以狂飲。至沈湎不醒。哈羅則送余至家。告明閤人而去。不可謂非益友。今仙娜何深惡哈羅。是威迪生意中所思。固如是。而誰知其報仙娜之言曰。吾愛吾願。聆吾愛之言。而與之絕。仙娜乃色稍霽。噫嘻。威迪生之言。豈違心之語乎。何所思與所語不侔如是。初閱吾文者。未免驚愕。不知實不足異。威迪生語固本其良心。而發者。天下最顛倒人者。莫如情之一字。人生最親愛者。莫如意中人。若則彼威迪生。亦豈願以哈羅而欺仙娜哉。

迨乎月明林薄。光滿雲塔。伯爵家乃開跳舞會。燦爛電光中。衆各攜侶登場。柳腰輕折。鶯喉曼歌。身臨其地者。幾疑天上。末威迪生與仙娜同舞。人之見者。尤深羨妬。而兩人技藝之精。更足驚人。舞則峽蝶穿花。未逾其妙。歌亦裂石穿雲。抑揚有致。當舞罷時。衆皆嘖嘖嘆絕。而歡聲送之。伯爵見此情形。心滋樂甚。以手捋其銀髭。安詳其態度。似將詔人曰。仙娜者。吾英女界之花。雖不居於繁盛之倫。敦顧空谷。芝蘭雪中。



梅蕊花固無損。嬌乃益露而彼威迪生者亦如鶴立雞羣。雅足與吾嬌兒爲伴。蓋至此而愛威迪生之心益摯。亦推仙娜之愛而視之爲東牀佳客。平日常嘆膝下無男兒。茲則以爲有男兒者。家庭之樂亦未必逾此。而伯爵家一天盛會。遂於以告終。哈羅亦隨衆道別去。時已星橫斗轉。人靜夜闌。村犬聞車馬之聲。狂吠不絕。若作送別語。以助歸客之興者。

## 第二章

詰朝朝曦初上。宿鳥方醒。紅樓中聲又作。聲至嬌而細。若曰仙姑醒來。威迪生男爵有語。時仙娜方香夢沈酣。絲絲黃金髮滿披枕上。一彎玉臂露衾外。細膩無倫。輔頰間笑。啞隱隱若夢中遇有佳境者。女侍寶琳見之不覺心動神移。若曰似此睡美人。其天仙化身乎。吾雖非男子。然此心亦怦怦動矣。至不忍喚其醒。而木立者移時。後始以口就仙娜耳旁。輕作上述兩語。噫。此可見仙娜之美矣。彼威迪生之繾綣及旁人之稱羨哈羅之垂涎。皆有由來。蓋世間事物。其最可以動人心魄者。厥惟美麗兩字。以審美性質。不論其人爲男女。皆隨有生以俱來。猶之雞鶩之瞥見米穀。未有不俯首以啄者。彼寶琳當時亦復類是。及仙娜自夢中回。摩挲兩眼。向寶琳曰。若何事。現何時。儂覺疲倦甚。尙沈沈思欲睡去也。寶琳卽一一告之。仙娜詫甚。以時既甚早。威迪生何急急欲與語也。顧終以不忍使威迪生之久待。遂急急披衣起。盥沐既已。卽婀娜向樓下行。行時復轉顧其女侍寶琳曰。儂昨宵跳舞衣。宜卽善爲收拾。不可稍有所污損。寶琳於是自衣架上取一淺碧作水色之衣。折疊妥貼。置之櫥中。當取衣時。心中復起一種感覺。若曰美哉。衣乎宜。吾仙姑服轉又念吾甚妬。此衣顏色之麗。何竟與吾仙姑競美。其幻想有如此。而彼仙娜則固茫不之

知所以囑寶琳收藏者。特以贈此衣者爲其意中人威迪生也。況寶琳後亦習而不怪。以彼固僅僅備於仙娜家。自爵夫人誕辰前三日也。凡人初臨其地。必有一種注意。及久則安之若素矣。此種性質。人俱有之。亦不得以寶琳爲資談助。

離紅樓約數十武。有一精室。室中陳飾。位置楚楚。時中有兩人作談話。閱吾書者。必謂此乃威迪生仙娜兩人。誰知其竟不是室中之人。乃華德老伯爵與其爵夫人也。伯爵夫婦恆年早起。故精神充足。壯健無疾病。時所談者。乃仙娜之終生事。而威迪生適以昨宵伯爵命留居別墅中。亦早起。思往伯爵夫婦處道晨安。經行小室前。聞中有人語。怪之。思此乃伯爵平日辦公處。何以此時有人居焉。遂駐足聽之。略聞數語。卽急趨至紅樓下。使寶琳喚仙娜起身。而告以頃所聞之兩老人口者。於是彫柳叢中。復有兩人攜手行於皚皚寒霜上。一似尙未梳櫛髮蓬蓬然。滿披肩頭。一則手指口述。雖當寒威肅殺之天。而面上乃春色盎然。蓋是乃威迪生與仙娜也。未幾亦向此小室去。而吾書中一喜劇遂開幕。蓋威迪生向伯爵夫婦求婚矣。時仙娜亦在旁。見威迪生爲已求婚。不覺螻首低垂。朶朶紅雲起自頸際。而胸中亦至不寧。芳心躍躍欲動。及聞兩老人允許威迪生。乃始舉首。矚目向威迪生微笑。而時威迪生亦來俯而吻仙娜手。以其手上璀璨作光之鑽石戒加之。仙娜無名指上。而仙娜始爲正名定分之威迪生未婚妻。旣伯爵向仙娜曰。兒今日起。何早。吾兩人頃方言威迪生不俗。堪足以儷汝。蓋不必言其門閥。卽其先世亦與吾家有故。而平日若兩人。又似倍極篤愛。將來必無中道化離事。乃語方畢。伊卽來求婚。此中若上帝使爲之。不則事之相值。竟何其巧。爵夫人聞之。笑吃吃不已。仙娜與威迪生。則惟以目示意而已。然此時仙娜心中。

又不覺羞愧。與威迪生求婚時。僅作兒女態者不同。良以此中情節。若被兩老人已前知。不則伯爵之言。亦何中的至此。而威迪生心中之感。亦乃與仙娜相同。誰知兩人皆有所誤會。伯爵之語。固以左顧乘龍。右觀嬌女。意滿心得。發茲語耳。即彼伯爵夫人之狂笑。亦即表示其快心樂意也。

伯爵語後。仙娜強笑曰。兒近思效阿父阿母之早起。良以於身既有益。而人亦不至訾爲侯門閨女。好作嬌態。伯爵夫婦頷首示可。未幾侍者報晨餐具矣。於是伯爵等四人。遂入膳室。圍桌而食。席間笑言並作。若與明媚日光。同其情境。食畢。威迪生以其胸中懷抱。陳述於伯爵前。以待評決。蓋即前在紅樓中。與仙娜所語之從軍問題。曰。婿近決心從軍。願離去此城。開不夜之倫敦。居彼漠漠廣野。聞笳角之聲。則爲奏披亞那食淡麵包。乾舖則爲曠名廚之製。一身以外。無長物所日夕不相離者。惟此殺人之短銃。無事以服務軍隊。爲榮。有事則殺敵。果爲志間有暇。晷則與家人作尺一書。爲紙上情話。而亦以得報書爲樂。或且持以傲儕輩。曰。此吾家人書也。良以國之存亡。係乎兵。故旣爲國民。皆有當兵之義務。因兵即民所從出。天下斷無招他國之民以爲兵。有之。或是亡國之人。例如吾英今日之統。有印卒。然率之爲將者。亦仍屬吾英人。非彼印士。此更可見亡國者之慘矣。噫。吾岳當日亦曾預英法之役。想必不以婿言爲狂放爲無識。而允所請也。言時。氣概軒昂。赳赳然若此身已入軍營。與主將作語。而忘其人爲岳氏。忘其地爲岳氏家之膳室。

時仙娜在旁。於威迪生語。固聞之至悉。中心悲憤甚。然竊願其父之以威迪生此舉爲非。是不加贊許之也。於是屏氣靜息。聞伯爵之所以語威迪生者。顧伯爵於威迪生語。不惟完全贊許之。且更作種種美辭。



獎飾之不遺餘力。曰：子真有心哉！所語皆有卓識，不愧爲觥觥好男兒。若家先世在地下，亦可瞑目矣。雖從軍本爲國民之天職，亦猶是尋常事。顧今世人皆好逸而惡勞，世祿之家更不待言。卽彼稍擁有金錢者，已不耐於作勞，而子乃一不之懼，洵可嘉矣。若余則雄心猶是，此身已非不則，且與子賦同行一什，其言壯而厲，頗足鼓其勇氣，而爲天下好男兒之矜式。然仙娜則甚懟其父，何不諒急抗聲曰：阿父，郎君之言皆非所宜語。於今日在阿父，宜勸置之，奈何贊許之不足，而復加以獎飾，他且不論。卽如兒已今爲其未婚之妻，佳禮未成，遽賦離別，此情其何以堪。天涯地角，覲面何由，固不必有戰事之發生，而此心已遼西夢澈矣。況乎聲聲擊鼓之更足，令兒腸斷，言已。爵夫人不勝其憐惜，卽攬仙娜近前，牢執其手曰：兒母憂急，余亦必止婿不行。況今日固尙景象昇平，非鐵馬金戈戰雲壓境時也。夫人之言，表面似與仙娜在紅樓中語威迪生者無異。實則夫人固就時局以言，非如仙娜之徒以稽延爲要義也。然仙娜聞之，不禁已破涕爲笑，回復其平時狀態，而作得意語曰：阿父，郎君其聽哉。阿母之言爲何如。言時首頻左右顧。一泓秋水中，滿含盈盈喜氣，繼且俯吻夫人頸曰：阿母，眞愛兒，非如阿父，郎君之忍心不諒，聲殊嬌婉。入耳，伯爵與威迪生見仙娜，慙慙可掬，皆失聲笑。然未幾，伯爵又正容莊色，向仙娜曰：兒當知有夫從戎，爲國宣力，榮光所及，妻亦與焉。愛夫固當盡情而愛國，亦不可不盡情。蓋吾人，身家性命，固皆寄之於國，而不諱。吾人惟墮蟲沙，浩劫中雖欲日日言愛而不可得，是故愛情兩字，固不局乎男女間而言。然卽言男女愛情，亦必以經困苦者，乃彌雋永，而彌珍貴。因上帝生人，本使之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此數語更不入仙娜耳。而在今日，則吾人彌覺其有玩味，惜乎仙娜因嬌養不知世事而忽之。然當時座中亦未

嘗無人知其妙諦。稱爲讜言。則卽威迪生其人。若爵夫人亦僅淡漠視之而已。

#### 第四章

威迪生既知仙娜之必不許其服務軍營。後此遂不復言及。恐勾起玉人愁思。浪費無謂之涕淚。然心中亦至不能忘懷。常瞑思他日投戎後。若何對待長官。若何對待同伍。至一旦邊境烽起。更若何對待敵人。而軍衣之鮮艷。短銃之光澤。更在在成趣。平日方寸靈台。被仙娜所一人佔據。此時則竟以從戎兩字。輕輕瓜代之。蓋此亦非威迪生之薄情。良所謂一息尙存。此志不懈耳。然亦知天下事空思之無補實際也。乃思速與仙娜。湓吉成禮。以冀履行前日紅樓中與仙娜之約。一日威迪生又晉接伯爵矣。蓋卽商成禮事也。伯爵皆應允之。定明年春季二月十二號爲婚日。距時僅月圓兩度耳。後威迪生又與仙娜言之。仙娜心至適。蓋爲此後之威迪生。有權可以操縱。彼之從軍狂念。吾當以無限溫存消化之。長相衡守。不爲勞燕之投。而行樂且無盡時也。其後來之忽經種種風波。至樂許威迪生之投軍。要豈仙娜今日之所料及。此亦可見人事之不常。彼刻舟求劍者。徒見其不自量耳。

是日威迪生既得伯爵之允許。仙娜之同意。遂匆匆自伯爵別墅中出。思返倫敦。略事預備。以時固甚促也。乃於途上。忽遇一汽車。風馳電掣。迎面而來。威迪生固識其車。並識車中之人。思矚己之車夫。避道以行。顧見旁無支道。不得已仍之。未幾與前車相距僅咫尺。面貌已皆瞭之至悉。彼車中人。卽與威迪生脫帽致禮。且矚己車卽停。曰多日不遇君。令人不歡甚。以君固和善易親。然君亦多佳運。日來必有樂事。能爲故人略述一二否。而吾此時亦甚願再至倫敦。與君向酒家買醉去。時威迪生無奈亦還報之禮。略與

週旋。惟辭以今日事。穴不能同伴行樂。而車亦遂停於道左。方思喚車人行。乃彼車中人又作語曰。君長年蕭閒。自適未見有奔走之一日。何今日適有事。羈身然敢問所事爲何事。威迪生心不耐甚。遂曰。吾爲預備與華德伯爵女公子結婚時需耳。言已。即告別喚車人行。彼車中人仍脫帽送之。及見威迪生車既去遠。始囑車行。當車聲呼。呼中頻聞車中人作語曰。惜哉。惜哉。已。又銳利其目光。厲聲曰。余必有以破壞之。噫。此果誰氏。所語何令人之不可解如是。彼所謂惜也。破壞也。是指何事何物而言。乃時其車人亦發不可解語曰。少侯爵。是無傷。此事付四號。勾當之。已見其餘裕矣。車中人聞語曰。子真黠哉。然智慧亦可嘉矣。他日成功。當與子以金鎊十車人聞之。笑曰。少侯爵何吝哉。僅與吾以。幾幾之數。然終望此。幾幾者。勿再靳之。而此時車亦止不行。停於司洛痕脫村哈羅侯爵家門外。乃知頃車人所謂少侯爵者。即哈羅佐治是。威迪生本與爲友。頃因心中有仙娜之諄諄告語。遂思與之疏遠耳。乃自談話後數日。倫敦比士俱樂部中。常見威迪生與哈羅同行。戾止意態。間若甚親。暱載言載笑。同作種種游戲。即有所陳述。兩人意見亦相吻合。從無參商。以前日司洛痕脫道中。威迪生之淡漠神情。擬之。至不相類。蓋威迪生已與哈羅和好矣。然威迪生固未嘗忘仙娜之語。特以其目光中。視之。哈羅爲人謙恭待友。從未見其有傲岸之日事。無鉅細一經其手。罔不井井有序。而當人有不歡之際。彼復時出詼諧語。務博人之歡笑。以釋人胸中。癥結。人與其友。猶之置身春風。廣座中和。煦拂面樂趣。自生。故遂以仙娜語爲過情。雖連日與之徵逐。而於仙娜前。並未有片詞之語。及惟仙娜覺威迪生常作沾沾自喜之狀。誤爲婚期伊邇。故而不加窮詰。晤談時。惟以萬頃情波。頻頻注射。威迪生身上。如務使威迪生浴於情波一片中者。威迪生樂更無藝。雖



時寒威肅殺。令人戒途。顧威迪生之汽車。仍日衝寒。冒冷馳行於司洛痕脫道上。以與仙娜家人作經時之情話。並以日覩玉人顏色爲慰。可見威迪生與仙娜情好之密。正如明媚春光中。萬卉怒茁。蓊蓬茂盛。不可猝止時也。而亦可見仙娜之足令人傾心。威迪生百鍊之鋼。幾化爲繞指柔。然仙娜時固別有會心。在惟此會心。亦以暱愛威迪生故。宗旨雖爲兒女子私情。顧人亦當憐其苦心。孤詣非如彼哈羅之納交。威迪生實爲施其奸詐手段。而吾書至此。遂述哈羅行事矣。

一日凍雲壓檐。朔風怒吼。倫敦市上人跡稀少。惟街頭警卒仍挾其威嚴氣色。兀立不少動。乃時皇后街比士俱樂部中。有二少年方狂飲無已。琉璃杯相觸作聲。酒瓶疊積室隅。若將搖搖欲墜。狀至不寧。以瓶堆置過多也。此二少年者。談吐奮發如淙淙流水。長無斷止。一衣灰色外套。一則黑色也。然於電燈下覘之。知兩人雖皆酩酊類醉。夫顧灰色衣者言旨殊清澈。方流動其眸子。作得意色。而彼衣黑色之少年。則語詞漸不可辨。坐立不寧。繼且首垂垂俯桌上。若將睡去。衣灰色之少年。卽以其囊中燦然之金幣。付之侍者。已乃扶黑衣少年至一車中。彼仍坐其旁。而喚車人向東馳去。噫。此兩少年爲何人。何於天寒日暮時。尙暇裕若此。誰知此衣黑少年。厄運方將隨車塵而至。而施其狡獪者。卽旁坐之衣灰色少年也。姓氏則威迪生。佳維及哈羅。佐治是。蓋此時之威迪生。猶之猛虎入柙。已無用武。愁雲慘霧之籠罩其身。正不減此時之寒冰凍雪。而彼哈羅者。則方私自慶幸。心中若作語曰。四號之計售矣。然勃浪斯之智力。亦正復不弱。

## 第五章

朦朧雙眼。一覺醒來。威迪生宿醉解矣。見一綫陽光。已穿帘而入。簷頭融雪。亦琤琮作聲。急騰身起。回憶宵來事。不覺深自切責。已又自笑。昨宵何沈醉至此。使非哈羅送以歸者。不幾葬身街頭積雪中也。未幾櫛沐已畢。侍者即以早餐進。食已。探懷中時計觀之。則已九時三十六分。乃即取外衣加身。登車向國家銀行去。蓋支取五千鎊之滙款。爲年終一切需款。則爲其友人自柏林滙來。所以償其宿逋者。時爲十二月二十四號。距年終僅六日耳。至銀行時。鐘將鳴十下。威迪生乃以滙票付之銀行中司事。見其匆匆向內走。未幾復匆匆出。威迪生以爲核對根號也。及行近。思向之取銀。而司事者即向威迪生展問姓氏。威迪生乃一一告之。司事復向威迪生曰。五千鎊幣。頃已有人取去。此票假也。君何從來。威迪生聞之。幾嚙不敢聲。言呐呐不出口。司事大疑。即喚守門警卒。看守威迪生不使去。而時行中總理霍爾伊氏。亦來向威迪生窮詰。時威迪生已驚神稍定。遂告以此款之由來。並述家世甚詳。霍氏不禁踟躕難決。蓋察威迪生狀貌。則恂恂儒雅。斷非僞造奸徒。況聞其家世。更知係聞家子。席豐履厚。初不少此五千鎊也。思不付警。轉念事與銀行信用有關。不可不使之水落石出。於是終以威迪生付之警卒。而威迪生遂爲警廳中刑事犯矣。

威迪生既拘之後。即作一書與華德老伯爵。呼爲援手。惟書未堅。囑不可使仙娜知。恐其芳心片片碎也。伯爵讀已。即納書袋中。急駕車至倫敦。於是倫敦警廳前有一華麗之馬車。一鬚髮頹白之老者。峨冠博帶。向警廳中行。與警長多倫哥促膝密談。至經時之久。蓋即華德老伯爵也。密談既已。遂復由警長命喚威迪生至。威迪生見伯爵在座。感愧交并。熱淚潄潄下。伯爵亦心爲惻然。遂慰曰。子母泣。余知子深。豈潔

身自好如子者。乃爲此寡廉鮮恥事。然今已跡涉嫌疑。欲昭雪非破案不可以。中必有奸徒在。惟子當以連日行止詳告之警長。庶有下手處。言已亦老淚盈盈。似將垂下。蓋凡人於其素愛者。一旦忽遭毀損。心中必不歡。茲威迪生爲伯爵嬌客。則伯爵之黯然神傷。亦正有故。況威迪生固復遭人陷害乎。於時威迪生乃詳述連日行止。與哈羅交接事亦不諱。當述至昨宵與哈羅鬩飲。及哈羅送之歸時。警長頻吸其烟。不止烟斗中火星點點。冒之上升。於濃烟繚繞中。只見警長閉目搖首不已。既多倫哥轉問威迪生曰。此票於何日滙。至當滙。至後曾經人目否。威迪生曰。無之。惟是日至郵局時。哈羅適亦偕往。伊詢吾。吾乃告之。蓋二十一號下午也。多倫哥乃向伯爵曰。機倪已得。然宜祕密。勿使外界知有此案之發生。則真相不難破也。言已復向威迪生曰。若且居此。雖家中亦不可通信去。因自有若岳氏主持。若固可無內顧憂。而於此案亦甚爲利益也。於是此談虎變色之假滙票案。倫敦士民皆無知者。因國家銀行中警長亦去電話。止勿洩道也。

光陰如矢。轉瞬年終末日屆矣。假票案仍未破。而威迪生居警廳中。且已經六日。私嘆以華貴之男爵。乃遭不白之冤。而居此中度歲。不特自顧無顏。抑亦辱及先世。然彼警長固嘗許吾以數日內恢復自由。何至今尙消息沉沉。實令人悶欲死。而仙娜連日不晤。更未知若何相思。於是威迪生不寧於座。反手背後。徒步室中。狀如階前之螻。週而復始。此室製殊簡單。而小亦僅數弓。一榻一椅一桌。外實已少餘隙。故時威迪生亦常轉其身。所謂徒步尙假代名詞耳。已而威迪生復坐椅中。仰其首。若有思狀。極無聊時。忽警長來命使之出。及至警長室中。多倫哥笑曰。案情已破。回復君自由身矣。雖奸徒漏網。然幸得此使君能。



安。然。度。歲。也。言。已。卽。以。手。中。之。紙。使。威。迪。生。閱。其。文。曰。

威。迪。生。近。方。在。司。洛。痕。脫。村。與。其。意。中。人。作。綿。綿。情。話。足。見。此。事。尚。未。收。效。所。約。且。緩。

兩不署名而字又以打字機印者。不露微痕。案情雖破。案中人固未可得。威迪生惟切齒呼恨而已。時伯爵由多倫哥通知。已乘坐馬車至。於是多倫哥乃以破案之情形。及事前計畫。軒眉揚目述之。其言曰。昨宵余得一報告。『謂於達爾摩街左近。有兩人喁喁私語。至難聆悉。惟中兩語。若曰吾四號之！不售彼！亦智矣。雖中有未清辨之音。顧以其語之突兀也。遂尾之行。乃在此街之一小巷中。兩人卽側身入近視其門牌。則赫然四號也。』余知此案之線光已得。今晨乃偕警卒六人。往達爾摩街。當至巷口時。使警卒避立左近。余獨身往叩彼四號之門。久之內作聲曰。二〇二。余不知所答。姑漫應之。然此時更斷定是屋之爲一祕密造惡藪矣。安知與此案不無關涉。可爲不虛此行。遂佇待於外。乃閱五分鐘。未見門之啟。知必以口號不符。而以閉門羹饗吾。不得已乃急招警卒。破門偕入。則室中空無人矣。惟發見機器一具。僞造之各銀行紙幣一束。統合之數亦頗鉅。惟分析以言。實令人不卽覺。此亦足見奸徒行事。非徒貪得無厭。實能揣摩人之心理。最後乃見一外衣高掛架上。就其袋搜檢之。遂得此紙。而至此余於此案。乃告成功矣。惟彼奸徒。抑何靈敏。僅聞余聲。卽倉皇逃避。衣不及攜。若余當時曾告之曰。余警長多倫哥也。者。然及至出門時。而疑團卽釋。蓋門旁有一穴。細如蜂房。孔人處於外。有日光之照耀。每不注意。及自內出。則卽見之。乃知彼時應門之奸徒。於余不能答其口號後。曾就穴以窺。及見爲余。遂卽出避耳。此誠余當時之疏。使喬裝往者。或且不能識余面目也。雖然。奸徒姓氏。余早了然胸中。前日之言。須祕密此案。

若君連日之絕跡倫敦市上。仍在伯爵別墅中者。皆所以疑奸徒。而使之自道破也。今也果皆如余料。言下意甚得。伯爵及威迪生。俱起頌之。後伯爵乃偕威迪生返司洛痕脫村。在車中謂威迪生曰。若家中本已無人。今年度歲。不妨居余處。而通信僕輩足矣。因仙娜自不見。若六日後。幾懨懨將病。常日絮絮問。余終苦無以應也。威迪生乃點首允可。

及威迪生至司洛痕脫後。卽往紅樓。仙娜方觀一名家說部。見威迪生至。擲書榻上。趨抱威迪生頸。曰。說部固足以消儂愁。思然終不若。郎君之使儂樂。意連日之芳躅。不臨音書。又絕致儂。五夜愁腸。幾寸寸斷。郎君其忍心哉。威迪生於是乃告之故。仙娜聞之。曰。往事已矣。不必再論。惟望後郎君交友宜謹慎。從事因儂觀此事。主謀者其爲哈羅耳。威迪生爲之默然。

## 第六章

柳綫舞風。杏花含笑。紅情綠意。絢爛可觀。蓋逝水時光。忽忽又屆威迪生與仙娜結婚之日。觀禮者叢集。情形不減爵夫人誕日時。惟座中少一客。卽哈羅。是蓋威迪生聆多倫哥之語。已覺蛛絲馬跡。剎自可疑。及復經伯爵之勸告。仙娜之道破。乃亦以哈羅爲非人。而誓終生與絕。及禮既成。遂以同命之鴛鴦作雙飛。之海燕漫遊世界名勝地。凡山明水秀之鄉。皆有此鸚鵡雙影。芳郊並騁。桂棹同槳。其一種相偎相依之情。照入艷陽。裏江山亦爲之生色。然時威迪生固雄心猶勃勃。從軍之念。並不爲旖旎風光。消磨盡淨。良以此時之威迪生。又爲憂患餘生。凡經困難者。其志力必較恆人爲強。堅以激刺之深也。故威迪生時雖未與仙娜語及。願終望仙娜之允踐舊約。舊約維何。卽威迪生從軍是。而吾書至此。亦似無事可叙。

行將結束矣。然固未也。

玉暑已殘。金風將起。威迪生夫婦正遊於德之柏林。時爲一千九百十四年秋季七月十號。去八月四號。英德宣戰。期僅數來復耳。兩國報紙論調方皆匣劍帷燈。隱隱示意。蓋戰端已啓矣。威迪生夫婦遂返英倫。於是司洛痕脫村之一角紅樓中。常有雙雙鴛影。掩映於綠柳陰中。見者至疑爲畫中人。迨乎歐戰既起。威迪生卽奮袂而言曰。此次戰爭。國幾十數。爲歷來所未有。然皆爲德人野心而起。聯軍只爲保障公理耳。況彼奧以太子之尊貴。而亦身臨前敵。則吾人更當若何興起也。慷慨意氣。懦夫爲立。已又出戰地。寫真多幅。則海軍攻入比利時。後情形慘目。傷心令人血沸。仙娜見之。愛國保種之心。亦不覺油然而生。曰。儂忍使吾邦步比後塵乎。今而後不復止。郎君從軍矣。明日威迪生遂往倫敦投效。市上喧聲聚處。皆談戰事。顧人人面目間。若挾有殺敵致果之氣概。而婦女之送行者。亦皆無戀戀態。一以殺敵奏凱爲祝辭。仙娜聞之。嘆曰。儂幾誤國。儂幾誤吾郎。君昔以爲一人之輕重不足關係大局。今而後知軍隊由一人而積成。聯軍中多一人敵軍即減少一人之力。則詎可復言無關係哉。故後雖夢澈沙場。而心中常饒樂境。如見威迪生方匹馬單刀。領一小隊。緩緩從戰地歸。雖週身紅色點點。血花。顧見其神情。振奮知染敵人血也。而後隨之。低首吁氣。狼狽不良行者。則皆俘虜。是心乃大樂。蓋此時仙娜雖夢中。亦不以戰爭爲懼。惟每日早起。卽觀報章。以知戰地消息而已。因威迪生自出發後。無多暇作家書也。一日戰地雁書來矣。仙娜臨風讀之。讀至得意處。不覺曼聲高歌。蓋此一封書。實挾有重重喜氣。書云。

吾最親愛之仙娜。擲筆從戎於茲數月。此數月中。皆血泊生涯。不忍爲吾愛述。然男兒許國。馬革裹尸。



本分內事。況如吾之。僅居戰濠。夜以繼日。有時雖至滴水不入口。粒米不親唇。困苦之狀。殆不可堪。顧今仍頭顱依然。身健如故。吾愛聞之。想當心慰。惟前日有一事。至洩吾心。雖瀕於危。而今日述之。猶覺字裏行間。樂趣盎然。蓋本吾之良心。感人以悔過。而是人懺悔之言。又卽爲恢復吾一生之名譽。噫。吾愛聞之。亦不知樂也。何似。蓋前日吾戰濠中。又來新入伍者多人。因時天已黑暗。不能辨其爲誰。故雖兄弟家人。亦不相識。因心目中常有職務兩字。在卽使火光照眼。亦無暇以辨新入伍者之面貌。而時吾軍戰鬪力增加。敵軍幾不能支。吾心至適。誰意於天垂明時。敵軍竟復大舉。至來奪吾戰濠。吾軍乃肉薄與之戰。腥血四溢。呼聲震地。吾軍喪身亡元者。壘壘顧前仆後。繼氣不少。衰而大本營援軍亦至。於是吾軍復反守爲攻。乃時有吾軍一人。因殺敵過勇。陷入敵中。幾不可出。吾瞥見之。同仇念起。遂入拯之。此人乃得生。而吾則一彈中手矣。是人急負吾至營中。延軍醫至。爲吾療傷。感激之忱。出於言表。雖僕僕道途。彼猶以爲效微。旁而以其胸中天良之語。述於吾病榻前。其言曰。假滙票係余爲者。前日爲此非利五千鎊也。思不利君耳。乃君竟能察出。竟不受余愚。而四號機關亦無端敗露。吾御人勃浪斯之計。劃終不行。足見上帝行事。善人常在。福庇中也。然余亦從此翻然悔過矣。若當日之所以忍心爲此。則特慕吾愛之顏色。思有以攘奪之耳。言至此。長跪榻前。涕泣求恕。並求上帝赦宥。吾見其終能誠懇。且爲國宣力也。許之。近更友愛甚。卽吾傷之。早日得痊。亦半賴伊力。蓋吾於病中。承應奔走。初皆爲彼而體貼。週至。竟使吾忘痛楚。今日吾寓書。吾愛彼復懇吾於吾愛前。道歉而吾書至此。亦述彼人之言畢矣。彼人卽哈羅佐治。是。不知吾愛閱此書時。胸中起若何感觸也。下書爾至愛之威迪生。佳維。

倚盾書

後仙娜以此書呈之伯爵夫婦兩老人胸中感觸與女公子抱全情而此後之仙娜惟日隨禮拜堂中牧師祈禱願速止此驚心動魄之惡戰吾書至此亦謹希冀此大戰之速平使解甲戰士歸來與閨中人度溫柔歲月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之情景事慘詞楚作者所不忍道也

(完)

拾偶樓影鉤

※

定盦有鄰兒半夜哭一詩。語帶哲理。而令文人見之痛哭。詩曰。  
鄰兒半夜哭。或言憶前生。前生何所憶。或者變文名。我有一篋  
書。屬草殊未成。塗乙殆一紀。甘苦萬千并。百憂消中夜。何如坐  
經營。剪燭蹶然起。婢哭妻復曠。萬一明朝死。墮地淚縱橫。此亦  
集中所不載也。



奇情小說

十五年 前

↓ 越 刺 豔 異 ! 事 實 幽 奇

↓ 淋 明 小 本 ! 帶 翻 野 味

全書一冊  
 定價洋一元二角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上海南京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一冊  
 定價洋一元二角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上海南京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趣味濃厚

事實離奇

哀情瀝血鴛鴦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哀情美人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復仇女傑麥尼華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滑稽諷刺小說紅

蓄薇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社會騙中騙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小

本

小

說

十種合購洋一元二角并贈精式布匣一只

社會芸娘外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社會閨閣豪賭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紀事一掉緣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言情偵盜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哀情菊兒慘史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精印小本

帶攜便利

奇情  
小說  
十五年前

鷓 雛

芙兒有人在那裡按門鈴哩是什麼人別要是郵差不是你快去看看這時西拉華德夫人一壁說着話一壁還氣吁吁地發喘喘的岔了氣那話兒益發連續不上來了這時便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蓬着一頭金絲髮凝着一雙碧瞳站在牀前嚶的一聲應着便飛奔出去了不多一會果然手裡擎着一封書函走到牀前欹着半個身子輕輕的撫着他母親衾上說道果然是送來的一封信母親要看不要夫人忍着喘從被窠裡伸出一隻顫巍巍的手來說道拿來我看哦果然又是他的這真叫人猜測不定了我想着十五年以前的事咳叫我見了這一封奇怪的信怎不回到十五年以前咧

西拉華德夫人住的是一所破舊的房子這房子統共不過三楹這臥室中的陳設尤其敝陋窗上的玻璃已碎了兩塊用舊報紙糊着室中桌椅七零八碎簡直沒件整物兒夫人自前月裡一病之後遊塵凝几竈突無煙益發的淒涼滿目想他十年之前還是個雪膚花貌的美人兒雖然是小家碧玉却是艷名遠播才貌兼全不過命運不佳二十歲上嫁了個丈夫是個陸軍大佐名字便叫西拉華德于歸之後却也靜好無間便是夫婿也算得個桓桓健士可惜過不上兩年這時英國恰巧有南斐洲之戰那位華德先生便做了個馬革裹尸的雄鬼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魂歸月下悔覓封侯春上陌頭忽驚死別夫人自經此變生趣已盡加之那大佐子然一身外衣佩劍之外更無長物國家雖有撫恤之費盃水何足以救車薪其初還有大佐生前幾個同胞好友聞而生哀略有資助禁不得零丁寡弱坐喫山



空漸漸的也就支持不來。但是夫人雖然貧病交迫，始終不萌改適的念頭。固然是夫人和大佐伉儷情深，不忍相背。但其中還有一個原故，使夫人荼糜之苦，少釋冰霜之節。益堅便是他跟前有個女兒。現在已長成到十三歲了。從那年大佐徵調到斐洲之前，生下的還沒滿十月。大佐便車麟麟馬蕭蕭從軍絕域一去不還。但是每回家書之中，總提起他的女兒。說芙蓉兒長的怎麼樣了。我很想歸來看見他對我笑一笑呢。夫人見了大佐的書，便淚痕滿頰的捧着女兒親了一個。悽涼悲感的吻，還低低喚着大佐的名字。說道：芙蓉兒無恙，但願你早早歸來。他便拚了對着你笑個一百回呢。

夫人自從大佐死後，家况日艱，他倒也並不在心上。只一心一意的撫育着芙蓉兒。他每想着大佐，便對着芙蓉兒垂淚。有一回芙蓉兒說道：母親常常說我有個爸爸在南斐洲，但是何以永遠不見回來。我看別人家的爸爸，總是鎮天價在家裡和他女兒一起頑的。怎麼我那爸爸老不想着他家咧。夫人聽了這話，益發哭的凶了。芙蓉兒才嚇得不敢言語。一天郵差送到一封信，夫人接在手裡，瞧那字跡全不認識。那波磔之中，帶着矯強，好像是故意寫得這樣的。信面上却明明白白寫着格恩特街一百八十七號西拉華德夫人收。沒絲毫錯兒。夫人拆開一看，內中只有一張二十磅的鈔票，也沒書兒。心中十分驚駭。再四忖量，想不出個道理來。或者是夫兒生前的朋友欠了錢，聽見夫兒已死，便寄來還的。但是既然如此，也總有個書兒叙說明白。或者還要討一張收據，說是那人心存惻隱，有意資助。但是天下也沒有這樣施恩而不望報的人。資助了人家，還不肯寫出姓名猜來猜去。總覺得不對頭。路夫人因為自己是窮賤弱息門戶，零丁處處提防，十分謹慎，便將那鈔票收了起來，另放在一處，無論艱窘到那步田地，總不動。

他不料到了下月的這一天又來了同式的一封書依舊是二十磅紙幣之外沒半個字兒去郵政局打聽那寄信的人時却也茫無頭緒只好仍舊收下來書要剪絕如此一連五六個月便接得五六封信最怪的是連日子時刻都分毫不爽只是那寄書人的姓氏還是茫然夫人便親到郵政局中向管事的說明了原故要他特別注意那寄信的人過了幾時局中人說那寄信的人是個中年紳士只堅意不肯說出他的姓名自從這回之後那紳士不來了來了個白髮老者照樣拿着這信來寄只要他寄信的手續沒錯郵局中也不能過問從此便無從打聽了從此下去一過十年那封奇怪的書信還是不爽晷刻夫人見沒有別的變故也就安了心但是沒打聽出那幫助的人來那錢還是不用他的好所以依舊清貧度日十年中也就了幾次女教師的館地略爲貼補稍可支持最可喜的是芙蓉兒一天天長成起來生的豐肌玉骨容光照人和他母親少時的丰姿一般無二只可憐他母親却益發消瘦了本來十年中的辛勤荼苦已是不易禁受加着思念前塵茫茫後顧那得不把個花枝般美人磨得形銷骨立到了這一年上便得個肺病沉綿床蓆氣息如絲醫生來看過說是沒藥醫得他的心病好是絕望的了這時夫人又接到那奇怪的書信喘着叫道芙兒你來你把那木箱裡的鈔票數一數總共是多了他女兒便依了他的言語取出木箱用鑰匙開了數了一數說道一共是二千四百二十磅夫人歎了一聲道却早已過了十年零一月啦芙兒你把這一張也收起來仍舊鎖好我家無論怎麼總不能用那不知姓名人的錢便是他十二分好意念我母子煢煢孤立特意救我們我也只好感謝他的盛意：他的盛意芙兒萬一……萬一我死之後你便把這個木箱交給鄰近禮拜堂裡的牧師請他藏着將來打聽出那個原

主還他。便了。畢竟打聽不出。便捐給堂中。也是一件好事。說着喘着。又昏過去了。芙蓉兒見了那光景。嚇的幾乎哭了出來。趕緊上去扶着他。母親的頭灌了一盃冷牛乳。過了一回。方才醒來。母女二人清清冷冷的廝守了一夜。夫人有時醒着。有時昏着。看着一絲半氣的樣兒。曉得大命已近。芙蓉兒才十三歲。早急的昏了。便有幾個多年的老鄰居。張婆婆李媽媽。過來張羅着。也是束手無策。只公議再請了一位醫生來診治。看了看。搖搖頭。說道。肺部已經全痿了。看光景。至多延個六七小時罷啦。說着便自走了。這時二月天氣。乍寒乍暖。風雨間作。黃昏時候。便下了一場大雨。雷電交至。震得那破屋子。幾乎坍了。電光從破玻璃窗中直穿進來。雨點打窗。像撒沙子般。簌簌不住。夫人忽地微微清醒。便叫芙蓉兒扶了起來。自己合十禱告。上帝禱告已畢。回頭看着芙蓉兒。悽然說道。芙蓉兒。芙蓉兒。我要和你分別了。但是。你才十三歲。家無擔石。又沒有一親半戚。這便怎麼好。芙蓉兒聽到這裡。早已伏床大慟。夫人那乾涸的目眶中。也微微現出淚痕。又不住的喘着。過了一回。掙出兩個字。道。西拉。却再接不下去。那額上的汗和珍珠般一顆顆滴下。芙蓉兒趕忙上去扶他。睡下。猛地聽見一陣鈴聲。在這般風雨之中。還有誰來呢。芙蓉兒便慌慌出去。只見門外站着一人。身材態度是個上等社會人物。穿着雨衣。戴着雨帽。急切看不出他的面貌。來。只唇邊翹着兩角八字鬚。那人笑了。笑便道。恕我冒昧。這裡是華德夫人家呀。說着也不待請。就走了。進來。在外間屋裡。脫下雨衣。雨帽。就一點昏燈之下。看着芙蓉兒。笑道。請問密司。可是華德夫人的令愛。不必說了。我看密司的面貌。就曉得啦。簡直是一個活脫子。咳。叫我想起他十五年前的事。喇。不必提了。密司。你母親是不是病着。可否領我進去看一看。說時。那種溫藹的態度。芙蓉兒也知他一定是個好人。



了。便問先生可否叫我曉得你的姓名。我母親可是病着呀。他道：「密司這我暫時不用告訴。你橫豎不多。一回你就會知道的。」說時，那人已走進房來，看見那房中敞陋不堪的形景，不覺繃了繃眉，嘴裏咕嚕了一句也聽不真是說什麼。便在床前一張椅子上坐下。芙蓉兒搵着眼淚，叫了聲母親夫人。這時昏沉中似乎聽見有人走進屋來，勉強睜目，聽見女兒喚他，便問芙蓉兒什麼事。芙蓉兒剛才要說那客人，便接着道：「夫人恕罪，小可是特來望望夫人的病，并且這句話未說完，夫人睜開雙目呀。」一聲道：「先生，你可是說到這裏，那客人也微微一歎。」芙蓉兒此時方才端詳那客人時，只見他四十上下年紀，鬚眉俊朗，舉止安詳，顏色微覺蒼白。說話時，用手拊着心口，似乎有一種說不出的隱恨，蘊在胸中。他母親見了那客人，似乎精神一震，便不似方才那種沉迷的樣子，顫着聲道：「司格特先生原來是你。我想着那奇怪的書函，咳，你的用心真令人感激啦。」司格特勉強笑了一笑，說道：「西拉華德夫人不必提這客氣話。這原是舊時好友應盡的道理。但是我想你現在的境況應該少爲舒展些了。何以還是如此寒儉別是……夫人接着道：「我因爲這錢來的奇怪，我便不敢動用他。况且我原沒有用你錢的道理。你的熱心，我只好心中感激。這錢是不能受的。」咳，愛拉呀，西拉華德夫人我放肆叫了你一聲十五年以前的閨名，你不要見氣。你這話可不是和我生分了嗎？你要知道我們雖然沒有……但是我之對待你，恰至今和十五年前一般，便是從今以後，直到我的末日，我心中的紀念是永永不澌滅的。」司格特說到這句聲音漸漸低了，低着頭，好似在那裏沉思。夫人也默然不答，只有那窗外的風聲雨聲一陣陣攪上窗來，過了一回，司格特舉起首來，用手携着芙蓉兒的手，微微笑着，那笑態之中却含着的一種悲惋，悽然說道：「你長成得好快呀，姑娘。」

十五年



你現在可會讀書嗎。你白天是做些什麼功課。我知道。你是要陪伴你母親一刻也不能離開他。所以也沒到學堂裏去。咳。你的父親呢。好苦的孩子。說到這裏。夫人再也忍受不住。長號了一聲。又昏過去了。司格特也涕淚滂沱。還一手撫着芙蓉兒的脖子。叫他不要哭。轉眼見夫人暈了過去。又深悔自己莽撞。趕緊喚醒了夫人。自己拭乾了眼淚。說道。夫人不要悲傷。這是我的一來。又觸動了夫人的心緒。夫人病的這般。那裏再可傷心。咳。我自己不明白。何以要說這種話。啦。夫人一言不答。只合着眼。發喘。司格特站着。覺得無味。才想告辭了。走。那時。夫人忽地又一絲半

氣的說道。司格特。請恕我。我負了你。你還是那麼好心。但是我要去啦。望你別走。說着。早大喘起來。司格特忍着兩眶眼淚。低聲道。夫人。且歇歇。我明天再來看你。夫人搖了搖頭。歎道。不能了。芙兒。我已見你父

六

親。啦。他。披。着。甲。冑。站。在。天。使。傍。邊。好。不。威。武。咳。他。還。對。我。笑。着。啦。司。格。特。我。去。了。再。見。再。見。望。你。家。靜。室。好。白。首。和。諧。我。那。芙。兒。望。你。要。念。一。點。朋。友。交。誼。照。拂。着。些。可。憐。家。中。貧。到。這。樣。料。想。也。不。能。過。活。這。便。如。何。是。好。司。格。特。我。今。生。也。不。能。報。你。了。望。你。瞧。着。這。個。孩。子。咳。我。不。說。什。麼。了。我。的。責。任。已。盡。我。要。去。啦。司。格。特。站。着。雙。手。搓。着。顯。出。極。無。可。奈。何。的。樣。子。瞧。夫。人。的。氣。一。絲。微。似。一。絲。到。末。了。兒。便。沉。下。去。了。雙。睛。上。插。芙。蓉。兒。上。去。撫。着。時。四。體。已。經。冰。冷。了。口。中。還。不。住。噓。着。餘。氣。臉。色。白。的。和。紙。一。般。瘦。骨。不。盈。一。把。可。憐。這。便。是。十。五。年。前。的。絕。世。美。人。愛。拉。啦。芙。蓉。兒。一。壁。哭。着。喚。着。司。格。特。眼。中。的。淚。和。雨。點。般。滴。個。不。住。斗。的。夫。人。直。着。喉。嚨。喊。了。一。聲。那。聲。音。却。微。細。得。像。蠅。聲。一。般。是。乎。似。司。格。兩。字。雙。足。一。伸。香。魂。渺。然。歸。天。國。去。了。司。格。特。像。發。狂。般。怔。了。一。回。趨。至。床。前。執。着。夫。人。已。經。冰。硬。的。玉。葱。吻。了。一。吻。飛。也。似。的。直。衝。出。去。那。窗。外。風。雨。之。聲。還。淅。淅。瀝。瀝。響。個。不。住。

第。二。天。格。特。恩。街。上。有。一。輛。柩。車。緩。緩。而。行。後。邊。隨。着。一。個。幼。女。還。有。幾。個。年。老。婦。人。便。是。西。拉。華。德。的。鄰。居。口。裏。不。住。的。說。着。可。憐。呵。姑。娘。你。也。不。要。哭。了。我。們。和。你。母。親。相。處。了。許。多。年。真。是。個。賢。惠。不。過。的。婦。人。如。今。他。歸。天。去。了。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慢。慢。兒。我。們。和。姑。娘。想。法。總。不。叫。你。零。丁。失。所。啦。那。柩。車。一。直。到。了。聖。保。羅。禮。拜。堂。牧。師。誦。經。已。畢。即。便。下。葬。這。時。人。叢。之。中。走。出。一。個。中。年。紳。士。翹。着。兩。撇。燕。尾。鬚。眼。眶。中。微。微。還。有。點。濕。痕。只。見。他。垂。着。頭。手。裏。携。着。一。架。花。圈。緩。步。走。來。把。花。圈。放。在。墓。上。深。深。地。鞠。了。一。躬。便。走。了。開。去。拿。兩。手。插。在。衣。袋。裏。眼。望。着。天。只。自。發。怔。傍。邊。有。認。識。的。便。竊。竊。的。說。道。這。是。銀。行。總。理。司。格。特。先。生。呵。如。何。認。識。這。個。貧。婦。真。是。奇。怪。再。見。司。格。特。走。到。芙。蓉。兒。姑。娘。身。邊。用。手。携。着。道。姑。娘。



如今只好隨我去罷。你母親的遺言，你是聽見了的。芙蓉兒答應了一聲。司格特便攜了芙蓉兒，向鄰右送葬。諸人鞠了鞠躬，便上車去了。

光陰迅速，早過了好幾個年頭。芙蓉兒姑娘已長成到十九歲了。出落的亭亭玉立，綽約多姿。那司格特先生，却依舊鰥居，每日裏除掉到銀行辦事之外，便一意撫育那芙蓉兒，還請了幾個女教師到他邸中，教授着芙蓉兒各種學問。他自己從不到交際社會中涉足一步。於是就有人議論他是持獨身主義的人。又有人說他從前也曾愛過一個女子，到後來那女子却嫁了一個軍人，他便灰了求偶之心。獨身過了一世。這司格特先生愛那芙蓉兒，真是不啻所生，又立了遺囑，在他財產之中，畫出十萬金磅，爲芙蓉兒贈嫁之資。一時倫敦社會中少年子弟，既慕芙蓉兒之色，又涎其多貲，那求婚的人，竟是絡繹不絕。在芙蓉兒意中，却早有了個如意郎君，說也奇怪，這人也是個陸軍大佐。芙蓉兒傾慕他那種英姿颯爽，往來十分密切。一天，司格特從銀行裏回來，在家中花園裏憩息，一壁喝着咖啡，一壁翻着報紙，心中却默默地在那裏盤算可巧。芙蓉兒緩緩地走來，立在桌邊，叫了一聲。世父，司格特舉眼看他時，只見他雲鬢半偏，玉顏發頰，嘖嘖着欲吐不吐的一種情景。心中頓然大悟，便笑着道：芙蓉兒姑娘，你可不是有話和我商量嗎？芙蓉兒赧赧的答道：正是有一件事要告知世父，便是那：說到這裏，却頓住了，說不下去。司格特微微一笑，說道：姑娘，我猜着了，一定是你的終身大事，可不知是誰中了你的選。啦，芙蓉兒也低鬟一笑，道：便是那約克森大佐，他也和世父往來熟識的。司格特笑道：約克森是這孩子嗎？好極好極。我瞧那孩子原是不錯的。姑娘，我答應你了。我很贊成，我很盼望你們早日成禮呀。我又想起來了，我想起那年

的光景簡直和今天一樣。咳，不要說了。姑娘，我沒說什麼嗎？望你原諒我。我上了年事，有些胡言亂語了。你去辦你的正事罷，一切隨你的意思，也不必告訴我。我要錢，只管向銀行裏去支便了。芙蓉兒笑着又替他世父斟了一盃咖啡，便自去了。

又過了幾時，那天恰是二月，天氣風和日暖，花滿枝頭，聖保羅禮拜堂中有一對玉人，正行着百年大禮。主婚的人是一個老年紳士，那唇邊兩撇八字鬚已成了花白色，穿着堅挺的衣服，兩手插在衣袋中，那副神情却依然是當年的司格特。只見他等行過禮之後，看新夫婦上了車，賓客陸續散去，他一個人緩步出來，在堂前一個坟墓邊徘徊散步，一手指着新婚夫婦的車子，一壁低聲道：「愛拉，你瞧見了嗎？你喜歡嗎？咳，你怎麼儘着長眠不答應我一聲兒呵罷了。不要說了我的責任已經盡了，我要去了。愛拉，再見。」

芙蓉兒自和約克森大佐結婚之後，便到瑞士去度蜜月。少年伉儷浮泳於愛河之中，其樂正復不淺。不料一天得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嚇得他們急急的命駕言旋，却不知已不能再見他世父之面。原來這幾天倫敦報上紛紛傳載說：銀行總理司格特伯爵忽爾失蹤，杳無音訊。大家以為奇事。芙蓉兒夫婦回來之後，設盡方法，總不能得他世父的行踪。只在他日常的辦事室中得了一封遺札，方才知道是遺棄人世。入山修道去了。那書上說是：

別矣。芙蓉兒在此世界永無再見之日。我不得不宣我二十年來所祕以告我至愛之芙蓉兒。我與若母舊有情款，徒以我遠適異國十年不歸，若母卒嫁若父。天也。及我業成富甲一國，而若母已以貧死。我贅

十五年前

旒。人。世。又。何。爲。者。實。以。若。母。臨。終。一。言。不。忍。相。負。耳。茲。若。已。得。人。而。嫁。夫。婿。英。髦。汝。善。相。之。我。事。畢。矣。  
我。於。此。世。已。無。一。毫。可。留。戀。者。別。矣。別。矣。好。自。愛。我。產。盡。以。畀。若。已。另。署。遺。囑。在。寫。字。桌。左。第。四。屨。中。  
可。付。律。師。司。格。特。留。白。





物語小說

犬之自述

第六十八卷

全六十卷

繪畫

繪畫

繪畫

繪畫

繪畫

繪畫

繪畫

繪畫

繪畫



# 美 術 郵 片

精製 珂羅版 梅蘭芳艷影

墨色一套十二張  
彩色一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價洋六角

彩色精製 西湖風景

全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彩色精製 西湖十景

全套十張  
價洋三角

彩色精製 無錫惠泉山風景

全套十二張  
價洋四角

彩色精製 海上名花艷影

全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上海文圖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扇 集 大 觀

本局精選明清兩朝

名人如

唐伯虎 祝枝山

沈周 吳寬

文徵明 仇石洲

等書畫扇集約計價

值三萬餘金用珂羅

版精印與原本絲毫

無異誠珍品也

全六十集

價洋六十八元

小物語

# 犬之自述

毅 漢

我生之初已未能一一記憶。惟記得當時有人乃以半克耶購我去。我回思及此不禁駭然自嘆。身價高貴。初不自知。及見售於人。乃始知之。蓋半克耶者。既可購多肉。復可購麪包。其重量與我見售時相等。自此半克耶交涉後。我遂由家庭而出。處廣大無際之世界。蓋我初局處東部之一酒店中。店中雖多趣事。然一出而問世。卽覺胸襟灑然。耳所聞目所接者。光怪陸離。良足以增益我之識見也。吾生此酒店中。目光如豆。偶有所見。輒詫爲奇。憶吾生未及六星期時。嘗有三警察惠臨我酒店之側門。蓋渠輩或聞有可疑之喧聲。故來檢查。我則視彼三人之六足。有如巨柱繞之而走。警察不堪。余擾。余則大樂。憶有一次家中人設計捕余。將施懲責。計定追逐我於廣庭中。有持箒柄者。有持手杖者。余繞庭而狂奔。至十七周。彼等迄不能得余。余乃睨彼輩而笑。彼輩反喘汗矣。渠輩雖屢屢見折而我活潑天然之性。百折不改。吾生性喜動。不能寂然。久處於一室。又喜撲逐他物。吾好動之性。傳自上代。蓋吾有叔氏演藝於馬戲之場。吾之祖父爲某音樂家。所畜登場演藝。輒與偕悲哉。今已死矣。我之好動。我且兼有審美之意味也。吾既稟此良性。吾之境遇亦與吾性情暗相契合。蓋購我之人呼我隨。其後行時。我默忖。此人所詣之地。必一至有興味之場所。我既蓄此想。遂不復思我安逸之家庭。貿貿然隨之而行。異哉。豈我生有遠志耶。抑爲一絕無情愫之物。故能夷然別其家庭耶。我偶亦自疑。我身之中。含有貓類之血質。四月之某日。餘寒猶在。我伴母睡於一垢污之舊汗巾上。向陽負暄。藉取溫暖。舊汗巾乃佛來德之物。佛來德者。店中之夥友也。



## 第

## 九

## 集

爾時此人乃來。吾母嗷嗷作將吠聲。而我則處之夷然。弗以爲意。人呼吾母爲守夜犬。渠見人。輒吠。惟見主人。則否耳。初吾見吾母吠。輒欲躍起。和之。繼乃不然。店中人多脫見一人。必吠一次者。則吾命促矣。吾等所居在酒店之後。本爲貯空瓶之所。拓餘地以爲我等眠息。來此中。取瓶貯瓶之人。日踵相接。吾又何能效。阿母之狂吠。無已。且我又覺困倦。滋甚。緣晨來。我恆助渠等搬運酒箱。實則無須我力。我但追逐之耳。吾復逡巡各地。刺取異聞。奇物。又恆與佛來德對語。卽斯數事已足。困已。體力我狀本醜。初無足諱。吾亦決不自諱。亦未嘗有人爲我諱之。卽阿母亦不美我。我依理而論。吾母亦非美者。我以奇醜天成。故見我者。其第一語。輒曰。是物胡醜也。我不能自辨。爲妍爲媿。但自知吾之面如猛種之犬。體則如獵犬耳。吾之尾直刺空中。髮如鐵絲。眸子褐色。吾全身之毛。則無處不作純白。惟有一目之旁。則深黑若塗漆。吾聞人語。我乃張目而視。見主人立於吾側。俯而視我。立其旁者。則頃者力詆我醜之人也。是人瘦弱。年事與店中諸夥等。而較警察爲短。其履黃敝。袴黑而多垢。吾主人曰。渠狀雖醜。而性至馴。良嗚呼。吾主之言確也。此實爲我之榮譽。吾母恆有言爲犬處世。若無兇猛之勢。或沈摯之態。則宜有美貌。或和良之性。不爾則百無一良。曷足取乎。吾幸而於此四長之中。竟能具一。吾母又曰。凡犬者。殆未有能見生人。而與之習如素稔。而爾則不然。見人。輒如夙好。與之無忤。異哉。爾之性大不類常犬也。吾母常自詡爲一擁戴一主之犬。一而弗屑。與他人習。雖親稔如佛來德。亦不與親吻。惟與主人親耳。吾爲一不擇主之犬。此雖非犬之美德。顧我天性好與人親。不能與人忤。且我尤愛男子。吾喜其靴中發出之味。及其汗香發於足脛之間者。尤所樂聞。更好聽其聲。雖音樂無以過也。有人與我言其清越之音。似能直入吾心坎。而使我力搖其

尾不止吾聞人言吾尾復不覺搖動購我之人漠然視我亦不加一撫摩狀似羞澀我殊不解此人胡以畏羞乃躍至其身欲彼與我習吾母復呶呶咒詈意若不善我所爲也吾主人詔之曰異哉渠已與爾習是夙緣也彼乃不語默然如有所懷吾見寡言之人亦匪鮮是人殆其一也吾主人遂與吾語其稱揚我之美實出我意外渠謂我能於水晶宮中博得上獎而彼人似絕不會意默然如故吾主欲美我之辭既竭彼曰盍少抑其價我但能出半克耶縱此犬是天上安琪兒吾亦不能有半辦尼之增益子意何居吾一聞是人言似有冷氣一股自鼻端衝入頃刻間復由尾端出蓋我已知此時二人所言者爲何事矣此人欲購取吾身而挈吾去吾乃仰承主人顏色冀其此事中變主人曰吾愛此犬逾於所生曰是殆其顏之醜故令君有此感耳君若有子其貌當如此犬吾價爲半克耶尙有事須亟去交易成否請速決之主人喟然曰無已其售於子乎以賤值售去一良犬爲事良可惜然君能識貨則我又何論值已又作至微之聲自言曰我但愛錢耳此聲唯我聞之又曰君之半克耶何在者卽此便可成交易彼人旣以半克耶予吾主乃出繩繫我項吾母大吠囑我善事新主善守新屋宜爲新主人信重臨別贈言意殊懇懇而我好奇之心切殊不暇聞行且言曰別矣阿娘別矣吾主別矣佛來德別矣諸君吾未卜前途將安往但知爲一長路程耳吾自有生迄今足跡未嘗一躡閭門之外亦未知世界之廣乃如此行行復行行偶思止立縱觀彼人必疾掣吾繫頸之繩不容吾與途遇之犬聚談行可百里入一黑黝之門登梯可萬級至一室中室中有鼠味甚濃彼人就坐喃喃似作怨毒語吾亦坐於地仰視之意欲問曰吾等卽居是間乎頃者與君語之警察爲善人乎渠囑君往村間事果確乎君亦喜警察否吾於酒店中所識之警察夥也此

間。尚。有。他。犬。否。所。食。爲。何。物。櫥。中。所。儲。者。何。君。於。何。時。復。與。我。出。而。長。行。能。容。我。出。而。覓。一。我。之。友。否。彼。人。忽。厲。聲。斥。曰。毋。呶。呶。彼。人。雖。斥。我。而。我。胸。臆。中。實。有。千。言。萬。語。不。能。不。向。我。之。新。主。人。一。傾。吐。之。遂。曰。入。村。之。行。將。以。何。時。入。村。之。後。將。居。何。所。君。行。且。爲。一。守。屋。之。人。乎。佛。來。德。之。父。在。村。中。爲。人。守。屋。也。此。乃。佛。來。德。所。言。者。君。至。酒。店。時。嘗。遣。佛。來。德。否。君。脫。識。之。者。當。喜。其。人。我。亦。滋。喜。之。吾。母。亦。喜。之。吾。等。蓋。無。人。不。與。佛。來。德。相。善。也。蓋。佛。來。德。爲。我。之。狎。友。我。念。念。所。不。能。忘。者。而。新。主。人。猝。攫。一。杖。扑。我。且。怒。詈。曰。吾。囑。若。靜。若。宜。靜。矣。狺。狺。不。休。必。折。爾。項。我。乃。默。然。嗚。呼。我。生。所。遇。之。人。殆。未。有。如。此。人。之。強。暴。者。也。是。夜。吾。等。乃。同。入。村。中。吾。精。神。大。振。蓋。嚮。者。吾。常。聞。佛。來。德。言。鄉。村。事。至。悉。吾。恆。思。一。往。苦。無。緣。也。佛。來。德。時。或。乘。摩。托。腳。踏。車。入。村。中。與。其。老。父。相。聚。信。宿。乃。去。一。日。佛。來。德。自。村。中。挈。一。田。鼠。返。我。意。佛。來。德。以。此。餉。我。食。也。將。噉。之。而。阿。母。告。我。曰。否。又。常。戒。予。曰。凡。爲。犬。者。當。知。世。界。之。物。均。非。供。其。肆。噉。者。是。日。吾。等。至。村。中。時。天。色。已。沈。黑。不。可。辨。物。而。新。主。人。能。辨。途。徑。似。夙。習。此。道。者。途。中。所。經。之。巨。邸。大。廈。至。夥。望。之。似。空。無。人。實。則。其。中。有。守。者。吾。以。佛。來。德。之。父。而。知。之。巨。邸。者。爲。富。家。之。別。墅。至。夏。始。來。居。之。夏。季。而。外。則。惟。有。守。者。居。其。內。耳。守。者。恆。畜。一。犬。以。防。宵。小。我。頗。自。詫。新。主。人。之。攜。我。同。來。亦。將。供。厥。職。乎。良。覺。狐。疑。弗。敢。自。決。因。叩。曰。君。將。爲。守。屋。之。人。乎。曰。趣。闔。而。口。吾。遂。闔。口。不。言。歷。一。長。途。抵。一。村。屋。屋。中。有。一。人。出。迓。新。主。人。似。識。此。人。蓋。彼。呼。其。人。曰。比。爾。二。人。一。見。如。故。友。誼。若。甚。深。者。比。爾。視。我。言。曰。卽。此。乎。曰。然。今。日。下。午。購。得。者。比。爾。曰。顧。其。貌。何。醜。惡。乃。爾。匪。特。醜。且。兇。猛。有。甚。於。虎。子。畜。如。此。犬。殊。可。稱。天。作。之。合。以。子。之。爲。人。與。此。犬。之。面。目。相。稱。第。子。需。此。犬。何。用。以。我。觀。之。豢。犬。殊。多。弗。便。不。豢。者。又。何。傷。子。卽。



能禁其口使之借爾入彼詎能助爾者新主人曰吾且告子以畜此犬之利夜入人室不能禁彼家之犬勿吠也蓋夜間守屋之人恆閉其犬於屋中嚴槍以待犬之警日間始放其犬出外果乘其犬出外時誘之者則守者必另覓一犬以待否則實其槍靜俟以代犬如此計安可行也守者之責唯守其日日之功課亦唯守決不少事疎虞致貽重咎吾主人之言止於此吾聞吾新主人之言當以此次爲最長比爾聞之若有所動又似深服吾主人之卓見曰吾乃未思及此今可訓此犬矣吾家居時輒欲出遊吾母則告之曰爾果出遊必悔其遊之無謂世界之大初非骨肉所構而成可以供爾嚼噉者充塞乎宇宙之內者殘酷與痛楚耳汝出必身罹之吾至今思母氏之言雖非吻合而實爲閱歷之言吾村居時非與新主人及比爾同居乃自居一處與世隔絕以我思之種種煩惱悉由吾主人所釀成吾主人似深不喜爲人所知覺煩惱之發輒在吾抵村中之第一夕吾以日來耳目疲於接觸四足困於長途至夜靜無人卽沈沈眠於廚內陡覺有物驚吾醒細察之則有人方撬窗而入嗟乎吾將以此問題一叩諸君并以質諸天下之犬吾自墮地後能聞語時吾母卽以一至簡淺之功課見授此功課爲吾犬類之ABC也吾母之言曰汝若在一室中聞有人欲入宜先吠而後察蓋犬之靈機首推兩耳次及雙目此時吾聞人聲昂首大號吾自知其聲沈而雄有英勇氣家居時每當霜清月白輒仰首澄空對彼蒼穹一試吾聲街頭隣人聞而啓窗見無事則喃喃譽吾遂垂首戢尾歸以是吾自知吾之聲果能動人之聽時吾見有人啓窗欲踰而入因大呼吾主警告其有強暴欲入也吾方呼忽見砉然一聲窗中驟明則自窗入者非他人新主人耳新主人掣一手杖力扑余余殊弗解其故以我所爲果有悖於理乎雖然吾主人固畏見人者其不欲

吾之吠也。宜自是以往，夜夜所遇均如此。或一夜二三次，至天明而後止。而吾每夜亦必受扑撻。諸君或不我信乎？事固確也。吾每見有人踰窗入，輒不禁竭吾力而吠。新主人乃燃火而撻吾。奇哉！是誠天下至奇之事矣。吾幼時，母氏導吾以吠。其唯一之家庭教育法，亦唯一吠字。舍吠外，無他能。吾母以吠而大得主人之嘉獎，而吾今茲以吠而蒙撻辱。豈初學吠者之不能盡善故受撻責乎？吾於是悉心研究吠之道。每次必倍高其聲，務使逼肖吾母而所受之扑撻亦必倍酷。豈吾母之主人與我之主人所好不同耶？抑吾母之言亦不合於時尙耶？吾思之重思之，至於腦痛欲碎，卒得其解矣。至是始知吾母所見一孔之見矣。未足與言世界大事如我之舊主人者，無畏人之性固宜吠。第是吾新主人之神經弱，易受激觸與之多言，亦逢彼怒矧其爲吠也耶？吾母之教育雖屬普通，而我所處之境迥異尋常。普通之教育不可用，故惟有竭力將吾母所教導者忘之，以博購我之新主人之悅。我雖逆吾母命，顧爲吾一己之安全計，不得不爾也。吾既解決此事之次，夜復聞窗際有聲，我之神經雖大動，顧寂然安臥不動。卽荷荷之聲亦不作入者爲新主人持一黑燈行室中，吾屏息自制，械口弗言。少選，新主人燃一火，至吾許，拊吾身，嗟夫！此爲從來未經有之特典。新主人曰：佳哉！犬今爾可享此言，次以一碟授吾，舐之。碟者曾盛晚餐者也。自此以往，吾聞人來，輒屏息不聲。惟蜷伏室隅，而每次必得美食。吾主人且大爲嘉許。如是者可一星期一日。清晨，新主人挈吾出行，良久入一大柵門內，復歷一光澤之徑，抵一巨屋前。屋之四面皆爲村野，歸然崇立，旁無鄰舍。屋前有廣場，細草茸茸鋪地如茵。場之四周則爲田畝及樹木屋後，則一片森林，窈然若無涯際。主人捺其門鈴，遂有一老者出應關，見吾主人，意似非悅，問曰：有事乎？曰：吾意丈亦欲購一良之。

守夜犬乎。老者曰：子問良奇，乃與吾不謀而合。吾犬今晨服毒而斃，吾正欲另覓一犬以代之，可憐哉。吾犬也。新主人曰：我亦爲丈傷之。丈曰：此犬君索，值幾何？曰：五先令可耳。曰：是爲守夜之良犬乎？曰：信然。至良之種也。丈曰：善爲狀。殊兇猛。新主人曰：此猶其餘事耳。老者乃以五先令予彼。彼卽舍我而去。吾來此從未一至之屋，探訪其屋中之奇事異物，嗅其異味，并辨識此慈善可親之老人，乃令予不暇顧。彼新主人何往久之，乃知彼一去不復來矣。吾心乃大戚。吾徧行屋中而悲泣。顧無人憐我，屋雖巨，儘足遨遊而終不能少殺我之哀戚。彼新主人曩者固嘗撻我甚力，而我輩犬性戀故主，究不能忘懷也。及夜，吾悲慟欲絕，乃枯坐飲泣，嗚呼諸君，興盡悲來，固屬盈虛之定數，而否極則泰，至亦未始非天下之定理。吾方痛哭無聊，斗聞外間有摩托腳踏車之聲，及門而止。又聞有人高呼噫呼者，非他，乃我之老友佛來德也。吾一聞其聲，卽能辨之。亟趨至門，次舉足力抓。老人始徐徐自椅中起而啓門。吾一見佛來德，大樂不可支。疾奔於廣場者，五周始返，而撲躍於佛來德之身。我之意若曰：佛來德若來，此何爲此守屋之人。卽爾父乎。爾於林中亦見兎兒否。爾留此幾何時。吾母何如矣。我良喜。村居爾來自酒店耶。吾今居此矣。而父以五先令購我，較前次吾見售之值倍矣。佛來德詫曰：噫，是爲小聶格也。聶格若來，此胡爲。又謂其父曰：父於何處得是犬者。老人曰：今晨自一人處購得。老卜比死矣。卜比中毒而死，我甚悼之。今吾購此以代。吾觀此亦一良種之守夜犬也。其吠聲沈宏，有氣魄，可達遠。非良種必無此。佛來德曰：信然。其母亦爲倫敦城中之上種。此爲其子宜肖。乃母顧渠何得在此。吾等遂同入屋中進夜膳。食已，乃圍坐高談。佛來德自言相宿卽去。蓋明晨主人需彼任事也。佛來德又謂其父曰：父乎，我之職似較父佳。父爲人守屋地，既空。



寂盜賊如毛幾何不爲跳梁者所制父曰吾有槍且有犬若非有此犬爲我助者則爲賊所制亦意中事吾今能信重此犬如昔日之信重卜比凡人村居有犬爲伴良足以慰寂寥佛來德曰此間盜賊多邪老者曰吾於兩月中但見一無賴漢是卽以犬見售之人然非盜賊也盜賊罕有敢覬覦吾屋者以吾犬猛而吾彈堅也彼父子言及新主人時我作吠聲意欲問佛來德識之否蓋新主人於酒店購我時佛來德當嘗見之吾意甚願佛來德識彼想見彼後當喜其爲人也二人聞我吠均回首向我凝視佛來德曰彼啾啾何爲詎有所聞耶老人笑曰渠非啾啾殆夢嚙耳佛來德爾之神經大弱此種癖病爲城中人所常染城中人聞鳥鳴卽疑爲鬼泣聞犬之夢嚙輒驚爲盜警佛來德曰信如是我乃至喜喜其日不喜其夜至夜我卽惴惴弗得安蓋冷寂如在墟墓殊足使人毛戴老父何能久居是中而無恙我殊不解脫我居此兩夜已不可堪矣老人大笑曰佛來德汝果如是者宜取槍與之同眠吾不與槍俱亦大佳事佛來德曰是所願父縱有六槍者我亦當攜與同衾於是彼父子登樓我則居堂中之一柳枝籃籃本爲卜比之故榻卜比死我遂占其居籃中墊以布絮殊溫適愜意願我今日得更遇佛來德樂極至不成眠且屋中復有鼠味吾四巡欲甘心之吾方以鼻力抵壁脚而嗅忽聞有蘇蘇聲我初以爲鼠子方營求於他處然細聽之聲作於窗際蓋有人在窗外欲毀窗而入也若吾母當此必狂吠至於揭去屋瓦第我則嘗受前主人之教育故噤不作聲我習見前主人作踰窗之舉亦初不以爲怪然此次我知其必非前主人之復來蓋前主人去時絕不返顧我無戀戀不舍狀故我能知彼必不復來也而我亦不吠止立聽之少須窗啟有人入吾嗅其味知爲前主人大樂不可支幾欲狂呼忽憶前主人常懼人見遂止吾奔其前踴躍不

已○彼○囑○我○安○臥○地○下○我○見○渠○視○吾○無○樂○意○大○懊○喪○乃○偃○臥○地○上○爾○時○屋○中○沈○黑○然○彼○攜○一○黑○燈○與○俱○吾○能○見○渠○往○來○屋○中○撫○取○器○物○納○諸○其○攜○來○一○囊○中○取○物○時○屢○止○而○聽○了○無○聲○息○則○復○取○納○其○舉○動○捷○疾○絕○倫○



晤○復○風○鶴○自○擾○世○之○愚○人○寧○有○愚○於○此○人○者○吾○深○喜○其○人○蓋○其○人○至○善○我○苟○不○喜○其○人○者○亦○非○犬○矣○此○時○吾○忽○思○爲○此○人○一○療○其○宿○疾○佛○來○德○者○世○上○至○易○與○之○人○也○雖○極○畏○見○人○之○人○見○之○亦○無○有○畏○之○者○我○自○

而○靜○不○聞○聲○以○我○觀○之○渠○以○畏○羞○之○故○滋○不○願○爲○彼○父○子○所○覺○也○吾○偃○臥○地○上○凝○視○彼○人○思○潮○大○作○自○念○我○爲○不○畏○見○人○者○殊○不○解○彼○人○胡○爲○而○畏○見○人○也○吾○在○酒○肆○中○閱○人○多○知○人○類○亦○正○如○犬○類○有○畏○見○人○者○亦○有○不○畏○見○人○者○惟○是○前○主○人○之○畏○見○人○實○爲○罕○觀○亦○不○知○自○改○其○非○嗟○夫○人○而○畏○見○人○至○於○此○人○者○甚○矣○渠○乃○於○夜○半○乘○人○睡○熟○時○始○來○人○家○既○不○能○與○屋○中○人○相○把○

念果能使此二人一把握則必能深投契合吾前主人亦將自此去其畏人之病吾嘗見前主人與比爾爲友甚相得故知彼非不可見人者彼若能一去其畏怯之心則天下之人皆可友也渠初見佛來德必羞澀不可名狀然久之當可習而爲好友且當謝我紹介之功今茲所難者乃趣佛來德下樓而不令前主人知之我若發聲一吠則彼且不克待佛來德之來卽踰窗逸爲今計宜入佛來德之室告以一切屬彼躡足下樓猝然面之則彼將無術自遁此際渠方踞於地上啟一櫥吾乘機出佛來德之室門已闔聲達戶外吾舉足抓其門始而輕輕繼而加力乃聞軒聲止起而啓門吾搖尾作吠聲似語之曰母作聲且下樓吾欲爾見我之一友也佛來德若不聞吾言微憤曰擾人美睡果何事者盍出言已欲歸室復眠我急止之似告之曰佛來德我非擾爾之睡也實告爾吾非愚爾者樓下有一人入自窗戶其人畏見人吾思子若能與之一晤談則其畏見人之病良已佛來德不耐曰汝嗚嗚胡爲者言至此猝止側耳而聽乃聞前主人來往之足音佛來德疾躍入室中取一物不更與我語躡足下樓吾隨行其後見其人尙在方納物於囊我正欲爲二人紹介而蠢然不知講禮之佛來德乃作聲大呼吾怒極幾欲嚙之默詈之曰爾狂夫曷爲大呼驚彼吾不告爾謂彼人畏見人耶今爾驚彼矣後悔何及前主人果爲佛來德之一呼所驚疾躍出窗外一瞥而逝吾大吠止之告彼謂我及佛來德耳可毋恐顧我正呼時忽有槍聲碎然而發我聲爲所掩前主人乃不得聞至是吾之計畫乃大敗不可收拾佛來德狂悖如失其腦吾躍出窗外欲覓彼人而彼人已去佛來德亦緊接吾後而躍出我幾爲所踐而死窗外暝黑如墨吾無所見然知彼人所去當非遠則四嗅覓之已而獲矣其時佛來德之父亦至持一火二人奔走如狂吾隨彼人之臭味



而蹤之至一大樹之下而止仰首視之無所覩我作吠語曰若在此上耶怯哉子也本無可懼事頃者之人佛來德耳佛來德爲吾舊友非傷人者渠執役於爾購我之地其槍之發出不意耳非故欲死爾也前主人不吾答乃自思我或誤矣彼果在者胡爲不答吾乃四嗅他處不可更得其蹤跡知必在樹上以畏見人故不作聲耳佛來德語其父曰渠當已去佛來德言時我忽聞樹上有枝葉微動聲大吠曰否否否渠未去在此樹上耳佛來德曰此犬當已覺得之矣吾應曰然然渠在樹上盍來晤彼佛來德至樹下曰爾在樹上可速言樹上人。不。答。吾。代。答。之。曰。彼。畏。見。人。耳。再。呼。之。必。答。佛。來。德。曰。善。子。欲。居。樹。上。甚。佳。然。我。將。以。槍。亂。擊。葉。叢。內。以。消。永。夕。此。人。大。駭。顛。而。下。至。地。吾。急。躍。前。迎。之。曰。佳。哉。子。也。此。爲。吾。友。佛。來。德。願。子。友。之。願。二。人。初。不。交。一。語。彼。人。徐。行。入。屋。內。佛。來。德。持。槍。尾。其。後。入。屋。後。亦。不。交。一。言。二。人。各。據。一。椅。而。坐。少。選。有。乘。摩。托。車。者。來。與。吾。前。主。人。同。去。去。時。亦。不。與。我。道。別。去。後。佛。來。德。父。子。媿。媿。談。我。所。言。我。多。不。能。諳。吾。殊。戚。戚。彼。二。人。之。不。能。成。爲。好。友。世。上。之。人。其。奇。異。乃。如。此。佛。來。德。之。父。以。巨。片。火。腿。餉。余。余。大。樂。亦。不。復。念。向。者。之。事。吾。母。常。言。事。不。干。己。者。勿。干。預。之。有。肉。則。食。有。職。則。盡。毋。自。擾。噫。吾。母。之。眼。光。雖。小。亦。未。始。非。爲。犬。中。庸。之。道。也。

(完)

# 北平瑣談

## 啟秀徐承煜

庚子冬在京所殺兩大臣。啟尚書秀罪較輕。臨刑時最強硬。子孫孝服哭且向旨謝恩。訣別親友等毫不紊亂。失禮。徐侍郎承煜則闖茸極矣。是時日本軍官柴某謂啟曰。泰西各國。每一次改革。必犧牲若干生命。雖大臣元首不免。今貴大臣為國流血。乃此役有數人物。後世必有稱道之者。從此不朽矣。其語似褒似諷。乃辭令妙品。

## 春阿氏

春阿氏嫁夫某。伉儷甚篤。無何其夫忽為人殺死。氏因嫌疑被逮。研訊多次。迄無結果。繫鞠經年。氏遂瘐死。近人有春阿氏小說。及戲劇演其事。皆不出色。余曾有七絕一首云。填海冤禽事可悲。覆盆昭雪已無期。拚將一死明貞節。千古傷心血淚碑。白謂二十八字。包括一切。

哀情小說

獸漢吹笛錄

之二 獸中我將對不倫者其書來之眼

此書係英文譯者所著其書中自海宗宗師所錄

全書二冊

全書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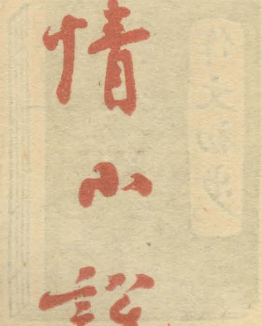
聞之與我同觀于筆自然如直學其精壯人人同登

此書係英文譯者所著其書中自海宗宗師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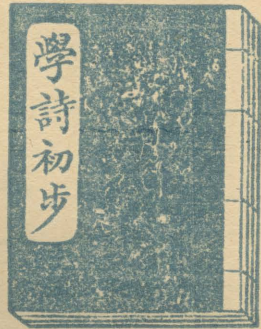
全書二冊

全書二冊

新書出版







學詩初步

# 學生用書



作文初步

## 學詩初步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此編於詩之作法由淺入深詳細指導文理畧通者閱之便覺明曉下筆自然成章學界得此人人可達能詩之目的

## 作文初步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此為初學文者說法極淺易極明白極完密視坊刻之一知半解深淺不倫者有霄壤之別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哀情  
小說

# 獸漢吹笛錄

佑民

此時有一男子挾軍笛倚頽垣而立。時爲陰沈欲雨之天。益以荒寂弗歡之境。全城如死。野樹叢生。庶蟲嘍鳴於草積綠影。四合闐無人聲。交夏中矣。仰矚天際。則雲陣如馬。殘日翳翳。忽裂雲下。燭適射男子之肩。山此男子年鬢非耄。乃一壯夫。肩背絕博。雙膊尤健。大類刀環上人。面色微青。而目眶深陷。髯久弗鬚。嘿立無聲。而目光上仰。似有所凝矚。且時作愁笑。顧其笑狀。乃大奇。哀耶樂耶。咸無從探其蘊蓄。以現狀測之。是人之腦海必瘞深。悲故動作迥殊於恒。士性靈既汨。獸板無倫。猶之以靈魂爲彈。軀幹爲一槍。細搗悲懷爲火藥。藥力斗發。彈丸立飛。而此槍爲廢物矣。讀吾書者。試從男子所矚處觀之。當見有羣房廢圃。參互如畫。尤有樓焉。矗立羣房之表。樓制舊矣。白堊之壁。咸爲風日所蝕剝。而戰氛甫息。樓壁尙着彈斑。挾笛之男子。仰注樓窗。久久未已。乃徐奏其笛。似欲藉此笛聲喚醒美人春睡者。顧笛韻雖高。而樓窗仍爾沈寂。玉人弗戾。黑幕已張。鴉陣續續。而過鴉羽。受日閃爍如塗金。斗聞笛奏。乃亂羣以飛。直掠遠山而逝。驚噪之聲。若與悲笛相應者。此際見一少年。噏煙斗。徐至鳴笛之地。少年既至。則微按男子之肩。際言曰。吾友方離病榻。胡乃鵠立於是。盍入樓心小坐也。男子輟笛弗答。引其蠹目。視少年而笑。久之。乃指樓窗嚮此少年曰。君勿沮。我須知彼日昏睡。吾方奏雅樂趣。醒其人。少年聞語。作悲憫之狀。然不欲男子見之。則支以他語。復促其行。男子亦曰。歸矣。遂挾其笛。偕少年以去。已而至門。門中有廢圃。時爲黃昏。草樹鬱鬱。嚮人作青氣。羣房空杳。蝙蝠四飛。樓次有二室焉。炊煙縷縷而上。飯香生矣。地偏人靜。履聲蹙然。

而室中一僮。面目黝黑。忽伸頭外。瞭少年及男子。迤邐入門。直至荒樓之上。樓至古嶒。複室則嚴闔。其扉。男子既登。參扉立進。臥榻雖陳。人則無有。而窗奩下。蔽沈沈。無聲。別榻之上。寘婦人纖履。其跟已穿。女服數襲。亦霑泥污。尤有雨蓋羅巾之屬。陳列如藏書之館。男子至此。斗矚壁間一象。初若有悟於其心。乃釋笳扶頭而慟。象爲婦人。其顏如玉也。

距男子吹笳前一年一日。廣陵城畔。驕陽未升。有少婦病而失眠。起乃絕早。婦名魯眉。月時方倚榻作嬌喘。面白如乳。鬢髮則如漆衣。東方淺碧之紗。雖帶病容。益顯其媚。擬諸欲曙之春天。宵映綠陰之上。晨光吐噏而棠。睡初醒。婦人之狀似之也。當其坐處。實爲湫隘之一樓。四鄰未起。微聞鳥聲。樹影橫窗。乃幽蒨如畫。而曉色已動。榻前之小几。尙燃一燈。燈次堆積報章及小說。似用以來夢者。時此婦在萬靜之中心。緒如雲而涌。自念弱齡孤露。受鞠於外家。初不爲諸母見。憐而學校。光陰亦無稱心之事。所欣幸者。則生平志嚮。欲匹軍人。乃巧合天緣。竟作端木大雄之婦。大雄者。武備學生也。前此革命事起。愛新覺羅氏忽焉不臘。金陵之役。大雄實躡身其間。罷戰歸來。卽具婚禮。其人狀貌已見於前書。所謂吹笳男子是也。眉月既嫁。愛情綦篤。直至共和二年之春季。大雄忽得一文書。紫印爛然。爲都督所寓。欲授大雄爲軍官。大雄笑曰。吾曩者。乃爲漢族之光榮。而戰詎邀賞哉。言次。以日光暉視眉。月意弗欲往。而眉月則曰。夫子行矣。勿以婦人爲念。際茲漂搖風雨。正男兒報國之秋。胡乃趑趄弗前。且失歡於都督。於是大雄重違其意。勉日遂行。實則眉月中。初非不愛其夫子。以爲愛情。須由於正軌。理宜策勉。大雄自臻於峯極。安能以兒女之愛。沮其雄心。願雖如是。而少婦閨中坐度。沈沈之春。書其寂寞。蓋難耐也。大雄既去。雖數月未歸。



然時時寄書足慰閨人之想。乃邇日報中盛言革命事，都督出走金陵，又成亂區。大雄家書亦因而弗至。眉月則積憂成病，自忖大雄之出，吾實加以慫恿，倘罹不測，我又如何！以上縷縷皆得眉月心坎之中。吾特抽述之用告讀者而已。眉月倚榻沈思，至於久久，繼啓一篋，篋內皆大雄手書，中有一箋，爲近時所寓者，詞意既質，書法復勁，大類武夫躍馬揮戈之狀。其書曰：眉月，吾卿鑒此邇來事務益棘，兵驕餉乏，號令等諸髦弁居此，良令人鬱鬱非卿命我如是者。吾且遄歸，每當暇時，輒憶偕卿同蒞於野次，吾挾一筓，奏卿所嗜之曲，卿則靜坐而聽我，其樂乃不翅由今思之。此景尙懸，諸眉睫，吾每值憂懣，必奏吾筓如卿之在吾側也。臨書不盡欲言，珍重珍重。眉月讀此書訖，乃徐起，參其樓窗，引目下睽樓外爲廣場，羣屋環聚，厥狀如蜂窩而斷礎殘甃，乃鱗鱗照眼，似廣場中昔曾構屋，今則夷爲平壤，雜生蔓草及野葵之花，而樹陰一井忽聞轆轤聲，則司門之媪行汲也。挾筓盤散醜狀，乃同巨鱉，媪仰首見眉月，夙興卽曰：夫人得毋不適乎？眉月曰：謝媪見問，吾軀乃健碩如恒，但失眠耳。媪挾筓且行且答曰：今茲晨氣殊清，或適於玉體。

眉月與媪問答時，正戎馬倉黃之候，而深閨望遠，坐度流光，積刻爲時，復積時爲日，乃至積日爲旬，而爲月，火雲不見，金風扇秋，社燕來巢，蟋蟀之聲始縱，秋叢零葉，繁霜降矣。而國軍旣復金陵，大雄之死，生初無稿耗。眉月殷憂內鬻，病狀日深，思極輒拊心而哭。當吾執筆時，似已見一玉顏憔悴之婦人，徒倚樓窗，自揩其淚，眼黃昏日落，鄰舍言歸，則見人家已微燦燈火，母煦其子，妻迓其夫，骨肉騰歡，春意盎然於一室，而童子放學，靡集於廣場，恣爲跳舞，雜以軍歌，囂競之聲，遠風蕭然，乃隱聞筓奏而微雲一片徐行於

蔚藍之天。眉月對景。神傷一縷。心精幾欲。逐微雲以去。或值大風。且雨。眉月則闔窗。勿出。心火上燭。噩夢如山。瘦損容顏。非復昔時之媚態。蓋眉月之愛大雄也。實無詞足狀其摯。刻今大雄弗歸。則時讀大雄來牋。庶足慰相思之苦。顧牋存人。渺淚乃益滋。卽吻此花牋。藏之於襟底。此外凡新出報章。眉月必一一購讀。冀得大雄之迹。兆讀報之時。手顫不已。及見無耗。復怒焉。心憂一日。眉月得報。就燈而讀。報載金陵軍事。言全城雖入國軍之手。而軍人恣睢。乃較亂時爲酷烈。若昔日軍官爲得勝之軍。所執者。則尤無倖理。眉月至此。悲惶交戰。幾炸裂其心。偶一闔目。似已見摯愛之大雄。濺血於斷頭臺上。於是痛極。淚止。顏色慘白。兀坐如石。人媚眼大張。嬌喘益劇。忽仰空言曰。大雄。汝弗知耶。陷汝者卽我是也。當日。汝不欲行。我遭鬼弄。竟趣汝束裝前往。今罹不測。雖非吾加刃於君身。而君實由我而死。嗟夫。大雄爾爲孤雛。復寡朋友。則今日奔集。號援舍爾。摯愛之妻。已責無旁貸。矧禍發自我。絳我弭之。亦當於理。試問我。勿敦促君可。弗行。又胡從竟。及斯難爲今之計。吾當遣往救吾親愛之大雄。雖備罹五毒千災。亦非所恤。讀者聽之。我自眉月意中卜之。似此身已受天良之裁判。情真罪實。乃萬無可道。是時神思略靜。遂踞而禱。天佑大雄弗死。禱已。拊額沈思。復參其樓窗。仰矚天際。時爲下弦。四望洞黑。霜風吹樹。遙聞夜鐘。徐動及角。鷗悲嘯之聲。眉月闔窗自言曰。翌晨陽光一上。吾行矣。於是略飭行具。坐而待曉。心念大雄亦忘其病。已而微見朝曦。眉月卽鑰樓而下行。經司閤之室。則叩其扉。媼驚醒。闢扉言曰。夫人何事。見詔眉月曰。吾將他適。必數日始歸。稔媼樸誠。茲敢以樓居奉屬。復曰。請媼以手授我。媼莫審意旨。然亦伸手如眉月言。眉月立納一銀圓於其龜黑之手。媼方大愕。而眉月已翩然上道。

江流濞滂中一輪船機聲訇訇疾駛以嚮京口船客屯聚尤多武夫叱咤歌歎之聲轟發於四座船客乃爭集艙面不欲親近此獠肩背相摩亦弗之恤衆中有婦人深衣玉貌挾雨蓋革囊近闌干而立目注波濤嘿然無復聲響而心府之中但藏有趣救大雄數字此婦之爲魯眉月讀吾書者當已知之彼乃以僇弱之軀奮迅獨趣前路似大雄爲月而已則爲影雖越海穿雲必欲附麗以爲快此時鵠立闌邊如入噩夢迨聞船客謹呼聲始注睛遙矚知輪船已至京口層巒矗於江澗飄檣林立萬聲雜動船方停駛諸客爭登直猛如潮洑而輿臺僕御乃至稗販之夫及流丐工人浪子鼠竊之類推擠呼囂百色妖露眉月至此乃力衝重圍而去心神昏惘雙足似爲人牽率前行徒步久之竟及車站站中人已大集什物疊積如山凡壯健之夫龍鍾之叟以及婦人孺子咸集於是間壯弱老穉爲態非一慈母則擁其兒富翁則衛其籠雞鴨之商則檢其籠畜得毋缺否人既潮涌載物之車復輾輾嚮車場而進鈴聲鏗然賣票人之鴿洞啓矣於是人各爭先疊背以就此洞投錢索票繩繩無已喧豶四徹日漸沈西眉月則焦悚至於萬狀似度一分鐘乃甚於百次之死頃之忽聞汽笛滬甯之車已至車一抵站諸客蠢湧登車彼此衝冒儼若羣豕之在苙旅客畢登車復前駛輪鐵訇然直挾車人笑語咯痰賣物諸聲雷奔電掣而去將抵金陵客乃大減唯餘貧民三五及眉月兀坐於車箱日暮矣金陵城外亂山作數十黑積黃月微照戰場歌舞之區歎變爲風吼鷗鳴之數眉月下車淒惶莫知所屈自月中遠眺則石城高矗穹門陰黑似怪物張其巨吻以伺人眉月爾時念及大雄在難則鼓勇前行虞心既生又恇怯莫進遙望城闔蓋已到悲涼極處矣余涉筆至此將趁餘閒迴叙吾書開場時男子吹笛地矣亂後蕭晨微日窺樹秋葉乾赤風來作沙沙聲



荒樓之中。一男子方倚枕作書。寓其所愛。當作書時。雄碩之軀。幾顛同秋葉。而顏色灰縞。若中巨創。左膊尚纏以布。執筆思索久久始竟。其書蓋大雄。此際已奪命於鬼伯手中。出死關矣。其書曰。我摯愛之眉月。鑒之亂中。吾身見囚。乃無繇作書。慰汝想卿。已爲我心碎。汝幸勿憂。須知大雄無恙也。亂事兆時。吾軍忽爾譁變。吾雖弗死。然見囚矣。飢憊交臻。乃較死爲倍。嗟夫吾卿。吾今亦不忍詳書。令卿聞之心顫。質言之。此城一破。吾卽脫逃。而流彈如沸。中吾臂間。立暈一園扉之下。迨吾旣醒。則臥於醫士之家。其人所居。卽吾作書地也。醫士者。昔嘗服務於吾軍。英英少年。恩我良摯。醫士告我曩日冒死見援。爲險乃無藝。而吾昏沈弗醒。竟歷數日。氣息僅屬。介於人鬼之間。今幸愈矣。惟醫士戒我。必再留半月。始任吾行。此時秩序未定。卿可弗前。但時時寄書已足。慰我。吾雖在病榻。寸心實縈汝。左右大雄書訖。加緘。而梯聲已動。有少年醫士。衣飾清整。且行且噏。其煙斗偕一童子。將食物登樓。醫士旣登。見大雄作書已竟。則微按大雄之額。復視其創。卽曰。今日愈多矣。在法宜進雞汁。言次。麾童子以食物進。自此大雄之臂創。逐日見其平復。而歸心偶動。幾欲傅翼而飛。靜中竊念。吾書當至眉月。乃無來書。何也。外史氏曰。大雄聽之。眉月近狀。惜汝未之知耳。果知之者。亦當不安。適如是。

眉月入城時。距乘車至此。已浹旬日。此旬日間。眉月初未敢入城。以城軍無紀。悍若怒獅。遂在逆旅中住也。逆旅舊矣。歸然戰場之外。眉月獲此。固可藏身。而進退維谷。乃恍惚如夢。旣聞城中亂定。則扶病直趨城郭。人稀城廣。風埃漲天。羣山劣嶺。晨光已動。遙聞軍屯笳鼓之聲。沿道見城人駱驛。方避亂來歸。中懾之夫。復移家出城。以去。車驢相雜。匯爲巨聲。而荷槍結辮。面色作銅青。督目以嚮行人者。則軍士也。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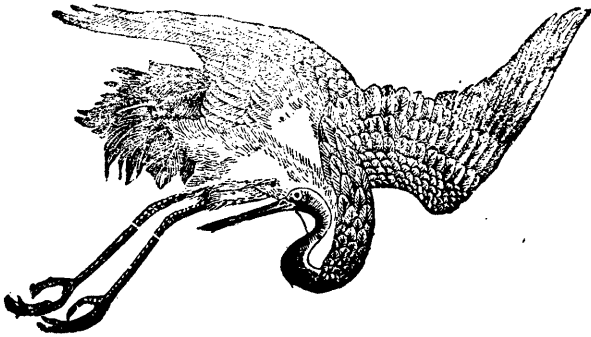
則市廛蕭瑟。人家聚處咸闔其扉。且署其門曰。此屋被搜幾次矣。或曰。吾家已精窮如鼠。乃不餘一物。眉月此際時趣時緩。悠悠無所之。而病發至於咯血。行次輒微憩。且仰乞天心。俾一面大雄而死。佇立少頃。



歛又前行。恍若大雄之影。方搖曳於前。眉月一身不覺遂追躡其後。思力專擊。幻象迭生。偶張目四矚。似山巔林表。屋次道周。靡不現一大雄之影。顧大雄生耶死耶。死於何候。生究何居。眉月既懵然。弗知詢諸路人。尤茫然。莫對。直類此城為海。大雄則為針。人海茫茫。眉月又安從覓者。如是數日。眉月夜宿城中。凌晨即出行。蹤幾遍全城。迹兆固稀。囊金復盡。而病羸目眩。舉足如縛。重鉛眉月仍支厲病軀。四值無稍退。颯一日為秋晨。巨雨如軸。全城若籠霧。中眉月張一雨蓋。拖泥冒雨而行。足蹙如龜。此心則如鐵。劇咳身顫。憔悴殆不類人。每值行者。眉月必自雨蓋中張目外矚。細審

其人。究。是。大。雄。否。也。然。眉。月。無。意。中。乃。與。大。雄。相。遇。矣。眉。月。行。次。忽。聞。車。聲。見。一。人。力。之。車。冒。雨。鞭。鞭。而。至。當。此。車。行。近。眉。月。時。車。輪。觸。石。泥。濘。亂。飛。車。幘。動。搖。乃。翩。然。下。墮。眉。月。之。目。光。適。與。車。人。相。值。突。麾。其。驚。顫。之。手。失。聲。而。呼。曰。大。雄。一。言。未。畢。立。暈。於。地。上。蓋。大。雄。是。日。方。欲。邁。歸。不。期。遂。遇。眉。月。於。道。左。於。是。卽。車。眉。月。徑。還。醫。士。之。家。賃。彼。樓。心。藉。療。眉。月。之。病。顧。醫。士。學。術。雖。高。乃。不。能。與。死。神。爲。敵。荒。樓。入。夜。燈。影。顫。風。大。雄。則。長。守。病。榻。弗。去。如。癡。如。醉。且。歎。歎。叙。其。愛。情。然。眉。月。竟。長。眠。矣。

(完)





偵探小說

角

智

記

偵探小說

上海文匯書局發行

各埠中華書局分售



# 新編泰西學案

(全)(書)(一)(冊)(價)(洋)(九)(角)

泰西文明肇自希臘代亞蘇格拉底拍臘圖諸賢繼往開來學統皆有師承嗣後英有邊心倍根霍布士陸克法有笛克而孟德斯鳩盧梭德有康德伯倫知理或以哲理善或以政治務或張民權或講生計類皆能以學自鳴如吾國秦諸子焉唯是旨寡辭奧淺學難喻況各書浩瀚傳釋頗難候官嚴幾道新會梁卓如兩先生獨能羅取諸家學識遂譯精華時加評述俾世之不克窺窺歐哲原著者藉斯少知泰西學術源流派別嘉惠士林誠爲不淺茲特輯錄成篇以學分派名曰泰西學案學者手此一編苟能玩索有得則管一滴水可知大海全味也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偵探小說 角智記

小青

英吉利法蘭西小說中有二大人物。英有大偵探歇洛克福爾摩斯。法有大劇盜亞森羅蘋。震爍歐羅巴洲。風動及於中土。凡讀道爾氏及勒勃朗氏書者。固無不爲之舌撻神聳也。吾國譯家。譯福爾摩斯探案都數十種。中華書局刊爲專集。不脛而走大江南北。而譯亞森羅蘋盜案亦不少。天笑先生嘗有「八一三」大寶窟王二種。予有「佻儂之王」及「亞森羅蘋之妻」等諸短篇。友人常覺。近亦譯「巴黎之劇盜」「水晶塞」二種。情節均極奇詭。令人拍案叫絕。客秋予嘗譯「雙雄鬪智錄」一書。出勒勃朗氏手中。述福爾摩斯及亞森羅蘋鬪智事。兩雄相搏。使人忍俊不禁。書成以示吾友小青。小青以爲善。因亦別出機杼。成一短篇。讀者作爲「雙雄鬪智錄」之外篇。觀可爾瘦鵲識。

華生曰。余從歇洛克福爾摩斯偵案以來。歷時久矣。二十餘年間。獲案纍纍。余友聲譽鵲噪。徧布於歐美大陸。近且不翼而飛。越重洋。東渡凡中國。日本。人士亦莫不慕余友之名。此蓋以余友智機敏捷。實有過人之處。每遭疑案。無論離奇幻復。不可索解。而一經福爾摩斯偵察。靡不洞幽燭微。立時發其隱覆。以故輿論所歸。人人宗仰。無不稱余友神智。不謂數年以前。有亞森羅蘋者出。警機詭譎。一時無兩。實爲余友唯一之勁敵。羅蘋謀勇雙絕。詐獪異常。盜案迭出。咸以術自免。百無一獲。凡法國警探。偶聞羅蘋之名。往往相顧咋舌。懾之如魔。而余友亦嘗與交手（見雙雄鬪智錄）兩次。相見均不能勝。頗引以爲辱。因是中懷悵。居恆著報復之意。卽余心亦滋銜恨。竊思幸獲其人。蓋羅蘋氣燄既盛。日益張王。苟不之戢。殊足



傷余友盛譽。惟彼絕狡黠。兔起鶻落。咄嗟亦無從措手。余友之遲遲不發。正以無機可乘耳。

一日倫敦佩浪特公爵府中。忽發現一非常盜案。被盜之物。爲一鑽石項圈。價值巨萬。一時值騎四出。百索無蹤。卒莫得盜者之名。案發兩日。忽有一簡至蘇格蘭場。簡自法國巴黎郵來。寄者卽亞森羅蘋也。略謂鑽圈之失。實彼所取。欲求珠還。請遣福爾摩斯。餘子碌碌。不必徒勞云云。余友聞此。怒不可遏。以爲指名尋仇。實含讎侮之意。果置之弗較。任彼猖獗。半生英名。不免將一旦而隳。而公爵獲耗。亦躬自造謁。丐余友爲之偵緝。且言圈實珍品。係其女愛儷之物。九月九日。爲愛儷誕辰。不能無此圈爲飾。今方九月二日。相差但一星期也。余友略一沈吟。毅然許之。余則戚戚然慮懼時限過促。或不易克奏厥功。顧雖如是。亦不敢阻。余友弗行。議既成。余友約余同往。卽日赴巴黎偵探。行時但挈一皮篋。不挾行裝篋中所貯。卽手鐮槍械。及化裝應用諸物。爲偵探者必需之品。每值遠行。余友輒攜篋與俱。不嘗或舍。猶諸余業醫之人。出診必挾藥箱。非此不足以施技也。既抵巴黎。余等假寓於白屯街陋巷之中。蹤跡祕密。變名弗令人知。余友則鎮日外出。鹿鹿無復寧晷。余守寓無繆。意至怏怏。每俟其歸。恆叩以有無端倪。而余友但言概畧。隱約弗吐其實。直至八日晚間。仍未有得圈之耗。余不能耐。因皇然詢曰。福君時亟矣。限期迫促。但有一夕之隔。果不得圈。明日將何以覆命。時剛罷餐。余友嚙菸斗於口。方徐徐吐吸。閉目若有所思。聞余言。始仰面答曰。華生。爾勿亟亟。須知此事成敗。關繫吾一生名譽。吾心實視君爲急。惟天下之事。必須靜待時機。時機一至。不難立時成功。反是躁急妄爲。擾擾又何益耶。余曰。雖然。時機云者。究非確定之詞。今此事甚亟。僅有數小時之差。奈不能待。何。余友笑曰。愿哉華生。吾言時機。安知不在此數小時耶。余聞言微

奇。仰。見。煙。霧。迷。漫。之。中。余。友。神。宇。堅。凝。似。非。戲。謔。之。言。因。詢。曰。確。耶。余。友。引。目。顧。室。門。附。余。耳。言。曰。良。確。吾。得。消。息。今。晚。十。二。句。時。羅。蘋。將。與。其。同。黨。會。議。今。吾。部。署。已。周。一。俟。時。至。不。難。一。網。而。盡。試。思。羅。蘋。果。禽。失。圈。又。何。慮。乎。余。亦。低。聲。曰。然。則。君。前。日。告。吾。言。已。得。彼。黨。巢。窟。之。圖。此。圖。果。足。恃。乎。語。甫。畢。余。友。斗。昂。其。首。不。卽。置。答。余。亦。愕。眙。無。言。初。不。知。何。以。而。然。可。數。秒。鐘。余。友。忽。引。手。啓。屨。就。中。出。白。紙。一。摺。展。紙。視。之。則。爲。一。鉛。筆。之。草。圖。圖。卽。亞。森。羅。蘋。之。祕。密。窟。也。余。不。期。駭。曰。福。君。圖。既。重。要。奈。何。任。置。抽。屨。之。中。祕。不。吾。告。脫。有。疏。忽。詎。非。前。功。盡。棄。福。爾。摩。斯。遽。去。其。菸。斗。縱。聲。笑。曰。過。慮。哉。此。室。妥。密。舍。居。停。克。里。登。外。但。爾。吾。兩。人。總。總。奚。爲。今。試。觀。之。此。圖。至。爲。詳。細。此。爲。前。扉。此。則。後。戶。由。是。而。進。可。通。祕。密。之。道。而。此。十。字。符。號。則。卽。其。議。事。句。語。至。此。微。聞。門。上。剝。琢。之。聲。福。爾。摩。斯。立。輟。其。詞。亟。摺。圖。納。諸。屨。中。若。不。願。爲。人。所。見。已。始。徐。徐。應。曰。進。之。聲。出。室。門。徐。闕。則。見。馬。丹。克。里。登。矗。立。闕。次。目。光。灼。灼。注。余。兩。人。之。面。若。露。悸。皇。之。色。此。婦。年。事。雖。多。而。身。材。高。碩。絕。類。壯。健。男。子。衣。寬。博。之。單。袷。亂。髮。不。櫛。鬢。鬢。壓。額。狀。至。可。憎。時。余。友。問。曰。馬。丹。奚。事。款。扉。老。婦。仍。凝。視。弗。瞬。期。期。操。法。語。對。曰。先。生。有。客。臨。謁。福。爾。摩。斯。軒。眉。曰。奇。哉。巴。黎。之。中。吾。等。實。爲。生。客。胡。乃。有。人。造。訪。老。婦。立。順。其。詞。曰。吾。方。疑。此。先。生。居。吾。屋。六。日。初。未。見。一。人。過。存。今。胡。有。夜。謁。之。客。且。客。非。常。人。作。警。士。裝。也。福。爾。摩。斯。訝。曰。然。耶。馬。丹。曾。詢。其。名。否。老。婦。曰。詢。之。客。名。甘。句。甘。句。福。爾。摩。斯。斗。問。之。曰。非。甘。尼。麥。乎。老。婦。亟。應。曰。然。然。彼。固。以。此。名。自。稱。福。爾。摩。斯。麾。手。曰。佳。馬。丹。今。爲。吾。肅。客。登。樓。老。婦。點。首。狼。顧。遂。反。身。而。下。余。聞。語。默。思。念。甘。尼。麥。者。巴。黎。偵。探。長。也。前。此。曾。一。度。相。見。今。彼。臨。存。殆。亦。爲。項。圈。事。乎。未。幾。甘。尼。麥。果。躡。步。入。室。衣。偵。探。長。制。服。氣。象。魁。梧。一。如。曩。日。之。狀。入。室。

即含笑去冠。作英語呼曰。密司脫福爾摩斯。別來無恙否。余友聞聲。遽離椅起。立作冷笑答曰。麥歇（法  
人先生之稱）羅蘋。吾等。睽別久矣。語出。余憬然覺悟。知來者初非偵探。即巨盜亞森羅蘋耳。因立納手



囊中握手槍為備。羅蘋立覺。笑曰。達克透醫士之稱。華生。吾來為客。君當盡主人之誼。今何思惡作劇耶。語次。且笑。且引椅就坐。意態乃至鎮定。余覩狀。氣為之奪。不覺竟釋槍。弗握。余友旋歸坐。吸菸。夷然亦若無事。余益蹙。蹙乃覓詞。解曰。羅蘋。君化裝。肖哉。羅蘋徐曰。肖乎。荷君謬讚。實則此為細技。吾習之固至精嫻。苟飾一人。匪特外觀。即其姿態。聲音。亦靡不能一一都肖。而吾

今造候。苟非冒為甘尼麥者。亦不能闌足此屋。密司脫福爾摩斯。君以偵探老手。今奚為嚴衛如是。屋外警邏。四伏。詎虞為人。劫乎。福爾摩斯徐吐其煙。聳肩答曰。此亦承貴國警長之盛情。非吾本意。須知吾縱



無能。尚不至求護於人。君母訕笑。然吾屋既有人守備。君何敢隻身至此。膽力亦洵偉矣。羅蘋不即答。徐出捲菸。爇之。哂曰。福爾摩斯。味君之言。殆將乘間禽吾。爲報復前怨計乎。福爾摩斯曰。非也。君子行事。不念舊惡。吾何嘗介介往事。惟君於近今所爲。實令人莫能恕置。吾今奉公勢不得不克盡本分。羅蘋忽曰。君作此言。得勿指佩浪特鑽圈事乎。吾取此圈。原屬一時遊戲。初無成意。蓋由於彼老侈然自尊。妄作夸大之詞。吾故小試戲之。藉殺其驕狂之心。且句語未畢。福爾摩斯遽問曰。君口給固佳。然指名索吾。意復何居。得毋蟻吾甚乎。羅蘋擱然抗曰。否。君勿誤會。吾指君名。實欲君戾法一遊。乘機謀面。用慰吾別後渴慕之思。惜君抵巴黎。行蹤深闕。致不能早日把晤。今既降趾。夙願已償。吾烏敢不原物奉璧。第不知君今之意。僅欲得鑽石圈乎。抑并思得吾人乎。福爾摩斯莞爾曰。得鑽圈足矣。羅蘋曰。然則吾已前言必歸圈於君。君亦勿蓄意禽吾。徒結此無謂惡感。實則今即見禽。由吾自投。初不足顯君之才。且縱得吾矣。失圈仍不可獲。勢亦不能踐明日之約。孰去孰取。君今亦必瞭然。固無需吾啾啾言矣。福爾摩斯引菸斗叩椅。去斗中殘灰。答曰。君言信者。吾亦不爲過甚。儘無庸憂。羅蘋亟曰。信也。吾等相角。以智不尙詐。誑何慮。吾食言。惟有一事。亦願君據誠見告。微聞吾夥伴之中。頗有攜貳僉壬。陰以屋圖售君。有是事乎。福爾摩斯不答。出菸袋。更實其斗。俯首無語。羅蘋復曰。福爾摩斯。君胡弗言。茲事果確實否。耶。語畢。引目注余友之面。竅其作答。已復就室四察。若懼室中有伏。然余等所居。但此湫隘之斗室。室中舍兩榻以外。僅桌椅數事。地位既窄。祇堪容膝。殊未有藏匿餘地。移時。福爾摩斯乃曰。羅蘋。今實語君。此事確否。君不必根究。果能還吾項圈。弗背所言。吾亦當洗手歸英。不復與君爲難。如是一施一報。兩兩得其均矣。羅蘋視地弗

集 九 第

胸。若。有。所。思。已。曰。佳。吾。願。如。約。今。宜。彼。此。執。手。矢。守。弗。渝。語。次。遂。起。立。出。手。余。友。亦。伸。手。握。之。坦。然。無。疑。執。已。福。爾。摩。斯。曰。然。則。此。約。定。矣。今。項。圈。如。何。君。曾。將。之。至。乎。羅。蘋。曰。未。也。圈。在。吾。寓。少。須。當。遣。人。齎。來。福。爾。摩。斯。曰。此。間。設。有。電。話。君。盍。傳。語。同。夥。令。趣。將。至。此。今。吾。時。間。已。徧。不。能。更。濡。滯。矣。羅。蘋。搖。首。曰。儲。圈。之。所。他。無。人。知。吾。必。自。往。取。之。若。言。時。間。此。時。方。九。句。一。刻。君。儘。足。從。容。弗。急。福。爾。摩。斯。立。曰。知。之。今。晚。兩。時。尚。有。末。次。之。輪。卽。不。得。當。亦。足。駕。飛。艇。而。返。惟。和。約。既。訂。久。留。亦。復。何。益。君。謂。然。否。羅。蘋。聞。此。忽。舉。目。答。曰。君。言。良。是。吾。當。於。半。小。時。內。歸。項。圈。於。君。俾。君。迅。卽。返。英。今。茲。別。矣。言。已。取。冠。欲。行。伸。手。待。余。友。作。別。余。覩。狀。大。駭。竊。虞。既。縱。其。行。或。彼。悔。約。弗。歸。詎。不。失。之。交。臂。矧。彼。素。詐。譎。一。言。之。微。烏。可。憑。以。爲。信。顧。余。友。獨。夷。然。無。忤。聽。行。弗。阻。出。余。意。想。之。外。此。時。兩。人。執。手。睦。洽。如。親。竟。若。忘。彼。此。爲。仇。頃。之。羅。蘋。出。室。余。友。起。身。送。之。羅。蘋。忽。回。身。曰。密。司。脫。福。爾。摩。斯。幸。任。吾。自。行。弗。勞。遠。送。吾。非。疑。君。君。亦。必。信。吾。無。他。福。爾。摩。斯。乃。止。點。首。曰。甚。佳。君。果。不。嫌。媠。吾。當。如。言。願。再。相。見。語。已。室。門。旋。闔。但。聞。履。聲。橐。橐。循。級。而。下。羅。蘋。遂。緩。步。下。樓。有。頃。梯。聲。沈。寂。隱。約。聞。啓。關。之。聲。知。羅。蘋。出。矣。此。時。余。心。皇。皇。頗。咎。余。友。失。計。以。爲。入。樊。之。鳥。余。友。竟。率。然。縱。之。一。俟。振。翻。弋。捕。必。匪。易。事。愚。莫。甚。矣。方。余。默。想。之。際。福。爾。摩。斯。猝。然。起。立。疾。趨。一。沿。巷。之。窗。探。首。窗。外。合。唇。而。嘯。嘯。聲。凡。二。似。示。號。於。守。屋。之。人。余。見。此。狀。始。悟。余。友。所。爲。殆。必。別。有。用。意。要。非。味。味。出。之。嘯。已。歸。座。復。聞。拾。級。之。聲。俄。頃。又。有。人。彈。扉。余。令。進。之。門。啓。卽。居。停。克。里。登。也。婦。手。將。一。刺。立。進。呈。余。友。言。曰。先。生。此。刺。爲。尊。客。瀕。行。所。留。囑。吾。轉。達。余。友。受。刺。陡。現。疑。訝。之。色。老。婦。旋。退。反。身。徑。出。不。復。回。顧。余。亦。奇。愕。亟。趨。前。視。之。刺。質。靛。白。一。面。印。亞。森。羅。蘋。名。字。一。面。則。有。鉛。筆。書。數。語。述。

畫甚草其詞曰。

授圈之事未免沒君聲價。君擅神技不妨以術取之。鑽圈今在巴黎。盍一試好身手乎。

讀已。余知中羅蘋之奸。余友亦停目深思。相顧莫措一詞。少須。余作抱怨聲曰。福君。今果墜彼獠計矣。頃何憤憤。竟任其漏網。彼警詞寧足信耶。余友受斥。艱然似慍。良久無言。已曰。君勿喋喋。剛彼自造吾屋。禽之豈爲吾榮。然今吾果墜。彼計耶。抑句語次。電話箱上鈴聲大震。余友立握筒聽之。詢曰。誰乎。句毛列瑟耶。彼人如何。句如此甚佳。君必嚴守其扉。勿令兔脫。吾喘息立至。語竟。遂搖鈴斷之。復顧余曰。華生。汝手槍備乎。羅蘋方匿居霍桑尼路某號。已以人尾躡得之。趣從吾行也。已而疾力挾余。踴躍下樓。將及門次。克里登立爲之啓關。余覩老婦。忽憶及一事。念抽屜之中。有祕圖留置。苟使偕行。則室虛無人。勢殊堪虞。蓋兩三日來。此婦神宇怔忡。頗示人可疑之點。婦雖非惡。不必爲羅蘋同黨。然羅蘋狡狴。安知不納金賂。之。或臨以威嚇。強之使聽號令。果爾。吾今同出。適授婦以可乘之罅。設彼竊圖而逸。或引火燬之。則余友探索之功。寧非徒勞無益。思此。余立時戢步。託故勿行。凡此思潮。余今敘之。纍纍。然在爾時。不過一霎間耳。福爾摩斯聞言。似不解余意。仍強余同往。余大奇駭。私忖。彼何昏懵。獨未能備患。及此。意必以神經刺激。一時恍惚。遂失其悟捷之機。顧此時老婦當前。不能直剖余懷。且時間促。果思登樓取圖。挾以同行。又不免濡遲。價事不若留寓守圖。苟不成禽。尙足爲破巢之計。意決。乃堅執弗往。余友無奈。始舍余獨奔。讀者諸君。余於此留寓一事。智耶。否耶。余誠不能自解。願讀吾書者爲吾判之。然余友此行。實較吾守寓爲重。今故先舉其事。述之於下。其事非吾親歷。蓋事後聞諸余友者也。



福爾摩斯奔至巷口。復呼嘯作聲。有兩人立自黑隙中出。福爾摩斯附耳略語。一人卽反身飛奔。可半分鐘。一汽車疾馳而前。福爾摩斯登車。立令趣霍桑尼路。路去白屯街甚邇。行五分鐘。已至甫下車。毛列瑟迅步來迎。低聲曰。先生至矣。福爾摩斯亟曰。彼在何許。汝無誤乎。毛列瑟曰。良確。彼自尊寓出後。卽隱尾至此。今在彼矮屋中也。語次。立回身前導。福爾摩斯復曰。汝見彼入乎。毛列瑟曰。見之。彼旣進屋。立以人伺其後戶。吾則自守前扉。直至於今。不見一人之出。福爾摩斯曰。雖然。地道煙箭。在在皆足脫身。難保不以他術遜遁。今趣進之。卽不得人。或可獲其線索。時已達矮屋之前。毛列瑟又曰。以吾度之。未必能逃。蓋彼年已多。昇高陟冥。或不能敏捷。如是。福爾摩斯愕然曰。年事多耶。此言何指。彼人非喬裝探長甘尼麥者歟。毛列瑟亦駭。囁曰。非也。彼一老婦耳。長裙蒙巾。或亦其喬裝所致。福爾摩斯不俟更言。猛力破關而進。毛列瑟注槍從之入室。室隅有兩婦駢坐。趨近辨視。一婦癡瞶。年髡可七十以外。一卽居停克里登也。福爾摩斯大悟。知已中羅蘋蟬蛻之計。卽顧毛列瑟曰。汝禽此婦。彼實亞森羅蘋同黨。克里登股弁欲僵。作顛聲號曰。先生聽吾。吾非彼黨。三日前。彼人要吾於途。知先生僦居吾屋。因危詞脅迫。強吾以消息告彼。而今夕。彼至授吾法。郎五百。迨彼下樓之際。飾爲吾狀。令吾易服而出。今句語未終。福爾摩斯亟不能耐。卽曰。毛列瑟。此間有電話箱否。曰。有之。屋前有公用電話。福爾摩斯曰。佳。汝以人暫繫此婦。令往警署。吾等宜立時歸也。已卽騰步出室。趨電話之箱。旣接。福爾摩斯詢曰。汝誰乎。曰。吾華生也。語者非福君乎。曰。然。今居停克里登在乎。曰。在方居樓下。曰。然則。趣鑰其扉。毋使遜遜。曰。諾。謹如所命。然其故何歟。曰。彼婦非他。卽亞森羅蘋也。曰。確耶。曰。確。設彼用武。可作嘯一聲。求助於屋外之人。吾立刻歸矣。語畢。匆匆

偕毛列瑟登車疾驅向白屯街寓屋車經轉折忽爲一貨車梗道阻不能前迨笨車讓避濡緩已多逾十分鐘車抵寓屋福爾摩斯翕唇呼嘯闐無一人及推門進時則有兩人內伺既面足恭報曰先生羅蘋已成禽矣今在樓上福爾摩斯無語循梯立登甫及梯巔忽見室門之次多人蠶聚互語喁喁皆屋外偵邏之人福爾摩斯入室衆皆讓道既進見室之中央老婦方縛繫於椅弗動弗聲頰首若暝福爾摩斯引目四瞭斗失聲駭曰華生奚往衆聞詢有一人答曰彼言趨晤先生豈未之見耶當十分鐘前吾儕聞嘯而集繼而受命登樓則彼婦已昏迷受縛據華生君言先生以電話告彼此婦卽羅蘋僞裝故以藥力醉之使彼不能抗觥且令吾等嚴守弗離跬步語已出室言當如約面君今離此未五分鐘也語出福爾摩斯移步而前探懷出小軍持一呼曰狡哉羅蘋汝又僥倖遯矣華生吾友今盍醒乎

讀吾書者余於此時斗覺有異臭戟鼻直透腦頂豁然張眸則余友方矗立面前而其呼余之聲隱約猶逗耳鼓不禁驚詫曰福君今此相見吾等殆方夢乎余友笑曰非也汝爲羅蘋所蒙中其迷藥今吾以亞莫尼亞名藥醒汝神志甦矣語已復縷述其所經之事余始恍然乃覺頭腦涔涔猶刺痛不已及覩衆人咸耽耽注余狀似訝奇余因自視不覺大慚此時余身所衣方曳寬博之長襖引手摩頂假髮鬢髻蓋方作老婦克里登裝也福爾摩斯摩手向衆人示意令下已謂余曰華生汝何以致此能憶其詳乎余期期曰自君行後吾旋登樓但憶身坐椅中後此都不之覺今吾自悔惜不曾句語次復憶及祕圖立起趨書桌啓屨檢之圖已烏有因失色曰福君屋圖亡矣將奈之何福爾摩斯訝曰信耶此圖吾夾置紙件之中不易遽得試仔細檢視余如言更覓一一翻其楮葉終不見圖惟屨底復現一刺上署數字亦亞森羅蘋筆

也。

和約既訂不敢反背前刺所言聊以戲耳今請返駕尙足及十一句航英之輪吾當於船埠候面奉鑽圈草圖暫假君或不以爲罪乎

福爾摩斯閱刺沈目注地良久無語已忽握拳抵桌唇角若露獠笑余不知其意懵然詢曰福君吾等受侮至矣今將若何亦有術報復之乎福爾摩斯昂首微笑答曰報復奈何今惟作歸英計耳余驚曰卽今歸耶項圈如何余友曰汝不見刺中所言將歸圈於輪船埠乎余曰君尙信其詞耶余友曰信之吾等已握手爲約彼此必不肯渝卽吾亦不得不克守所言不復預破巢之事今但能如言行耳余聞言不答默思祕圖已失破巢之計本已成空余友此言殆用以自彌其羞然則此次蒞法余友已全著失敗卽使羅蘋守約鑽圈重獲顧獲之之術非余友之功一旦宣布轉足致盛譽掃地由此觀測必羅蘋機智超邁余友不能與敵今此歸英殆已臻智窮力索時矣余方歷歷構想之際余友忽探囊出錶言曰華生何思之深今爲時已晏汝宜易裝備行皮篋中有牧師衣一襲今姑假以章身汝曩謂此篋贅累恆費汝提挈之勞今得此衣或較汝所服爲佳不能不謝此篋賜矣余聞之復如夢寤知衣服被盜身猶衣老婦之服因立去假髮復卸長襖捧之已更引水盥沐去臉際顏色洗畢啓篋出牧師衣著之復見臥榻之上凡時錶銀幣日記冊諸物一一皆在因歎羅蘋能從容如是洵足稱斲輪老手裝已引鏡自攬儼然道貌竊笑余雖醫士刻方躬預詭案力謀以智計敗人胡乃一易衣飾竟酷肖教士態度則知世間有道之士衣冠堂皇所恃多在外觀至其蓄心若何他人固莫得知也余裝時余友出紙於懷伏案若有所書至是亦訖摺



紙納入信封封面署甘尼麥名。余知必留別書也。余友旋顧余曰：神甫汝束裝畢乎？余當此懊喪無慘之際，忽聞余友尙作雅謔，不禁聳肩哂曰：竟矣，曷不行乎？余友亦覺，顧夷然不見忤容，卽曰：佳。惟提篋之責，仍不得不勞君耳。余無語。遂挈篋相將而行，出至門外。衆尙逗遛候命，余友乃以簡授毛列瑟曰：此簡汝上之麥歇甘尼麥，慎勿有悞。今汝曹各歸，無須伺此屋矣。語罷遂行至巷口僱車，令趣聖利柴船埠。車中無語，嘿然相對，各有所懷。但聞輪蹄得得，及御者揮策呼叱之聲，聊破岑寂。久之，車漸近埠，人語喧譁，以及汽笛招客之聲，隨風渡入耳根。車將止，忽覺有一物破車窗而入，探首出視，沿埠行客錯綜，初不知何人所投。檢物觀之，則預定之某號船票一紙，福爾摩斯拾票笑曰：羅蘋良佳，省吾破鈔，洵能盡地主誼矣。既下車，付值四望，不見羅蘋，尋卽登船。余友按票索船，司事者立前，導引至一艙，睽睽視余等，言曰：先生此卽是矣。十分鐘前，有一人預賃此艙，言爲友人代定，頃彼狀兩君至，悉今果信矣。福爾摩斯略視其人，領首無語。已遂踱步入艙，艙中杌然，四察一無異象。余心惴惴，知羅蘋狙獪，還圈之事，勢必不能踐約。余友又受其給矣。此時已十句四十五分去，駛行時刻，但有十五分鐘，默念苟於此一刻鐘內，羅蘋不以圈歸，則余等歸英，微論無以報命，而未來歲月，且無顏立於倫敦社會，因之中心焦灼，躁急至不可耐。余友亦頻頻出錶，且恆注目艙外，若備迎齋圈之人，乃艙面行客，雖雜沓往還，初無一人窺足，須之十句五分矣。羅蘋仍杳，余友亦漸露忐忑不安之態。余覩狀，思乘機進諷，令重復登岸，弗遽返英，或者偶獲機緣，可以雪此奇辱，卽不能勝，亦當遯跡異域，較勝於覩覘而歸，受仇家譏彈，讀吾書者，當知余友於英倫之中，仇讐繁夥，同業恭妒，恆思甘心於彼。若屈雷斯（英倫偵探）輩是矣。若輩心嫉其技，平日尋瘡索瘢，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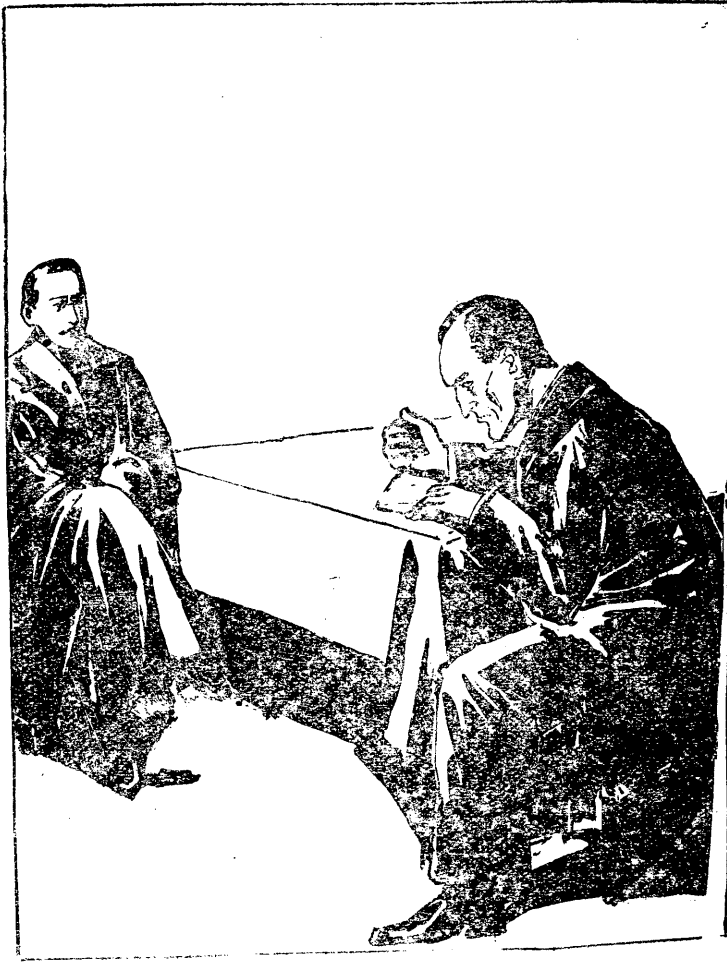
妄肆評訕。一朝失意。詎能不恚其陵躡。蓋人心獫詐。於今爲烈。落筭下石。比比皆然。固不能以忠厚責諸人也。余作此想。隱忍尙不卽言。亦知船駛時刻。猶有十分之差。或此十分鐘中。羅蘋果如約返壁。殊不能不作萬一之希望。希望未絕。余縱有言。余友亦必弗承應。不如更緩須臾。以覘其最後之變。於時。語聲鼎沸。噪嘈聒耳。親朋瀕別。爭致珍重。雜以汽笛鳴。時作怒吼。力亂衆客之聲。若禁止弗譁。而笛聲甫歇。誼譁復縱。又如抗不服。令當此擾攘聲中。出時計視之。所餘僅五分鐘矣。至是。余不能耐。卽起身呼曰。福君。輪船且行。彼獠不又誑乎。與其徒手而歸。受國人擲掄。曷若拚此一身。仍留巴黎。爲再接再厲之計。汝意亦謂然否。福爾摩斯疑遲弗答。余又慫恿曰。時亟矣。渡橋且斷。猶豫奚爲。今趣行耳。語畢。余亟前取皮篋。一手挽福爾摩斯。強之同行。余友見挽。亦似以余意爲然。卽起立從之。甫出艙門。歛見頃。茲導引之。司事腋下挾巨袱。隆隆然迅步而前。旣止。橫身沮曰。先生奚往。今渡橋撤矣。機輪已動。句語未竣。汽笛大鳴。語聲遂亂。船果徐徐離埠。余怒麾其人。亟奪身前曰。福君趣行。輪機甫展。尙足以渡船登岸。司事仍弗退。復張臂進曰。少須兩君且聽吾一言。此袱爲定艙者所留。囑吾轉呈。今兩君登岸。亦願挾此行也。語已立舉。而授余。余受袱愕然。引目審矚。袱爲帆布所製。繚以革鞵。捆縛至密。福爾摩斯見之。立奪袱呼曰。佳哉。吾等今且入艙。弗登岸矣。因點首視司事。令之同入。余木然如癡。一驚一喜。不期亦舉趾從之。蓋經此頓挫。輪駛已漸次而速。登岸之想。立歸空虛。然今得此袱。鑽圈意必在內。固無須僕爲矣。三人旣進。福爾摩斯隨反闔艙扉。置巨袱於圓几之上。余亦置篋愕立。聽余友何詞。余友詢司事曰。汝何名。何由得此。試據實見告。司事受詰。忽現畏懼之色。答曰。吾名霍娜尼。役此船十一年矣。此袱爲定艙者所寄。囑令呈之。先生

他無所知。福爾摩斯曰：彼人何名？汝曾否前識？霍娜尼曰：彼自稱哈葛賚。素未謀面。定艙以後，親見其離船而行。余友曰：信耶？然則汝既受委，曷爲不授吾於登船之際，而必延遲至瀕行時？耶霍娜尼訥然曰：此亦爲彼人所囑，必俟船行三分鐘前始可出。祇奉呈福爾摩斯，聳目曰：奇哉！汝自謂與彼人無素，胡爲又克守其言不少違？反亦有說乎？霍娜尼聞此，瑟縮似怯，吻張欲言，格格不能遽吐。已而作顫慄聲曰：先生見恕，初吾固謝却，弗承顧。彼人劫吾以威，自稱爲句爲句，語次復舍而弗吐，厥狀若有所顧忌。福爾摩斯乃曰：汝儘足質言，無須畏蕙。彼究以何術劫制汝耶？霍娜尼低聲曰：彼人非他，實爲羅蘋之黨夥。吾聞名震懾，又烏敢強項？弗應。尤言祇中之物，切弗妄動，亦不能入他人之手背之亦足得禍。余友曰：然則祇內何物？汝亦曾竊視之乎？霍娜尼瞠目曰：未也。吾何敢違命？先生豈不聞巴黎人諺乎？「寧犯法律，勿觸羅蘋之怒。」蓋謂犯法受科，尙有明條規定，而結怨羅蘋，終身必難得寧謐之日。可不懼哉！語時色變，惴惴若有餘恐。余察言觀色，似其人誠而非僞。然而羅蘋之聲勢赫赫炙手可熱於此，亦足以窺見一斑。時余友聞語略一沈思，卽謂霍娜尼曰：今汝且出，吾將驗汝所言。因啓艙門送之。既出，復闔而扃之。顧余曰：華生，汝試啓此祇中，龐然果以何物購耶？余聞命果前取解几上之祇，而中心躍躍，撫祇不敢猝發。猶諸博負之人，罄囊作最後孤注，握骰於掌，不敢遽決。盧雉蓋此祇一發，鑽圈有無實繫。余兩人命運俄頃，革鞢盡解，袂縫遂綻，乃真相呈露。但見余被褫之衣服，展衣徧檢，更獲一密封之簡。此外都無長物。余不見鑽圈，知又受愚全局，失敗方寸，立如槁木。余友忽一躍取簡，疾剖閱之，閱已，執簡凝思，不露喪頹之容。余觀狀微奇，意尙有留餘之機，不盡絕望。因向之索簡。余友予余一紙，一紙則仍執手中。余遙遙矚之，蓋卽頃



間被盜之祕窟圖也。尋展讀其書。書曰。

福爾摩斯吾友鑒。大駕返旌。弗克躬送。滋以為歉。代購艙位。不足言驕。聊表寸忱。耳鑽圈本擬面奉。今



以事中沮。不能如願。勞君延盼。幸乞海涵。茲遣人專誠。齎圈附君船。同戾英倫。明日君歸。鑽圈當妥送。尊寓。意必能同時而至。弗誤君事。此舉非他一免。誤交一亦省君負中。途盜失之險。惟齋珠之人。雖與君同船。必弗可得。慎勿妄事。搜究轉生他虞。吾知君素聰穎。當明斯旨。不致漠視。吾言。尊友衣服。冒昧假用。乞代致意。屋圖奉璧。請什襲藏之。

亦足為後日之紀念。楮短情殷。恕不多述。相見有期。前途珍重。亞森羅蘋白。

余讀書既訖。憤火中燒。覺滿紙譏諷。鋒鋇刺目。怒不可遏。因嚼齟詈曰。惡哉羅蘋。汝罪不可道矣。施詭弄。

詐如是之甚。竟敢玩吾人於股掌上。耶。福爾摩斯忽徐徐解曰。華生勿爾。奈何鬱怒自傷。凡事宜靜思。其理暴烈無益。余迴目余友。覺其神宇蕭暇。絕不見皇急之象。而味其辭旨。一若胸有成竹。已準備復仇計。畫乃曰。福君。汝今當悟矣。彼獠累次欺誑。顯知無守約誠意。今亦圖仇復計乎。余友答曰。仇復固宜。誠不能不雪。此被侮之辱。惟背約之說。吾尚不敢贊同。汝亦思句語未畢。余亟問曰。何哉。君今猶信其誠耶。余友點首曰。良如君言。須知羅蘋雖狡。必不肯失信於吾。相鬪以智。固足顯其才能。而一涉詐。寧不失羅蘋人格。故以吾度之。彼終必保持其約。鑽圈返璧。實在意想中也。余將信將疑。意終不以爲然。方欲致詰。余友忽移步出艙。乃沮之詢曰。汝今奚往。得毋信書中所言。懷圈之人。果同乘此船。今將作搜艙舉乎。福爾摩斯搖首曰。非也。此著甚愚。吾胡爲出之。無論搜艙之事。初無成例。不能一一徧簡。即使能之。彼黨徒聞風畏罪。或潛自投圈於海。詎不轉梗吾事。更進言之。鑽石之圈。是否同在此船。今茲亦未必也。余瞿然曰。異哉。果如君言。不又受其愚歟。而頃君猶傾信其誠。得勿自相矛盾。余友曰。君勿誤解。吾但信彼克踐所約。初未言鑽圈。卽在此船。蓋揆諸常情。或羅蘋竊圈。以後留置倫敦。今此相見。在勢自無以授受。然爲前約之故。彼不難電告其留英之同黨。囑令呈圈。吾寓君意亦云然乎。余默揣其言。頗覺合理。卽曰。然則君出何作。不見船身顛簸。浪勢方洶涌起乎。余友低聲曰。無他。吾蓋欲發一無線電耳。語已啓艙而出。余遂一人獨留。此時余懷惴惴。思潮起伏。彷彿如艙外怒濤。竊慮明日歸英。能否如余友所料。苟其弗然。身敗名裂。又將何術報復。雖余友頃間亦有雪辱之言。顧計畫如何。殊非易於從事。意者彼徒託空詞。聊以作自慰計耳。少選。艙門忽闢。福爾摩斯踉蹌趨入。余詢曰。君拍電何往。非報告佩浪特公爵耶。福爾摩

## 第

## 九

## 集

斯蹙頰曰。否。吾致電於蘇格蘭場。君勿絮絮。余覩狀。遂默不敢更撩其怒。余友尋無語。鑰船登榻。備睡。余亦快快解衣。勉強就寢。須之。余友卸衣。出一紙於囊。卽祕窟圖也。披圖審視。點首微笑。已忽然火焚之一。燔立燼。圖紙成灰。余友立蒙首而睡。若避余究詰。余大詫奇私忖。此圖之得。余友實費數日偵索之功。何爲乃付之一炬。又思圖嘗落羅蘋之手。今雖歸還。殆已失祕。密價值然。追憶失圖之由。要不能不咎余友之恍惚。失備若在平時。余友著想精密。凡有措置。匪不審慎周詳。今獨如是。豈彼別有會心。故意然乎。或誠出一時疏忽。則不可知矣。

明日九月九日。船抵杜佛。爲時尚早。余等略進早飧。乘火車徑向倫敦。車行輾轉。余友吸菸無言。神志澹然。垂險若暝。而余思歷落轉旋。弗寧直視。車輪爲疾。念今日何日。非佩浪特郡主之誕生日耶。默想廣邸筵張。嘉賓盈集。貴胄巨公。一時臨賀。必爲倫敦中稀有之盛舉。而公爵懸懸失圈。意方翹盼。余友冀爲彼克奏凱旋。果使完璧無恙。洵屬幸事。而今日盛宴。余等爲席上之珍。勢必受衆賓讚。設或不幸。終受羅蘋之欺。則所遭若何。殊不堪設想其狀。顧余雖焦急。余友反淡漠自如。越俎代謀。自問誠不能解矣。移時車至却靈克洛司站。相偕遂下。復以馬車趣培克街寓所。鞭鳴馬踴。進駛甚迅。而余心惴惴。頗不願卽時至寓。轉恨其速。乃馬蹄騰蹕。一似故違。余意歷時無多。余車已止於寓屋前矣。既下車。余張目四顧。或冀有齋珠之人。尾余等同來。顧乃無有。余友尋款扉。侍者湯姆應聲出。余友問曰。有人至乎。湯姆曰。有之。客以夜半至此。今仍候於樓上。余友詫曰。客何名。汝識其人否。湯姆曰。識之。客卽蘇格蘭場警長密司脫麥葛杜納耳也。余友爽然復曰。此外都無人乎。湯姆搖首曰。無之。但有一電自巴黎所發。先警長而至。余友

亟曰。此電何在。試以授吾。湯姆領首入室取電紙。余兩人繼進。杜納耳亦聞聲下樓。卽曰。密司脫福爾摩斯。吾得電卽至。守伺至今。初未見一人。款關事如何矣。余友搖首無語。時湯姆取電報至。余友受電。乃曰。密司脫杜納耳。君職盡矣。今若有暇。盍少坐閒譚。杜納耳曰。否。吾尙有他事。果不見需。願暫別須臾。少遲當更至。領教。余友曰。佳。荷君惠助。吾心甚感。少須君來。吾亦當剖述所經。語君以此行結果。別矣。杜納耳遂執手而出。余友持電登樓。余提篋從之。心意懊喪已極。既登。各引椅就坐。彼此不作一聲。此時室中沈寂。但聞鑪簷之上。鐘機徐動。聊撩靜境。髣髴司命之神。方稅駕。此室告余兩人。此後將淪入衰運。當此之時。陡聞有聲驚呼。直破沈靜之氣。余亟仰視。見余友一手執電。一手執封電之碎簡。目光怒射。灼灼如欲炙人。瞿然曰。噫。嘻。羅蘋。吾不能不佩汝智也。余覩狀愕然。卽曰。何耶。羅蘋何言。余友曰。卽言鑽石圈耳。余駭異曰。鑽石圈如何得非。又設詞相蒙。余友曰。否。圈今在矣。余益愕。亟曰。圈在何所。誰齎之。至耶。余友作簡語曰。汝耳。汝卽齎圈之人。余乍聞疑戲。及察其面。覺其非是。則又疑己身入夢。駭怪甚。口噤如瘖。不能措一語。相答。余友復大聲言曰。華生。奚爲如是。今試啓皮篋。視之。此篋豈非汝攜自巴黎者耶。余躍起曰。然則鑽石之圈。卽在皮篋中乎。余友點首曰。良如汝言。蓋卽啓之。余立回身取篋。詫曰。異哉。彼獠所爲。洵出人意表。然藏圈入篋。究在何時。胡吾人一未之覺。余友曰。卽在汝受藥醉蒙時耳。余大悟。立時發篋。篋啓。一一取檢其物。槍也。鏢也。假髮也。牧師衣也。與夫繩索手燈。及化裝諸物。百物都出。仍不見鑽石圈。因復憶昨夕取衣之事。乃曰。福君。吾等又受彼給矣。猶憶昨宵醒後。吾曾發篋取牧師之衣。爾時未見鑽石圈。今亦烏有彼獠。不又謊耶。余友張目曰。吾受其愚。卽在此一著。蓋意汝既發篋。不見有異。遂不疑彼藏圈於



內然吾篋有夾層之底。汝詎不之知乎。語出。余頓如夢覺。亟發夾底。果見一藍絨之合啓。合覘之。陡覺精光射目。瑩瑩生瀨。佩浪特郡主之鑽石項圈。固赫然在焉。此時驚喜已極。執圈於手。身顫弗止。繼念今日歸圈。雖可以覆公爵之命。然平心而論。此事非余友之功。況相鬪而敗。羅蘋實佔勝。著余兩人爲彼戲弄。思之。正復難忍。因置圈於桌。低聲言曰。福君。圈果得矣。幸不貽辱命之誚。惟統觀全局。余等受羅蘋戲侮。不能不謂爲失敗。余友擦火吸菸。徐仰目答曰。華生。就汝言之。失敗固矣。顧吾意所斷。敗著實歸羅蘋。吾等勝也。余奇曰。福君。此言奚指。寧非君自慰。句語未竣。福爾摩斯搖手止弗言。聳身若有所聽。卽曰。華生。汝試下視之。誰與湯姆語者。余如言下樓。見湯姆持一電方登。余受之。電亦巴黎所發。遂登樓告之。余友目矐矐呼曰。華生。汝爲吾剖讀此電。羅蘋已被禽否。余駭異莫對。恍如墜身重霧。卽亦拆閱其電。而手指戰動。電紙亦簌簌靡定。且顫且讀其詞曰。

福爾摩斯先生鑒。昨宵毛列瑟歸。獲讀手札。並彼黨巢窟圖。一紙當卽恪遵所教。遣警士前往偵捕。警士共百人。皆精壯健捷之卒。卽先生日間所選者。迨抵其窟。已交十二句一刻。因按圖布置。分守其祕密要口。窟爲聖海崙古寺之廢址。踞西茵河邊岸。寺屋幽深。有祕道通河。設備旣周。率警衆進撲。黨徒可三十餘人。均爲魁渠。羅蘋則踞首座。衆聞警大亂。咸出槍抗敵。警衆奮勇進禽。不少餒却。肉薄半小時。黨徒創七人。獲二十一人。羅蘋在內。餘皆梟水遁去。警士亦差有傷痕。幸不甚危險。然巨欸就獲。元惡剪除。今後巴黎安堵。吾人得高枕無憂。實拜先生之賜。刻已分別關械。不日當開特別法庭。以審鞫此獄。一俟定期。當屈駕臨觀。知關遠注。用先奉聞。甘尼麥謹啓。

閱畢。余喜極欲狂。立擲電授余友。呼曰。天乎。羅蘋果成禽矣。彼縱窮極。駟猶卒不能逃。君掌握吾友。洵神乎技矣。余友閱電。微笑。徐吐其煙。縷縷作圓紋。上昇對曰。華生。汝今乃知吾技耶。吾知汝自昨宵至今。息



度已為羅蘋所賂。隱與相通。遂亦時備之。既聞得圖之事。亦為羅蘋所知。吾因將計就計。偽製一圖。潛置於抽屜之內。俾彼婦伺間竊圖。以授羅蘋。而圖妄非確。羅蘋必笑。吾受人之愚。坦然自弛。其備果使如

昔。智。慧。之。寶。詎。永。無。隔。啓。日。耶。余聞言大慚。面赤耳熱。一時莫能自容。已曰。由此觀之。甘尼麥得汝祕圖。始能克奏虜功。然則彼被盜焚燒之圖。殆贗而初非真耶。余友笑曰。智哉。華生。試思圖苟非贗。重要可知。吾何致味。味置抽屜之中。即此一著。實含深意。今當剖晰告汝。吾於近數日來。覺居停克里登。情狀可疑。

是庶可乘罅而進。羅蘋不戒懼而徒不意。汝終日守寓。婦無間可乘。而羅蘋懷惑。乃冒險。自至吾寓。方彼至時。吾即覺之。因而故。故縱聲置圖於屨。示彼婦以處。不然。吾探案多年。寧不知自保。祕密。汝何不之覺。耶。余恍然曰。信矣。吾誠懵懵然。羅蘋裝婦之事。君亦曾預覺之乎。余友曰。否。此實彼喬裝術精。一時竟逃。吾目至其留刺。悔約實欲。吾離寓。追蹤冀能得間。竊圖吾固知之。然亦力引汝出。故予以隙。乃汝不之察。堅持弗行。卒至中彼迷藥。且受裝婦之戲。非君自取之耶。余吶然曰。然則彼既竊。圈何以又歸。還無惜而一言之約。君又何信之深乎。余友曰。無他。吾知羅蘋此舉。志在敗傷。余名初不在區區。圈值及聞。余有破巢之謀。意始中餒。遂與吾交。訂和約。既訂矣。彼此自必矢守。吾故坦然無慮。即彼今見禽。非吾躬歷。亦不能責吾背約。以昨夕之約措詞。圓活。但指吾一人而言。惜彼未覺耳。而吾以信彼之故。遂夷然歸。英且以祛彼疑心。蓋彼當竊圖之際。是否一時失察。未覺圖妄。此時雖不可知。然其中懷疑。懼必欲吾迅離。巴黎實在意想之中。以是吾如言立行。用懈其防。但瀕行留圖。令甘尼麥代奏。吾功。今讀此電。吾謀不既。遂耶。余聆至此。疑障都捐。豁然。悉覩真相。不覺手舞足蹈。作懽悅聲。曰。福君。汝真神智。羅蘋雖狡。今終敗吾人手矣。聲甫絕。忽湯姆登樓。手中將一電。剖閱之。但寥寥兩語。曰。今晨破曉。羅蘋忽越獄而逃。甘尼麥白。余等閱電。愕眙相嚮。狀似中魔。又若身經噩夢。木木幾失知覺。湯姆亦垂手。賊立。莫知所爲。室中死寂。久久不作一聲。

(完)

小青曰。英人柯南道爾氏。著歇洛克福爾摩斯。構想玄嫩。傳誦頗廣。而法人瑪利瑟勒勃朗氏。演爲巨盜亞森羅蘋。亦極出神入化之勝。曩勒勃朗氏。嘗著「羅蘋與福爾摩斯之比較」一書。瘦鵠君譯爲雙雄。

鬪智錄）福爾摩斯幾瀕於失敗。惜道爾氏置之弗校。不聞有反抗之作。不然。鈎心鬪角。互逞智機。必有可觀。小子不揣譎陋。竊思爲福爾摩斯代鳴不平。爰本斯意。戲草是篇。惟設想遺意。紕繆百出。莫能逮二氏萬一。狗尾續貂。唐突賢者。吾知不能免矣。



北 平 瑣 語

湘行雜詩

繭 廬

美湘繡

玄絲繡出洞庭春尺幅鮫綃值萬緡湖外百年無掌故下車第一拜鉞神

中興諸將祠

中興將畧祠會廢革命功高亂又勘一事龍門休武斷忠臣烈士不同龕自注中興諸將祠既又令回復遂以興訟經年未息

詠湘妓

蓮花桂子小紅籤都督腰支特地纖酒半泥人索鹽帖羣雌真合號無鹽湘妓蓮子柱鹽荒時勾欄中皆向稔客索名刺買鹽

刺楚大夫

顧問參謀一笑看鏘鏘劍佩擁高冠花間姊妹遙相妬若個兒郎是副官

美二王

話經箋史擅詞章誰識人間有二王書版飄零風雅歇九嶷山色靚靈光益吾湘綺兩老人刻書甚多存思賢書局辛癸兩役俱爲兵士作墨澌矣

魚塘

天然天樂兩高樓鳴咽魚塘水不流低處淒涼高處熱人間那復有清游湖北會館蓋近夷其地改建天然台天樂居兩酒樓爲湘人游觀之所地名魚塘遺址猶存

友

萍梗無端湘水湄官齋冷落許談詩江湖醉酒寧澆渴蒼彥論文足療飢但有賓朋忘作客未淹歲月道將離重來山色應無改約共銜杯看九嶷

軍事小說

戰

線

中



# 最新分類尺牘大觀

政界！軍警界！均各依其人之

學界！婦女界！地位身分職業

家庭！及關係之不同

商界！社會！而編纂

(共) 上海

(分) 文明

(七) 書局

(界) 發行

全十二册

價洋一元

(凡) 各省

(三) 中華

(十) 書局

(類) 代售

慶賀類 問病類 唁慰類 餽遺類 道謝類 別離類 懷叙類

通候類 預約類 謀事類 揄揚類 介紹類 保薦類 延聘類

雇用類 謙遜類 辭歇類 請求類 懇託類 允諾類 勸勉類

諮訪類 報告類 詰向類 聲明類 道歉類 訴訟類 籌備類

營業類 轉運類 匯兌類 抵押類 借貸類 錢債類 保險類

軍事小說  
戰線中

德國陸軍大尉哈克爾原著

立人天笑  
同譯

第一章

角聲遠近激越。心脾召集令下矣。余方整飭行具。吾妻及子環余立。語刺刺莫辨。余身如入夢寐。且頻親余妻頰。淚痕未乾。忽上征途矣。余在德意志後備隊。職居大尉。是日率中隊自海沃哀斯至海洛的停車場。爲途可五里。顧瞻道左。時見婦人懷嬰。挈兒穉等。卓立門次。目送軍隊之過。而彼等容顏殊黯。淡若蘊深愁。亦有切齒揮手巾。且頻點其首者。知彼等心中雖敬愛余等。而無形之感觸亦殊不少也。

銜枚疾走。不聞號令。迨經田舍。寥寂似異於平時。至拉意資。見有數婦人集一雜貨肆。意懸懸若有待搖首耳。語似議動員令事也。斗有束裝之健男子。自林間出。續上大隊者。其品類至不一。有理髮師。有小商販。又有樹藝之園丁。而染色之匠。青紫猶留於手臂。縫工衣際猶沾殘線。因知彼等悉爲是間之土著。自聞召集令急。舍故業來會。余持簡單之行李。浩然長征。實生平來第一次。然有一新思想往來余之頭腦。不能去。卽欲自故鄉中架設一電線。結一端於心胸。而天涯海角。引至無極。令隨時隨地得與故鄉通消息。思未竟已。抵停車場。見停車場之光景迥異。平時然亦不能言。所以迴首左顧。則有少年夫婦二三組。語刺刺不止。淚瑩於目。蓋人人心胸間各涵萬千無量之思想。欲語不得。而晷刻移易如流。矢忽忽間。僅餘三分鐘之光陰矣。斗聞登車令發。衆俱續上。予急登列車。脫腰間新磨之軍刀於座側。搶攘間。輪遂動。及漸離停車場。須臾。目光大炫。則酷日之光。遍耀原野。餘輝直逼於車窗間。而吾等所乘車行絕緩。沿途



車站繼續停泊。蓋各地兵役自聞召集，令均鵠候於月台間。車止，各登顧。第一次車停時，斗有一人瞥現於余目。余之勇氣亦立振。蓋余所見者實余生平之良友而負家累重如巨厦之梁木。今亦與余同命矣。遂引爲慰藉而相鄰之列車中，又有呼余名者曰：哈克爾君亦籍中有名耶！余急廻顧，則見呼余者爲余故友赫意司篤來也。彼爲勃優隆之後備團，茲在都拉迷突奉補充員召集，急赴前敵者。既至第二停車場，更與雕刻家海恩司特麻宏君相邂逅。彼職與余等同爲後備聯隊中中隊長。其餘友人自中途繼續增加，遂招呼不迭。自其職業言之，有參事、官、有地方裁判所所長、有市長、有教授。彼等在平日曾各寄生活於沃哀斯恩營舍內，氣誼本孚然。至今日，人人心中各有爲國服務之志願，遂更增親密握手力搖，互相歡話戰場危險之想像，並無一絲留腦底。若春風駘蕩中結隊旅行也。

約經四時後，至洛烏羅市。吾等所屬聯隊之本部，卽在是處。遂以公文報到於本部。

## 第一章

至午後有一長蛇之列車，聯車輛無數，輸送三千後備兵來是處，而同樣列車輸我輩軍人至此者如長流之水，繼續未已。是時烏資的恩兵舍中，軍人充溢，或有穿新靴，蹠蹠往來於室中者，或高歌或鬨笑，亦有呼朋嘯侶者，一室以內悉爲壯快之空氣，充滿矣。此時聯隊縫工方量度兵員之體格，預備製軍衣。故全隊兵士尙衣便服而昂昂之兜，整則轟於諸人之頭上。上半兵半民滑稽之服式，頗堪發噱。迨至手套、長鞞、背囊、外套、腿纏、短銃、彈藥盒，一應配給後，已至深夜矣。兵士連袂將入騎兵營，通過吊橋，側適有一麗服之少婦，驟接於兵士之目。兵士呼問少婦之顏色，斗變自承爲丁抹人，非俄籍，並自通名姓於軍前時。

方危急。幸有一將校出自營舍。一見少婦。卽點首爲禮。蓋彼名阿司打尼。買賽恩。彼夫與姊妹已往瑞西矣。余與大隊副官暨供給系之將校。遂往宿於彼家。少婦詢余等行軍所至之目的地。惜乎行軍之事。應守祕密。不能語。彼殊爲遺憾耳。迨余坐定。啟余背囊。出小剪。修余爪。並以爪磨徐磨之。少婦遙見而笑曰。公等行軍。抑何整暇。乃爾。余乃叩囊而笑曰。此中實具備萬物。照面之鏡。婦女之化妝品。以及博具。無所不有。少婦愈駭曰。行軍之人。乃携婦女化妝品。果胡爲耶。言罷。頗呈奇異之色。而是時。余之乘馬亦不能不作出征之預備。收諸應用品於鞍囊中。如預備鐵鞍下毛布等。分載於二馬背上。猶憶平時。余每值夕陽欲墮。清風徐拂時。余與余婦嘗乘此二馬徜徉於達羅奈。斡買。問鞭絲帽。影豪情不淺。故余之二馬。縱非神駿。以曾載余夫婦。故實亦余與婦之愛物也。余馬此際。聳耳昂頭。顧瞻四周。頗有驚異之狀。且張其巨目。熟視新馬。卒此馬卒亦一少年兵。名扣迭恩。自余部下二百五十名兵員中選出者。余見扣迭恩給芻餼。意殊愼重。知彼愛余馬與余等也。余方閒立。因詢馬卒之家族。扣迭恩語余。彼有一婦與二子。余聞言心有所感。遂頻點其首。馬卒強笑曰。大尉亦有家。頃上征途。亦曾與家族告別乎。余首肯。且笑應曰。扣迭恩吾等處軍中。不可不快活。吾等乘列車輸送國外。路遠近地。東西均不宜過問也。吾等惟有習勞苦之任務。以自慰。汝亦知此意否。馬卒因唯唯。

## 第二章

後備兵被召集。更奉進逼戰線之命令。惟各隊出發之時。間殊非一致。有在薄暮者。有在夜半者。有在拂曉者。余之中隊。則以半夜二時出營舍。漸漸向戰地。時在夏中。淡月朦朧。已值半昏半曉之時。光余見兜

鑿之。兵士負囊。前驅頗思。小說中之故事。而吾等將校。則又有手鎗、遠鏡、圖囊、麵包袋、水筒等。纍纍纏腰。際余思。是狀頗似特別之袋鼠。又似沙漠中之雜貨販也。未幾中尉等報告余隊中之人數。余思余隊中有被遣他去之士卒。然有陸續補充者。幸無缺額。余心良慰。迨至侵曉。余部下二百五十一名之兵卒。齊向余道。晨安。衆聲如雷。頗震余之耳鼓。已而少年軍樂隊奏樂於營前。樂名德國少年軍彼等。曾請願於大隊長。並以軍樂送余等。至停車場。迨至起行。復易普國進行譜。聲調激越。與吾隊中之步伐相應。靴聲樂聲相間。續動時。猶曉霧空濛。街衢寂靜也。須臾樂止。已至停車場。即報告於輸送指揮官某中佐。全隊兵卒千餘人。各俱肅穆。雁行而立。命令一下。即魚貫登車。覓席而坐。而車窗以外。即聞人語聲頗騷動。蓋兵員之戀愛者。若新嫁孀姊妹阿母等。且呼且泣。殊形嘈雜也。已而車漸行。經三時間後。睡思漸起。惟車行顛簸。頗呈不穩之狀。余目少闔。此身如乘馬上下於山坡。然已而車止。有一白衣紅十字會之婦人。進奉咖啡於余前。而余鄰座之軍醫。以頗妨睡。思命予却飲。余尙躊躇不能決。適有一副官自鄰室中來。亦以是爲言。余欲酣眠。遂却此婦之好意。

迨進朝餐。余見兵卒之食品。殊豐厚。有精美之羹、肉、暨塗牛酪之麵包。此外又有可可與咖啡等。而余等將校。則入預置之餐室。食桌整然。此余上途後第一次進食也。時在上午九時。余至此際。見兵站之設備。周匝如是不勝驚異。蓋將百萬軍隊輸送於道上。而每屆傳餐與預定時間。並無一分之差忒。參謀部平日用意之精詳。可想見矣。余進餐後沐浴。曉日中約刻許。而余之同輩亦均離席有散步者。有小立聚語者。有吸煙草。或調彼等之愛馬者。此時大隊長步行至余側。見余等車窗間粉筆塗抹。有漫畫與短句。縱

橫殆遍隊長堯爾曰此爲誰人之手筆乎余笑曰凡此種種實足爲余軍隊忠勇之保証而余隊中更有續畫之名手蓋名畫家華爾台亦在下士團中也隊長聞余言點首微笑而余等車牕間所書者語殊新穎有題『法比合併會議室』者有題『巴黎行之列車』者有題『參觀巴黎寡婦舞蹈會』者語略輕佻亦有題『以一當十所向無敵』者

余等既登車列車復動余倚劍危坐默祝上帝俾相吾德意志但聞車輪雜沓一里二里背余故鄉而去余遂倚頰於列車窗上眺沿途之風景思吾德國繡壤連雲溝洫井然景物之美麗舉世間殆無其匹而慈惠之上帝乘沉靜之長夏方播和平之嘉種於鄉村間德民愛和平與公理此可愛之鄉土忍委棄於鄰人之手耶然國家多難必重視軍人余思至此愛國之念益怦然矣

車至哈魯資巨山當前乃蜿蜒蜿蜒入一長隧道吾等麻洛科人亦有生長以來未乘列車過隧道者已而出隧道見滑露凱痕壯麗之寺院繼近資洛渣溫泉場有國民軍樂一小組待於車側車過時樂聲大作奏『萊因河之守』然輪機如吼震耳欲聳悠揚之軍樂僅曳殘響於疏林危塔間耳

#### 第四章

郊原一片斜日西傾車窗以外寥天盡處片雲千疊而余胸中之思想亦覺千層萬疊愈積愈厚然此際天容益呈暗色流星移墮於空際如在尺紙上作直線余覺車內人影一動有一兵士立於車門之側欲入不入而近坐一兵士卽呼立者曰君亦欲至此處乎兵士搖首坐者遙視是人之面且徐詢曰君在今日挾何希望立者應曰但服辛苦最後則戰死！問答既終一車復寂已而列車至曠野戛然停止余隊



中下士。湛恩鄙。隔車度。小曲題爲汝親愛者。觀宵中之明星音調。低緩而抑揚宛轉。頗具天籟。車中人各傾耳。顧列車復動。美妙之歌聲。遂爲機聲震斷矣。人心中心中似多有遺憾者。

既。屆。夜。半。吾。等。突。至。一。給。養。所。在。勃。的。買。停。車。場。之。左。近。廣。廈。閤。開。殊。爲。寥。廓。兵。士。既。入。遂。得。暖。羹。與。塗。牛。酪。之。鮮。麵。包。余。方。縱。眺。於。車。外。斗。有。一。不。意。之。事。接。觸。於。余。目。者。則。此。停。車。場。之。附。近。有。連。綿。不。斷。之。兵。士。駢。肩。而。立。者。劍。林。煜。然。耀。暗。夜。蓋。此。纍。纍。之。羈。囚。均。余。前。敵。之。捕。虜。品。也。余。見。是。狀。頗。有。壯。快。之。感。而。此。際。又。有。出。於。意。外。之。一。事。卽。余。等。列。車。中。有。一。婦。人。來。與。余。等。同。乘。也。此。婦。人。蓋。爲。某。大。尉。之。夫。人。大。尉。患。病。於。滑。塞。羅。夫。人。將。候。彼。於。病。蓐。間。以。承。輸。送。官。之。厚。意。允。與。吾。等。之。列。車。並。載。顧。吾。等。軍。士。以。婦。人。在。軍。轉。沮。吾。等。之。壯。氣。蓋。軍。中。之。人。因。被。感。觸。各。有。俛。首。思。家。者。而。余。之。心。中。亦。思。余。別。妻。子。曾。幾。何。日。何。以。離。索。之。感。竟。如。半。年。之。久。耶。未。幾。車。中。人。各。作。鄉。夢。翌。晨。車。抵。脫。洛。買。恩。兵。士。各。携。襯。衣。躍。出。車。外。蓋。是。間。停。車。場。有。一。特。設。之。洗。濯。所。余。亦。隨。衆。爲。浣。滌。征。塵。之。計。余。並。承。上。官。凱。拔。瓌。之。好。意。爲。余。周。旋。嗟。乎。彼。亦。國。中。有。名。之。大。詩。家。實。亦。一。代。才。人。也。余。方。浴。罷。忽。有。紅。十。會。中。一。少。婦。至。余。許。詢。問。曰。是。間。兵。士。果。爲。貴。軍。官。所。統。率。者。耶。遂。遙。指。彼。間。一。兵。士。語。余。曰。彼。軍。無。禮。豈。能。以。裙。服。見。少。女。乞。軍。官。申。斥。之。余。笑。曰。彼。屬。於。第。七。中。隊。長。非。余。指。揮。也。余。言。未。已。又。有。一。婦。人。至。余。遂。以。名。刺。授。前。女。余。見。此。二。女。金。髮。披。肩。態。類。仙。姬。迨。得。余。名。刺。則。中。隊。大。隊。聯。隊。蟬。聯。讀。下。方。知。非。謬。彼。女。復。笑。語。余。云。儂。以。君。爲。小。說。家。乃。亦。兵。官。耶。余。聞。言。惶。惑。不。語。噫。嘻。余。爲。天。生。好。男。子。然。既。已。二。月。間。不。薙。髮。矣。豈。能。見。此。秀。慧。之。閨。秀。耶。余。思。未。已。喇。叭。聲。更。動。人。爭。上。車。車。復。續。動。未。幾。車。抵。萊。因。河。畔。住。民。聞。後。備。軍。過。此。各。出。

歡迎余思此地已離余之國境矣。不勝戒懼。廻思出發之頃『萊因河之守』之軍樂。余之心胸不禁肺葉相擊也。

## 第五章

夜中聯隊奉本部密令以黎明發阿亨。而此軍令及吾隊則已逾夜半。余思余等安睡時已無幾。遂急覓寢所而精巧之旅舍已爲將校等所據。跳舞室亦化爲病院。余既匆匆得宿後頗難安枕。以距出發之二時當携行李赴大隊好夢未終。余亦揉目強起矣。蓋余等所負之任務極重大。余爲先鋒隊當以掃除潛敵爲職。志向例自轉車隊之下。士暨軍用自動車曾有受敵狙擊者。故吾等占領地對於比利時之住民以搜查兵器彈藥與爆發物爲急務。而負其責任者僅吾數個之後。備旅團然土地廣漠。搜查良非易易。而余受指揮官特別之命令。率部急進。余更以嚴重之詞訓示部下。行軍宜重軍紀。勿以野蠻舉動爲世詬病。惟搜索武器則精神宜貫注入室時宜詔家長使呈違禁物於軍前。有抗命及移匿他處者當加懲罰。如有居民舉動不利行軍者則亦宜鎗斃。家屋卽付之一炬。要之此時任務關於行軍之名譽與利害殊不尠。必無縱無濫任職勿怠。余拔隊前進。見官道右地屬奈痕尼。依卽小說名著中所稱爲『故鄉之村』者。是然莫拉斯左近。則爲間諜與伏兵之逋逃藪也。又有一支途爲通利涉街。而官道左近則莊田連接。悉屬膏腴。予啟行時。分余部下爲三分隊。分投搜索。予率其一部隊赴鬱痕科。首見一屋矗立於鄉村間。屋前有一巨菩提樹。黑白赤三色之旗幟翻翻於綠樹中。而此附近諸民殆無一家不揭德旗者。予既近是家。排闥直入。忽有一少年自家中飛步出一躍入森林。余亟命從卒自後追襲。而山楂之樹高逾

## 第

## 九

## 集

## 第六章

人頂繁茂殆無與倫比。遍索不獲。徒勞往返而已。余更揚聲喚家人。久之。有一婦人應聲出。余曰：「居是家者。僅汝一人耶？」婦人曰：「猶有十五齡之幼女同處。」余曰：「此外又有何人？」婦人躊躇間。復曰：「猶有吾夫。亦居家內。兵士聞狀。急入內室。牽一老人出。少尉遂携實彈之短鎗。揮兵士扶老人止於田間之短垣下。並呼彼婦與少女立其側。余遂進一步大聲叱問曰：「家有軍火速提出。勿隱。」老人力言屋中無軍器。且自誓。

余察老人之面色甚狡獪。知言亦非真。余復叱問曰：「家中男子僅汝一人耶？」老人囁嚅間。遂應曰：「老朽尚有一獨子。然外出。巨數日。今猶未歸。」余曰：「彼必携手鎗伏要路狙擊吾等之軍隊。此等情節殊堪痛恨。余言甫竟。而自老人以下。婦與少女均以溫潤之語辯。余揣測詞。余復正色言曰：「余知我軍過此時。恒有被人狙擊之事。或出於汝子所爲。總之余決不信汝言輕去。是間余將命兵卒窮索汝家。設有武器藏匿。不知速獻。汝當默審其利害。勿枉被鎗殺也。」老人因少閉其目。復矢言無兵器。余遂下搜索令。士卒轟然入。歷穴倉壁。廚馬廐。雞柵。庭園等後。而一男二女則猶矗立於露田。少尉揚實彈之手鎗。立其側。並以鎗口直逼老人之面部。余更詢老人。老人夷然且合掌瞑目曰：「吾年七十二。當不打誑語。語猶未竟。突聞步履聲。頗雜沓。老人迴顧失色。若死。二女面部亦頓呈土色。蓋有一下士與一兵卒曳一少年來。下士手內並執一比國製之五響鎗。據下士報告。此少年持手鎗偃仆於積藁間。爲兵士所發見。執之而來。意圖狙擊。可無疑矣。下士且語推少年。近余側。余見是人殊英俊。惟至此際。亦呈失望之狀。變色不語。余厲聲喝老人問曰：「此胡爲者爲？」汝何人？老人及妻女如受電震。不期齊撲於地上。戰兢哀懇。語瑣屑不可聞。而老

人之婦則向老人縱哭曰吾家不幸受此慘變汝亦能挽救耶益歎不置少年見此狀仰首躑足繼以長歎齒切面白情殊可怖余思此世間悲劇也而余立此舞台上乃為悲劇中重要之一人而劇中最重要者尤為老人之子吾將若何處分之乎



### 第七章

嗚呼諸君世間凡事終不能僅就一方面觀察老人夫婦與少女因悲少年之就死哀呼宛轉情殊可憫顧余一念及吾親愛之同胞夜間斥候徘徊左近突被無情之彈貫兜滅頂以至慘死者竟不能得凶手之主名彼死者之飲恨豈有窮期耶余今日處此豈宜濫縱士卒方面我

請後命余顧少尉曰鎗斃之

少尉遂選三卒為司刑人此三人皆無家屬者二為柏林人一為地方之農夫彼等遂縛少年於樹上以



少年行事亦足害彼等之生命。故無一憐憫仇敵者。鎗聲既動。少年之首遂傾側。但見青色外套上現三焦孔容顏未變。已爲異物矣。然軍中人意猶未滿。有謂宜焚此家屋者。但余不爲已甚。遂舍彼等下前進之命令。余等迴顧見老人與家族神智喪失。猶愴然立。少年之屍側不忍卽去。

余在是日更向甫右門馬意司撲資開。烏意東諸村落。以次搜索。是間家屋多至二百二十戶。殊不能不作詳細之檢察。所幸者余自演第一幕之悲劇。後聲威遠震。軍行所至。都有自呈武器者。而武器類別至不一。以鎗論。有短鎗。有雙發鎗。有手鎗。有獵鎗。有迭西恩司鎗。有步兵鎗。有騎兵鎗。爲類亦夥。是日暮。余率所部抵既米司市。余之分隊長邁爾科賴沃啓爾等。均各來集。彙呈諸武器於市議場。余亦屯軍於既米司之市議場。與學校教室及倉庫與營舍等處。余慎選巡卒。更番戒備。且命實彈於鎗。以防敵人之奇襲。蓋比人殊狡。聞利尤資之。住民有欲決隄防。使吾全軍淹覆者。故雖處寤寐。亦復心驚胆躍。意難寧貼也。余又戒士卒勿受宿舍主人之酒食。以防潛毒。

### 第八章

余於是夜以東亞語授軍隊。藉破岑寂。而宿舍主人頗安雅。昔爲軍中小隊長。余與主人相對談。頗豪。或論前派之繪畫。或談土耳其之古風俗。或品評佳卉。以及樹藝術。或述戲劇之傾向。妙意層出。如剝繭抽蕉。已忘爲人在敵者。談言既肆。時間亦覺其易逝。忽不覺已鐘鳴一時矣。余遂起立。入一廣闊之寢室。屋殊黯舊。有出入之戶。三至難扃。余頗悚懼。因舉燈四燭。則壁間緣飾者皆古豪傑之肖像。因念主人雅量。或無鬼蜮之行爲。以失眠累夕不覺酣寢。日出夢醒。與部下相見。意殊欣慰。午前六時卽率所

部向勃其司方面續行搜檢。約在是夕。會大隊於勃其司。余思是間必有秘密之地下室。爲儲藏武器與狙伏敵兵者。或伏於人不經意之倉穴中。然發現之術。殊非易易耳。已而日出。余部下冒暑。過行且有行李之累。殊爲困憊。因以小車五十。隨軍載行李。於是負荷爲之一輕。軍中士氣益形壯快矣。行已久之。入一小屋。湫隘且暗。既啓地板。則地下室殊壯闊。室之四圍堆置鐵製物無數。若螺旋鐵管。機括等。不可窮詰。若一大工場。然余部下兵卒。有富於經驗之製造家。則云此等材料。不出數日。可成短鎗二萬枚。余遂召集附近之住民。切戒彼等。自此以後。更不宜爲秘密之製造。又命男女各携箱籠等物。運是等材料。出屋外。破壞其製造之設備。如有竊一螺旋者。當被鎗刑。方處理是事。猶未畢。見有白鴿奮飛。於是間左近者。目兵哀德馬者。因識是鴿爲軍中傳書者。所用彼固飼鴿之經驗家。余信彼言。良不謬。蓋余等收毀地下軍械時。敵人見狀。或不免有潛傳消息之事。因集長籠竿網等分頭捕鴿。或以鎗遙擊。不遺片羽。迨至夜中。遂以余等之行事。馳報於旅團。後遂設兵站。監捕於是處。而兵器補充之道。遂因以斷絕矣。

### 第九章

利尤資幾附近處。兩軍戰鬥之遺跡。歷歷可觀。凡資爲隱蔽狙擊。吾軍之家屋。悉皆付之一炬。來泊司村落。尙有家屋十二間。餘燼未熄。烟霧空濛。搖搖空氣中。而煨燼之中。有將死之馬。與半體之牛。豚脂膏煎灼其鼻。觸鼻大爲我等呼吸之妨害。迨上邱陵村落溪谷。宛宛在望。而小邱之上。猶存塹濠之遺跡。蓋比軍在昔。曾依爲根據地。聞我軍曾在是處。作苦戰。雖高邱之上。彈丸雨下。曾不少却。更破嚴密之鉄網。肉

薄於塹濠。下復踐殊屍。揮臂潮上。比軍至此。不能不引軍退。却余徘徊戰地。不能已。蓋此寶貴之土地。寸寸節節。無非吾民之膏血所染耳。是時余等大隊方預備作炊事。余遊田隴巡視。戰死者之墳墓。土獨新。劇首接余目者。有一短褐。題曰吾等最親愛中隊長大尉甫沃宏之墓。復循小邱上墳墓。若有懸勇士之兜鍪爲墓表者。然姓名湮沒矣。而是邱後方則更有比軍之墳墓。蓋比軍之死者數逾吾軍而生存之殘卒。已爲吾軍之捕虜品矣。日暮漸迫。感愴愈盛。余立高邱迴望。吾軍之營宿地。但見暮靄微茫。千軍萬騎喧嚷之聲。時遠時近。不絕於耳。鼓而距小邱之遠山。後則殘烟一抹。上橫天際。似有管笳之音。起於煨燼中者。余等行炊之所在。一新墓場之側。而其右方則爲比人一居屋。今此屋宇尙半在煨燼中。惟在晨間屋中。主人方挾鎗擊前騎。詎料轉瞬之頃。屋與主人遽同歸於盡耶。余等席地坐。且食且笑。語余等軍中之供奉。殊不菲。蓋余隊中某副官頗有行庖之經驗。薰炙乳豚。甘脆可口。與機上所成者無異。飲啖之時。意殊歡洽。惟被刑之比人猶伏屍於余側。家屋餘燼亦煽而逾。烈殘陽一抹尙斜掛。是家之屋壁上。日光火焰互爭。烈采烟紋映日。則幻巨影若龍蛇。下映郊原。而器物爆烈之聲。時時不絕。似代死者鳴冤也。余就食既已。畧作散步。遂別余戰死之同志。歸余預定之宿舍。宿舍構造極深廣。雖黝舊。然殊壯偉。蓋比大臣史潑哀痕之住邸也。余既入門。見軍隊已蟬集雜亂之狀。殊令余蹙額。階庭廊牖。敷藁殆滿。軍士有作縱橫臥者。余巡視內室。見屋中器物殊狼藉。高等之化粧品。拋擲地上。食物亦凌踐。因思彼等屋主人倉皇出走之狀。亦殊可憫。余方徐步。忽有一紙裹觸余足。俛而檢視。則一未開封之郵件。然一端已破碎。迨既啓視。則爲一兒童玩賞之小馬車。復得一牋。方知彼幼兒誕日爲叔母所寄之贈品。余得是物。

意殊感。唱余思。比國人。左袒敵國。實堪痛惡。惟流離瑣尾。家庭顛覆。爲狀亦至可憐。值愛兒誕日。華筵未舉。驟聞砲聲。迫境匆匆。集珍物。携兒。負女。落荒遠走。無情之兵。火逼集。其後喘息相顧。不知命在何時。亦自可痛矣。試反觀借鏡。不幸我軍失利。使無情之強敵。入我國境。則我可愛之村市。與家族。不與目前所見者。同其命運乎。

### 第十章

惆悵未竟。營本部騎士。復傳緊急。令命所部。乘今夜。集合於烏尤沙。余檢軍圖。知烏尤沙在北。進十啓羅米突處。令既出。全軍畢集。余等坐席未暖。已冒暗夜。森林登崎。嶇之山道矣。余等馬匹。縱能察道路。惟余等之視覺。則不能及馬匹。余等且行。屢閃其懷中之電燈。惟視綫愈眩。馳道之上。榴彈所陷之穴。極深且巨。稍一不慎。卽陷馬足。幸吾等行軍之始。豫遣步卒爲道途探檢者。至險隘處。有持燈植立者。長蛇之軍隊。前呼後應。兢兢舉步。幸無障害。得從容下山。達麥司河。已而舉首。見火光熊熊。映射於天。半軍中人呼曰。烏尤沙。且至。蓋步哨傳述。烏尤沙在三時前方。被包於火燄中也。比人臨去。爆毀麥司河橋梁。遂遣工兵。夤夜作業。因暫憩於河畔。待天曉。黎明工竣。整旅而過。余見烏尤沙市之光景。淒寂之中。頗呈悲壯之概。宏壯之建築物。半付於煨燼。中有數巨室。方吐其烟。燼朝日。遂呈朦朧之狀。余察烟紋起處。非僅一處。巷與巷相續。街與街相連。匝天蔽地。無非烟霧爆發聲。亦不絕。且黑烟之中。屢吐火舌。其赤如血。時聞屋宇坍塌。雜以叫罵呼泣。時遠時近。殊難辨聽。觀此現狀。如見焦熱地獄也。余等乘銳氣。鞭馬入火術。唯炎威相逼。火舌旁竄。幾侵我等之頰。喉乾氣促。殊躁熱不可耐。馬亦驚怒。余



思○余○至○今○日○正○當○馳○驅○報○國○之○日○當○以○匹○馬○橫○抹○烏○尤○沙○乃○爾○畏○縮○耶○遂○策○馬○益○急○喘○息○未○定○已○過○烏○尤○沙○矣○市○尾○之○北○有○狹○長○之○乾○田○一○小○區○爲○吾○等○之○露○營○住○宿○處○畧○一○休○息○已○至○深○夜○矣○唯○黎○明○時○須○出○發○時○間○寶○貴○宜○圖○休○息○唯○天○幕○不○設○僅○倚○岩○待○天○明○耳○余○命○余○部○下○搜○索○殘○藁○與○剩○餘○之○家○具○如○機○篋○廚○笥○棚○戶○牕○壁○等○焚○露○營○之○四○周○若○庭○燎○以○備○敵○軍○之○逆○襲○晨○曦○既○動○余○軍○互○視○無○不○莞○爾○蓋○灰○屑○盈○身○如○霜○雪○然○余○既○縱○目○於○遠○處○頽○垣○積○壁○觸○目○盡○是○此○時○遙○見○一○人○家○屋○頂○已○落○堅○固○之○垣○墉○猶○兀○立○於○廣○野○中○而○葡○萄○引○蔓○猶○作○向○榮○之○狀○思○故○國○此○際○葡○萄○之○蔓○當○已○凋○落○惟○野○薔○薇○盛○開○耳○鄉○情○既○動○情○難○自○已○遂○朗○吟○柏○林○之○夏○夜○曲○而○勇○少○年○之○進○行○曲○復○躍○躍○於○心○頭○不○能○已○

## 第十一章

得○恩○開○洛○市○有○一○偉○大○之○聖○母○院○在○洛○馬○恩○十○字○街○轉○角○處○余○過○十○字○路○入○院○瞻○謁○見○有○三○四○百○名○之○捕○虜○方○拘○於○市○內○均○比○利○時○民○族○也○余○既○瞻○禮○聖○像○與○種○種○雕○刻○物○復○見○俘○虜○方○受○我○軍○之○給○予○爲○麪○包○與○珈○琲○彼○等○或○踞○或○立○從○容○飲○啖○雜○以○談○笑○若○忘○家○國○之○恨○者○院○中○巨○塔○矗○雲○表○尙○爲○十○五○世○紀○之○建○築○物○塔○顛○巨○鐘○方○錚○然○報○八○時○音○宏○而○緩○餘○韻○裊○裊○於○空○中○惟○念○是○鐘○創○造○時○距○今○已○久○卽○此○巨○塔○雲○霄○高○聳○亦○已○飽○歷○星○霜○日○覩○比○國○之○民○少○壯○至○老○續○續○死○者○共○凡○幾○輩○至○於○是○間○居○民○年○年○歲○歲○時○時○日○日○習○聞○是○鐘○之○震○響○亦○復○耳○熟○能○詳○鐘○聲○過○卽○有○美○盛○之○音○樂○悠○揚○不○絕○頗○堪○悅○耳○比○國○民○族○非○有○天○才○之○音○樂○與○美○術○家○耶○在○世○界○音○樂○競○技○會○嘗○屢○受○一○等○獎○工○藝○之○技○巧○亦○不○弱○銀○鐘○鏗○鏘○不○足○爲○國○民○優○秀○之○代表○耶○惟○此○八○時○之○鐘○鳴○過○後○國○中○捕○虜○恐○永○與○壯○麗○之○塔○告○別○爲○可○悲○耳○俘○虜○聞○鐘○聲○亦○無○不○口○噤○而○耳○

聳亦覺鐘聲攸遠不殊載道驪歌也。

余定宿舍於舊市長家。然入室時不見主人。後知其臥病於樓上。而市長夫人來與余周旋。頗以彼等。厲是間有無危險。爲詢且竭全力爲余照料。且欲爲余召髮匠。然余携梳器於軍次。以無需。雍匠却夫人之請。余思入比民住室。設召比民理髮亦足自豪也。余既離不快之露營。入此壯麗之邸宅。雖甚愉快。第念軍人舉動每越規範。則又似甚慚沮者。已而彼等家人導余入寢室。建築偉麗。令余卻步。後知比利時君主來霍羅。行幸得恩。開洛市時。曾駐蹕於此屋。與寢牀曾經名匠之特建。故輦飛鳥革。侈擬皇居。也是夕。余命余軍隊投宿於哥衣乃恩之寺院。余息裝以後。意殊整暇。遂與是家之少年作歡話。余思歐洲大陸。龍攘虎鬥。比民首遭其屠毒。而吾德意志人轉得安閑。食息之樂。殊不能不生余奇異之感想也。余在是處。復命吾軍人搜索住戶之軍械。惟德軍之先吾輩至者。已作窮搜。反抗之人。既不保其生命。自餘畏罪者。各紛紛繳械。余等後至搜索。更易至於。是間住民亦一易爲溫順之狀。民間秩序無異平時。逃亡之戶。遙知地方安謐之狀。亦各漸次歸來。惟有一可慮之事。則因左近村市。如利尤資。烏尤沙等處。既遭兵燹。避難之民。流離瑣尾。扶老携幼。至此者。續續不已。彼等自一身以外。一無所有。口腹累人。不能不肆擾於閭閻耳。

## 第十二章

未幾。余奉軍命。移軍滑塞。盧地在是間極北處。余遂受建設陣地之任務。大隊行時。軍容甚整。奏普國進軍譜。又歌萊因之守之軍曲。向滑塞。盧進發。後備軍復歌軍中良友歌。是日天氣殊佳。勝林間小鳥亦弄。

舌作歌似與軍人競美者。余聞鳥聲似云：諸君諸君故鄉再會也。已而余抵滑塞盧。在此迤北。卽爲貧民之巢窟。余是夕擇宿舍於新墓場側一小木屋中。

落日銜山。余隊中方治炊事。聞有婦人之聲哭於墓側者。音殊淒婉。駭然出視。則吾中隊之某目兵也。是。人生性詼諧。灑落全軍無及者。彼之舉動恒令人失笑。蓋新葬者爲一比軍之中將。是人忽效彼夫人之聲口哭彼地下人。悽惻而動聽軍中聞者。罔不解頤。彼又每戲同伴云：僕不畏死。然使君死而僕存。僕爲君友。當臨君之葬。所哭君盡禮達君夫人之心曲。且擷鮮花置君墳墓之上。慰君夜台之岑寂。衆人聞者。雖惡其言。然亦無如何也。余見附近寺院中。黑紗被面。英國式之寡婦。出入頗衆。余遊市場之近處。見有一老婦人挾三四小兒者。聞其語言。知兒母已作看護婦。父已戰死。茲偕彼祖母詣寺院祈冥福。余見是。狀意殊惻怛。縱之余往來是處。見比國婦人無不淒然寡歡者。余立木屋間眺。見有一婦人處。余側以手。套微裂。請彼補綴。婦人聞余言。卽携去。未幾工竣。復呈余。許余見是女。雖非縞素。而其面部頗具沉鬱之。狀。余因畧詢生平。知彼夫在比軍爲將。校然在某役已爲德軍之俘虜。品婦方與姑氏同居也。言下唏噓。有急盼和平之意。余謝是女之厚意。且深慰之。

余隊中某中尉。時時負革囊往來於營中。一軍中人望見中尉之顏色。無不欣喜。蓋中尉在軍中爲書信之收發者。惟自越國境。道途多梗。來鴻遂杳。中尉之郵囊屢呈空乏之狀。軍中人亦愁顏蘊結矣。唯余自出國境後。日寄家書以自遣。而至三週間。後方得來書。余不料道途之梗塞如此。至讀本國新聞。亦非易事。在比人中有得讀法國之最近新聞者。所傳戰況頗不確實。至稱德軍大隊已向德境引退。而僧侶則

云據麻洛既宏之報昏稱最近某日革命黨起事於柏林皇后蒙塵爲俄軍所迫利尤資附近之德大隊已敗績於俄軍之勢力下聞者不服力與抗辨云利尤資現在德人掌握中彼等輒不信以爲比軍效力軍隊正面如鋼城鉄壁豈能爲德人所拔其自負如此而八月二十四日之戰報彼等輒不輕信也僧侶辨論方斤斤固執而吾軍中方得參謀次長之戰報蓋在利尤耐烏洛大戰方終德軍獲全勝俘敵至四萬七千人之衆以此戰報授僧侶則面色驟變嗒然無語出外室而去

### 第十三章

炎威如炙埃汗附體吾等引軍更向羈洛麻前進不圖道上所見比軍俘囚中雜英軍殊不鮮蓋英軍衣青色服已渡海峽入大陸此在吾夢寐間亦不及料彼等進軍之神速亦自可驚矣惜彼等雖携新式之武器未及一試於疆場至足恨耳唯自英軍敗屺後比人之視吾益增惡感昨夜九時吾軍過市頗受抵抗吾中隊遂奉警守鉄道綫之命令吾軍奉命遂散軍於全綫復隨大隊之後進軍於拉哀余念是時拔旣司與烏尤沙兩市之餘燼當已消滅彼市民之惱恨不知奚若設以世界的眼光作觀察不宜存矜憫心也今茲拉哀市不與前二市同余念是處嘗保存美術上之貴重有名於世界則吾先鋒之兵當不付之一炬惟吾等近是處前方偵騎已有不能通過之傳報火勢炎復已包圍於全市矣煤烟漲塞焦臭之氣觸鼻強電流之電線紛錯於道路偉大之梁柱亦若崩塞於途間傾牆壞壁觸處皆是吾輩引軍廻旋於市外目擊一市以內壯麗之公園與華美之別邸頗不鮮則全市精華舉可想見此時余已引軍經泊魯華街市達於市西之入口處但見拉哀市內繁華之迹頗呈寂寞之觀遙見紅光如血上燭天際號



嘈之聲不絕。而余所在處十室俱空。窗戶全閉。卓立久之。並不見一人影。沈寂之狀。亦出人意。外仰視天。空則采霞麗。星光俱暗。此時電柱之側。忽見人影一閃。則一十數齡之女郎。抱一幼兒。此女郎手持白布一小方。穉兒則嬌啼呼阿母。女郎逆止之急。授以玩物。余見是狀。不禁淒惻。余復迴首見此女郎。復抱兒坐一階石上。而是屋上部則已被燬。於砲彈。余不暇思索。復迴軍上泊魯華街。與余全隊宿於一旅館內。然此非旅館。實一極大之跳舞室。余慮敵軍之逆襲。置衛兵於村境。以備非常。而余旅舍附近處有十二三人共棲於一小屋者。蓋爲拉哀市內之避難者。嗟夫。彼等情狀。殆猶焚巢之鳥也。

## 第十四章

自吾先鋒軍長驅直搗。比人轉徙者不遑甯喘。証以各方軍報。知比軍留國境者。滋鮮。僅僅愛恩都左近。殘留少許耳。惟猶切戒國民兵勿涉大意。余見國民兵衣青色軍服。以有髭者爲多。余見彼等之態度。殊堅卓。意頗欣慰。而隊長握手語余云。閣下前敵所獲之地點。當爲公等慎重保存之。勿令有絲毫之損失也。余聞言含笑首肯。

次日黎明。余軍通過確恩科博物館。余見是館之建築。依然如昨。而從前舊事。不禁潮上心頭矣。憶余三年前之夏間。曾共余婦至此遊覽。余等旅行時。意殊快適。余妻方衣最淺色之練裳。而同時婦女亦各輕裾霧縠。翩然類蛺蝶。詎料錦繡市場。一至今日。乃成焦熱地獄乎。憶余等馬車至辣衣司聖殿時。櫟樹成林。森然彌望。遙聞比軍營舍間。方作攸揚之軍歌。題爲我之比利時軍歌。隱約猶留余之腦際。而騁懷遊目。亦如昨日之事。然一至今日。彼博物館之高塔上三色之旗。已飄搖於風中。林中吹奏者。已易爲普國

之軍歌。嗟乎人生至此。豈能勝今昔之感哉。

余等旅團。既上邱陵。遙瞻迫辣。資則德國之軍旗。巍然高建。軍中之人。各喜動顏色。既下邱陵。則取道西南向。是夕遂駐軍於西耶督。西耶督之地極廣闊。有一絕偉大之機工場。建築之壯麗。殆無倫比。巨廠後方。有一極修坦之坂路。幾訥巨樹夾道而立。殆不知其幾千萬本也。

余是夕所寓處。完美無倫。環顧斗室內。有雕檀之小几。上置漱具。又有美麗之鏡台。而寢牀之上。則有柔滑之衾褥。復視爐簷。有石膏童子手持一蛙。余生平確愛雕刻品。蓋爲余友麗麗生之製作。余憶麗麗生之夫人。適在聖誕日舉一子。余託野戰郵便局寄一書。能否達到則不可知矣。爾後比利時國民間益增輯睦。彼間住民。有至吾等。厲所作種種周旋者。以我軍此際聲威遠震。拉哀市利。尤資市納慕爾。與普蘭士市次第陷落。國王蒙塵於哀痕。督比人知無可爲。不得不易強矯爲和平矣。兼之各停車場。俘囚輸送者。絡繹不絕。比軍固占多數。惟法兵亦不鮮。又有蘇格蘭短衣之兵士。屢觸於余等之目。吾軍士氣爲之一振。

## 第十五章

師行不息。急如湍水。吾等營地無信宿者。大軍亦漸至法蘭西矣。迨近法國邊郵。自遭兵燹。人家益復寥落。蓋比利時南部之居。鑒於烏尤沙拉哀各市場之慘澹。又見吾國軍容之壯盛。無不收拾重物作遠走計者。吾等至度洛卡。宿一夜。度洛卡有一著名之素封家。亦携家族遷財產之大部分去。是處僅餘一僂。僂之醜婦。司門戶。第余始至時。卽入一小機業家。彼家之寢室頗湫隘。食頃。余親愛之副官來。顧余笑語。

余曰君胡爲處蛙窟。彼素封之家有壯麗之園宅且餘屋甚廣。胡爲舍是不居耶。迨余隨余友入彼素封之宅。則庭前綠樹交柯。不斷名花爛熳。開遍庭除。余縱眺間心胸豁然。歎息曰。軍行擾攘。得見如是幽居。殊令余樂不思蜀矣。余見露台接近處。頗存軍隊留宿之餘迹。迨覘圖書室。則見中佐之從卒。無不縱橫臥地上。余與中佐嘗笑稱此等兵士曰。睡仙。蓋是等兵卒自抵露營。以至出發。無非眠睡之時。蓋養精蓄銳。自以酣寢爲佳也。彼等一至營地。殆如中催眠之術。無論何時。卽枕囊而睡。余又笑語中尉曰。世間書籍。又爲催眠之妙品。彼等入是室。圖書滿架。固宜沉沉。不易醒耳。余見兵士等有張口而睡者。呼之亦不覺。乃一笑而出。猶憶是夕。頗有一可笑之事。方半夜一時頃。余睡頗久。不能安枕。遂叩余親愛之副官。彼方熟寐。余叩戶聲。殊厲。聞聲驚醒。卽揉倦目。握手鎗。啟戶立出。大聲詢余曰。閣下來何事。豈欲搜索余室耶。余非畏死者。余立暗陬。因知其誤。會遂笑語曰。君勿誤會。乃我也。副官聞言搔首。不語入圖書室。爽然語我曰。閣下何故驚余於睡夢中。殆奉警急之召集令耶。室中臥兵有作夢囈呼殺敵者。亦繞室而走。頗張皇可哂。一語未竟。更側枕臥矣。而副官張皇竟臥他人之榻上。至次日。余以昨夜滑稽劇語。軍中則無不撫掌大笑也。

夕陽遲遲。下照於花塢。余立閑庭。佇望閑愁。無那不禁起。自心頭。余見庭中景物。花木樹石。無不足移我情者。方納短銃於袴囊中。徐待夕食。忽聞駐在之兵卒。有徐謳小曲者。厥聲幽鬱。而綿渺。蓋閨中女兒言情之什也。而余之勇氣。亦不禁爲之消沮矣。

## 第十六章

爾後吾等益驅兵作西進。惟隨時警戒無敢懈。恒令鎗騎兵作先驅。余率中隊立馬於陣頭。所至之處。卽令居民供清水。余冒塵埃。與烈日馳驅。甚憊。以時方久旱。而吾熊貔之師經過。是間者已數萬井。中水涸。幾不能供。千軍之飲。惟余等所至之處。村民歡迎。殊出吾等之意外。余逆料之。是間住民必有得吾軍之勝報者。故與前日之所遇迥不相同也。已而軍至巴洛麻。果得皇太子軍大捷之確報。是時各中隊長。集部下兵員。讀捷報。肅然敬聽。目張口哆。全身血脈皆被激刺。而歡呼萬歲之聲。有如山鳴谷應。全軍士卒。盡忘疲勞之狀。背囊沈重負之。亦殆如無物者。勝利之軍歌。亦遍佈營中矣。是間村民見吾軍過。團隊相繼。亘晝夜不絕。亦不能窮究其兵數。瞪目斜視。似不勝其駭異者。是日之夕。余抵資希。既由市宿於巨紳。弗哀那翁宅。氏在市內頗占勢力。惟伉爽大喜。大言迨與余晉接。則云德國雖強。萬不能遣百萬大軍於境外。又云英國行遣五萬健卒。登陸德非。出陣對抗。詎足名好男子乎。余聞微哂。從容以軍情相詔告。德軍利勝之狀。已鑿鑿可據。彼聞余言。乃爽然若失。已而歎曰。吾比人愚昧。胡屢爲英法人所欺也。是屋左近。有一雜貨肆。兼售酒食。是夕。余承氏寵招。饗余以灸鳩。煨雞。麵包。名酒。諸美品。肆主人殊恂謹。夫人亦和藹。余就食時。夫人携九齡之穉子。名意塞。白來者。侍余坐。又有肆主人之幼侄。均與同席。而夫人坐間。屢張其美目。作倩盼。主人此際亦衣市議會之公服。隨余入座。行酒之頃。頗與論全世界之時局。而酒品之供。億殊不一。始嘗葡萄酒。繼進香檳。復進勃蘭提。議論亦遂如泉湧。余因笑語夫人曰。曷不置令郎於床間。較爲適體乎。夫人搖首笑應曰。我爲此殊有深意耳。自吾子長成後。阿母語彼。曾與德國某共晚餐。非是子生平一絕大紀念乎。我故不憚煩如是。余遂含笑而首肯。余思余自入比境後。受比人親密之款待。



者此第一次也。

### 第十七章

至次夕更冒曉霧出發。余爲諸軍之先導。惟有大車數十乘。駕以六馬。蓋爲飛機隊航空之要件。先一日至此者。今隨吾軍之後。整轡出發。余見車輛之後。白堊之字塗抹殆遍。有書巴黎行者。有書驅車前去。速飲俄都名酒者。而航空士卒。則先吾等出發矣。余是日行軍。車聲震耳。意頗不適。又聞大砲聲隱隱。然知距穆甫資尤不遠矣。惟余處馬上。殊不能測精密之道里。余頗希望赴前敵。蓋余行長道寥寂。無似曾不如奮鬥生活較有興會耳。是夕余宿開司得山林佳景。頗可悅目。居停爲一七十餘齡之老者。曾服役於比國之閩閱家。三年彼方七十齡。遂以生平貯蓄建築園林。耕耘樹藝爲娛老之計。生平抱負之理想。遂至此實現矣。余察老人之胸襟亦殊雅澹。與余語藝事。殊詳晰。余見園中果實有黎實與甜瓜。黎實猶未熟。因念罷戰歸來之後。此等果實不知能歸遺細君否。余自上征途。已三週之久。不得家中音問矣。思家頗切。此時余忽晤某副官。知莫恩司市前面曾有英兵若干。施防禦工程者。吾軍乍至。遂被驅散。而吾軍某少尉。方率兵卒。作搜查家屋之舉。蓋有潛敵伏牖下。遙射吾軍者。其人既杳。則付居屋於一炬。已而少尉率兵至老人之鄰家。有一女子。展笑趨出。迎候少尉。蓋此女爲甫拉恩產。笑語少尉曰。儂亦德產流虜。於是間一村。以內表同情於德軍者。儂一人耳。少尉亦疑是屋中容留間諜乎。少尉聞言。笑謝之。余等引軍益前進。頗遙聞穆甫資尤之大砲聲轟隆不絕。如走輕雷。迨履開司得之山村。左顧右盼。森林無際。田疇亦非鮮已。而望見岩棚鹿柴。突挺悉英軍放棄之壕塹也。但聞穆痕司市之北面水流之聲。淅淅不絕。

迨至河流深闊處則隔岸而陣之英軍自樹林間隙負槍携囊已隱約入吾望中矣余聞戰報知穆痕司市內負傷之兵民枕藉不鮮蓋英兵譎詐約相距百碼處輒投武器揭武旗作乞降之狀迨德軍前進全市出現時復向之猛擊余聞是語極深憤慨思必渡河痛擊滅彼朝食也余等當正午率軍冒炎暑急抵穆痕司迨抵穆痕司亦不少息遂沿鐵道取法蘭西之方向而進發

## 第十八章

余行軍之際望家書之至有如飢渴實則吾輩此際距吾故鄉益日以遠矣余方息足忽見某少尉入軍中軍中大呼曰野戰郵便至野戰郵便至余亦驚喜出意外深慮不得吾家書迨少尉投吾一函封欣喜之狀殆難言喻然余察函封則距寄書已逾二十六日矣蓋吾家書從柏林來也家書以外有精美之名畫與菸草一小包又有割裂之新聞紙時有一事殊可欣喜者即余所著之歌劇名劫後家園者已被演於柏林之帝國劇場矣余編劇殊不甚多一日被之管絃甚覺愧赧然軍中聞信則欣喜之情則又莫可名言也余讀余妻詩意殊悵惘蓋閨中手翰頗有責余之處以余愛國心專亦不應音書契闊至十日之久也嗟夫吾愛責我之辭詎不甚冤蓋余在軍中深知郵信之寄遞大非易事雖日日作書亦滋無益耳是時軍中得讀家書者無不凝神壹志不聞唾咳亦有側首背人自拭淚痕者亦有悲梗之極俯首及於書頁者然書爲眼淚濕透矣其不能書信者意殊不自得繞屋狂走或圍讀新聞紙驟聞一人大呼曰大戰勝！餘一人則大聲誦讀餘一人聞言起躍目作左右顧且語曰戰勝報宜朗誦又揮手制衆曰勿摻言亟靜聽實則是等戰報悉均明日黃花耳吾等有已飫聞者惟屠門大嚼似猶有餘味也大隊甫抵穆

痕司。余爲輜重之擁護者。見俘虜之至者不絕。迨至賴恩幾車站。復見傷兵與俘囚無數。然據第一批已有千八百名之衆。就中以英兵之氣概最優勝。軀幹高大。肌肉堅韌。面目亦呈蒼紫色。惟英俘大都嗜菸



草。若啣小笛。然二手則支袴囊。中惟英軍都不戴帽者。蓋英軍一至防禦地。曾以軍帽支棍棒。上誘吾軍之遙擊。設計亦殊狡矣。英軍均衣茄色服。易於遙望。而得殊不及褐色者。遠甚。惟考彼軍所持之軍器。則殊無可議。背囊革紉。俱屬上等。尤有胸袋。製如獵服。食品以外。化粧品亦不尠也。

### 第十九章

以吾德意志陸軍。雄健運輸與設備之周密。固無論矣。而自占領比境後。亦復收合餘燼。規畫井然。惟自入法境。則殊多遜色。相互比較。有不禁自負者。余等將校。悉乘比利時之一等車。惟坐席殊狹。頗難適體。

凡人過都越國。則每易生感觸。

夜睡時尤困苦。而機輪軋沓。繁音亂耳。車中人有作酣寢者。嚙語雜出。余仰視車頂。頗作思家之念。而余車驟停矣。余急探視。知前車有在是處。停頓者。後車亦不能不止。轍已而後者之車。亦各戛然而止。首尾銜接。殆若長蛇。惟吾軍豫定。以薄暮時抵開泊來。中道蹉折。必違定時可知。遂行炊於鐵道之側。予頗與軍佐作商榷。小牛一頭。二日大嚼。已不留殘矣。軍中雖有携帶之行糧。以未奉明令。不能擅食。副官因顧余笑語曰。君至今日。殊不能不素食矣。余笑曰。子無慮。吾詎無術自處者。余已得確信。知列車至此。尙有一時三十分之停頓。余急偕軍需官。並從卒六名。赴市肆。顧余至滑拉恩街。蕭條殊出於意外。肆中食品無不告罄。詢數處。則併罐食亦缺乏。迨經麪包肆。適有麪包三十枚。出釜內。卽盡購之。而是肆亦卽停售矣。余欲更市他物。輒不可得。而法人見余等。殊無惡意。歸途忽經一小屋。見有一麗姝。當一雜貨肆而坐。余僞爲購物。狀一一舉詢其價值。檢選頗久。女子殊不怒。遂購衣帶一枚。余至滑拉恩市。時雖極暫。以得見壯麗之議事堂。又得與美人相晉接。意殊欣慰。且行且思。忽見某少尉匆匆來。問以所之。則欲以購襯衣也。遂急語以購物之地。余且笑語曰。宜使君眼皮。供養心坎。温存也。

車抵開泊來。聞知是處。有極壯麗之街市。衆俱欣喜。爭覓行李。取襯衣爲澡身計。

## 第二十章

未幾。余受兵站司令部之命。率中隊。當防禦鐵道水門橋梁之任。惟警戒之區域。既極廣。馬匹殊鮮。一日。以內苦難。遍歷其地。自此以後。余遂奔走勞勞。日無寸暇矣。幸至三日後。余向司令部得一摩托卡。逍遙遠近。樂且無藝。而在此數日間。前敵之勝報。陸續齎至。士氣益奮。有冀敵軍之來。襲得施猛烈之奮鬥者。



是夕方寢。忽有莫浦資陷落之通告。來自司令部。卽聞叫快之聲不絕。就寢者亦躍起。亦有拍牀高呼者。紛嘈頗甚。迨經二時間後。余方入睡。衛兵復起。余蓋以司令部方有急命。延余也。余急抵司令部之議事堂。迨奉軍命。復延鐵道線讀軍報。蓋有敵騎一旅團更襲莫浦資之消息。向開司奴之森林南進。彼等進軍之時。間縱難預定。惟思患預防之計。則必不可少。此時軍皆擐甲嚴陣。而待而自轉車之斥候兵。則已絡繹於鐵道線之上。兵站區域悉均警戒矣。余傳警報畢。復至司令部。既歸宿舍。則措施已竟。當少作眠睡。惟慮有非常之後命。不敢作沈酣之夢。穿靴橫臥而已。而余小睡中。衛兵果復來起。余天方辨色。黯淡且峭冷。余急讀諭。則命余引兵赴莫浦資探敵軍蹤跡也。自莫浦資距開泊來。距爲六十五基米突。途爲一直綫。驅駛自動車者。實至便利。此時司令部令余從大隊副官。並選志願兵共二人。以自動車赴彼方。一爲少年之製造家。能理自動車損壞。餘一爲商人。未幾。又有一少尉來共車。少尉曾供職於鐵道役。射擊之術。殊高人一等。余等既登車。意殊勇邁。而自動車之機聲。雜沓於空氣中。已而車動。疾類飛隼。道旁植木均瞥眼而過。晨曦猶未上也。車上五人。武裝儼然。頗作左右顧。偵敵軍之蹤跡。持鎗實彈。如待大敵。每越少時。卽發鎗一二次。余檢法軍參謀之小地圖。製作頗簡。於道路村落指示。亦不甚完。密地形凹凸之狀。亦不顯。余在途。次遂時加附記。復以瑣屑之事。詢村民。

## 第二十一章

余既抵是村。所見景狀。殊形蕭瑟。訪知是處。小學校已易爲臨時病院。負傷之法兵。猶有殫居是處者。遂驅車至彼處。果有法傷兵。偃息病牀。其數凡八。有二法國婦人。司看護。又有一麻洛資料人。短鬚繞頰。容

貌極古蒼。因右膝中彈，遂被收。於是處彼人意態殊覺蕭閑。然一語戰場上之勞苦，則不禁蹙額搖首。謂寧被彈轉能得少休息也。彼爲聯隊中一騎卒，自薄羅篤登陸後，開赴何處，茫然莫辨。十日以後，遂入院矣。余至是處視察後，卽登車向莫浦資前進。所見村落，悉呈寥落之象。舍余等外，不見軍人之蹤跡。機車之聲震四野，村民聞聲有啓戶微窺者，頗作驚疑之色。余思伏莽遍地，余等此行殊爲冒險。惟念莫浦資陷落之消息，當不誤則自此前進，自必與大軍會合，則意態轉覺其舒徐。所可慮者，殘兵散卒，恐有狙伺林中者，故機關手不能不以全速力進行。車行奔迅如騰雲霧，距波崖三里處，遙見數貧民移徙，家具出田舍，少尉舉鎗大呼曰：趣停止！彼等驚立。余車亦隨止。余見一婦人體殊衰弱，容顏慘沮，衣垢不整，抱一穉子於懷，後隨羣兒亦齷齪可憎。余曰：是間安居亦良，得何故作避地計？婦人唏噓曰：是間食物無一存者，株守此間，惟有坐待槁斃耳。余曰：汝知莫浦資陷落之消息耶？婦人搖首。余曰：然則汝等昨夜亦聞要塞中之巨砲聲乎？婦人唯唯已而。車經一古寺，適有一僧侶徘徊門次。余命停車，因詢村前左近有無德軍居住者。僧侶謂：昨有入村覓屋舍者，今已出發矣。余問所向，則搖首謝不知。更前進，抵一小村落，忽覩穀物倉有白墨所書之德文，赫然耀余目者。衆各歡呼，大有如入故鄉之感。其文云：第五中隊第一小队將校一、兵卒二住此處云云。惟入倉視察，則遷去久矣。

## 第二十二章

車行漸至白楊村，首觸余目者，有一赤十字旗，飄揚於巨屋上。則德國之野戰病院也。遂以全速力驅車向病院，詢知留院者有三將校與五十名之從卒。悉因圍攻莫浦資，冒鋒鏑受有重傷，而因密襲攻擊，死

亡之數尤難縷計。惟吾軍以乘屢勝之後，士氣益覺其奮旺。雖受創痍，殊無厭倦之色。惟自大軍集合後，軍需孔亟，村間儲蓄搜索殆盡，被圍於戒嚴區域內者，一無所獲。至有製食貓肉者，余因晤醫士詢要塞陷落之狀況，但非身居前敵，戰狀殊不能了了。但知星期全日猛烈之砲聲不絕，已而漸衰。至昨夜頓止，則要塞陷落必在此際。余復驅車前進，迨出波崖村，遇輕騎兵於途間。彼等數日間頗蒙法軍砲火之損害。方法軍據要塞時，地形頗悉，既引兵退出，又密測其四周砲彈自外至者，殆無一虛發。至昨日攻擊逾烈，似有新至之生力軍指揮官，命暫移陣地於波厓附近之森林內。惟在退却時，因無屏蔽，彈丸雨下，大有腹背受敵進退俱難之勢。方知法軍引退實出於萬非得已，而我軍之損失更出意外云。

未幾車自堡塞間達官道，一切障碍物雖經除去，而殘餘之鐵網猶縱橫於地上，狼狽與掩堡觸處皆是。法軍經營是處，殆可云不遺餘力。層層防禦如作數重之同心圓，惟金城堅堡終不能不委之而去。則吾軍之勇猛益足驚歎矣。

復就陣地觀察，則法國民自由之性質有可見一斑者。蓋劍鎗藥彈狼藉地上者，隨處皆是。至於軍帽衣服革囊水瓶等，亦爲沿途拋擲，迨漸近要塞，我軍續至者不尠。余車既近高等司令部，遂止於停車所。余見德軍有失武器者，有負輕傷者，又有俘囚與貧民出入不絕。我軍雲集於大門外，作入城之準備。時則風和日麗，天高氣爽，數千精卒作萊因之守之曲聲，攸揚達遠。近余覩是狀，頗思參與入城之盛典，惟有齎馳開泊來消息之任務，遂不能如願，似猶有遺憾也。

## 第二十三章

次日凌晨。余乘馬當巡察外兵之任。迨抵廣野。忽逢騎兵一小隊。其指揮官則余良友弗勒馬大尉也。相見歡呼。余笑曰。弗勒馬君。昨日今日屢在異地逢良友。一鞭殘照徜徉於敵境。非快意事耶。余又安適。大尉不語。此時余騎已近大尉許。大尉遂揮退從卒。與余並轡遊郊原。大尉立馬上。取遠鏡遙觀。已乃授鏡於余手。余歎曰。敵兵出沒斥候。兵與自轉車。兵往來不定。惟距遠勢分。搜索殊非易事耳。已而收鏡策馬近小邱。遙見茂林如繡。有一精雅之小屋。隱約於林內。而低牆以外。足見果樹。枝頭橘柚紅黃之色。一得非隱士之宅耶。言時。二人之馬不禁並轡向山下。曲折歷菜圃。繫馬樹下。拂林而入。因板扉虛掩。舉手一推。卽見一廣大之園圃。日光之下。花光繽紛。耀人目。清芬觸鼻。神意立爽。金黃色之果實。離離綴枝頭。尤可愛。余因撫掌曰。此亦天壤之幽居。不知彼之人。余言未竟。旁有板扉。闐然闕。有一灶下婦。蓬首垢服。探首顧余等。作驚訝之色。余曰。是屋良佳。吾來相商暫宿耳。婦人搖手曰。不欺遠客。是間瓶罍俱罄矣。婦人可誓言。曾有牛酪與煉乳。第皆輸至隣近之兵站。婦人終日亦忍餓索居耳。余大笑曰。嫗勿瑣喋。吾來求宿。非貪饗者。吾知汝詐。雖貧不至此。略具早食。婦人未答。大尉卽曰。吾所望非奢。汝宜立允。鷄卵與豚肉。與相當之材料。不能缺一。婦人遂去。少頃。有一僮男子。似家僕。開食堂調椅案。延余等就食。迨入餐室。則輝煌富麗。足令余喜。陳列之器皿。悉皆高貴。食器亦銀製。燦然悅目。余因詢知是家之主人。方從軍於巴黎之南部。夫人與老母並主人之三子。則已避難於璧亞里。僅留二人守門戶。婦人又謂。八月向盡。距此數啓羅米突處。曾起劇戰。流彈馳突。空氣中有入室者。墻壁崩落。彈穿者一處。得慶生存。亦萬幸矣。又憶某日。德軍騎兵曾來宿一夕。室中所有物無犯秋毫。意殊感荷。婦人言次。余見主人案上有二照像。



一爲夫人。一卽四齡之小兒。門次又有一小屋。蓋爲小兒之遊戲室。中羅玩具有兜鍪與小劍。而矮几之上。又有普國輕騎兵某少尉之名刺。余見名刺前列有馳驅報國善良之家誓。不加害數語。余見狀。爽然久之。余以受炊婦之厚待。心殊感激。遂少作休憩。而少尉之從卒。則云開泊來處。有哨兵數人。曾蒙敵機關鎗之射擊。自轉車兵。亦有一人爲敵所殺。而法國裝甲精騎兵。約有二中隊。出沒於開泊來之左近。大尉靜聽少頃。顧余笑語曰。敵兵設能此際入吾室。當不令彼生還也。言已一笑。

## 第二十四章

余在比利時。見比民移家作避難記者。張皇遠走。意殊可憫。惟咒詛者。殊不尠。且屢受彼等之狙擊。然其大部分皆非軍人。以激於一時之義情。遂弄軍器。隱隨吾等之後。所可憫者。此等無意識之舉動。非惟不足困吾等。反以召禍如勃其司拉哀諸市街精華所聚。悉付煨燼。非彼等之自召耶。迨余抵法境。住民有遠徙者。則閉其戶。牖書不在。二字於門前。彼等殆虞供給之困難耳。惟在師行之頃。各隊宿舍均限於一定市區之內。而大隊過境時。縱令沿家投宿。猶有人溢於戶。馬騰於廐之概。無論虛室無人。亦當破扉而入。閉門不納者。亦須強入。惟有大隊遊民。嘗隨德軍之後。無人之屋。輒行強劫。居民事後。嘗痛心疾首。以爲德軍之行爲。未免強暴。實則兵卒背囊。殆無一星期不受上級軍官之檢閱者。軍用品外。萬不能攜帶別物。雖有珍玩。幾無復有人過問。而余每寓無人之屋。亦頗保護主人之珍物。引兵退去。亦必嚴扃其戶。牖一夕。余抵幾耐恩宿。一精室中。頗增綺思。蓋余寢室。實一美人繡閣也。且念是女。殆必爲一名優。化粧品林立於粧台上。如一雜貨肆。晶瓶寶鏡。瑩然耀目。臥樓與浴室。建築之美麗。更無可議。臥榻相對有一。

美人畫高與人等盈盈含笑呼之欲出柔荑之手方執一磁盃凝睇遠眺櫻唇微啓似方度小曲也余思是必屋中之主人此等姿態殆必爲歌劇中之一段攝影於舞台上者余坐燈下意境殊沉寂但聞鐘機的之聲第幽馨頗烈亦不知來自何處但覺斗室以內無一事物不足動余勾留之意而美人倩影又時時在余目所可遺憾者不聞彼美之嬌音耳余思是女爲英國人耶法國人耶意殊不耐既見案上有插畫之小說與流行之雜誌等余思是必英國女子流厲法國者蓋余低徊之情頗難自己環闔有一圃百合花叢發爛然競秀自下遙矚則窻幃如雪間以空靈絲繡之花邊一似有美一人呼之欲出者而兵士出入者亦寧繞道而趨不欲蹂躪名花可見其愛護美人心深矣與百合花接壤者有一狹淺之花壇則月季之花方娟娟吐秀有一蠟人置椅上已爲雨損矣迴想室主人去此已久殆可想見但至今日乃有後備騎兵之一人痴情如余者流連芳躅痴情如結彼美人者亦知我否耶

## 第二十五章

自後余率中隊一小部以開泊來之耳步兵營爲宿地先是莫恩司附近大戰鬥比軍英軍傷亡枕藉遂移法國一百二十六聯充缺額暫宿於耳營而吾軍據有是地則距今八日前也余入營視察紛亂狼藉之狀殆難寓目無論室內室外廡中廊下踐踏之足印殆無餘隙蓋十日以前適經微雨故狼藉至是時余之部下兵已巡哨於市內留者無幾因召雇役三十人司清潔之任營中諸事亦漸就整潔矣而法人以見普人清潔如此無不駭異蓋法人一般之國民性無一非漫無秩序者余曾至敷尤篤入一壯大之寺院則見背囊藥彈盒與革帶等以及長靴外套隨處拋擲散亂無紀有積於地上者有置牀上或高架

者蓋自八月二日至二十四日間。曾假是處爲軍需課。顧紊亂如此。豈能應倉猝之須乎。余在此狼藉之衣山中。曾得一郵囊。一加檢點。則增余興味。殊不少。蓋皆將校下士兵卒寄彼等家族之手書。而聯隊副官與書記以變生倉猝。遂遺是物而去。余既檢取。正以藉是得窺彼等之意。向欣喜無似。而書函總數達三百通以上。察其半數。殆爲普通之通候信。而讀法國預備兵與將校等之手書。均有謝彼夫人入營訪問之語。可見彼等距出發前。家人子女固有入營訪問之事。余讀伍優米羅致未婚妻之書。信情緒纏綿。亦殊堪一笑也。書曰。

角聲哀。急馬蹄。雜沓中。憶與吾愛訣。別如夢寐耳。此日遭逢。生離耶。死別耶。吾愛亦能決定否。淚痕未拭。吾愛乃舍吾而去。耶。然嬌聲媚影。似猶在吾之心目間。綢繆千萬語。時在吾之心坎。昨夜九時。余已與預備兵同歌。從征之曲。方豫待動員令。而吾被頰之淚。至今未乾。余觸緒均惆悵。是時軍曹之夫婦。歎歎話別。軍曹之婦悲難自制。竟挽其夫之頸。軍曹之弱女亦牽爺裙。願爺歸。嗟乎。彼等猶如此。矧僕與吾愛恩情深摯。突過彼等耶。余方作遐想。忽彼母女寂無聲息。蓋已泣倒於懷中矣。自餘書信亦言情者。什九纏綿悱惻。頗多佳作。所惜者兒女情長。英雄氣短耳。

## 第二十六章

余既檢察郵件。頗足消遣。竟忘倦怠。然在此中亦頗有勇壯可喜者。有一辣意麻隊中之預備兵。致彼婦手書者。書云。

昨日晨間。動員令下。余乃束裝待命。惟列名是役者。計僅七十九人。僕名不與。遂被留置。吾愛豈不知。

僕之素願。殺敵致果。飲仇人之血。良深渴望。乃令余留置無聊極矣。余日送戰友之去。聞出軍之歌。高唱入雲。際鼓笛。攸揚。余之心血。乃如潮沸。胸亦躍躍。余憑營窻。至於不見戰友之蹤影。余乃倒床痛哭矣。吾愛。愛我不曾望。余作偉男子耶……

又有二等軍曹哀朶里之家書。殊簡短可喜。

吾愛鑒。余自受徵集命。殊快慰。吾軍聞有補充前線缺額之消息。吾殊渴望。想出發之日。當不遠。吾惟束裝日待動員。令下耳。

又有目兵名孚哀爾致書彼家者。

兩親及吾婦。魯意。賽鑿兒爲法國國民。茲值捐軀報國時矣。兩親勿以兒爲念。兩親愛國。必望兒爲國宣力。必不祝兒之生。還兒新婚。新婦年又甚少。兩親致兒婦。兒去萬里。勿以兒爲念。兒果戰死。兒婦可速嫁。故兒瀕行。亦不與兒婦接吻。兒死後。有代兒接吻者。是兒所望也。兒言已盡。不更贅……

余讀此等文字。竟體爲之一快。復加搜索。則事狀不一。有寄書商權財產保險之事者。有刺刺述戰况者。有豫立遺囑。兼寄律師與公証人者。又有喋喋與新婚妻作情話者。盟山誓海。緣結來生。亦殊堪笑矣。余至此際。方知英兵之程度。亦非一致。大抵自海峽來之英軍。頗勤樸耐勞。苦彼等自幼。且得父兄奮勉之教育。悉善良之民族。又有所稱普通之英兵者。則倫敦之遊民耳。在吾德人書信中。鮮有漫罵語。而余每讀英人手札。則訾余等爲蠻人者。頗不鮮。而巴黎士人間。亦不免然。家書之中。亦有不及軍事者。茲余更以哀魯君之手書。介紹於讀吾書者。



愛女泊賚兒。汝知汝父在外之安否。當以汝讀書之勤惰爲斷。汝果懶漫。當不爲汝父所喜。汝已健長。漸近成人矣。宜多運動。節飲食。勤浴潔身。勿恣哭。汝母賢慈。宜從教訓。汝弟亨生。年穉無識。尤宜鍾愛。讀書就食。均宜盡心照料。代汝母職。卽安汝母之心。汝父在軍中時。祝家庭之安穩。汝母家居。惟子女賢順。足慰彼心。果能安居循分。則汝父歸來之日。當有最佳之珍玩。賜汝等爲褒獎。汝等之具……

余反覆是書。可數過。覺彼人之可愛。家庭似已躍現於余之眼底。惟此書信。則不能達彼等之手矣。其情狀亦至可哀也。此百二十六聯隊。爲英法軍合組而成。然在前線。有爲吾軍戰敗之消息。向滑稽賴恩方。向作退走。則此多數之寓書。人生死去。留殆未可必。其幸而生存者。果有幾人耶。非僅委骸骨於異地。至片紙隻字。亦不能達家園。能越關山者。惟有強魂毅魄耳。蓋此大部分人。非雄鬼。卽逋囚耳。彼生存之人。送至吾國之邊境。故鄉月色。亦足起旅人無窮之感。而況十年征戍。還鄉無日。高堂白髮。繡閣青年。又何。以慰情乎。嗚呼。嗚呼。戰爭之事。非天下之至不祥物哉。

## 第二十七章

至九月十一日。余受兵站司令官之命。齎報告於高等司令部。是時後備軍復聞前敵之勝況。各相顧有喜色。俄傳司耐特地方。鹵獲軍器與食品。將分給於各地兵站部。使自承領。缺乏各兵站部。各驅自動車。爭先競發。若餓鬼爭食。然惟自動車亦有限。不能不向法民購買。現金不及。發卽填官文書爲執照。一時車輒畢集。在高等官衙中。爲比較的多數。繼後選拔機關手。拔其最尤者。余繼奉軍命。當一軍之任務。余車機關手。爲志願兵。其實亦自動車競爭之選力也。尤有一志願兵。爲男爵甫沃恩。年方一十九齡。昨年

冬季余在佑恩卡乘冰橇頗與是人識面甫沃恩年少頗富於精力值非常勞動亦不厭倦一可愛人也。車抵糧儲所者絡繹不絕各軍食物多於山積余車亦無隙地而余隊中之輜重兵與大尉亦來共車又有縱隊指揮官負傷全瘳仍然前敵亦來求同車食物以外復增行李與轡具余自上車後物積余左右幾難轉動而中尉病後精神猶未盡回復不能不讓彼寬綽之地位余惟嚙齒默忍而已余車操縱者術工駕駛不問途險夷常以九十至一百啓羅米突之速率前進軍行如電操縱不易中尉與余頗具不安之色幸司機人技殊嫻熟登高下坂如行無事意乃爲之稍安沿途所見有殘棄之戰壕而新墳古墓互爭尺寸之地十字豐碑形如插劍則當日戰爭之烈殆已足見一斑矣嗟乎彼等將校非一時之愛國奇男耶顧英名未立已就是處爲永遠休息所而於破碎山河曾無絲毫之益死者有知不甚痛心歟余車中遙望頗見塹壕以內尙有法軍遺失之武器尤有背囊彈盒與青色之上衣革帶等何故遺留於是處殊難索解迨中尉語余方知法軍出征時有潛攜便於行囊中者一聞前敵敗耗急棄槍解甲易平民服隱身邊郵以待戰局之終了蓋法軍指揮官每傳德軍虐待俘虜之消息慮遭槍斃故寧作逋臣耳余方驅車過塞恩科道路崎嶇出人意外高下如浪紋屈曲若犬齒顧余恒檢法國軍用圖僅在通車處作一青色之直線嶮嶮起伏恒不備載附近小村落亦有不附誌於圖內者疏忽亦甚矣此時余車方急行忽然少挫則見路旁電柱上有一白色板揭德語其上者則最大之停止二字也余車亦戛然不更進矣

## 第二十八章

余車既中止急遣士卒出探方知法軍瀕退時由司巨橋已加破壞自賽痕科至西鬱尼兵站線已中梗

## 第

## 九

## 集

僅一東方之支途可達。然繞道而行。實殊困難。躊躇未幾。微雨瀟瀟。濕人衣。余知舍官道趨支路。實殊危險。惟欲急達目的地。亦不能多顧慮。余方協議兵士來語。余有小橋在賽痕科之西。余復就詢駐在西由之小哨。知此橋附近。我軍尙無守備者。此橋距兵站綫。爲六啓羅米突。余與哨兵語時。雨滴自圖囊間淋下。天空漠漠。雨益密集矣。余不暇更計。急曰。行也。行也。語竟。登車。機聲既動。車遂繞道登程矣。余處車中。意殊困難。以既遭道梗。復被雨困。余等之失意。可云達於極點矣。車行有頃。漸卽荒野。舉目四望。殊不見一留守兵之蹤影。而青山如畫。不轉瞬間。竟被掩於雲霧中。雨降益驟。縱橫田野。無非積潦矣。山水同時側流而下。雨集水面。作泡不絕。路既凹凸。水聚之處。殆類小池。而遠處森林。似有敵軍之蹤影。司機人並余坐。仍以恒速度前進。余亦俯坐車中。詳察地圖。辨道路之夷險。幾目無旁瞬也。未幾。天空愈暗。白雨如豆。跳車頂上。沙沙然。急且密集。車中人大呼曰。大雨大雨。惟爲雨聲所亂。聲不能出。車外水勢盛溢。輪遂半沒於水中。蓋已不能辨道路矣。余辨圖既兢兢。憤時高呼曰。向右轉。向右轉。左瀕河道。勿大意！

已而雨漸止。積水未退。余與司機之人。益形兢兢。幸而車抵西鬱尼。安然無事。是間爲高等司令部之駐在地。余亟下車。達報告於指揮官。

余知是間地點。距戰線僅數里。而兵站部附近。雜沓之狀。殆出於想像以外。余等既少息。徘徊於附近。俄見一載貨物之自動車。隆隆而出。則有三十名之負傷兵。方自前敵送至也。傷狀不一。有損額者。有傷目與耳者。有後頸或膝部受彈者。或有損腕與肩井者。病院勤務者。對於輕傷兵。一一給予食物。傷重者。則

爲易。綳帶。余見彼等。面目。黧黑。血膠。衣服。與塵埃。相伴。悲愴。殊不能。自己。余念。彼等。悉勇壯。愛國之。青年。勇往。直前。遂被。鋒鏑。余軀。猶健全。知余。他日。不同。於彼等。且死生。大事。亦殊。不能。預決。也。余既。進慰。因探。懷際。剩餘。煙草。悉以。分贈。俄有。食品。無數。給自。司令部。如乾。李與。臘腸等。尤豐富。置於。傷兵之。車上。送之。入病院。

余見市上之兵卒。悉衣青色之戎服。僅少數憲兵。衣灰色服耳。俄有雙馬車二乘。馳抵監理部之門側。車門乍闢。俄有少婦。語聲。嚶嚶。若嚶。春鶯。衆俱側目。視歛耳。聽噫。噫。噫。噫。此余同胞之愛國姊妹也。嬌音未歇。玉容乍出。余等之目光。不期爲之一炫。譬如深山大雪中。忽見紅梅。快愉之情。豈能言喻。耶。余在此旬日間。徘徊於左近之村落。所遇法國婦人。皆貧老汚醜。高等者。殆無一遇。詎料峭烟雨。乃有瓓環縹緲。珊珊來遲者。伊何人斯。蓋吾祖國中之大慈善家也。吾同胞姊妹。憫吾兄弟之苦戰。將攜巨資。爲撫循之計。慰吾兄弟之困苦。彼等之深情厚誼。亦自可感幸矣。

## 第二十九章

兵站監本部在戰爭上之地位。猶人身之頭腦。與各兵站有息息相通之勢。儲材富有規模。壯闊亦遠。駕各兵站之上。凡野戰。憲兵。衛生。委員等。無不聽兵站監之指揮。至如軍法會議之事。所關尤鉅。餘如軍事。郵便之處。置彈藥之輸送。各縱隊之指導。以至病院。電信。鐵道等事。無不與有關係。抑且軍隊之行動。一切地上物之建築。與破壞。亦各承兵站監之命。而兵站線實爲其主要之動脈。兵站監之規模。恒以兵站線之能否擴充。爲斷必勢力。膨脹。方能發號。施令。無遠勿屆。而最要之主。因則須厚集兵力。爲正面備敵。



第 九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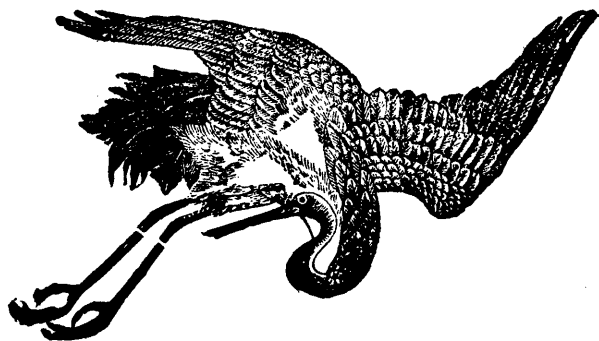
之準備而交通梗塞尤足爲莫大之障害在兵站監中須有敏慧周到頭腦健全之副官主持百事彼之材能似乎無所不備惟以世界新聞紙之編輯長處之恐猶不能勝任也今試記兵站部之光景則往來兵站間者人類之雜殆無倫比凡傳令兵將校市民捕虜請願者商人自動車轉運手電信技手自轉兵落伍兵飛行者縱隊指揮官獸醫軍法會議之理事軍醫郵務官等或出或入或左或右如蟻旋磨而彼等至此者殆無不有要務顧在此熙來攘往中忽有婦人偕一男子作蕭然散步之狀後知男子爲副市長偕彼夫人作半日之游憩副市長爲人誠樸而溫良頗有市人之性質購買民物嘗給定價余見穀物倉之側鄉民聚處者不鮮均爲穀物之主人翁具領官價者時有一商人因訴德軍有強徵民物之事且付軍中爲嚴格之審問焉余至是處所聞趣事殊不鮮又有妙齡之看護婦泣訴德軍將校行爲輕薄者蓋德將校年壯病癒者戲侮之事殆不能免然德將校語人則謂法國看護婦曾有與英人接吻之事乃不容德人染指因生嫉妒偶爾戲謔容又何傷乎

未幾又有探檢隊中一部員以在僻處搜得法銃三十桿與彈藥若干報告者且有特姆特姆毒彈混合其間云又有一緇衣之上流女自言彼爲德軍某少尉之婦自某夕巷戰後聞彼夫陣歿願負骸骨歸故里此時有一獵兵少尉方自病院中出遂詢婦人彼夫部隊之所屬地迨加調檢知彼少尉果因前夕苦戰負重傷落伍未幾遂自兵站部送病院更檢名藉則流血過多已作泉下人矣以上所記皆兵站監部一時所見之光景事務繁雜已可見矣

## 第二十章

余奉警備兵站地之命。時時跨馬巡緝所在地。忽聞短銃聲一二發。余甚疑慮。急策馬持鎗。駛向銃聲所發處。余抵此八日。殊甚寧緝。幾忘身在敵境內。今鎗聲斷續。出我意外。余察是聲。當起於隔水道之森林內。此時耳內似更聞機關鎗之音響。因急鞭馬疾驅。四五百米。突達於村盡處。但見一水橫阻。我軍步哨則據橋而陣。與彼等礮火若遙遙答禮者。距橋不遠。見一憲兵牽傷馬二匹。餘一憲兵。則負一兵卒。似已不能動息矣。余急下馬詢戰狀。一老兵語余曰。敵軍遙襲吾哨兵之死者三人矣。語時。鎗聲已止。余復前進。見有哨兵守防禦線者。長靴負鎗。蕭然徐步。余因詢戰狀。方知法兵二人。利用森林之屏蔽。潛近橋側。而在此際。我軍馬哨方乘馬過。其側遂有二憲兵被狙擊者。彼等急向西而逸。小哨自經街道轉折處。亦遭機關鎗之猛擊。猶幸無死傷者。余急下前進之命令。鞭馬入森林。復出森林。至街道轉折處。果有機關鎗遺棄於地。一加檢視。則知發射已達二十五次矣。余方達第二森林之出口處。遙見前方有自轉車二乘。與裝甲自動車一。以全速力驅走塵沙。坳起愈遠。余縱迫令前哨追襲。惟速度差異。殊不能不聽彼逸去矣。後余復得斥候隊兵之報告。知有自轉車兵二百乘。與騎兵之數。約一中隊。將來逆襲。故余是夕即受閉塞交通之命令。自橋梁街市以及鐵道。悉加戒備。因指揮苦力者出笨車於倉庫內。縱橫錯列。並以電線聯結。備敵軍之逆襲。然此等工作。均成於黯夜。恃爲光明者。僅懷中電燈耳。至夜半。因報工竣於司令部。歸舍就食。已寢倦矣。顧余倚身於沙發上。睡魔不至。因大隊中自轉車某兵士探報。曾有自動車一。縱列潛來。逆襲之消息。故余神經奮發。迄不能自鎮也。東方漸曙。余所居之窗下。人聲與履聲頗錯雜。蓋軍法會議士軍醫暨縱隊之指揮官等。已作前赴司令部之準備。而余之案上。殘燭之光。猶熒然未

息。余同營之某君蹀躞室中。詢余曰。余等亦將進發歟。是時余方吸法國製之煙。卷猶未及答。某君復詢曰。騎兵師團殆滯留是處耶。吾等亦安居是處耶。余復探懷易新煙。遂曰。諸君毋蹀。余中隊既受警戒。兵站之職務當靜俟。後命且歸靜眠耳。次日晨起。增援軍驟至。約及一大隊。鐵道線左近。彌望盡是昨日之形勢。爲之一變。法市民見狀無不動色。而互語。蓋師行迅速。幾疑飛將軍從天而降也。 上卷終



政治小說

鏡

吹



#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稗史叢書之六  
**清代野記**

全書二册  
價洋六角

是編所載皆清代朝野軼事言皆樵實如同治帝之患花柳毅皇后之遭冤死某詞臣之導淫繆太太之笑話彭玉麟上書文正倡言革命白雲觀道士交通宮禁奸淫貴婦皆當時所忌諱秘而不傳者也文筆亦復簡潔雅馴堪與明代祝枝山之野記並傳

清一秘史  
**順治太后外記**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五分

有清以朔方夷族入主中原論者多歸之天命而不知興亡盛衰之故乃操之於一女子之手蓋佐太宗之侵掠說洪氏之投降順治太后與有力焉深宮秘事史官既諱而不書遠代舊聞談者亦茫然罔識是編記載最為詳盡誠足廣異聞而資談助也

稗史叢書之七  
**康熙南巡秘記**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此為四明朱氏家藏抄本前首相輝燾伏老人撰相傳為全謝山先生遺著時當開國反側未安荆高之屬時有所聞臬宰文士翦除異己此行蓋大有作用存焉與乾隆南巡殊其旨趣雖未能確定出自謝山要其事翔實有原本斷非乾嘉以後人所能嚮壁虛造刊而行之亦有清遺聞軼事之所寄也

各 省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楔子 派別苦分明偏安猶幸 分張惜賓主不遇同悲

南宋初年有個劉改之名過別號龍洲道人羅胸萬卷拄腹千秋頗頗有些才名只坐一個狂字便青衫誤我白眼逢人加着當時南北分朝南朝人士分出尊攘和親的兩派尊攘派主訓師振旅報復北朝圍困汴梁劫君佔地的恥辱和親派最初的首領喚作秦檜曾被北朝擄去日日罰作養馬的賤業後其妻王氏做了兀木的外室再四在枕邊求情兀木纔把他夫婦放回令在南朝做了北朝一名高等的奸細偏偏南朝皇帝宋高宗生怕其父徽宗或其兄欽宗自北來南奪了他的龍位秦檜乘機日日在高宗前進些密計高宗便信了他拔他做了丞相與北朝講和只要北朝答應便叫高宗做北朝皇帝的兒子也心悅誠服真可算得廉恥掃地了後來秦檜一死又有湯思退一班人做了和親派的首領傳受秦檜衣鉢專同尊攘派作對殺的殺貶官的貶官被害的不知多少等到尊攘派得志自然也要報復然而手段沒有和親派的辣也沒有他的敏捷自然始終敵不住和親派了劉改之便是尊攘派中一個名士正遇着和親派得志的時候便一雙蠟屐隨處看山連家中妻子都不給一個信當時他的朋友蘇紹叟嘗賦摸魚兒詞一闋云

莽關河試窮遙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豪氣今何在應在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寂寞長羈旅無人寄語但弔麥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 文章事到底將身自悞功名難料遲暮鶉衣簞食年

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盡縣簿高門歲晚誰青顧何如引去任槎上張鷟山中李廣商略儘風度  
 後來辛稼軒奉命帥淮改之恰自三楚倦游歸來稼軒招之入幕賓主東南極稱相得改之從此便停雲  
 淮上一住兩年那位辛稼軒名棄疾字幼安本歷城人自山東陷金稼軒同一個姓耿名京的部署義師  
 與北朝相抗後因兵勢不接纔擁衆三千人自拔歸南做了尊攘派中一名健將稼軒雖身親鞍馬其實  
 跌宕詩酒仍不脫名士結習撫時感事文字忤人大招和親派之忌幾乎不免稼軒遂用水龍吟賦瓢泉  
 見志云

聽兮清佩瓊瑤些明兮鏡秋豪些君無去此流昏漲膩生蓬蒿些虎豹甘人渴而飲汝寧猿獠些大而  
 流江海覆舟如芥君無助狂濤些路險兮山高些予愧獨處無聊些冬槽春盎歸來爲我製松醪些  
 其外芬芳團龍片鳳煮雲膏些古人兮既往嗟余之樂樂簞瓢些

稼軒帥淮之際和親派早已占勝尊攘派以和議既定難於反汗暫主保境靜候時機故稼軒改之賓主  
 二人從政之餘便以拈題步韻爲樂有時月白風清便易服閒游藉資採訪一夕登倡樓適一郡吏命樂  
 飲酒二人拳帷闔座郡吏不知來者有府主在內勃然大怒叱龜奴亂推亂揉的將二人逐出稼軒當時  
 絕不計較到府後突以機密文書召郡吏承辦郡吏其時已在倡樓醉倒不能應召稼軒立革其役自此  
 一府肅然無人敢再冶游改之性好施與有乞貸者從無吝色二年戎幕只落得債券盈箱他無長物一  
 日突接家書道是其母情深思子抱病臥床改之大驚亟向稼軒告辭稼軒詢其家計如何改之搖搖頭  
 道匆遽登程何暇更徵逋負菽水之資只好俟歸里之後從容打算了稼軒道似此不更貽太夫人之憂

廢改之道。奈倉卒無長策。何稼軒嘿然。卽命酒爲改之餞別。並命僕人爲其一面雇舟。一面收拾行裝。餞罷。親送上船。再三以俟。太夫人病愈。重游淮上。爲囑到稼軒去後。改之解裝時。不想璨璨黃金。填箱盈篋。屈指計算。竟有萬緡之譜。改之感極。立賦念奴嬌一闋。寫寄稼軒云。

知音者少。算乾坤許大。著身何處。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尋歸路。多景樓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虛名相誤。十年枉費辛苦。不是奏賦明光。上書北闕。無驚人之語。我自匆匆。不肯贏得衣裾塵土。白璧堆前。黃金買笑。付與君爲主。蒹鱸江上。浩然明月歸去。

不想改之。走到半個月。和親派首領。又復登朝。開手第一着。便將尊攘派在外。將領一齊。貶逐。以免北朝疑忌。兼長本派的勢。燄稼軒自然也投閒置散了。稼軒歸後。賦鷓鴣天一闋。寄慨云。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鞵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漢箭朝飛金僕姑。思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郊種樹書。

看官一個詞人。聽他將母尸。饗不打緊。一個儒將。聽他閉門種樹。也不打緊。只是和親派死命的同尊攘派。爭權奪利。把國事看作兒戲。一般。怎不令北朝勢長。南朝的國脉。便一日促似一日。正是

域外風雲多變態。中朝朋黨未銷聲。

### 第一回 無端夢裏偏迷路 何許門前竟耀威

好好的晴天。當空一輪紅日。不論高堂大廈。茅屋葦簷。沒一處不照到。沒一人不沾着。陽光的好處。越是那些短衣少食的。越發歡喜得拍手笑道。好天呵。好天呵。替我加上一件棉襖了。正到午初。突然北風着



地捲起吹得那些有枝無葉的大樹舞蹈似的搖擺不住一霎時日色漸淡幾片白雲飛一般四面合攏來天便陰沉沉的像要下雪光景人家都把窗戶緊閉不迭有錢的銷金帳裏美酒羊羔整備着雪天樂趣沒錢的事罷歸家草草一餐便鑽到被窩裏去尋暖意一進被窩時便有趾離子(夢神名)派人持帖來請自然都到別一世界去了不想那時偏有一個



上這纔回身覓路不想便有軟綿綿一球一球的東西打到面上雖不疼痛也覺好生難受將手摸一摸又是濕漉漉的擡頭一望原來天上正下大雪再低頭一望地上已積了尺許光景自己一雙腳浸在雪

邊拔了門將身走出把門倒拽上衣吹了燈借着夜光摸到門酸苦辣都有突然坐起身來披雜雜又髣髴打翻了五味瓶甜便翻來覆去睡不着心裏嘈嘈什麼似的只是不肯湊在一處

中直漫到套褲上來。心想這種天氣那裏再走得路。不如回家去罷。纔更回身要尋自己門戶。咦。那裏再有他的家哩。一片白茫茫連天接地。也沒有人家。也沒有燈火。也分不出東西南北。鬚髯一個人在大海中飄來蕩去。茫無津涯。心想這遭糟了。到了什麼地方呢。要想尋個人問問路。凝眸四望。半晌不見。別個人走來。沒奈何。拔起腳在雪地裏一步一顛的走去。約摸走了兩個時辰。轉了無數的灣。突然看見幾簇火光。漸漸又聽得一片人聲。震天沸地。心想好了。好了。前面定然有人。可以問路了。只是大雪裏火燒那遇火的人家。也就可慘極了。一面想。一面走。又過半個時辰。轉了幾個灣。不想前面一羣人。腰裏都插着明晃晃的刀。手裏都拿着亮晶晶的火把。嘴裏齊聲喊道。今夜的選舉。我們快去替方宮保助威呀。這羣人一色穿的青布長袍。中間一人空着一雙手。腰裏也沒有刀。只衣角裏露出三寸長一塊木牌。上面有字。沒字。一時辨不清楚。只聽他分付這羣人道。有人問你們是些什麼人。你們只回道是老百姓。不許多講什麼。這羣人齊聲應道。呔。心想這是什麼一回事。倒不可不去見識見識。便躡手躡腳的跟在這羣人後面。不想四面八方又有一般裝束的人。都會攏來。走在一條路上。只是有的捋着鎗。有的拖着砲。馬上步下也有些不同。但聽一樣的齊聲喊道。今夜的選舉。我們快去替方宮保助威呀。行行重行。走到一個所在。恰緊靠城牆邊。城角空地上。先有許多頂盔束甲的。聚在那裏。望那所在。極是壯麗。門上有塊匾。匾上有三個字。上兩字夜裏看不真。只辨得第三個字是個院字。這羣人便緊緊在這院門守定。凡是進去的人。雖沒有什麼作難。却都要盤問姓名。纔放進去。裏面出來的。却都被攔着。沒有一個得出來。一回忽聽院內有人傳出一句話道。選舉票。零零落落的。我們方宮保還差得遠哩。這羣人便一個個張

眉。督。目。把。牙。齒。咬。得。緊。緊。的。這。當。兒。偏。有。一。個。人。不。識。數。兩。手。拿。着。些。不。知。什。麼。撈。什。子。把。頭。望。裏。面。一。探。便。被。這。羣。人。劈。胸。揪。住。大。聲。喝。問。道。你。來。幹。什。麼。的。這。種。鬼。鬼。崇。崇。的。瞧。着。真。不。是。個。人。樣。子。你。兩。手。裏。又。拿。着。些。什。麼。待。老。子。們。來。搜。一。搜。那。人。嚇。得。魂。靈。也。要。跑。只。苦。跑。不。脫。便。戰。戰。兢兢。的。答。道。我。是。照。相。的。拿。的。便。是。照。相。器。具。今。夜。是。選。舉。長。叫。來。等。選。舉。事。了。替。這。班。選。舉。老。爺。照。相。的。不。信。便。請。來。搜。我。衣。服。袋。裏。還。有。選。舉。長。叫。我。的。信。呢。這。羣。人。當。真。搜。了。一。回。沒。有。什。麼。犯。疑。所。在。又。大。聲。喊。道。滾。進。去。那。人。纔。進。去。了。不。多。時。院。內。又。有。人。傳。出。一。句。話。道。選。舉。票。還。是。不。整。齊。我。們。方。宮。保。還。沒。指。望。哩。這。當。兒。眼。前。忽。然。一。亮。原。來。有。盞。整。百。枝。光。的。電。燈。裝。在。門。上。突。然。發。起。光。來。便。見。這。羣。人。在。燈。下。磨。拳。擦。掌。價。發。恨。道。這。班。選。舉。人。真。會。搗。亂。好。好。老。子。們。再。等。他。一。會。兒。若。然。再。是。這。樣。胡。鬧。一。個。個。莫。想。活。著。出。這。門。偏。又。有。一。個。人。不。識。數。在。這。當。兒。從。裏。面。走。出。來。聽。見。外。面。鬧。得。利。害。把。頭。望。外。一。探。便。也。被。這。羣。人。劈。胸。揪。住。大。聲。喝。問。道。你。是。選。舉。人。不。在。裏。面。投。票。起。到。外。面。來。幹。什。麼。那。人。辨。道。我。不。是。選。舉。人。是。京。報。社。裏。的。社。員。來。打。聽。選。舉。消。息。的。這。羣。人。喝。道。便。不。是。選。舉。人。這。時。候。也。不。許。出。這。院。門。那。人。又。辨。道。我。出。來。是。得。選。舉。長。許。可。的。你。們。有。什。麼。權。力。能。攔。阻。我。這。羣。人。喝。道。便。是。選。舉。長。這。時。候。也。得。聽。我。老。百。姓。的。號。令。給。我。滾。進。去。那。人。還。是。不。肯。這。羣。人。一。掌。過。去。打。得。那。人。臉。上。登。時。青。了。半。邊。又。喊。一。聲。道。來。給。我。鎖。上。便。走。過。兩。個。人。取。出。一。副。手。銬。把。那。人。兩。手。銬。上。拖。了。便。走。那。人。走。了。不。多。時。纔。聽。院。內。一。陣。嘻。笑。的。聲。音。傳。出。來。道。好。了。好。了。我。們。方。宮。保。當。選。了。選。舉。人。都。預。備。照。相。了。突。然。眼。前。一。黑。原。來。院。門。前。的。電。燈。不。知。如。何。會。自。己。熄。了。這。羣。人。恰。在。火。把。光。裏。提。高。了。喉。嚨。喊。了。三。聲。宮。保。萬。歲。那。個。空。着。

雙手衣角裏掛塊木塊的喊道開步走便自己走在前面這羣人一個個跟在後面緊走一霎時這座院門前頓時空蕩蕩靜悄悄只剩跟來看熱鬧的一人自覺兩脚又冷又濕原來地上的雪經多人的蹴踏已是融化便有些站不住心想這選舉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方宮保又是何人還不明白須再尋人打聽正是

局中熱心 局外冷眼 鶴突糊塗 寧無聞見

## 第二回 共德社崛起荊州 方家傑獨交泰運

那個在雪地裏迷了路跟着人瞧熱鬧的這人務要明白這選舉是什麼一回事方宮保又是何人一抹地轉灣抹角尋人問訊走得滿身臭汗脚也痛了腿也痠了纔見迎面一個滿嘴白鬚鬚灣腰曲背的老者一步一嗽慢慢踱過來這人像得着寶似的歡喜脚下緊一步迎上去拱拱手道老丈問訊了老者聽有人聲擡頭望見有人對他行禮先自歡喜道如今世界尊卑老幼的禮節都已廢除足下猶有古風可敬可敬便也回了一禮這人道請問老丈此處是何地名小子記得鄉舉里選古書上往往說及只是三代以後久已不行此處何以還有此風俗老丈能爲小子道其詳麼老者道聽足下說來似乎不是本處人故不知本處的變遷草廬不遠便請枉駕老夫當掃雪烹茶款我嘉客這人喜道相逢陌路遽許登龍願聞清談開我茅塞遂從老者迤邐前行走到一處有十數株盤槐古柳圍着三間茅屋老者推門延客入喚一童子起來聚些落葉煮茶一甌茶熟與客各盡一杯纔開口道足下來自東方古國麼敝處亦一東方古國鄉舉里選中廢幾二千年近來師古之意用今之法選舉又復盛行足下來我國門亦有所遇



麼這人便把方纔的聞見盡情相告並問方宮保究竟是何人老者頓蹙道方宮保是敵國名人以前的事無暇爲足下細講只談現在罷原來方宮保是豫州人名家傑在前朝出將入相曾掌大權後遭同事的



天所有門生故吏往往不遠數千里先期齊集屆時一齊登堂祝壽便曉得此時的方宮保還是當年的方宮保不過顯晦不同罷了那年正是他生日的第三天來客盡散只贖一個姓章名彭年的還留未去

忌嫉遂退歸林下不預朝政所居周圍造了許多房屋養着許多生死相從的幕僚又有許多射飛逐走的家丁也靠着他養活了妻兒老小他却不時戴頂箬帽督率着家丁種蔬灌花又有時獨自携了一根釣竿在池子邊釣魚再不然便同幕僚們分題吟咏從外面看來此時的方宮保已是翛然物外的閒人其實他胸中填滿塊壘正要待時發洩但看他年年生日的這

午餐後同坐在花園裏一個亭子上閒談。外面送進一封信來。拆開看時原來是豫州刺史密報共德社佔領荊州。遂走荊州刺史隨新如的消息。方家傑看畢掀髯笑對章彭年道：「從前我在冀州刺史任內早知有這共德社借種族爲名鼓動四方欲推倒現在的王室。後來竟有兩人直入帝京謀刺中朝中貴人。被捕之後我見兩人俱是少年並且頗有些學問。遂置寬典長幽獄中。然而數次訊問益知該社志不在小。那想不多幾年居然能佔領城池驅逐封疆大吏。雖說隨新如本是庸才。然該社羽翼未滿又何能鬧到如此地步。中朝若更看作尋常的跳梁小丑。那就錯到底了。又沉吟了一回。隨道：「中朝雖不知共德社的實力如何究竟此番聲勢已大定要派兵的。督師待用何人呢。唉。我想着了。除陰盛外中朝更無第二人可以信得過。必然是他了。」章彭年接口道：「陰盛也是老師的門下。若督師必過豫州。過豫州必到老師這裏來。請安的。方宮保道：「陰盛雖稱知兵。然其人過於自用恐怕挑不了這副重擔呢。」正說着家丁傳進一副門生帖子。報是陰大人到。方家傑霍的立起來道：「却不料他來的這麼快。」趕緊請進。就在這裡坐。吩咐廚房趕緊備飯。怕陰大人就要動身。哩。一會兒陰盛走到亭子上。先與老師行禮。又同章彭年見過。隨即就坐。對着方家傑道：「老師知道荊州的變故麼？」方家傑道：「略有所聞。未知其詳。」陰盛道：「隨新如竟大負天恩。棄荊州而遁。荊州遂落共德社之手。該社居然在彼設立帥府。傳檄各處。中朝深恐一隅之火或致燎原。即命門生親出督師。門生奉命後交卸部務。星夜出京。半路上又得密報。老師將有荊州刺史的恩命。益喜。秉承有自了。」方家傑一手拈鬚。淡淡的答道：「老夫閒居數年。遺落世務。荊州現在又是多難之地。越發不能勝任了。」陰盛笑道：「共德社究竟是烏合之衆。天威所臨。便當瓦解。門生不才願修葺行署。迎老

師治事哩。方家傑道：足下厚愛，且待朝命來，後再議罷。便邀陰盛赴席，不延外客，只約章彭年及一姓桓名之富的相陪。席上陰盛偶然談起共德社的人物，方家傑道：足下此去恐不能徒恃兵力，必須別運奇謀。這位桓君足備指使，足下有意借重麼？陰盛道：老師荐的人自然不錯。門生此去看可撫則撫，不可撫則唯有痛行勦辦而已。方家傑哈哈笑道：足下將才老，夫素來佩服，這遭洗耳恭聽捷音了。陰盛起身道：軍情緊急，門生不敢久延，便要登程了。方家傑也不留手，挽手送他上車，回進來對章彭年道：陰盛視敵過輕，此行斷無不敗。足下不必走在此靜聽消息罷。果然隔不到三四日，陰盛敗報絡繹而來。先接的朝命是命方家傑爲荊州刺史，後又接到方家傑督師荊州，刺史改派桓起祥的朝命。方家傑曉得事機已急，便約了桓起祥帶了數百名心腹，馳往荊州。纔到荊州，又接冀州涿郡兵變將要直攻帝京，中朝無法派員往與講和，仍調方家傑入相，急報方家傑將前敵軍權交給一位風將軍。派桓起祥改裝易服，馳往涿郡鎮撫。變兵自己便挑選了三千名精悍衛隊，星馳入京。此時京中上自朝貴，下及商賈，天天只怕共德社打進京來，亂紛紛只想逃走。竟至馬也沒處雇，一匹車也沒處叫，一部大家急的哭不得，笑不得。只躲在家中待死，一聽方宮保到了，人人好像喫了定心丸，以爲這遭不怕共德社了。那曉得方家傑入相後並不替中朝辦事，獨與心腹幕僚密密設法，一面令風將軍着力攻打荊州，將新立帥府打得幾乎立不住。足顯他的威力一面，又密令一個姓章的將軍把揚州讓給共德社，那章將軍名建功，只守得揚州一城，四圍郡縣都改懸共德社的新旂章。將軍困守孤城，本是站不穩，接了方家傑密令，樂得將揚州讓出。共德社却就此又多得一座名城，既曉得方家傑無與爲難之意，自量兵力又恐敵他不過，天天嚷

着北伐其實不過虛張聲勢，恫嚇中朝，暗中却與方家傑携手，密密布置，推倒中朝的方略，不上幾十天，王室的孤兒寡婦，已甘心情願自行讓位。方家傑却從此便做了這東方古國的第一人，共德社起，初原也推許方家傑的後來漸漸爲了些事故，與他失歡，便又與他爲敵，却没有方家傑的機謀，百出財廣金，多便弄得一敗塗地。方家傑纔能無罣無礙，獨自來爭今夜的選舉，正是

大地別開新局面，斯人猶帶舊威儀。

### 第三回 乍登場漫道詩書能我誤 快乘時居然富貴逼人來

方家傑既做了東方古國第一人，又爭什麼選舉？既爭選舉，何以又只讓方家傑一人，老者不曾講明白。那雪夜迷路的人，迷上加迷，不免又要動問原來當時有個魏世伊，是南越的世家，登前朝的甲第，却與尋常翰苑中人，單講究寫幾開白摺子，做幾句五言八韻的試帖詩，便算學問，便算經濟的，有些不同。問他的真實本領，人家都道頭是尖的手是長的，在勢利場中，只魏世伊纔算是鑽營的高手，又有道一樣，的鑽營，只魏世伊善看風色，不是一味知進不知退，要扒便扒，到頂上的一層，要跌也跌，一個結實，又有道。魏世伊手筆大，用錢撒賴一班尋門路，養家口的，投到了魏世伊的門下，只要死心塌地替他幫忙，不愁沒個安身所在，不比一雙眼睛，只看見比他高一頭的，不分一隻眼，看看比他低一頭的人，那些議論，何嘗不曾說着魏世伊的癢處。其實魏世伊的真實本領，還不在此，單看他一個甲科中的人物，怎麼不在甲科裡，面巴個升轉遷調，却在前朝就走到郵部裡，面去在郵部裏，面又走到路務司，做了一個司長，要講路務司裡面的人，差不多都是在外國讀過幾年書，頂着洋進士，或是洋舉人的頭銜，把本國舊學



直看得一錢不值。還有許多聘來的客卿，更是目空一切。魏世伊不懂得什麼，叫做外國文，不懂得什麼，叫做路務。偏偏路務司裡的人，都被他牢籠住，沒一個來挑他的短處。居然安安穩穩過了好幾年。一個窮書生，頓時腰纏了好幾個十萬，不想那年忽然碰着硬對頭，便是新陞本部上卿名，叫做允文。雖然底子也是讀書出身，却辦輪船呢，辦電信呢，辦路呢，辦礦呢，都幹的讀書人幹不上的事。好算得魏世伊的前輩了。偏看不得魏世伊，一到部便要查魏世伊經手的賬目，直把路務司裏一班捧着魏世伊造假帳，弄大錢的人，急得自己怨自己，如何多了這條命，就是足智多謀的章如龍、花如彪也。面面相覷，道路務司的事，別人那裏纏得清，却如何瞞得成。老沒奈何，便圍着魏世伊求計。魏世伊却恬然不驚，還是平常樣子。大家都猜不透他葫蘆裏裝的什麼藥。大概必有一種應急的神丹，纔有這樣沒事似的神情。隔不到幾天，成允文居然把查賬的事放緩了。大家一打聽，纔曉得首輔王慶一在這幾天內，把魏世伊待得十分隆重。成允文見風使船，就不敢苦苦的與魏世伊作對。魏世伊却爲查賬的令，究竟還沒撤銷。依舊天天在首輔那裏走動。自從鄂州警報傳到京中，首輔還看得平常。魏世伊却早心裡有些躊躇，不想隔不到兩月，揚州刺史又來一個警報，說是揚州所屬香海地方被共德社的尹世真佔據。有聯合各處共德社中人，逕攻揚州消息。纔把個首輔王慶一嚇呆了，倒在椅上對着衆人，只道這怎麼了？這怎麼了？也說不出第二句話。魏世伊過去接那張警報一看，勃然動心，就退出去。同他心腹人布置他的事。撤那首輔聽他在椅子上，唉聲嘆氣。原來香海地方雖說小小一座縣城，却是沿海大碼頭。各國商業都在那裏聚會。兵輪商輪來來往往的，三百六十日不曾斷過一日。所以在海口築了兩座砲台，裏面又設一個兵

工廠製造各種軍械。平常時候都有重兵鎮守。煞是緊要。不想輕輕就入尹世貞之手。尹世貞這人本是共德社的社員。先在香海。並沒做什麼大事業。暗地裏集合的同志。却已不少。計算所入不敷幾天的開銷。那年將近除夕。人家都買這



樣買那樣的準備過年。尹世貞却一事無着。悶悶的走到一個妓女武桂英家。在榻上躺着。張了眼。只不說話。武桂英雖落風塵。倒有些豪情俠骨。待尹世貞本又親密。便偎在身旁。殷勤動問。尹世貞也不廝瞞。盡把心事告訴他。武桂英笑道。這打什麼緊。也值得這般。喉急。隨手在臂上褪下一副金鐲。交給尹世貞。換了四百餘元。纔算過了這個

鏡吹

佔據了。香海便把他娶作副室。那裏料到外邊傳說尹世貞纔得志。後房便羅列着十二金釵。還 dissatisfaction。天天瞞着人。喫花酒兩個月。裏頭竟喫上三千幾百。有人不服氣。暗暗守在明河里口。對他開了一槍。虧尹世貞避得快。只給打折了。拇指這消息傳到一個姓倪名天培的。耳朵裏揀個早。赶到尹世貞廬裏。要看看個明白。尹世貞廬所是三上三下的房子。倪天培到時。尹世貞尙未起床。聞報下樓。一面盥洗。一面笑對倪天培道。倪先生不常到這裏來。今天想是特地來看新聞的。隨豎起兩隻拇指道。請看有傷沒有。傷我府裏自朝至暮。堆山積海的事。已是辦不了。又有各省的北征軍。今天這省來。三千明天那省來。五千都在此地。會齊一面訓練。一面候令北上。雖說各軍都有原派的軍官。自能約束。究竟聯絡主客。使他們相安無事。不致驚動地方。都是我一人責任。加着缺了服裝。短了餉銀。都只問我來。要倪先生你曉得的。錢糧釐金已經蠲免。別的稅。又不在我們自己人手上。俗語說得好。巧媳婦煮不出沒米飯。我偏沒米。也要煮飯。整天價單爲這宗軍餉。東拼西湊。已鬧得筋疲力索。那裏還有空閒時候。好去喫花酒。外面偏要造我謠言。但沒憑沒據。我也無從辨起。好了。有了憑據了。說我喫花酒。被人打折。拇指了。果真。有這事。再也瞞不過別人的。請看我。拇指還在不在。究竟缺了那一隻。又傷了那一隻。倪天培聽了。看了。把毀譽隨人。無足介意的。套話隨口敷衍了。幾句。便問現在時局。尹世貞道。揚州已收復了。大元帥府。卽設在那裏。又設了一個臨時大元帥的。選舉會。副元帥府。仍設在鄂州。方家傑已派人來講和。北征一說。大概可以免了。但事未大定。我尙不便細說。倪天培知尹世貞事情忙。不好多坐。起身告辭。一路走一路。想自來。只有以戎衣定天下。沒有以口舌定天下。的卽不攻取。亦須耀我兵威。不然就算講和。講得好將。

來終有後患回到家裏修起一封書叫人送給尹世貞請他派陸師五千並調海軍裏的大兵輪馳赴冀州扼守殷家灣的海口和議成可得形格勢禁的功用和議不成可以此師做北征的前鋒信去了候了十幾天只無消息忽然尹世貞參謀胡孟修手提一個皮包走得滿頭是汗的闖到倪天培廬裏開口便道前幾天真把我急的魂也幾乎失掉了天天鬧北征一個大錢沒有不是空口說白話麼現在好了議和定了東方古國從此不見皇帝的影子了選舉會裏面已經決定就選方家傑做臨時大元帥了自從方家傑做了東方古國臨時大元帥仍將大元帥府移到冀州府裏各官要算總文案是第一個緊要職司初時有人推荐孫大年也是方家傑做冀州刺史時的舊幕方家傑爲從共德社舉事後便有人設了一個大同會隱然有同共德社對抗的情形自從一社一會互相對抗以後便忙壞了一班咬文嚼字的文人今天你做一篇文章罵我明天我也做一篇文章罵你筆墨官司打得天愁地暗方家傑想機會到了暗暗派了孫大年專替他聯絡一班愛罵共德社的文人孫大年便朝南暮北船往車來只在四下裏奔走那裏有工夫能到府裏來當總文案恰被魏世伊湊了這個巧進了大元帥府做了一名總文案握了東方古國一把總鑰匙正是

一片秋聲幾時歇 十年春夢不曾醒

#### 第四回 馬救主生出地雷中 火因風燒斷西城路

魏世伊在前朝雖說早登朝籍同方家傑不過循例見的一面兩面並沒深交如何方家傑便肯特加青眼將府中第一個緊要職司拔他充任原來方家傑在同共德社議和的時候一天挨一天沒有爽快



快說過一句或是答應或是不答應的話。共德社中有許多人疑他左袒前朝。借講和拖長了日子。一面預備戰事。一面使共德社不知不覺的懈惰下去。便有人想出一個計較。暗暗到京打聽。方家傑從朝內到虜的那條路。探明白了。便三個人爲一隊。在那條路上埋伏了十幾隊。準備行刺。方家傑幕中有個汪載揚。同魏世伊一般是個甲科中人。却另有不同處。棄了文。改學了武。備把地球走了一大半。交游既廣。消息自靈。知有人謀刺方家傑。便到虜力勸道宮保。既主講和。須開誠布公的講。並需速定皇帝遜位。的日期。密地通知那班行刺的人。令他解散。方家傑聽了汪載揚的話。便令他去辦後半節的事。自己坐了馬車進宮。聚集一班朝貴。開個御前會議。商量皇帝遜位的事。那汪載揚奉了方家傑的命。會見了共德社裏謀刺方家傑的一班人。同他商量。纔曉得行刺令已經發出。實行行刺的人。已分頭埋伏。妥當急切裏。如要解散。極少要現洋二萬元。方能濟事。這個難題目。却把汪載揚難倒了。方家傑已進宮。別的幕僚不敢擔這肩子。自己又拿不出錢。危在眉睫。遲一刻。便不免天崩地塌。直急的舌頭要同牙齒相打。那想魏世伊已得了信。暗地裏透一個消息到宮裏。並在方家傑面前討好道。情願捐洋二萬元。替他辦好這件事。方家傑就暗地裏令他。把洋交給汪載揚。立去解散自己。纔緩緩坐了馬車。慢慢地出宮。歸虜。那想走不到一里地。陡地馬前轟的一聲。那駕車的馬也陡地風馳電掣。般把方家傑。馱回虜裏。纔到虜。那馬撲地便倒。細細檢驗。纔曉得是地雷爆發。那馬腹上已着了傷。虧是大宛名馬。纔能札掙着奔回。倒還替了方家傑一命。前面衛隊死的傷的。也有十數人。方家傑幸而無恙。這一番虧得汪載揚。得信的快。魏世伊捐錢的快。十幾隊的埋伏。只一隊不及收。隊方家傑纔能逃脫。不然那有許多大宛名馬。急切裏來替。

他死自此方家傑便隱隱裏恨共德社入了骨髓又隱隱裏怪汪載揚辦事不周却隱隱裏心上便有了。魏世伊這個人面子上却一毫不露依舊繙閱各路軍報突然繙到一張電報是桓起祥領銜所有方家傑部下有名的幾個軍官只除風將軍一人此外盡數列了名請方家傑立逼皇帝退位方家傑暗想軍心大變倒是一個好題目那班朝貴這纔無從推諉了只是我並不會授意那班軍官如何會這般齊心便派人出去查問纔曉得竟是汪載揚幹的事先說通了桓起祥幾個心腹纔去游說桓起祥待桓起祥答應了又分頭去說各軍官待各軍官答應了桓起祥便領銜打了這通電報方家傑從此曉得汪載揚這人饒有幹才要借重他做事却怕駕馭不易決計不肯重用只看重了魏世伊一個人究竟方家傑看重魏世伊在那些地方呢原來魏世伊弄錢的本領是第一等用錢的本領也是第一等世界上不論那一國財政都調查得詳詳細細密密纂了一部書共有二十餘厚冊單是這一項用款聽說便用了三四十萬元有時方家傑同他談起財政的事他便滔滔不絕如數家珍所以皇帝一退位方家傑一做了東方古國臨時大元帥便用魏世伊做了總文案又兼了外賬房的總管魏世伊也盡心竭力的四處張羅錢供給方家傑的揮霍只是東方古國各項的開支自然靠着國家的收入不要方家傑自己拿出錢來方家傑自己用的錢自然靠着大元帥的月俸也不要他自己真正拿出錢來如何要魏世伊替他張羅呢原來東方古國那時各州都設了一個元帥府每一個元帥部下兵馬多的十幾萬至少的也招了四五萬人比前朝平空加了十倍前朝的轉運使哩提點刑獄使哩學道觀察使哩太守哩盡數裁撤少一道衙門似乎省了一道衙門的用費其實元帥府裏文的武的設官的總數比着前朝刺史的掾屬已

多了幾倍。加着各官薪俸，比着前朝掾屬的薪俸，又加了幾倍。此外，又有什麼問刑廳、哩檢驗廳、哩大大小小，又添了無數。各州的收入，並不曾多似前朝，却頓時添了無數的支出。所以沒一處不是打着飢荒靠了借債發鈔，過日子。北方各州的元帥，大概都是方家傑的門生故吏，却不過情面還勉勉強強湊些款解到冀州，供給京師的。用在南方各州的大概都是共德社中人，既然自顧不暇，便不來問冀州的事。方家傑心裏躊躇道：不把南方各州的元帥盡數更換，南方的錢必不能爲自己所要用。要更換又怕共德社的首領也在南方，保不住不出面硬挺，並且選舉會尙在揚州開會，會裏的人大半都是共德社的社員，也保不住不肯答應。好生委決不下。魏世伊探着方家傑這個心事，便密密獻了一條計策。方家傑聽了，喜得只是拍手。方要挨次施行，不想揚州選舉會裏忽然發出一通布告道：臨時大元帥該在揚州就職，就請揚州元帥派出幾個人到冀州來接方家傑。得了這道布告，疑是共德社的詭計，不願前去。却又沒有什麼好法子可以拒絕。天天一個人在心裏打算，也不與人計較。人家却也猜到這一層，外面謠言就一天多一天。人家生怕鬧出什麼亂子，有錢的準備逃走，沒錢的只一個個懷着鬼胎。四下裏亂打聽。那天揚州的人到了方家傑，派人遠迎，又替他備下廐所。到後立時延見，殷殷勤勤的談了好半天，纔送歸廐。京城裏依舊安安靜靜，謠言也不禁自止。人家都定了心。夕陽剛下，電燈乍上的時候，酒樓裏魚鳳烹龍，戲台上鳴鑼點鼓，好一片昇平景象。街上來來往往的車馬也依然如龍如水，擁擠不開。內中有一個人，姓邵名靜，宜性厭喧譁，却又不耐寂處。家住西城，偏走到東城。友人家裏，那友人姓王名誠，備了幾碟菜，幾瓶上好陳酒，又邀了幾個知己，猜拳行令，直喫到三鼓時分，尙未散席。突有家人進來報道。

院子裏西面望見火光像是火起邵靜宜一嚇丟了杯揭着門簾要走王又誠也跟出來在院子裏一望滿地通明天上一點一點的火星像放了整千萬的流星火砲風聲又呼呼地響那火光便又像幾十條



火上冒烟過便紅光亂竄黑夜裏照人一個個都變了紅面的關雲長四下裏嘩嘩剝剝的聲音震得人個個要變聾子把個邵靜宜急得幾乎要哭好一回那個打聽的家人走得汗雨淋頭的奔了回來喘吁

火龍滿天飛舞王又誠拉住邵靜宜道火勢可是不小靜宜兄且莫慌待我派家人去打聽究竟何處失火並雇定了車子纔好走家人剛去便聽得一片譁聲似啼似哭的從門外直傳到門裏來不但邵靜宜連王又誠同一班在座飲酒的都嚇得索索地抖道不不好了不要只在近處罷打聽的家人怎麼還不回來此時西面火勢越發利害了先是一股一股的黑烟直



吓的道膠皮車躲得一部也不見何處失火也沒處打聽只不是近處罷了滿街上只見穿着號衣抗着鎗的人一羣一羣的背包擗袋亂喊亂奔我不敢在街心裏走扶牆摸壁的望西邊挨過去越挨越擠實在擠不過了只好回來邵老爺看那光景今夜回去不得只好在這裏住了再說我們也須趕緊把門關上不要被搶東西的人闖進來那纔不得了呢我剛纔在街上遇見鳳老爺像失了心似的在街上亂轉我扶他到舅老爺家裏去了王又誠驚問道是那個鳳老爺家人道便是西城根鳳子如鳳老爺他本在戲園裏聽戲正聽得出神突然鑼鼓停了掌班的立在檯上打躬作揖的央告道今夜實在對不起西城園裏等一等且等火熄了再講聽戲的齊聲鬧道失火也是常事只要不在附近便不至於要停鑼並且失火也沒有留客在園裏過夜的理這是怎麼一回事呵掌班慢慢地答道聽說外面兵變哩下文如何家人還沒說下去就這兵變聲中即有一個人撲的倒在地上正是

爲門心兵計自工 因憂家禍腸先斷

第五回 骨肉幸生還敢傷家難 藏銀原死守可奈火攻

王又誠家人說到戲園掌班在戲台上告訴聽戲的客人外面兵變即有一個人撲的倒在地上究竟倒的那個呢細細一望纔認得便是邵靜宜幾個人趕緊把他從院子裏移到屋內摺人中灌開水好容易救轉邵靜宜却又拍手拍腳放聲大哭一面嘮嘮叨叨的訴說道我家隔壁便有一座營房前幾天就聽人傳說這些兵被人煽惑恐怕靠不住我便天天提心弔膽要想挪到別處住急切裏又找不到屋子從

揚州人到謠言驟止我纔大意了那想便在此時出了事我家是毀定了只不知我妻子有無被害又誠兄你是個好人快放了我罷我要回去看看天可憐見若然還有我的家我同我妻子死活都要在一處的王又誠再四勸道靜宜兄你不聽家人說麼滿街都是變兵怎好走路我想兵變一定先搶店鋪不見得就搶人家寶眷決計無碍靜宜兄且耐心守到天明我同這幾個朋友伴你回去順便同尊嫂令郎們道驚此時我們既不敢走若靜宜兄一人獨歸萬一路上有什麼不測叫我如何對得起寶眷呢邵靜宜執意不肯幾個人硬拖硬拉的把他捺住王又誠進進出出的看望只聽得門外狗聲東起西應的鬧成一片直到天明纔漸漸靜下來開門出探街上靜悄悄地沒幾個人走路車子也還不見王又誠纔同朋友伴了邵靜宜望西城那條路去但見大街上滿地都是散碎的木片還有些舊衣服碎磁爛鐵店家排門七橫八豎的排着櫃台翻了身玻璃廚只剩框子幾個夥計有些灣腰曲背在那裏收拾東西有些哭喪着臉背着手站在店堂中再轉幾個灣電燈桿上東也掛個人頭西也掛個人頭也不曉得是何緣故走到邵靜宜住的那條胡同靜宜哇的一聲又哭起來又誠一嚇四下裏望過去纔見西首有一家離靜宜家只隔得幾步遠近大門上的門一扇不留直望見裏面院子內一個死屍散手散脚的躺着胸前還在冒血走到靜宜家隔壁那座營房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靜宜家也是大門洞開裏面木器還在却都不是先前的位置折了脚斷了面壞的也不少空箱籠又東一堆西一堆的堆着又誠知是靜宜遭了劫了着實替他感傷這還不打緊他妻子連影兒聲兒都沒處找禁不住胸頭突突地亂跳靜宜這時哭却不哭但張大了眼睛側了頭東一張西一望的瞎找碰着門檻一脚直踢過去碰着堦沿一脚直跨下去

又誠沒奈何。同幾個朋友扶定了。隨他亂走走。到廚房後面院子裏。左邊有扇小門。想是後門了。靜宜一頭碰過去。又誠這一驚。真是不小。幾個人趕快將他抱住。想拖他往回裏走。那裏拖得動。靜宜舉起腳來。對門亂踢。又誠道。靜宜兄。要開這個門麼。我替你來開。你定神。不要踢痛了腳。誰知又誠幾次三番的要開這門。只是開不開。靜宜像氣極了。灑脫了衆人。趕過去。一陣拳打足踢。這門竟被打落。這門不開。便罷。一開時。便見許多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的盤膝坐在地上。有的曲着臂當做枕頭。權把地皮當做眠牀。原來是座菜園。有四五畝。開闢兵變時候。附近人家沒處躲。都奔到這裏避難。守到天明。未得外面的信。不敢歸家。中有一個中年女人。一眼看見這門落下。竄進一班人來。便哇呀呀的大哭。驚得一班人都狂喊道。不好了。兵老爺又來了。做好事饒了我的命呀。又誠趕快同這班人搖手。一面扶靜宜走近中年婦人。那裏靜宜兩手抱緊婦人的頭。兩個小孩子一邊一個拉住靜宜袖子。爹呀。爹呀。叫個不住。靜宜一聲哭人倒醒了過來。又誠長呵了一口氣。又對靜宜道。亂離時候。得眷屬團聚。就是萬幸。其餘都好。丟開。但是尊府空洞洞的。連鍋灶都已打壞。如何再能住人。竟請到我家裏。權時寄寓這裏。派個家人照料幾天。再打算罷。靜宜點點頭。帶了妻子。隨着又誠走出大門。車子還雇不到。仍步行回到。又誠的廬。又誠騰出一座院落。讓給靜宜住。安排纔定。家人報陳子圻。陳老爺來。又誠接進。便告訴他。昨夜兵變把邵靜宜家也毀了。子圻道。又誠兄。可知這是誰人主使的麼。又誠道。却還未聞。子圻道。除了姓方的。還有誰來。又誠道。便是方家傑。麼。子圻道。這却不要冤枉。是小方裏面名允一的。出的壞主意。連老方也蒙在鼓裏。火起時。老方尙在文案房裏辦事。得兵變的報。立刻傳令勦辦。那知已變的正在亂搶亂殺。未變的盡知。

有小方替變兵作主。老方的令竟是不行。虧得宋又慶老將軍昨天恰恰來京。得着信。派他帶來的部衆分頭彈壓。殺了百十人。堵住東來的路。方保住了京城。一半聽說揚州來的人也着了搶。都是越屋逃的命。現在已不敢說。請老方到揚州去的話了。說罷。又挪過椅子。低低的問着。又誠道。又誠兄。在這一二日內。曾接府報。麼聽說南邊很有許多地方不安靜。揚州也着實喫緊。這時靜宜已走出來。憤憤的說道。現在當元帥的。只貪擁衆。不問強盜流氓。一味價亂招亂募。地方怎得安靜。子圻道。可不是。卽如昨夜的事。就是趙剛從雞林帶來的。那枝兵。平白地造了這個大劫。這枝兵。本經訓練。自從到了雞林。耐不住寒苦。潰亡不少。盡招些響馬。填補缺額。遂全沒紀律了。又誠道。且問揚州喫緊的消息。究竟確不確。我這幾天未接家書。正自憂愁。哩子圻道。我纔從大元帥府裏來。這消息便是府裏得的密報。想不至不確。靜宜喫驚道。又誠兄。不還有一半住在揚州麼。這倒要趕快打算。不要蹈了我的覆轍。子圻道。我也沒有別法。只好派人立刻南歸。盡數接了進京。靜宜道。京中難道是樂土麼。子圻笑道。昨夜兵變。是有爲而爲的。究竟軍心尙還鎮定。不至出第二岔子。又誠兄。迎眷入京。倒是上策。但不可遲延了。又誠當真送了子圻轉身。卽派兩名家人。連夜出京。接眷自己。天天屈着指頭。計算家眷到京的日子。靜宜在相知裏面。湊了些錢。稍備些衣飾物件。搬回舊廬。記掛又誠的事。天天走來打聽。誰想又誠家眷不會到揚州。也有了兵變的消息。靜宜替又誠捏着一把汗。着緊着忙的來問。又誠嘆口氣。對着靜宜道。我兩人真是同病相憐了。一毀於北。一毀於南。想真是俗話說的。在劫難逃了。靜宜轉安慰道。安知寶眷不先避開呢。又誠兄。且莫心焦。又誠道。但願如此。便是徼天之幸了。說天幸。真有天幸。又誠家眷只隔三日。便已到京。又誠細問情。



形原來他的眷屬爲趕早車動身城裏城外隔了二十餘里地怕趕不上又誠老父的主意儘白日裏出城宿在江口客棧明天黎明過江上車只半夜裏聽見城裏一片鎗聲又斷斷續續夾雜些砲聲城門未開城外故沒驚動又誠眷屬因此也不會受着驚慌安安靜靜的到了京又誠向在大司馬府裏當差一班同事及同鄉親友得了信都趕來道賀又誠置酒款待席上有人問及南中近事又誠老父王立夫手拈長髯未言先嘆道家鄉地方現在竟是強盜世界了從前揚州一州的盜風只北面幾處天天的明火搶劫恬不爲怪南面水鄉中雖是私梟出沒的所在其實是靠擺賭檯抽頭漁利偶然有明目張胆打家劫舍的事官中自顧考成沒有不上緊緝捕盜風便自然而然的收斂了現在動輒百數十人駕了十幾隻船備齊軍械不論白日黑夜到處橫行犯的案數也數不盡單講中吳鄉金家的事金家本是著名富戶因爲外面風聲不好早把家中細軟搬運一空只地窖裏埋的幾萬現銀生怕動人耳目依舊埋着沒動家中只留老母兒媳帶幾個僕婦看守男人押了細軟先到香海打算回來再盡室遷居不想已來不及那天午後六點鐘天還不曾黑盡河下忽地來了許多兵船模樣的船隻登時就有許多穿着軍衣像當兵模樣的人掌着號排着隊伍上岸此時人家爲防盜劫不到天黑都已關門那班強盜像有線索似的直趕金家門口先放了一排鎗金家對門姚家有個七十餘歲老婦聽鎗聲嚇破了胆頓時暈絕金家婆媳先聽鎗聲後又聽得大門上打得像擂鼓的響知有盜來躲到攔樓上去盜一進門四面搜括不見有什麼值錢物件又不見一個人怒極了大聲喊道取些稻草來放把火把這房子燒了罷金家老母一嚇一個筋斗從攔樓上攢下來便被強盜接住又搜出他的兒媳洗剝乾淨點枝香燒那乳頭又點枝洋

蠟燭倒插在陰戶裏面燒得婆媳二人熬不住說出地窖所在強盜搜到現銀一扛一扛的搬下船又去搶劫別家直把閭鄉搶個盡天明後鳴鑼開船堂堂皇皇的自去強盜去後大家便遞公呈到縣裏報案



縣裏說不能管須到檢驗廳去檢驗廳批了勘驗直隔半個月幾次三番的催纔下鄉來勘勘明白了說是盜案須報元帥府請令通緝哈哈通緝兩個字還有什麼破案的希冀只不過騙騙鄉人罷了邵靜宜時亦在座聽着只是搖頭直等立夫說完纔接口道即以冀州論除了這座京城是大元帥駐節的所在若不兵變就好過太平日子此外各鄉那一鄉是安靜的開

口。法。治。閉。口。法。治。在。我。看。來。簡。直。無。法。律。的。世。界。罷。了。陳。子。圻。聽。了。大。笑。道。靜。宜。兄。真。是。迂。儒。不。知。世。事。法。律。兩。個。字。本。是。政。客。門。面。語。借。着。嚇。人。又。借。着。爲。自。己。生。發。怎。麼。可。以。認。真。呢。立。夫。道。我。乍。到。京。正。要。

聽○聽○京○中○的○新○聞○就○是○迂○談○也○可○廣○我○異○聞○靜○宜○何○妨○說○說○呢○子○圻○哈○哈○大○笑○道○老○伯○要○聽○新○聞○須○來○問○我○這○幾○天○多○着○呢○正○是

兵○如○箕○ 盜○如○梳○ 小○百○姓○ 魂○也○無○

### 第六回 交盡不如歸脫然羈勒 金多何所吝盡英雄

王○立○夫○要○聽○新○聞○陳○子○圻○哈○哈○大○笑○道○這○幾○天○多○着○呢○諸○位○聽○見○不○曾○虞○總○理○今○天○早○車○棄○官○而○去○魏○世○伊○也○犯○了○疑○不○爲○老○方○所○信○麼○王○立○夫○道○怎○麼○一○個○總○理○可○以○私○出○國○門○麼○子○圻○道○現○在○世○界○老○伯○還○當○是○前○朝○雖○說○綱○紀○凌○替○也○還○有○個○凌○替○的○綱○紀○雖○說○法○度○廢○弛○也○還○有○個○廢○弛○的○法○度○麼○人○可○自○由○何○况○堂○堂○一○個○總○理○只○是○虞○總○理○的○棄○官○却○有○不○得○已○的○緣○故○又○誠○道○虞○總○理○同○方○大○元○帥○是○故○交○有○什○麼○不○得○已○竟○至○要○棄○官○呢○子○圻○道○故○交○是○故○交○現○在○却○有○些○臭○味○差○池○了○從○前○老○方○爲○共○德○社○的○首○領○生○長○南○越○虞○總○理○也○是○南○越○人○氏○纔○派○他○去○同○共○德○社○議○和○在○老○方○意○思○以○爲○虞○總○理○同○自○己○交○誼○既○厚○必○能○處○處○爲○自○己○留○個○地○步○又○可○借○鄉○誼○打○動○共○德○社○的○首○領○議○和○自○然○易○於○就○緒○也○算○是○知○人○善○任○使○了○不○想○虞○總○理○一○出○臨○時○大○元○帥○一○席○果○然○不○屬○他○人○只○是○幾○個○緊○要○地○方○的○元○帥○共○德○社○執○定○了○要○用○他○社○中○人○虞○總○理○幾○次○同○老○方○商○量○老○方○只○是○不○依○見○着○人○還○說○虞○希○堯○同○我○許○多○年○的○交○情○還○不○諒○我○心○竟○幫○着○共○德○社○想○監○視○我○這○還○成○話○麼○後○來○和○議○定○了○虞○總○理○將○要○回○京○共○德○社○又○拉○他○做○了○一○名○社○員○老○方○得○了○這○個○消○息○越○發○懷○恨○虞○總○理○不○識○竅○見○了○老○方○又○提○起○共○德○社○指○名○的○幾○個○元○帥○要○老○方○簡○派○老○方○也○不○說○什○麼○暗○暗○的○把○第○一○個○冀○州○元○帥○就○派○了○風○將○軍○去○虞○總○理○纔○知○大○元○帥○同○他○有○了○意○見○決○站○不○

住又有些別的事被大同會裏人拿住了想同他算賬這纔棄官而去了立夫嘆道宦海風波本自無定無怪前人視一官如蔽履了靜宜道魏世伊是大元帥府裏第一個紅人兒如何也犯了疑呢子圻道這也從虞總理那邊起的其實冤枉魏世伊與虞總理是不同道的諸位都認得林省三麼又誠道曾有一面却無深交子圻道省三同孫大年都是老方的舊幕爲人深沉外表像一個學究在老方面前又唯唯諾諾少否多可所以極得老方的信任自從虞總理回京老方密囑省三所有府中機密文書都不要送給魏世伊看因爲魏世伊與虞總理是同鄉怕在虞總理跟前洩漏必致被共德社也得知底裏所以魏世伊現在名雖是個總文案其實同散文案一樣不是手辦的稿就不知有這事就是手辦的稿老方也不把這案自始至終交給一個人辨今天一張稿派這人明天一張稿又派那人徹頭徹尾的只有老方自己其次便是省三老方倒事事同他商量魏世伊只不過順着老方的話替他擬稿罷了但是魏世伊這個人看他寵辱不驚其實饒有心計老方能籠罩他他也能籠罩老方諸位都看着罷老方到事急之際必然仍要借重魏世伊呢靜宜道子圻兄提到魏世伊我又記起汪載揚來不一般是老方的紅人麼怎麼這兩天聽說他杜門不出竟在家裝病呢子圻笑道靜宜兄認錯了汪載揚那裏能算老方紅人只不過老方權把他當個機械由自己指揮罷了骨子裏猜忌已深不過未形於面汪載揚從前本是茫然只竭智盡誠替老方做事近來也看破了纔杜門不出在家裝病靜宜道汪載揚從何處看破的呢子圻道這是從正式選舉會起的本來臨時大元帥是用他敷衍一時的局面所以臨時大元帥舉定後臨時選舉會裏議定一種正式選舉會章程要再選舉正式大元帥若然正式選舉會裏心向老方的多這正



式大元帥自然還是老方。若然向別人的多，向老方的少。老方自然要讓別人來做這東方古國的正式大元帥了。老方看透了這個樞紐，便想借重大同會。這大同會裏面本還分了無數的派別，如今不講別派單講汪載揚的一派。因着汪載揚該都向着老方了。其實人各有心也，還不能盡同。何況別派并且正式選舉會揭曉後一班選舉人，竟大半是共德社的社員。大同會不過占了小半。老方明知已成絕望，却斷不肯甘心整天價左思右想，竟被想出一個絕妙計較。靜宜道人心的離向是無從勉強，的有什麼計較呢？又謂之絕妙同席衆人道：「正聽到妙處，靜宜兄不要打斷了。子圻兄的話頭子圻道：『我輩在情慾上面無論那一關都打得破，只財色兩個字非到超凡入聖的地位，斷不能打破。此關衆人又講道：『請快講正文，不要牽枝帶葉的。』子圻道：『諸位莫慌，這便是正文哩。』老方看透財色兩關，不是平常人能打破。何況這班選舉人本都從財字上面鑽過來，自然要從財字上面收回他的本。便暗地派人到共德社裏用了無數錢串子，把他們社員串到大同會來，內中大半借了汪載揚的名色。汪載揚還在鼓裏夢裏呢。選舉人裏面有個賈士材，曾約一個姓何的選舉人，改進大同會。忽然一天有個姓張的帶五百元現洋，又是五千元一個摺子，約姓何的入會，說是汪載揚派來的。姓何的覺得詫異，當時收下了，却趕去問賈士材。士材摸頭不著，寫信託汪載揚的西席趙天民請他面問。汪載揚何以幹這種兩歧的事？汪載揚給趙天民一問，竟是茫無頭緒。但想賈士材的信必不是造的。空中樓閣纔出去，細細查問了幾天，恍然大悟。竟有人冒了他的名在外胡爲他的名譽，竟墮落到九幽之下，不可收拾了。諸位試猜究竟誰人冒用汪載揚的名呢？原來便是老方那個姓張的，便是大元帥府裏的文案。這種五百元現洋五千元一個摺

子約人入會的舉動不止一次也不單單是姓何的一人汪載揚這一氣直氣得傷了心靜宜又插問道汪載揚何以要氣得傷心呢子圻道靜宜兄試想一個大元帥借着人的名字使你要辨白他能容你辨



肯推心置腹的相待似乎在他左右的都該離心離德無如老方一張嘴真會敷衍不論那一個只要到他跟前接談了一時半時便都折服甘心受他驅遣能穀跳出他圈子不受他牢籠的目前能有幾人呢

白麼你要告發那一座衙門肯受你訴狀麼汪載揚遭的這件事真是啞子吃黃連自己說不出的苦人家還當他甜得津津有味如何能穀不傷心呢但是汪載揚這個人雖說奔走名場很有了幾年歷練究竟沒有魏世伊的神通廣大諸位請看罷將來還脫不了老方的羈絆傷心的事不止這一回哩同席有個史宜甫點頭道子圻這話很有點意思老方用人從來不

子圻道：「共德社首領這兩天正在京聽說同老方見面後在外聲言老方是東方古國不可少的人物，十年以內都要讓他作大元帥，這話不知是假意奉承呢，還是也被老方牢籠住，這須將來再看了。」又誠爲忙着接眷，好幾天不曾出門，尙還不知共德社首領來京的消息，正想問爲何事回頭，忽見老父合了眼，伏在桌上，怕着了涼，忙去呼喚，不想靜宜突然拍手笑道：「子圻兄並舉財色兩關，却只說得財字一個字，我來說個色字罷。」立誠剛被其子喚醒，不曾聽得清，睡眼朦朧的應道：「馬齒雖長，勝概未消，諸君倘有意尋春，這臨老入花叢的話，僕亦不辭席間聽了，大家都哈哈大笑，正是：

鴛鴦化去猶同命，蝴蝶生來是可憐。

### 第七回 因宿娼顯宦拈酸 强拿人司官洩恨

邵靜宜道：「子圻並舉財色兩關，只說得一個財字，我來說個色字罷。」王立誠睡眼朦朧，未聽分明，便道：「諸君有意尋春，臨老入花叢，僕亦不辭闔席聽了。」闐然大笑，立誠回味過來，也自失笑，便又含笑說道：「諸君疑我失辭麼？其實色字一關，比財字要加幾倍的險，加幾倍的利害，自古及今，有幾個魯男子有幾個柳下惠？奸雄如曹操也斷不了分香賣履的餘情，鐵石心腸如宋廣平也免不得替梅花作賦，何況餘人呢？」史宜甫點點頭道：「老伯這幾句話，却入情理，卽如老方當今不能不算一個人物，事無鉅細，必躬必親，也真能實實在在，在做個勤字訣，偏趙姬秦女，充滿後房，天天總要抽個一時刻，做那倚紅偎翠的文章，孔子刪詩，獨不刪鄭衛，可見聖人也不能禁人不好色哩。」邵靜宜聽了，哈哈大笑道：「只一個色字，居然引經証史，擺出經生家架子，不替現在一班風流自命不顧官箴的人推波助瀾麼？」立誠笑答道：「好好我

們便算是推波助瀾靜宜兄何不鑄鼎燃犀呢靜宜笑問道有個花元春諸君都聞其名麼宜甫道咦花  
 元春三個字今天是第一回到我耳朵裏是個什麼人靜宜兄且道來靜宜大笑道宜甫兄你不要裝痴  
 裝獸花元春大名怕還不知道麼你問我是什麼人我便說他是良家淑女宜甫兄肯認麼宜甫也笑道  
 吹皺一池春水甚事干卿你問我我只問你陳子圻拍手笑道今日座中除王老伯新自南來或者不知  
 道那個是花元春其餘大概都耳熟能詳看宜甫兄神情同他的聲口或者同花元春也有什麼講究麼  
 這幾句話倒把史宜甫說急了一口酒不曾嚥下直噴出來灑了一桌子急辨道呸我也配花元春妝閣  
 早被朝中顯宦把丸泥封住還容平常人出入麼靜宜笑道這是宜甫兄不打自招還能說不知道有這  
 花元春麼但是宜甫兄知道元春妝閣有顯宦往來可知現在把丸泥封住元春妝閣的却別有人麼  
 宜甫詫異道我委實不知道是那個呢就算名花有主諒也只在這幾個顯宦裏頭靜宜搖頭笑道遠哩  
 遠哩人道是名花有主下梢頭只落得墮溷飄茵且聽我道來原來京城裏面有座教坊教坊裏面分出  
 八條弄數他名色祇不過是宜春迎春幾個吉祥字面罷了也不必細表從前住的都是些梨園子弟侑  
 酒侍坐占盡春明花事朝中士大夫講起狎優的故事都是口角津津若有餘味若然要講狎妓就被人  
 齒都笑冷不想風氣突然變過來這座教坊居然成了青樓大道裏面又分出南曲北曲兩種南曲是來  
 自南中北曲是北方數州同本京的土產朝中士大夫不講狎優只講狎妓徵歌選色一擲千金那些單  
 寒下戶同前朝的從龍舊族耳朵裏聽着眼睛裏看着都害起一種病來害的什麼病呢白香山長恨歌  
 曾經道是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都想依靠裙帶撐起一個門戶無奈教坊裏面限定七十



二家只許減不許添。沒法插進，只好做那私娼的勾當。私娼裏面第一個數着祝太太。祝太太雞皮鶴髮，是還魂的鳩盤茶，也是個成精的虔婆。若說他破瓜時節，倒也有幾分姿色。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量米般論升論斗要數，却無從數起。後來跟着一個姓祝的，做了偏房，背地裏迎寒送暖，從不曾一宵獨宿。風聲鬧到姓祝的耳朵裏，綠頭巾三個字怎肯甘心受領。一頓臭打立時逐出，但是祝太太三個字却被他從此用定住的。房子恰在教坊第一弄外第一家，依舊幹他的老營生，不愁衣食，缺少地面上官人。同那些喝風喝水的閑漢，尤其打得火一般的熱，也不愁有人敢在門前打個哼。哼兒後來年紀漸老，皮肉生涯漸漸無從說起，却見教坊裏面改換了一番世界，便也買了幾個養女，當了一名鴛兒。花元春便落在他的家居然，在教坊外獨樹一幟。花元春眉樣入時，眼波傳媚，出落得俊俏風流，見的人都道位置在曲裏面也。當管領羣芳，偏偏遇着這個祝太太，硬逼着做個行雲行雨的神女，出污泥入蓮池，早料着今生沒分幸。而這時朝中顯宦，雖說沒有工夫去延攬人材，却不肯辜負了美人。枇杷樹下漸漸的車來似水，馬走如龍，祝太太看待花元春，漸漸也不同。養女一例在花元春，也就心滿意足，無奈美人名士，雖說都是天生偏偏，爲天所忌，例遭磨折。花元春正當美滿時候，無端遭了意外的橫禍。這橫禍從那裏來的呢？原來顯宦裏面有個言士行，又有個申一亭，一般都是上卿一般，都賞識花元春。朝來暮往，髣髴是尹邢避面，從來不會會在一處。花元春一箭雙雕，樂得享受那綺窗艷福，不想有一天言士行剛到申一亭，就來雖說分着兩處坐，花元春却免不了兩處周旋。已把着脚尖兒磨碎，言士行見他坐立不寧，不免犯疑攬在懷中，只不肯放申一亭等。元春不來不免上氣逼着祝太太，要叫元春來問祝太太，滿口答應走。

到言士行坐的那間屋子探頭張望早被士行瞥見不等他開口先含笑說道有人叫元春麼你就回他說我不準叫祝太太如何敢違了言士行只好含笑答道言大人說笑語罷言大人在這裏那個敢來叫



元春話還沒完早聽外面屋子嚷成一片先只聽又桿兒苦苦央告道申大人息怒元春委實有些事消停半刻就要來陪大人的申大人息怒呵元春聽了臉霞盡收頓時泛成青白色士行依舊把他抱定兩手在面上撫摩又着實安慰道你不要慌一切事都有我呢或者是你真正心上人你也一時半刻離他不得只消同我講明我可立時回去讓他進來說的花元春說

鏡吹

便把元春霸了這雜種敢怎樣兩人這一罵害得一個鵝兒幾個龜兒裏裏外外的拉勸不迭元春慌得只是哭這且慢表且說地面上有個姓桑的官人貪着祝太太的資助人棄我取就做了入幕之客祝太太貪着姓桑的庇護自知色衰不能固寵元春一入籍第一個就讓他受用元春雖是不願到這地位也只好低頭忍耐自從得了言士行申一亭的賞識就一天一天的把姓桑的不揪不採攔在一邊恨得姓桑的天天咬牙嚼齒價賤指罵道這小妮子敢這般忘恩忘義老虔婆這會兒也全不把我放在眼裏莫慌總有一天叫你知道我的利害呢這些話也有人傳給祝太太聽祝太太以為有言士行申一亭做了靠山何至怕一個地面官人又以為爲動元春的手髣髴是揭言士行申一亭的皮他兩人如何肯答應一個小小地面官人又如何敢在老虎頭上搔癢不想這天姓桑的打從祝太太門外經過聽門裏嚷鬧得利害帶幾名番役直闖進來見言士行申一亭已罵在一處又揎袖露臂像要用武便喝令番役抖出練子望言士行申一亭頭上便套祝太太趕忙上前攔道桑老爺鬧什麼頑意兒呢這是兩位大人呵姓桑的喝道什麼大人不大人宿娼鬧事都是犯禁你便是搗兒麼連花娘給我一齊拿了言士行申一亭自見地面官人一進來知開了岔兒了轉一聲兒不言語憑姓桑的連着祝太太元春一齊拿到官廳姓桑的明知言士行申一亭兩人到底奈何不得胡亂訊問幾句兩人也胡亂造個名姓承認了宿娼姓桑的喝令押下把祝太太元春帶上各棧一頓梭子纔把全案解到察院掌院中卿海崇廷初接姓桑的詳報以為不過兩個小司官不守官箴冶游滋事着實有借此懲一儆百的意思等案解到便親自升堂將犯人逐一點進不想兩個都是天天見面的上卿併且言士行現掌司刑本案辦結還須經由司刑府

裏真把一個海崇廷難住了。呆在椅子上，幾乎做聲不得，只好照姓桑的原詳也學他的胡亂訊問。喝令押下私地，令人將兩人一齊釋放。單剩祝太太、花元春兩個人在察院裏晦氣。幸而言士行申一亭兩人一者餘情未斷，二者事由我起，都不免有些惶愧暗暗的託人說情。海崇廷纔把祝太太、花元春也都開釋。然元春憔悴花枝已是不堪回首了。邵靜宜在王又誠家把這件事備細說出，闔席上有替元春惋惜的，也有說祝太太該受這番孽報的。王立誠却拈鬚長嘆道：「我解組還沒幾年，那想京內京外風氣一例墮落，竟至於此難道。抗論救國的名流，都不過是六朝商女麼？」因高吟杜牧兩句詩道：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 第八回 正朝綱歸美言官 數花事傷心妖孽

王立誠因聽邵靜宜講到京中兩個顯宦冶游滋事，念出杜牧兩句詩道：「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隨自解道：「杜牧詩意是從亡國以後舉出亡國的憑証。我引詩的意思是從未亡國以前舉出國家將亡的憑証。諸君記得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的兩句話麼？所謂妖孽並不是五行家所指草木禽獸的妖徵，也不是小說家所造種種生物幻男化女的怪異。正指着言士行申一亭這班人，我從前服官都中，狎優一節事雖說是司空見慣，究竟有一個節制。若敢明目張膽任所欲爲，吹到都老爺耳朵裏，沒有不彈章立上，就算能穀彌縫過去，這人仕進定要躓躓好幾年。我還記得那年天官萬青藜朝望至隆，突然得個極嚴的處分，大家都覺得出於意外。等到了邸報，又不免替他叫屈。原來是件小小的風流罪過，不過爲退朝無事偶走到書坊裏繙閱書籍，恰被都老爺鄧承修看見，立上一個摺子說萬某交結商人有



第 九 集

褻名器。便生生把個天官葬送。這還是我初登仕籍時候的事。那時言路大開。雖不免毛舉細故。輕入人罪。究竟尙有一種法度。後來親貴用事。老年人的除營私納賄。沒有第二件事。少年的踰閑蕩檢。更是出人意表。幾個耆舊見了這種景象。都料定其亡不久。轉眼之間。居然便有今日可見。這班親貴。便是前朝妖孽了。但。我又記得那年黑水。經略使桓之富。聽說名妓柳。又是曾承貞郡王的寵眷。那貞郡王。雖是登徒子。一流人。只知漁色。究竟顧忌耳目。不敢公然將個妓女娶入室中。桓之富。想借此機會。在貞郡王前獻媚。取憐私費。鉅金替柳。又是脫籍。又備了許多奩贈。將柳。又是送給貞郡王。一面派心腹人。先到府中。通知。不料那人。辦事不密。立被都老爺查出。具摺參劾。不但桓之富。生送掉了一個黑水。經畧。連赫赫有名的貞郡王。也罷了。職。這還是法度廢弛。將要亡國的時候。尙且有此一番振作。何以今日開國之初。只有言士行申一亭。這一班妖孽。就沒有糾參貞郡王。桓之富的都老爺。真是不可解了。咳。我歸田以後。在鄉里間。所聞所見。着實有些傷心。不想乍到京中。便聽了靜宜兄這一席話。我生不辰。恐不免更經浩劫。這便如何是好呢。坐中聽這話。相顧嘆息。半晌。陳子圻笑對立誠道。老伯剛說在鄉里間。所聞所見。着實有些傷心。諒還不止。萑苻徧地的一事。何不說說。叫我們也多聽些異聞。哩。立誠笑道。罷罷。我學靜宜兄也說個色字。罷恰嫌酒冷。叫又誠換過一杯。一口氣飲乾。四面看了一眼。嘆道。現在家鄉。越是置身高貴的。越沒一個能毅束身自愛。諸君曾聽說昇州地方。近來十姊妹團拜的新聞麼。原來昇州地方。便是余澹心所說。慾界仙都昇平樂國也。便是李香君。顧眉生。傳名的。所在在承平時。候不要說綺羅圍繞。絲竹嗽嘈。能令一般貴游。勝侶。魂銷神蕩。競解纏頭。就是夜闌月上。在城東那邊。安步當車。聽著隔河的絃管。

或是雇個小艇輕搖雙楫像蝴蝶般在花舫裏頭穿插也別成一種賞心樂事但數宦游不過轅門聽鼓一班人等到手綰章符便輕易不敢涉足數鄉人不過是碩腹豪商烏衣子弟夾雜些蓮花幕客等到望重縉紳也便輕易不敢招惹物議數教坊雖說少傾城傾國的佳人但是裳衣修飾酬對殷勤鬪媚爭妍也別有動人心處自經兵燹除幾個百夫特千夫長便沒有第二種游客除幾個再世的無鹽重生的嫖母也沒有第二種名妓若令嬾雲山人長生不死真不愁不把新柳記改作枯柳記哩咳天上的雲空穴的風轉瞬變幻不是人智能彀測度世事的反覆也正如是昇州花事闌珊既極復歸絢爛又有這十姊妹團拜的新聞究竟從那裏起的呢當時昇州有幾首打油詩念給諸君聽聽便可畧得當時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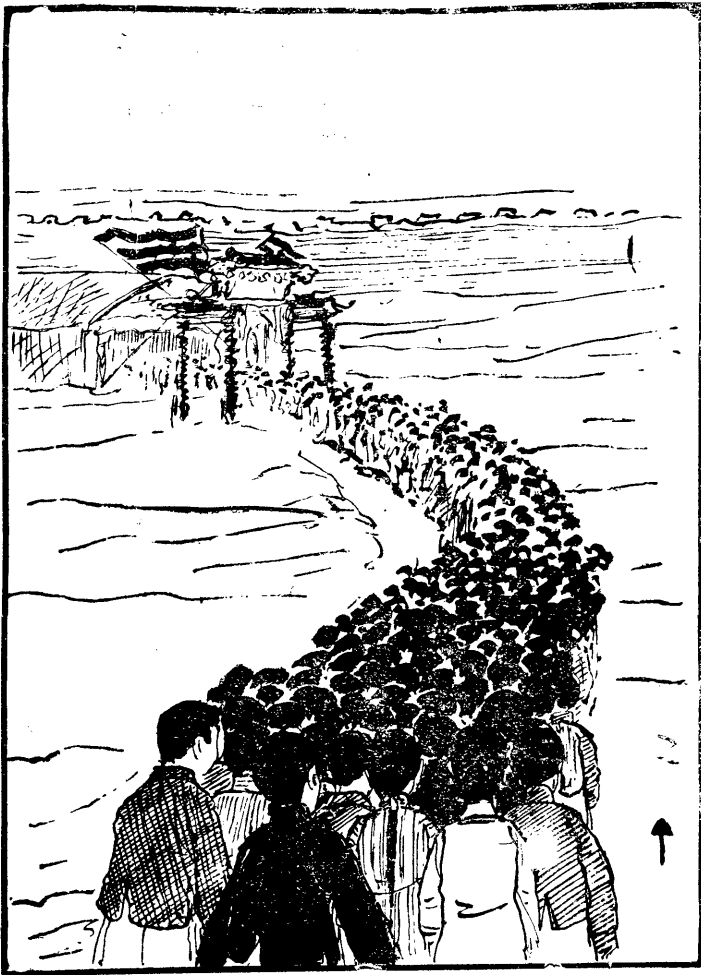
一片輪聲逐馬蹄匆匆莫辨路東西朝來又到黃昏後強枕車茵聽曉雞

問渠底事告倉皇只爲年來選舉忙金要論車珠論斗繡針教與繡鴛鴦

當選書來喜欲狂儘人飛短更流長昨宵今日仙凡別擇個良辰便束裝

代表書銜自可珍一時爭戒避公曠若論姊妹論兄弟只肯低頭到美人

這幾首打油詩怎麼解呢是專爲代表會裏一班代表說法第一首描寫選舉時辛苦運動的情形第二首描寫選舉時競爭選舉的方法第三首描寫當選後志高氣揚的態度第四首便是說十姊妹團拜的新聞原來選舉會不專是選舉大元帥所以各州都有這麼一個只改名爲代表會昇州本成了冷冷清清的地面自從代表會一開一班代表潮水般湧來一天不過聚會三四小時這三四小時也不是天天要到只要開會第一天畫到簿上有了他的名字便可照領月俸有額外進款也不愁少這一分飽暖思



當○中○一○男○一○女○合○成○一○對○逐○對○兒○數○去○恰○滿○十○雙○男○的○一○色○都○是○簇○新○禮○服○女○的○錦○襖○長○裙○都○不○是○平○常○裝○束○細○相○一○個○個○面○目○哈○哈○男○的○就○是○代○表○會○裏○十○個○代○表○女○的○就○是○十○個○代○表○往○來○獨○密○的○妓○女○問○可

淫○欲○五○個○字○人○人○都○不○能○免○何○能○單○單○責○備○代○表○并○且○身○分○一○高○誰○敢○彈○指○兒○動○一○動○就○有○人○來○批○逆○鱗○借○這○個○會○作○攬○身○牌○也○不○愁○被○人○攀○倒○纔○能○儘○着○這○班○人○橫○行○一○世○何○况○把○個○冷○冷○清○清○的○昇○州○又○變○作○脂○圍○翠○繞○熱○熱○鬧○鬧○的○世○界○有○什○麼○希○罕○因○此○有○人○想○出○一○個○出○奇○方○法○在○昇○州○城○外○擇○了○一○個○絕○大○場○所○置○備○百○十○桌○上○等○筵○席○邀○集○了○會○內○會○外○的○名○流○都○來○赴○宴○起○初○人○還○只○道○代○表○請○客○本○是○常○事○也○就○當○作○照○例○的○酬○應○及○到○是○見○大○門○前○用○各○色○鮮○花○紮○座○牌○樓○望○裏○面○又○披○紅○結○綵○不○像○做○壽○也○像○結○婚○就○覺○有○些○詫○異○一○步○步○走○到○正○廳○見○正○面○長○桌○上○點○了○十○對○紅○燭

是。這。十。雙。痴。男。怨。女。結。成。了。美。滿。姻。緣。麼。哈。哈。却。又。不。是。但。聽。旁。邊。站。着。的。讀。祝。發。出。一。種。撲。通。通。打。鼓。般。聲。音。讀。出。一。篇。祝。詞。哈。哈。纔。曉。得。這。十。雙。男。女。從。此。成。了。十。雙。的。兄。弟。姊。妹。看。的。人。都。嘖。嘖。稱。羨。道。從。前。沈。雨。若。借。河。房。裏。面。叫。齊。了。北。里。名。花。或。歌。一。曲。或。吟。一。詩。或。寫。幾。字。或。畫。幾。筆。畫。隔。了。幾。日。定。出。一。張。昇。州。花。案。前。前。後。後。費。却。數。千。金。姚。壯。若。雇。樓。船。十。二。隻。招。集。名。士。百。餘。人。每。船。叫。妓。女。二。十。人。在。旁。侍。酒。笙。歌。燈。火。盛。極。一。時。將。這。件。事。來。比。較。覺。得。前。兩。件。事。還。不。脫。紈。袴。氣。息。這。件。事。纔。是。人。人。意。想。不。到。的。事。呢。立。誠。說。到。此。又。嘆。一。口。氣。道。這。種。放。誕。風。流。若。出。自。無。知。無。識。的。豪。奴。還。不。足。責。偏。偏。是。自。顧。不。凡。又。人。人。尊。重。的。代。表。咳。這。也。可。算。一。種。妖。孽。了。陳。子。圻。接。口。道。奇。聞。奇。聞。真。正。匪。伊。所。思。但。是。老。伯。可。知。道。這。些。急。色。兒。的。姓。氏。麼。立。誠。道。天。何。此。醉。予。欲。無。言。這。幾。人。的。姓。氏。里。居。諸。君。也。不。必。苦。相。追。問。罷。史。宜。甫。道。這。也。是。老。伯。忠。厚。待。人。的。意。思。但。是。老。伯。可。知。道。此。間。選。舉。人。的。情。狀。麼。恐。怕。同。昇。州。的。代。表。便。是。一。邱。之。貉。哩。正。是。

不。同。漫。道。龍。生。子。依。樣。還。愁。貉。在。邱。



## 春 明 瑣 談

## 石玉崑

石玉崑清道咸時人。以演說平話。彈唱詞曲。游公卿間。著有章回小說三俠五義一書。風行海內。其所唱之曲。介乎崑弋之間。吐字連腔。極有研究。都中人尊爲一派。多喜學之。蓋清代柳敬亭也。

## 批神像頰

庚子之役。聯軍驗人曾當拳匪與否。係置神像一具。令來人批其頰。不敢則殺之。凡跡涉嫌疑者。輒以此試驗。華人多迷信。冤死甚衆。後通譯洩其謀。無不爭前批之。西人覺之。罷其令。

滑稽小說

求

秦

全

朝

卷

第

鳳

此書乃一坐之計  
文而不尋是編此  
天大書神書不事  
也刻全則欲得氣  
全書二部

• 本書之別也 •

記

此書乃一坐之計  
文而不尋是編此  
天大書神書不事  
也刻全則欲得氣  
全書二部



# 袁世凱

## 全傳軼事



全書一册

項城全傳為得為

失大書特書不事

攻訐不存忌諱此

為袁氏一生之信

史

遺聞軼事得諸袁

氏侍從之人敘述

明確新奇可喜此

見梟雄行為之絕

異常人處

附有各種攝影八

幅非外間所經見

者可比

價洋六角

### ● 本書之說明 ●

欲知袁世凱平生之遺聞

軼事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中日外交失敗之原

因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北洋派軍人勢力所

由盛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袁世凱待人手段之

奸詐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民國以來政治腐敗

之原因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數年來慘殺革命志

士心術之詭秘者不可不

讀此書

欲知造成帝制之原委曲

折者不可不讀此書

# 楔言

羅維與薄思墩左近。有盼維村。愛弗拉史列門密司者。盼維老處子。偕兩徒。曰喀拉勒白浪。曰陶拉阿特。姆均幼女。張帽肆於村中。以女帽一飾。招額殊新穎。肆有一玻璃窗。窗內懸設各帽。不時更換。獨飾招之帽。非俟風雨浸蝕。頽敝不一。取易初爲金黃色。蘊青沿飾於招者。不知凡幾年。金黃盡退。蘊青亦不復能辨。而密司史列門之韶光。顛賴老大徒。傷亦猶是帽不得已。以裝飾自遣。洽容求誨。蓋又十年矣。白粉紅妝。極盡妍致。史以是飾帽。亦以是自飾。不第此也。聞其鄰人傳說。史後院設硫磺漂白桶。一常見其上懸帽。二三事腐弱。敝敗幾爲史列門寫照。顧硫磺氣時時氤氳。蓋不僅出諸其桶。必尙有他不可告人之事。漂白耳。史求鳳不偶。蹉跎荏苒。凡所遺。俶行詭跡。舉筆爲記。光怪陸離。可噱可鑒。有狂且者。不具名。得而傳諸世云。



集

九

第

求鳳記

二

滑稽  
小說

# 求鳳記目次

楔言

上篇 史列門密司窗畔瑣記

第一節 禿棒烏能獵老鳥

第二節 史列門槁灰乍熱

第三節 史列門夜牖興歌

第四節 史列門飽受損喪

第五節 史列門精籌婚奩

第六節 敗縐蒙窗(譬語也)

第七節 惡聞破夢

第八節 施夫人開筵宴客

第九節 利眼蛛佈網待蠅

第十節 史列門允諧覆新聞

第十一節 史列門觸情談舊遇

第十二節 史列門流言遭控

求鳳記

第十三節 史列門誠語受箴

第十四節 新婚前夕

第十五節 奇變霎時

下篇 史列門密司旅舍瑣誌

第一節 宿鰥夫樹幟揚鏢

第二節 契陶拉披肝瀝膽

第三節 惡釵賓曝論無遺

第四節 怵離客夜逢不測

第五節 史列門獨坐運籌謀

第六節 史列門見邀赴樂會

第七節 史列門之致愛貧女

第八節 史列門之投糕逝水

第九節 雙宿共籌先生茶餐

第十節 兩婚並舉師母玉臨

- 第十一節 赴市場儉嗇逾恆
- 第十二節 納旅客新奇拔俗
- 第十三節 情繾綣室女語冲男
- 第十四節 事譎幻史姝厲少婦
- 第十五節 哀矣哉殫心驅鼠之人
- 第十六節 吁嗟乎浪跡乘車之樂
- 第十七節 到紐巴一人愬苦
- 第十八節 入舞會兩婦觀光
- 第十九節 非真金而徒具閃爍之光
- 第二十節 受贗鼎而祇招匣帷之譏
- 第二十一節 陶拉誕兒之時
- 第二十二節 史列門婚夫之日



上編 史列門密司窗畔瑣誌

第一節 秃棒鳥能獵老鳥

余求鳳有年。未獲蟾圓。適鄰人施德平君喪妻。竊念此席可圖。引頸瞻望。其室鍵已七日。若無人焉者。訝其小兒女不稔。何之殆之外家。嗟彼藐孤。厥父行娶。嗣母鞭笞。撲責其家。况雖裕衣食。日用定不獲。嗣母憐恤。施宅白堊牆。業改粉乾草色。前門復加墜格。見者舉詫異焉。憶彼改作之先一日。呼余名問曰。愛弗拉設而置一宅。將何色粉刷。蓋施自婦歿後。始乳名呼。余曰。好惡不能盡同。且余無宅。胡能作有宅想。若何事爲余籌慮。曰。然第汝慧人。村中置衣妝。選材色。屈若首指。是非余所長。敢求指益。余意答所詢問。頗有興味。不令村人知。施猶眷念余耶。彼一四十許壯男。余自視二十餘弱女子。相差十四年。顧時時以彼爲念。猶人人之縈家室。往來亦殊不惡。因答曰。余最病白堊。桃紅或乾草色。足消愁悶。彼謝余教。復請更益。余不覺色然。面頰曰。施君果喜余言。余意前門更蔽精彩。墜格足令而室與貴紳薛琴廡所頡頏。彼曰。唯是二事苟不多耗囊橐。當立辦。余肆有二徒。曰喀拉勒白浪。曰陶拉阿特姆。喀拉勒性侈。余憶施事。因呼喀名。誡之曰。喀拉勒白浪。汝試思之。施凡舉一事。必先計值。寧非謹慎。余肆中有人。每星期所獲止兩元。而食用務求精美。若必罄其勞苦所得。爲快者。爾宜稔記。施事奉爲圭臬。施今何事他去。余未與知。度渠或往薄思墩市。靠椅暨地毯。備吉期前廳應用。第尙未確定。余將製婚帽。並以白緞製靠椅墊。俟有



需用第亦未確定。汝慎勿亂道也。陶拉年幼方嬉戲。余斥之曰。再嬉笑不止。且遭驅逐。終日勿事事。第玩視爾前此午夜所製衣飾。探窗有所見。喧笑沸騰。卽此消磨歲月。爾髮已拳。拳非復赤色。寧欲選擇美少年。耶。余言甫畢。見村女勞拉革林革方赴校。經余窗前。其人殊傲慢。周身羊毛服。頗爲星期要品。聞其母製此不久。余憶村中於是女頗多蜚語。苟非訛傳。行從所歡遁去。然余殊不信。頗自詡。懷口箴。今後尤宜自警。勞女既去。旋來一犬。狀奇特。急呼喀拉勒陶拉曰。汝曹速來窗前。觀此誰家犬。尙未轉向。色黑白。爲狀至瑟縮。汝二人前曾見否。則皆曰未。曰是或家犬。主人不



與偕。殊可疑。非村中產。不宜踴行。察其狀態安閒。毛長而潤。目光流利。亦決非野犬。談次。又來一少年。余詫曰。來者非犬主人乎。非村中人。必犬主人無疑。方作嘯聲。召犬所服新式外套。頗可人意。當探其行踪。

來盼維何事。覓何人能幾日。留彼日射余窗。良久必見吾儕。而嘆美也。時余凭窗檻。陶與喀伏余肩頭。窺探良久。少年已逝。余興亦敗。頓覺肩負甚重。便叱曰。汝曹肘壓余肩。幾折。速歸。工勿更偷惰。玩劣若汝。二徒令余心神大耗。速取彼扁平麥桿帽來。村女喀來司的阿約。今晚來取。尙未緣邊。託裏使非空談。業早竣工矣。今晚該帽何需之急。聞日內並無宴會。渠父運糧赴鎮市。彼女或隨往。故需帽孔殷耳。村人購帽半爲盤游。令余大忙。寧知愛弗拉史列門。不久將棄帽業而休息。草屋中白色墜格蔽門外。其白埤草冠上白緞如此景象。大合吟詠。然施君今又何事。阻其意向。不謫前議。殊難索解。少年心性。率多變。更便如詠詩。有時興至。卽吟成數什。猶憶前此見盼維新聞。末頁載有詩什。係贈人之作。末署曰。G S 余思。G S 者必爲喬許施德平無疑。當步和之。今晚擬檢稿付剞劂。第甚不欲人知。爲余作卽被詢問。亦勿罄吐。汝等當樂聞之。茲且爲道末節曰。

若江水之絲絲兮。

星辰之麗於天。

心旌常資汝搖兮。

聲鳴咽……

末句殿以數星。俾讀者不全窺吾蘊。乃謂喀拉勒曰。汝知藍色帶美。寧知文字之藍。永永勿變。其感發之深。足令人情思悱惻。余言未竟。斗見窗外一轎車。載施德平歸來。覘之甚確。偕乘一婦人。非其母。白緞緣帽。白面幕。施扶之下車。殷勤周至。喀等譁曰。一似新婦。一曰。噫。誠似新婦。可恨。施德平全無心肝。娶妻不令人知。前妻葬才十月。屍骨未寒。狡哉。施德平實爲汝等言之。此事令余體顫。勿忍終思。顧今亦無庸駭怪。彼早乞婚於余。余嚴詞却之。責以鼓盆未久。便思膠續。得無愧赧。故彼娶不余告。然則彼不知余意。且

謂余愚將終操此賤業與汝等二垢面厭人之徒爲伴矣。彼新婦當猶未知室內狀況。其兒輩之擾攘。鄰爲蹙額。言時則又見施扶新婦升階。方入墜格。度彼婦見之。必深嘆美。第彼吝夫能持數月。不衰。彼婦供給者。余爲無目。時余憾之甚。因謂二徒曰。汝等不嘗聞余稱施節用乎。凡人儉得其中。余罔勿稱之。第施實非中禮之人。彼之卑行劣跡。剝削苛刻。迄未爲汝等一道。今試舉一端。彼嘗竊取人資。其事余備悉。顛末卽此。已非君子。而今而後。汝等慎勿更述。余稱彼之辭。是時余心懊喪。徬徨室中。見喀拉勒所作不合。便呼之前。怒曰。汝作全誤。未命作是式。何敢余違。速更作。必竣爾事。方准就眠。又申斥二人曰。汝曹再嬉戲不止。必罰薪。余不自逸。亦不汝逸也。二人工作少頃。謂之曰。余所製平扁式草帽。擬不加飾。恐此未必當喀來司的阿之意耳。余懊喪甚。不欲針紉。因呼陶拉曰。今日余頭疼。須稍休養。速將釜蓋蓋訖。將余茶一卮。勿更余擾。余畏多言。今日汝曹喧嚷。令余疲極。顧汝心中定。轉轉不暢。亟欲詢知彼新婦爲誰。呼何名。貌何若。自何來。晚餐作何狀。汝獲噉喜糕否。新郎新人作何交談。汝休矣。速事爾工。他人事無過。縈念第宜留神。余茶勿令滲漬。陶拉既去。余獨睡。沉思不能入寐。可恨施竟祕密娶婦。明日當僞爲不知。首往作賀。噫。施德平行大貽笑於盼。維然彼便狡。終不能以禿棒獵老鳥。猶之不能以鰥居誘余。愛弗拉史列門。非誇言也。

## 第二節 史列門槁灰乍爇

少頃。又見一人自鄰人彼得寓所出。覘之。乃醫士格林蘭。余訝曰。是產醫也。然則彼得沙拉夫人。必又產一兒。彼與維克托賴各九產。殆相匹敵。今彼得獲第十兒。維女瞠乎後矣。幼時余曾與爲伴。余最稚。彼最

長。寧。料。彼。今。作。九。子。母。且。彼。酷。惡。孩。提。與。余。同。嘗。有。小。弟。妹。令。看。護。若。遇。蛇。蝎。惡。兒。者。偏。令。繞。膝。皆。是。則。彼。不。能。若。余。之。堅。守。所。以。至。此。雖。然。男。子。引。誘。婚。諧。實。大。有。力。焉。蓋。男。子。之。魔。力。絕。異。使。余。非。慎。爲。之。防。亦。早。成。婚。而。踪。彼。得。夫。人。之。轍。矣。天。乎。若。余。碌。碌。業。帽。業。固。所。不。幸。使。余。烹。調。縫。紉。供。兒。童。九。人。之。食。寧。非。不。幸。之。甚。終。夜。捫。思。轉。幸。於。和。施。詩。章。未。殿。數。星。不。令。知。余。意。之。爲。得。也。談。次。兒。聲。又。作。余。曰。汝。等。試。聽。隔。屋。啼。聲。嘹。嘒。彼。得。誠。誕。兒。矣。煩。言。嘈。雜。擾。人。欲。死。禱。其。速。掩。窗。格。余。於。天。地。間。最。惡。齷。齷。嬰。兒。有。一。於。此。若。坐。針。毳。喀。拉。勒。聞。言。喃。喃。余。叱。曰。汝。不。謂。然。乎。何。爲。低。聲。嘖。嘖。余。已。聞。之。汝。云。最。喜。嬰。兒。但。盼。卽。日。成。婚。生。育。惡。而。出。此。言。應。遭。驅。逐。可。嘆。世。俗。澆。漓。甫。十。七。齡。之。女。子。便。作。是。想。無。恥。甚。矣。余。肯。無。恥。者。彼。呱。呱。厭。人。物。早。充。物。室。中。擾。余。無。寧。日。旣。聞。陶。拉。亦。作。耳。語。余。怒。曰。汝。亦。低。聲。謗。余。耶。陶。拉。勿。承。余。曰。母。不。承。余。已。聞。之。汝。云。余。再。俟。許。久。亦。無。妨。是。何。命。意。試。述。之。若。自。謂。幼。小。可。邀。宥。免。則。汝。大。誤。彼。仍。默。然。余。曰。汝。決。不。承。乎。吾。已。曉。汝。意。定。譏。余。所。歡。爲。人。誘。奪。又。待。另。圖。試。問。汝。能。舉。手。便。成。乎。余。卽。不。幸。未。必。便。遜。汝。苟。汝。不。肥。不。貧。或。有。婚。諧。之。望。汝。試。引。鏡。兩。頰。作。罌。粟。色。腰。肥。倍。過。其。當。使。余。而。汝。合。飲。醋。水。汝。勿。再。作。態。睜。大。眼。睨。喀。拉。勒。竊。竊。謗。余。若。云。宜。食。醋。水。之。人。甚。多。者。如。此。譏。余。可。爲。強。項。然。昨。晚。喀。來。司。的。阿。來。取。帽。不。得。聲。勢。洶。洶。汝。竟。俯。首。無。言。趨。爲。完。工。寧。不。知。余。故。爲。此。以。折。辱。之。汝。乃。猥。與。親。暱。是。類。小。兒。率。狂。妄。自。私。與。以。挫。折。始。有。戒。懼。也。汝。等。速。勤。工。余。爲。述。鄰。人。事。以。消。長。日。早。間。聞。人。盛。稱。施。德。平。新。婦。美。余。往。觀。之。年。已。逾。三。十。眼。過。黑。且。頻。閃。爍。鼻。短。而。仰。體。肥。不。入。宜。渠。方。笑。容。可。掬。顧。無。俟。一。年。不。苛。虐。其。小。兒。女。者。余。爲。不。知。人。可。笑。施。驟。見。余。苦。無。地。隙。入。面。紅。至。髮。際。勉。引。新。婦。出。見。施。與。新。婦。形。



影不離如魚附水。余偷矚新婦料施。必知彼等背身竊笑。蓋猶以余爲勿覺。余料彼婦貧家產。渠冠不合時。已三閱月。絲質外衣。其薄如片。決非紳富女也。歸時又聞人言。彼得果產一兒。其頻速直等。余針紉。茲頗擬往。瞰彼作何狀。度彼不能久自乳哺。其夫亦不耐辦小兒牛乳麵包。余擬以菓子漿並子鷄一枚。濟其乏。第彼痴甚。脫余往。必拊抱兒接吻。果爾。余寧搏鼯鼠。不如且止。彼小厭物。爲厭物之尤。所向無寧。隅以較埃。及七瘟神。殆有過之無不及。汝試觀彼蠕動物。喧囂不休。或病痘疹。患寒熱。衣裳齷齪。稍長。語謊語竊。糖菓啼胃疼。夜不寧席。或墜於水。且斃命。凡此瑣屑。寧非可厭。獨怪母焉者。殊勿覺疲罷。彼得業邀母。盧敏襄助。余談興方濃。忽自窗瞥見盧敏。剛入廳事。適彼得之。幼女自內出。余因招問曰。汝母又產一妹。然否。曰。否。弟也。曰。甚善。想定佳兒。汝速歸。持此美絹去作要。告爾母。夜間當往視。幼女既去。余思與彼雖非甚洽。不可無以贈。當稍以所愛縐紗贈之。略昂首。遙見對街一人。得得向余肆來。伊何人歟。頗似木作主婦。普孫。手草帽。仍如常態。裹以新聞紙。輿念彼帽。令余作三日笑。彼帽初爲梅色緞製。頂金飾。嗣倩余漂白。飾如故。嗣放大旋。又更小。年必修一次。飾二次。加余帽模者。不知凡幾次。柔弱一如人舌。余爲言。麥草且腐。不如另置。彼不能應也。既而來近。果爲普孫。余迎之曰。普孫。邇安乎。承降余肆。定有所選擇。今茲盼維。購帽者多。尙餘數事。頗合尊用。普曰。仍修帽耳。曰。汝言云何。仍修帽。汝帽意大利式。久不適。時漂染。幾近腐。大難修綴。前次得汝兩先。零縫紉。幾斃余命。茲再漂染。請向彭勒培肆。彼肆事事式。余式價定廉。且能爲汝冠去腐。益新。顧爲若計。普孫君稍節糜費。卽能置一帽。何刻若是。歸請述余言。良人者不能爲妻。置一帽。堂堂工師。得勿若匠人。所謂村人信重者。何在耶。遂邀普徧觀挂間之冠。指謂曰。彼間一冠。

頗佳。爲夫洛連司。式有褶紐。縐紉所製。絲絡緣邊。邊與紉均飾黑珠。輕羽翹翹。前以示克倫夫人。渠因市就。期今日更來。余意茲帽於汝殊稱。寧負老主客。前約彼六先零半。今願以六先零畀汝矣。普爲余說所動。竟市以歸。少間。忽窗外轍聲。轆轤作雷響。亟馳出探視。則見車馬失韉。乘者顛撲。且墜。業前駛矣。前有磚堆。扼路。大爲駭。汗車爲行中車。乘者非村產。卽余前見之犬主人。彼駿犬隨諸後。旣而瓦礫暴發。聲隆隆。必馬已馳入磚堆。然則彼犬主人死矣。余心怦擊。不復能贊辭。噫。彼定死矣。然憶車馬過余街時。馳絕速。其人尙掙扎。若是似宜速往救援。便邁步馳往。擬止馬行。勿及車。已入瓦礫。其人頓仆。余驚呼曰。先生汝何所苦。尙能動否。請凭余。兩句兩肩行。少頃嘆曰。余何一驚。至是勿審作何語。舉手撫其首。並其肢。臂曰。稍有傷。幸無大害。請凭余歸。其人如囑。緩步前行。俄頃抵余肆。曰。謝天佑。已抵家矣。君少休。俟去外套沙泥。因呼喀拉勒陶拉將刷來。其人名費克得巴。余與慰談曰。君今稍復舊狀。余肆於此。竟拯君於厄。足爲余肆榮矣。君請坐。寬外衣。言時。又命陶拉將針及黑綫來。針綴外衣。費君致謝。余曰。區區何煩挂齒。君來已久。敢問寄居戚串乎。旅舍乎。則曰。寄居旅舍。曰。然則必有事。將覓友乎。盼維四周。田舍頗廣。殊荒寂。可怖也。君風雅士。必能詩詞。余亦稍涉獵。前驚先生。顛仆感成一章。不自知謔。陋敢就斧。正。因出詩曰。

入其室以聊舒兮

心猶志忒而躊躇

險雖脫乎須臾兮

盍寄此以寧汝閭

余爲此詩。將諷其留此。以快余願。彼方取閱。余命喀拉勒暫往他室。俟召再來。吾二人庶可縱談。孰知喀去。而其人似亦欲行。余堅留之。詢胡欲往。彼以赴車行告。曰。然則請時來。余甚念君。其人興辭。又致感念。

余曰。區區事義所當爲。何勞言謝。彼舉步啓行。余目送之。至不見影。恍疑入好夢。彼亦時回首。若不忍其去者。然彼自應赴車行。告以車馬他馳。可恨喀拉勒無恥。命其他去。乃又據門外。目眈眈視其回首。適余所以遣之者。亦正以其目客不瞬。且匿袖吃吃耳。其時余臂忽顫。勿審何故。竟不能引針綫。旣而恍然。蓋是人英爽之資。余所極欲結納而夢想不得者。天似假手彼磚。與我以隙。竟使如願。寧能不樂極而顫久之。命陶拉往司白林革處。市新樣捲髮金鈎一打。辣文得水一瓶。備裝飾用。因戒之曰。後此慎勿復與喀拉勒。眼語冥話。苟再不悛。必遭鞭扑。言次中心躍躍。頗有所觸。回憶前情。渴欲吟哦。苦無以命題。題曰。轎車失禦。似無詩旨。曰。奇險亦不佳。曰。旅客脫難。是頗愜當。或腋下禍生。與生命呼吸。亦均可用。末署曰。Aoiyas 似不若 A. S. 爲隱而不露。擬作就送費君閱之。入夜無事。余假髮已退入紙裏。低聲自慰曰。愛弗拉史列門乎。汝不久其棄茲帽業乎。棄茲帽業乎。帽業乎。不禁粲然。

### 第三節 史列門夜牖興歌

今晨余詩已就。俟費君來接談。因命二徒洒掃室內。囑之曰。善爲部署。務令較平日適觀。慎之慎之。又聞曰。捲髮之鈎在此。拳髮何在。余之假拳髮。與真無異。昨宵包於紙。誰不謂喀拉勒之眞髮。喀時方製一冠。勤奮異常。余心疑責之曰。汝何勤。必爲人製冠。爲何人。余已揣知。更無疑。其人行來余肆。然余告爾。凡少年受人水火之拯。靡勿真情感動。余亦曾拯人於水火。所拯何人。汝當知之。卽昨日墜磚之少年。余脫彼於厄。曲意撫慰。邀其休於肆。供……吾殷勤。爲去垢污。綴外衣。俾復舊觀。此猶初試余技耳。汝夢想哉。敢爭余禁。且余尙有慮者。度彼雖足自給。使余而彼。必向車行交涉。得所償。足以成家室。彼殆大富貴者。

故衣質精美。貌溫若此。果如是大失。余不願彼爲富貴子。願其爲如前報所載之受辱俊士。逼迫來此。則當進退維谷之際。余羅維銀行六百元存款。足舒其涸轍矣。時余方引針。乃不能見。因呼陶拉引之。嘆曰。余目光竟漸衰敗。不審何以至是。陶拉曰。汝謀婚施君而不遂耳。余怒曰。余謀婚彼乎。勿更向余提施德平三字。提之必逐爾。余不已。告向施却婚數次耶。迨後稍稍交談。使余樂婚彼。除彼以金質製墜格。試覘其名。恆自稱喬許施德平。Tash Stebkins 便鈍拙不堪。其實一字已足。譬之英文稱鳥曰 Cesther。法文曰 Klime。二字顧有何別。必並舉之。余方與陶拉爭談。聞門外有敲擊聲。命往啟門。旋又止之。曰。俟余髮裝竟。奇哉。何人來此。未見有過余窗者。俄頃髮裝訖。呼陶拉曰。可矣。試啓門視之。乃克密司。余迎問曰。久相盼。近頗佳否。同事者佳否。汝祖母風疾可憫。近作何狀。其小童何狀。余聞樓彭冬季將肄業音樂學校。果否。余亦頗作此想。余聲音高爽。堪資練習。且居盼維適當其會。亦勿宜自棄。余非專恃帽業爲得計。苟有足以豐吾衣食。立舍此他圖耳。因出桃紅絲帶二碼。曰。尙可意否。聞下星期有會場。市此可資衣飾。克倫問前冠。余曰。汝不甚樂。余已貨去。當另製。務快爾意。勿復貨諸他人。其值俟月杪清算無妨。汝父非失信者。事畢。余問彼曾聞車馬泛駕乎。曰。未。曰。胡尙不聞。此昨日事。至今余猶心悸。脫爾閱星期六新聞。必知顛末。乘者未死。去死特一間。其時余在肆。正貨爾冠。初未涉想。他事忽轍聲雷動。過街頭。余馳出見明眸少年墜車下。其人非土著僑居旅舍前見止。一次被曳前行。百計跳躑不能脫。淚下如雨。審視知爲司密司。車行車少年可憫心爲大感。彼受曳至危。岌奮力緣轡不得上。且拖入磚叢。余決馳赴援。救遲則少年且死。便狂奔出馬前。揚臂止其進。苦已勿及。彼馬業馳入磚叢。車驟阻。其人自顛墜。余負之歸。



拭其額。撫摩手掌。寬其胸。紐使受。空氣彼初。昏絕。至是漸能。應對尙不大。創外衣片片裂。余爲兩小時。補綴始得。歸旅舍。寧不危乎。克倫聞余言。竣欲去。付絲帶一元。值曰。承賜甚善。請告爾母。近置禮帽數事。勝前貨遠甚。貴紳華德龍夫人。購兩頂。頗邀賞鑒也。恕再見。明日請復臨。取爾冠。與克談許久。克去。尙止兩鐘。晝日冗長。無所事事。貨價陡落。令人心欲焚。遂謂喀拉勒曰。肯爲取琴捶否。喀聞呼。面色惶愧。叱之曰。胡事如此。喀曰。母氏需藍色絲一束。曰。如是已耳。言之無妨。胡期期吃吃。因取藍絲畀之。而心殊不悅。喀拉勒窺之。取資授余。余惡聲曰。勿以錢啖余。汝有錢。何不市諸綫肆。而來擾余。今寧送汝。愛弗拉史列門。卽貧尙不至爲五分鐘。錙銖較量。持去。母多言。遂不顧喀。謂陶拉曰。觀窗外。村女愛梅林前去矣。彼過窗已六次。殊可羞。終日清談。而恃老母。浣衣度日。聞彼且傭工。殊勿可信。彼愚甚。一無所能。披肩服。自命若郡主。黑大兩眸子。自念足與貴女抗。丐少年青睞。嘗伴病。給其母。其母信焉。曲意看護。勿令稍事。余所至病者。惟驕與惰。驕惰萃彼一身。可厭孰甚。汝輩受業余所。宜時自省。以彼爲戒。勤加改勉。庶獲憐護。少頃。又過一車。頗美觀。似爲貨車。荷載錫鐵。其旁應披露。殆載紙張。或石料乾貨之類。續又來一人。飛奔喘急。若馳召醫士。或絞犯脫逃也者。余忽憶一事。上星期紐約新聞。載有賞格。緝一逸犯。製曆紙幣者。頗類是人。髭捲被面狀。獐惡冠簷。覆眉際。馬喘吼噴沫。似經疾馳。使果爲彼犯。寧非巧合。時鐘鳴才四。晝永於夜。午餐至今。似已逾年矣。喀拉勒方赴門外。余怒之曰。汝往門外乎。不觀培羅夫人又如常態。手捐簿來。令余心惡。惟有託故拒之。言罷而培羅已到。便速之入。曰。培羅夫人安乎。請坐。寫捐乎。余愧無以應。盼維男婦均大余帽。更向羅維薄思墩採購。今自顧勿暇。勿能顧公益。會長殆不余責。下星期余且棄此縫紉。

業除教會善捐冊名。苟盼維有以益余入。自當酬所裨益。汝知提恭回膝。夫人僅上星期赴薄思墩市一冠。已值洋九元之譜云。培羅無奈辭去。甫出門。隔屋彼得兒聲號啕。此波方平。彼浪踵至。擾余屋無寧晷。竊念彼得生。生不已。殆不復能與爲鄰。啼聲擾余九次。茲第十次。實難更受。中心煩亂。因責陶拉曰。汝工已誤。苟毀絲絹。此星期必罰薪。爾定已毀却矣。又責喀拉勒曰。汝終日不事事。第憑窗窺。似欲覓夫者。嗒方撮鹽入粥羹。余止之曰。母若是使而非十七齡。當批頰。亦母羞暈髮蓬蓬。四散。汝寧不知他處無爾。身地濫竽於此耶。喀欲涕泣。余叱曰。汝聽之。兒童有涕泣者。母得淚汚絲絹。污之則責償。汝夙強項。尤宜戒之。余方忿恚。忽前墮車者入。驟喜曰。汝今日如何。密司透。句余時忘尊名。密司透費克勒巴君。請入坐。便命喀拉勒移靠椅來。命陶拉接冠及大衣。謂費君曰。今日胡料相會。吾儕方慮君創未痊。復詎早告瘳。曷勝欣賀。第余勿敢居功。溯所動機。不過婦女一念刺激耳。茲有一詩。君能解之否。余料能解。費君謙遜。余曰。勿過遜。君目爛爛。及常御之草帽狀。定騷人無疑。余且述其詩。詩曰。

吁……婦人……：……家居兮沉靜。

萍漂兮……：……愁困兮……：……蹙額其不寧。

彼蹙額兮將奈何。

將奈何兮汝人世之天神。

又呼之曰。費君。此乃吾儕寫真。脫相處久。當知其愁困不寧。余雅羞見客。君文人。罹此災厄。身污衣裂。不覺爲動容。中心誠憂慮。尤慮句吁。費君所慮不能相告。總之。惟時余刻刻縈心其事。一星期殆未假寐。嗟

乎費君驚懼一念失余素操思之顏赧迄今不能無介介乞君勿憶前事一視若未歷其境者否則後此交接恐有不慊於君矣君被災時殆量絕余以兩臂承君恐亦不知君首枕余胸移時自念若君者不能相拯寧駢死吮君眉際凝血負君起體重若山余所謂失素操者此耳余時傍矚見喀拉勒在側因命往煮茶謂費君曰請茶於此俾蓬壁生輝吾儕決不任君告辭務求允諾既見陶拉尙在室針紉乃囑曰陶拉喀拉勒一人或需助可停工往襄備晚餐二人均去余獨與費君縱談費君聞二人名習爲呼喚余不覺失笑曰君乍誦彼等名堪令發噱彼輩髮舉垂垂猶童心未



化喀拉勒與陶拉均美名彼輩貌猶可第粗鈍不堪教誨耳復向費君曰君今日覩此村如何周游各處尙可意否余料君樂留此數星期村中旅客鮮尠尤罕與余善獨遇君卽相投契迥非等輩少年可比君

不曾云。君乃油畫師乎。彼不應。余曰。非油畫師。然則必曾習之。問其籍居何處。答云。薄思墩。產。余喜曰。然則如文學會所言。猶當賀君為美洲阿跌根城之城居者。君能入文學會。當為吾儕光寵會中。頗多佳作。名論。村中佼佼。如大牧師暨克倫均與會。更有一詩傑。姑不舉其名。此金膝祕箴。乞君試猜。彼懷才而無名者。究為誰。頗足遺長日。彼乃遽以余為言。余笑曰。費君勿猜。余君胡知為余。自余拳髮愁容。外自視更無詩人風味。曰。以汝虛想。至富實質。無多。余一矚。便知為善事。煊染之人耳。曰。呼……君諛我。我逐君去。何辭。甘至於是耶。今知君必為詩才。去昨不久。有友人構新詩詠。君與余之交接。余觀而熟誦。筆諸紙。令余至今猶怵前劫。著者未署題。省彼所指。必前事無疑。茲塵君聽。君聞其音。或更有以教余。唯望君樂誦之耳。

彼落日之既沉兮

盼維寂寂以無聲

(時實午後作者故如此寫非可以刻舟求劍也)

有少年其乍覲兮

胡遭蹉決而崩騰

荷……荷……荷

彼眉既鎖兮目既幕

若劍出鞘兮條以沉

慘何聞兮呼不止

呼不止兮少年聲

荷……荷……荷

腕奮其緣轡兮

卒無裨乎所為



歷○枝○柯○與○石○礫○兮

猶○呻○吟○之○如○斯○

荷……荷……荷

聲○悽○惻○以○動○人○兮  
方○救○援○之○交○施○兮

男○婦○夾○道○而○並○陳○  
車○杳○杳○其○如○翔○鱗○

荷……荷……荷

(車杳杳亦詩人極形其速耳)

怵○雷○動○兮○史○列○門○

赴○窗○眺○兮○矍○以○驚○

少○年○岌○岌○兮○顛○且○怯○

槁○吾○形○兮○灰○吾○心○

荷……荷……荷

百○步○且○遙○兮○去○吾○廬○

將○安○施○救○兮○空○躊○躇○

磚○礫○山○積○兮○扼○彼○前○

彼○馬○泛○駕○兮○馳○如○初○

荷……荷……荷

忽○大○聲○之○疾○呼○兮

史○女○攘○臂○以○前○奔○

忍○少○年○之○不○救○兮

獨○充○耳○其○如○勿○聞○

荷……荷……荷

出○間○道○以○疾○馳○兮

遇○車○馬○於○崇○林○

寧捨死以相援兮

乃揚手而阻行

登瓦礫以馳騁兮

彼馬傷而車裂

哭受創之少年兮

體周被乎流血

日色昏兮天柱坼  
援以手兮史心碎

荷……荷……荷……荷……  
玉樹摧兮少年畢  
負之歸兮襟袖濕

鬼神有知兮召彼魂

荷……荷……荷……荷……  
以喘以蘇兮且審史名

(是亦作者故寫其昏暈之甚)

主人留髡兮舍余肆

有聲媿媿兮至今猶存

荷……荷……荷……荷……

君聞其詩。悲感何如。余讀末節。殊振觸於懷。有人不審著者名。方疑余抄襲詩人 Lang fellow 篇什。殊贖贖。既而喀拉勒入室。余曰。晚餐已畢。備乎。汝曹頗敏捷。遂邀費君入他室。晚餐曰。在此猶在君居。(余爲此言。度必羈旅所樂聞耳。)費君既赴餐。余召喀拉勒與陶拉戒之曰。汝等誌之。彼客非素稔。毋過交談。小兒女當耳聞不當口說。當食尤宜留意。復責喀拉勒曰。汝尤可恨。頃携茶來。已近餐檯。尙嬉笑不絕。更

有一事。余方爲客述詩。汝曹微啓門。且笑且啖。余恐客覺。置不汝理。後此慎勿爾。今可往睡。余苟染髮。當召汝。喀等既睡。費君亦去。時當夜闌。解髮退齒。還余眞面目。方謀就枕。忽窗外歌聲幽咽。彷彿好迷之音。殊自駭詫。意余愛弗拉史列門。雖蹉跎至今。固猶室女好迷之歌。竟出於窗下。得不騰鄰人譏刺。頗擬啟窗燭視。顧髮齒均退鉛華。未施睡帽。睡衣麤陋。無飾際此月光。瑩澈或貽笑老醜殘形。因潛自簾隅窺探。果爲意中人。余固料爲彼。彼且歌且擊節。曰。汝寧踐幽會於良宵乎。余固甚樂與會。苟其愛余。余且從之。遁後此彼來。當告以余有是肆。並羅維銀行存款六百元。以利相啖。彼或願偕。余遁縱左右鄰。知吾從所歡去。亦所不恤。卿乎。卿乎。卿寧知余心躍躍欲推窗出。室中雖無花紜。猶當以絹花替贈。至費用更所不計。第余甚懼。懼卿謂余不聞耳。旋聞有小童聲羣來。似以物投吾所歡。彼吻而貯諸懷。蓋誤爲余贈者。覘其倚窗佇立。映麗若希臘之美神。使時足以安余齒髮。必與談衷曲。惜乎彼去矣。猶頻頻停歌。回首視殆期。余密會於村首山麓林間乎。然則翌晚當華裝俟其至。卿乎。天苟稍假片刻。遲汝歸去。則今晚若何。究竟誠難逆料。

#### 第四節 史列門飽受損喪

如前所述。余與費君交誼日深。亟圖訂婚。約其今日午後並騎赴郊外餐罷。浣濯吾齒。忽失所在。急呼喀拉勒陶拉來前。詰問曰。余齒何往。二人曰。齒在汝口。余急曰。否否。汝等不知。二人覘余狀。乃曰。齒失去耶。曰。然。頃余蛻之。便失所在。遍覓室中。竟烏有。蓋余卸齒浣濯。既而赴後院取水。比返。則齒已失。曰。殆傾棄矣。曰。毋亂道。齒在盥。何能作不翼飛。室中無他人。惟汝二人。作擲彈嬉。必故藏戲。余且訟汝。納諸獄俾。

經年食粗食飲冷水。余敢斷爲汝二人之爲他人何能入室。吾定訟汝於警署。既轉言曰。姑赦汝。吾今外出。或於門間遇費君。費君約今日兩時來。偕余郊外試騎。必勿爽約。今兩時祇少十分。可恨余齒。聊無影蹤。令美觀掃地。汝等速尋覓。或墜匿僻處。苟能費君來前覓得者。獎絲衣一襲。彼密近窗隙。或貓銜去。或鄰童潛入院竊以玩弄。亦未可料。余向未經意。及此。彼齒值六十元。匪所易致。失余齒。余寧失余頭。匆遽間。門外車聲轆轤。亟禱曰。能不爲費君乎。旋憶彼得幼兒席甫。慣惡作劇。頻來窺刺。或卽所竊。急命陶拉馳往問之。又促喀拉勒曰。床下尋未。嗟。鐘鳴已兩下。余齒何在。齒何在。不覺潺然涕泗。被面盡洗。鉛華憤極。詈喀拉勒等曰。汝曹可憾。幾置余死地。此何事。敢與余爲戲。汝曹第觸余。後此察知。必報汝。必報汝。汝言罷。而車聲果止。門外方叩關。倉卒無可如何。思得一策。余佯病據床臥。蓋雖亟欲見彼。奈形狀駭怪。斷勿可見。臥訖。謂喀拉勒曰。往告費君。余暴病不能起。明日稍可。當試騎。時余裏向睡。勿敢回首。聞喀無聲。問陶拉曰。喀去乎。余面不可令人窺。見當伏枕底。少頃。喀拉勒返。余曰。汝來乎。費君何所云。喀述費言云。費以車止門外。不願空此行。願偕喀往。余叱之。不令偕去。喀乃不從。余言。方余言時。故戴帽立遠處。佯作不聞。令余莫可誰何。旣而翻然。竟去。度彼必聞余言。第彼狡甚。後此定有推諉耳。久之無聲。余問陶拉曰。喀費偕去乎。曰。然。余嘆曰。令余徒忿。忿彼倡。今日逍遙。余無能稍擊厥肘。言時。余手甫動。忽觸一物。驚呼曰。余齒乎。何竟在床。非余置此。卽彼輩戲我。可幸。今尙無恙。足爲余留。沒齒記念矣。彼倡等計去。里許。茲無他術。惟有製帽。自解好在齒已。覓得必可詰責費君。至喀拉勒幾欲殺之。此時又爲余極樂之候。而一思及喀費等事。便復恚怒欲癩也。



## 第五節 史列門精籌婚奩

失齒後。余情更急。一日天雨。淅淅灑灑。余窗因思晨間。即有人往來。亦莫辨誰何。決無主客。莫如置余事。閉門遐想。竊覘費君。戀余固專。顧尤冀其長。此不渝自天假。余手拯彼困厄。迄今已兩星期。彼情殊關屬。即妬余者。如沙雷梅田。亦不能笑余。夢想誠慤。若是猶不足恃。余意後此。可無事交接矣。彼向余乞婚六次。並騎郊遊兩次。而失齒之役。不與焉。日間遇余八次。夜十二次。詣禮拜堂。歸必偕余。並凡人必有所歡。而所歡或有父母兄妹。則竊疑其不專心志。余於費君。却不是慮第獲費君。便五千金。不余貴。費君亦愛余。甚。昨掖余下車。陰捥臂。余疑或有他故。矚其眼。方睨余。苟非所扶持。余腿慵。舉幾不能自及於門。彼眼莫可方物。其黑如絹。光若閃。時作美笑。余最服膺乎彼者。尤以其掬衷相示。似爲其父來。其父有田畝。去此可六里。偕余末次。騎赴郊外。曾相指示。乘車遭跌。亦正赴其處耳。彼預計擗當。可三四日。留嗣以事稽遲。非所先料。彼意甚不樂久居。曾語余不審。何日始克舍此歸去。舍此歸去。數字。正彼自述之。辭圓妙。莫倫。余方沉思未竟。忽喀拉勒來。余前容色羞暈。壓余絲帶。縳亂。余叱曰。汝胡事。惺忪。未見有兩星期內。變更若汝者。身首無片刻寧。計汝所事。余三刻鐘完成矣。茲無他望。第望汝曹速成業。即閉肆更名。俟費君構築父地。助以千金。並是屋。汝等速自振。能治所業。便以肆相賃。唯若願。余言至是。更憶一事。當急一辦。蓋自余張肆至今。皆爲他人製嫁衣裳。茲亦有自製之日。第尙有未了事。前製睡服。擬益領袖紗邊緣。其周睡帽。三益其縐褶。間絲絡。暨客冬所織細縑。更以綠絹製一袴。數事者畢。便從事婚服。顧何式之從。白綿爲質。低領褶腰。紅白緞絡。間其褶乎。抑取美色綢裁製。偶余帽。婚媾大事。殊費籌解。時雨更驟。聲淙淙。

不絕行人屏跡。獨見施德平手傘衝雨來。其妻倚門。詈定彼忘市物。或市不足。詈以破其吝。余早燭其妻驕奢。聞每星期三進乾貨。頻市糖日需牛乳。近磅密司克利姆送乳過余肆。選閱黑緞帽纓。余詢知之。浪耗若是。彼幼孤宜得所。第殊勿然。曩見施兒虞梅倚門外泣。不勝悽悲。余召之。啖以葛實糕。糖一枚。問何所悲。嗣母憐愛否。若不應。殆食盡始云。前母遺美球。今失却。彼卽不罄吐。余終疑爲啼飢。問其愛嗣母否。則云。愛其二十甫修兒。(英解名)問嗣母教作是言。不則錮汝幽室乎。彼似畏作答。忸怩云。或然。句余亦不知。嗣母錮余一次。時余過嬉戲。余聞心爲憾憾。與以枚餅。勿食携去。余意或嗣母恐暴厥。隱勿令久離。故虞梅歸之急。第施妻雖具城府。勿能以欺衆人者欺史列門。使施德平知其情。寧復何如。依窗攬觀。奇思迭出。而雨仍綿綿不休。費君勿能前來。密司克倫亦勿能取冠。窗格被洗。余恐浸透。命陶拉取巾掩之。以帶塞其罅。則見喬乃孫驅牛窗外。余指謂陶拉曰。試觀喬乃孫。雨驟若此。尙出驅牛。所戴草冠。已歷五稔。雨漱漱直淋其背。襯紅絨衫。長腿污泥中。幸哉。余未婚。彼方其父歿時。有銀三千地一區。余幾與訂婚約。汝知其概乎。今日思之。不覺可笑。此說卽與彼草帽有關。于時彼尙表表第腿。過長。坐立跳舞。都非所宜。似僅適踰垣播種二事。彼屬意姚華德姑娘。曲事修飾。盛傳二人且成婚。儕輩舉繩姚美。以余觀之。第眸清頰緋。他亦無足取。兩頤作靨。顰笑無間。時喬一日入余肆。卽手今草帽。小麥兩修甫兒。倩余以碧綾觀冠。裏外周綠色。闊絲絡。余允所囑。並延坐。彼喜甚。有頃。余笑問曰。聞君除愛弗拉史列門外。更有人爲觀帽裏其事當確。彼顏驟頰。且咳且言曰。余不知。余料無有天賜奇巧。姚適至。携帽囑加白邊。觀喬頰。顏余方笑。莫測所由。余顧姚曰。此無他。聞喬君眷一人。衆所洞知。彼堅不承。其實彼行婚盼維佳人。尙何痴戀。

## 第

## 九

## 集

喬急曰。余何痴。喬顏薄。不易洩懷抱。余因更指他事曰。君不痴甚善。盼維自興鐵道。投資者踵接。余亦入五十元。更百五十元。張余肆。今雖六百元。不與易。余且盡取存款。投資實業。喬曰。苟如是。汝必獲佳偶。言時手弄冠。俟命於姚。姚微睨。色似稍解。姚清貧等土耳其產。嘗遭喬黨罵。囑余飾帽。殊足恭。並乞明日往。爲母治衾褥。余笑曰。苟余獲往。甚願相助。顧克利姆先生父之新車。不相假。將焉往。余固窺姚必如命往。假克車。故故言余甚願往。二人去。目相向視。余覩而竊笑。盼維治衾。推余至。迅捷頗聞。姚於喬前毀余施朱粉。自賣艷麗。茲被召。當與搆難。翌日。喬先到。邀余偕往。余華裝俟車。至。故與喬歡譁。盡悉所祕。卽姚勿能若是。途次偕乘甚樂。抵老媪華德門。姚出導入。余低聲曰。否。今與彼離已遲。故令姚聞。若爲勿省也。者。喬色變。顧言既出。亦無如余何。姚顏作灰。白強與余談笑。時克已驅車他去。須食頃始來。午後余等治衾褥。姚似嫌工麤。特余與談笑。勿能勿稍委蛇。向晚。余緊隨姚所歡。形影不離。復曲繩。姚艷。姚喜。迨月夜。余與喬乘車便行。窺姚殆欲號泣。忍作歡笑。與喬別。喬乃噴噴。殊勿省。以此見余媚人之能。余雖女子。不字。顧所更者多矣。夫男女之情。卽一顰笑。當加揣度。庶飛絮沾泥。束縛自固耳。姚等後此何狀。余不了了。第聞稍冷淡。遂訛傳其破約。喬一日偶來余肆。余心躍躍欲與訂婚。轉念其腿過長。略無文人雅致。廢然遂止。以較今之費君。蓋勿如遠甚。迨喬繼來市鮮帶。告余兩星期內。且與姚婚。余亦遂曲意懇懇。且云。姚母似將依汝。姚必俯順。未稍作阻遏語。與喬談亦極持重。此卽前事。至今述之。密司克林姆猶爲嘆悔。寧知姚今育兩兒。且農事殊忙。冗遠不若余未婚之希望無窮耳。言次。睡服睡帽等已竣工。方謀治婚服。不審若何華美。始稱心意。呼問喀拉勒與陶拉曰。余治婚服。汝曹謂何質佳。白綿抑珠光絹。甚哉。女子於選。

擇婚妝其愉快誠不可方物。白綿映面。幕珠光。絹偶余冠。均美觀。汝曹以何爲尤稱。

第六節 敗緜蒙窗(譬語也)

余情思脉脉。昨晚擬與費君訂婚。特遣喀拉勒陶拉二人歸寢。故至今晨十時猶未返肆。此爲初次破格。緣與費君談話。不欲爲彼輩竊聽耳。孰料余計大左。費君竟不來。默候踰十鐘。心葉振振。有聲。雖曾有人叩闥。乃可厭。彼得史以小兒疝氣向余乞薄荷。余似爲彼看護婦者。忍與窵窮。始去。窮思費君何事羈絆。盡余之識。百思不得其故。初何料梗難。至是第此事自費外。不令一人知之。余自壯年至於今茲。婚事之敗。已非一次。中心所苦。迄未爲人一道。特前此固非甚愛若費君者。殆勿至是躊思。正殷間。費君有靴在室。忽作聲。憂余血驟湧。若彼已來。粲然揖余言。密司史列門安乎。其情脉脉。不禁魂與不復。能掇椅。余固愛其玉樹臨風。彼卽窶人子。或帮匪或購緝之政治犯。或遭斥之叛宗子。余猶願婚彼。終身業帽業較伴。他守財虜。爲得少頃。假寐得一夢。奇離恍惚。殆象由心生。令余冥索可兩時許。余似二十或二十二歲。髮齒復生。似爲墨西哥人女。從一婢乘駿馬過山坡。暴客突起。邀余與敵。不勝。婢遭擒縛。樹上。余無援。被執入穴。啓視大駭。室皇所掠金珠四布。匪首長踞。余前乞握掌。允婚。則余無害。比余目之。卽費君大喜。過望及甦。乃悲甚。依舊余肆。余冠並余招隨風搖曳。良辰美景。瞬息全非。殊無佳兆。因念業帽非久計。費君今能偕余遁。當立治裝。取存金。遲且遭鬼妬。且盼維非無女子。誘余所歡。余早嚴爲防範。嘗向費言。余有產三倍於肆。彼方困。聞是似稍羈縻。然終望其婚意早定。諺云。樹有二羽。勿如手。有其一所望乎。費君者。早入余手耳。余興良久。喀拉勒輩尙勿來。令人氣忿。苟再不至。決無赦。今日星期一。逾十鐘。尙不上工。



踰越規矩。誠長而愈自放任。余需彼助。不過爾時。麥桿帽八事。乃尙置漂白桶內。是新帽。余禮拜六。因借費君他出。致未卒工。彼數孩帽。亦須緣邊。均待彼輩舉事。余無暇兼顧。今惟先余所急。睡衣宜綴帶。恐旦夕見取。繼思費君少頃。或來謝失約。則彼輩遲到。亦得第尙無影兆。當窮目力偵察。喀拉勒近愈驕慢。星期六夜。向余市翹羽鵝絨冠。自探囊橐。頗訝彼胡辦。此使非爲人謀。寧勿過奢。余爲言。鵝絨冠於彼。况勿稱彼傲然自許。能辦且云易。遂冠而窺鏡。問陶拉美否。彼蓄意得美冠。益彰美貌。令人妬忿。時費君方叩關入。彼顏驟赤。翩然向費君。問所擇若何。余恚甚。幾抉其眼。彼容色姣麗。令余勃勃。怒乃設策。令往計工資。償冠值。彼一星期入。祇兩元。冠九元值。且猶須羊毛肩披爲配也。時已十一鐘。心愈焦灼。更逾五分鐘。不至定舍帽赴。彼居告陶拉母。後此不嚴拘束。卽謝誨教。轉念間。忽遙見一人來。訝曰。陶拉歸乎。初頗糶糊。漸行漸似。旣而行近。果陶拉。踽步蹣跚。若送喪客。勿見有喀拉勒。陶拉手持不審何物。遲來若是。殊堪疑詫。

## 第七節 惡聞破夢

陶拉入肆。余曰。汝來乎。胡稽延至是。當有事。尼汝致曠爾工。喀拉勒何往。病乎。陶拉笑而不言。余曰。何事吃吃。陶拉勿應。余怒曰。毋笑。速陳其故。彼始期。言喀拉勒已於今晨九時。婚費君。囑其轉乞恕。喀廢業。脫有損失。令費君償之。並携贈余婚片。婚糕。余聞怒不可遏。恚曰。誓勿相恕。汝寧料余肯恕乎。糕片速投諸市。余將訟二人。其女也以欠業期。其男也背余誓。余必禍之。令破婚。忍哉。彼貪狼狡詐。驕奢之徒。嘻。速畀。余樟油。余氣且絕！且！絕畀！樟油！油。陶拉驚啼。以樟油來。有頃。余始能聲曰。今似稍可。速退。毋

僞悲給余。余今思之。此狡舉。汝亦與有力焉。余誤矣。育虺蛇於室。三載視若妹。盡余技。教授俾能自立。乃所以酬余勞者。婚不告余。知彼棄所庇而從人。其人又非素稔。安知其室無大妻。若伯里罕之喬裝少年乎。然余視其如是。彼淫婢固應食此報。陶拉屏息傍立。余曰。汝胡勿言。得非謂貧若彼女。謀諸費君。亦屬人情之當。且視爲得計。歟。卽非汝。孰不以費君爲可妻。第寧不見一月前告白。彼似確爲贗造。紙幣之逸犯。或懸緝之博徒。奸商庸可以貌取人耶。汝母亦嘗函致費盛。稱其瀏亮。慰哉。汝母乃似爲人撮合。山殆必詔喀拉勒欺余者。速歸告爾母。余已悉燭汝輩之心。汝亦毋再履余闕。余受刁婢給已足。勿假惺惺作態。速持進業券歸去。余寧獨居。謝尊擾去矣。母注視爾物。當車致爾。祇合如未受業時。從母浣濯耳。陶拉欲言。余趨之行。曰。母多言。余勿願聞也。陶拉旣去。余獨坐忿恨。殆似構居砂磧屋。擢而併瘞。余心者。余不曾云。手一羽。勝林蓄其二乎。蓋自詡爲費妻已久。今大出所料。必勿往。仇苟力能及。決相報。寧棄五千元。涉訟迫彼妻。喀拉勒自供厥失。噫。彼妻乎。余懵懵夢想此席已久。誠可悔恨。以此觀之。彼尙遜施德。平遠甚。余過矣。余過矣。屢遭雇棄。自分復何他望。當斬情魔。獨居終身。棄余髮。使非飲食。且併鬻余齒。余方涕泣。偶對鏡。不覺粉痕條條。被面怪象。此儼前此夙。未經見。令余心冷。殆受欺甚矣。計余自求鳳。迄今已二十年。若老嫗之求睡帽。終不可得。然未至不幸。至於此極也。爰書曰。

愍余初生 實命不猶

已謝紛華 復及置罟

又書曰 水將枯兮波寂 雷忽動而車行

愛心。測以感發。迺羽豐而遠颺。

今日且謝客。扃門。鏤垂窗簾。去余帽。若齒鬆帶。裙入寢室。一暢涕泣。

第八節 施夫人開筵宴客

喀與陶均去。余一人獨理帽肆。殊無聊賴。忽彼得夫人來視余。余曰：彼得夫人近狀何若？自汝產後。甚欲相探問。別來且七星期。汝今始訪鄰右。可怖前產佳兒時。病狀危劇。幾令彼得君以孤兒授人育。彼得問余興居。余謝之。且曰：乏善足陳。學徒無恥。更復他事。益余愁恨。五中粟六。終日眉鎖。蓋自喀拉勒背余至。是容顏憔悴。自視幾如三十許人。曩且數日不語。鬱鬱迄於今。使非施德平之妻。見邀茶酌。麵乳亦勿思染指也。施妻邀汝。汝往乎？彼云：未往。余訝曰：異哉！胡勿邀汝？彼處別無他事。是矣。是矣。自彼來此。汝卽病頹唐。未往投訪。殆謂汝猶病。未克與酌耳。彼來自小村落。尤遜盼維。當不解傲慢。余雅不喜宴會。第久未問津。且又無聊。頗思一擴眼界。藉廣聞見。盼維頗多奇才。生理學。識。率得諸交際。余亦倣法。其間覺頗有得。豁然會貫。吾儕適當求學之年。尤貴學不間斷。汝倘以爲然乎？科學所發明。日新月盛。若人相學。電氣學。並駕齊驅。尙莫審孰先達的。磁石學。昌明已莫與京。天文學。自彗星閃爍。天空授學者。以實地研究。余生竄陋。未足語河海之廣。第賦性所向。未克輒廢。用頗樂附施德平茶會。前此余曾往一次。頗多笑談。足爲爾破岑寂。時余盛炫衣飾。今施妻知盼維富庶。座客見者。均爲動容。余去甚早。客皆未集。僅克倫密司。午後一鐘已蒞會。談次復問之曰：見施妻乎？面若蘋菓。身似團栗。形殊惡劣。衣黃色。外衣綿領窄袖。人皆譏其僞。示節儉。苟舉村盡稔。其浪耗。施君所入。不惜如水。施之前妻。自飯乳酪。以牛脯餉夫。若子。今彼每

星期乃需牛乳六磅。余不省施君胡遂懾服。彼待前妻甚強毅。今頓反。若是可怪也。茲且勿表。更述余赴彼居時到者。止一克倫夫人。施妻見余和悅逾恆。且曰。聞史列門密司。素善余夫。余請得附交。未諳談未幾。彼復起言。賓客且臨。恕先往備餌。乳余頗思一觀。彼廚頭狀況。即云。乞恕冒瀆。願得襄助。乃留克倫於室。相將入廚下。窗櫺垢污。貨物無秩序。殆夙未經人部署爲之主者。亦未始知有秩序二字。復覩菜物均已陳設。余請爲移諸桌。彼方調麵包。望見余似勿謂然。顧難相却。即亦稱謝。余方移桃蜜二盤。因言曰。以是製蘇打麵包。至簡捷。彼曰。蘇打麵包。余習之久。頗堪自誇。百無一失。施君滋喜其蜜味。時菓物已移盡。余方移塊糕。答曰。若汝之爲。固堪自許。忽門外有叩聲。施妻正量粉乳出。調粉以酒入。蘇打於乳。曰。俟行入火烤。再事捲轆。言次解圍布。匆匆邀余出視。余擬置牛酪於盤。稍遲行。頓生小計。彼得乎。脫能勿洩。諸人當相告其事。頗足曠余。出諸戲弄。非有惡意。汝當知之。矧余與施妻夙無嫌隙。寧遂加害。緣彼自誇能製麵包。思稍有以殺其傲。潛入貨室。竊蘇打一匙入前調之。乳中轉身。即出若無事者。至休息室。時牧師薛琴夫人入。仍衣紫色衣。第以黑絨飾肩袖。余夙注意。彼準維時尤甚。彼準似更銳。以巨令人厭惡。足証彼之喜與人事。余固有疵病。第終勿若彼之甚。滋可疑者。溫厚若薛琴牧師。竟能與其諂媚之夫人久共無間言。殆以其於教會與縫紉會中有所闡發耶。若是彼準雖非美相。頗能作爲。其於爲牧師妻。免乎允矣。彼與余勿合。余嘗以綢緞易針氈。彼覩而嗤焉。彼此未一抱腰接吻。即此一端。可見吾儕狀況。彼得乎。今時世風日墮。常有相交甚歡。轉背即誹語紛騰。將奈何。時余與薛卒未交一語。既而客來漸多。有坡姓學生姊妹。非力史打暨非力史鼎。拿絕相似。笑則皆笑。若並帶牡丹。皆紅絨衣。黑巾圍頸。針玉針捲髮。四

緒前被面後覆背。皆曰密司施德平。近好同時發言。聲韻俱侔。皆脫帽致敬。並坐沙發。余竊訝彼二女舉動。皆並後此寧。能並事一夫。少頃貴紳威爾屯夫人來。體肥而貌溫。頸巾若飛虹。面巨以赤。似旭日。徧禮



威居。率得呵庇。其溫恭殆過當。無抉擇余於若而人。不敢讚揚。余雖未必盡善。顧抉擇頗堪。自許即謀我者。亦未如余何。又拔鈎夫人妝飾怪異。亦所罕觀。其時余亦勉與爲禮。彼極意修飾。緣姚泰來先生時將

座客。絮絮問人父母兄妹。聞病則憂戚。爲籌方略。見鄰女愛梅林病咳。刺刺問慰。囑明日往取肺病藥水藥質。聞散勒外祖患瘋濕。殊憐憫。最後與克倫並坐。問病况終始。蓋克倫自客冬失足墮冰。筋轉於膝。迄昨胃納未復。溫恭如威爾屯夫人。得未曾有。於人有求必應。往往至受給乞。丐踵門。勿問善惡。必有給。未嘗厲聲呵斥。好信人言。獨於毀語則否。戚串數輩。行咸卑劣。依



蒞止。月日閨秀。彼所衣服。汝見之當失笑。戴玫瑰花圈一。又銀花圈一。繞頸繫長藍帕。膚甚黑。藍色亦非。稱其狀短而肥。裙腰大小。乃與余等衣。荳綠衣領高於頸。且絲帶緣邊幾同縊鬼橘色。細絡暨絲邊徧飾。前胸紅紬緣袖。方自謂美觀。苟余作是飾者。毋寧自殺。座客更有孀婦。未爾蓀談吐異常。大有琵琶別抱之意。其夫死才三載。生時爲人溫厚。頗暱未。未無他長。惟愁跳若小兒。令彼夫復起。黃泉當悔其誤。其夫在日。未嘗白衣捲髮。四垂其頸。坐夫膝。儼若處子。夫逝盡遺所有。供未衣食。未今見異思遷。忘情故夫。然其表面自夫歿後。久絕游覽。非宴會固不常外出。驟視且嘆。節操噫。使汝爾時邂逅。當窺其真相。彼沉靜若乳。貓衣黑。衣益顯頸白。傍牧師婦坐。不發一言。迨將晚餐。男賓悉蒞止。乃驟發若雨。霽朝陽。汝寧料爲何事。蓋適威爾屯記室。哈得連先生入。余過與交談。未自室隅望見。馳至哈前。偕坐沙發。竊竊作私語。令傍座勿能攙一言。哈本鰥居。貌文雅。聞其才調。亦盼維傑出。未孀居與莫逆。殊非正當。余正謀設計。擾其談話。俾哈君見盼維女子。如未者正多。適施妻至門首。聲言茶席齊備。瞥見施狀焦灼。知余計已行。其夫窺其乘輿而去。今忽怏怏。亦頗滋疑。比吾僂入餐室就席。其夫舉麵包盤徧敬座客。驟覩麵包狀。驚問妻。妻羞無地。初次宴客。且客均未稔。察其驚悸。幾聲號。蓋麵包都作綠色。紋理若鮮草。惡氣過炭。酸令人退避。不遑施妻顫聲自言。此何故。向未如是。麵包殆不能食。客當另覓麵糕。威爾屯夫人慰之曰。少年有誤。固所時靚。且汝麵糕絕佳。請取至。其勿喪爾。失其夫率爾曰。彼製麵包向未有誤。妻曰。余百思不得其故。乳粉均經度量。適合其分。然則過慎之誤歟。余微窺其可憐狀。不復能忍。笑曰。此事弗值更談。吾僂向食蠹食。勿善製麵包。未克以此餉客。施君今得良庖。人爲中饋。飲食自應特異。施德平夫人或未逢良辰。余

意稍遲。試作當復佳。彼得乎。余作此言。施妻默默良久。竊恐其誤爲衷談。實則余正匿笑其痴。且余座傍。哈君專意籠絡。亦始終未暇。他顧耳。既散席。正擬引哈君來。余肆顧方初交。未能善謀。正啓步。哈已失所。在爲羣嫖攢聚談笑。孱孱一弱女子。如余者何能與抗。余亦非無疵謬。顧狡詐斷余所不能。若嫖婦者。真乃無恥之尤。言罷。又邀其附會。曰。汝不往者。余殊無興。且施妻邀汝。便辭不往。彼必續邀也。少間。彼得興辭。余曰。更來請携嬰兒。余最愛嬰兒。於令媛尤甚。蓋呱呱者原可人耳。

### 第九節 利眼蛛佈網待蠅

余誘費君不成。嗣於施德平廬見哈君。殊可心意。第哈與未爾蓀莫逆。令人羨妬。一日。見未爾蓀過窗。前素服。章身其貌。乃修飾若處子。苟不覲。面尙勿信爲未也。竊訝其今晨何出之早。殆之雜貨肆市裝物耶。彼方經營再醮。寧能勿以此爲務。既而過肆。勿入。余更心疑。自簾隙窺之。究何往。未乃直入威爾屯公廬。度其決無要幹。余既偵知其蹤跡。竊幸肆窗窺遠。能及橫路。使非有此竟畧。無所見。旋憶威君半時前驅車他去。未苟探知。當卽返。余作此想。猶以君子待未。意彼嫖雌。威廬哈君亦鰥夫。鰥夫寡婦。卽有事亦勿宜久處。矧彼決無事乎。乃俟之良久。彼竟不返。定已知威他去。與哈君長談矣。時方九鐘半。決於窗下針紉。暇未耽延。幾久始出。頓憶自喀拉勒去後。久疏女紅。頗擬招陶拉歸肆。聞彼且應非畸。苟與爲仇。必盡洩吾祕。不如阻其去。況自非畸來。盼維便張肆敵。余胡可齎寇以糧。今夕當訪陶拉母。告以勿念前事。陶拉苟俯順者。便許復業。陶拉頗易與。料其必欣然來。實則盼維閨秀。推彼溫柔。可親脫非彼襄助。余一人掌此肆。亦非易易。且余自獲交哈君。憾彼之心。亦漸殺滅。喀拉勒與費君。或者並非佳偶。亦未可知。何

事苦念費。雖絕美第。猶勿若哈君。端重此後希望。正未可謂遂失敗耳。鐘鳴十時。未媼猶未出威厲。殆必有所媚惑。他事斷勿稽延。至是凝盼間。忽見培而墩夫人來。殆以取帽緣第。祝其速去。俾余守此。視未所惑爲誰。何時始出。少焉培而墩入。余問曰。邇安乎。汝來定取帽緣。業早裹諸紙。僅值五角。今晨忙迫甚。夙未經此况味。汝殆知余學徒盡去。際此貿易興盛。所恃余十指。乞恕未克多談。蓋注目余指。不暇兼顧。余曰。此星期六夜。須出定貨七事。寧勿匆遽。然汝儘請坐。第恕余針紉耳。培聞言興辭。余曰。竟去乎。無已。乞再臨時。十鐘逾十七分。度未爾。孫弗料此間有人。窺刺行蹤。猶謂素服足欺人。寧知奸宄叵測。終必流露者乎。既而十時逾二十分。思之益覺羞赧。少頃逾二十三分。猶勿見彼影外。出自二十三分而二十七分而三十分。鐘戛然鳴。彼始姍姍來。不審彼伶仃媼婦。與未室少年何事。嘖嘖至一小時半之久。彼固樂矣。余則如之何。余夙闊浮言。事無確據。不信。今乃目擊而時計之。寧非鑿鑿。彼方躑躅前行。貌若無事者。此可以欺人。寧可以欺史列門。未哈問事。余細忖度。定無或誤。未欲獲哈。託名訪威以避耳目。厥罪真莫道。彼業有夫。此席合讓。諸人余必干與之。寧砍余頭。一星期後。當令知警畏。盼維以姦敗者。前鑒不遠。彼已婚之媼。雌不知自飭。受害亦所允當。余必蓄心從事。培而墩去方未幾。遙見革林夫人又來。村中推彼準最高。彼入余門。其準常先入。如詩人言。機事未來。影先兆。大可詠革之準。余甚畏其人。所談多掃興。準氣臭惡。去豕鼻特。一間彼荷來。當阻其瑣談。向探未事。或有所聞。寧非不勞而得。更少時。革林果到。余呼曰。革林。汝來乎。請坐。汝吾至交。亟欲相見。第近忙甚。久未閱報章。汝交游廣。必有所得。吾儕當作片刻談。適汝來。曾否邂逅未爾。孫彼才出自威厲。威已他出。未乃留一上午。殆與哈君有密談歟。革林曰。彼或有他

事。余。殊。不。信。曰。彼。寧。能。有。事。夫。孀。居。而。與。少。年。接。往。往。以。有。事。爲。媒。設。吾。與。汝。卽。有。事。謁。哈。君。至。二。時。之。久。亦。難。爲。人。道。若。未。吾。不。謂。其。無。事。苟。無。藉。口。胡。能。遂。與。哈。君。刺。刺。不。休。耶。彼。默。然。余。患。其。訐。余。嫉。妬。因。曰。吾。非。惡。未。而。云。云。余。實。無。此。意。汝。毋。疑。念。未。固。余。老。友。卽。有。不。慎。亦。當。爲。隱。祕。萬。乞。勿。宣。余。言。殊。瑣。瑣。笑。人。違。論。未。卽。他。人。有。醜。事。余。亦。惡。道。之。也。彼。欲。辭。去。余。佯。留。之。曰。胡。勿。再。坐。余。頗。願。長。談。何。亟。行。乎。然。則。萬。勿。述。所。談。余。故。重。汝。輒。調。言。無。忌。耳。

## 第十節 史列門允諧覆新聞

誘。哈。尙。未。如。願。而。余。又。遇。意。外。緣。時。陶。拉。復。來。余。肆。方。手。新。聞。紙。一。頁。余。覘。之。曰。是。爲。薄。思。墩。新。聞。頃。密。司。泰。忒。爾。裹。帽。來。登。載。頗。富。或。有。如。詩。人。Longfellow之。篇。什。當。割。之。粘。於。雜。記。余。取。閱。之。詩。什。頗。夥。有。謔。而。多。致。者。直。似。余。作。不。覺。起。敬。令。有。天。各。一。方。之。嘆。苟。與。作。者。相。遇。後。此。史。列。門。之。建。樹。寧。能。終。於。帽。業。耶。詩。什。之。後。爲。暗。殺。逃。亡。欄。又。後。載。婚。喪。事。雖。不。識。其。人。頗。增。惻。怛。最。後。乃。告。白。欄。閱。之。忽。如。暗。室。放。光。載。曰。

『婚。姻。介。紹。 某。少。年。岡。伯。列。校。插。班。生。習。法。科。願。婚。閨。秀。須。少。艾。婉。順。毋。貧。醜。柔。情。濃。意。能。得。良。人。歡。者。爲。佳。尤。願。能。詩。詩。不。求。鏗。鏘。敏。捷。告。白。者。備。人。研。問。登。數。則。其。人。年。富。力。強。發。奮。有。爲。』最近。舉。辦。數。事。卽。可。概。見。』多。才。藝。』人。稱。爲。法。學。奇。才。』體。貌。秀。美。鬚。齊。整。狀。尤。溫。雅。願。答。此。告。白。者。當。具。資。三。千。元。以。少。許。備。償。告。白。者。校。內。虧。欠。餘。於。郭。外。小。事。構。築。竹。籬。茅。舍。行。見。機。括。盡。除。而。受。良。人。之。無。窮。溫。卹。回。玉。乞。附。郵。票。寄。麻。沙。徐。散。脫。村。岡。伯。列。校。安。得。尼。』

閱罷命陶拉燃燈竊思今晚必答告白何幸得此新聞積想所不獲者竟漸如願自視於所求綦合卽不甚少艾華余朱粉髮練彼自目眩所述性格如爲余寫厚情濃意竊敢自誇方薛琴公厲集會諸閨秀極妍盡致猶然遜余一籌至校內虧負必烟燭資料不逾二十元顧勿樂籌償耳華年若余合得檀郎爲諧每一思及心旌驟搖凡余所欲得於少年者盡如彼述且每羨岡伯列校生勇捷尤喜無背初願此際苟勿竭資綢繆則二十年劬勞所獲復將焉事所云竹籬茅舍令余復增遐想使屋周蒔玫瑰金草之類余休其中遲余夫歸餐安得尼君油然來余迎門自花間望見其鬚影此景果真豈不快哉竊患安君不余愛第彼貧甚父已與絕父歿始能獲產而余有資則雖年逾二十或猶能見愛彼一旦入余彀中愛弗拉史列門者殫心智以馴柔其性彼得染指余囊橐亦將若黃口之戀母耳思之又色喜曰必如是從事時已八鐘半則命陶拉往睡且曰余有寫作俟脫髮獨居較便思索陶拉歡然而去余不覺失笑彼小妮子蓋尙不知余意吃吃嘻笑使余非欲致安函尙挾彼一時工作也時萬籟俱寂明月在戶子然余一人退髮寬帶愈涉幻想余擬先稿後謄庶幾完美然將何以稱謂曰親愛之先生 Dear Sir 乎人盡以此稱殊乏雅致曰余至愛之安君 My dearest Adonis 乎此似稍佳較前有勁更索之曰余形睽神接之安君 Unknown but Admired A 余形睽志同之安君 unknwn but Congenial A 余形睽身許之安君 Unknown but Knitted A 是三者其殿最允貼因書曰

『余形睽身許之安君乎讀薄思墩新聞得君告白心旌搖搖令余勿能自持情海偷渡其樂無涯不覺紅潮飛越雙鬢添嬌若詩人培龍之言「運數不猶人」余常引爲自慰彼固余神交倘亦君之



神交乎君雖無言。余料其誠然何也。覘君告白實余之心契。以此推而知矣。然乎否乎。雖然是運數也。猶恃吾二人之相得益彰。吾與君雖未謀面。恍乎若既爲促膝之談。而余之熱忱。時徜徉於君左右。嗟乎安君。諒余痴情清白貞操爲君掃地矣。凡余所言天地神明實共鑒之。更有妄談乞君勿罪。蓋余蘊想所結。若嘗共君出入。苟非實事。豈在夢中乎。君所陳述正余拳拳以爲美少年者。竊不自揣陋劣。亦頗謂能鑿君求余。今年二十有五。長於君之所稱少艾者無幾。而初未率試余情珍藏以待英俊之價。求樂於詞林情海之天。于茲蓋數年矣。口未嘗與人吻接鄰牆。惡少鴻溝攸分。至攬鏡自窺。雖遜嬌施之色。而敏乎其容。佐厥捲焉。天成長髮於冰霜凜冽之中。極嫵媚窈窕之致。頰映紅桃。眸澄碧水。饒舌者流。至以灰眼見稱。謂余不信。請証諸其詩。詩曰：「彼眸之灰乎。猶乳羽之輝輝乎。」一身首若余不敢必君之勿。余愛也。余尤能詩。咸俱濶大綺麗之慨。雖雅不欲以騷客稱。雄而感懷。所至無能自己。客夏月夜。偶得詠月一首。傳誦且徧。盼維余性溫和柔雅。絕不似儕輩之嘵嘵少年。若吾與汝其習尚。殆無殊特。余有資三千元。等汝所求。雖非現金。取用唯余。意屋數椽。地一區。當城市之中。得先售去。更有帽肆。並羅維銀行一千金。以余覘之。吾二人當相投契。君校中有不虞之欠。負度雖小。數似無庸盡償。至於竹籬茅舍。實獲我心。當悉售盼。維產經營。菟裘於薄思墩叢蔭之中。其地余常徘徊。至流連忘返也。余心躍躍。君想亦同此情。速謀把晤。余則時過君居。何時何地。能圖初次晤談。乞君從速。無任翹瞻。汝心許妻愛弗拉史列門具。

再附上郵票三枚。

再君來此。倘需飲助。乞示勿謙。  
再愛弗拉荷勿獲玉音終無寧日。』

第十一節 史列門觸情談舊遇

余致書後。專俟復音。針綴盡委陶拉。會陶拉竊瞰窗外稍久。余責之曰。更勿離此。當命爾製慕幕。之非專責汝。余自律尤嚴。陶拉似欲言。余曰。汝欲言者。當慎審擇。余所必欲窺窗者。探視主客。可以籌應對。汝則無須是耳。陶拉涕泣。余曰。奇哉。蕞爾事。何煩涕泣。余心有事不暇與汝勃谿。天行大雨。彼接水管。宜預置巨盆上。備輸清水。陶拉問何盆。曰。卽彼盆。余自薄思墩城中購得者。余無意間道及城中事。不覺陳思陡作。便謂陶拉曰。城景之紛縟。余不已告爾乎。余前赴薄思町市帽質。曾與一會。歸時似盡告汝。其事可笑。可嘆。卽如培龍所言。一彼在天之萬物。更繁于人間。夢想。一其實余於是事。初未夢想。余販帽質之居。主婦譚披氏。一溫柔善飾之女子。前此余往。頗蒙殷禮。事畢。爲余言。卽晚赴第十一次球會。彼入場券尙有餘。余苟願往。當相偕。竊度此何機緣。令得與濟濟貴官交接。不覺血海潮湧。轉念將何衣飾。心又驟冷。第機會千金難得。寧肯失之。交臂汝須知其時。余未稔安君。故念念獲金龜壻。益余境遇。因告譚曰。余未携得華服。初不料薄思町有會事。此灰羊裘。旅行所服。雖極願觀光。顧無以章身。徒荷荷耳。曰。衣服有無固無妨。曰。余在盼維。未嘗以此狀與會。且奈何。譚笑曰。余固非喜爾作此狀。汝知賃衣者乎。付五金。得任所擇。余常以是華吾妝。汝試留意。彼賃得者。衣服縱麗都。不能無更換也。余方自訝。製一白飾綿紗服。業御五十……三年。迄未更換。尙未及作答。譚又曰。余行示汝賃衣地址。俾往選擇。作小扎爲汝介紹。告以

何如人爾。雖作客來。當亦見信。第宜擇貴品。無過綺靡。言次。草草作書。授余曰。宜速往。婦女與球會者。衆。遲恐賃罄也。余經指告乘何汽車。立持函往。逕乘赴其處。比余下。見某屋颺一招曰。女衣待賃。卽持往。掣鈴。被導入廳事。登樓抵一精舍。一婦出迎。與以譚函。甚喜。少頃曰。適尊用者。恐均賃去矣。周察余體。似觀金寶。頃之復曰。止餘幼女衣服。無婦人者。奈何。余驚曰。婦人乎。謝尊意。余無需此物。汝以余爲已婚。殆誤矣。服愈華美。愈適。余用言時。聲色俱厲。彼婦應曰。如是甚佳。余願示姑娘。以華服。卽轉向衣架。底大屨。取衣良久。余覩其兩肩。翕張耳。赤於火。審知爲訕笑。嗣出一衣。鈎架上。美而適。余身。余覩狂喜。亟欲試著。其衣以白色細紗製成。緣邊所飾。團團作羊毛狀。華年若余。正宜此華服。其袖短若幼女。周體織赤色玫瑰。使余衣此視之。定不逾十七八齡。遂付五金。囑送至余所。更視他服。大半絲緞鵝絨。有灰藍色絲製一襲。尤綺麗。均賃定待送。第終不若余服美。遂辭出。更市玫瑰花紗帶。與衣色相掩映。意雖稍耗。余資持歸。尙可爲帽緣。卽不然。今夕與此盛舉。亦勿能更事計較。當夕。譚命一巨車。速余偕乘。前座一美少年。譚爲余介紹。少年談吐溫和。譚見之。似漸不樂。比抵會所。余脫雨衣帽。華服驟露。譚囁嚅自言曰。奇——奇。此何觀。復顧余曰。汝胡不能賃上品絲緞服。言次。卽以巾掩吻。作笑。余答曰。余固喜此。汝勿謂然乎。譚曰。然。然。史列門。汝行大受人賞鑒。察其狀。頗怏怏。故與余隔絕。迨入總門。竟遙向前行。其意益顯。余與譚不合。自此遂日深。該晚本擬教以盼維習俗。蓋盼維習俗。頗堪與法國貴婦揖讓。至此乃作罷。陶拉。汝更欲聞當晚奇遇乎。余被約跳舞者。計二十有七次。均貴紳。藹然就余。場中婦女。攢目集身。妬之幾欲啖食。彼輩雖艷裝。終勿甚美。察所衣服。均余晨間店中所覩。灰藍服則白帶深綠。則黑帶餘如炒米色。暨黑鵝絨等均

在會尤以歌舞者爲多。陶拉汝試思之。區區五元。任爾所至。足誇人以三百元值。余本旅客。未携服裝。尙足自恕。若彼衆婦。寧勿覩顏。陶拉乎。汝苟長與余埒。無需二三年。當自了然於俗。尙之虛靡。格言云。外觀乃給人之首惡。卽彼衆婦之謂矣。噫。該晚之樂。莫與倫比。濟濟貴官。舉以得余握手跳舞爲榮。某少年軍尉。不過二十齡。惑余甚。余固亦喜之。彼此跳舞。亘四小時。尉凝視余舞。並余衣若帶。不稍瞬。問家何處。告之。尉曰。余亦頗喜鄉居。問年幾何。乞其試猜。尉猜以十七齡。余驟然曰。君胡太愁。賤齒已二十有三矣。尉曰。余固勿料。并亦不能信耳。時余所望於尉者。或卽向余乞婚。詎料有人呼之去。旋衆影撩亂。覓之遂不得。迄今思之。天之所以使余失之者。正爲余交歡安君地耳。安君固余至契。言畢。復自聲曰。余至契！余至契！不審若何。始能寫余蘊。余談論津津。而陶拉不答。覘之已入睡。鄉叱曰。蠢牛速甦。往他室。

第十二節 史列門流言遭控

余方牢籠安君。而哈君一日亦來。余舍竊喜。機緣何多。迎問哈君曰。邇時興居若何。請入坐談。今日何日。乃獲貴人降臨。孟冬氣候佳爽。蒼天欲滴。猶憶夏時風日。爭媚盼維。詩人頗多佳什。哈君方脫帽。余馳接之。哈謙讓。余曰。無妨。無妨。君意茲村佳否。度君定久寓是間。村衆殊和悅。易與。余願君之久居。與君長處。頗頗惜別。且尊性亦滋率直。與威君久伴。當益得哈。乃曰。此來有要語。問何要語。則曰。未爾。孫之事。余驚審曰。噫。噫。彼一婦女。未必有何等事。要託辭耳。然究何語。極願聞之。哈侃侃曰。汝蜚語密司。未爾。孫彼將控汝。余且爲之助。余聞愧懼交并。作恚怒狀。曰。君一彬彬丈夫。寧勿自羞。與余伶仃女子。爲仇。君云。蜚語。余向未一言。及未。句向未一言。句疇能證。余蜚語。彼要償幾何。損失非千金乎。甚佳。余願償千金。第能證。

實其事。疇爲證人。余何言。何時言之。一指證。余決無悔。第先述之。彼究控何語。憑何據。哈曰。汝譏其狡詐。無恥業已。舉村皆知。彼不勝忿。忿曰。唯卽如是。試述何言。曰。汝謗其每晨與余聚談。良久如是。三日余



面斥余過。然余有言。革旣首禍。當負責。所指不實。償余千金。緣帽業壓。攔損失無算耳。休矣。哈君。汝來誠可笑。言時適革林門外過。遂謂哈曰。何如。革竟勿入。似甚畏觀余。余當呼之。趨出呼曰。革林！革林！革林！

曰。密司革林告未爾。蘇革立誓爲汝之言。余怒應曰。余之言耶。愛弗拉史列門自居此村。不知以惡語傷人。革林殊非可靠。卽未姓名。余未嘗向彼一道。況村人爲衆。敬禮便有論議。亦不外其善行者。厥惟未村中人。余便有蜚語。亦不告之者。厥惟革而汝與未。又風馬牛之各不相及。斟情度理。寧有是說。余定探革與質。余苟蜚語。狠戾若革。必能



聞聲折入。余迎問曰：汝謂余蜚語未爾。孫乎。革勿聲。余曰：惡母諱。汝嫁禍於余。哈君業在此。需汝爲證。請速承。余究何言。蜚未。汝云：余告汝每晨。覘未自哈處出。磨續三次乎。吁。革林更爲此言。當抉眸子。去汝寧勿審。此非可以亂道。余覘革無言。聲色轉厲。哈君見勢洶洶。來相勸止。余呼曰：勿與汝事。余行唾其面。哈懼。轉責革媚。余曰：唯唯。誠然是。雖不確。特令余不堪忍受耳。哈欲行。余轉留之。令觀吾儕究詰。因顧革林曰：汝謂余謗未。慣晨起。瞰威他出。卽入哈君私室。敢誓爲余之言否。革大窘。乃曰：汝云某晨見未。謁哈君。至兩小時之久。疑有他事。余作得意聲。顧哈曰：可笑。可笑。今乃漸俸矣。是說較君言爲近。前此革林過余。適未自君處出。余指告之。且云：未在威居二十分時。殆必有產事糾葛。自料此言亦無妨。彼固擁資者耳。此卽其事。顛末尙未以爲有害。余願往辯正。特殊無謗未意。勿能負蜚語名。復指革林曰：料汝當悔不知余。多言獲咎。汝所自取。倘畏後患。則赴未處陳述緣由。宥汝與否。視未之意耳。余擬翌晨往。哈興辭。余囑曰：乞君勿疑。余蜚語伶仃。若余何敢謗他人。再會並乞致意。未告以余且往。務令愜意。革林亦辭去。余神始定。當哈發。余覆心爲震蕩。孰料革林不足恃。竟大出意外。此事傳布之速。如響斯應。彼亦遂以獲咎。使稍有機智。爲余所爲。盡反其說。誰則能責其過。第蠢蠢者固何足以語此。吁。適幾失千金。心籌口給。聊無寧宇。今夕八時。可謂多事之秋矣。時陶拉已令歸去。余肆亦部署訖。耿耿尙四小時。將何所事。因取髮鉗。捲髮頰上。微施朱粉。淡紅衣綫絡肩披。默坐思婚。況余意前寄安。得尼鈔洋五元。資其來此。當可投到。彼竟向余假款。使堂堂男子窘若此。其父之吝。可想彼止求三千金。殆父歿能獲產如此。數足證非有利心。余何樂不爲。援引嗟嗟。今夕鐘鳴何遲。獨坐殊難自遣。愛弗拉史列門乎。汝貌何若。必自謂絕美。顧額。

都艷妝。使頃得安君來。愛弗拉乎。汝事必底定矣。徬徨間。一若安君已來至窗外。擬舉簾窺之。旋思當先染香料于櫻唇。嚼桂末。彼或吻余。此弗可無備久之。恍然曰。彼固未來。余殆癩作矣。

## 第十三節 史列門誠語受箴

余事漸就。心神愉悅。值聖誕日。天朗氣清。蒼翠欲滴。晨間往聽薛琴演講。頗增興會。歸謂陶拉曰。爾無事清談。胡勿往聽。薛談言微中。娓娓動人。其題爲仁愛直刺。余腦衆咸聳聽。獨喪心者流。殊被棒喝。余初未見薛如此。踔厲風發。彼云。仁愛者不專在施與。凡讒謗好揚人惡。均仁愛之賊也。在鄉則鄉勿戡。在家則家勿寧。奸謀敗人。是爲首惡。余念彼言正符夏潑夫人與革林品性。訝其且舉二人名。不覺回視彼輩。意必惶悚。孰知二人者。處之坦然。夏潑不第無疚心。且還視余。俄頃薛又言。凡善名彰彰者。未必盡善。其人揚爲名高。隱必虐。貧乏欺人於暗室耳。余不覺失笑。其言適中。土鈎夫人。土於教會善事。每首捐五元。而與浣衣婦冷食破衣。余聞人言。其人得諸浣衣婦自述。前此爲土浣衣甚勞。每夕七時始獲休止。三兒在家。嗷嗷待哺。一日。彼以市木柴。所費不貲。向土稍稱貸。土拒之云。浣衣不需錢者正多。念彼執役稍勞。當有賜與。非錢而賢於錢。少間。昇雀粟一小袋。脛骨一零食。兩葛爾脫。(量名可六合三勺)另敗衣一束。婦持歸。拾路間草枝。舉火爇食。時三兒未午餐。急思果腹。比啓釜。食酸臭。竟不可近。三兒號泣。使非餓殍。莫敢一染指。取脛骨稍嚼食。卽投諸犬。餘物更同豕食。(余疑土或卽取諸豕桶與之耳)三兒者寐。婦檢視前束。意兒輩正需衣裳。或能得一當。寧料腐敗都若紙。聊無可取。婦嘗言檢視此束。所得尙不償所失。時間綜計。前物勿值二角五分。而浣衣應得且逾六先零也。方薛言時。不省土亦曾一念其事否。余言甫息。

忽叩門聲急。呼陶拉啓視。則一丐。聲喃喃。乞破鞋。余叱之去。曰：無破鞋。並他物。給汝。陶拉與錢五分。余曰：父則溺矣。母則死矣。彼輩之言。如出一口。速閉門。彼鳩形丐。川流不息。余已厭觀。汝胡與五分錢。後勿爾引。僮兒入。余肆彼必欺人。脫吾儕。勿注意。彼潛入。則竊縹片去矣。爾有羨物。寧濟貧。苦母與丐。丐率喬裝。彼爲不承。指脫爾。見之必又畀以綿靴。無若余不信。何。余寧留以畀彼。媼爲余苦作。得之尙言謝。是余傭媼。猶余之仁愛。媼亦狡甚。多求而無厭。既又自哂曰：嗟嗟。倘後薛琴如。諷士者。諷余。則惟有速遁耳。薛又曾言。仁愛之於人。無往不中於禮。余意爲克倫密司。暨坡姓。學生姊妹。而發。汝寧見童女。有若坡姓者乎。盡人皆知其標梅。情急登禮拜堂。階石擁擠。笑謔。不時赴對街磨坊。主人徐姓處。邊幅不修。汝試窺窗。彼今又往。荳綠羊絨衣。淺紅冠。佯爲市針綫。余意經薛君針砭。彼等當得一日靜。薛又云。仁愛非誇大之謂。余矚薛方。睨達維沈夫人之新冠。並鵝絨套。達最事修飾。以盼維式不善。彼冠常市諸羅維。勿向余一問津。得薛諷刺。甚慰余意。彼狡詐夏潑。乃頷首。睨余。若謂薛諷爲余羽飾。鵝絨冠者。寧知帽肆居亭。不能華其冠。孰則能之。薛好訾人。過亦非牧師所宜。會場爲薰陶教友之地。薛果刺余。彼則近嬉。余當有以對矣。言畢。復曰：陶拉。汝觀前日革林。翻騰未事。其意何居。以余度之。頗叵測。彼殆亦欲得哈君。不則瑣瑣勞神。殊難索解。余正有所發表。探窗忽見牧師。與其妻赴貴紳。勞俾午餐。不覺逸興遄飛。因曰：余亦望見。邀得與晤談。勞夫人太吝嗇。未必如余願。然余已約客。茶叙。卽被邀。亦勿能往。客來自薄思。昨夕過余。時汝已歸去矣。茲可部署是案。復燃爐火。將茶卮。暨余晨間所治子雞架。爐上牛酪桃漿。碎麵包。並昨割裂之糕片。均取置案頭。事畢。許汝歸休。本擬遲若晚餐。第爾歸食。當益適。可取碎麵包。獵鳥。並杯酒餉爾。

母卽爲余贈。脫更有所需。儘取無妨。爾食猶余食耳。至天主當盛爲祭享。佑余殊可感。令薄思墩。新聞入。余目。尤其大德。汝殆勿知余語意。特不久必知。此爲余有生所未遭。苟欲聞之。當不逾此星期也。少頃又曰。余等無狀。酒食頗仍。獨未見彼得一宴客。卽家宴亦無有。其嗣九人。殆人厭與共食歟。言時。招陶拉曰。速來窗前。彼車載衆赴施德平居。汝識之乎。余皆勿稔。殆彼戚串偕來祝聖誕。中數人似久寓施居。大耗吝人倉粟。娶婦無他。弋獲止戚黨之衆。嗷嗷爲施。熟籌大可無須不觀。施妻已馳出握手接吻乎。祝其製蘇打麵包。亦如前時宴客。村人今俱呼爲良庖人。亦以彼製麵包能色綠而重如鉛耳。施君可憐。尙不出。旣而指曰。來矣。來矣。歡笑與衆爲禮。意彼衷殆非所樂。施爲人尙不惡。悔失娶此婦。亦必悔失不娶他婦。顧悔之已晚。余尤勿應道其短長緣。余允婚彼自大異於是矣。遂命陶拉速歸。曰。更遲勿及。烹鳥供晚餐。余於客來前。當得一二時默省。獨處亦較沉靜耳。

## 第十四節 新婚前夕

自安君之來。便與余訂婚。吉期日逼。擬以陶拉爲儻。因爲市衣飾一卷。持謂陶拉曰。試披視此卷。晨間市物。特市畀汝。眞瑞士絲邊十碼爲汝緣袖。藍絲絡全板緣裳邊。此衣須卽製成。翌晚當應用。屆時汝服之。爲余新婚儻。汝聞之。得毋訝其突兀。雖然。當知余之愛人。止求一面。二人同心。而又邂逅。各極其所歡。寢假遂如繭之自縛。若余所歡安得厄者。雖屬初交。其言曰。天變不足畏。吾二人當賦好逑。母久延。吾二人者。同生兩界。歷有年。所不相接。不相知。不相聞也。今則邂逅發蒙。振落如距。脫若是夫。吾二人之形。若心不可復離也。陶拉是正安之言。寧不奐乎。余胡能拂其意。余勿能也。已允其請。翌日爲婚期。翌夕八時。愛

弗拉史列門者超登極樂之源矣。今能理余事者爲期至短。頗擬以肆屬汝。針紉所獲。都歸汝有。汝前稱某叔可邀爲助。汝叔能質余二百金者。并以肆歸爾。言罷。復出袴。令量長短。繼訝去。吉期已近。胡耿耿迄。勿能屈。非屈吉期。勿克覩余所歡。緣彼已歸。薄思墩部署。俟吉期始來。其貌之美。宜入畫。眼波明。秀肩披。身章都臻。綺麗環戒於指。手纖白若婦人。余直疑爲培龍化身。卽非培龍。亦必其氣類。何幸。令余獲此快壻。余衣物幸於喀拉勒去。前置備足。供倉卒應用。今止須試其稱否。遂出衣一襲。謂陶拉曰。汝謂何如。原擬市諸羅維。第已勿及。此非余至愛。余至愛閃白色。盼維勿能得一碼。得此銀色花緞。每碼三元。值猶余之幸矣。便命陶拉取剪修改。而中心鶻突。恐毀是衣。囑之曰。慎掣胸帶。俾余剪入。勿稍懈。剪訖。又曰。汝服裁製宜竭盡華美。緣婚禮行諸禮拜堂。觀者必多也。盼維屈時。當知愛弗拉史列門。非一蹶不振者。彼革林且生。嫉妬坡姓姊妹。更無庸論。心縈標梅。未有若若而人者。苟令覩安君而不羨。余多福。余爲無目村中人。無足望安君項背者。喀拉勒之夫乎。尙未獲與安君執燭之數。時陶拉方製儂衣。前身似宜稍短。余指正之。復謾言曰。欲知余與安事之嚆矢乎。卽發軔於薄思墩新聞。彼告白求佳偶。余裁答之。因與會晤。嗣過余。二次相交。極歡。彼無事。勿善。惟情過急。要余定婚期。愈速愈妙。滔滔辯給。破余猶豫。令勿能擺脫。後此汝果赴薄思墩者。務乞過余。余等已擇勝境。將構安居。安君嘗口畫示余。如一小村舍狀。戲呼曰。巢蓋以宅。余等鸚鵡比翼。耳半村半野。彷彿哥歇克（上古土人）式。建築其地。當鄉鎮之僻。崇林映帶。清泉流霧。中花籬三面環繞。自此去薄思墩。途次彷彿。望見花木扶疏。玫瑰掩映。屋隅後園。更蒔中華名葩。安君業往市其地。用與余別。彼嘗言。脫非以此。雖一小時不余離。卽離彼。心神猶拳拳。余側余二人。殆非化一不。



可。彼。念。余。較。凡。他。事。爲。切。余。知。彼。急。婚。之。故。其。嚴。父。許。婚。後。稍。寬。假。耳。彼。構。築。需。五。百。金。另。需。二。百。金。治。具。備。一。雞。茶。一。壺。爲。余。等。婚。竟。入。宅。之。用。倘。勿。有。致。否。彼。嘗。寫。一。圖。繪。余。等。良。宵。入。宅。燎。炬。盈。庭。僕。人。啟。門。迓。新。主。人。主。婦。即。累。牘。勿。逮。其。細。令。余。歡。忭。莫。名。遂。慨。與。鈔。洋。七。百。金。俾。預。治。具。初。意。固。非。俟。各。事。底。定。不。以。多。金。授。之。其。故。汝。殆。勿。省。余。本。機。警。雅。不。信。異。客。安。與。余。亦。異。客。耳。寧。料。心。意。變。遷。堪。發。一。笑。雖。然。不。目。擊。余。等。精。神。態。度。未。易。管。窺。蠡。測。夫。此。惟。當。局。者。知。之。安。君。云。余。等。交。歡。當。億。萬。斯。年。余。然。其。說。遂。勿。能。自。持。方。彼。問。余。曰。曩。懵。懵。者。今。得。勿。皎。皎。乎。曩。求。之。不。得。者。今。得。勿。快。然。於。中。乎。夢。得。勿。時。相。偕。乎。余。第。曰。唯。唯。既。彼。更。暱。就。余。必。欲。聞。余。得。未。却。婚。於。人。遂。實。告。之。吁。陶。拉。方。余。言。時。彼。容。色。明。媚。莫。可。名。狀。脫。爾。見。之。必。詫。余。際。遇。彼。容。靦。然。誠。古。詩。所。謂。若。流。光。之。閃。瓊。瑤。得。余。羅。維。鈔。洋。七。百。金。隨。手。摺。貯。夾。袋。若。摺。報。紙。絕。不。介。意。而。姿。態。絕。美。握。余。手。腕。余。加。環。余。指。爲。婚。禮。交。換。余。視。之。眞。鑽。石。製。光。時。作。閃。爍。令。片。刻。勿。忘。其。由。來。余。方。患。其。鄙。吾。帽。業。寧。料。彼。聞。之。輒。曰。花。鳥。刺。來。足。爲。纖。手。生。色。因。持。余。戒。吻。之。戒。諸。手。神。魂。幾。爲。飛。越。時。陶。拉。製。衣。未。就。余。指。示。曰。汝。衣。太。掣。緊。不。止。一。處。烏。能。上。裏。彼。如。余。教。稍。鬆。果。湊。合。便。易。竣。工。矣。余。賡。言。曰。業。赴。老。媪。白。來。煦。處。囑。烤。麵。糕。二。枚。留。一。備。婚。用。茲。將。更。市。糕。酒。餅。餌。徧。邀。相。識。彼。輩。定。來。祝。賀。余。禮。柬。已。發。盼。維。見。之。必。生。駭。怪。特。邀。革。林。與。夏。潑。使。之。嫉。妬。革。林。苟。忍。氣。來。賀。光。寵。益。甚。矣。時。已。入。夜。觀。鐘。方。鳴。八。下。距。吉。期。止。一。日。所。治。服。尙。不。能。三。之。二。謂。陶。拉。曰。翌。日。衣。飾。當。畢。俱。且。瑣。屑。正。多。然。則。吾。儕。非。中。宵。不。可。就。枕。汝。服。製。成。大。可。炫。衆。藍。色。雅。致。殊。稱。汝。美。貌。言。頃。頓。念。余。髮。套。後。此。勿。能。頻。事。修。飾。幸。安。君。他。去。茲。當。解。退。善。爲。整。理。俟。婚。禮。告。屆。戴。之。既。而。九。鐘。且。喜。又。少。一。時。命。陶。

拉取絲邊來緣袖，旋鳴十鐘，所餘止二十二小時。旋十一鐘，懸想安君或就枕乎？少頃十二鐘，又鳴婚服已竣，便命陶拉往睡。既而一鐘方思已往二鐘，又鳴，余終勿能入寐。久之，鐘戛然鳴三下，竊念此次婚事當不至更成泡影。既鳴四下，喜曰：余於盼維寧復再見破曉乎？少間已五鐘矣，中心飄蕩，第祝安君勿更駢臥，勿更駢臥。

第十五節 奇變霎時

余興後部署凌屑，迨曛夕六時，更一時，安君便蒞止，則呼陶拉曰：甚哉，余心醉欲酪，不復能衣，著趣完爾事，助余理髮糕已切，未酒得無待沽杯碟各事，業部署未今均以屬汝，苟余爲之，便無暇他顧，既又曰：余髮頗佳，茲胡紊亂，或受濕舒張矣，盼維今日當有空前絕後之擾攘，動心哉，試入室視，止區區花鳥箋，晨間飛徧鄰里，便令衆奔走駭汗，何魔力之巨，余敢自信，衆於此日，覺時間之遲緩，一無異乎新婦，間有不同者，則欲覩新婦，若何衣妝，所謂新郎安得尼者，貌奚如耳，因啓窗謂陶拉曰：試窺彼衆，麇集旅舍，前迤邐道，周或卽停車之處，擁擠已成黑團，勿下二十人，皆俟安君到，瞻其風度，彼夏潑者，殆亦與其間乎，陶拉著衣，屬余覘其稱否，余曰：然，汝服滋美，第誌之，已囑汝所歡伊君爲新郎，僕往旅舍前，迓安君乎，更覘

余容何如。余擬染作緋。乃轉灰白。蓋新婦容色。往往灰白。汝試察之。於幼稚尤甚。無術可免。脫汝處。余境當知其概。更有一事。當爲切記。婚時。勿可遺一物。絹帕尤重要。苟余涕泗。當恃以掩目。余最懼有愆儀節。但所能免。靡勿勉之。言罷。觀鐘曰。奇哉。鐘行。胡速。余當衣著矣。此服雖余自製。於盼維。敢誇首美。時窗外有燈。因命陶拉。窺之。得非婚燈。入會堂。陶拉曰。然是已。燃爇。余心驟搖。曰。時乎。默坐。殆無幾時。若何重大之舉。行及余身。思之。幾令癱瘓。謝彼蒼蒼。余愛弗拉。史列門之婚燈。亦既燃矣。第服是服。壓迫幾殆。亟呼陶拉。掖余起。曰。是何物之梗。既而省曰。是矣。乃此婚冠。與橘色絡。初服不能允貼之故。陶拉爲余服。訖命窺車來。未時。鐘鳴七時。安君應到。擁擠苦不稍懈。格吾儕視綫。余於數分鐘前。似聞轍聲。靜以待動。心尤惶惶。更歷少時。驚悸且殆。不省如之何。心始寧靜。無已。取彼前函。默誦陶拉爲余部署。周至。余讚之曰。汝所襄贊。頗可。余意。余於婚事務。求鋪張。凌越。村衆不審。汝所歡。伊立君於所職事。能否熟練。彼輩苟早到。當稍試習。然後赴禮堂。時七鐘已逾一刻。尙無影兆。不覺惶惑。禱曰。安君。余禱無意外變。故事已至此。寧堪復生阻撓。既而八時止。不足五分。沉思是時。衆定集會所。佇盼。乃勿覩新郎影。車或在途。不則必有變故。便命陶拉。披肩服。馳探安君車次。得無他故。且促速往。曰。余不能更耐片刻。髮亦漸解。作蓬蓬飛。天若將雨者。會衆翹盼。至是。勿審作何思量。寧勿可羞。余正焦灼。忽得快靚。蓋車確然已越柵門。而前。急呼陶拉。啟門。余心亦稍定。乃門啟。而所望殊左。來者止伊立一人。復驚曰。惡。伊立君。獨汝一人來。安君何往。其車到乎。彼何在。何事。尼彼。或更衣。或車行較遲乎。伊曰。車於一小時前已到。余不待辭畢。急曰。伊君。汝何言。車已先到。然則彼勿偕來耶。是又何故。噫。汝勿更言……勿更言。彼殆病……死……僞託乎。雖然。彼

斷勿偽託。余勿樂作是想。亦勿應如是。然則彼定死矣。嗟夫。余安君。陶拉以樟油畀余。余悲曰。勿需此。彼必啓行。或乘貨車來。余行仍赴會場。寧事嗅樟油貨車。行何遲已。八時半。吁。衆將揣摩萬狀。余知革林之銳準。必又轉側作態。余何堪。余何堪。余言盡於此矣。顧伊君曰。汝能否赴電局刺探。或有彼消息。今晚不悉彼狀。余胡能更生。擾攘間。忽有叩門聲。視之一郵差。持一信。余觀封面。自薄思墩發。復顧伊君曰。然則請改赴會堂。告牧師與衆人。婚期改遲。緣安君病甚。勿能成禮。務令衆知其故。今晚汝母須來視陶拉。此無他。以余疲憊。不欲見人。除陶拉。卽牧師亦不令入。安君勿來。莫或能來。余將扃闔。伊君既去。余出函曰。陶拉。今已人靜。汝備知安君事。當示汝此柬。且觀男子之信用。何如。函曰。

『老愛卿鑒。卿母念念盼余。余殆勿能踐卿約。質言之。業有事羈余身矣。承惠七百金。如數不爽。甚感。甚感。償校內虧負。更稍置具所餘。止四百金。取作南方游資。正事啓行。當知此信。達卿。余早遨翔霄漢之外。卿受此愚。慎勿告人。告人且貽笑無窮。老大若卿。必能知其故。然余與卿長辭矣。』

卿所慕安得尼具

閱竟。顧陶拉曰。汝觀其束乎。真乃無耻之尤。陶拉涕泣。余曰。母涕泣。爲余憐憫。使革林聞之。度且歡笑。彼囚。今日始吐衷言。受是人愚。誠老瞶。余無須人憐憫。見彼婚冠乎。余已踐踏彼橘色絡。已投火矣。余勿哭泣。亦勿困憊。亦勿戕。余身殆將癩。作試思。七百金。辛苦得之。遽遭欺賺。復受奇辱。必殺此囚。卽踪跡於地。角天涯。必殺此囚。獲七百金。猶餉余此柬。曰。老愛卿。七百金。非所易得。胡不足於彼……胡開罪於彼。余行騰笑。盼維何顏。見人。況革林。且轉得意。吁。余憾之。余憾是事。憾是世。必從此囚。至天涯。地角。七百金。並

諸婚。具。僅。博。得。笑。柄。噫。噫。令。余。癩。欲。狂。陶。拉。懸。余。婚。服。余。呼。曰。母。懸。是。服。余。勿。欲。更。視。速。去。之。懸。諸。他。室。更。覆。以。衣。復。命。之。前。曰。吾。事。汝。知。備。細。苟。洩。諸。人。決。勿。汝。宥。頃。囑。伊。君。以。安。病。告。諸。衆。衆。必。無。疑。顧。余。將。更。訛。傳。其。死。而。僞。往。弔。乎。噫。余。寧。并。耗。彼。羅。維。三。百。金。棄。余。帽。肆。勝。受。革。林。白。眼。余。決。藏。余。具。退。余。招。扇。余。窗。去。而。之。他。別。謀。生。計。汝。試。外。窺。會。堂。已。未。岑。寂。燈。熄。未。村。衆。當。早。散。余。誠。癩。作。矣。幸。余。癩。不。然。且。暈。仆。翌。夕。當。謀。急。遁。每。一。念。及。髮。輒。上。指。余。白。緞。靴。一。隻。已。投。諸。火。汝。勿。檢。取。任。焚。爇。句。稍。快。余。意。苟。得。安。得。尼。以。鐵。鏟。納。諸。火。與。是。靴。共。燎。余。則。大。笑。旨。哉。所。謂。老。愛。卿。老。大。必。知。其。故。也。噫。噫。陶。拉。乎。可。以。睡。矣。

## 下編 密司史列門逆旅瑣記

### 第一節 宿鰥夫樹幟揚鑣

著者曰。盼維日臻崇閎紛靡。薄思墩移往之新帽肆。陡如林立。而密司史列門之衣食舊主客咸棄蝸舍。就巨肆貿易。巨肆者窗畔積貨。纍纍陳設。殆徧乾物。磚積地。平且鮮。高至三層。於是炫耀婦女壘斷。一村衣物入村人時。樣者輒懸爲羅。橫諸衢。蓋此最易動人於婦女。尤甚密司史列門。初猶持以堅毅。久之。知不可爲。且支撐兩載。心運俱壞。遂閉肆退招。一任薄思墩帽肆稱雄。是邑雖然。憐之者。毋謂史遂顛躓。彼不撓之志。罔知有所謂。失敗蓋早。別樹一幟於盼維矣。其事之獲利。足令憐之者。不啻燭照數計。而於婦女若史之謀。遂生計與婚姻者。爲利尤不可階。則盼維村中。時有一婦。子身賃華盛頓街九十號屋。闢多室。過於所需。乃羅少年數輩。若張逆旅。家具悉備。第止納冠。而拒釵。其婦非他村人。悉知其爲業。帽之史列門。史備嘗艱難。貨肆中物得鉅資。遂操是業。陶拉時失所恃。伶仃無戚友。可依。史仍令偕處。部署凌雜。



爲衣食之償。閱時既久而史又有光怪陸離之記錄焉。以後史自記。

余於操作之暇。輒共旅客縱談。一日二客方餐。余傍觀。攬言曰。先生吾儕久處。定益投契。所以然者。特君等之呵拂耳。前亦頗思承接婦女。繼思婦女中自重者。尠以余覘之。率視同輩謀生。竭蹶卽爲齒冷。矧現當君前。若余者。更幼弱無能。寧勿遭白眼。然竊自揣。脫余長。逾成年。善策劃。則亦不畏誘惑矣。因唏噓曰。君等寧審余權。陷阱茲爲已往。亦勿庸更思如薄思墩詩傑中之佼佼者曰。

母慨世而自廢兮。

君且燭照於既亡。

燭事故之汪洋兮。

入磨礪而益鋒銳。

如詩言豈不然乎。一客名栗得而方進牛油。頓輟食。余知牛油價廉而質過惡。然故問曰。栗得而君何如是牛油變味耶。曰。然。曰。敏哉君也。余夙精辨味。乃勿審油內微入刺鼻香料。猶以重價得之。可見孤女見欺。往往如此。又一客名革蘭孫者。曰。進茗須更有。余會其意。急曰。革蘭孫君。汝言若何。進茗非以無糖與牛乳乎。其事何巧。余亦正思此。此爲助茗不易之法。君以爲然乎。克雷之詩云。眞愛飲者愛歡暢。不愛其值廉。余謂甚當。栗與革方觀物。余顧栗曰。彼何物於老人不宜。若君者得之兼庶物之美。足饜汝欲矣。顧克蘭孫君亦決勿可謂爲衰老。彼特鰥居耳。遂問克曰。乞勿珍祕。君年今幾何。殆已過不惑歟。曰。五十有六。余訝曰。適倍余齒。誠非所料。然吾於友朋中尤喜覘長者風度。且信所謂友朋者。行如眷屬。諸君苟有不合。願爲調停之時。陶拉在側。克見之。指問余曰。非密司之女乎。余嗤之曰。余女陶拉。余女乎。噫。克君。

汝尙不知此問之輕重。幸汝異客發爲異問。尙可恕免。余卽前之所謂史列門者。汝必稔其名。尙未婚諧。心則猶是心。余情思淑穆。若未花之苞。尙綴葡枝。栗君聞余言。口喃喃。余問曰。栗君何言。栗不應曰。吾聞之。汝言年隣大衍。實不稔。何意然亦君之幸也。要之以陶拉兒。吾年固過長。吾二人常以姊妹稱。陶拉於口若眼酷。余尙於颯笑亦同。栗繩陶美。余曰。誠當陶拉溫乎其容。而余與彼雖無葭葦。葦人輒謂相似。陶本孤女。無父母。余撫而育之。茲爲余之義妹。旅舍尙能發展。年前當擢爲僚侶。茲猶須力作。緣彼之資不能購雞子十二。而余已集千元之則矣。談次。鄧縛君亦來就食。余詢需牛肉片乎。復詢栗君需否。更益旋曰。君不喜片肉然乎。君敏慧士。幸勿吝吾酬。吾與栗言。栗乃盛稱陶拉美。余曰。誠美矣。然貧甚。貧無立錫。脫有婚之者。不審婚服將自何出。嘆彼不幸。不能得義女若余也。曰。苟其婚。汝必假之服。曰。栗君。是何言與。彼婚余必假之服耶。且誠不知余何來婚服。有之一月前已毀却矣。然亦未嘗暴露。且祕勿一道。君何從知克蘭孫踪。余言曰。汝有婚服乎。余急曰。是皆戲言耳。余迄未婚媾。斷無婚服。天乎。此問胡熱。悶企君勿更作。是想因顧婢白拉葛。令啓窗。並囑取麵包。曰。擇一大者劈爲二。稔記毋忘。汝不見盤殮已罄乎。時衆客羣集。余宣言曰。吾儕交誼。行同骨肉。卽此共濟之情。相維持束縛。翕然若一家屬。可無再慮。余幼弱。任諸君衣食之寄。衆士濟濟。咸賴余一人。理料必深。跋蹇然必勉。充斯責若爲諸君妹也者。猶有宏願。則欲覘吾輩中少年。悉躋於誠信之軌。諸君後此需聞。規誠者請就。余欲綴裏衣之鈕者請就。余惡岑寂。榮心室家之樂者請就。余頸帕肩巾待針紉者請就。余凡此諸務。余爲之甚易。勿勞諄屬。蓋余業旅舍本匪積貲。若驗屍吏。狼心如將噬骸骨。要其重酬。而杯羹與之。余則惟重交誼。交誼者貴於麵包。而余之策畧。

至。今。在。創。一。家。族。俾。慈。母。遠。睽。之。游。子。於。茲。得。償。安。樂。而。慰。其。孺。慕。之。懷。其。博。愛。私。衷。若。是。自。信。當。有。好。還。持。之。彌。力。適。初。會。餐。余。已。默。計。在。座。者。盼。維。至。可。愛。重。之。少。年。六。並。茲。逸。趣。異。客。雖。異。客。將。久。假。余。居。而。品。格。亦。頗。負。高。尚。之。名。余。既。宣。言。必。達。所。抱。懷。乃。止。復。顧。鄧。繹。曰。汝。業。乾。貨。當。稔。知。食。品。乃。甚。廉。以。余。每。週。所。入。計。所。支。出。則。儻。來。之。獲。欣。然。入。囊。橐。而。人。不。知。寧。非。得。計。然。余。勿。欲。爲。暮。夜。之。獲。固。知。諸。君。仁。厚。爲。懷。於。一。無。依。孤。女。前。此。五。載。業。帽。而。實。偪。棄。之。卽。施。與。亦。樂。爲。之。况。諸。君。或。得。女。弟。或。覲。妻。室。尤。勿。致。以。一。元。之。微。而。權。衡。其。重。輕。也。諸。君。乎。吾。之。所。言。誠。自。撤。其。籜。矣。栗。得。爾。君。方。啜。茗。不。已。余。止。之。曰。汝。眞。少。年。善。飲。茲。已。四。卮。脫。汝。勿。外。矚。飲。之。當。猶。弗。覺。過。茶。於。冲。齡。有。損。曰。汝。自。如。何。曰。噫。余。亦。好。茶。乎。是。未。必。然。今。者。余。兩。卮。已。足。使。年。逮。不。惑。或。當。多。需。說。者。謂。茶。頗。易。老。人。而。茶。內。之。糖。尤。足。蝕。齒。是。且。爲。尊。齒。之。累。尊。齒。今。固。嶄。然。美。觀。也。曰。尊。齒。尤。佳。曰。謝。君。余。齒。自。佳。人。謂。余。齒。且。美。於。前。數。年。矣。曰。何。故。曰。是。無。疑。慮。蓋。較。初。長。之。齒。必。稍。精。美。童。齒。初。長。率。不。齊。整。余。談。未。已。克。蘭。孫。君。似。欲。有。言。余。問。曰。復。需。糖。菓。乎。苟。喜。此。請。勿。囁。嚅。凡。衆。需。者。均。可。屬。白。拉。葛。往。取。貨。室。藏。此。至。夥。復。謂。衆。曰。美。哉。吾。儕。亦。旣。會。餐。矣。足。爲。吾。生。光。寵。諸。君。請。誌。之。廳。事。可。供。衆。用。余。於。曠。夕。當。時。過。從。作。家。人。之。會。廳。置。六。絃。琴。一。余。稍。翫。之。近。方。操。習。擬。一。助。家。庭。樂。趣。余。引。吭。陶。拉。隨。和。尤。思。時。與。諸。君。合。奏。一。節。以。爲。快。又。有。紗。櫥。一。置。廳。事。背。方。是。物。原。備。房。闈。之。用。然。余。語。陶。拉。紗。櫥。者。不。宜。繩。墨。守。之。置。之。廳。中。諸。物。均。有。狀。其。神。韻。尤。幽。逸。苟。懷。遐。想。或。厭。塵。事。擾。攘。者。憇。是。間。最。適。是。爲。余。出。入。之。室。苟。衆。需。聞。箴。勸。或。患。頭。痛。或。負。寄。託。而。多。疑。慮。者。定。樂。就。余。紗。櫥。憇。息。

## 第二節 契陶拉披肝瀝膽

余業旅舍既久。稍有端倪。謂陶拉曰。吾等此後甚樂。旅舍事好爲之。積資甚易。視帽業遠矣。此來復去。所費用。幾餘十八元。且汝更察之。所以誘惑男子心志者。亦至便捷。第汝尙未足以知此。况年已及笄。亦應避嫌。毋得過放任。蓋汝據案時。衆悉目汝不稍瞬。所食勿能常時之半。然余決勿較此區區。所慮者。汝一身利害。則斷謂汝勿共衆食爲得。汝固至貞淑之室女也。與余酷肖。不欲爲衆目之。且惡之若蛇蝎。然吾所以異於汝者。以客常就余案頭。却之不獲。汝固可留菜數盞。若他客然。俟吾輩畢飯。而汝獨餐之。爲得。言次。頓憶一事。因曰。陶拉。余已約白克君携笛來。今夕當有談會。可喜。旅客多能音樂。向晚羣聚廳事。其樂曷極。栗得而君之四絃琴。此後允置是間。不藏室中。栗嘗他出數夕。輒以習琴自解。琴若置此。余等當窺其究竟。彼爲盼維至姣好者。汝意云何。其言談謔甚。旅客聞之。輒闋堂。令余不能終聽。脫不以善價。賃彼前室。並冀其時時聚首。任衆客之諧謔。余則驅之久矣。言已。而陶拉色頰。余斥之曰。毋如是。龔貧若汝。乃妄思弄絡栗君耶。且爲汝談吾際遇。白克君者。誠音樂雋才。方余弄六絃琴抗歌時。彼色歡然。非汝所能料及。且云。願時共余奏樂。問余曼歌何曲。答以「摩阿」佳操。則曰。彼奏之闕亦同。且樂聞余歌「可愛少年黃梁」或「夏日玫瑰」。一運以全氣。是說寧不輪奐。余以前拍多趣。較後者可喜。顧卒爲白君畢奏。副其雅意。後此彼來。余當怵之。令彼入紗櫥。相見。余則於其中藉高墊。吹六絃琴。東方服作摩阿所繪之女傑狀。試爲余策之意。何傑較稱汝。夙長抉擇。願啟余適從。噫。陶拉。余又記一奇事。當先告汝。是誠余生至奇之遇。當猝遘時。中心駭詫。至不可狀。雖固料其如是。詎意忽焉竟發。尤可喜者。其事神祕絕。

倫蓋初未親奇儻有如此者汝試觀此字晨間得諸糖孟今日余輿較遲比赴餐室已有數客在故不審誰實爲之試思糖孟真乃貯情書妙品可謂想入霏霏矣時余出此聊一矚人皆勿覺而栗得而君方割



燔牛肉不可得解蓋其肉至堅韌白克君則目余暇若無所事第候咖啡者然則字此者爲誰汝識其筆跡乎余勿能省字頗佳妙維時余勿敢取誦俟早餐退坐紗櫥函啓而余心播盪頻速逾恆汝今試觀之乃爲詩章若阿馥哥山谷一阿馥哥山谷一者余愛曲之名前宵曾爲白君引吭更有二客雖皆可疑然余以此料爲白君之作至水落石出係誰手筆大須研究而余必閱是也時將至矣彼定赴約然

探其窠局今宵即調悉白君底裏余之方略則前告汝獨邀白君共奏一

吾儕尙及觀是詩乞觀之署題曰



乃觀所歡詩曰。

曠。曠。大。地。有。女。絕。倫。愛。日。灑。抱。咳。噓。斯。春。仰。瞻。靡。已。積。蘊。羣。排。珠。白。光。紅。匪。姝。匹。儕。艷。炫。妙。麗。姝。則。異。之。小。烹。必。精。聊。滋。余。思。洛。神。呵。護。逸。興。遄。飛。美。哉。史。姝。携。手。拏。帷。快。也。何。如。塵。寰。擾。攘。瞬。息。冰。渙。臍。愛。與。刻。洪。爐。一。鍛。

讀竟。謂陶拉曰。吾語汝詩。得無爲人竊聽。然吾嘗誦詩自遣。夙好如此。前第一次失誤。汝所稔知。則緣夫已氏翫余太甚。茲詩潛貯糖盃。殊慰所懷。行亦置書茶托以報之。書已半就。白君苟爲此者。今晚十鐘前定窺其肩。頗覺午餐時。其色稍動。栗得而君目語之。且確爲目語。彼等殆謂余勿覺。栗狡甚。使非粲者。必勿假以精室。然余等談久矣。試觀琴絃。調未苟未。調汝爲調之似捷於余。時鐘鳴七下。聞廳事中有入語。訝曰。彼胡勿立入紗幪。滋可疑念。茲方喧笑。莫談畫間鹹牛肉乎。余以值廉時。以之供餐。栗君已作間言。云。自寄此食。驟入鹽鄉村人。都知之矣。而鄧縛君繼言曰。余竊疑之。或以吾儕噬牲。殘惡而不自知其罪。故遭司命者。妻罰吾儕一星期。食福歟。時余佯作勿聞。而翌日當取禽類供餐。旣而笛聲抑揚而起。余急囑陶拉聽之。曰。彼弄笛儼若瑪飛第二。其音何純。前函果彼作彼必來矣。然則汝且赴庖室。觀白拉克若何置刀。刀柄母令入熱水。並觀面巾熨未。汝更。句行矣。別無所事。汝願睡。可逕睡。余事如何。明日當汝告速去。並扁是門。余當蓄歛心志也。

第三節 惡釵寶曝論無遺

次晨赴餐室。衆方集餐。余事不得要領。乃仍如前作冗談。曰。諸君知否。晨餐間記事之重要。余且習爲之。

女界多勿務此何能有握管之日勤學如余後茲餐室中定見文氣充斥巴得君方食煢葱余遂進與言曰是頗適餐余不敏於少年意趣頗能迎合終日鈎覈有所得喜乃絕倫茲又思得一事則於食間舉行談話會滋足爲消化之助栗君以爲何如苟啓會任汝談語相誚余自坦然汝之言雖脫口而尙不自覺余窺已稔何誚之與有又顧克蘭孫君曰烹飪雖小道亦至重要有科學之理焉而煤氣燈煤氣燭尤爲名貴通都大市始有之使盼維置此則黑夜長衢明星懸耀余定倚佳客肘往來其下而詩思亦必潮湧至紗櫥內尤須首置一燈以爲快時白克在側聆余言余曰汝憶昨晚否當奏琴歡樂時熄滅燭火何謔之甚使余而汝必令久燃勿熄時余置琴適斷一絃然則如汝所爲定意此室無事煤油燈也栗君攬言曰汝亦勿需余窮其故曰不余告則勿相休曰汝目故明耳曰狡者乃轉諛我余目固瞭焉知之素矣顧亦何能入夜明耶且勿與君爭此細故余有一事助談笑欲聞之乎昨來二客寄宿余却之以其人勿可意每星期卽十元亦勿接納諸君知爲何如人蓋皆幼婦且似校師所以就吾舍之故余燭之如洞玻璃其故維何凡青年女校師罔勿醉心婚媾其來也因審余舍舍少年不乏翩翩俊侶則爲彼計得矣使果爲貞婦聞舍中多男子而男子又無父兄以監之則避之不遑何轉求舍况茲二婦者其一顧影自得決非貞媛余却女客已非一次蓋女客自可厭惡勿聞旅舍樂爲接納有之必不得已兼納眷口之所余敢敬謝不敏且女客在室鼻嗅庶物無已時擾攘終日不絕脫翼其扇戶無聲者則唯告別已耳又好刺人隱無地勿涉彼二校師若舍此余紗櫥定供彼塵俗之用且久佔喧賓至奪主瑣屑臙髮四墜戶隅據余琴斷其絃而作聲呼曰睡乎余夢矣可愛哉或曰余勿樂燈也果如是洵勿至余顛狂勿止使爲已婚則

又携愛兒所謂愛兒者。叫號可厭。而又無恥之細物。口糖而手塵垢。據案則碎。余盤日數入廚下。覓殘食。遺脂物。汚廳事。地毯母也。苟戒其食。而其食輒倍。常人至於婦人。每二來復需澡濯。大耗曠。澱且瑣瑣。間饋饌。潛窺儲藏。並糖笥與貨室。細察肉霉油蟲。並食糜。脫餐室。覩一死蠅。則惡嘔敗胃。可一月余之。女婢則亦唯日奔走啓門。爲彼出納戚友矣。余有客。彼必徇然來共談笑。客去乃去。彼等姊妹三四。或父母或堂兄弟。約翰也。來則一星期。續續不絕。據案滿座。果如是。余尤憾之。苟余納女客。景况殆猶劣於茲。則寧終守硫磺桶業。染帽耳。時余道及帽業。而克蘭孫君目余。招若有所異。蓋余以節資計。此招卽由前招更。刷然勿欲暴余吝。故坦然曰。汝覘余招。當有所發問。汝異客。不知其梗概。余有戚嘗業帽。余效之。亦治招。既張旅舍。遂以供今用。巧者粉之。未足製之。未精。致露形跡耳。栗君突問曰。汝寓孤客。何意。余豐然曰。孤客乎。吁。栗君何二目。炯炯。怵人。柔怯。若余。固易恟。然女子遭譏。諂苟有理。在終勿可侮。余寓孤客。亦非無故。客不孤。則必已婚。已婚。則有妻。必與偕宿。而余適所論者。卽其原因。且不二之原因也。心固坦然。且亦何能有他望。不過孤客靜穆。交納賃金。亦較快捷。又勿與人事。脫君等。以無慈母姊妹之憐護。余甚樂爲排遣。頭痛願爲濯額。爲慰離思。爲枕撫垂首。待以至誠。若長蔓之附檨樹。諸君乎。女子之善看護。究爲何如。後此有勿快務。示余。巴得君乳。訖向余求益。余備乳少。乃佯訝曰。更需乳乎。餅中已無涓滴。不審何以至是。日市可一升。應供九人食。或白拉克傾之矣。當令更取魚羹。實則魚羹亦盡。久之。白徒手來云。羹已罄。余顧巴曰。羹已罄。然可訝者。青花魚半尾。固足餐八人。晨間。余市全尾。而益以肉糜。今乃俱罄。然則白拉克烹調鮮美食者。過量乎。衆聞余言刺刺。乃莫接談。惟詢陶拉胡。久不見。余曰。彼方餐。前次至今。迄

避人共食。或者慣獨餐乎。顧諸君渴念之殷。今夕當可把晤。衆問何故。余略思索。卽轉言曰。其故令余。句諸君稍休。俟余言之。因顧克蘭孫君曰。脫汝相契。句令余勿得勿告。令夕盼諸君惠臨。余所。栗君卽曰。奏琴乎。急曰。斷無是意。余行集會。會中無多人。大半爲盼維貴顯。稍休。續曰。會以誌。余初度。諸君寧知。今日卽余設。悅期也。然非。曠夕勿受。諸君。貨。栗君突起。吻余。余恚曰。栗君。胡頻辱余。請速去。余未嘗一受男子。賀。確非。謊語。汝。吻余。羞余死矣。巴得與克蘭孫二君。請恕余言之。慙。栗君似尙有言。急止之曰。毋更言。汝。狡。哉。誠。逾。常人。故。思。吻余。寧勿。其。然。且。汝。於。余。言。後。一。分。鐘。而。爲。此。非。止。戲。謔。乎。要。之。輕。薄。者。流。終。不。獲。佳。婦。歡。今。且。勿。作。謔。談。言。歸。端。莊。諸。君。試。猜。余。年。若。干。司。密。司。君。率。爾。曰。五。十。有。四。余。睨。之。曰。司君。辱。余。乎。抑。戲。余。者。栗。得。而。笑。曰。十。七。齡。余。曰。茲。又。遠。矣。巴。得。君。曰。二。十。五。曰。是。正。余。之。年。汝。猜。甚。當。以。吾。今。屏。絕。童。態。作。老。婦。相。亦。幾。自。視。若。老。婦。矣。夫。年。雖。未。盛。而。謝。濃。妝。姿。首。不。飾。謂。之。老。婦。亦。可。然。真。年。究。勿。可。祕。不。示。人。也。今。晨。有。事。當。勿。久。稽。君。等。談。話。午。餐。如。常。惟。減。茶。餐。則。以。夕。事。在。卽。勿。得。勿。先。理。案。頭。衆。旣。散。竊。幸。余。掠。資。之。計。又。行。草。草。部。署。旣。而。夕。會。過。迨。夜。午。余。謂。陶。拉。曰。諸。友。雍。容。而。去。當。不。窺。吾。隱。雞。羹。尙。未。盡。然。冷。肉。蔽。之。莫。能。窺。見。卽。此。已。足。供。客。三。日。餐。無。事。烹。飪。矣。尤。喜。今。日。余。服。華。甚。見。者。矚。目。不。絕。栗。君。更。小。語。余。曰。從。未。見。汝。若。是。稱。體。之。服。噫。斯。何。人。誠。惡。滑。而。又。可。喜。之。少。年。實。告。汝。余。喜。之。甚。於。他。客。以。其。所。說。類。佻。蕩。而。余。於。男。子。恆。愛。稍。佻。蕩。耳。汝。謂。何。如。至。其。若。何。浮。滑。正。不。必。苛。責。晨。間。當。稠。衆。中。竟。欲。吻。余。余。拒。之。何。轉。瞬。忘。諸。陶。拉。微。哂。余。曰。有。何。可。哂。速。往。拔。彼。草。帽。上。別。針。並。來。助。余。退。拳。髮。少。頃。事。畢。復。囑。持。帽。藏。諸。笥。曰。慎。之。是。針。值。五。元。草。帽。猶。勿。與。焉。陶。拉。如。言。藏。訖。復。與。余。縱。談。音。樂。余。

曰樂才不易求。惟白克君之笛。盡善矣。彼容肅然而性極和易。至弄樂則又誠惘慨。至余嘗以高音歌一薄霧之歌。而白奏笛以和之。其聲鏘然。不可方物。白固可愛。而今又獲一人。宴會誠可喜之事。且今夕之筵。諸友必有報余而饋。饋費亦曾無幾。所餘都可用得之足數。日餐而余飛觴之奇効。則尤推獲茲新客。其人爲鞋肆書記。夕頃謁余曰。如蒙許。加衆友之末。願舍是間。汝思若茲盛會。寧非少年所樂。而余櫛余琴。並余自身。皆受衆樂之目。所以忽思集會者。亦以是耳。余尤願克蘭孫君與會。克者。老鰥夫。常於晚餐前就寐。胃弱而性殊。然克甚富。且端肅。勿欲犯之。余之希冀。脫克等踐所允言。則余勿致終業旅舍。第力攫金錢。比能自立。便作商人婦矣。此卽余旨也。言罷。欲睡。命陶拉取睡帽。且曰。取其質厚者。余首眩甚。因去髮。令陶拉熄燈往睡。

## 第四節 怵離客夜逢不測

余眠未久。忽肇禍事。烟氣四逼。急呼陶拉速甦。曰。汝覺有烟氣乎。陶拉猶酣睡。更呼之。曰。覺火味乎。余嗅之甚確。意必勿誤。天乎。室間已氤氳矣。急推陶拉。曰。今且奈何。勿再置袴。余等行被熟矣。火乎。火乎。將奈何。遂不顧陶拉。匆匆謀遁。遇栗君。彼此道火狀。栗曰。火在彼間。余曰。然不審發自何所。茲燎原矣。吾儕之室。盡葬火窟。而陶拉猶以勿着衣。不肯卽出。栗君聞言。急馳救。余止曰。君勿往。往吾將執汝。勿捨寧以區區幼女而斃君命乎。然彼卒馳往。余不覺聲顫曰。余！余！彼去矣！直冒烟火而前。復觀余屋。余物並銀鈔。悉遭焚如。繼思寧能坐視焚爇。則連呼失火。冀水龍之至。復疾搖餐室鈴。似有人囑余鎮靜。余不顧呼曰。嗟嗟。惡能靜乎。諸物悉已焚爇！余目覩之。銀匙何往。吁。余齒與餐盤亦何往。今惟聽之。決意遁。



之衢。免罹災厄。出遇克蘭孫君。急詢曰。克君已覓得水乎。水在何處。衆已往取乎。時忽栗得而君突如來。曰。火已熄矣。余驚魂搖曳。曰。汝何言。非云火熄乎。吾意汝與陶拉皆被燬。何由得更至。衣笥已盡。燎余室亦然。脫余更遲五分。時甦者定葬火窟。然今皆底定矣。危難當勿更臨。余衣與地毯。舉遭毀裂。謝天哉。若此之損。猶未足爲損乎。言次。相將入室。時陶拉亦至。室中冷濕。且烟霧瀰漫。余概勿覺。久之。陡覺狀貌離奇。呼曰。陶拉。汝見之乎。見余猶着睡服乎。先是。竟勿覺傷余哉。蔑以加矣。環顧衆人。曰。諸君宜睡矣。請速往。衆出。隨命陶拉。扇戶。並取燭。至余窺鏡。乃恚曰。示衆以此狀。余寧火死。今宵初試此絨帽。便暴。諸衆天乎。余究何衰。老頭童齒。豁衣裳。敝敗脂粉。既却癩疵。畢露嗟呼。余永不復能給衆。以二十五齡衆中數人。尤不能給之。陶拉時驚懼甚。余曰。汝胡若是。汝未嘗損失。摺邊服髮垂肩。際容色姣好。衆所欣羨。何至作懊喪狀。栗君云。援汝時。汝殆悶絕。惟是稍可思痛。汝知余損失。何似新納一客。乃畫師。昨已覘所繪。殊工整。彼必揣摩。余像供衆談笑。試思余今宵醜狀。寧能勿繪。况彼目余良久。火既滅。此况猶印余腦。茲無他術。惟有厚顏。今夜亦無事再寐。且床濕。天尤向曙。當起操作。備早餐。佯若無所憶者。盡余能破此一關。則刃解矣。乃故坦然赴餐室。見衆曰。諸君晨佳。吾儕昨宵大受驚。余與陶拉。方小事。閨中之戲。以服裝自娛。而余所服。適作老婦狀。首灰髮。身禦敝絨裳。嬉戲久之。時已晏。囑陶拉更衣。往睡。勿意火遺裳裏。星星之誤。幾盡失。余衣初何料。其至是然。猶幸余等未躬被災。余之喬裝。誠堪噱。一似余祖母區區。戲乃竟披露。稠衆之間。陶拉所飾亦至可笑。惟余尤甚。癩痕滿面。幾不自識。陶拉之服。則於寢前已卸去矣。諸君乎。余年雖少。婦飾之竟成老嫗。栗君乃索觀睡帽。余計却之。曰。是帽偶假。諸白拉克。茲無他用。已趙之矣。

遂他顧。爲克蘭孫君進咖啡。且告曉時已和牛乳。復進牛排於司密司君。時頗嚴冷。而戶外氣候則甚佳。爽。余進衆餐已。往訪新客曰甘玻璃君。繪事尙未已乎。君啓行前乞繪一像。茲事最所縈念也。時栗君亦至室。微言曰。圖老媪像。歟。曰。君何太謔。昨宵惶甚。乞恕不恭。茲余當往曝地毯矣。遂別去。

## 第五節 史列門獨坐運籌謀

自遭祝融至今。心殊勿寧。諸客少年喜談諧。時時作隱語。余之惡形冠舊絨睡帽。既寓衆目。此幕殆勿能久。祕。昨宵栗君又索此睡帽。並云。女友巴鼎棟首感寒濕。乞此資。彼取法。意殊近謔。卽白拉克亦甚擾擾。余禁其交所歡。則以去恫懾。彼尙幼。胡若是情急。滋不可解。彼已獲丈夫者三。而余則相之二十年。未遂其一焉。粗惡卑鄙。莫之爲甚。且歡契雲從。任彼偕去已乎。疇耐。曠夕獨坐。紗櫺消受。岑寂轉聞。彼及所歡調笑於廚下。令人幾類癡狂。余決去之。更傭他婢。但求老誠溫厚。勿令人厭惡。則爲如式。白拉克又常竊食食所歡。余調知之。彼嘗治饌。而余上星期忽失麵包一事。且茶筭亦未鍵。余已能明察。顧留之終勿易制也。陶拉亦累余甚。嘗呼嘯作怒態。余惡之。促其離席。肩錮寢室數夕。既卽釋之。非畏彼蠢物。實畏彼告栗君。謂予苛待。則旅舍內滋不安。以狀覘之。彼且契栗君。余甚患焉。二人殊靡靡。然余脫蜚語以敗之。其事亦未必能諧。天乎。余固甚老矣。原無庸諱。雖可施脂粉。然頰上穴無術填之。法蘭西人至聰慧。微物不知願其更有闡明。俾足彌余憾。卽費重資。亦所不惜。昨宵白君歌「海賊」之歌。則激發是念。胸懷輾轉。古今上下。生死輪迴。低徊殆徧。其歌辭曰。一今宵汝其妻。余乎否。則其已乎。一何尙有人。竟欲蠱余。余受人蠱。天卽雨。草亦外出。上窮尋仞階。窗與下墜。懸繩之末。以抵彼人懷抱。余猶願之。卽履危。勿怵。欲余辯者。

則。滔。滔。應。之。苟。無。人。盡。余。則。轉。求。金。錢。亦。滋。可。意。金。錢。者。能。補。色。相。所。不。及。尤。拯。急。之。要。圖。計。余。有。客。十。三。而。昨。又。益。一。人。所。獲。滋。多。脫。無。欠。負。日。增。且。無。已。然。有。數。人。頗。唐。突。未。審。願。否。久。寓。俟。調。之。昨。栗。君。所。言。亦。殊。非。偶。然。緣。余。戲。謂。彼。頗。嬉。笑。自。樂。彼。則。曰。然。笑。能。肥。體。余。將。以。笑。代。飯。俾。臻。肥。碩。苟。耗。資。而。無。以。益。吾。身。毋。寧。勿。耗。笑。所。以。益。吾。身。也。是。語。雖。未。明。顯。而。栗。目。注。余。猶。祝。正。之。睇。墳。塋。勿。稍。輟。而。彼。又。續。言。曰。密。司。史。列。門。吾。儕。耗。重。資。每。星。期。六。元。賃。君。旅。舍。飲。食。胡。皆。劣。品。余。將。爲。汝。騰。譽。於。胃。弱。之。客。其。故。有。二。尤。重。者。爲。汝。道。之。則。曰。餐。室。堂。皇。而。食。品。稀。少。不。足。傷。人。胃。轉。多。談。笑。以。資。消。化。密。司。史。列。門。是。實。汝。舍。中。特。點。至。可。味。玩。脫。汝。已。婚。余。願。爲。汝。子。俛。順。等。汝。自。育。吁。此。狡。客。美。而。機。警。無。時。或。易。其。狀。似。必。余。勿。責。之。者。且。覩。其。時。偷。目。陶。拉。彼。或。將。與。新。來。客。培。純。君。并。居。顧。難。臆。度。彼。狡。甚。培。君。云。彼。方。就。校。習。政。術。若。培。君。者。爲。教。會。中。之。牧。師。頗。恂。恂。布。衿。短。袴。黃。髮。前。垂。甚。直。色。溫。和。前。乞。稍。減。賃。資。余。業。首。可。之。其。爲。人。也。弱。而。姣。鮮。交。女。子。絕。不。省。多。謀。之。婦。方。謀。棄。其。後。故。余。玩。之。視。栗。君。易。甚。每。星。期。減。其。費。一。元。自。有。用。意。衆。客。有。煩。言。者。亦。止。聽。之。決。勿。灰。吾。心。前。此。余。受。頓。挫。稍。滯。進。行。經。火。爇。後。熱。情。尤。銳。減。譏。嘲。且。時。集。余。耳。於。今。思。之。仍。應。持。以。堅。毅。庶。千。慮。而。一。得。余。固。自。慚。形。穢。偶。顧。影。則。餒。啓。目。然。經。年。累。月。長。此。喬。飾。亦。大。難。事。則。如。前。計。歛。金。錢。爲。得。上。星。期。計。淨。獲。二。十。元。蓋。余。之。牛。酪。每。鎊。售。客。至。兩。角。七。分。克。蘭。孫。君。去。三。日。亦。未。損。余。入。且。衆。茶。餐。竊。減。其。乳。凡。此。皆。上。星。期。特。欸。故。較。向。時。更。贏。兩。元。至。本。星。期。收。入。俟。余。計。之。六。元。者。十。人。則。六。十。元。複。室。中。書。記。三。人。各。五。元。則。十。五。元。并。爲。七。十。有。五。元。均。預。收。以。辨。士。英。幣。名。須。知。愛。弗。拉。史。列。門。者。非。懷。抱。仁。厚。之。人。一。取。之。唯。求。多。與。之。唯。求。少。一。是。卽。吾。之。長。策。然。凡。

欲有爲於世而斯身社會者不可不以余爲則茲且勿論計余本星期所入白克君嘗邀某少年餐一次茶二次余核價一元實則少年滋羞澁食不足六口余竟獲利七角五分又白拉克碎一盤余以三角五分市新者可二年用而扣其工半元：則獲利一角五分更有白鷄暨鵝二過老耄貨諸鄉人得三角五分綜計出入如下

進款

七十六元一角五分

出款

房租

八元、

薪炭

五元、五角

白拉克工洋

兩元、

浣衣婦

酬以破物

牲食

七元、七角五分

鹹魚

三元、三角七分

雞及雞子

一元、八角八分

乾貨等

二十元、三角

木工

七角五分

織補餐室地毯

五角

星期晚蘋果

兩角一分

圓盤破碎重置

五角

燭

七角五分

克君寢病備鴿一只

三角

總計

五十一元、四角四分

除進款

七十六元、一角五分

應餘

二十四元、七角一分

善哉。是誠佳事。苟長此順遂。殆無業足與倫比。諺云：「錢能啓天眼。至饗貧少年。尤以得庇廣廈爲幸。」故有資卽足舉百廢。得此藉手。他事可階進矣。竊擬聖誕前爲陶拉製一服。是女誠貧乏。前竟懟余。謂寧傭工。當稍弋獲。賢於烏有。彼蓋以有服務之勞。要余酬值。每星期無需五角。惟任彼自有。使果不應所請。則彼去後。必傭他婢。然余於彼衣服之資。每星期耗不足一元。且實藉以攝引少年。其情余固洞然。彼容姣好。有目共覩。且貞靜。余願盡擲所有。求半其艷麗。而不可得。竊嘗深慮以爲無陶拉於此。誘惑男子。當莫或余毒。而又懼陶拉既去。衆亦隨散。則所希終歸泡影。輾轉思維。勿得勿爲製一藍羊絨服。且余頗易辦此。繼念綿布亦適觀。且絕廉。不如製藍綿布服。與以舊黑絨冠。去邊更緣。亦足塞責矣。天乎。彼雖貧。而容貌足以動人。余猶莫望其肩背耳。

第六節 史列門見邀赴樂會



似水流光。魚龍百出。余與旅客處稍久。雖無色相。而日思藉故。以籠絡少年。會盼維有樂會。余聞之。欣然告于衆曰。昨甫散券。今晨已啓會。諸君須知倡之者。爲佛列梭林達夫人。卓卓有盛名。又一男子。名歐白神岡士。囊其鼓琴。二人均客產。炫技四方。盼維於此道絕少。得之當狂喜。佛婦呼歐直以名。頗不能解。佛殆傭歐。或有特權。足制之歟。任佛所之。琴韻必翕和。區區一婦指揮。夫夫者。如響斯影。足自喜矣。吾儕僻壤。躬履盛會。私心竊慰。不置。白克君於茲。定有周郎之月日。余謏陋不足語此。亦自快愉。然余未克與會。徒爲與會者鼓興。其故諸君不知。緣余弱女子。乏人持護。端難與會。用亦勿望有見邀者耳。陶拉與余等皆弱息。扶持供養。素假手男子。職是故。吾二人於茲勝舉。絕無涉足之望。苟余稍長。有壯婦態。亦必試爲鼓勇。偕陶拉往。無如余二人者。固莫辨孰長孰幼。至若券資。費絕廉。倘非特位。一元已足。二人之需。而余若往。亦決勿求特位。余雖雅好音樂。苟圖價廉。卽面檯坐。亦勿惡過劣。陶拉大苦心躍躍欲往。而莫邀之。然卽見邀。彼云。余勿往者。亦勿往也。培繩君曰。茲會頗近演教。曰。汝詰之乎。似不然。未能名爲演教。嘗觀其說例。雖有漢尼巴「救世」一題。揣其內容。教徒聆之。亦未必相投洽。況旣雅樂。卽勿論其有無教旨。其於娛人一也。然余旣不與會。且置勿論。因顧克蘭孫君。時克方食。余問曰。需咖啡乎。頗願君試之。伴牛排食。足稱妙品。何以言之。緣牛排咖啡。有滋補強韌之性。二者共食。卽孱弱如君。夕頃附會。必勿至怠倦。栗君聞言。亦索牛乳。且求精美。余曰。然。必使君暢食。余市此。每鎊昂於常品一分。自應精而美。久之。又顧白克曰。君必附會。又嗾花脫君往。曰。二君音樂。奇才。苟與會。必壓倒儕輩。然余已言勿再論此。蓋旣不能附會。則莫如勿縈心耳。言訖。向陶拉曰。無能與會。斷毋泣。慎之勿泣。覘汝狀。若將號哭。然姑不汝責。汝之泣。

涕非止以勿與會。亦有淪落之感。汝既無父母。終鮮兄弟。其概念固宜。殊不知卽有兄弟。而心乎女。友情  
 思迷離。則亦未必汝顧耳。栗君聞余言。慨然自任。願偕陶拉往。余則曰。敏哉栗君。余心滋慰。慰陶拉得與  
 會矣。若余自身。固不甚介懷。栗君因并邀余。余改容謝曰。辱邀心感。靡已。余固不敢望此。蓋無他以勿能  
 往。則亦勿欲思。今承寵邀。敢不如命。雖雅勿欲耗君之財與力。而拜賜之餘。吾二人喜可知矣。然陶拉實  
 甚。於是余願既償。傍晚卽赴會。無庸瑣述。次日克蘭孫君詢余狀。則告之曰。吾儕昨夜大快。盼維顯者咸  
 集。惜君勿往。大足覘吾鄉習。尙婦女悉勿帽。髮被厥體。若蒞舞場。大有城市氣象。恍已置身薄思墩。與他  
 通都大市之間。栗君坐吾儕以佳座。聆談俱便。余初試綺靡愉快。尤不可狀。佛列梭林達服華甚。白緞裁  
 製。長袖垂垂。而冕加於首。胸備鉅花紮。宛若后妃。歌喉抑揚。余歡忭失次。不復能月日。佛動止無不美。口  
 說亦速。以給協調。宮商諳習。莫倫。余雖故自負。亦愧勿及。佛歌意大利歌。致足騁懷。雖勿了了。觀其唇  
 目動。自能意會。語次培純君亦來。余曰。培純君。佛婦歌救世壹闕。脫汝聆之。或不以其服爲然。顧余終以  
 汝未聆。深用惋惜。說者謂佛年已不惑。而昨夕覘之。才可二十餘度。非藉脂粉。或喬飾少艾。此等事。微論  
 其損害。卽亦不足恃。培君殆謂然。與苟余年長若是。必告之衆。無掩飾。歐白神岡士者。亦無瑕疵。登歌臺  
 姿態絕佳。嶄然外國髭。舉目四矚。神韻自然。方其舉琴爲戲。故知琴碎。則彼任償。然至險處。不禁爲琴師  
 憂懼。上星期白君贈余花一束。殊鮮艷。愛玩不忍釋。乃當歐君獻技之初。余神爲向往。竟至此花墜。歐足  
 下。吾儕坐傍歌檯。座獨出此花。阿誰所遺。料歐必知。余樂甚。時余服紅紬服。拳髮天成。勿冠冠。培君乎。余  
 非殫心服式之微。緣久蟄處。盼維一旦。炫耀外人。不覺傲岸耳。歐拾花紮。徧矚衆。况余略頷首竊笑。度彼



已稔。則舉花簪胸次。狀尤可愛。彼殆勿能輒忘盼維。並其贈花者。此輩德人。殊有容。其軀至博碩。而其面  
 「若余所見」殊紅潤。彼於舉動。有華美。弗足時。輒輔以威重。彼固善於知己。且從容。勿迫。凡所欲為。余  
 先已料及。至彼輩馳名四方。實  
 非其幸。非其幸而幸之。異哉。今  
 晨十時。聞啓程。他去。吾儕恐難  
 再覩。渺哉。歡樂。君謂然否。君為  
 牧師。夙以系統論事。所稱泡影  
 殆尤勿止。此時栗君亦來述新  
 聞。余曰。必無他故。殆歐君之神  
 技已泡影矣。其速直如皮酒餅  
 之一縱。即逝。栗君亦謂然。遂相  
 與笑謔。余曰。而今而後。當任嘲  
 諧。緣吾儕頗思與會。而尙未懇  
 託。君竟慨邀之。滋可感乎。幸陶  
 拉與余偕坐。誘衆人注目。此非彼所能自謀也。雖為彼計。頗愜余懷。既而栗君去。余邀培純入紗櫺。且曰。  
 自君之來。未嘗蒞此。此叢爾地。余每憇息。憂慮蕩滌。靈臺燦燦。不復經心。人世間事。第不宜誦。經君脫以。

塵俗勞神。或厭他客之喧擾。請止於此。必能當君意。因爲指陳各物。曰。茲小案上。置有聖經。並歌什。是爲余琴。雖非神品。却勿供衆用。唯君得試撥之。苟白克君與花脫君。必欲歌「窩項克兒耐」。並他黑族之什者。當令歌諸出入之室。培純君乎。余雖未宗教。顧未嘗反其說。每星期之抑君一元值也。卽深具斯旨。且謀有造吾教。其理至顯。緣友朋「或暱愛逾於友朋者」。援手於吾。則滋助吾衛教之衷。然所以勿暇衣會堂者。則緣歸會。必共操作。共操作。則必居其間。是有何益。徒見少年無識。余故決勿謂然。若君者。且大有造於吾舍。少年獲君援手。竊自慶慰。勝於暇衣。卽每星期三元。亦不謂君菲。尤盼君前此食間。所聞戲言。切勿介懷。蓋少年者。宜有銳志。余嘗以是自礪。然操守富者。卽不礪。而亦中如君者。差似其人。君欲歌乎。吾儕會當奏聖樂。余習歌於樂隊。君蓋知之。自余之幼。卽不時於隊中歌唱。至余離縫紉會。方未幾。久則與盼維數婦。不相能。然余非睚眦不釋者。頗思「以直報怨」。彼中更啓會。余或往與。脫君往者。決奉陪。余言時。以手理培君衣領。曰。恕余無狀。以君領緣。稍損。摺爲代整之事。無鉅細。脫需。余助者。罔勿盡心。奉君若天主。蓋利濟之念。拳切。余懷世俗青年。率尙修飾。至韶光既逝。便又厭世。余則勿然。頗以此爲戒。有能箴余實所銘刻。尤樂聞金玉良言。倘蒙勿棄。當以針紉調護報君厚德。言既出。絲巾兩方。贈之。培君肅謝。余曰。區區自製之物。何勞言感。每方僅值三。一六辨士。以此贈君。足爲他年衣錦之兆。君有暇。乞常來紗櫥。蓋余欽仰風度。久而彌篤也。少間。培欲行。余曰。君定欲去。當圖再叙。余得暇。亦立趨君所。然余酬應大忙。際茲妙齡。往來者多。又勿能輕重歧視。茲有衷言相告。乞君牢記。因附耳曰。余今專事積資。有資則大有可爲。君謂然否。

## 第七節 史列門之致愛貧女

自白拉克之去。余更備一婢。名開得來。蠢而傲。勿愜余意。一日方靜坐。忽大聲起於廚下。料開誤碎盤碟。自嘆不辰。頻遭坎坷。役此蠢婢。而其蠢竟等古羅馬之「百總」者。最蠢之人也。時余方倦。虞開先爲粉飾。遂疾趨往視。呼開曰。汝碎何物。開對無有。曰。勿狡飾。余固皎然。聞之。天乎。彼湯盃甫以十八先零購得。非已碎乎。客而餐。不其無羹具。小鬼頭。吾將何以取償於汝。汝無工資。又無質物作事。不能勤慎。却知精刻。且有才能。誤我事。令勿敢相托。瑤珠。余躬自操作。前姑勿論。然今何以償此十八先零。既而恍然曰。唯得之矣。取償於汝。食資計盃值若干。損半食以償之。開聞言。向隅飲泣。曰。汝母泣。夜前當令汝大泣。逐汝歸陋室。當慰而願。又叱之曰。去。赴園取嫩桃二枚來。開尙有言。則曰止。毋多瀆。蠢婢寧欲干咎行矣。取其精美者。不則余仍自往更換。未幾。開歸復命。余曰。是桃滋爽。猶可充數。顧彼盃究疇碎之。開曰。克蘭孫君之犬。曰。誰在何處。非云克蘭孫君之犬乎。其說尙近。然犬碎湯盃。汝焉知之。曰。犬來。余初未覺。彼喙入盃中。顛之。遂自案墮。曰。善言尙近理。然必取償。取償於克。較術窮徒。咎汝以快者。賢遠矣。蓋既克犬碎之。必責克償。克長者。滋慷慨。余將告以故。登諸其賬。然汝狡詐。好妄言。余不能信。苟欺余者。汝畏罰乎。聖經中阿倫美與梭非亞二人之事跡。當有人爲汝道及。彼等謬言受罰。其酷何如。汝勿畏之乎。余方喋喋。栗君忽躡足掩至。余大喜。而故作驚態。曰。君太嚇人。胡事。乃至於此。栗君謝過。則曰。毋如是。余實未驚。謝過勿敢當也。他人旅舍。誠勿喜。客入廚室。余則非其比。性殊坦率。卽有不善。亦無不可告人。固皎如也。因命開得來往視。瓶間有無熱水。開去後。復顧栗君曰。君有所需。取之。唯意。余煮桃。君知何爲者。曰。待所



歡乎。曰：謔哉！君言何作是想。余在此，非專爲桃緣貓。太擾亂釜中貯子雞，苟勿監護，且銜之去。故余命開得來，守燴桃將雞儲之器，勤爲看守。君試察之。凡余於奴婢，莫或稍施夏楚。今則初試於開得來，栗笑曰：示威於客耶。曰：栗君謔余幾斃。君言殆未嘗假思索，任意嘲笑。余則異甚，不敢與旅客試詼諧。蓋妙齡若余，應自防閑，而遇君之謔，輒忍俊不得耳。余適爲君言貓擾廚下，孰知克蘭孫君之犬，頃亦碎余湯盃，因爲栗述前由。且曰：苟開之言信，後此大可用。開孤而貧，無父母，余心惻然，拯諸敗屋之中，竊思仁厚之旨。若余所能爲者，莫愈於拯此孤兒。撫若已有，余幼不堪任此責，然猶盡力爲之。開之爲人，勿若白拉克易治。蓋白有雅誼，而於開徒恃束縛功耳。栗君聞言，諷嘲白出，余笑揮之曰：去。君在此，午後，余勿能事事矣。汝莫逡巡，思與吾小女子輩玩笑。陶拉已他去，余何敢高攀。顧盼苟君，必欲與余戲，出臂摟余腰者，慎防麵粉摻君拳髮之首。開得來時，又在側，卽支使令去園中傾瑣物，並令歸時檢拾柴草，開去而栗亦興辭。余曰：君更無謔言乎？何去之亟。水已冷，稍爇卽復燠，胡勿俟之，而栗君必欲行。余哂曰：去亦佳。顧使陶拉在此，斷無如是急速。究培純君溫和，勿論何所無此奇僻行徑。余故至重之，其爲人質而慧，惟稍沉默。顧沉默亦君子之風度。余閱少年多矣，無是忠實而又圓活者。瓜蒂者，噫，栗君汝自思之。寧太不良，試觀彼之健飯，而余却其多金，且益備美食，滋助其精力，使非溫恭可親，余必令從事。言未畢，而栗君馳出。余恚曰：彼竟去矣。熱水與瑣物，余守之有何益哉。然必激之令生，羨妬開得來時，尙在園中俯拾柴草，因呼之歸。叱曰：拾柴片，何煩如許時。汝癡哉！一無所用。時余正勿快，遂夏楚之。適陶拉至，欲施勸阻。余叱曰：止。彼筭尙未半，當令饜之。且幸無一客在舍，儘筭不妨。遂詈開曰：汝欲號盡力，盡力莫聞。汝音往告鄰人，必

快吾答。勿疲。勿止。復向陶拉曰。汝知彼所爲乎。彼事多矣。克蘭孫去之他舍。害余一前市鹹牛肉。貯諸罐。爲彼所毀。害余二。今日赴午餐。余忘着裾。止縛其。一客咸匿笑而觀。薯芋亦均成裂片。害余三。凡此諸害。則以余忙碌。需此害人物之助。致悉乖戾。而余仍無片刻寧。經營美裝。凡彼所爲如何。汝脫居炊室。稍久。當自審之。然汝髮拳被頸。着手套。防稍損。纖手。余則司炊廚下。以供汝食。汝敢一汝敢。珊然來奪余手。鞭而折之。余前乎。汝寧知彼罰已足耶。陶拉默然。余曰。毋惰焉。謀計我過於人。謂虐待孤兒。汝向寧。非慎密之人。汝不言。疇則知之。此室中。吾與汝二人而已。陶拉乃曰。培君方讀。恐爲所聞。故止余答。余頓驚。詔曰。培君讀於室乎。何勿先告。開得來。夏楚已足。且過當矣。更答之。或擾余客。當善爲誨導。回首止。開得來。涕泣。並恫之曰。勿卽止者。必無幸。促整肩巾。與以三分錢。市薑餅充午餐。曰。市人調汝何事。涕泣。答以跌撲痛。敢云。他者必無倖免。而開尙勿思食。余乃收錢曰。然則稍遲再食。顧汝誌之。勿謂余受密司。陶拉之請而不答。汝也。遂謂陶拉曰。往詢培純君。何物引火最良。勿更刺刺憐。開得來之湯傷。卽勿憐之。亦無損汝厚也。陶拉既去。余呼開曰。俟盤碟等。洗掃訖。卽坐此誦讀。至客茶餐。乃去。勿得嘆勞。頓慎之。茶餐五分前。可來呼余。陶拉與開均去。余默坐休憩。自念能早如是。亦勿至盛怒。余鞭開過劇。誠自知之。實緣着一裾貽笑大方。並克蘭孫君他徙。兩者令余怒不可遏。頓易常度。克誠佳士。吾於彼大有希望。噫。事到於今。機遇日削矣。嘗憶余誤着一裾。彼狡客。指栗方食。見而笑曰。汝好半衣。殆有偏僻。余聞言。百思莫明。其旨攬鏡始恍悟。不禁狂怒。鞭開以解悶。詎料陶拉午後游行已足。猝然來臨。而奪余鞭。兩折之。彼本柔怯。逾恆茲竟敢施勸阻。大出吾料。殆昏亂失常歟。彼眸汪然爲賤人。憂戚後此。當慎爲防範。勿使洩漏於人。尤祝

培純君讀時。勿聞吾怒詈聲。午後則令陶拉赴栗君肆。取藍綿服。以慰其懷。庶勿仇余也。

第八節 史列門之投糕逝水

坎坷迭乘。如前章所述。幾疑不能振拔。且容色萎黃。一如草帽。亦宜懸之桶上。漂白庶足爭衡於世。然否去泰來。竊幸事機已有轉圜。無復杞憂矣。時則余方漫聲以歌。其音潑然。無有間阻。而其人適至。其人余所歡戀。而余故若勿聞其至。取琴撥彈。但聞足音。楚然躑躅堂宇。旋似止步竊聆。至於終曲。彼蓋謂余勿覺。其感觸殆不淺。余覘其人。溫順可愛。迥異倫輩。苟如是。則余料其感觸之峻。亦必不謬。余所歌為「格林蘭冰山」之譜。其譜至鮮艷。而余琴戛然隨之。歌曰：

自盼維至薄。思墩微風吹動海洋春。不見有可人。等吾所欣。其光煜煜。致足蔽途程。

培純其名。或曰大樹。則以端嚴稱。

世有異珍。不足娛其人。其人之寶。蠹魚勿侵。冲齡若是。足為世驚。亦崇大道。口箴。

時聞。

然謫降之。神人童提。悉侮其尊。其心擾擾。厥以此情。更有念兮。螻蟻不足我驚。若涉。

怒潮。必脫危以登程。

誰則識之。助跨下之將軍。史列門兮。乃其人。願偷嫁以偕遁。且英軼之千頭。張羽翼而。

遠行。為斯人兮。整頓並襯衣。與他衾。

史既傲焉。心諾積錙銖。成輪囷。苟運籌之獲諧。將多福兮。駢臻投水以饑。片片誓盟。

怨女聞之。必槎觸縈心。

勿求脂飾。勿事冶容。慨念天人大力。與夫巨手回春。嗟夫培純。願示迷程。速祛磨折。

卽茲登堂以諧婚！婚！婚！

歌闋足音亦闐然入。乃爲栗君而非余所歡。不覺駭甚。因曰。栗君何來。余實以爲一君。初勿料有人排闥。余方歌「格林蘭冰山」之歌。以溫樂操。汝聞之乎。栗君謂稍有不同。曰。然。段落間字句稍不同。余得此譜於案上。鉛筆所書。殆陶拉爲之。彼固刁鑽給辯之人。與培相偶。亦天然佳配。無庸駭詫。二人均乏資。其男業儒。其女業染神。必相之。陶拉孤貧甚。機緣難得。久俟益無。幸其事果諧。余將贈以床與盤碟等具。並婚用裳服。栗君乎。汝精細絕倫。時暱近。余執余手當窺見余之紗櫥。不肖之徒。漫疑吾儕有隱情。蒙此虛名。寧勿羞辱。誠猶勿若實有其事之足自解也。雖然。余固閑談。幸勿動心。復激之曰。母動！母動！吾愛弗拉史列門之爲人。殊惡惡語。卽確有見聞。傳誦閭里。亦勿宜信。故余殊勿以此介懷。今此間無他人。君肘苟圈。余腰恐力掙紮。而無援助。亦必勿能脫。君謂何如。君嘗云。有要事語余。是何事。殆肘余腰以爲快歟。栗君果暱余。比其言乃欲妻陶拉。余大失望。則曰。惡。君言胡太奇。令余迷亂。不知所對。茲事必允。汝然勿欲不假思索。倉卒允之。余雖嘗計及是。顧今喜不可……可狀……神經頓亂！余至愛……俟稍倚汝肩。俾復舊狀。君爲余言。陶拉與培純。必勿投洽。彼已自承傾心於君……果彼有是事耶。勿料陶拉不貞。至是。君又云。茲事須告余。余卽爲其母而友也者。苟得吾允。則新正日諧婚。余思之。亦勿爲謬。少艾若汝。二人。人事誠不可緩。願屈指計之。止三星期。遂又搔首曰。若余婚。男子必要。其待三年。陶拉未必急如斯。必君。

意虞彼過勞且勿冀其積資念遲速均維故遲不如速耳君誠佳士貿易乾貨貌又爲盼維冠陶拉後此定躋優境衆所共躉然勿慮其過勞余今爲渠操作不少且未嘗一摘其過君與彼婚諧則婚後一年須賃住吾舍且舍於前室與臥室每星期納十二元是亦有故緣余無力遣嫁而旣允諾合竭綿薄爲辦衣裳俾成美眷無遺憾余言盡於此君必納如數而後陶拉奩物務稱其懷君殆亦樂爲之以君鉅力鋪揚一事自勝窶貧女居亭無疑且君欲觴客或他舉者尤願任其勞余之於君常以老姊弱弟自况君欲爲者罔勿爲也栗君則曰陶拉感汝甚囑言願偕汝居而更同事爲旅客余曰佳哉是女得未曾有忤余絕少而余亦勿吹求其疵也祝君二人安樂君行矣勿更迷亂宜卽往告之栗君聞余言恍然而去余乃惆悵不勝竊思茲能當余求者止餘培君一人而盡之又至難宜求善策以浸潤之試計已往吾屬意之人克蘭孫則去矣白克近聞善坡菲列史達已數宿其家今栗君又厚顏向余乞婚陶拉茲數星期者配偶不絕而余獨處失敗嗟乎陶拉得婚余應色喜然余勿能也彼婚而余勝於囚之受決初何料此貧女竟獲偶盼維佳士實其拳髮緋頰與童態有足致之噫噫余止一事稍堪自慰則彼輩將以善價納余並相久處今且強作笑顏受此鉅資然後徐圖長策此無他利誘而已矣可詫培純何事羈身允今夕來而又爽約苟渠遭不利吾當赴援且幸聞余歌者止栗君一人茲彼有奢望於吾勿敢作譏刺且彼事滋多亦似忘却蓋余甫見其入卽止歌拍彼聞之亦未必稔耳嗟乎新正之日是日也余不前言之寧盡擲吾有而求半於陶拉之美貌爲愈也

第九節 雙宿共籌先生茶餐



乃謂陶拉曰。汝意余將何爲。余將贈汝婚服。其服卽余前時所製鮮艷不稍減。除吾與汝莫或見之。且大足助爾美色。汝當憶之。余以每碼三元半之值購得之花光燦爛。若紋銀陶拉聞余說。乃遜辭。余矍然曰。無之。余終不御是服。且近染黃多。益摺縫。非余所宜用。卽獲婚諧而老態頽唐。便令濃妝艷抹。徒厭觀瞻。一綿布服。奢則益。玫瑰花一束。卽余新婚日也。且爲牧師妻。不宜過紛縟。有玷大方。余擬婚後。務屏華飾。去髮套。然髮套之去否。尙未定。至汝則大異。是汝夫行賈。服必如其業。是服更合彼贈汝紬絹與常御之外衣。最足增美觀。汝試登樓上衣室。啓箱觀之。鎖匙在此。卽取其服來。稍加縫紉。汝於新婚前恐無暇晷矣。余每見婚服。卽覺惆悵。不審何故。前遇之人。真乃無恥之尤。第祝生前覩彼暴斃。彼滋戲余。乃令密司革林大快。指動鼻話。若余終身將不能洗此恥。疇云革無是意。余決不信。既而陶拉取服至。余指曰。肩部稍寬。而袴管過長。言頃。余指忽顫。不可止。勿能針紉。殆惆悵已極。不覺流露。因歷思往事之失敗。謂陶拉曰。溯自改業旅舍以來。熱情頓灰。其故或由烹飪固勿若針紉之風雅。邇者多故。尤遠遜詩歌之儻遺懷。余已熟思汝婚後。大事已畢。余亦行附教矣。時門鈴遽響。開得來痴睡不寤耳之。似有客入廳事。乞晤居亭。異客也。或賃余居。亦未可知。則問陶拉曰。余髮整未。噫。余曾洗面。幾忘却。急命取朱粉少許來。余濃妝訖。復命持藏。余下樓晤客。客在廳事。相與寒暄已。余曰。余卽居亭。或稱曰。女居亭亦可。女子於企業界。樹幟曾不數觀。余之創此巨舍也。亦頗遭駭詫。尤駭詫者。則咸謂伶仃若余。無父母昆弟。細弱不堪。肩重任而竟能爲此。是固無待人言。余亦自審之。孰知爲之既久。乃恢恢乎游刃有餘。一如坡翁之詩曰。足與長於余而敏於余者。並駕齊驅焉。君勿喜詩。當勿更談。客申言欲喬居。余曰。有室一。大小絕適。且具爐。余舍

近忙甚。日有光顧。然首須知者。君得爲孤客否。余嘆家口。君苟無家口。必合設法。卽割余室居。君徐謀更。徙亦無不可。客應聲言爲孤客。余曰。果爲孤客。而無細弱者乎。敢問伶仃幾久矣。則曰。三載。曰。止三載乎。怪道容色間。猶見抑鬱。余之爲是業也。謂之旅舍。毋寧謂與昆仲同居。余性落拓。獲人區區資財。盡備飲食。報之無稍遁。匿蓋夙好如此。顧亦有勿欲報者。則惟女子與幼孩。謝之勿納。若君者。頗快余意。必圖精室報命。並爐與燈。一星期納六元有半。以星期計付。君於他旅館。固亦可以六元得一室。然純乎旅館。而無室家之樂。溢半元。則如歸之願償矣。昂云乎哉。惟君裁之。君云何業。余已忘之。乞見告。君厲盼維幾久。客曰。爲音樂教員。未審可意否。余曰。余何敢者。君勿作是言。余亦好科學。君舍此。可設講帳。授多弟子。在是過冬。盼維之人。苟聞有講師。罔勿欽動。余亦其間之一。足爲衆代表。君舍是間。無謂租價昂貴。旅舍少年。綦多。當介紹從君。受業。藉獲脩金。君每日何時有暇。乞示我。客欣然願以茶時授課。余卽允爲盡力。且云。余之助君。猶助音樂學也。言罷。歸語陶拉曰。頃有客賃居。余已命於克屋中設爐。裱糊。賃諸新客。部署頗可。余意室中固井然。蓋克長者。其理事如其爲人。第落落寡合。余常憚之。新客溢價。每星期一角五分。又溫存可喜。服白色服。高領翹翹。並諸美妝。余不悉記。其髮黑如寶玉。微笑向人。尤妙不可階。令余一見傾心。願其設帳。是間久久不去。余心始慰。惴惴竊慮其不能。然千尺之櫛。源於粒。實後事固難預料。彼既來盼維。日復一日。安知不遂久居乎。余悔不爲汝購一新服。而藏是服待後自用。白克君處有白緞。頗適觀。此服之緞。於汝實不甚稱。汝已拆縫乎。陶拉則曰。然。曰。拆縫無妨。於爲牧師夫人。雖勿合服。教員妻則甚諧也。陶拉意余欲之。則輟縫。余曰。是固幻想耳。後事難料。汝儘唯意縫紉。勿余爲念。余邀來客至衆。

前介紹相見。余向衆曰：爲諸君介紹見能克登教師。能君來此，挾音樂絕技，爲吾儕擴張聞見。復向能曰：爲教師介紹見衆客。衆客者，余常以昆仲視之。唯吾與陶拉二人爲女弟。照料昆仲所需，復高聲曰：余意教員與諸君，不無有感。新客來臨，疇能耳其絕技，而愬然無以報。余已允之，盼維亦定歡迎。吾舍諸君，尤不可後於他人。况新客初來，旣納之，復負其技，人將謂我何。司密司君有資產，必合援手。余當爲創購季券。從客受業，亦願諸君相繼如余也。余一伶，女子尙能辦此。諸君寧勿可辦時晏矣。將爲諸君備茶餐，請卽辭，言盡於此矣。

第十節 兩婚並舉師母玉臨

新客來已四日，相得甚歡。余笑謂陶拉曰：疇能預計及此，誠莫能之。汝與吾不意將同日婚諧。四星期前，汝事尙無影響。四日前，余事亦尙無影響。今吾二人且皆婚媾，又絕非夢寐。新郎二人均在舍，使非彼近居咫尺，並確信佳期將屆，幾不能無疑。則緣前怵尙未去懷，一前怵何事。汝當知之。一終疑尙在夢中。前此惡劇，若又將及余身者，汝戴此婚媾面幕，並拳髮與白紬服，尤顯美麗。余勉事修飾，亦能及汝美麗之半。雖愧不足望汝肩背，然亦羅敷有夫矣。栗君至可愛，已使購花束於羅維，贈吾與汝。彼誠豪士，汝當善事之。余今且試戴面幕，乞取寶針簪之。陶拉如囑爲余簪訖，而手顫甚且冷。余訝曰：何事至此。余雖心醉，猶勿顛也。汝色胡轉灰，幾如鬼物。試聽之，栗君似在廳事談笑。陶拉如言引耳。旣而聞栗聲，色又驟頰。余命其靜坐，且曰：更勿沉靜，將如雷轟。余亦擬屏冗念，俟事定洩憤於革林。革林二年前嘗辱余，今當邀其餐，而怒之。彼嘗諷刺如狂，今定一易而甘語如蜜矣。廳事中又有人聲甚確鑿。雖然，余心怦怦如逢不若。

試語汝勿斥爲妄。彼教員去此已二十分鐘。亟俟彼來與談。彼云：往旅館取行李。余低徊少時。先是擬赴汝所請。勿拆茲服。恐余或須自用。乃以此故來過遲。汝既拆却。蓋應爲汝有。且此事成否亦正難料。勿敢以此引爲懊喪。第祝汝幸福無窮耳。然汝究知余何感者。余更事多。歷有經驗。教師向余假洋二百元。竊慮或踏前轍。則曰：否。俟婚媾成就。余身純爲汝有。自當資財相假。非余多疑。汝余至愛。亦何容疑。是固有故。不能罄告。彼聞言。蹙額少頃。旋復坦然。謂余曰：婚期亦當不遠。雖作此言。而容色愴然大類。余自疚。狀此無他故。彼意余於未來。夫假區區款項。且止數日。必能相信。勿料竟不中得。毋心悔。余今亦轉念。亟俟彼來。且願勿逾兩旬鐘。余之偶教員。深堪驚詫。初未涉想及此。蓋愛弗拉史列門者。與教員能克登。一若風馬牛之不相及。倏焉竟成鸞鳳。寧勿可詫。然余勿恤人言。仰止能君者。固已有時。特猶未或施。余伎哀哉。培純將大失所望。然亦勿致過悲。恨覘其近狀。與余談吐。頗自落落。余言時。陶拉微笑。若有所思。余曰：陶拉胡笑。彼殆悅汝。故疏吾。汝勿余隱。余今樂甚。卽有之。亦不能怒。余忽人聲羣來。入於廳事。余謂陶拉曰：牧師來矣。毋顛怯。致亂風度。吾二人同一牧師。並婚糕。凌雜事務。舉出一致。大可節用。余之急圖婚諧。亦以茲耳。不則必俟與教員稍暱。方克定期也。余於教員。非有淵源。徒覘其外狀。溫存世所罕覩。而其面尤善足表。張其品格。余與陶拉。方清談。漸聞賀客聲來。密司革林亦至。談笑室中。若甚洽。余者然。彼來殆尤先他客。坐吾室。終日不厭。時余廳堂餐室。客坐幾滿。栗君之妹數人亦來。容顏頗可喜。余謂陶拉曰：彼等均處女。行爲汝妹。面幕緣飾。風采嘹亮。憶前吾儕作此妝。汝甚自得。然猶勿若今之喜極欲迷。中心忒忒。幾如鐘擺之不寧。汝聞其震盪乎。人聲嘈雜間。忽有刺余腦者。急呼陶拉曰：門闖間。非吾輩之夫歸來。

乎。試觀余飾物備未。釵釧脂粉面幕等何在。陶拉見問。瞠不知對。叱曰。蠢物。胡再勿定神。婚禮時必且失措。吾已兢兢戒懼。時栗君與教員排闥入。余曰。君等觀吾儕風神何如。庶事已未畢備。吾與陶拉寧非一雙。玉人栗等笑。吾或將失儀。余曰。勿瀆擾。婚禮始終。吾已稔知。數年前曾習之。栗聞而譖余。余曰。栗君譖哉。便臨斷頭臺。恐亦勿忘譏。諂轉身倚教員肩曰。牧師來未。余心搖搖。樂不可支。君肘被倚。得勿畏沉重。吾實主宰。已失不知所爲矣。遂呼陶拉與栗君前告之曰。吾及教員稍長。應先汝婚。時乎時乎。事已畢具矣。時賀客踵至。首爲費樓夫婦二人。余勿能辭。卽出致謝。施德平夫婦繼至。次爲坡姓女並培純君。更次爲革林。余均謝訖。忽一婦人突如其來。咆哮室內。余大呼責衆勿阻其入。比婦來近。余叱問爲誰。婦大聲云。爲教員妻。余訝曰。汝寧爲教員妻。曰。然。余教員之髮妻也。曰。噫。余非教員髮妻乎。孰能更妻之。五分鐘後。余輩大禮告成矣。汝何得涉足。是間復呼教員曰。能克登君。胡勿驅之。聆其出言無狀。胡勿與質。汝寧非丈夫。汝不斥余。自斥之。卽盛氣向婦曰。再勿去。卽扯汝帽挖汝目。婦聞言轉怒。出婚書爲証。並云。尙有兒女六人在旅館。余氣驟餒。則好言曰。汝幼弱太認真。余固能絕汝。吭然斷勿至。是汝便激余。亦不爲動。因余方在吉期。不欲行無禮耳。幸哉。汝來之早。出汝婚書。並兒女爲証。令余勿中其計。婦又曰。余將控其背婚。彼作此狡獪。獵婦人資。已非一次。有獲輒衣食。行樂衆所共知。余聞其說。俯首結舌。旣而謂能克登曰。教員胡勿質辯。能面有愧色。挾帽鼠竄去。余戲呼曰。得勿須假二百元。否。時士紳盈門。阻其去路。能惶悚萬狀。余慰之曰。且與妻孥安居。毋更滋事。復謂婦曰。恕其已往。復歸和好。汝已珠還璧返。當事慶賀。勿令能君以勿得史列門爲瘡。言罷。夫妻偕去。門復闔。余謂栗君曰。是誠趣事。能克登之恐慌狀。令余終不



能忘亦不能笑。足爲新聞資料。因笑向陶拉曰。栗君得無亦有妻在。男子殊勿堪信也。時糕餌雜陳。酒筵悉備。余遜栗飲食。復請白克君歌曰。歌足以安心志。是世擾攘。殊無寧隅。栗君聞而謔言曰。胡事擾攘。余曰。栗君慣多謔。革林在隅。乃大笑不止。余怒曰。革林。汝何笑哉。且言之。有何奇事。不則速離。是間酒饌。雖盛。勿得染一指。汝侮余已非一日。竟敢覲面大笑。速去。毋得逗遛。卽前揭其髮。時陶拉與栗君且行婚禮。余怒詈不絕。陶拉卽來勸止。且泣涕。余曰。乞見恕宥。非以汝婚而心不快。亦非以余事介懷。余於彼。因未耗多資。何便氣憤實緣。老倡欺余太甚。遂失常度耳。幸勿涕泣。試爲一笑。余已揭彼倡髮。氣亦漸解。茲當往觀咖啡浸濕否矣。

第十一節 赴市場儉嗇逾恆

陶拉既婚。余益無聊。惟於飲食之微。稍求金錢。以自慰勞。某晨十時。余將市食物。命開得來戴帽携籃。隨行。開尙蹀躞。余速之曰。急去。遲將不及餐。且是時蔬菜正多。得資論價。開曰。將市牛腰肉。與食店之燻牛肉乎。余哂曰。食旅客。何須貴品。汝痴矣。速往。勿後於時。既蒞市場。晤場主人培德。呼而詢之曰。培德君。普通牛酪每磅若干。培答以三角五分。余伸舌曰。殆謂旅舍居亭。係金質。澆製耶。與我二角七分。之牛酪。他類價昂。俟其廉時購之。復取芹一束。詢何值。則曰。一角五分。曰。芹已罄。贖茲腐渣。培曰。脫嫌腐渣。乞明日來。曰。否。腐芹亦適供旅客。余嘗進之。而客不知。第價猶昂。此束汝已不能貨諸他人。當與小洋一角。盡畀我。遂命開得來納諸籃。囑曰。慎之。毋竊食。復語培德曰。余至已晏。佳品貨罄。原擬市牛腰供旅客。茲旣不得。煨牛肉。牛腰亦作罷論。當稍市牛頸肉。薯芋團栗佐之。煮供盤殮。其味滋佳。第薯芋亦過昂。擬多購團。

栗然一味須臾卽盡。定須稍兼他物。因問培德鳥價如何。培答甚昂。余不覺微哂曰。價昂哉。然余豈肯破囊供旅客。又詢羊腿每鎊幾何。培索價十角。余曰。母居奇。汝知余需何物者。鹽肉一鎊。小豆一盤足矣。二



吃吃笑。余叱曰。汝胡笑不止。籃過重否。幸未市羅卜。母以區區爲重也。曰。茲已足乎。曰。足矣。當速歸。膾肉過遲。將老若革林之面。勿能下箸矣。行次。余喘甚。訝曰。胡余常喘哮。幸膝間濕疾。猶未劇發。既而見白克

者價廉而質美。視市薯芋每夫息兒(英量名)須一元者。節資良多。培又問需否芽菜。曰。已有芹。母須是矣。且食芽似過奢。余不謂然。旅客脫過劣餽。俟再購之。培德問需蛋否。曰。是月蛋惡甚。母以詢余。曰。是尙二月間蛋也。曰。有是乎。將購三枚。緣一客寢疾。晨間乞蛋少許。然則價若干。曰。三分。曰。佳哉。煮以供餐。每枚可取客一角。客勿願償者。後此當勿可疾病。開得來匿。余後

君覲面來自念。天時嚴寒。容色又老醜。可厭不能草草見客。便深掩面幕。而過比抵舍。市鐘已報十一下。竊思自晨至夕。供食者惟肉膾一事。卽亦無法。余更有一婢名沙孫。蔬物持歸。立命沙孫取肉與豆入。速爲烹煮。沙方熨衣袴。余促之曰。余去復來。應已熨就六件。餘置此。俟開得來熨。則命開前。而開方垂手立。若市物過勞者。余叱曰。小兒女。生於憂患。當知力作。疇能口吐金銀。垂手享受。速來熨此。服余當登樓視病。客囑咐旣畢。余遂登樓。竊幸病客誠堪歡迎。緣每事得賺其資五分。卽甚佳事。蔑有愈於此矣。獲其賃金。而病夫勿能多食。則余大利在焉。其次病者必思美食。而余得要。以重價。又其次凡有所需。賺其二角五分。脫往撫問。猶醫者之晤友人。每次需資五分。其人士星期付價至十一元之多。此星期亦勿稍遜此數。而所食綜計。殆勿能活一鳥。日惟麵食一口。茶一卮而已。余旣登樓。佯若心戚。問病客曰。司密司君。今日何如。司曰。稍愈矣。曰。稍愈乎。今余樂不可支。以余見人疾病。心則大戚。於親戚尤甚。君處是間。竊維無所不適。而中心終勿能釋然。余之旅舍。實行賓至如歸之義。於病者尤周至。敢問今日胃納如何。曰。稍佳。曰。思美食者。乞言之。盼維能辦。無勿立辦。晨間余徧覓鮮物。得蛋數枚。供君之需。第價奇昂。而余亦勿計此。止求君能稍進飲食。支持精力。余則甚喜。二豎辟易。君卽健復。然余尙有囑者。究不宜多食。多食滋危。熱後尤宜戒之。余知而勿告。則非兄視汝矣。寒熱復作。其害如刃。苟勿慎之。立貽後悔。余方媿媿談不絕。忽見司君之葡萄酸膏。便暈問曰。膏冷矣。須爲君更換。否而司容色若甚厭余之刺刺。遂轉言曰。然則無須更換。余鈍甚。於友人抱病。愛之不知可厭。開得來逡巡無事。將往督之操作。君脫有需。儘告余。茲請暫辭。得暇卽爲君備午餐。退樓自思。余獲一病客。日苟兩進其食。卽可賺一元。今當賺其葡萄酸價。客甚貧。

獲微薪且須養母。然余不能顧天良。第患其病愈或多。食大耗。余資當竭。力恫慄之。彼經恫慄。必不敢多食。茲余所獲較初冬大增。初冬時物價昂。且教員佔余室。兩星期不名一文。他客去者。亦欠余七元。今則大異。供食以鹹肉菽荳。客不樂。則聽之。幸在盼維別無他旅舍。與余爭衡。余得行唯所欲。諺云。一日出則打草。一言其勿懈也。其余之謂矣。

## 第十二節 納旅客新奇拔俗

陶拉婚已數月。仍居余舍。一日。余入其室。陶拉方理服。見余輒遮掩。余笑曰。已見矣。汝婚將四月。胡尙羞澁。今應服白法蘭絨矣。彼麻綿衣宜藏。諸箚掩以紙。勿令人見。爲得陶拉忸怩。若畏余諷。余曰。毋欺。余已見。爲栗君幼時縐衫。汝藏之。然乎。意茲物勿適栗君。而適栗得而君之着。栗得而英語小者之義汝夫聞余言。所謂卽其拳以擊其頂也。其謂何如。吾爲此雙鬪戲語。不啻汝夫口出。汝夫者誠慧男子。與汝偶合佳妙。絕恆余至今引爲快慰。茲余之來。有要事語汝。汝口味大異於昔。或思餽饌。望告余。此其一端。又有新聞。余納一新來客。下榻於培純君之後室。室雖勿大。頗便下規。威爾屯花園。客云有好花癖。他日汝試窺之。其人儀容姣好。不數數觀。更有佳名曰「愛茄拉倫愛文」。汝聆其音。寧非新穎。客年殆未二十。拳髮四垂。頰緋若女子。云須在此過夏。彼甫自城市來。因遭不幸。今但求勝地。徜徉娛悅。心志居室。求幽美。有花木掩映者。爲佳。噫。客誠鬱鬱以訥。訥而又敏者。余多方揣度。其爲人。彼定有所歡。不能償願。來此消悶。否則彼所歡女子之父。嚴貧客。而勿令女近之。然客固非貧者。衣裳麗都。揮霍不貲。或客初未有歡契。讀盼維女子。詩歌艷之。故來物色耳。余躊躇。勿能決彼心頭事。或未肯洩。諸吾輩嘗覘其憑欄俯瞰。威公之園面芽。

蘭鬱金而唱曰「花乎花足解愁而慰人於寂寞之原」汝果欲俟飯時窺彼則余迫不及待其人可愛。夙未曾見不圖盼維村。余史列門之旅舍中得此奇士而勿知其行踪寢食何安使余未歸教且潛入人室無損道德者定伺其他出而啓視其箱或有信札照片可資研探汝思之余信教之人陡作此想絕不審客爲何如人而謀瞰其室得不斥爲大背素性且不論此其人呐呐如童子眼碧如玻璃之酒余後更勿爲文當爲古詩厲意以諷動之自審頗長此道願使盜得其照片則文思奔騰或仍壯胆贅一二言於後亦未可料培純君乎彼知此必深不樂然余與齟齬已一星期亦無事慨嘆培固佳士且睿智莫能欺之惜粗俗無儀度狀尤鄙陋髮硬而直如帚色亦如之余廉其租且周旋之者以有他故在曲意承其旨說者謂仁愛起於家庭余深知彼爲牧師必獲終吉故屬意之嘗爲綴領並兩取其衣針紉紉已而余若猶未者其殷勤如此質言之彼實智士爲牧師終勿至躡蹶然今苦矣余勿能勿移其愛而注之愛君愛君一日得素未謀面女子之親暱定親暱之且於盼維無他人能涉足是間奪余愛竊度其來必求偶無疑天或玉余於成乎彼之來也勿問賃價率爾擇一室徒愛其幽靜耳於是可見爲無識少年余愛弗拉史列門非兼弱攻昧者流於其賃金得所應得未嘗溢取半元第一事頗縈余懷威爾屯女裴兒之室在花園中適對客舍裴常傍窗坐風日之候且歌且針繡弄玫瑰葡萄之花指繞拳髮作戲恃父之富貌之美若終日無所事無所思者余不患其害愛君第患愛君之心爲所引誘當以防閑愛君爲余責余見裴兒乃大悔不應賃愛此屋裴非貞女卽貞亦未可持久彼見余舍姣好少年必更倚窗佯爲不見少年而少加意修飾焉余必伺其動止當於樓閣穴小孔以瞰之稍有不端入余之目必告其母噫流光何速餐



## 第

## 九

## 集

前擬拳余髮。並更衣服。不暇更談矣。汝需物勿須告余。知汝三日所需。必欲荷蘭食叶入麪包。余去矣。望早來餐室。當引汝晤奇客。愛君余退。窺裴女。乃絕巧。裴女方倚窗。作態。愬之天良。亦應自愧。不審作何思。向指絮語。余忖其狀。顯然若誦己名。決無舛誤。彼再不輟。余當干與之。余無他術。則戴帽往責其母。其女咫尺間。調笑而彼不知耳。少頃。裴狀又若隔窗。頤語。惜未習。嚙學。不審余足下之客。作何應對。裴又在何處。學得此語法。殆受諸學校。可嘆今之幼女。赴校肄業。十九染惡習而歸。裴不去窗。余亦不去。此樓閣必與相持。果相持至茶時。誠大可粲。堪入詩歌矣。而余受害實甚。每見此倡。必勃勃怒。裴兄時亦入室。並立窗前。戲曳裴髮。且拳之作。螺狀而閣下移椅聲。猝發。必愛君憚其兄見而曳避之。余更度愛君此時。定僞爲閱聖經。或事丹青。厥狀且甚。栗六然則愛君亟避裴兄。其情可疑。不無曖昧。雖出臆度。定勿謬誤。余將使威爾屯夫人知之。其法至易。但於鄰家或教堂中。微言之。必能達威耳。余雖在此。心又牽念二婢。現方何作。沙孫是否製麪饌。開得來。囑守乾蘋菓。得勿覩余。勿在遁園中。拾石擲鷄。雖如此。二婢卽毀廚室。余亦勿捨此而去。必與倚窗。裴女相廝守。其母處必稍放流言。令知有自樓閣窺之者。庶幾防閑其女。沉思間。對窗男女。忽喧笑。比自地平下窺。蓋愛君方指畫窗間。彼二人遂笑欲絕。愛君門鍵有洞。余思自洞內視。可見室中狀況。愛於茶罷。常散步少時。後此瞰其勿在。當潛入其室。彼率勿下鍵。余苟入焉。必有探獲。苟其下鍵。余衣笥之鑰。亦可啓其門。可幸可幸。彼定勿虞人潛入。第伺他出。便可行事。頃刻間。思致潮湧。轉視裴女。已退戴帽。逕去。余亦欠身下。往視開得來。旣而衆茶餐畢。余立堂宇。伺愛出。少頃。愛果降梯。鈕着珠蘭花小束。回首見余。吻其手。微笑頓令余心飄蕩。良久。勿已迷亂。幾至癡狂。卽已歸教。與培純投。

契亦不能自持也。愛去遂潛近其室門。出匙投之。適合。因念愛君之歸。約在半時內。然已足與觀覘。卽入室偵察。愛加拉倫往日之事。視其書。有「巴倫」「模阿」「白勞英先生著作」「郎反羅」「開英守惡海司」「提凡羅」「華特浮」「秦甌」「康搜羅」「哥林」「銅培哀孫」。均古詩什。不禁欽其爲騷客。更有法文書三籍。並照片一。急取觀之。則非愛君而爲幼婦。殆屬其題跋者。其名爲「海倫罕越」。而非裴兒。雖尙無要領於心。稍慰。既得小靴一雙。佳妙罕覩。又半靴一雙。亦止合女子之用。徧觀室中物。愛君若絕無嗜好者。既無烟管。又無烟具。烟葉。床室皆精緻。若婦人。尤可奇者。覓得一指韜。金質製成。刻名卽「海倫罕越」之縮寫。此女殆悅愛君甚。故肯遺以指韜。嗟乎。愛君蓋常用此指韜。其襯衣在桌。方綴紐。工整如出余手。亦絕佳。綿麻縐摺。一若絹帕。而土耳其玉石之扣。尤鮮明耀目。方置案頭。余幾欲吻之。更覓得一花束。花已敗謝。然彼嘗寶之。當持歸室中。猶覩愛君。茲照惜非其影。否則贅言於後。彼出而歸。非神人。必勿能察爲誰作。今既徒勞。當更求美紙書數行。擲諸案底。既而覓得白紙一冊。皆有繪事。殆非一二日所作。視之爲「人首」「花草」「樹木」「眼鼻」「靠椅」「山水」等。凡大地之物。莫不有之。末一肖像。卽爲威裴兒之半身。蓋適間所作。作就示裴。與其兄。故二人狂笑耳。繪像華美。一似其人。余正凝思。忽愛君之聲已達廳事。大駭。竊怪其何來之速。倉卒欲不鍵門而遁。轉念勿妥。乃聽室中諸物凌亂。鍵之以出。佯若無事。往迎愛君。故問曰。愛君來乎。自室中來。抑散步歸。愛君曰。散步歸。因詢余樂之否。余謝其問。且曰。甚樂。散步。明日當共出。盼維幽僻。奇詭之所。吾靡勿周知。常於此季。出游仄徑。名花初放。吾儕少年。輒動游興。况余夙嗜浪游。若小羔與乳羽。耶。君萬勿聞言神馳。苟興豪。乞來紗幪小坐。夕頃。余當候於彼間。自君來此。未聞鼓

琴度必能之。倘荷愛玩。余琴殊深榮幸。然乞慎記。今夕在紗幮候君也。既別愛君。余卽作詩章一篇。佳妙逾恆。自亦勿料於此。布衣學生一何致敬。若是稿就。細爲騰寫。擲諸其室中地。平俾愛君得之。思所由來。方謀謄寫。思潮湧落。念此詩盡人見之。必生感觸。况封緘嚴密。尤足動人。彼得此。勿知誰作。勿明何旨。驟發見諸門。陬或案頭。定深驚疑。驚疑亦足爲感觸。一助。又思以何色紙繕寫。藍耶。抑石紅耶。藍色真誠。而石紅足表愛情。決用石紅。彼奏絃琴。如奏風琴。猶憶昨夜。述余各歌。似亦有旨。然則今宵。掌問。苟勿風濕。拘牽。必畢繕此詩。而後休憩也。

## 第十三節 情繾綣室女語冲男

詩既繕竟。卽夕愛君果來奏琴。余與縱談。因誦前詩。大抵頌其風致。映麗而余仰止之殷。願附以婚姻。彼亦云。愛余。俛傍良久。始別。余寐而甦。猶恍然。縈心目。間不能自己。回思彼云。愛余。且答時風致。佳妙純出自然。余爲魂越。幾至斃。殆不復知。可喜。又憶前夕。余臂交乎其身。頭枕其肩。彼首搖動。髮掃余頰。若登仙境。獨坐室中。百感交集。忽聞開得來之聲。如夢始覺。因問曰。開得來。胡事驚惶。開云。囑沙孫備衆茶餐。余曰。任沙爲之。界以麪包。與菓漿。慎毋擾汝去矣。今當會計衆客賃金。無得入余室。開去。余又下鍵。擬稍定心。至客茶餐。何物。自不思食。亦不爲人。倥傯。自慨此身。若鳥鵲。突不定。尙有何心。茶事。卽任陶拉爲之。况栗君此時。當耽耽於陶拉之側。若將嚙之。而白克君。每星期七。往坡菲列史達之所。培純則交歡其孿生妹。亦均無事。余顧念余之命運。茲有歸宿。引瞻庶物。都作歡容。愛君所欲。余無不致之。彼愛石蘭。昨以小缶植少許。置其簾底。彼見而靦然。余固勿敢信其愛已密。偵其意。乃知愛君大異恆情。蓋余患其勿愛。

己者患其交歡。威斐兒而疏。余外表觀之。罔勿如此。故每午後登屋窺其姦。至二三小時之久。如是歷一星期。斐兒於晴日必倚窗擲花。自吻厥指。笑容可掬。頤語目話。末乃戴帽出行。而愛君稍遲亦隨去。竊念未窺前。彼等殆已交好。斐兒參與其間。豪勿省覺。余必令威夫人知之。又異彼輩何任斐兒參與其間。脫余有歡契。若愛君者。斷勿令兄長隨行。監察隱密。以此覘之。愛君或勿契斐兒。而契余耳。否則斷勿有是理。余推測再四。不能決。探之愛君。愛君悉爲余言。彼云。勿契斐兒。而惟契其兄。其兄與同學。且同級。彼之來。此亦爲晤斐兒。斐兒名亨利。頗欲爲妹作冰人。使非有余！吾！自身！愛弗拉史列門者。阻撓其間。事早諧矣。此爲愛君告余之言。然則愛君之真契。惟余當之。而爲其第一交歡之人。方愛君言竟。又歌曰。一甚矣。愛情之渺茫。吾人行樂。勿能踐其半耳。余曰。余意亦然。吾之交歡於人。今方初試。彼遂捉余手。嫣然向余。至今憶之心。猶跳蕩不可終日。彼所以罄述衷言者。緣余先歡然告彼。有人窺探兩窗間情狀。悉已洞見。時余與愛並坐紗櫺內。沙發。彼方奏琴。余心動。伸手將撫之。既思不可勉強引歸。愛君已覺。卽又捉余手。余小言曰。手痛。乞勿過迫。余指且云。午後見其吻接他女。彼微哂。捉余手至緊。雙眸明瞭。朗然向余。更暱余坐而言曰。一吁。史列門。勿疑余心。他屬余僞。爲此真情深蘊。衷曲余所愛止一人。他皆無有拳拳。一若婦女。嗟夫。史友更欲聞余言否。余聞之首垂其肩。顫言曰。可勿須矣。今日思之。彼誠義。男方余謀吻之。羞暈撐拒。宛似女兒。彼弱甚。余堪母之。而彼懜懜勿之知也。嘗聞人言。童子情竇初開。率易墜老婦彀中。此事得母類。是其時。余二人情談良久。彼問門下艷詩。何人之作。且云。詠彼美麗。莫或與京。滋愧。勿能然。固揣知此詩作者。且篇後又有縮名曰「A」S」二字。母必愛弗拉史列門無疑。余曰。余一



婦女自供其蘊。滋畏見輕。勿敢明告耳。愛君乃曰。婦女者。若珠蘭。若燕尾。草理應自顯其色。況珠蘭尚遜其美。具錦繡於胸。次焉能勿露圭角哉。嗟乎。余聞其言。頓被提灌。喜極無他思量。但求寢處。其傍携手。勿

釋。當促擇婚期。如此佳境。即昨

日事耳。至今思之。恍如夢寐。少

頃。聞其聲入室。方蹀躞。心又怦

然。意彼纖趾。必着美皮靴。愛君

服華甚。巾間常餘餘。滌澤。即此已

大快。余懷無恥。斐兒倚窗吃。吃

何能爭。余禁鬱哉。然余無事。不

妨復登樓閣。窺其何狀。猶如前

否。茲且先赴紗櫺。愛君或聞聲

踵至。茶餐前。苟勿見愛君。當往

窺斐耳。既而不見愛。乃潛涉樓

閣。如前狀。遙見斐依舊傍窗。僞

事針紉。頻偷覷窗外。口作笑靨。度其猶須作他狀。蓋愛君聞余言。尙未達斐耳耳。少頃。果垂其針。舉手過

目。起落不止。如此談吐。實未先覩。既而裴去。余亦返室。俟衆茶餐罷。愛如例散步外出。余枯坐俟之。良久



不歸。深滋疑慮。時已九鐘。每日必早旋。今胡稽延。昨宵此時。方與並坐沙發。聆其談吐。罄述余愛慕之忱。實初次所爲。與之手而託以終身。彼亦立答余云。固愛余第。彼譎幻令余心大勿安。其言雖如此。余當乘其未歸。潛入窺其室。彼來卽微步。亦能聆其音。而趨避。蓋九時後。靈台清靜。彼果來。當走梯。傍迎之。邀入紗櫥。共語。余意既決。便入其室。室有清香。如玫瑰花。誠如「密爾登」詩翁云。咳。聲令室隅生香。余被激刺。幾攝魂魄。驚喜交迸。轉念間。愈添愛感。當徧視一周。然後俟。諸梯。彼箱。夙。鍵。前次未能啓視。茲真天緣。箱鍵未落。遂啓視之。則大駭。其中所有。蓋盡女服。女外套。肩披巾飾之類。愛君寧爲盜賊。假厲是間。以獲其贓耶。然勿甚似。或彼幼弱。不知利害。而誤爲竊盜。顧彼亦勿足欺人。忖度間。又見大衣數件。並巾帕均刊同一縮寫名爲「[H]」或「[Helen Hawitt]」。海倫罕越。與愛君名懸殊。決非其姊妹。明甚。然則或爲其已故髮妻。而彼又爲余言。除余外。初未投契他人。然則何故。必值其底蘊。今宵得此機緣。寧勿交睫。必偵之。翻求數四。又得女子照片一。酷似愛君。必其姊妹。署名亦海倫罕越。似已從良人矣。以此推之。愛君誠穿窬者。流嗟乎。吾寶貴之愛君。其照片中姊妹之容。亦美甚。令余喜欲吻之。覘其華服。必爲貴女無疑。正凝神周察。愛君猝至。大出意料。無已。卽向愛君道歉。曰。乞君見恕。實未聞君來。余甫經此。見室門未閉。箱笥洞啓。慮偷兒潛入。君室行竊。卽進窺察。且爲掩箱蓋。君殆出門。惶速未闔。鍵歟。請覘君物有舛誤否。余甫入室。尙未及檢視。以汝箱下鍵。故未能見耳。余言既出。自覺矛盾。不禁粲然。卽曰。幸君錢在他箱。當無恙也。君年幼弱。不知謹慎。宵色已深。何事稽君至是。余在紗櫥。遲君。幾勿能耐也。言罷。遂出。

第十四節 事譎幻史妹厲少婦

次日。愛君勿在舍午餐。余滋不樂。雖相共止三日。勿能頃刻離之。備有牛酪烹雞子。供彼之餐。而彼乃勿及一嘗。轉令培純。君大饜饕。饕幾盡三之二。余爲培言。苟旅舍本星期勿閉者。彼納價勿能如前時之少。於他客。然余舍卽閉。獨愛君年幼。當不忍驅之去。度培必驚疑。且此次浣襪未爲補綴。尤足動念。前者欲爲牧師妻。故爲綴舊襪。今則大背初念矣。茲且不論。時余悶甚。赴樓閣窺。裴以遺懷。裴方製一衣。白色鮮美。如新婦服。然彼不能有愛君深訝。製此何爲。其服似昨才畢工。彼正緣袖飾。余興發。窺窗細調。值其更有何狀。第見陳設華麗。確爲新人室。而裴兒則白色服。首圍紉巾。一女子傍鏡。立即服前見之。新婦服而裴兒舉。慕慕其髮。確似將婚者。冀其回首一瞻。容貌良久。竟勿回首。余懷瑤珠不下兩分時。而彼渺然去矣。緬想態度。酷似照片中女子。卽名海倫。罕越者。彼爲愛妹。然則愛君亦必在彼間。胡愛君於妹之婚。而勿余邀。彼勿暱。余復誰暱者。至新婦之爲海。亦決無舛誤。可厭窗簾下。弛格。余視綫不能窺。後此情狀。然猶勿肯遽離樓閣。開得來大聲。覓余故不之應。旣聞開呼。曰有生客在廳。候詢要事。余驚怵。竊怪奇事。踵接生客。有何談。當往詰之。且對室之簾。旣下。亦無可覘。遂下樓。晤客於廳事。客問近有幼女來寄。厲否。如有之。其人在否。余曰否。余之旅舍。專納男子。客曰。余有女來賃於茲。室於頂閣之下。面臨威爾屯花園。已數星期。曰客誤矣。是室爲一美男子名愛茄拉倫。愛文客之女。卽其名否。曰其名非如是。曰請述其狀。余曰。客何權能作是問。然姑爲述之。其人絕美。而體小眼黑。作光拳髮。飛舞手足。纖細聲低。唇紅如玫瑰。右頰有微痣。客曰。然。然。茲在室否。曰否。今日午餐前他去。至今未旋。曰。然則必余女也。余訝曰。愛君耶。其名愛文。何爲爲客女。且服裝一如男子。曰。愚哉。彼喬裝矣。余恍然曰。審矣。審矣。汝宜急追。然已勿及。彼方結。

今卽去亦已。勿及姑示汝門徑。此去向高屋對街行。汝苟不省。俟余取帽偕去。余二人匆匆出。至威所。余嘆曰。惜哉。勿及矣。不見牧師已出。而馬車載二人疾馳轉灣。乎欲入問者。請卽入。余當歸舍。然汝女與亨利半時內成婚。必已乘車他遊。無可疑也。余歸少頃。赴陶拉室。見盼維新聞登一則。頗奇特。卽向陶拉索觀載曰。

空前趣史 一二日前。忽有特異之事。發現村中。供街談巷議之資。吾儕亦談議之少數人。此事且徧村隅。吾輩應爲正其謬誤。俾衆周知。吾輩之友威亨利君。性極溫和。村中咸欽其人。在校。一女子。妖艷絕倫。爲人嗣女。父母於彼投契。亨利深加反對。不省以女尊貴而不欲其與人接抑。有不慊於亨利。未言其故而唯反對之。以故亨利歸。俟機緣未幾。村中有女子所創旅舍。舍一少年。性溫而貌美。風致動人。舉措一似女子。室窗臨威爾屯之園。並其退休所。所謂特異之事者。遂秘密進行。則見亨利衣服瀏亮。吾儕頗訝其改常度。一日有老人來村。覓其女。覓其女。聞其女已諧婚。老人覓諸女子某某之旅舍。迨自旅舍出。而主婚牧師亦自威寓出。追其女勿及矣。四輪快車載一雙快鴛。鴛往乘汽車。老人喪氣而返。吾輩祝此少年夫婦歡樂無央。第盼彼艷麗女子。勿更作男妝賺人也。

余讀竟。謂陶拉曰。當取歸室中。比返室。驚訝不可方物。狡哉彼女。余實與之吻。每一念及。血爲沸揚。方陶拉背立。余於樓板拾得此報讀之。沸揚者不覺更劇。諛者。裴兒思之。癩絕。余非漫誇海倫吻。余時方患其嗜煙力拒之。乃不能脫。卒爲所吻。彼竟無菸臭。遂常吻無臭。亦如是。噫。孰知彼竟不嗜菸之女子耶。亨利

携之歸。其喬裝服殆已毀。却然勿省。猶念與命爲仇。否自怪其形。而人方取作新聞資料。欲獲安靜者。莫若亨利喬居他方耳。

### 第十五節 哀矣哉殫心驅鼠之人

愛君既爲贗鼎。余數日來之經營。又成泡影。窺鏡自慚。老醜交迸。無術足以回天。余舍近來一醫士。褒登君所言。乃大觸余懷。余與栗君、白克君、培君、並醫士。嘗作手談。見其室有砒。署曰砒質。訝問褒曰。藥之用。止足以藥鼠。自殺何爲。有此褒笑曰。汝尙不知。婦女年逾四五十。服是能轉爲二十許妙人。且大肥體。量余曰。君言信乎。然則若余之勞勩而衰老者。服此即可駐顏。面龐雖癯。肥之亦易耳。異哉。余舍中人。身肥而面皆癯。教中婦女。大半豐肌。曼理。或專服砒爲事。因顧培君曰。汝謂然乎。婦女事此。尙何足取。竊嘗思之。彼其入之心。應取而懸諸高竿。觀作何狀。教中婦女。率爲回教。或他邪教之徒。不知利害。君爲牧師。試念吾儕安居於茲。而彼等。懵焉甘毒。如飴。當有以教之。俾登善道。可嘆人心。野蠻如是。然勿責教中人。卽英國與吾美邦女子。亦嘗事此也。復謂褒君曰。蒙君見告。世之求美者。必飲鳩之類。余憶坡姓孿生姊妹。肥且嬌。言未畢。白克君面轉頰。余曰。無干君事。當問培純君。坡女何爲有此。坡今爲牧師妻。牧師乃自不知妻之爲自殺者。流求無謂之美觀。而輕身服毒。至於死。勿悔。又詢醫士曰。褒君服毒寧多多益善乎。意必有度。願卽知之。稍擴哲學見解。栗君則曰。須四十格林。每格林約中國一厘七毫一絲許。余曰。栗君謔言矣。婦女寧以司格來。約三分餘之量名。量毒質哉。余已知之。故作是問耳。寧謂余不知耶。衆旣散。余思砒能美人。必試之。潛竊醫士之砒。背人吞食。不料大壞。幾殺余身。胃中火發如焚。悔不應食。悔不應食。老去雞皮容顏。憔悴計

無復之。乃出於此。竟以此殺余身。耶噫。噫。服毒過度。臟腑具焚。奈何。奈何。奔赴陶拉。所呼曰陶拉。汝在何處。速啟門。納余。余病甚。中砒毒矣。余止吞少許。尙不及金雞納一丸。胃中攪撓等。火發。將以何物解之。陶拉曰。蛋質能解毒。曰何事。曰雞蛋。曰諾。余往覓之。室中尙餘數枚。陶拉助余尋覓。余悸欲死。呼陶拉曰。速往覓醫士在室否。苟不在室。命開得來。追之歸。速速。勿念蛋事。急往覓醫士。又呼沙孫曰。速爲覓數雞蛋。沙孫四尋得十二枚。畀余。盡生啖之。醫士亦來。余喜曰。醫士來乎。方憂君來遲。余中毒且斃。君携清胃玻璃管來乎。毒爲砒。砒質。遂張吻示醫士。詎意醫士既來。胃亦漸甯。不復焚熱。余曰。今似稍可。君試度之。殆已出險歟。危哉。頃幾斃命。君欲聞余中毒之因乎。實出可厭之鼠。余取所謂獵藥者。其藥亦有呼爲驅蟲藥。或任他名。君自稱之。余不能折中要之。余取得是藥。後貯之盤。而置諸貨室。以驅鼠。既而忘之。誤以爲糖。取和檸檬食之。亦勿覺異。迨毒發始憶之。嗟夫。醫士使非有蛋清與君水管。將不堪設想……余必死矣。今疲殆若貓。不能跋涉。遂呼陶拉曰。乞扶持登樓。俾吾就寢。陶拉如言扶余睡訖。余猶故呼曰。可恨哉。鼠也。因囑陶拉暫去。俟晚餐時視余。醫士在側。余謂之曰。褒君。余有一言。務乞告衆客。其言非他。卽余中毒之因。徒以驅鼠耳。醫士與陶拉既去。余悄然思。苑然笑。念已脫險。後此卽肌黃如硫質。應事漂染。亦勿再嘗此毒。第更有要圖。危險甫脫。而情思又勃勃。醫士與培純二人者。將誰可託。竊念培君當益勿疑。余受毒之由。以驅鼠爲飾辭。絕妙無痕。莫能窺見。余隱惟陶拉覘余舉動。必洞其故。幸彼長者。先未忤余。第今已有夫壻。或與前異。洩諸栗君。而栗君素詼諧。喜共友。執嘲謔。且縱談之。奈何。時余體倦甚。若經月之病。至少須休養兩三日。然菓物急需製漿。且無人監視。二婢定擾亂室宇。輾轉迴腸。卒無寧宇。終乃盡棄。



不顧且幸。身無恙。後此卽迫。余服砒亦勿。威屈天下。斷無返老還童。易若染帽之事。可恨。貿然服砒也。

第十六節 吁嗟嘖浪跡乘車之樂

余服砒既痊復。造陶拉與談曰。吾有要事就商。諒所樂聞。余自誤吞藥鼠之藥。容顏益敗。竊慮自此坎珂。且衰。登醫士進言。謂余必易容。後此庶稍如意。今無他術。惟有赴紐巴作兩禮拜浪游。以消積悶。紐巴繁縟。耗資必多。然余自業旅舍。積資已不貲。况少婦應事游玩。而又如余之樂於游玩者乎。竊嘗聞之。諺云。一長途迢迢。萬象雜陳。一苟赴他埠。較居盼維。聲價必稍增。且余在此。又無美麗富有之名。何樂不他去。余赴紐巴已決。然彼二婢。奈何處之。開得來刁滑。沙孫好游如余。非汝監護。糖與茶壺零雜等物。不使偷竊。實乏善策處此。至旅舍內事。實甚清簡。陶拉聞言。慨允監視。余道謝不遑。且諛之曰。汝誠溫厚於人。求無所勿允。今既獲請。雖汝勿操勞。而管鑰有守。心則大慰。陶拉問余是否往易容。曰。然。今當實踐斯旨。夏季殆勿能歸。舍行止雖定。顧何服往。頗費躊躇耳。余之資財。半市衣飾。則當華吾服裝。以壯觀瞻。前教員厲此時。曾製白緞服紅綢服。各一。皆堪充球衣。又有一錶一練。並寶石多事。尤有懇者。汝婚時。栗君與汝之珠。倘能假用。當善爲珍護。且深感紉度。汝夏季當無須此。兼甚適余妝。汝謂何如。更有說者。非余美意。偶汝以栗君汝亦未由得此。故尤應蒙惠假。余以白紗纏腰。藍縑緣裳。佩汝珍珠。他日之夕。必可大逞俊采矣。且將取新製灰色陸離之服。爲旅行衣。旅行時或定毀損。是服然求歡樂。且謀觀光。上國勿暇計此。蓋初出。決宜風彩。余之冠邊緣絲絡細鬚。飛垂最盼。本季內港地。又行此式。俾余歡然戴之。是冠絕麗。滋適。余拳拳長髮。又一草冠冠沿捲絡垂垂。是亦足助妍秀。余於散步時。勿問時裝如何。必戴之。惟姿態如。

何將取戲謔。抑取沉靜。尙未解決。以余嫩弱之身。且乏護伴。應取沉靜爲主。余之服裝。當速開工。一星期庶得完竣。白紗服益縐摺。擬自爲之。余於此業帽久。多有勃谿。紐巴途遠。殆莫稔余踪跡。則且若不櫛進。士取盼維所獲。快事遨遊。第余胆至怯。途間車次尤冀有伴。苟無依護。寧數宵勿眠。俟抵紐巴。休養耳。至於景色之譎變。每一念及。心怦動不已。神志爲迷。初涉長途。定有此象。余今擬先往薄思墩。購新拳髮。與髮練。請鍵余屋。余稍有稽延。俟髮套編就。始歸緣舊者。前經毒發。色易爲灰。須按前法。稍事刷染。顧太薄且粗。新髮套佳甚。又細密且潤滑。作光自勝。舊物戴之。亦較易。余去時。汝勿告人。防爲革林所知。余嘗拽而驅之。彼賺于心。必乘隙報我。慎之慎之。余赴薄思墩數日。旣而歸來。携一髮套箱。箱爲栗君所見。定欲啓視。余畏譏誚。勿許。彼固請。余曰。微論君。卽舍內衆客環。余前亦不啓。是箱箱內所貯。爲絲邊購以飾紗巾。紗巾卽汝前見。余所製者也。栗君笑指曰。然則是處胡記爲「拳曲髮套種類」。余聞言頓如棒喝。諫言曰。栗君多言。勿愧耶。培純在側。尙不解所謂。余曰。培君。勿信其謔。談彼滑稽類耳。栗君乃又續言云。旣滑稽類。有滑稽小史。語汝卽誦曰。「滑稽乎。光滑如髮套乎。確有物在箱。如聖經之不欺乎。」余聞而諫不可狀。趨其前曰。栗君。汝再誦乎。自有旅客以來。無若汝之擾人者。復顧陶拉曰。勿速止其妄談。余自伸掌矣。栗遂更言曰。「汝便欺妄。余猶汝愛。」余曰。唯汝止。諛諧如轉機輪。丈夫也。度衆亦勿欲聞汝諷言。余談說時。遙見革林門外過。咋舌曰。革林過矣。汝又當呼之。告以余處。來有薄思墩之俄國箱。復向陶拉曰。使非革持冠趨過。彼真將告之。如此諧謔。擾余欲殆。是日衆去。余料量一切。登車赴紐巴。車中來一丈夫。儀容俊偉。招之前曰。先生。余佔是座。君知何意。以今日客多。定無隙座。余傍苟坐。他人毋寧佔。以俟君。

余目力當乎。余之器君以白巾與外表而太半由汝之容貌。蓋汝之容貌似已告余。可取生平自信。勿讓相學家。卽一矚便知其人而相面尤余專長經驗。雖薄要之決斷無或舛誤。余方附紐巴休養。途間苦無伴護。願附驥前行。然稠衆中獨取君者。自亦莫明其故。蓋造物者爲之主焉。余不過受其驅策。至若君之雅度亦定効力其間。且非止雅度。余敢斷言足動人者多矣。因問其婚未。曰未。曰尙未婚乎。君年應婚矣。余亦反對。早婚曾屢却乞婚者。故年雖鼎盛尙未于歸。雖非愛早婚。顧於翩翩俊士未嘗不一見垂愛。敢問君於是說有何理解。君前寧無歡戀者乎。買然期君伴行。幸恕昏瞶。余今昏瞶幾絕。非君口氣觸。余頗懵懵猶勿醒也。緣余胆至怯。甚於林中之麋。擾君過當中心。滋疚悔不應作此遠行。客微作遜辭。余曰。適所談論尊見頗高。凡真相投契一見自足傾心。久處者轉未必然。顧君尙未獲選。蓋深於情者勿肯貿然從事。不問便知可訝。繾綣若余乃至。今亦未得男子而傾心之。近數日前亦然。卽至於一小時前亦然。余心穆焉。貞靜第事詩歌金錢之類。羞見男子也。余方肆意暢談。而其人意殊不屬。忽曰。抵站卽去。余爽然若失。訝曰。次站君果去乎。然則吾儕將別矣。余方歡慰。意交好當不盡於此。君竟去乎。客謙摠。且諛余言過重。余曰。承君謬讚。殊愧勿稱。要之吾儕把晤。君益滋多。惜不能久共耳。吾儕今當換刺。此爲余刺。刊有地址。天或憐余二人俾其再聚。荷兩星期內君往紐巴。此言或定如願。歡怵奚如。噫。車已緩駛。將抵站矣。少頃車止。曰君去矣。辱荷護伴。甚感甚感。客遂告辭下車。時站間有執事者至。問余有行李否。曰有箱六事。均嚴封鎖。彼索票曰。汝檢票員耶。啟匣取票。徧覓不得。惶然曰。余婦人非欺人者。先曾往薄思墩。旣忽憶及貯衣袋中。亟覓之。果得車票。因示檢票者。袋中尙有皮篋。竟不翼飛。窮搜無有。嗣憶適間在袋內。同

座客未去前。却猶未失。然則必彼竊之。他人勿能至是。篋在袋內。鄰彼座。非彼其誰。其人外表端莊。孰知爲文明賊。大不應視爲雅人。五十元去矣。信哉。君益滋多。幸重資未貯於袋。若預知將失。密藏胸間。復篋



方憤憤。忽憶錢亦烏有。覓之止餘錢練。鍊值百元。憤極不可耐。幾返盼維。遂呼站警。引余至電局。且告之曰。余遭巨竊。甫首途已如是。將何以達彼間。願警署速獲敗類。警士問竊賊何狀。並云。適見莠徒下車。因

雖然五十元亦非易獲。况又餉以情話。寧勿欺人太甚。五十元者。余赴紐巴。足資盤桓良久。余儉甚。飲食賃金外。勿忍浪擲分文。今一日耗余若是。必控之。控諸薄思墩警署。且以圖形報總署。懸賞緝購。獲其人而縲絏之。便更耗百金。亦所樂爲。茲當赴電局。電知警署緝賊。余雖孤女。然美國腹地。火車非經險阻。竟見欺於白裕風雅之少年。寧不愧赧。且欺余亦太甚。必捕之。余

口畫容貌示余。余省其說曰。然正余所遇者。其人黑色。外套白巾。右指帶鑽戒。鼻右有黑痣。語音端肅。色溫和。黑鬚有氣概。長可六尺。趾小。微笑可喜。汝知其踪跡乎。警士曰。然是固卓卓有名之博徒。與胙篋也。余聞。懊喪莫名。曰。有是哉。余猶並之坐。欽其風度。與換名刺。噫。寧知余史列門去。盼維一步。竟以片授博徒。胙篋耶。

## 第十七節 到紐巴一人懇苦

到紐巴盤桓可浹旬。決賦歸去。先書與陶拉曰。

陶拉親鑒。在此遭大不幸。蟄處一室。勿欲駕游。轉得暇作長書。余到紐巴。茲已第十一日。頗擬賦歸。其故有二。一因遭胙篋。意興索然。又一卽上所稱大不幸也。度汝亟欲知者。余今何狀。則爲汝言。到此後。坎坷迭乘。顧於吾儕。未覩之大不幸中。稍現生機。汝聰慧絕。勿干與人事。不妨語。蓋以汝之柔順。與革林並坡。姓姊妹較大有霄壤之判。余夙憾盼維之人。而憾革等。亦不稍亞於餘衆。盼維者一卑鄙狂謔。詭譎之所向。有所爲。勿敢毫末洩。鄰人防其喧傳也。語云。一病羊擾羣羣羊。受毒革林卽病羊耳。老耄凶頑爲社會。蝨賊然。余固有他事語。汝下筆。乃及革林。亦自不審其然。茲且勿論置。更爲汝述不幸事。余被竊在抵薄思墩。先失一美錶。卽謀婚安得尼所購者。又洋五十元。均可愛鈔。洋時貯錢篋中。悉遭竊。汝時苟俱來。當訝人事難論。余方尊竊賊爲牧師。其人儀容端莊。向所未見。初晤時。座尙遠隔。旣蒙其慨允伴護。余遂受之不疑。且交換名刺焉。然彼茲亦苦矣。余已致之囹圄中。錶亦璧返。思之滋快。第錢無着。彼今當知。婦女亦有未可欺蔑者。非特不能詐竊。其資卽以名刺藏穿窬之篋。已干天殃矣。余遭此事。敏捷仍如常。立



覓警士踪其去路。電紐約各地。足不停趾。而警署亦卒藉余所繪圖形。偵獲竊賊。搜其身得一錶。上刊余名。立判歸余。今余言旋。當貯錢於胸次。密爲防範。卽真教正長官。亦勿令並余坐。方獲賊時。至深快樂。余之果決。尤堪自喜。須知能玩人於股掌之上。而不肯戡首受弄。如余者。勿可侮蔑。尤勿可竊其資。彼穿窬兒。今當自慚失知矣。尤可笑者。紐巴之人。盛傳余失巨資。而余所寓之客館。尤多訛談。謂余被竊至千元。又值千五百元之鑽石一枚。並滙票一紙。爲數更不貲。幸已向銀行報失云。緣是余居此。訊者踵接。滋足自豪。尤堪慰者。人皆傳余爲富室嗣女。至問答時。究何失至若是之鉅實。無所說。乃稍爲飾辯。以實其辭。猶求瑪瑙於頑石之中。無苔紋之盤錯。無時日之壓迫。而頃刻得之。速於團雪製球。寧非可笑。無根之談。捷於影響。度余離此之前。且訛傳失竊至一萬元。而寶石之夥。將充棟矣。余素喜自操作。故於此。雖無伴護。亦勿畏蒞。初蒞棧。適有舞會。所謂舞會者。是間習慣之稱。余遂赴瞻仰。擬入球室。先戴髮套。一勿令栗。君知之。一髮練拳處。頗佳。箱中所貯。止四分之一。已足用。復調丹粉。塗頰額。可一時許。取香水油一匙。潤目。令明媚。盡出衣裳。選擇再四。白緞而白紗。緣邊光芒閃爍者。其邊至可愛。則取衣之。余腰本纖細。無俟束縛。汝之眞珠。綴於冠顛。攬鏡自視。艷麗迥異。曩日精神。亦頓煥發。姍姍步去之。球室時。左右視綫咸集。吾躬且嘯。且視。並有月旦者。甲曰。一彼失竊後。略無懊喪。殆必富有能豁達。至是。一乙曰。一彼所戴眞珠。絕佳。殆以鑽石被竊。易戴眞珠。歟。汝聆悉。汝言否。一更聞一可喜少年。搖曳而言曰。一嚙能介紹。吾見彼妹。一答之者曰。一惡彼妹。華富欲往何處。罔勿能謀。無俟他援。目中豈有人耶。一少年復曰。一吾儕於舞蹈時。或能交接彼妹。一言畢。回視余。而余目適與相觸。余頷首微笑。旣又嚴厲。蓋心雖歡悅。勿可流

露外觀耳。維時私衷第求有約。吾跳舞者。環視婦女跳舞。翩若驚鴻。躡趾錯雜。迴旋室中。爲狀至歡。愉所接均美。男子吾所罕覩。均翹鬚革靴。遠鏡挂頸間。五內耀耀。正不復耐坐。噫陶拉舞室對壁一人。陡觸余目。汝知爲何人乎。便沉思七晝夜。不能憶此人。方余見之意興頓掃。幾顛播景象。都成慘淡。樂聲嗚嗚。如聞紡車。嗟乎。余癩不可遏。五中血沸。不知歡樂。所繫心者。惟前可憾之信。汝當憶之。其信曰。『老愛卿』。嗟乎。陶拉其人。正安得尼馬得福也。觀其方立與少年攀語。少年卽前欲介紹交余者。安乍見余。疾轉其首。然余固覩二人。方作覘余狀。第安之名。勿曰安得尼。亦非馬得福。其名已更爲安培摩登。安旣轉首。旋又回身。歡然向余來。度彼覘余神情。憤恚或將控其匿情背誓而拘之。故來就余。彼至近。余怒視其目。惡陶拉美哉。彼目略無畏懼。竊思前信云。『老大當知其故。然則孩稚此日。當償損失矣。』一時安無術。把少年之臂。趨起前。笑與余握手。莊言曰。『余友史列門乎。見汝形。知必爲汝。相晤於此。頗堪欣慰。汝殆猶未婚。意此薄俗。亦勿易得。相當余敢以至友。薄綏君介紹。薄君正欲納交於汝。聞余爲汝老友。不勝歡忭。吾愛史列門其允之乎。』余時駭怒交集。不由狂癩。而彼狀一若不識。不知轉輾間。亦遂頷首。顧中心滋惑。將何處此。寧起而呼緝賊。歟。抑遂因循至向曙。任安遁逃。歟。方躊躇不決。彼又曲身近余。耳畔噴噴曰。『余愛友乎。過事乞母深究。汝前業帽。並受余給。七百元。萬勿令是間知之。汝來非以求偶乎。余將助汝。是間人地。余畢稔。悉頃紹介之。少年爲南土人。女界皆欲交之。今爲汝得衆。且羨妬汝矣。汝無言者。余亦無言。置前事勿提。不須兩日。余必玉成汝好事。令衆嘆美。』余尙未及答。薄君要余跳舞。不覺起身。薄君善舞。與之偶。樂不可支。至忘風疾。舞畢。復經介紹。見多人。未及晚。快樂已極。盼維之。所謂史列門者。竟一變。

而爲球會佳人環顧稠衆。殊自誇傲。歸室後。神魂歡暢。於安君欺余一事。倏焉消解。就枕直至平明。勿能入寐。次日。交游更廣。鉅室閨女。率就慰余。被竊余漠然處之。不甚介意。若寶玉非友人之贈。無足重輕。惟錢須追獲爲快也。者衆。觀余氣概益艷。富厚身處其境。樂逾王侯。本擬控摩登（別名馬得福）欺盜。茲決赦之。且喜赦之得當。蓋是時機緣環湊。余前斷勿可令人知。余曾業帽業也。余儀容嚴肅。素性如此。汝所稔知。到此指揮侍者。乃知往日唬嚇沙孫。開得來。二人略嫻家主模型。於茲大有裨益。侍者滋狡。若已知余賞賚之不腆。勿甚致敬。余每赴餐室。特後衆人。且刻摹風雅。每日上午。常坐招待室。畫冊金質鉛筆一隻。紙一頁。常隨左右。態度幽閑。務合騷人風致。與余服裝奇特相稱。蓋奇特者才華之外表。衆見余率就論科學。此非汝所長。定勿欲聞。余姑勿談。室中最敬余者。厥惟摩登（卽安得尼）一言一動。罔勿可意。偕余騎游兩次。每日必赴海濱。觀婦女就浴。然余勿欲自浴。其故汝當知之。余於摩登。不云已赦之乎。顧殊勿然。余勿赦之。卽後此亦終勿赦也。余以詐行。彼以詐應。彼此知之。吾之真交。乃在他一人。其人鰥居。可三十有五歲。矮小而服裝華美。爲紐巴冠。自頂至踵。絕多逸致。常手遠鏡。若馬上客。稍欠缺者。惟過艱於步履。似有風疾。勿能跳舞。至可嘆惜。余察其無兒。有資三千元。意其料余亦定富有。決勿累其贍給。彼此猶未一罄衷言。余日望之。最盼言之於吾行前。吾之行期。日內可定。緣是間浪耗。殊出意料。雖有一侍婢。勿理衣裳。理之則需半元。冰水一杯。需二角五分。理髮者日須一元。其人專編髮套。一閱後。卽付丙丁。至要至要。無或間時。編就宛如真髮。是間處處耗損。惟獲佳偶。庶償余失行意。雖決顧以海濱空氣佳。爽時復流連。亟盼大事早定。彼人更勿宣言。當邀赴盼維。令瞻余富厚。庶無反覆。汝意云何。余歸竟作新婦。哀哉。培純。

何以堪此。婚事乞善置備。囑沙孫購糕數鎊。尤所盼紉。至論此間製髮者。與髮套。並摩登及洗浴諸事。勿料轉輾入余於大不幸。即開篇所述事也。自余離鄉。遭蹇勿少。乃以是爲最。令余至今勿敢回首。其事亦由過樂所致。苟純守前說。決勿有是。余前不云赴海灣。就浴乎。其故則以婦女妝飾。詭祕如施脂粉。潤拳髮之類。皆費周章。用斷勿欲。共小兒女輩。浮沈碧浪。粉頰嫣紅。天髮散亂。且笑且嬉。若游鱗之徜徉不絕者。摩登屢邀試浴。常以胆怯却之。雖然。昨余二人在海濱觀衆游浴。摩登又婉言勸說。曰。一來余親愛之史列門。請一試浴。生新血而長肌肉。莫此爲甚。是誠良法。要圖絕能壯身。汝正患瘦癯。海水浴可彌汝憾。敢進妄言。吾頗識婦女性情。請護汝浴。俾免危險。吾儕且小試之。決勿令汝頰上脂粉。與拳拳美髮。稍受折損。余必留意。請速往預備。少頃當知土耳其浴之異趣也。一余心大動。便允其請。入一似茅屋。又似營幕之室。其室不能確狀。任汝稱謂均可。余入之。妥備一切。赴海就浴。涉足甫及水。中心滋懼。摩登挺胸壯余胆。余亦無言。見男女幾百輩。游泳海中。嬉笑向吾二人。身首上下。時或汨沒。一似修鱗。余等止泅近處。緣余不能穩立。懼巨浪捲身他去。然摩登狡詐。余正佇覘衆人。摩登手圈余腰。水僅過膝。陡一巨浪來。余被激喘息。顛播且絕。幾疑沉溺。蓋自服砒毒外。未經此險。比余稍蘇。摩登以巾拭余面。而脂粉隨之。俱下。彼曰。一史列門乎。余滋歎仄。汝體已濕矣。不料浪巨。至是余爲老泅。手亦幾不能立足。一余未及答。忽覺首冷。舉手撫之。惡陶拉思之血沸。蓋髮套已隨流去矣。余首禿露。而回浪復至。則見佳妙可愛之髮套。漂浮水面。余顛呼曰。一止之。止之。一摩登蹣跚前進。乃不及。已逐流去。永不復能有矣。此際殆已漂向大西洋中。鹹水浸潤拳髮。已片裂爲碎屑。而余猶書與汝深嘆惜之。雖然。此尙非至不幸。比余昂首環顧。可恨。

可恨。罔論衆人便孩提亦相率笑視吾儕。可想余之怪狀。遂驚呼曰：「速掖余起。赴前營幕中。一安得尼。」（此又應一次呼其原名矣）聞聲助余登岸。余貌之美可方判官急衣裳。迨舉美冠則慨拳髮已辭頂。他去。然終須回棧。際此光日之下。萬目昭彰。心無如何。直欲以帕幕首。卽傾筐市巨帕。亦勿顧惜。無若錢筐亦未携得。駭愁交迸。旣而厚顏歸棧。閉門獨處。俟理髮者另製新髮套。幸編製甚捷。女友叩門問慰。皆勿令入。一事稍堪自解。歸時所歡霍潑津君。卽前所謂鰥夫者。未見余狀。度其必未窺見。汝知何故。緣余浴時。彼未赴海濱。比余歸來。疾經窗下游廊。彼亦正午睡耳。翌日髮套編就可復舊觀。翌二日決賦歸去。且資用亦罄。此信達汝。余來亦不遠矣。第歸者非密司史列門。而更爲霍潑津夫人。尙乞歡迎。如此變更。得勿驚異。開得來勿從汝指揮者。掌之。並告培君。余海濱所事。負疚良深。命沙孫烤糕片。且珍藏之。凡此諸端。慎勿使栗君知。相見非遙。珍重珍重。汝友史列門具。

再乞勿告培純君。余作「波加」式跳舞。是固非余所宜。刺探雖多。苟舍中莫道此事。當無知者。余亦悔之。俟婚後心願旣達。當稍寧靜。第婚事方發軔。蓋悔不應作此舞耳。

再開得來未潛入貨室否。乞防之。至盼。

第十八節 入舞會兩婦觀光

浴後數日。髮套製就。時有叩門者。啟之入。故作無事狀。來者爲克來鈎夫人。詢余安否。余謝之。曰：「頃以跳舞。並散步疲憊。憇坐於是。」克云：「自君浴後。叩門者日不絕踵。余故作不省。曰：『前此未之有聞。』第今夕頗多。余體弱勿耐過勞。時失迎迓。非以敗興而悶處是間也。」克曰：「體弱於海水浴何如。」曰：「是最宜吾身。時吾二



人且談且行。輒覩蘇烈文夫人與另一人方於舞室作「華寺」式之跳舞。迴往若旋風。勿覺羨妬。因謂克曰。使余爲蘇夫。必飭其行。或錮之幽室中。克詢蘇有何行。曰。弗知。海濱多謠詠。余所知者。舉余所聞。固勿信所聞耳。然彼之行。衆皆知之。彼喜譔。然亦不能遂証其淫浪。至於舉動則多愚。而夸輿論。雖皆如是。而余猶勿以爲信耳。克猶窮詰其行。余遁辭曰。休矣。余勿欲誦人譏誚之談。第觀彼名。率與他人之名並稱。苟更欲知底蘊。汝自耳目之。母藉人言。聞彼客夏亦至是間。而放浪更甚云。其夫一日嘗市馬。搗甫至。下午彼便取而馳騁。是或誇大之言。亦未可料。然其夫愛之甚。年與二千金。彼猶負債累累。夫之溺之。衆皆燭照爲之。妻者亦應撫心滋愧。稍移愛衆人者。而愛其夫。顧勿以是言。稍洩於人。以尙未確知真僞。眞也。亦無干余事耳。旣而蘇與男子並立窗前。余促客回首覘之。克訝問何事。余曰。別無他事。祇緣厲此久。寧能勿有偵察。彼迷惑若此。盡人當洞見其靈臺已失。尙謂室中除彼二人。別無他客窺之者。言時。又見男子向蘇耳噴噴。蘇則擄筆。余嘆惜曰。男子。噤如是。彼勿應。擄筆噫噫。筆已擄畢。彼乃笑。而紅暈於面。使男子更贈以如是貴品。彼雖羅敷。不應受者。度亦必受之矣。前此固未覩此男子之面。汝知其何名。克云。是男子卽彼之夫。余知失言。則曰。惡。是固有間。然余謂彼等。卽夫婦親。噤似當行之室中。然讒搆之言。及人夫婦間。亦可謂妄矣。因更他說。指其衣裳曰。底稍短。而頂稍長。式當較良。汝謂然否。是式固佳。而佳過當矣。衆皆譏其奢侈。累良人。自余蒞是間。覩其服已二十易。使他人處此。知累其夫。而喪其德。卽甚美。品亦勿御。諸身若彼者。大反其道。黑眼而白頸。美則美矣。顧男子中。亦嘗有不足於若。而人者。謂其非良。妻耳。美哉。其夫。汝識之乎。度必爲詩人。白領高翹。儀態溫雅。大堪交納。遇此俊秀之士。寧勿快慰。余常謀訂。

婚詩客者。取其道同耳。余有詩篇數刊。非願爲著者。徒因身閑。則詩歌自娛。余死後。有願取而付梨棗者。是必當選。故慎爲繕寫。俾後之友朋。勿難搜求。茲雖有人要吾剗。而余滋顧慮。蓋「不義之利」未必足動人。用亦勿繫諸心。克云。蘇有資千元。余曰。蘇柔若泥。垣其夫婚之必重。其多金耳。彼之容色。實甚憔悴。便飾絲絡。勿能增其美。膚黃若白。絲片之經洗熨者。覘其動鼻狀。並日睛灼灼。決爲高性之人。其夫似懾服。必蘇有以制之。窺其夫狀。似蘇續允給資。將大利於彼。果如是。蘇誠愚哉。余知之矣。後此欲婚者。必挾是旨。然則余且苦之。令若穀之在礪。余勿重婚。媾惟重愛情耳。是時舞室中。又有多數孩童。舞蹈談笑。若羣女子。余謂克曰。是時何時。孩童宜就眠矣。今猶舞蹈。勿審厥母何心。縱使若是。殆迫之婚媾耶。可嘆。世所謂慈母者。靡棄其女。使余異時有子女。定監護之。至於成人。勿令涉足街衢。教以自立之道。若帽業等類。克聞言則曰。汝前業帽乎。余急曰。何忽念此。得毋侮余。曰。聞諸人言。曰。勿可信傳聞之言。况茲海濱。尤多訛傳。余亦聞汝婚克倫鈎先生前。爲製衣匠。卽以製一衣。獲交克君。汝定勿承是說。故入玻窗。勿可以投石。明知其有間也。余之處。交勿論。友人曾否操賤業。舉以正人目之。顧今之操賤業者。驟得志。輒華外觀。勿稍露形跡。信有其人。使余果如是。亦無所羞恥。而諱言耳。衆女舞次。有服藍色緞者。余指謂克曰。是女華服。將乞愛於人也。觀其狀。似不耐折辱。余異甚。卽折辱百次。亦能忍之。不以示人。決勿令男子誇揚。謂余失敗。克曰。然則汝經歷之乎。曰。吾可云經歷之。亦可云否。曰。彼女之所歡死矣。曰。然則又當別論。吾嘗嘆。傭居之類。頗合詩料。當作數篇。贈諸女童。誦慰之言。時指越金夫人。曰。不見彼。又守二夫喪乎。以喪服勿美。減舊時容色。其情鬱鬱。似急欲卸之。勿審何故。余專惡傭婦。蓋若而人者。莫不自伐。且急圖重。

婚○卽○纍○纍○兒○女○之○數○多○於○金○錢○亦○蔑○以○易○此○道○余○歷○數○不○爽○故○憾○之○特○甚○哀○哉○越○金○今○夏○如○何○消○受○體○肥○甚○盡○室○中○之○扇○不○能○解○其○煩○熱○肥○之○不○幸○大○矣○哉○余○雖○瘦○削○骨○立○決○勿○若○彼○之○龍○鍾○肥○人○受○罪○往○往○如○此○不○觀○彼○黑○絲○服○身○材○略○小○幾○令○熱○斃○肥○臂○入○窄○袖○中○一○如○粉○袋○之○膨○脹○人○云○紐○巴○爲○趣○地○以○余○視○之○直○叢○惡○之○所○詭○行○百○出○如○飲○酒○賭○博○奢○華○詭○詐○是○間○最○多○女○子○來○此○率○呈○其○風○采○男○子○來○此○則○醜○湏○冶○游○爲○種○種○惡○行○大○爲○仁○人○君○子○齒○冷○且○是○地○批○議○最○多○自○余○至○此○所○聞○名○流○已○一○載○勿○能○罄○述○不○知○世○述○澆○漓○將○伊○於○胡○底○滋○可○念○慮○總○之○如○彼○輕○浮○蘇○女○寧○能○裹○足○勿○更○舞○蹈○耶○噫○噫○余○亦○勿○更○談○論○矣○

### 第十九節 非真金而徒具閃爍之光

數○日○後○汽○笛○聲○鳴○余○已○旋○里○與○陶○拉○絮○談○別○况○余○曰○勞○守○屋○宇○各○事○井○井○實○深○感○切○余○駕○言○久○雖○多○奇○觀○未○嘗○一○日○不○思○言○旋○在○外○多○耗○資○無○能○節○省○試○觀○余○現○狀○如○何○舉○動○容○貌○悉○已○變○更○往○返○至○今○際○茲○熱○季○而○體○重○猶○加○五○鎊○許○勿○訝○余○言○行○煥○新○余○從○新○社○會○來○挹○取○新○智○識○爲○盼○維○型○式○在○紐○巴○時○殊○快○樂○衆○禮○余○若○凡○人○世○間○鉅○室○之○嗣○女○余○有○響○者○衆○必○隨○應○如○蛾○之○戀○燭○余○不○難○選○擇○一○當○第○慮○未○盡○可○意○遂○漠○然○置○之○衆○人○殷○勤○仍○不○稍○衰○畀○余○冰○乳○行○則○與○余○共○或○窗○下○幽○談○或○郊○間○試○馬○絡○繹○勿○絕○使○非○浪○打○拳○髮○余○之○幸○福○正○未○可○量○度○衆○必○騰○誚○此○事○婦○人○且○尤○甚○寧○料○勿○然○衆○謂○鉅○室○嗣○女○勿○過○譏○訕○太○半○且○結○舌○勿○置○一○辭○第○寡○婦○老○嫗○多○所○嘖○嘖○余○實○憾○之○余○言○時○觀○喜○糕○在○桌○則○曰○已○備○就○乎○惜○不○能○卽○婚○尙○需○時○日○是○有○他○故○出○自○霍○潑○津○之○意○雖○未○明○言○度○霍○君○必○非○欺○我○彼○雖○勿○偕○來○然○婚○書○已○立○就○所○以○遲○遲○者○殆○彼○於○熱○季○宜○處○海○濱○耳○九○月○十○號○彼○定○來○此○余○可○謂○以○賊○捉○賊○霍○固○獵○資○者○方○羨○余○富○然○彼○有○產○可○三○千○元○恐○勿○

能解余囊橐而余轉染指於彼事機。反覆頗堪發噱。使彼無鈔洋者。卽其幸福。余窺其肺腑。如洞玻片。然其容貌固莊重可敬。且豐美。女界所喜。決勿宜失此機緣。所慮彼來時。或將窺吾底蘊。顧彼期余在先。且爲奈何。陶拉復詢紐巴習俗。曰。汝未見紐巴女子。則已見之。定擴識見。狡詐百出。凡好修飾嬉笑詭譎。以至奢侈卑污。諸性格靡勿完具。靈捷如有師傅。卽拜噩之頑民。亦勿是過。操筆以記之。裘成集腋。可充巨篇。顧余勿欲爲此。彼社會蠹賊行爲。乖戾定有好還之日。毋俟余嘖嘖耳。余離紐巴。當有少數人歡悅。少數人者。卽奸慝之尤。勿欲明眼者傍窺。而尤畏有聲望之人焉。余惡婦女。自到紐巴。男子雖不絕周旋。而於女界實未一眇。則以女子天性嫉妬。勿堪親暱。自余歸教後。除孀婦外。勿更詛咒。究之女子。譎詐逾恆。令人難受。吾儕同類。故能窺知其性。至於男子。往往啓眼。若蒙爲所愚弄。而不知吾儕知之。稔知其若何舉動。何故舉動。洞燭無遺。所以巧言悅色。娛男子者。於吾儕皆無所用之。可笑男子之受愚。然吾儕笑之。而復愛之。至於女子。則殊勿然。女子尤好讒譖。純正若汝者。蓋勿多覲。未聞一言道人之過。卽坡菲列史達謀誘汝夫。亦勿置論。莞爾一笑。便表汝衷言。若云。汝夫爲坡女擾累者。苟余處汝境。且確審其情。必勿能如此從容談笑。汝温恭埒乳。鴿故於坡女。盛德巍巍。若勿知其且奪。汝禁鬱者。彼誘栗君不得。而得白克君苦心。亦不盡虛擲矣。使白克君與栗君並立。猶鴨之鵝。鵝坡得白克。而汝偶栗君。余敢自賀配諧之。當朱陳匹敵。各逞其歡。凡有情莫達者。余能贊助之。如此正談。問革林過自門外。余指謂陶拉曰。革林今狀愈惡。引長頸向余屋。殆窺廳事中箱笥。纍積哀哉。老魅無資。勿能赴紐巴。定將爲流言蜚。余試思後此之事。彼必甚憾。寧能無流言。下星期。彼苟赴教會中。覘余容貌。並將舉何事。當大懊喪。由此推之。入教會

者所抱宗旨。誠堪羞恥。苟非畏天主。覓友人。或有新冠。或舊冠。染滾更新。欲暴諸衆。或結婚。與洗孩者。決無與會之人。故凡與會者。非聞誠。非悔過。佯聆牧師演講。而心焉馳。系鄰家得失。若病蟻之粟。六有可圖。利則攢聚。勿釋自奉。甚奢他人之肥。攫取無愧色。下禮拜日。余赴會成禮。必有來參觀者。當盛服以炫之。而冠在家所購之冠。是冠盼維人初未見余用之。余縱談至是。忽有所觸。蓋適云在家。便憶多事。待卽部署。纍纍箱笥。應啓而更理之。遂覓二婢。且謂陶拉曰。自余游歸。不復能自操作。在紐巴時。侍者重余甚。奔走唯意。伺他客未能如是。更一月或六星期者。且將舍此旅舍之勞。享溫柔福矣。余將以是業讓諸革林。而虞旅客之不相洽。革林刁刻。一如其貪。老魅者往往如此。然余尙未舍是業。無庸更談。茲當啓箱笥。遂呼沙孫開得來前。命昇箱登樓。曰。余自啓之。是皆吾華服。二婢昇登。余命他去。自啓箱出老布等類。是等老布。余頃間實之以壯觀瞻者。又麻袋無數。滿貯泥沙。昇出命婢等棄諸市藏。此於箱所以益重量。俾觀者疑吾所購金類物耳。事訖。培純君來。余迎之曰。培君佳乎。余已言旋。自陶拉外。汝爲余至交。不勝歡迎。培君問余近况。曰。謝君辱注。興居頗適。所以赴紐巴者。止緣衛生。別無他故也。此行更有所知。知紐巴習尙綺靡。有一語足表其况。其語曰。一實非金質。而徒具閃爍之光。一勿論何人。苟赴紐巴。必能以梵音作此語也。

第二十節 受贖鼎而祇招匣帷之譏

彈丸如梭。而於熱心者。則苦其遲。一日。余方以糖盃之蓋。微擊支那磁茶壺之嘴。不意嘴豁。然落。余心滋痛。思取償於客。時衆客在座。余朗聲曰。惜哉此壺。至可愛玩。尤宜於旅舍。壺之四周。無隙不有雕琢。蓋頂



並嘴與柄。向未損傷。余最樂部署堂皇。非自爲謀。乃爲衆客而設。君等皆佳士。苟余能辦。無勿曲意辦之。支那茶壺。在羅濱孫店。窗間炫耀。一若銀製。所值雖止三十元。願使衆客合購。則非所難。余一女子衣食奔走。辦此亦殊不易。有福者或能得人之贈。余觀旅舍居亭。往往得利。旅客寄居稍久。率贈以銀器重禮。是等物最宜贈。受贈者固勿取納。余雖極愛其壺。願作此言。非有意欲衆客爲此禮贈余。卽自旅舍。始張來此之客。亦毋猜疑。苟相疑猜。令余滋不安。更有進者。吾佳客中。或聞余放言。隨赴羅濱孫店。購以見贈。則吾罪尤重。決勿受納。苟不獲。已必欲余受者。諸君當云。以余胼胝勤勞。贈此俾誌不忘。則余始勿敢却耳。言畢。衆默然無應聲者。余乃取破壺爲司密司君斟茶。茶滿而斟勿輟。茶溢。余故失聲曰。勿料茶已溢。是皆壺口破損之咎。道及贈。余又有長談。竊覘社會婦女大半。以微言諷少年。贈以故寶玉名貴之物。纍積實不能辭。干求之。諂第干求以諷。言之。彼輩有所好欲謀得之。則故邀少年酌議。偕赴冰乳館。巧施籠絡。則言曰。「彼物甚廉也。」又曰。「甚可愛也。」並止於寶玉店之窗前。百意慫慂。而事諸矣。彼等譎計。余皆目覩得之。甚憾其狡詐。若培皮零壞姑娘。上禮拜見其矚視袖扣。愛玩良久。勿釋。既似適用矣。扣爲龜面而金底。正如司密司阿白拉之扣。彼不能購也。昨日余赴泰忒爾家宴會。彼亦往。乃有是扣。並別針。簪髮際。是針余不久曾見摩斯君別諸頸巾者。竟入彼手。由此可知彼所有。皆以此法得之。所得竟多於好女子。蓋好女子未必有此狡詐耳。余向未引友人一赴寶玉之肆。卽不意有贈物者。余轉却之。凡却自行贈。賈之物。所值蓋不知凡幾。雖然衆人所贈。固不若旅客之物。爲可榮耳。司密司聞言亦勿答。乃索鹹鮭魚。余曰。否。已無餘矣。惟乾牛肉甚多。當可供客。開得來方取衣。俟其來。命取割少許。道及鹹

鮭魚又憶一事。余友旅舍居亭劉敏案頭。曾見有銀叉十二枚。均刊其名。彼方以鹹鮭肉佐茶餐。盤置銀叉一。據云皆其旅客之贈。狀至可愛。余殊羨妬。卽謂之曰：「劉敏密司。汝有福哉。余爲客綴紐。經年而莫余銀叉贈也。」顧余雖爲是言。又實足用。自茶壺外。勿更乏他事。脫有至友詢。余曰：「史列門密司。脫有欲贈汝者。汝至愛何物？」則余必答曰：「羅濱孫窗中之茶壺。」雖然。余爲此言。中心滋懼。懼聞者或生疑慮。謂余故作是言。願閣下勿稍介懷。凡余之言。皆自支那茶壺碎口而來耳。余雖續言。衆皆勿應。既而各鳥獸散。次晨十時。衆客忽有箱贈余。余見大喜。呼陶拉曰：「是間有箱。速助余啟之。余已心知其中爲何物。是爲銀器。向於某地見之。所以知此者。則因昨夕食間。余碎支那磁壺之口。數客曾云更贈余一具。現止第二日之十時。而其贈已至。言次見附有一條。余取讀之。因命開得來取錘啟箱。復賡言曰：余舍旅客真聰慧。少年勿須人言。而能以諷語瞭然其意。此條書法亦佳妙明晰。陶拉吾儕當共讀之。」書曰：

愛友史列門鑿汝箱啟時。勿責吾儕進此區區薄贈。吾輩擾汝助餐菓品已久。贈此卽爲紀念嚙矢。蓋吾儕感發之殷。末由表見。思之再四。則擇區區爲汝案頭型式。且冀時時厲目（若前時然）卽充汝舍中每日食品之模範。至吾儕五內銘刻。尙勿止此。汝之劬勞。惟圖利於吾輩。故念舊之懷。獨不能已。乞納是物。庶吾儕厚情如親。左右祝汝享壽千年而不老。如今日汝體量已平。諸平秤後。此願勿減也。

汝至情厚誼。旅客同啟

閱竟。恚曰：「是非戲耶？」正少年之爲。凡舉一事。謔浪隨之。因呼開得來。取錘速鑿。既而蓋揭。均綿薄之紙。更檢他束。均爲茶壺口。恚極而笑曰：「冤哉。胡謔之甚。未得鱗魚一尾。更無復有。因向陶拉曰：伶仃孤女。遭受

折辱。寧有若余者乎。事正未艾。衆狂徒來時。始又將面辱余。如此無禮。今日午餐。擬不爲設饌。然不爲設饌。彼等定遷往大旅館。且騰誚無已。以余處境。亦勿可無旅客。霍潑津尙未自紐巴來。况卽婚已。猶須恃旅舍度活。勿可開罪於客。然則彼輩來時。當好言撫慰。告以雖無贈品。余決無介蒂。彼輩聞之。或亦將悔過。既而更得一善策。便命開得來取彼鱸魚煮之。置於盤中。更勿益他物。特此一盤。端陳案上。魚膾在盤之中心。余謂陶拉曰。汝毋下樓。吾有饌供汝午餐。且觀彼輩無禮者。行作何狀。少頃。午餐已備。衆亦畢至。余迎謂曰。諸君。今日天氣亢爽。十月中之佳日也。薄涼節候。令人健餐。余餐已就。請司密司君分饌。喬孫亦欲助之乎。余不敏。謝分饌之職。既而衆見止魚饌一盞。培純君將退。余急止之。衆邀余共餐。余曰。謝厚意。願談勿願食。且自具餐。勿勞諸君挂念。因顧司密司君爲彭克添魚。又曰。願諸君今日所感。與余相同。衆曰。魚尙未盡。余故訝曰。胡未盡。君等不已盡其半乎。更半當留作晚餐。諸君寧勿甘其味而樂留之乎。余於娛悅旅客。罔勿周至如此。衆無以難。餐罷各散。

### 第二十一節 陶拉誕兒之時

霍潑津尙未來。余猶隻身女子。而陶拉則已坐產。竟有小孩發現。旅舍中自吾外。皆未室少年。觀此創舉。殊深顏汗。陶拉先時亦應省勿婚之安謐。究有何益。急圖婚諧。寧料今日擾攘。至於如此。然則何勿效余之堅守完貞耶。幸哉。此非余而爲陶拉。顧正以非余而爲陶拉。故陶拉似亦有過焉。彼固馴兒。獨於婚媾。盡拂余言。毅然爲之。寧料。至於是耶。吁。炎炎長日。將何以度之。余擬造門詢其狀。彼雖歡樂。余殊勿謂然。將詢其婚媾。究有何益。雖然。世人胥欲婚媾。罔或異。凡女子一經投身交際。婚媾則隨其後。三十而不

字者。茲村惟余一而已。余方縫紉。思至此。不禁綫散針折。指韜墮地。神志昏瞶。不復能針紉。時似有人語。余轉身視之。爲栗君。矍然曰。汝耶。胡潛入余室。悲泣。栗君慘然曰。陶拉坐產。甚危。奈何。曰。太慙哉。彼將死乎。未出。余所料然。汝實負其責。固知其死期不遠。汝亦母悲。自欲婚姻。致有此變。非余害汝。復將焉咎。哀哉。汝也。余上星期。感惡夢。夢白玫瑰。衰謝必爲吾室死人之讖。花不當時必死。此季尤爲花敗之候。而白玫瑰獨先云亡。則應陶拉雖然。汝勿駭詫。吾儕終禱陶拉無恙耳。所慮者。旅客聞汝得兒。將謂我何。餐時。余絕不道及舍內有事。變然聞兒號。彼等必知之。母謂獲佳兒可喜。茲正受人鼓掌譏笑之。始嬰孩者。厭物之尤。頭面紅赤。叫囂顛頓。且疝痛轉輾不絕。而人定語。汝曰。是正似汝曩者。汝一如他人之自豪。至此。便稍減色。嬰兒爲乃父肖像。惡汝思之。是何像哉。鼻平目黑色。紅赤而叫號之一裹物耳。顧謂之美。父肖像。哈哈。汝非欲求榮乎。是誠足以榮汝矣。時則沙孫闖然入室。余見狀。叱之曰。沙孫何事。驚人。余已知之。不過乳孀來言。陶拉已亡。或將絕耳。是等瑣事。乃擾余茶餐。汝畢生寧未一茶餐乎。勿畏人瑣瀆乎。且汝寧不見余方咎人之婚媾。顧來干瀆。速閉門。沙孫閉門訖。而栗君蹀躞室中不止。余笑言曰。栗君坐。母呈慙狀。若瘕犬之遶巡。檻中何事。至此一似前此野貓。又來方談間。忽聞樓上兒聲。余曰。是兒聲乎。又將跣足。陷阱矣。婚媾之事實屬奇妙。余雖非絕慾婦人。而於嫁夫育子。頗不繫於心。栗君乎。汝今將悔婚媾之大謬。苟非婚媾。則與陶拉每夕共讀。或戲。雙陸。或歌唱。爲樂。茲乃一易而聆嬰孩之疝痛。余敢斷言。六閱月中。毋望寧日。且猶不止。此事年內。汝殆勿冀有兩時安眠耳。栗聞余言。若不省。躁妄益甚。余曰。汝勿能定心。可赴廳事。盤桓。未見有人痴癩。至於是者。幾若囚盜。使陶拉死。汝亦必隨之死矣。時兒聲益厲。余曰。

是佳兒聲。聆之若乳虎嘯谷。栗君聞言輒頰。余哂曰。何變色之驟。殆急欲知爲男爲女乎。汝癩矣。請卽登樓瞻之。栗君卽馳登。速如飛烟。余不禁發噤。且奇栗君亦能頰顏。遂登樓探陶拉生死。與嬰孩男女。則見陶拉無恙。誕一男。余便辭赴餐室。衆方俟栗君。余曰。諸君無俟栗君。非至翌晨。彼殆不能下咽。彼今無須餽饌。止以快樂度日。諸君不知栗已誕一兒耶。肥健佳兒也。然余言此。尙乞鑒恕。余勿喜婚媾。止納未室少年。而陶拉於余親同胞妹。勿能以其婚而驅之。至余自身。便久久獨處。亦無能動余婚諧之念。如陶拉焉。且句嗟夫。余談何事。思之可赧。乞恕昏憤。幸甚。餐罷無事。獨坐念已往。自余業帽以來。已授十有七。徒皆爲人妻。若母陶拉於徒中最幼。亦已誕兒矣。余猶隻身漂零。言念及此。斗慨岑寂。觸眼見陶拉嬰兒。眠搖床上。尤令岑寂不置。幾欲號泣。憶余銳意經營。未嘗自誤。凡能利余者。蔑勿爲之。終年勤勞。累積資財。而於修飾容顏。尤勿稍吝。至今所獲。徒枯坐旅舍。舍客又多。爲姣俏妮子所奪。而陶拉之兒。亦旣安眠。搖床。周以玫色之帳。此物此景。余何以堪。况覩栗君之意。尙以有兒自豪。嘗入其室。見陶拉方睡。容色柔白。且絕美。而其夫洋洋自得。舉束裹之兒。授余懷。余方俟談論。不意覩此。咽間梗塞。幾欲呼號。轉輾尋思。都無善狀。因念霍潑津胡。至今勿踐諾來。此累以緩期遷延。杳無確耗。果再如是。他日培君一人來。決向乞婚。今年閏歲。宜速圖。事諧寧贍。培衣食。令無憂慮。第恐彼已訂婚。坡菲列史鼎拿耳。苟失此機。又需四年始有閏歲。然則今年必圖之。余自陶拉誕兒。而自傷老大岑寂之念。愈趨栗六焉。

第二十二節 史列門婚夫之日

吾記將畢。讀者尙未見吾婚媾告諧。然愛弗拉史列門者。終爲有夫之婦。霍君已來盼維。准下星期某日



午後告成大禮。証婚人頗尊嚴。卽余禮拜堂中之牧師。此次婚媾。當更無阻撓。如教員夫人之來。却余新郎。第吾夫霍潑津。罄述衷言。令余失望。彼云爲鰥夫。業喪兩妻。稍具薄產。而子女甚多。乃與之約。婚後彼



以與較。彼時時赴美國別墅休養。衣裳樸素。狀貌刻實。鑲玻眼一。嗜菸。絕無惡態。行步微有跛蹙。尙不顯目。余度爲風濕。然無能明察。及此。兩頰緋紅。髮黑潤。如二十五歲之人。蓋彼已四十齡。髮色迄今未更。以

之子女。母得累余。綜計余五十六年。經營謀直。至垂老始獲匹配。俟少間霍潑津入室。當爲罄述往日行徑。不第余自首。亦當發彼之覆。彼年雖亞於余。亦已衰老。所以婚余者。無他。羨余多金耳。余既知其況。故此後生計。仍當恃旅舍。彼之衣食。余資之。而勿衣食於彼。雖然。余固已有夫。若革林者。求之猶不得。則滋足爲畢生榮幸矣。不能詬霍潑津。非佳士。盼維之人。尙不足

彼匹。余誠無愧色。顧余竊揣下星期吾儕赴禮拜堂。幾輩觀客之目。當不注視牧師而注視余身。滋足爲吾幸。革林聞余耗。定僞爲不知。杜門勿出。然或欲參觀吾婚事。則與會亦未可知耳。轉瞬間。余婚已竟。瑣事不俱論。婚後次日。有巨車載衆自霍君家來。止余門。余訝詢霍君。霍君云爲其子女。余屈指計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遂謂霍君曰。新婚翌晨。卽以如是重餉新婦。來日余且大勞苦。非守是業。招徠旅客。無以贍汝。並汝木足惡。霍君汝誠余匹。使余棄髮與齒而汝去。目並助汝去。木足則吾二人之美。觀爲何如。誠足吟詠以記之矣。顧尙有言汝之婚。余若爲貿易實則失算。殊甚。殆出汝料。因指霍女言曰。彼升階諸。願長女子大可助父照料旅客。余卽日當退。二婢此失算一也。且汝果舉動勿當。宵間余得竊卸木足作晨炊具。大足引火。是汝木足滋有利於吾。一吾愛。一汝知之否。有是足汝。殆勿敢與吾反目。此失算二也。寧勿然乎。因問之曰。膝間風濕。何如。苟便行履。當携兒輩登樓閣。置零雜物。然後携赴市。彼如言置物。訖温然赴市。余嘆曰。彼寧非馴如小羔已服余之肘下。諺云。一惡風吹處。莫能有利。一彼喬裝木足。愚我以質鼎。今卽以其足制之。賢於操鐵杖。彼當自悔矣。猶記一言。頗堪解頤。足表余三十五年中。冶容給辯。所求達之。結束其言曰。獲半夫勝於無。有况彼又俯受節制。所欲知者。未審革林。窺見其木足否耳。此後子女九人。令共餐麵包。衆皆歷是况。而余終亦得之矣。

北平瓊談

白果松

醇王墓有白果松一株。極高大。或譖於孝欽后。伐之。有蛇無算。皆白身紅首。自樹中出。向東南飛去。後庚子拳匪。泰半從東南來。紅布纏首。一如蛇狀云。

某王善射

清某王善射。知一待詔藝最精。因使薙髮。方半。忽將薙刀拋擲而起。去頭寸許。始以手掇之。如分而止。王懼見傷。縮項避之。待詔笑曰。無傷也。薙已。王曰。汝之薙法神矣。亦嘗知吾神射乎。對曰。不知。王乃令縛之。左右挾持。跪數十步外。待詔叩頭乞命。王笑曰。固無傷也。於是置一餽餼其首。抽矢射之。一發去其餽餼。而首無傷。王曰。比汝刀法如何。待詔崩角請死。王大笑揮之去。餽餼。餅也。見資暇集。北方俗呼爲餽餽。

清宮談舊錄



● 文藝編譯社出版 ●

● 代售處 ●

●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 ●

# 袁世凱軼事續錄

本社因項城為中外古今未有之人物世人極為注目不憚重賞徵求軼事全傳後已附載一卷海內歡迎稱為信史徵求所至函牘紛來累幅盈篇積久成帙大而帝王之密謀小而兒女之瑣故關於袁氏一生者幾於應有盡有原原本本要非向壁虛造之文怪怪奇奇又非報章習見之事原文約計六百餘條刪去其蕪穢雷同者尚餘四百餘則分輯四卷以為前編之續現已出版欲知袁氏遺聞軼事者幸速惠購

● 洋裝一冊 ● 價洋五角 ●

出版



辛亥以後國人喜談勝朝遺事尤樂道宮禁軼聞大抵得諸傳聞者十之二三出諸附會者又十之三四欲求語有本源堪作一朝信史者十不一二覲識者悲之僕居京邸久習聞宮中事顧輾轉傳述我未敢信屢欲筆之於簡冊而輒止者屢矣年來羈棲海上百無一合寥落情懷春來尤甚迴念春明舊遊恍如隔世昔所聞見已百不記十懼久而遺忘乃裁賤灑墨漫記是篇更一一證以官書繫以年時用志翔實就中詳於章制略於情狀蓋我非頭白宮娥未覩開天之盛與其想像揣測貽譏大雅毋寧就所知而可考者一一寫記猶可自信以信人嗟乎有清既禪洪憲云亡中國帝王之威儀當從此已矣是此短篇非特記清宮之舊事抑亦中國宮庭制度之尾史也丁巳三月十九日迦龕自記

紀大婚典禮

凡帝納采之禮內務府官備文馬十鞍轡具甲冑十幣百布二百是日早以龍亭分載甲冑布帛陳於丹陛上左右陳文馬於丹陛下左右宣制官宣制畢正副使前行內務府官率校尉昇亭衛士牽文馬隨行詣皇后邸第龍亭至儀門外止內務府官奉甲冑布帛入陳於左右案衛士以馬入陳於中階下左右正使傳制納采后父跪受正副使復命后父跪送於大門外內務府官皆退

大徵之禮內務府官備黃金二百兩銀萬兩金茶器一銀茶器二銀盆二幣千文馬二十鞍轡具甲冑一弓一鞬矢一箠朝服各二襲衣各二稱皆冬夏一貂裘各一帶一備賜后之兄弟及從人服物有差

至大婚之日。遂行冊迎禮。內務府官陳冠服於鳳輿之南。宮殿監督領侍率內監備交泰殿內外鋪陳。茶侍命婦朝服。豫詣殿外。祇候導從。命婦贊引侍儀宣讀女官均朝服及給事。皇后邸內監均綵服。詣皇后邸。祇候正副使至。皇后邸內務府官奉冠服授內監齋入轉授女官以進。皇后有清歷朝諸帝皆恪遵定制。辦理未敢或越。惟最後之德宗（光緒）行大婚禮時。畧有所變更。茲特記如下。前期行納采禮。馬十匹。鞍轡具甲冑十副。緞百疋。布二百疋。大徵禮。黃金二百兩。銀萬兩。金茶筭一具。銀茶筭二具。銀盆二具。緞千疋。文馬二十匹。鞍轡具又馬四十四匹。馱甲二十副。較之舊制。去甲冑弓矢布匹等物。而增緞千疋。或者謂由儉入奢。此亦一端也。

## 紀皇子婚禮

康熙年間。定內務府承旨以某氏某官某人之女。指與某皇子爲福晉。擇吉命內務府夫婦偕老之大臣一人。傳旨福晉之父。受命謝恩。後皇子至福晉父母家。行禮迎娶之日。以年命相合之大臣命婦二。人生辰無忌之內務府總管大臣命婦一人。內管領妻二人。及內務府總管大臣一人。往迎。凡導引隨從。及各執事。用內務府官二十人。護軍參領一人。護軍校四人。護軍三十六名。綵輿用鑾儀衛紅幃帷轎。以校尉衣。遜衣昇之。兩旁用紅氈二十條。亦用衣遜衣。校尉凡納采成婚。均設筵。燕其筵席。以夫婦偕老之內管領總理焉。惟定制。福晉父家呈進妝奩。不許奢華。而福晉父家往往不遵。故道光二年降諭云。嗣後皇子皇孫一經指婚。其福晉父家置備妝奩。不得以奢華相尙。一概務從儉約。復我滿洲淳朴舊俗。將來呈進妝奩清單。如有靡麗浮費之物。經朕看出。不惟將原物發還。並加議處。此旨着內務府大臣存記。俟指婚。

之後即將此旨交福晉之父家閱看敬謹遵循不得踰制至向來俗例有開箱之禮福晉應進朕與皇后衣服各九套着不必豫備呈進以示黜華崇實之意云云當時政治不以浮華相尚於此一端可考見焉

紀公主下嫁

凡公主下嫁奉旨指婚由內務府交欽天監擇吉派大臣之夫婦偕老者一人傳旨備辦粧奩衣飾金珠綵幣婢女僕從莊頭馬駝帳房器皿之屬下嫁前一日派年命相合之內管領妻及執事嬪人前往額駙第鋪設妝奩下嫁日於皇子福晉暨近支王福晉貝勒貝子夫人內擇年命相合無忌者奏派一二人送親導引隨從內務府官二人內管領二人護軍參領護軍校各二人護軍二十名所用紅幃幃轎服遜衣校尉紅氈均與皇子婚娶同合套囊禮則總管大臣命婦爲之陪送則以內管領妻爲之

紀皇子阿哥月費

清制阿哥等年至十一歲每月賞銀一百兩至娶福晉後每月賞銀五百兩至道光五年又改定皇子降生自滿月起每月賞銀十兩自入學之月起每月賞銀五十兩自成婚之月起每月賞銀五百兩

紀喪儀

皇帝皇后之棺號曰梓宮以柵木爲之漆四十九次渾飾以金皇貴妃棺之曰金棺亦以柵木爲之漆三十五次髹以黃繪金雲龍文貴妃金棺則以杉木爲之漆十五次髹以金黃繪金雲龍其餘妃嬪貴人皆與貴妃同皇太子金棺則以柵木爲之漆三十五次髹以黃皇子金棺以杉木爲之漆十五次髹以朱皇帝梓宮內衾褥設織九龍黃緞褥粧龍緞褥閃緞褥各一織金梵字陀羅尼黃緞衾繡九龍黃緞衾各



紀內廷餽餼之供給

內務府設有餽餼房。餽餼房又分內餽餼房與外餽餼房。內餽餼房專備皇上、皇后、早晚餽餼。外餽餼房則專備各寺廟供餅等物。內餽餼房每日應備御前早晚膳餽餼八盤。皇后前早晚隨膳餽餼四盤。每盤僅三十個。若皇帝每餐盡食二百四十個。餽餼則皇帝餽餼之食量亦大可驚人。要之此特定例其實每餐所呈不過四盤。上食者亦不過數個耳。此皆表皇上之尊崇耳。

紀內廷酒醋之供給

上用酒醋醬油等品另有酒醋房專司其事。酒醋房亦隸屬於內務府。內設酒匠十六名。醬匠十六名。醋匠八名。每月應恭備御前日用玉泉酒四兩。醬一斤十二兩。醋五兩。清醬二兩。又外用醬一斤四兩。清醬二斤十四兩。醋一斤十一兩。皇后前日用醬一斤八兩。醋一斤。清醬二斤。貴妃、妃、嬪及貴人前共日用醬三斤。醋三斤。清醬五斤。皇子飯房日用醬四兩。醋二兩。清醬四兩。

紀內廷蔬菜之供給

管理御用蔬菜者有菜庫。亦內務府之一職也。每日應恭備御前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共十九斤。大蘿葡水蘿葡、胡蘿葡共六十個。包瓜、冬瓜各一個。茭藍、乾閉、瓠菜各五個。六斤。皇后前每日用白菜、香菜、芹菜共二十斤。十三兩。水蘿葡、胡蘿葡共二十個。冬瓜一個。乾閉、瓠菜五個。葱三斤。貴妃及妃、嬪、貴人前每日供用白菜四十斤。香菜四兩。芹菜一斤。葱五斤。水蘿葡二十個。胡蘿葡十個。茭藍十個。冬瓜一個。乾閉、瓠菜十個。皇子飯房每日用白菜五斤。乾閉、瓠菜八兩。



御前又有薦鮮之例凡薦鮮之品正月用韭菜二月用小葱菠菜芹菜三月用黃瓜筒蒿萹蒿菜水蘿葡  
芸台菜四月用豌豆茄子五月用香瓜六月用西瓜十二月用蓼芽菜俱按時以進

紀祭祀應用牛隻

內務府又有犧牲所專司餽牛備祭祀之用定例每年祭新穀壇用牛九孟春孟夏時饗太廟用牛二十  
三孟秋孟冬時饗太廟用牛二十四祭社稷壇用牛六常雩祭天壇用牛十四祭地壇用牛十三祭社稷  
壇用牛五禘祭太廟用牛二十四祭太歲壇用牛六祭先師廟用牛二歷代帝王廟用牛八祭先師廟先  
醫廟文昌廟日壇關帝廟都城隍廟先農壇先蠶壇俱用牛二祭月壇用牛三祭火神廟用牛一犧牲之  
多可以見祀典之隆矣

紀懲治內監之刑罰

內監有罪由慎刑司辦理上駟院拘禁其拘禁之內監則發往甕山馬廐鋤艸其在甕山鋤草之犯監每  
年春季各給粗藍布袷一件單袴一條冬季各給粗藍布棉襖一件棉袴一條棉襪一雙三年一次冬  
給老羊皮袍一件均在廣儲司支領

宮中內監常有逃走情事故內務府訂懲治逃監之例亦綦嚴凡三次逃走之內監發往黑龍江給兵丁  
爲奴若係四次逃走者永不赦回矣

太監在宮內欲行自戕自縊自盡經人救活者本人絞監候在園庭欲行自戕自縊自盡經人救活者本  
人發伊犁給兵丁爲奴在宮內自戕自縊自盡身死者將屍骸拋棄荒野其親屬發伊犁給兵丁爲奴在

園庭自戕自縊自盡身死者屍骸免其拋棄其親屬發往烏魯木齊給兵丁為奴其在宮內用金刃自傷者斬立決

太監有壓寶誘賭及鬪鷓鴣蟋蟀開場及同賭者俱照賭博例治罪出首者免開場誘賭放頭抽頭者初犯枷號兩月責四十板發黑龍江給官兵為奴再犯擬絞監候徇隱不舉首者責三十板得財者計贓准竊盜從重論首領與所屬太監同賭者革職枷號三月責四十板作為太監永不升用邀集抓金錢會終身會等名目邀約者枷號兩月責四十板上會者枷號一月責三十板均永撥外圍當差

紀太監品級

太監品級定自雍正四年宮殿監督領侍正四品宮殿監正侍從四品（即總管）宮殿監副侍正五品（即副總管）內廷侍從五品執事侍六品內廷侍詔六品內廷供奉七品執守侍七品內廷供用八品侍監八品（均首領）內侍九品至雍正八年議定太監等官職不分正從如五品加一級即為四品降一級即為六品永著為例相沿未改

紀選驗太監

按照前明制度選用太監先由禮部報名記檔再交內務府大臣派會計司同掌儀司司官各一人監視年老太監驗淨畢交總管太監辦理隨後再分派各處充役乾隆四十一年上諭以太監在禮部報名者太少防部中胥役需索致令觀望不前遂將收錄太監一事改歸內務府管轄不再由禮部報名辦理矣太監不許旂人充當故雍正二年聖旨云嗣後選進太監查明不係旂人年二十五六歲以下者著掌儀

司會同會計司官並首領太監公同驗明引見若將旂人帶來一經察出將原保人驗看首領太監一併治罪云云可見當日帝王用意之深蓋深恐旂人充當太監不能生育子孫於旂人種族有碍特定此例以自保其族此固雍正之遠識處亦其深刻處也

雍正時揀選太監但定其年歲在二十五六歲以下至嘉慶時則專取二十歲以內之太監矣嘉慶十三年奉旨云太監一項在近御當差自應揀選年幼之人承充近來挑選太監多有在二三十歲之外且有別省之人皆由總管內務府大臣不加揀擇之故嗣後凡投充太監該管太監務須逐加選擇除在二十歲以內及雖在二十歲以外尙可選充者毋庸置議外若年歲過大或係別省之人卽奏明給予親王郡王家內使用另將該王家內二十歲以內太監送進當差按照王等次序辦理每太監四名作爲一次周而復始永著爲例云

往往有犯罪之人自闖投充太監以免禍故揀選太監之例亦愈過而愈嚴自嘉慶十九年後凡太監自行投充者須由總管內務府大臣公同查驗詳問來歷行文該管地方官查明實因家道貧苦在籍並無爲匪不法情事結報到日方准收進而由諸王府交進太監亦須由內務府行文該太監原籍地方官查明來歷出具印結到時方准交進當差各該地方官不行出結將送到太監仍撥回原選王府另行更換其慎重有如此至淨身投充之人又務須年在十六歲以下並未娶妻生子者方准收用其十六歲以上淨身投充者不准收送內廷給予親王郡王家內使用更換十六歲以下者送進當差蓋深防年長而曾通人道者入內廷供役不甚相宜其中杜漸防微亦殊寓有深意也

紀太監公費  
乾隆時營造司首領太監每名祇各賞給月費銀七錢三分三厘太監二十名各給六錢六分六厘其數甚微厥後歷朝皆有所增至清末爲尤甚皆出自內廷賞賚故官書無可考焉

紀防閑寺宦之鐵牌

清代入關之初原無太監之設因緣明制乃用閹人順治十年曾降諭嚴禁內監干政並不許官員與之往還十二年又有鐵牌之設定凌遲處死之刑蓋亦明知寺人爲秕政惜當時未能毅然禁絕致令閹人至今猶在而清末政治之污濁與內監李蓮英之弄權亦與有關係茲錄順治之旨於後一以見開國之君精明賢幹自有異人處更以惜當日之除惡未盡也十年諭云朕稽考古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自周以來始具其職所司者不過闈闈灑掃使令之役未嘗干預外事秦漢以外諸君不能防患乃委以事權加之爵祿典兵干政流禍無窮豈其君盡闈哉緣以此輩小忠小信足以固結主心日近日親易致潛持朝政且其伯叔弟姪宗族親戚實繁有徒結納縉紳關通郡縣朋比夤緣作奸受賄窺探喜怒以張威福宮廷邃密深居燕閒稍露端倪輒爲假託或欲言而故默或借公以行私顛倒賢奸混淆邪正依附者得致雲霄迕抗者謀沈淵穽雖有英毅之主不覺墮其術中權旣旁移變多中發歷觀覆轍可爲鑒戒但宮禁役使此輩勢難盡革朕酌古因時量爲設置首爲乾清宮執事官次爲司禮監御用監內官監司設監尙膳監尙衣監尙室監御馬監惜薪司鐘鼓司直殿局兵仗局滿洲近臣與寺人兼用各衙門官品雖有高下寺人不過四品凡係內員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職司之外不許干涉一事不許招引外人不許

交○結○外○官○不○許○使○弟○姪○親○戚○暗○相○交○接○不○許○假○弟○姪○等○人○名○色○置○買○田○屋○因○而○把○持○官○府○擾○害○人○民○其○在○外○官○員○亦○不○許○與○內○官○互○相○交○結○如○有○內○外○交○接○者○同○官○覺○舉○院○部○察○奏○科○道○糾○參○審○實○一○併○正○法○防○禁○既○嚴○庶○革○前○弊○仍○明○諭○中○外○以○見○朕○酌○用○寺○人○之○意○內○院○卽○傳○諭○該○衙○門○遵○行○著○刊○訓○滿○漢○字○告○示○自○王○以下○以○及○官○吏○軍○民○人○等○咸○宜○知○悉○

十○二○年○所○立○之○鐵○牌○云○中○官○之○設○雖○自○古○不○廢○然○任○使○失○宜○遂○貽○禍○亂○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劉○瑾○魏○忠○賢○等○專○擅○威○權○干○預○朝○政○開○廠○緝○事○枉○殺○無○辜○出○鎮○典○兵○流○毒○邊○境○甚○至○謀○爲○不○軌○陷○害○忠○良○煽○引○黨○類○稱○功○頌○德○以○致○國○事○日○非○覆○轍○相○尋○足○爲○鑒○戒○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職○掌○法○制○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屬○託○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卽○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牌○世○世○遵○守○

嚴禁私鬪

順○治○三○年○定○凡○有○私○自○鬪○割○者○本○身○及○下○手○之○人○皆○處○斬○全○家○發○邊○遠○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首○者○一○併○治○罪○有○司○里○老○人○等○仍○不○時○查○訪○如○或○容○隱○一○併○治○罪○凡○民○間○有○四○五○子○以○上○願○以○一○子○報○官○鬪○割○者○聽○有○司○造○冊○送○部○候○收○補○之○日○選○用○

不許濫用太監

康○熙○十○九○年○題○准○服○役○用○內○監○除○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公○主○以○下○郡○君○以○上○不○議○外○縣○君○不○入○八○分○公○以○下○至○覺○羅○民○公○以○下○官○民○人○等○除○先○有○內○監○不○議○外○嗣○後○各○買○用○投○充○者○內○監○入○官○收○用○之○人○交○該○部○



從重治罪。故有清一代。雖貴至方面宰輔。不得役用內監。皆此例所限制也。此亦可見天家之貴。然亦保全貧民之子嗣不少。

至應用太監數目。康熙四十年定例。親王許用二十五名。世子郡王各二十名。長子貝勒各十名。五名貝子八名。入八分公六名。公主十名。郡主五名。縣主四名。其郡君不入八分公等。仍照前許用三名。民公侯伯一品大臣減去一名。許用二名。二品大臣許用一名。至嘉慶四年。有旨增加親王等所用太監數目。親王准用七品首領一名。太監四十九名。矣。郡王准用八品首領一名。太監三十名。矣。貝勒准用太監二十名。貝子准用太監十名。入八分公准用太監八名。一品以上文武大臣准用太監四名。公主額駙准用太監十名。民公准用太監六名。矣。其未入八分公及二品以下民爵侯以下。俱不准私用太監。比較康熙時舊例名額已增益不少。至道光十年。又有旨嗣後王公一二品大臣使用太監數目。不必定以限制多少。聽其自便。則尤漫無稽考矣。

紀宮女

凡內府佐領下內管領下女子。年至十三。該佐領內管領造冊送會計司呈堂彙奏。交總管太監請旨引閱。挑選後入宮充役。至二十五歲時。令其出宮。康熙十六年定例。須至三十歲以上者。始允遣出。令其父母擇配。至雍正元年。始改爲二十五歲出宮之例。

凡八旗及內務府三旗。未經選過秀女。永遠禁止其私行字人。必須曾經看過。而不入選之女子。始聽其適人。

閱看女子時內府三旂所屬外任文武官之女概令送京閱看唯外任文官同知以下武官遊擊以下之女得停其選閱皇上乳母之女及皇后皇貴妃嬪妃嬪之親姊妹均得邀恩免其備選蓋亦明知挑選秀女爲一虐政被選女子爲一苦事也

凡在宮中未滿年限之宮女必因病由內務府總管大臣派員詳細查驗奏准後始許放之出宮出宮後雖病愈亦不許復行進宮大半出宮之女病者半而僞病者亦半蓋不耐宮禁之苦託病出宮可還復其自由之身從無再思入宮之理唯內府查驗因病出宮女子據云女之父母若不行賄賂雖病亦不准出關節既通不病亦認爲有病此雖細事亦政以賄成滋可慨也

## 紀乳姆保姆

皇子公主應用乳姆保姆亦用挑選制度順治十八年議准總管太監等預期傳知卽交各佐領內管領將應選之人送進交總管太監等選用入選之乳姆則別買乳婦償之以哺其子女價以八十兩爲則所有皇子公主等之乳姆保姆皆照雍和宮之例月給銀二兩白米二斛看燈火老嫗月給銀一兩白米一石二斗五升然此係定例宮中隨時賞賚則優渥逾恒

## 紀優恤三旂

凡內府三旂（卽鑲黃正黃正白）在京男女二十八歲未嫁娶者皆由內府詢明存案俟嫁娶時各賞銀七兩其有年至九十以上曾出仕者男婦各賞緞二未仕者銀各二十兩八十以上本身出仕及其父母妻各緞一彭緞一未出仕者銀各十五兩七十以上者本身出仕及其父母妻各緞一綾一未仕者銀

各十二兩內大臣散秩大臣年高者給蟒緞一

紀滿漢酒席

外間市招有曰滿漢酒席者人多不知何以爲滿席何以爲漢席此中亦大有區別宮中別之綦嚴應用漢席者不得用滿席應用滿席者亦不得用漢席而滿漢席中亦各分數等茲詳紀之亦使掌故者不可不知也

凡滿席一等席用麪百二十斤紅白饊支三盤餅餌二十四盤又二碗乾鮮果十八盤二等席用麪百斤品數與一等席同三等席用麪八十斤紅白饊三盤棋子四碗麻花四盤餅餌十六盤乾鮮果十八盤四等席用麪六十斤紅白饊三盤棋子四碗麻花四盤餅餌十六盤乾鮮果十八盤五等席用麪四十斤品數與四等席同六等席用麪二十斤紅白饊三盤棋子二碗麻花二盤餅餌十二盤乾鮮果十八盤凡萬壽節元日朝賀凱旋公主郡主成婚各燕皆用此

凡漢席一等席每席肉饌蒸食果實三十四器二等席肉饌蒸食果實三十一器三等席肉饌蒸食果實二十六器又上席高桌陳設室裝花一座肉饌蒸食果實二十六器矮桌陳設豬肉羊肉各一方魚一尾中席陳設室裝花一座肉饌蒸食果實二十一品羊肉一方魚一尾凡文武會試考官出闈文武進士恩榮燕等皆用此

拾 偶 樓 影 鈎

龔定庵有春夢詩二十絕。稱之爲丞相胡同春夢詩。

其未刻詩集中有云。客春住京師之丞相胡同。有丞

相胡同春夢詩二十絕句。春又深矣。因燒此作。而冥

以一絕句詩云。春夢撩天筆一枝。夢中傷骨醒難支。

今年燒夢先燒筆。檢點青天白晝詩。惜詩不傳。當爲

一佳話也。

意大利詩人樵蘇布西  
小傳



# 民國六年重訂

上海文書局發行

## 現行中華六法

全十六册 精裝一套  
定價一元六角  
廉價 部 八角

六法者何(憲法)(法院編制法)(民律)(商律)(刑律)(訴訟律)是也共和復活保障人民端資法律本編自民國元年起迄五年十二月止採輯完備爲人人必備之書特定廉價五百部爲限購者幸速

民國成立法令一新日積月累已成巨帙閱者有錄重之慮本書特延名人編輯擇其切要去其廓復以便檢查而資應用爲各界人人必需之書特定廉價五百部爲限購者幸速

## 現行法令輯要

全十六册 精裝一套  
定價一元六角  
廉價 部 八角

# 意大利詩人樵蘇布西

Crispino Borsari

## 小傳

天風  
无我同譯

意大利詩人樵蘇布西者。愛芙拉度布西子也。拉度布西。主報社有年。名噪意大利。以千九百十年卒。意人范像於其故鄉弗勞倫斯。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其似之矣。樵蘇布西。生於千八百八十八年。母信教。樵蘇布西秉父訓。獨斥宗教甚力。嗜聲詩。瓣香則在丹德。朝吟夕諷。穿穴導窾。年二十歲。卽有丹德詩。註行世。所自爲詩。亦卓然成家。集二卷。開卷第一首。爲呈母擬古詩。著時僅十三歲耳。兼善文。卓卓有遠識。聲譽藉甚。年二十二歲。卽出主弗勞倫斯之璠伏喬奇報。其地觀象台監督。爲神父奎多阿爾法尼。以地震學鳴。樵蘇布西與友善。時時聞宗教名理。猶寂然無所動焉。洎父卒。有妹繼殤。家庭多故。深恫厥心。轉覺宗教中自有安身立命之處。而與神父奎多阿爾法尼之交益深。千九百十四年之夏。遂受洗禮爲信徒。未幾歐戰作。樵蘇布西著一書曰。神靈之默示。迨意大利破中立。與奧宣戰。頒虎符徵兵。卽抱決死之志以往。蓋不獨於文字見之。卽其一舉一動。亦可見舍命不渝。存之非一朝一夕矣。入伍之先。嘗晨起熾炭。盡取已刊未刊之稿。投之火。其言則曰。融融者燄。詹詹者滅。色聲意識。泊然返寂。而其神靈之默示。有標爲宗教的戰爭思想者。則又樵蘇布西之志所寄者也。其詞曰。

我深信我軍必獲勝。是爲神聖鑒觀之始。并爲正義奏凱之始。故絕私欲。屏萬緣。投袂而起。斬遂我橫草之烈。唯上帝其相我。

上帝相我。使我死。籲帝不絕口。馬利亦相我。使我死。口不絕呼聖母（卽馬利）之名。

上帝萬能。故我籲帝。相我軍。以我軍快樂如是。精神如是。智慧如是。武怒如是。上帝其鑒之。相我帥。指搨不一失。我軍常勝。又相我軍。毋習於殘酷。毋習於暴虐。以爲我上帝辱。

昔我昆弟。今我仇敵。桴鼓既作。或爲我所侮辱。我籲上帝。自我昆弟而仇敵者。抉其怨。我憎我之心。我又籲上帝。凡我昆弟而仇敵者。其平時之術慧。其溫恭慈愛之德。其眷眷然於父母妻孥之意。永不忘於我心。使我不加以非禮。

上帝其相我。使我於矢鏑相遺之際。其待仇敵。一如其待友朋。凡軍人易犯之惡習。若所謂殘忍也。野蠻也。胥勿犯。而基督教諸德。若所謂愛也。憐憫也。援助也。我一守之。不或失。上帝仁慈。無洪纖微顯而弗著。我籲上帝相我。使我不敢惜其軀。而得列於武士之林。又籲上帝相我。使我得參預戰場上之聖禮。

上帝相我。使我時時備上帝之召。上帝又相我。使我不昏然喪其知覺。

戰爭者。上帝行罰於人民者也。凡人民褻對越。不敬上帝。上帝輒用染血之符。召使歸於帝座。此我所知者也。戰爭之害不勝言。然亦有相與俱來之善果。足償其害而有餘。此又我所知者也。聞之人言。戰爭者。人類忍耐力之試驗也。人民內部調和之機會也。服從犧牲。自克諸德之濬發者也。滌蕩無量惡德之大風也。療治貪穢之靈劑也。粘合國民愛情之神膠也。啟迪慈善心之媒介也。我未嘗不入於耳而會於心。雖然。我終不忍見此戰爭。苟此戰爭而延長者。我尤不忍見之。

職是之故。我自信以基督教徒之資格。籲上帝相我人民。乃我所應自盡之責。上帝其終相我人民。縮

戰爭之期。使早返於平和。又永永游於洗兵偃戈之世。使人類由此。對我救世主。時時示其愛。不敢忘。樵蘇布西自從戎。置身戰壕。日與曠野之鄉人。詭譎之市民相雜處。或者疑非其類。而能寬和以容物。遂為衆所樂附。臨敵之際。往往援桴率衆為前驅。倉卒覓祭師不可得。又往往釋戎衣。趨就其職。顧結習所存。有拳拳不能一時離者。則唯囊中丹德之詩一冊而已。千九百十五年十一月十日。樵蘇布西偕衆戰於伊薩沙。為飛彈所中。戰罷。衆趨視。見其執一冊。置於心坎。口喃喃。若行宗教之儀式。既而舉授衆人曰。我命盡矣。望以此歸我母。上帝臨我。我與我母之犧牲。上帝其鑒觀之。衆受冊。視其籤題。則丹德詩也。然而血液模糊矣。既而樵蘇布西以傷卒。衆為整理行篋。得書一通。乃未死之前。預擬於死後遺其母者。其詞曰。

我母。兒在前敵之戰壕。含淚握管草此書。必兒死。我母乃獲見之。兒頃偕我衆畫溝而守。靜待渡河進攻之令。為狀殊適。此心亦極清澈。自誓希風曩哲。盡我本能。而又確信我軍之必獲勝。唯兒能否生存。躬預凱旋之盛。則殊不能必耳。

兒雖不能自必其生存。然此心未嘗有絲毫之煩懣。亦未嘗有絲毫之恐怖。兒嘗念人類能為國家。為一高尚之目的。而獻其身。乃為至榮。乃為奇樂。當此秋日澄淨。兒乃得以壯盛之年華。完滿之心力。體力在使我神往之威匿斯貴利山間。聞胡笳而突起。揮長劍而從征。是正上帝愛兒。予兒以絕佳之機會。兒之感謝上帝。忻然轉不知宜用何詞也。

戰爭之故至多。愛情歟。正義歟。自由歟。有一於此。即能令人奮往。不敢或懈。兒往家居。嘗有一時。忽自

覺上帝有命。兒亦將歷苦辛。跋涉艱險。爲此種種而致我身。由今思之。此種種者。非不美也。亦非兒所不屑也。然猶不足與現在之戰爭相比較。兒體認既晰。苟兒不死。此書永永不入我母之手。兒之能否自足。則殊難言矣。

生活者。悲劇也。可痛可哀之責任也。茫如昧如之修途也。欲所遭之俱如意。不貽我以最終之失望者。其先必經無量困苦。無量悲痛之遭逢。兒體衰弱。自省未能勝此。則爲生活奮鬪之心。淡之久矣。

兒平生每見辜恩負義。詭詐兇狡之徒。輒切齒誓不與共戴天。而不以搏擊爲恐。獨返鏡之己身。鬪此有限之生涯。則心惕惕然。每不自聊。我母知之。兒實以現在之處境爲特佳也。上帝慈仁。其智力亦絕偉。乃能以與兒相稱之運命畀兒。何也。運命之中。有所謂甜美者。有所謂尊崇者。突然而來。又突然而止。則無若裹馬革。爲國家而陳屍也。

兒自有生以來。勉爲善人。幸不菲薄於鄉里。今挈我優美可歎之希望。棄此厭倦可憎之生活。於愛我厚我者。隕涕揮淚之頃。向我來時之路而往。脫離濁世。脫離惡緣。脫離一切泡影幻想。以我無垢之身。去我有垢之體。兒乃翱翔往來於九天之上。是天也。卽吾上帝所居之處。亦卽我救世主意匠構造之處。我母試闔目冥想。兒一旦得排闥而入。我上帝。我救世主。寧不能解兒諸苦惱。而畀兒以諸快樂。縱兒生前造惡多。義不能不受罰。兒亦未嘗或愴於懷。且我救世主慈愛萬物。獎與罰每並行。而策勵之意。尤殷於懲戒。故不屑誕降人間。以其純潔無疵之血。爲蠲除一切衆生罪惡之代價。兒亦衆生。惟恃我救世主。惟恃我救世主之恩。我始不至永永淪陷於孽海。而不能自拔。我救世主乎。曾親覩兒懺



悔之淚。曾親由其創定儀式之口。赦兒之罪。故兒又敢望我溫良仁愛之聖母。於兒撒手辭世之際。力援兒。使兒不更墮。

我母乎。兒今將以至誠篤之心。求我母恕兒。凡兒已往。因乎倔強。因乎暴戾。因乎懈惰。因乎其他一切。致我母所遭之痛苦。所遭之憂傷。求我母恕兒。又自我父易簣。以母命兒將護之日始。凡兒以疏忽。與不更事故。使我母暮年之生涯。未能鬯適如曩時。未能恬靜如曩時。亦求我母恕兒。

兒今深知我母恩我。我母德我。兒乃未有萬分之一之報。悔恨何極。今瀕死矣。乃不能不以我母。託庇於上帝。兒之惻愴。寧猶有涯。然我母恩我。我母德我。亦且終恕兒。

兒非不念決志蹈死。將貽我母暮年無窮之悲痛。然激於爲國捐軀之大義。卒棄我母而去。兒平生執拗之性。卽此可見。然求我母終恕兒。

我母心靈中廣大高貴之性質。兒未能窺見萬一。又未能助我母。充之至於無盡。兒罪滋重。然求我母亦終恕兒。

噫。我母乎。以母德性之粹美。且宜爲人倫矜式。况如兒者。一身所有。皆我母所賜。一生纖毫之善行。皆秉我母之教。卽今因以仁愛待人人。以自由還人人。遂有視死如歸之樂。亦我母平日有以牖兒。噫。我母乎。兒今往矣。我母念兒。兒亦念我母。

我母乎。兒今無所願。惟願上帝。使我儕所犧牲者。終獲食報。又願帝心恕人類之蠢蠢。而宥其過。使亟獲享和平之樂。如是則兒之死。亦非虛死。我母乎。其與兒更爲一度之接吻。兒今死矣。兒樵蘇布西。

樵蘇布西此書流傳各國。遂譯都遍。視爲人子愛親之特徵。樵蘇布西於是爲不死矣。樵蘇布西於是乃  
不僅以詩名矣。



社會小說  
新社會現形記

是書爲小說家賈君少芹所著描摹  
近數年來社會形狀萬鼎所不能象  
濫舉所不及照者一經點綴無不惟  
妙惟肖全書舉定一人爲主千奇百  
怪申成一線不同游騎無歸昔南海  
吳趼人先生所著目視二十年之怪  
現狀爲社會小說之上乘方之賈君  
此書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全書三冊

價洋八角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各省各大書坊代售



# 新小說

## 文 明 書 局

本局所出小說先後凡六十餘種靡不事實新奇興趣濃厚文字不深不淺尤為雅俗共賞下列各書皆最近新著現已出版愛讀諸君幸速購取

▲哀情 小說 春水沉冤記 全一冊 價洋二角	▼商務 小說 湖海飄零記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理想 小說 火星飛艇夢 全一冊 價洋二角	▼哀情 小說 靈鷲夢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豔情 探小說 偵情謀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奇情 小說 孤雛劫 全一冊 價洋二角	▲言情 小說 藕絲記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軍事 小說 刺薔薇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偵探 小說 黃金舌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哀情 小說 碧血巾 全二冊 價洋五角五分	▲哀情 小說 千古恨 全一冊 價洋二角	▼慘情 小說 淒風苦雨記 全二冊 價洋七角	▲怪異 小說 妖像記 全一冊 價洋六角	▼偵探 小說 玉環外史 全一冊 價洋三角
--------------------------------	----------------------------------	--------------------------------	--------------------------------	---------------------------------	------------------------------	--------------------------------	--------------------------------	--------------------------------	--------------------------------	------------------------------	--------------------------------	------------------------------	-------------------------------

各 省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A541 212 0020 74238

# 本 社 通 告

## 徵求小說規例

一 本社徵求小說稿不限價格無論譯著如有佳稿一經錄取酬資從豐

一 無論長篇短篇原稿均可奉還惟外埠來稿須掛號郵寄本埠須交明本社得有收條為憑否則遺失不擔責任

一 凡譯稿須將東西文原本一併交下

一 筆記雜文之類亦均歡迎相當酬資惟零星瑣碎謝絕

一 其餘一切照本局讓與著作物章程辦理

## 募集照相片規例

一 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氏并有他種技藝軼事

一 風景 乞註名勝及何地有無古跡之類

一 風俗 乞註事狀及何處風俗

一 古書畫及歐州名畫 乞誌年代及畫家何人

凡此項照相片一經登出當有酬贈如該照片聲明仍須見還者亦可照辦

# The Grand Magazine

## 不 許 轉 載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海門棋盤街  
 印刷者 海門靜安寺路  
 印刷所 海門靜安寺路  
 發行所 海門棋盤街  
 分售處 上海、天津、北京、漢口、廣州、汕頭、香港、長沙、重慶、成都、南京、石莊、溫州、福州、廣州、汕頭、濟南、石莊

中華民國六年三月三十日發行

## 定價表 費須先惠

表目	廣告		郵費	冊數	冊	全年四冊
	普通	特等				
普通	一面	一面	本國	一冊	半年二冊	三元六角
四分	十八元	三十六元	日本	二冊	全年四冊	三元六角
半面	三十二元	六十四元	外國	三冊	半年二冊	三元六角
一面	五十六元	一百一十二元	地位	一冊	半年二冊	三元六角
特等	一百元	二百元	一期	半年	全年	三元六角
特等	一百八十元	三百六十元	二期	全年	全年	三元六角
特等	一百一十元	二百二十元	三期	全年	全年	三元六角
特等	九十八元	一百九十六元	四期	全年	全年	三元六角
特等	三十六元	七十二元	地位	全年	全年	三元六角
特等	七十二元	一百四十四元	地位	全年	全年	三元六角
特等	一百一十二元	二百二十四元	地位	全年	全年	三元六角
特等	一百八十八元	三百七十六元	地位	全年	全年	三元六角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正文前及圖書前圖書中)其餘為普通



# 兒童教育鑑

教育部  
通令  
會育教俗通  
獎褒

## 通俗教育叢書

上海  
文  
明  
發  
行  
局

本書為普國大教育

家柴爾紫芒原著出

版之後風行世界識

者至許為德意志民

族強盛之根基現譯

成國文苟就此書實

驗於家庭應用於學

校必可收美滿之效

果養成偉大之國民

全書二册

價洋五角

### 家庭教育

全書一册

價洋一角

### 上下古今談

全書四册

價洋一元

### 稽者傳

全書一册

價洋四角

# 兒童修身之情感

是書為天笑先

生譯作原名三

千里叙一意大

利童子往尋其

母歷盡千山萬

水始獲其母可

見人子之孝其

親出於天性中

外所同也

全書一册

價洋一角五分

(天四十八)

源